

杭大人

ISSN 2641-9068

(2019年7月号)



杭大人出版社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期刊编目数据

杭大人/温时幸总编。—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杭大人出版社，2019—

（国际标准刊号：ISSN 2641-9068）

I. 杭大人 II. 温时幸 III. 杭州大学 IV. 杭州大学一校友

杭大人

2019年7月号

本期编辑：孙淦钊

封面题词：任平

封三题诗：施建基

封底印章：任平

出版发行：杭大人出版社（Hangdaren Press）

地 址：2376 Timbercrest Court, Ann Arbor, MI 48105, USA

网 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

电子信箱：shixingwen@yahoo.com

出刊日期：2019年7月

书籍网址：<http://www.white-clouds.com/hdrp/hdr201907.pdf>

开 本：32K

类 型：电子书刊

定 价：免费阅读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杭大人》月刊编委会

- 刘 榕（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1 月号）
沈加红（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2 月号）
郑良根（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3 月号）
全根先（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4 月号）
曾 骅（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5 月号）
吴 磊（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6 月号）
孙淦钊（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7 月号）
余金荣（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8 月号）
张晓音（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9 月号）
伍志萍（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10 月号）
魏向明（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11 月号）
周遇春（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12 月号）
温时幸（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总 编）

编者按

记得当初温时幸、郑良根、和金友元老师及其他编辑们刚为《杭大轶事》和《杭大诗词》呕心沥血，便马不停蹄地筹备出版《杭大人月刊》（一号刊）。杭大人情结因而悄悄对我说：“你是否也该出点力？”

于是，我和温时幸主编说，你们日以继夜地审稿编排，是否需要我帮忙校对？（因为当初到纽约留学时，我还真在中文报社打工当过职业校对！）

温时幸总编说，《一月刊》快好了，校对不需帮忙了，但是是否可以一起编辑月刊？

谢谢老同学的信任，我才有这个机会在六月认真拜读杭大人的佳作，回忆杭大人的轶事，追寻杭大人的足迹，一览杭大人的风采，领略杭大人的万种风情！

本月刊承续了前几刊的栏目，而值得您首先关注的，应该是陈新锜老师奉献的珍贵的杭大文物图片和照片。这些珍贵的文物和照片，是陈老师在外事处工作时精心保存的，意义非凡。收在图片这栏里，还有沈善洪校长一行访问美国图片系列 12 帧和其他图片 20 帧。

除此，几个专栏和系列会引您入胜：

一. 父亲节专栏

父亲节专栏在总编和群主温时幸的支持下，于月初在杭大群征稿。接着，金友元老师发了二十多个词牌的单子。使我震惊的是，它是如此地丰富和详尽，竟然让初学词者也能对号入座！自此，词稿纷至沓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收在《父亲节专栏》里的有：文章13篇，诗词31首，图片（父亲和我）19帧。

二. 西湖系列

杭大人和西湖怎能分开？十里长堤、滿湖翠莲，絲絲垂柳、声声鸟啭、月明桂香、波清鱼欢，都和他们联在一起。杭大人的美好和愛情在那里留下了不可消磨的印记。当金老师一提以“咏西湖”为题，便好词如潮！十五首不同词牌的词，收在咏西湖系列里。

三. 友情颂系列

“友情颂系列”是金老师亲自赋词引领、谢为群、毛宝鈺、朱锦涛、朱小明等大师助阵，杭大女词人不甘落后，不吟不快的佳作。收在这个系列里，有十九首词作，任您细细品味友情的真諦。

四. 咏翠莲桥系列

“咏翠莲颂系列”是卫军英大师的一张翠莲桥照片伴随着他的一首【七绝·又过翠莲桥】即兴激发的。十二首律诗在杭大人群即时赋咏。读它们会让您感受到杭大人的似水柔情。

五. 译海拾贝专栏

杭大人在翻译领域作出了举足轻足、不可或缺贡献。在本期特设的“译海拾贝”专栏里，您会看到叶子南、唐可青、蔡力坚、郑达华、王之光、李克兴、汪剑钊等杭大人的风采、简介、文章和著作的封面图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六. 诗论专栏

本期收集的八篇诗词论，是由金友元、李智华、葛藤等实践和理论家专著的。它们将会给诗词爱好者带来用不完、汲不尽的甘泉！

除了上面的专栏和系列外，您还能读到：

格律诗 19 首；词 94 首；古体诗 6 首；现代诗 64 首；散文、杂谈 29 篇；轶事 8 篇；杭大人的足跡 4 篇；怀念师长 5 篇；游记 12 篇。

最后，任平、金秋芬、温时幸、孙奕蓉等的书画摄影将会让您沉浸在美的梦境里！

校友活动和旅游会让您感受到：杭大人仍然年轻、仍然充满活力！

感谢金友元老师为此刊词和系列所花的时间和心血、感谢吴磊最后赶稿真诚帮助！

感谢为群、毛宝钺和所有供稿者对本刊的支持和奉献！

感谢温时幸主编！没有您就没有这期七月号！

洋洋九百多页，必定有瑕疵和不足，敬请各位不吝指正！

本期编辑 孙淦钊

2019年7月16日于纽约长岛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征稿启事

【杭大人】月刊热忱欢迎各地杭大校友投稿。凡有关杭大或杭大人的题材，都在征稿之列。

投稿电子信箱：shixingwen@yahoo.com

大家一起努力，为杭大，也为各位校友，留下我们共同的历史。

目录

杭大图片

老校门前外语系 57 级毕业留念	陈新锜	1
外语系英语教研组 1963 年春遊合影	陈新锜	2
沈善洪校长访美系列图片	陈新锜	3
杭州大学紀念品	陈新锜	10
杭州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校庆通告	郑良根	17
杭大第十次团代会代表证	郑良根	20
1985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准考证	任 平	21
中国国家图书馆【杭大轶事】捐赠证书	全根先	23
中国国家图书馆【杭大诗词】捐赠证书	全根先	24
英语 66 届 1、2 班毕业 50 周年同学会合影	毛华奋	25
现代汉语语法教材	孙淦钊	26
古代汉语教材讲义	朱玲玲	28

杭大轶事

郑小明校长口述史	郑小明	29
西子湖畔的种子	周黎明	33
有的书命定在等着某个人	汪剑钊	37
老专家楼 80 年代中期的人和事（连载之一）	蔡小平	41
我的高考经历	承维琦	44
我的高考	陆璇辉	48
我们在中文系的求学日子	张 跃	54
桑榆未晚·夕阳依然多彩	钱晓霞	64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杭大人足迹

史晋川文集（第一卷 经济理论与思想史）序言	史晋川	67
史晋川文集（第二卷 中国经济与宏观经济）序言	史晋川	84
中文课里侃大山	周晓康	95
大山侃大山	周晓康	99

校友活动

外语系 78 级同学相聚玉泉和植物园	邱建华	101
物理系 77 级相聚杭州	魏子青	102
杭大校友相聚母校西溪	闫兵	103

怀念师长

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朱生豪	卫岭	105
睿恩新·感怀包师情缘	徐涌金	107
魂兮归来——痛悼丁冠之老师	黄朴民	108
怀念沈文倬先生	王魁伟	113
怀念倪士毅先生	王魁伟	117

译海拾贝

七律·翻译偶得	叶子南	121
Travelin' Thru 《风雨兼程》	叶子南	122
穿越时空——从小城到小城	叶子南	129
联合国翻译随笔	唐可青	140
联合国：技术与翻译	蔡力坚	146
白桦花 - 玛莎·阿隆斯	郑达华	151
输棋歌	王子光	155
所以、所由与所安	王子光	156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论法律文本的静态对等翻译	李克兴	165
论英文法律文本中古旧词的使用原则	李克兴	186
译诗是一次冒险的恋爱	汪剑钊	202
俄罗斯黄金时代诗十家	汪剑钊	205

游记

难忘的埃塞尔比亚之行	吴磊	220
巴尔干日记之一：塞萨洛尼基	曾骅	225
巴尔干日记之二：奥赫里德	曾骅	231
巴尔干日记之三：斯科普里的新城和老城	曾骅	235
巴尔干日记之四：里拉修道院的故事	曾骅	240
巴尔干日记之五：索菲亚和大特尔诺沃	曾骅	244
巴尔干日记之六：人民宫前的思绪	曾骅	248
记多伦多杭州同乡会的一次活动	徐川	254
在Costco加油和购物	徐川	257
青海行	魏子青	259
御街寻梦：杭州逸事（一）	赵红	273
纽约琐记之三：上班路上	赵红	280

父亲节专栏

1. 散文·随笔

父亲回乡	史晋川	290
柿子红了	陈雯	296
父亲节话父亲	谢为群	298
老爸走了，走在春暖花开的时节	吴磊	299
和父亲下象棋	伊建新	301
我和父亲卖豆芽	孙淦钊	305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永远的父亲一思念父亲杨招棣	杨芳莘	308
忆父亲二三事	赵红	317
探亲记：婆家	胡雪梅	322
父爱如山	郑莉青	325
亦儒亦医六十载—追忆父亲	李芍	329
我的父亲	朱锦涛	336
也忆父亲	蔡小平	347
2. 近体诗·现代诗		
七绝·棋乐（三首）	姜群星	357
父亲在那明亮的屋子里	邹晏	358
石头	谢为群	360
父爱	王齐杭	362
弈棋	伊建新	364
父亲	汪剑钊	365
继父	汪剑钊	368
3. 词·曲		
安公子·遥思先府君	戚志红	370
浣溪沙·念父恩	葛藤	371
睿恩新·梦父远归	任平	371
八节长欢·三暑黄昏忆当初	赵斌涛	372
望远行·枯木赞	谢为群	373
眉峰碧·不老松	周遇春	374
一寸金·梦里山河	周遇春	375
喝火令·思椿庭	陈雯	376
忆王孙·夕阳流韵	陈雯	377
忆故人·父亲	金秋芬	378
望蓬莱·念先父	胡雪梅	379
情久长·忆父亲	刘榕	380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鹤冲天·忆吾父	吴磊	381
玉人歌·父亲在天堂	陈中英	382
瑶台第一层·父亲节缅怀慈父	徐涌金	383
长相思慢·来生缘	王齐杭	384
清平乐·念	王齐杭	385
跨金銮·忆父	王齐杭	386
千秋岁·祭父亲	王骏	387
梦游仙·父爱难报	魏子青	388
瑶台第一层·父辈路	魏子青	389
沁园春·父	朱小明	390
壶山好·爹未老	朱小明	391
乌夜啼·思父	林超英	392
千秋岁·焉乞天公恤	孙淦钊	393
西平乐·无题	金友元	394

4. 图片

杨芳莘和父亲	杨芳莘	395
戚志红和父亲	戚志红	396
金友元和父亲	金友元	397
陈雯和父亲	陈雯	398
吴磊和父亲	吴磊	399
伊建新和父亲	伊建新	400
孙淦钊和父亲	孙淦钊	401
金秋芬和父亲	金秋芬	402
刘榕和父亲	刘榕	403
邱建华和父亲	邱建华	404
朱锦涛和父亲	朱锦涛	405
赵红和父亲	赵红	406
史晋川和父亲	史晋川	407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胡雪梅和父亲	胡雪梅	408
周遇春和父亲	周遇春	409
林超英和父亲	林超英	410
朱小明和父亲	朱小明	411
王齐杭和父亲	王齐杭	412
陈中英和父亲	陈中英	413

绘画

临摹宋画	金秋芬	414
油画三幅	陈雯	420
油画三幅	杨艺敏	423
国画 牧羊狗	任平	426
国画 河虾	孙淦钊	427

书法

为纪录片题写的片名	任平	429
上善若水	任平	429
《文心雕龙》摘句	任平	430
周敦颐《爱莲说》	任平	431
匾额：远香堂	任平	432
良师	伊建新	433
西沪夕照	伊建新	434

摄影

雨荷	王齐杭	435
风荷	王齐杭	436
莲蓬所向	王齐杭	436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雨荷	李健	437
蜂荷	邱建华	438
雨荷	孙奕蓉	439
荷韵	孙奕蓉	440
蜂荷	孙奕蓉	441
西湖鸳鸯	孙奕蓉	442
小小沙丘鹤	温时幸	443
小鹿斑比	温时幸	444
白鹿	温时幸	445
鹤妈雁宝系列之二	温时幸	446

散文·杂谈

平湖幸有秋月映	任平	451
衙中同学会赋	全根先	454
汉字：文化自信的伟大基石	全根先	456
过年	胡波	464
两张照片引发的回忆	胡波	467
Yoshimoto 蒙难记	胡波	469
烧泡饭	夏超	473
脱险后的感悟	夏超	474
我画植物染——洋苏木	钟留群	476
我的伯公朱佩华	徐川	478
黄刀在召唤	徐川	482
我们都是读中文系的人	岳耀勇	485
勾践的传奇	陈侃章	488
范蠡的行迹	陈侃章	491
西施评价何其多	陈侃章	494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屈子的忠诚与高洁：读《史记：屈原列传》有感	罗卫东	497
走进大师的内心世界——陈鼓应先生印象记	全根先	501
对一首失败之作的解读	余刚	519
中国著名影评人周黎明	孙淦钊	551
漫谈六·一	谢为群	553
儿童图书	谢为群	554
窗外的风景	谢为群	556
露台的天空	谢为群	557
鲍勃·迪伦	谢为群	558
帐篷	谢为群	560
光脚	谢为群	562
树	谢为群	567
裸体	谢为群	569
玩具	谢为群	574

诗论

漫谈对联	金友元	576
诠释理论的奇妙——评论余刚的诗歌《废话记》	李智华	596
词，别是一家的风情	汪剑钊	613
浅谈近体诗词和现代诗的异同	谢为群	622
浅谈近体诗与现代诗之区别	陈雯	625
我的【西湖·本意】是怎样写成的	陈雯	627
学词点滴	葛藤	629
现代诗的转型：创造性及其阅读障碍	汪剑钊	633

古体诗

逗蚁乐（歌行体）	毛宝钺	641
----------	-----	-----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相聚在嘉兴	伊建新	642
紫菜养殖场	伊建新	642
渔村晚归人	伊建新	643
渔村夕照	伊建新	643
闻《杭大人》月刊入藏哥伦比亚大学有感	伊建新	644

近体诗

七律·“杭大人”群	卫军英	645
七律·登风篁岭	卫军英	645
七律·怀屈子	姜群星	646
七绝·白头青眼	姜群星	646
七律·西湖行吟	朱小明	647
七绝·倦心	麻 桑	647
七绝·匣中鸣剑	麻 桑	647
七绝·天地篇	谢为群	648
七绝·儿时记忆	谢为群	648
七律·树	谢为群	648
五绝·灵感	谢为群	649
七律·随思	谢为群	649
七律·上岛	谢为群	650
七绝·祥风送紫霞	谢为群	650

贺【杭大人】月刊入藏哥大系列

七律·喜讯	姜群星	652
七律·东西无问	孙淦钊	652
七律·喜枝头	王齐杭	653
七律·哥大图书馆收藏杭大人月刊有感	朱小明	653
七绝·无题	周遇春	654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七律·无问东西	葛藤	654
咏翠莲桥系列		
七绝·又过翠莲桥	卫军英	656
七绝·回首翠莲桥	宋宏亮	656
七绝·望君遥	王齐杭	656
七绝·秤砣	朱锦涛	657
七绝·同调不同箫	谢为群	657
七绝·翠莲桥	陈雯	657
七绝·翠莲桥——和陈雯	朱小明	658
七绝·翠莲桥	魏子青	658
七绝·云开雨歇	王骏	658
七绝·金莲旧梦	周遇春	659
五绝·翠莲桥	胡雪梅	659
五绝·咏翠莲桥	毛宝钺	659

词·曲

夏云峰·倚山偎红	毛宝钺	660
金盏倒垂莲·桃林约	毛宝钺	661
秋兰香·伊人望	毛宝钺	662
意难忘·丝雨疏疏	毛宝钺	663
秋色横空·坐思	毛宝钺	664
夜合花·陌上颜	毛宝钺	665
浣溪纱慢·绮梦遥	毛宝钺	666
过涧歇近·向天然	毛宝钺	667
汉宫春慢·难回旧时光	毛宝钺	668
孤鸾·寄尘外	毛宝钺	669
平湖乐·少年何识痕愁颜	毛宝钺	670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解佩令·吟陶令赋归	毛宝钺	671
倒垂柳·倚芳亭	毛宝钺	672
十二时·无终	毛宝钺	673
玲珑玉·幽院春深	毛宝钺	674
留客住·望	毛宝钺	675
一落索·昙花	毛宝钺	676
渔家傲·梦残	毛宝钺	677
渔家傲·琴音空寄付	毛宝钺	678
凤池吟·别却香尘怎开颐	毛宝钺	679
醉春风·怨	毛宝钺	680
钓台词·光阴误	毛宝钺	681
忆柳曲·光阴	毛宝钺	682
驻马听·对景伤离	毛宝钺	683
紫玉箫·追昔	毛宝钺	684
剔银灯引·归心	毛宝钺	685
缺月挂疏桐·六月六	赵斌涛	686
谢秋娘·五月五	赵斌涛	687
夏云峰·云路探幽	赵斌涛	688
酹江月·月亮湾边思远古	赵斌涛	689
梦芙蓉·荷风疏雨伞田田	赵斌涛	690
二色莲·烟雨风荷	赵斌涛	691
菩萨蛮·日月行霄汉	赵斌涛	692
上江虹·珊瑚海晚霞	赵斌涛	693
玉京山·神岩乌鲁鲁	赵斌涛	694
昆明池·仲夏有梦	赵斌涛	695
霓裳中序第一·避暑山中	赵斌涛	696
木兰花慢·微雨过后水云月	赵斌涛	697
解语花·雨声梵音	赵斌涛	698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雪月交光·悲留空白	谢为群	699
金莲绕凤楼·铁线莲	谢为群	700
怨春风·又见铁线莲	谢为群	701
女冠子慢·题照	谢为群	702
醉木犀·如约来	谢为群	703
碧牡丹·牡丹与蜜蜂	谢为群	704
卷珠帘·再赞红牡丹	谢为群	705
迷仙引·心距最远	谢为群	706
悟黄梁·墙内墙外	谢为群	707
踏歌·声音	谢为群	708
瑶台月·月	谢为群	709
喜迁莺令·街头景	谢为群	710
阅金经·天上风景	谢为群	711
拨棹子·花世界	谢为群	712
垂丝钓·墨池钓月	谢为群	713
红影·蚁生	谢为群	714
法驾引导·三色堇	谢为群	714
三奠子·蔷薇花	谢为群	715
红窗迥·山梅花赞	谢为群	716
缙山月·白木香赞	谢为群	717
杏园春·蔷薇花	谢为群	718
陌上花·同题词	谢为群	719
忆闷令·寄情山水	谢为群	720
粉蝶儿·同饮文酒	谢为群	721
潇湘逢故人慢·以诗会友	谢为群	722
望仙门·开悟	谢为群	723
夜行船·自由小鸟	谢为群	724
一络索·昙花一现今又见	谢为群	725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女冠子·赞四照花	谢为群	726
采莲令·赞采莲曲	谢为群	727
侍香金童·六一说童年	谢为群	728
江城子·似花似叶	谢为群	729
月当厅·北极岛奇遇	谢为群	730
剪牡丹·牡丹赞	谢为群	731
二色莲·家有双色猫	谢为群	732
寰海清·游子归	谢为群	733
南乡子·端午暮色	卫军英	734
祝英台近·野运河	卫军英	735
南歌子·新荷初露	卫军英	736
减字木兰花·梅雨夏至	卫军英	737
惜红衣·孤山梦荷	卫军英	738
少年游·桃李相赠	卫军英	739
酷相思·端午	王齐杭	740
梦仙郎·醉荷莲	王齐杭	741
渔家傲·石浦开渔节	王齐杭	742
水仙子·风荷	王齐杭	743
芳草·贺新禧	金友元	744
羽仙歌·思索人生	金友元	745
双韵子·雀儿赞	金友元	746
宛转曲·对联	金友元	747
逍遥乐·叶璐颂	金友元	748
洞庭春色·春蚁	朱小明	749
渔歌子·垂钓偶感	姜群星	750
睿恩新·感怀包师情缘	徐涌金	751
永遇乐·千红万紫在杭大	伊建新	752
芳草·情深	伊建新	753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绿蓑令·鱼骨画	伊建新	754
红窗听·藤蔓	陈中英	755
咏西湖系列		
西湖·本意	陈 雯	756
寿楼春·苦夏	林超英	757
西湖路·千年等一回	吴 磊	758
西子妆·西湖醉雨	金秋芬	759
西湖明月引·西湖月夜	祝静波	760
西湖曲·西湖春	刘 榕	761
西湖月·字魂萦月	孙淦钊	762
西湖春·西子恋	胡雪梅	763
向湖边·西湖行	陈中英	764
黄钟乐·春湖	毛宝钺	765
柳色新·西湖垂柳	朱玲玲	766
长相思慢·西湖四月天	金友元	767
秋夜月·圆缺	张晓音	768
阮郎归·西湖随想	谢为群	769
月中桂·中秋赏桂	金友元	770
友情颂系列		
百宜娇·友情颂	金友元	772
金鼎一溪云·重逢	朱锦涛	773
好女儿·回灵江	王齐杭	774
百媚娘·友聚	吴 磊	775
回波乐·知音	陈 雯	776
回波词·丽人	陈 雯	776
庆宣和·为友谊合影	谢为群	777
庆宣和·靓影（和谢为群）	毛宝钺	777
庆宣和·金石情	朱小明	778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凤栖梧桐·孙金临海会	朱玲玲	779
惜奴娇·姊妹情	刘榕	780
人月圆·旧情	魏子青	781
采桑子·回灵江	张晓音	782
金菊对芙蓉·姐妹	陈中英	783
玉连环·访闺蜜	胡雪梅	784
拨不断·姐妹花	林超英	785
一江春水·知己缘	戚志红	786
应景乐·本意	金秋芬	787
台城路·此情永惜	孙淦钊	788

现代诗

端午述怀	汪剑钊	789
夏至	汪剑钊	791
真相	汪剑钊	793
壮士八佰与技术	汪剑钊	794
无题	汪剑钊	795
西湖·秋天的记忆	汪剑钊	796
桃花将我一把扯进春天	汪剑钊	798
运河小咏	任平	799
风云岁月	任平	801
春意	任平	802
路	任平	803
孤独	任平	804
诗四首	邹晏	806
人如粽	朱锦涛	810
童年	朱锦涛	812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自由体诗二首：少女	朱锦涛	814
山里农家乐	邱智勇	816
城市的林荫道	邱智勇	817
湄公河	邱智勇	819
石塘人家	邱智勇	821
夕阳情思	王齐杭	823
致一	徐川	825
合溪咏怀	陈小林	826
我愿意	夏超	827
枫叶红了	夏超	828
叶箏恋	陈雯	829
葡萄美酒	陈雯	830
六月船歌	陈雯	831
弈棋	伊建新	833
贺结金友	伊建新	834
贺杭大人月刊三传捷报	伊建新	835
竹根雕	伊建新	836
休闲捕鱼	伊建新	837
晒盐	伊建新	838
扳罾	伊建新	839
祭海	伊建新	840
伊人再望吟	伊建新	841
风	伊建新	843
插花	谢为群	845
迷面与谜底	谢为群	845
诗	谢为群	846
洪水	谢为群	849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日光浴	谢为群	850
爬上果树的玫瑰	谢为群	851
酒杯里的落日	谢为群	852
我坐在牡丹花丛中	谢为群	854
伞	谢为群	856
水	谢为群	857
树叶	谢为群	859
送你一个花园	谢为群	861
意识碎片	谢为群	863
海底的秘密	谢为群	866
海边的石头	谢为群	869
印象	谢为群	871
朱尔斯·居斯塔夫·勒·罗伊《猫》	谢为群	872
伊莎多拉·邓肯	王自亮	874
百年贝聿铭	王自亮	877
海、水乡和高原	王自亮	880
使命：寻找张若虚还未写出的诗行	余刚	890
唤醒世界的方式	余刚	896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杭大图片

老校门前外语系 57 级毕业留念

—杭州大学外语系 57 级陈新锜 提供图片



后排左起：
黄约法（杭大外语系）、
陈新锜（杭大外语系）、
侯学金（原台州市刑警大队大队长）

前排左起：
刘澹娟（杭八中教师）、史佩珍（杭州学军中学特级教师）、金韵（杭州外国语学校教师）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外语系英语教研组 1963 年春遊合影

—杭州大学外语系 57 级陈新錡 提供图片



1963 年春杭大外语系英语教研组春遊在三潭印月拍的合影，也是唯一的一张「全家福」。后来虽然有许多合影，但外语系里的元老大师都不在了，因此特别珍贵。

前排左起：蒋炳贤、朱雅美、张君川先生的二个女儿（丽莎、丽思）、商亚南、上官筱廉、姚祖培、钱炜、陈新錡、赵士俊、郭建中

后排左起：鲍屢平、张德中、赵冕、周树生、钱炳枢、胡新云、张君川、黄成煌、毛华奋、谢慎远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沈善洪校长访美系列图片

—杭州大学外语系 57 级陈新锜 提供图片

1993年5月，沈善洪校长在外事处处长陈新锜教授和学校科研处处长张秀淼教授陪同下，访问美国，为期一个月，与各地校友会会面。

一、洛杉矶校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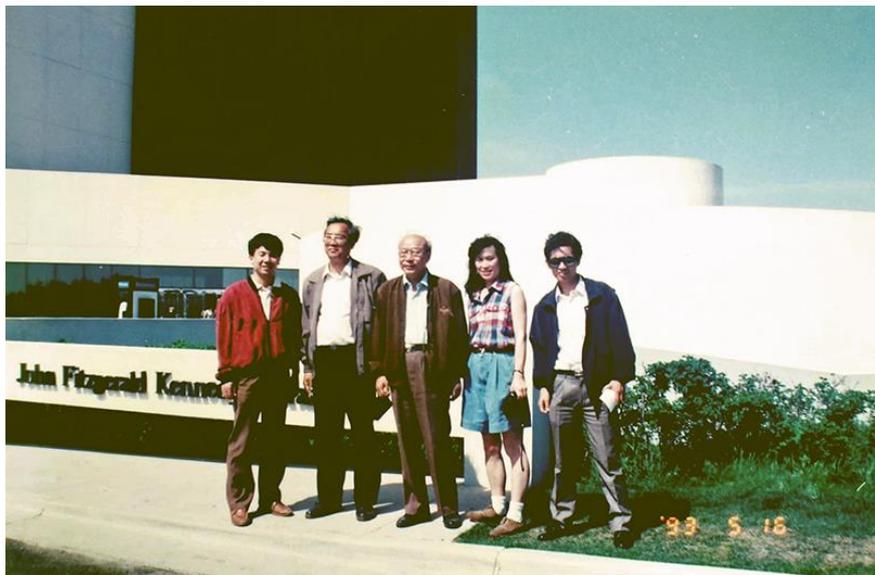
二、印第安纳大学校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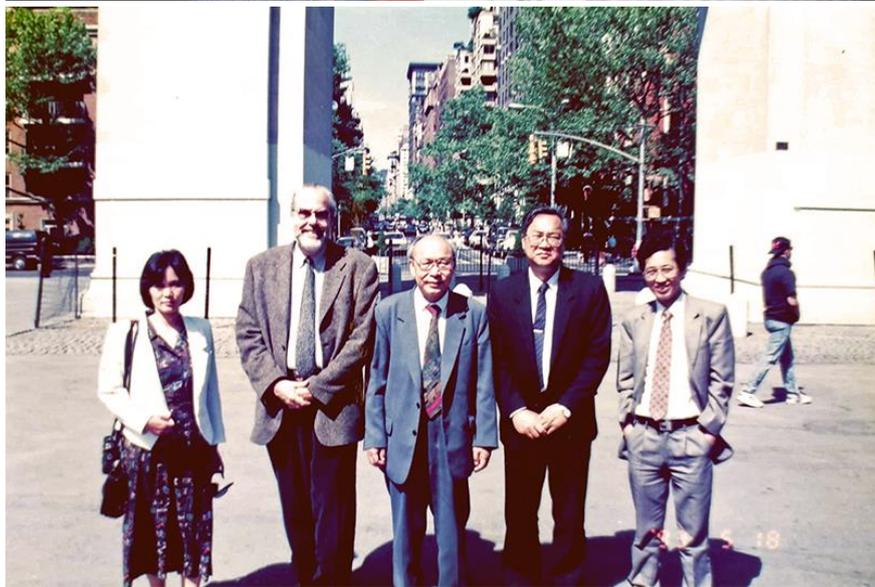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三、波士顿校友



四、纽约校友



五、联合国校友





校友何亚非、罗建萍夫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杭州大学纪念品

—杭州大学外语系 57 级陈新铨 提供图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备 课 笔 记

姓 名 ____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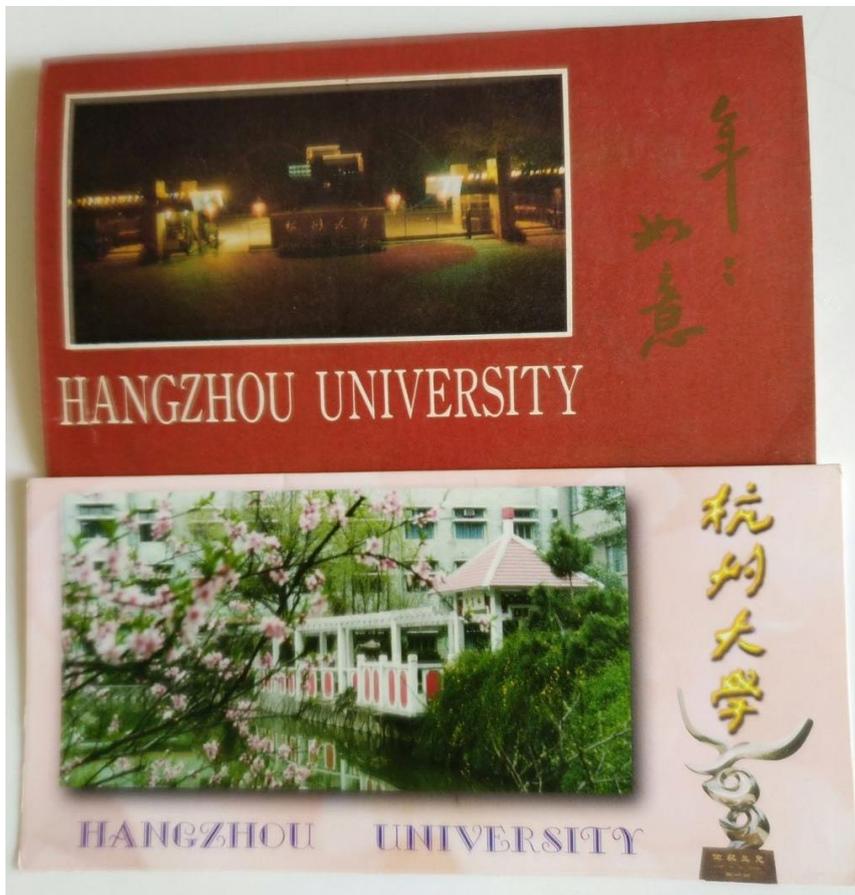
课 程 _____

198 —198 学年

第 学期

杭州大学教务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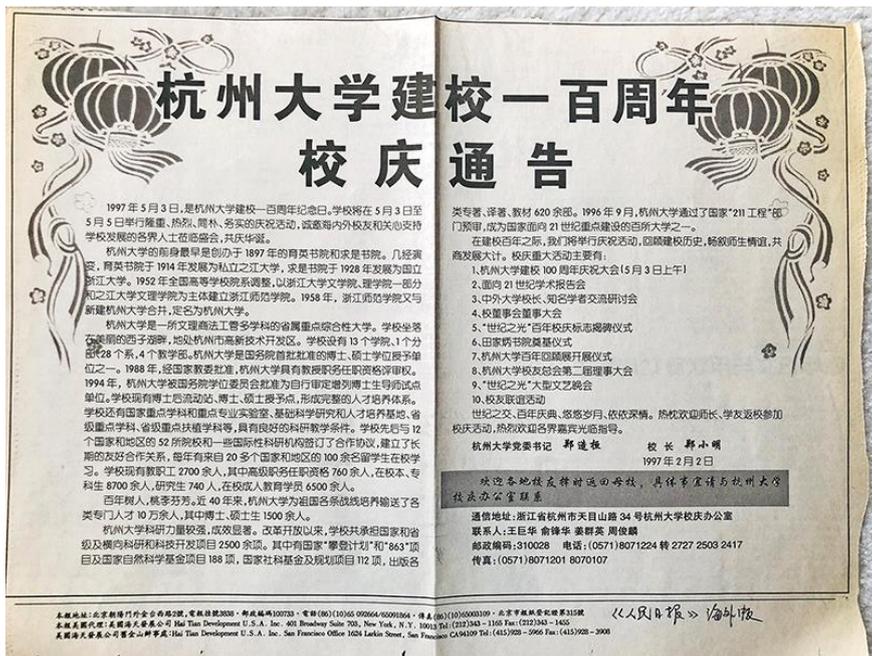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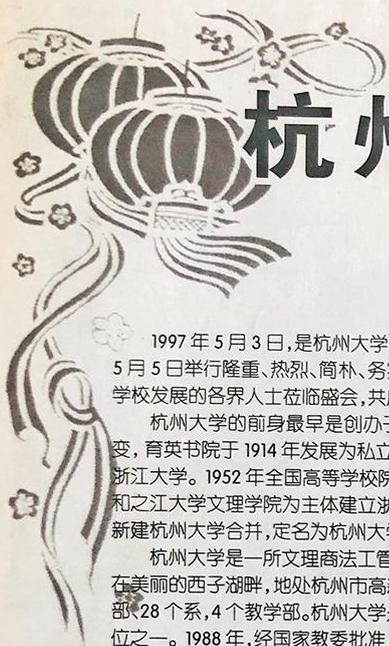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杭州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校庆通告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郑良根 提供图片





杭州大学建校 校庆

1997年5月3日,是杭州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日。学校将在5月3日至5月5日举行隆重、热烈、简朴、务实的庆祝活动,诚邀海内外校友和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各界人士莅临盛会,共庆华诞。

杭州大学的前身最早是创办于1897年的育英书院和求是书院。几经演变,育英书院于1914年发展为私立之江大学,求是书院于1928年发展为国立浙江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以浙江大学文学院、理学院一部分和之江大学文理学院为主体建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又与新建杭州大学合并,定名为杭州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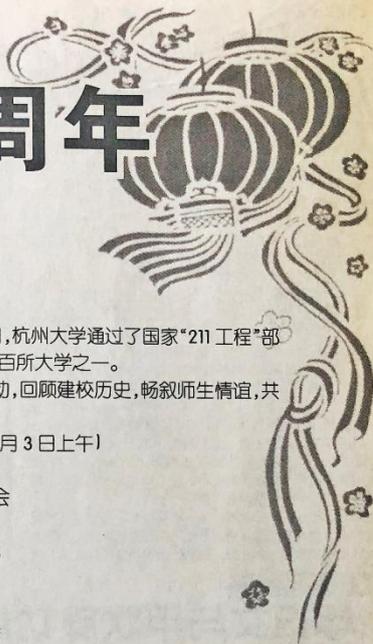
杭州大学是一所文理商法工管多学科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校坐落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地处杭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学校设有13个学院、11个分部、28个系、4个教学部。杭州大学是国务院首批批准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之一。1988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杭州大学具有教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权。1994年,杭州大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自行审定增列博士生导师试点单位。学校现有博士后流动站、博士、硕士授予点,形成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学校还有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专业实验室、基础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扶植学科等,具有良好的科研教学条件。学校先后与12个国家和地区的52所院校和一些国际性科研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每年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留学生在学校学习。学校现有教职工2700余人,其中高级职务任职资格760余人,在校本、专科生8700余人,研究生740人,在校成人教育学员6500余人。

百年树人,桃李芬芳。近40年来,杭州大学为祖国各条战线培养输送了各类专门人才10万余人,其中博士、硕士生1500余人。

杭州大学科研力量较强,成效显著。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共承担国家和省级及横向科研和科技开发项目2500余项。其中有国家“攀登计划”和“863”项目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88项,国家社科基金及规划项目112项,出版各

本報地址:北京朝陽門外金台西路2號,電報掛號3838·郵政編碼100733·電話(86)(10)65 092664/65091864·傳真(86)(10)65 092664
本報美國代理:美國海天發展公司 Hai Tian Development U.S.A. Inc. 401 Broadway Suite 703, New York, N.Y. 10013
美國海天發展公司舊金山辦事處: Hai Tian Development U.S.A. Inc. San Francisco Office 1624 Larkin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09

校一百周年 通告



类专著、译著、教材 620 余部。1996 年 9 月，杭州大学通过了国家“211 工程”部门预审，成为国家面向 21 世纪重点建设的百所大学之一。

在建校百年之际，我们将举行庆祝活动，回顾建校历史，畅叙师生情谊，共商发展大计。校庆重大活动主要有：

- 1、杭州大学建校 100 周年庆祝大会（5 月 3 日上午）
- 2、面向 21 世纪学术报告会
- 3、中外大学校长、知名学者交流研讨会
- 4、校董事会董事大会
- 5、“世纪之光”百年校庆标志揭牌仪式
- 6、田家炳书院奠基仪式
- 7、杭州大学百年回顾展开展仪式
- 8、杭州大学校友总会第二届理事大会
- 9、“世纪之光”大型文艺晚会
- 10、校友联谊活动

世纪之交、百年庆典、悠悠岁月、依依深情。热忱欢迎师长、校友返校参加校庆活动，热烈欢迎各界嘉宾光临指导。

杭州大学党委书记 **郑造桓**

校长 **郑小明**

1997 年 2 月 2 日

欢迎各地校友择时返回母校，具体事宜请与杭州大学校庆办公室联系

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 34 号杭州大学校庆办公室

联系人：王巨华 俞锋华 姜群英 周俊麟

邮政编码：310028 电话：(0571)8071224 转 2727 2503 2417

传真：(0571)8071201 8070107

5)(10)65003109 · 北京市报纸登记证第 315 号
tel: (212)343 - 1165 Fax: (212)343 - 1455
co CA94109 Tel: (415)928 - 5966 Fax: (415)928 - 3908

《人民日报》海外版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杭大第十次团代会代表证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郑良根 提供图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1985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准考证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任平 提供图片

1985年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准考证

编号 858217

姓名 任平

工作单位 杭大中文系

报考第一志愿单位 杭大籍以

报考专业 中国古典文献学

研究方向 古典文献

接受试题单位及其地点：杭州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填写日期 84年12月3日



考生须知

1. 此证正面由考生填写并粘贴相片，经招生单位审查同意后，编号、盖章方为有效。
2. 凭准考证，按规定时间进入考场，对号入座。入座后将准考证放在桌面左上角，以便检查。同时，须随身携带学生证、工作证或其它证件，以便查对。
3. 迟到30分钟，不得入场。考试30分钟后才准交卷出场。
4. 遵守考场纪律。
5. 考生应在考试前一天到考试地点了解考场有关事项。
6. 特殊要求携带的用具（由发此证的招生单位填写）：

考试日程表

考试科目 \ 日期	2月13日	2月14日	2月15日
上午8:30—11:30	外语 (英)	综合考试	2大英
下午2:30—5:30	政治理论 (文)	英语	

注：考试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中国国家图书馆【杭大轶事】捐赠证书

—杭州大学历史系80级全根先 提供图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中国国家图书馆【杭大诗词】捐赠证书

—杭州大学历史系80级全根先 提供图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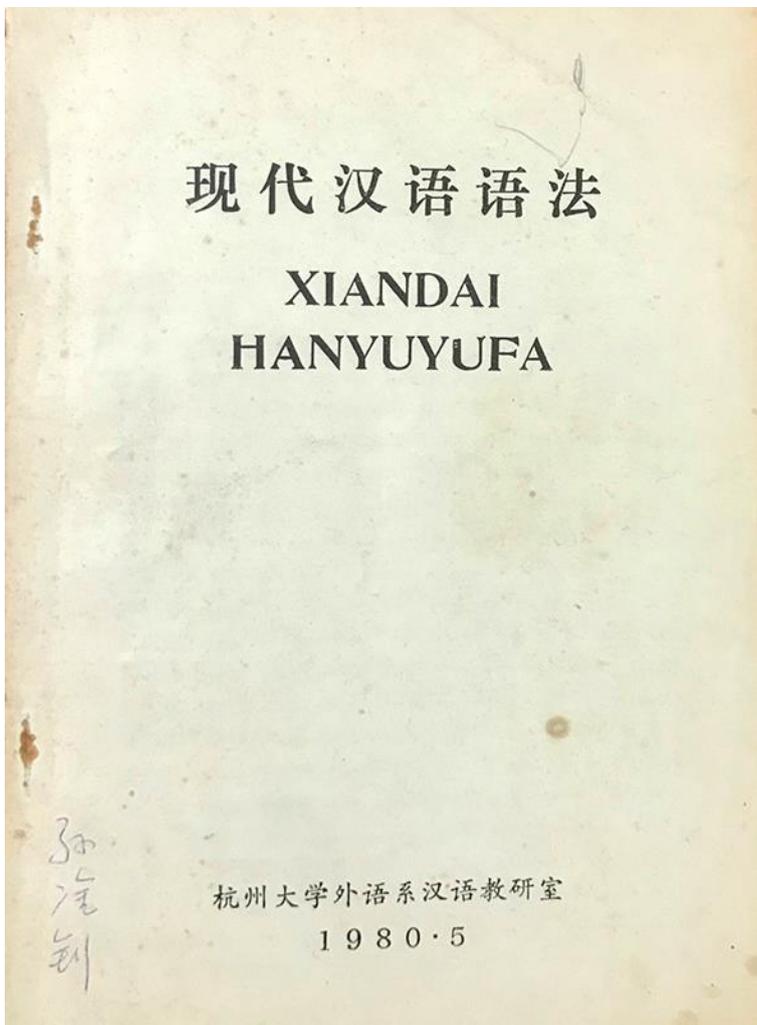
英语66届1、2班毕业50周年同学会合影 —杭州大学外语系62级毛华奋 提供图片



【杭大人】（2019 年 7 月号）

现代汉语语法教材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孙淦钊 提供图片



后 记

本书是为我校外语系学生编写的《现代汉语语法》教材。本教材基本上采用《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并参考了兄弟院校的语法教材及一些同志的科研成果编写而成的。为了更好地体现汉语的特点，同时照顾外语专业学生学习的需要，教材中适当地与英语语法进行了比较；同时为指导学生把语法知识用于实践，还涉及到一些关于词句运用方面的内容。这只是我们在校外语系进行汉语教学的一点尝试，是否正确，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这本教材是我教研室同志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编写的，由吴洁敏同志执笔。一九七九年印出初稿后，曾广泛征求意见，并作了较大的修改。在这过程中，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宋玉珂先生对教材作了详细修改，我系有关外语老师和美国专家罗圣豪博士对本教材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些都给我们以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又承诸暨印刷厂的同志们赶时间为我们排印出这本符号繁多的教材。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上编者水平有限，不妥和错误之处难免，恳切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〇年二月

杭大轶事

郑小明校长口述史

—杭州大学化学系 59 级 郑小明

一、困难时期的老杭大

1960 年刚刚二年级开学的时候，开始动员我们开荒，生产自救。学校里的开荒对象就是草地，把所有的草地全部掘光。学校里面很漂亮的草地，一天之内，全部都挖光了。挖了草地就来种菜，我们把学校里这些现在是草坪的地方都掘掉。好漂亮的草，一锄头一锄头三下五除二都翻掉了。

种菜我们种得也不错，但是困难时期就是困难时期，今天种下去菜苗好好的，草一根都没有的，第二天早上就只剩下芯子了，全部被虫子吃掉了，从哪儿来的都不知道。最后只有一种菜是虫不吃的，种得非常好，叫做甜菜，现在跟生菜有点差不多的，以前是喂猪的，长得又快，虫又不吃。其他菜都种不好，到最后甜菜种好以后卷心菜也长好了，其他菜就没种好过。

这里自己种菜了，那里困难时期也开始了，食堂里东西就越来越少，慢慢就发现有人生浮肿病了，因为我是动得比较多的，出力也比较多，那么浮肿也比较厉害，到后来就没力气了，叫“黄胖”，脚上就是一墩一个汪塘（一按一个坑），像我们吃不饱，实在是吃不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后来浮肿病重的挑去做试验，挑去以后分四个组，一个组叫参照组，一个组吃糠的，一个组吃麸皮的，一个组吃螺旋藻的，螺旋藻说起来每天给他们一小包一小包的。一个小组大概十个人左右。我是参考组，人家羡慕死了，我们吃肉罐头。四个人一个肉罐头，我竟然困难时期吃到一个肉罐头！大概参照一个礼拜吧，看看各组什么反应，当然吃肉的最好。所以这个时候生活上也蛮有趣的，肉罐头吃了回来，然后再吃糠咽菜。

二、60年代的学术——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1963年底从四清工作队回校以后，整个杭大发展到学术上是先进的、各方面发展都是一个最好的时期，大家都很有信心，攀登科学高峰。当时我回来工作安排很有趣，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三跟当时化学系副系主任马福泰老师，搞多相研究与催化动力学这个课题，准备筹备催化动力专业，筹建专业实验室，参加基础实验指导工作，礼拜四到礼拜六跟金松涛先生研究均相催化动力学。那时很累，很忙，什么空都没有，但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跟的老师越多，学得越多。

金松涛教授指导我的本科论文，内容其实跟198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奖研究成果非常相近。当年化学获奖者莱恩是法国很有名的一个化学家，他得奖的内容是超分子化学，超分子的“灵魂”叫分子识别，分子识别的几个要点，跟我在63年本科毕业论文几个结论几乎完全一样，所以1963年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当时已经突破了。所以金先生蛮可惜的，他当时如果学术环境好一点，那发展前途是不得了的，得诺贝尔奖也是有可能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杭大开的实验课正规化后，一面建设实验室一面教。当时的仪器多得不得了，大概国家也拨了很大一笔钱给杭大，因为浙江省当时重点还是扶持杭大。正好我们一批年轻教师留下来，建设实验室，所以动手的机会多得不得了。差不多当时的仪器都是国产的，外面封锁得厉害，什么仪器中国都已经研究出来，折光仪、旋光仪、光谱仪，都是我们国产的。质量是不好，一天到晚坏，但坏也有好处，因为我什么都不怕，坏了就修，修的过程就把仪器的原理都搞清楚。

三、211 评估与百年校庆

211 最大的作用就是学科建设，一个呢你学科自己的家底摸清了，方向搞清，第二省政府跟国家投资，投资给杭大是 1.5 个亿。学科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项是博士点增立，大规模的增立。原来我们 13 或者 14 个博士点，到合并之前，快要评审了，我们有把握再拿到的博士点大概还有 30 个。所以这个就是 211 建设给我们学校带来的发展，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迎接 211 评估，也是全国高校在搞精神文明建设、文明校园建设。那么我们花了大概个把月时间，整个校园整理得焕然一新，地上是一尘不染，寝室是规规矩矩。教委来检查的时候，我们同学也好、老师也好，能量都是无穷的。那段时间的杭大人人都有校徽那是不用说了，仪表都很整齐，寝室的室容室貌，都非常好，地上没有一粒烟蒂头。

但是越紧张越出事情。那天教委省教育厅来检查，查到第七宿舍，走到这旁边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忍不住了，他大概抽了支烟，看到他们快来了赶快烟蒂头一丢，正好丢到检查组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头上，我们吓得！这种都是小插曲，那怎么办呢，也影响不到我们整体，确实是做得漂亮。

百年校庆前后的这段时间一直到1998年合并，整个学校情绪非常高，发展也很快。校庆的时候我们就抓住了这么一个机会，这是对学校的一个检阅，也是建立学校荣誉感的机会，使每个人都有这个荣誉感。杭大搞校庆的时候国外大学校长来了23位，有日本的，有澳洲的，有美国的，有加拿大的，有南美的，当然也有苏联的，俄罗斯的，英国的，法国的，都有。一下子那个外宾来的是不得了，省外办来人帮我们接待的，他说省里一般一个外事活动也没这么大规模。外宾送礼，很多礼物都是那个时候他们送给学校的，后来全部放在档案馆，现在很多礼物都还在，当时确实就是盛极一时。这个过程呢同学的认同感也高，老师的认同感、归属感都有。

【编者注】

作者为杭州大学1959级化学系本科生。原杭州大学校长，后任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省劳模和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科学大会奖、多项国家和省科技进步奖。2005年，获“浙江省特级专家”称号。

本文节选自浙大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执行校档案馆“浙江大学校庆120周年口述历史”项目。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西子湖畔的种子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周黎明

我上杭大的时候，实足年龄还不到 16 岁，接触过的艺术作品仅限于八部样板戏外加那几部十年不变的打仗电影。记得第一次翻开《红楼梦》是在一二年级，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仅仅看到一帮娘儿们在有一搭没一搭闲聊，完全不知道该书伟大在何处。

毫不夸张地说，刚进杭大时，我的文艺欣赏能力是零，或者接近零。

细想起来，我的专业是英语，但我对语言学兴趣不浓，我可能无意中把文学鉴赏当成了目的，英语成了协助我的工具。

记得大三或大四有一次大课，老师节选了杨宪益戴乃迪译本的《红楼梦》，好像是黛玉进贾府那段，首次让我从外语的角度领略到母语之美。这种双语习惯保持了多年，直接帮助了我后来的英语写作生涯以及双语双文化跨越。好多年后啃《离骚》啃不动，我依然借助杨戴那充满古韵的英译本。

在相当程度上，我对文学及文艺的喜好，是受到了同班同学的影响。我中学期间没有课外书，课本里能算文学的，只有契柯夫的《变色龙》以及几个鲁迅的短篇。但我那几位杭州同学显然家里偷藏了禁书，文革期间没有被彻底销毁，他们谈起雨果、托尔斯泰、司汤达时，我就像是误入偶像见面会的小粉丝，满脸艳羡。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钱晓霞、应亚平、关颖等同学，他们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积累，让我这个智力发育迟缓的小弟受益良多。我还记得跟关颖一起看印度影片《流浪者》以及上下集法国片《悲惨世界》后他的反应。钱晓霞不仅有学霸的成绩，还有学霸该有但不常有的霸气，那是一种偏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艺术家的性格，像是文艺作品里的人，能把犀利的洞察和幽默的表达融合在即兴的金句里。小时候父母给我树立的都是死读书的榜样，她让我意识到，知识可以是活生生的，充满快乐的。

至今我依然认为，大学里的同学很可能比老师更重要。若论传授知识，现在的途径异常丰富，只要愿意探究，什么知识都能获得。但是，同学所提供的，是那种无法下载、无法推送、无法单向传播的互动体验。有时，同宿舍的室友借了一本什么书，或者同班同学在课堂上提及一部什么作品，你就会被刺激，想要一探究竟，看看能否尽快找到这本书，免得他们闲聊时自己像一个傻瓜似的插不上嘴。

整个80年代，我们都表现出久旱遇甘霖的求知欲。那时还没有选择困难症，也没考虑知识的系统性，反正外语系楼里那家小书店有什么书，图书馆里有什么书，全部拿下。我记得大二那年，我的图书卡上一共借了大约200本书，颇有知识打卡的意味。

比较系统学习的，是中文系张绍儒老师的欧洲文学史。好像是午饭后第一堂课，午后的阳光照进来，让我昏昏欲睡。我常常是在强睁眼的刹那，听到张老师那滔滔宏论。后来我自己登上讲坛，尤其是午后那堂课，见到有学生打盹，我便不会不悦，因为我知道，血液流进胃里，加上阳光照射，那种力量是老师的口才无法抗衡的。学生打盹并不表示他不感兴趣，至少我是真心喜欢张老师的课。说实在，他传授的知识我通过书本或其他方式都能得到，重要的是，他让我对欧洲文学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后来又慢慢扩展到整个西方文化。到我广州读研时，外教 Maria Jaschok 从英国大使馆借来13集BBC纪录片《文明的轨迹》，我无意中被同学和老师从一个江南小镇的小屁孩，一步步踏上文学——文艺——文化——文明的美的旅程。

说起美的旅程，大四时有了一门美学选修课，我忘了老师的名字，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李泽厚和朱光潜的名字。后来我阅读了朱光潜先生的大部分著作，找到了文艺欣赏的一根理论支柱。

我读杭大时，外语系系主任鲍履平先生是全系最资深的老教授。印象中，我只听过他一次课，是大课，如果没记错的话，还是通过闭路电视，所以，都没有机会跟教授在同一个空间。那次他讲的是济慈的诗歌《希腊古瓮颂》，讲得很深，大大超过了我当时的理解能力。对于英国三大浪漫派诗人，我那时的喜欢更像是规定动作，并非发自内心。那时最有感的是华兹华斯和丁尼生，还模仿他们写英文诗，完全是拙劣的学生习作，但阴差阳错学会了写英语韵诗的能力，可以糊弄那些四级六级的小朋友。翻译《甄嬛传》里几首小诗和台词，用的就是当年的雕虫小技。

据钱晓霞回忆，她、我、应亚平三个人某天游览西湖，模仿华兹华斯，要成立所谓的“湖畔派”。钱晓霞还写了一首英文的藏头诗，每行的第一个单词首字母串起来，就是Lakeside这个词。虽然从校园到西湖，中间隔着保俶山，即便从学校图书馆（据说曾是杭城最高楼）也无法望见，但西湖代表着超越著名景点的某种文化境界。

对我影响很深的莎士比亚戏剧，不是在课堂上学的，而是课外阅读了一部分朱生豪的译本。我曾试图用中英对照的方式去啃原文，发现还是太难，但朱译本的文采让我惊为天人。一册看下来，笔记就抄了一大本。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套莎翁全集，是1978年出版的，但一直到1984年我才有机会购得，保存至今。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文学艺术的欣赏对于多数人，是一个嗜好，一种修养，我一开始也未曾想到那会成为我的饭碗，我的追求。当我兜兜转转，从商学、硅谷绕了一大圈，开始大量写作电影、戏剧等评论时，这才发现，小时候在天目山路那个校园里听到的、读到的、被熏陶到的，都是帮我成长的养料。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有的书命定在等着某个人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 汪剑钊

有的书是命定在等着某个人。它就像一名忠实的恋人，隐居在某个约定的角落，静静地，等着意中人的来临，兴奋、不安，还有一点神秘……直到有一天，他（她）来了，于是，两者的相遇（或许还是邂逅）便揭开了一段绵长的亲密关系。譬如案头的这本俄文版《勃洛克诗集》，我觉得它仿佛就一直在等待汉语中的我。这是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大型丛书《诗人文库》中的一种，于 1955 年在列宁格勒出版。蓝色的旧布封面，书角有点儿破损，露出了里面黄色的硬纸板，仿佛咧开了嘴巴在述说自己“静的喧嚷”之身世。书的封底还留存着一些未曾清除尽的牛皮纸残迹。而关于这本诗集的记忆顷刻就将我拉回到了大学时代。

1981 年秋天，在毫无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被杭州大学录取为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至今，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当初收到通知书时的那一份内心的愕然与酸楚。于是，我几乎是完全“被动”地开始面对此前完全陌生的一个个西里尔字母，懵懵懂懂地走进了十七岁以前连做梦都不曾进入的世界。事后，我想，大概冥冥中真有命运那么一回事，它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借助生活本身，略带“磨难地”让我去贴近了沉重的俄罗斯文学，贴近了忧郁的俄罗斯诗人。当时，中苏之间的联系也处在几乎隔绝的状态中。直到大学毕业，我们这一届学生都没有亲眼见到过任何一个俄罗斯人。这自然让我们感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毕业后的前景多少有些茫然。但所幸的是，俄罗斯文学还能给我们的的心灵以甘泉般的慰藉。

进入大学以后，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诗人梦，在进行大量的诗歌“练习”的同时，逐渐发现了“我的普希金”，以及其后的“我的勃洛克”、“我的吉皮乌斯”和整个“白银时代”的诗歌，最终喜爱上了俄罗斯文学。这种喜爱部分地来自于老师们课堂上的介绍，但更多地是通过我自己如饥似渴的课外阅读。我永远无法忘怀第一次阅读《致凯恩》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美妙的刺激，“我忆起了那美妙的一瞬：我初次看见你的倩影，那如倏忽的昙花之一现，有如纯净的美底精灵”（如果我的记忆无误的话，那应当是查良铮先生的译笔）；我也同样无法忘怀第一次阅读《叶甫盖尼·奥涅金》时的体验，当我读到达吉雅娜给奥涅金的那封信时，我深深地为恋爱中的少女那真挚与谦卑、大胆与期待、羞涩与执着所混合的表白所打动，“结束了！重读一遍都害怕……我害羞和恐惧得不得了……可是你的名誉是我的保障，我大胆地把自己信托给它……”，几乎每一次诵读，伴随这个结尾的便会是我夺眶而出的泪水。而每一次从迷醉中醒来，我随即就会清楚地知道，隐藏在作品背后实际打动我的是浪漫而多情的诗人普希金。是的，普希金，一个有着黄金质地的姓氏，一个有着大炮（普希金这个姓氏在俄文中的词根就是大炮）轰鸣似的音响的姓氏。

有意思的是，在近乎恶补式的阅读中，我并不信任《辞海》和《百科全书》所列辞条中那些空洞、滥俗的套语化的“高度评价”，真正吸引我的恰恰是诸如“悲观”、“神秘”、“纯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抒情诗”、“唯美主义”等词。于是，我从图书馆借出了《勃洛克诗集》，以求弄明白他的诗歌究竟是怎样的面貌。

那天，一借到诗集，我便来到图书馆前的一片草坪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不经意中，我读到了其中一首关于“白夜”和“红月亮”的诗歌，猛地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仿佛心脏被突然扎了一下。当时，头顶虽然是蓝天、白云和晌午灿烂的阳光，面前是碧绿的青草和不知名的粉红小花，周围还有不少同学或在潜心阅读、或在聊天、或在晒太阳，但我的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另一幅场景：蔚蓝的天空，一枚血红的月亮在漂泊，映照着夜的惨白、无常与神秘。这首诗在关于“黑夜”、“银月”的常识之外指出了一种新的可能，由纯洁的语言之光中透显了一种反常的陌生化艺术效果。它的末句由“红的月亮”带出“静的喧嚷”，在呼应中稍许变化，把两个对立的单词糅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意象，引起了全新的审美感受，而这种极具震撼力的感受正是由作者创造的一些充满了悖论的词语组合带给了当初那个文学青年的我：

白色的夜，红的月亮
在蓝天里浮现，
美丽的幻影在徘徊，
倒映在涅瓦河面。

我从梦里预见到
充满了秘密的思想。
你们可蕴含着吉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红的月亮，静的喧嚷？

纯粹出于喜爱，我一股脑儿翻译了大约 200 首勃洛克的作品，它们中的少数几首曾经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得以发表，其余部分的正式发表和出版尚需经历二十年的蛰伏期。不过，也正是抱着这些稚嫩的译文，我敲开了飞白先生的家门，有幸得到了他的指教与鼓励，并在一年半以后经过激烈的竞争忝列其门下，成为杭州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首届硕士生。

1986 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已在中文系就读的我来到冯昭珣先生家做客。冯先生是我本科时的授业恩师，现已仙逝。他的学识极为渊博，为人却十分低调。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一进门，便发现茶几上放着一本《勃洛克诗集》。刚落座，冯先生便把它递给了我，他向来温和的笑容里还带有一丝郑重。我接过这本多少次梦想着拥有的诗集，手都略有一点颤抖。那种意外的欣喜大约与单恋者突然获得意中人的允诺后的感觉相似。

此后，这本《勃洛克诗集》便像诗人所创造的“蓝色幻影”一样，始终跟随着我，先后到过杭州、宁波、武汉，最后和我一起在北京安居了下来。它的一部分已由西里尔字母变成了方块字，曾以《勃洛克抒情诗选》为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在 2003 年出版，完成了阶段性的抵达。我偶或来了兴致，还会捧起它读上几句，既是欣赏，顺带向上世纪初的诗歌大师致敬；也是回味我的青春，感谢在学诗的道路上给予我帮助的老师 and 前辈。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老专家楼 80 年代中期的人和事 （连载之一）

—杭州大学外语系 79 级 蔡小平

30 几年过去了，如今它还静静地站立在那儿。老专家楼，在新专家楼建成之前，这里是学校外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接待场所。由于当时在杭大教学，访学的教授学者，留学生，长期和临时的，都居住在那儿，相信群里的许多人，各个系的领导，合作教师和学生，都去过这幢淡绿色的四层房，或联系工作，学习，或参加会见校际谈判，欢迎和送行宴会。

本人 83 年毕业时留校在外事处工作，几乎每天都会去专家楼，联系接待事宜，同时午饭也搭在那里的餐厅吃。那里发生的一些事和人虽然属于点滴琐事，芸芸平常人，但是真人真事说来听听或许同学们也愿意看看的。

上个月我去母校拜访，少不了也去看看这熟悉的楼房。它坐落在西溪路上，离学校正大门不到 500 米的距离，以前骑自行车从外办办公室过去只是几分钟的事，比去一些系办公室还近。不过专家楼有围墙和传达室，人员进出需要登记。

先说专家楼的一个管理负责人，他叫郑年，我和他有不少联系。这次回杭州之前，通过以前的同事打听他的情况想与他一见，核实一下，征求他的意见，但是没能如愿。现在他应该是近 90 岁上下，而那时他 50 多，那里的年轻人都管他叫“郑伯”。不过人们偶尔知道他的真实名字——郑年狗，咦，他现在名字里的“狗”到哪里去了呢？原来郑伯在 50 年代初参军并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连长和他说，你把名字改一下吧，早上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报名时每次都引起同志们嬉笑，不严肃啊。再说我在外面喊你名字，老百姓还以为我在说粗话，影响不好。不如把狗狗去了怎么样？于是小郑从此就叫郑年。

大伙儿后来怎么知道改名的事呢？一天郑伯的农村发小们来专家楼看望他，在大门传达室登记，管门大伯一看，说，老乡，别骂人好不好，我们这里只有郑年，他是我们的领导。这时郑伯听到嘈杂声音，踱步出来。“哎，年狗，年狗！”，“狗子啊！我们来看你来了。”“是我，是我，快点让他们进来！”郑伯朝管门人喊道。那么究竟他的真实大名是如何取的，是农村里的习俗把男孩子名字里加上动物，比较好养呢？还是由于他出生在狗年，容易叫？不得而知，无人去考查证实。包括校领导在内的人听说这事也一笑了之，继续喊他“老郑”，我们年轻人还是叫他“郑伯”。

郑年从朝鲜回来后，碾转来到了杭大工作，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他右手的小指断了一大节，是个荣誉残疾军人。怎么没了小指头？大家只知道他是个侦查兵，除此他从来不提起另外事情。另外和他握手感觉怪怪的，像握着半只手。郑伯在专家楼几乎是无事不管，餐厅宴会事宜是他工作的重点。除了供应在住人员的3餐，校级和系级的宴请筵席则是不间断的。

郑伯的一个爱好是把筵席上没有吃完的菜肴集中起来，煮一下，第二天中午就有了他说的“百味菜”了，绍兴酒一盅自得其乐。有时我也参加他的“百味菜”宴，发现原来所谓百味其实是一味。

有一段时间，开始是一，二个外籍老师，后来好几个，向外办反映家里的东西丢失。由于每天做卫生的服务人员是好几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个一块儿做，有男有女，一时较难揪出那个小偷。这事也惊动了学校保卫处，开会研究怎么破案，郑伯建议改成责任制，进入宿舍搞卫生要登记以便锁定目标。不久小偷又出现了，专偷卫生巾。外教的女用产品是专门从国外带来，而且数量有限，虽然不久小偷被锁定，原来是个临时工所为，虽然是破了案，但是她已经用掉了偷来的东西。大家都很着急怎么弥补，郑伯骑着车在城里寻找市场上有没有同类质量的用品，那时的国产女用产品老外用不惯，到了90年代初国内生产线才生产出和国际接轨的这类用品，也就有了一些人恶意抢注“姚明牌”卫生巾事件。现在怎么去救这个急呢？

我的高考经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承维琦

自从彩虹群群主李记定要求我写一篇我的高考经历，我一直记着我的承诺，虽然答应群主会尽快写好，还是由于懒散和瞎忙，拖到今天才交卷，请原谅。

我高中毕业后和大家一样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和可能，唯一感到幸运的是我哥哥那时已下乡，我可以留在城里找工作。后来我进了一家化工厂在三聚氰胺车间工作。我当时不知道三聚氰胺为何物，看到生产出来的三聚氰胺产品是白色无味的粉末，感到工作环境还挺干净的，工作虽然是三班倒，由于整个车间是全自动管道化生产，上班时也只是穿着工作服每隔半小时监测和记录反应炉的温度而已，产品生产出来后由男工负责包装，所以工作还算轻松。我当时还暗自庆幸我的运气。后来从工厂技术员口中得知三聚氰胺是有毒产品，尤其是女工，在这个车间呆久了以后会影响生育的。我这才如梦初醒，原来这么轻松的工作是没人要做的。看来进这个车间门容易要逃出这个车间是非常困难的。好在参加工作后没不久就到了 1977 年得知所有有志青年都可以参加高考的喜讯。我暗暗告诉自己这是唯一可以逃离这个车间的机会。

为了迎接高考，我经常是白天复习功课晚上上夜班，因此上班时老是无精打采。为此挨了车间主任不少批评。记得有一次我手指受伤（我已忘了是否是故意这样做的）无法扳动阀门，我当时兴高采烈地去找车间主任请假，被他臭骂了一顿。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臭骂我时的情景。他是一个皮肤黝黑，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时常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在车间里来回走动，脏活累活总是冲在前面的汉子。从车间主任的角度看他是个好人。他的观点是既然已成为女工，就该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每个车间工人不论男女都应该像他一样为了工作可以迟下班不睡觉蓬头垢面！当他看到我举着受伤的手指要求请假时他自然明白我的真正用意。于是他用带着黑色工作手套的手指着我的鼻子说当工人哪来的这么娇气，轻伤不下火线！我心里诅咒他但不敢露出来因为我不知我能否有机会逃离这个车间。好在我所在班的班长阿花（我忘了她的真名）知道我的心思，偷偷叫我躲在车间主任看不见的地方看书，我的工作她来做。我至今一直记得她的善良想报答她，可听说她已去世，也不知是否与这个有毒的产品有关。

由于我的车间主任知道了我的小心思，要想得到他的同情上班偷偷看点书那是不可能的事！为了逃离我不喜欢的工作我利用一切时间拼命复习，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阶段。一天早上下夜班我晕乎乎地骑车回家，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没注意到迎面过来的大货车，和大车相撞，我的自行车被压在轮子底下，我被撞出老远，当场失去知觉。等我醒来时我已被路人送往医院。由于撞车地点离我爸爸的工作单位不远，有人认出躺在地上的是老承的女儿，赶紧通知我爸妈去医院看我。我醒来后我爸妈告诉我当他们赶到浙二医院急诊室把躺在病床上的病人找了一遍没找到我时，我妈当场就崩溃了以为我此时已被送往太平间。后来发现我坐在急诊室的一个角落里，捧着右手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我见到爸妈后的第一句话是问我的自行车被压坏了吗？我爸妈又好气又好笑，说好在压在大货车底下的是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的自行车，不然的话，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他们带我去拍了片子。医生告诉我是脑震荡加右手腕骨折。上了石膏后医生要求我住院观察。这时离高考还有5天！我真不甘心我的高考梦就此戛然而止。我妈妈的一位朋友（浙大的教授）得知这个消息赶来医院看我，当他看到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就建议我妈妈允许我5天后悄悄离开病房去考场看一下考卷，以便我准备下一年再考。妈妈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就同意了因为她知道这样做也许我会恢复的快些。

妈妈事先与主管病房的医生说了我的请求，医生也同意了。记得高考那天我天没亮就起床了不敢惊动同病房的病友，在病房门口我要求妈妈帮我卸下石膏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右手吊在胸前考场的工作人员是肯定不会让我入考场的。当我进入考场看见考卷后，我发现好多问题我还是能够回答的。那时不知哪来的精力完全忘记了我是个右手手腕骨折外加脑震荡的病人。在考场里开始我是用左手写字的，由于从来没有用左手写字的习惯，字写得很慢，且难看。为了抢时间我开始用受伤的右手写字，可是当右手写字一用力就钻心的疼！怎么办？让我此刻离开考场太艰难了！我于是用左手捧着右手继续答题，这种奇怪的写字方法引起监考老师的注意。他几次走到我面前问我能行吗，我告诉他我真的没事。由于用右手写字写多了从开始的钻心痛变成钝痛再到最后变麻木了。神奇的是脑震荡也不来捣乱，我就像是服了兴奋剂奋力疾书，由于答题本上字写得歪歪扭扭，几乎没有赢的可能也就没有了任何负担，我只是将我所知道的都写上，考完试我就让等在考场外的妈妈帮我再绑上石膏陪我回病房休憩。第二天再如法炮制。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又过了一段时间，发榜的时间到了，我没心思去关心发榜的事因为我知道录取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居然收到了体检通知！难道说我文化考试过关了？我想也许是我的举动感动了上帝！当然我体检是肯定被刷下来的，不过我已很开心了也对明年再次参加高考信心倍增。我知道我逃离这个车间的时间快到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感谢三聚氰胺！如果没有三聚氰胺我现在就是个下岗女工！是三聚氰胺让我没了退路奋力挤上了高考的独木桥！

对第二次高考我好像印象不是很深，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特别书写的也许是有了第一次高考的经验第二次考试比较顺利吧。大学毕业后又经历了几次在我的生命中比较重要的考试比如1990年参加申请British Council奖学金的考试，法学博士论文答辩和后来受越南司法部邀请去越南介绍我的博士论文因为我写的是中国的国企改革以及帮助越南司法部修改越南国有企业法。我想我能顺利通过后面的几项重要考试得益于第一次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不放弃不认输的努力和尝试。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的高考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陆璇辉

我的高考已整整过去 41 年了，然而当年的那情那景至今历历在目，依然让人难以忘怀。

我一共参加了两次高考。1977 年 9 月，那时我在浙江大学机械厂上班，一天下午，同车间的王师傅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我听后立刻兴奋起来。其实，恢复高考的消息在 1973 年初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时就有传闻，当时我在杭一中（现在的杭高）读高一，也就是说以后读大学要高考录取，而不是采用推荐录取工农兵学员的形式。当时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心心念念地期盼着一年后我们毕业时能参加高考，然后进大学。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973 年底的一场“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邓小平又被第三次打倒，高考一事就此搁浅了。1975 年初我高中毕业，由于我们家两位姐姐都已离开杭州，大姐去了临安的小三线工厂，二姐回老家无锡务农，按政策我自然就可以留在杭州了，但是毕业后的半年里我无所事事，那时的国民经济相当低迷，工作不好找。后来只好去打临工，起先去了建筑工地做临时工，工作就是拌水泥浆、抬水泥和搬砖，由于干的是体力活儿，饭量特别大，一顿可以吃半斤米饭。收入每天 1.6 元，这在当时的临时工里面算高的。1975 年底，街道通知我，说有一家无线电厂在招 8 角工，我立马放弃了建筑工地的临时工，去了浙大附中的校办工厂——九二无线电厂，当八角头（即一天八角钱的临时工），虽然工资没原来高，但是我从小有爱好无线电，小学时自己组装矿石收音机，初中自己组装半导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体收音机，从来复式半导体收音机一直到外差式半导体收音机，高中时自己能组装黑白电视机了，所以一听说是无线电厂就特别中意，第二天就去报到，工厂就在现在的曙光路上，工作了将近一年时间，我省吃俭用，攒够钱买了一只杭州牌手表。1976年12月，我被招进了浙江省邮政车辆厂，当了一名学徒工，浙江邮政车辆厂原来坐落在莫干山路的沈塘桥，隶属于浙江省邮政管理局，主要生产西湖牌摩托车。由于厂里进了一台插齿机（生产齿轮的机床），厂内没有人会用，就派我去浙江大学机械工厂学习插齿机的操作。我去浙大机械厂学习期间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3个月就能独立操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缘故，工厂内几乎没有高中生，所以我学历算高的，但是看到一位文革前的老大学毕业生的工程师在看外文书和资料时我就特别羡慕，期待将来我也一定能看懂外文资料。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像黑夜里的明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1977年的高考，由于积压了从1966年至1977年10多年期间的考生，所以浙江的高考分为初考和统考两次进行。离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初试考两门，数学和语文，由于高中毕业以后基本都在打临工，学业也荒废了，为了高考只得抓紧时间复习，但是高考复习资料极其缺乏，由于恢复高考的消息来得突然，新华书店有关数学语文的书籍早已售罄。我不得不去借，借来的资料只能用一天就得还，那时没有复印机，我就抄，来不及抄，母亲就帮着我一起抄，因为第二天要把复习资料还给别人。高考复习期间还要上班，我就把资料带到车间偷偷的看，我师傅看见了非常理解，睁只眼闭只眼允许我上班时偷偷地复习。就这样匆匆忙忙复习了不到一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个月就上考场。初考后自认为考得不错，果然初考不久后就有了结果，我们厂报名高考的5个人中有3个进入了复试。

复试时间是1977年12月15日-16日，考试科目5门，数学，物理化学（合在一起考），语文和政治。复试我感觉考的不错，不久就通知我去体检，身体一切良好，我就一边上班一边等通知。大约一个月后我们厂有两位考生拿到了录取通知，一位是南京大学外语系，一位是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院），而我的录取通知一直没有来，我就通过关系去省招办打听，因为我父亲当时还没有完全“解放”，文革期间的政治问题还留着尾巴，而且受两个“凡是”的影响，结果我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那段时间我十分苦闷，在厂里上班都抬不起头，碰到好朋友我也避开走，生怕别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录取。

1977年很快过去了，年底我在浙大机械厂的实习期也结束了，我回到原来的工厂上班，开始了三班倒的工作，时间来到1978年的5月，高考又开始报名了，是否报名参加高考，我们家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我母亲为代表，她认为我现在有这么好的工作，以后大学毕业还要面临再次分配，不一定有现在这么好的工作。另一派以我父亲为代表，说读大学是趋势，未来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分配之事不必现在考虑，事在人为嘛。其实考大学的最初想法是从小受我舅舅的影响，我舅舅是五十年代留学苏联的第一批留学生，后来在北京的中央编译局工作，我父亲从小就激励我长大后像舅舅那样好好读书。那时起我就立志要读大学，所以我不想错过考大学的机会，毅然决然再次报名参加高考。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记得 1978 年的夏天特别热，高考复习也相当艰苦，由于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读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是“停课闹革命”，文化基础比较薄弱。当时有许多课程都没有系统学过，特别是物理与化学，物理学的是三机一电（拖拉机、发动机、抽水机，电动机），化学课没有教过有机化学。因此我不得不利用 3 个月左右的业余时间把没有学过的课程补上。我新华书店排队买了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7 册，我每天下班回家后就开始看书做习题，错的习题就把它钩出来，过几天再做，实在不懂，就找一起复习的同学讨论，一直到搞懂为止。时间很快到了 6 月，1978 年的 6 月天气特别的闷热，气温徘徊在 37-39 摄氏度，那时家里根本没有空调，电扇也很少见，我插队在老家无锡的二姐，她从微薄的工资中买来一家校办工厂生产的一台 20 厘米的小电扇，没有快慢档位，开起来像直升飞机，呼呼的响。每天下班回家，我就打着赤膊，在桌子边上放一桶井水，因为井水比较凉用于降温，就这样坚持复习到夜里 12 点，第二天早上再继续去上班。在考前二个星期，我弄到了两套高考模拟考卷，我认真地按规定时间做了一遍，自我感觉良好。1978 年高考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考，时间安排在 7 月 20 日，21 日，22 日三天。我的考场是在文三街的学军中学内，考试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选考），由于文革时英语课没有好好教，我没有选。考完从考场出来，我的总体感觉不错。只是语文把握得不好，作文题是改写文章，这个题目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加上文革时期语文主要是学毛主席语录，基础不是很好。其他科目比较有把握和自信。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过了大约一个多月，高考分数出来了，我的分数进了第一批录取分数线，不久通知我们去体检，我们厂当初有5位考生，有4位考生接到了体检通知，体检也顺利通过。接下来就是等待录取通知的难熬过程。9月份录取通知陆续发出了，当我们厂两位考生接到录取通知时，而我没有接到时，我开始焦躁不安起来，我想会不会又像77年那样。我1977年过了录取分数线，由于政审未过，没有被录取。这次总分过了第一批录取线，结果第二批录取通知都发了，我厂里与我一起参加高考的同事都收到录取通知，而我还没有收到。我非常焦急，第二天我请假骑自行车去当时位于杭州众安桥的浙江省招生办公室咨询，接待我的是位和蔼可亲的50多岁的中年男人，别人介绍他是省招办副主任，我告诉他，我高考成绩是360分，已经上了第一批录取分数线，但是至今未有任何消息。他把我的情况记了下来，告诉我，这种情况相当多，让我回去等消息。果然大约10天后就收到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那天下午我早班下班回家，收到邮递员送来的挂号信，我急不可耐地拆开信封，一看是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我特别高兴，我拿起篮球跑到我家对面的杭十二中的篮球场去打球，碰到一起复习的同学就告诉他们，那种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只有经历过那种苦闷难熬的日子的人，才能体会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对我是何等重要。

报到那天，我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去杭州大学报到，当时杭州大学的学生宿舍很紧张，杭州市区的同学都被安排走读，还好我家离开学校骑车只需20多分钟。几乎每个同学都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将彻底被改写。入学时，我的同学中最大的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有些同学进校的时候就已经是两个孩子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的父亲了。我们班最大的同学是1946年出生的，最小的是1964年出生的。我是班上年龄中等，入学时21岁。走进大学校门，虽然办公楼的墙壁上文革遗痕清晰可见，但是毕竟是恢复高考后的考生，给校园带来了勃勃生机。

1978年的秋天，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自那以后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从本科毕业分配到杭州大学经济系工作，后又考到杭州大学物理系的硕士研究生，以及作为访问学者出国，去了德国和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一路走来我无怨无悔，我庆幸自己当年的正确选择；庆幸自己在有生之年赶上了高考，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高等学府的教授。

（2019年初夏于求是园）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们在中文系的求学日子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张跃

一来二去，这曾经在杭大中文系学习的岁月都过去了近四十年，你若说它如梦如幻如丝如云，都嫌怎么形容得也一点不过分。那份眷恋之情在心底深处有时浓厚得象一曲醇酿，始终不能释去，连自己也为之吃惊。

一、我们的校园

我们当时的校园，更确切地说是中文系的校园，座落在杭州城北上宁桥的西溪河畔。西溪河应该是个不错的名字，但当时怎么看却略嫌寂寞，河道杂草丛生，河的一边是七十年代的数幢灰白水泥建筑楼，有居民居住，一座简陋的小桥供人跨河而过，另一边则由柏油路铺就一条细道，照例也无自行车道和行人走道，二辆公交车勉强相交通过时，且总是扬起一片黄色的尘土。但西溪河畔又夹有一片可贵的绿色和清荫，众多高大的绿树和枝叶在轻风摇曳中，倒映在有些干枯的水面中，掠起一汪水鸟，为清谧的地块增添了些许情趣。

当我踏进校园的时候，我则被惊喜、惊奇和惊异的不同情绪所包围并起伏不已。校园是西溪马路对面的一处寂静场所，门口方形门柱上杭州大学中文系七个鲜红的大字醒目地把人带进一个绿树环抱的小天地，也无路牌和号码，里面约有不到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有二幢五十年代建造的大屋顶飞檐翘角的行政楼和教学宿舍楼，前者在校园的进口处不远，后者呈 L 字形由校园左角触底一字排开。校园的后摆是一丛稻田和荒芜的绿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草，开有一扇小门，有时关着，可通往隔壁很有些喧闹的杭州外语学校。



（图为现存的原中文系行政楼）

刚入学的我们被安排在宿舍楼的一二层，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没怎么进行粉刷，走廊上略嫌黑暗和肮脏，由于刚成为大学生的兴奋，也没顾及太多不适。我当时被安排在二楼厕所对面的一间宿舍，有高低铺同仁六人。因为新奇，便在这不大的校园自得地神游一圈，看到我们宿舍楼外的平地上，还时有鸡鸭齐鸣，原来校园内有居民杂居，个别教师和外单位的人窝居于此，人们进进出出，走廊上堆放许多杂物，狼藉一片。



（图为现存的原中文系学生宿舍楼）

我忽然为这校园与我想象的一丝距离而百感交集。这儿没有想象中的廓大，没有无尽的教学楼排列成序和运动场图书馆交错成行，这儿莅临在校本部之外，只是作为大家庭分支的遥远一角，它让我们在四年的求学之中，为进入百米外的校核心奔波来回，比如上体育课、校图书馆借书、在校剧场开会或看为数不多的电影、在校书店购书等等。当时在外同样比邻一角还有附近的政治系和生物系，算是让我们感到同盟的可贵和凄凉共享带来的快乐。

我们上课的教室先在宿舍楼的一层。由于教室不够大，也由于我们一百多的学子总数庞大，只能将人数分为三个班，并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在三个教室进行交叉上课。这种浪费教学精力和时间的做法，不久得到了改变，我们三个班被编成二个大班，并将已有的图书室改为大教室上课。却还是嫌过分拥挤不便，继而升级到校园内的一个大礼堂去上大课。大礼堂说是大礼堂顶多可被看作是一个大仓库，我总是被它那单薄粗糙的外表和空间所震撼。一百四十多张右侧有一块可以放置本子的椅子，象海洋中的碎礁一样星罗密布齐聚在礼堂中，礼堂没有吊顶，有无数根房梁从空中赤裸裸地横跨而过，地面不知是为了省钱还是其它原因，没有铺上水泥，只是极其生态式的泥坪，散发出一阵轻微的潮气。礼堂后部有一大截空地，可以让人翩翩起舞，只是不太平整很有些夹脚。



（图为中文系七七级学生三十年纪念日在原中文系行政楼前
全体合影）

然而也就是在这校园大礼堂和及其它简陋的图书室、操场、食堂等的包围中，由远及近，由近及深，最终把我们四年的校园生活捆扎得严严实实，甜甜蜜蜜。2011年，当我们阔别多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年，同学聚会专门来到这个已借归还省总工会干校、曾经让我们惊喜、惊奇和惊异的校园时，寻访到那河畔、宿舍、教室和大礼堂，往事涌怀，历历在目，一再感叹岁月的流逝和对校园的无限感慨和亲近。

二、我们的爱情

那时我们都是年龄跨度很大的一班同窗，既有刚从中学还没有读完便招考进来的少年，也有儿女已成行的父亲母亲，还有血脉旺盛身体诸多发育完成的纠纠青年，都到了向往爱情，期望收获爱情、追求爱情的大好时光。一进学校，先被不成文的规定通过各种渠道告知，除了已经成婚的以外，不再提倡新生的男女恋爱。于是第一感觉，这比刽子手还更无人情更残忍的做法，将把四年的学子们对爱情的任何尝试，做成空中楼阁，纸上画饼。在不可阻挡的生理要求的冲动之下，没有谈过恋爱的人，谈过恋爱的人，已成婚没有机会见到老婆的人，便反抗开始，用各种方式冲击对于封闭男女感情的障碍和堤坝。

我细数起来，大约有这样三种方式，一是结过婚的个别老三届同窗以暗示或直截了当的引诱渲泄对男女感情的美好冲动。几乎每个宿舍之内都有一个结了婚拖儿带女的老三届同学，我所在的宿舍也不例外，叫吴晓被我们一致称为大哥的，为人极好，富有才华，上学时已有二个孩子，在我们对面宿舍也有一个成婚的姓周的老三届大哥。周常故意对未婚的同窗大声宣扬获得老婆的幸福，于是常常在夜半中，我们能听到对面宿舍中，在一帮童男子的要求下，周同学津津有味地叙述闺房秘事，招致爱情没有任何经验的室友激动不已，笑声嘘声不时传出门外。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二是也有少数胆大同学开始偷吃禁果，不惮任何束缚开始男女交往。他们私下开始约会，在教室中眉目传情，在校园中玩失踪，闲暇赴外偷着游山玩水，包括我们班中最终有幸产生了而后走在一起的几对夫妻同学。三是陈世美式忘恩负义的故事出现，丰富了当时爱情多样化形式。在学校中先是出现了徐广元事件，政治系的徐同学因欲将农村已成婚有孩的妻子在上大学后予以抛弃，被报刊上揭秘后，让当时充满道德情怀的社会对校园骄子进行了强烈谴责，于是徐同学被勒令退学凄然回乡，算是为民女伸张正义。二十年以后，当我偶然在徐老家县城碰到徐同学时，其将我归为短暂校友，并黯然问我认识其否，我只是哑然。他说自己就是当时全校轰动一时臭名远扬的徐同学，我被眼前这个面目苍然、在一个社会角落冷落谋生男人的意外出现震惊，喉咙有些哽咽。

有趣而让人发噱的是在学校求学期间个别在校园中成就婚姻。会敲一手伶俐快板的余同学，因入学前为县剧团演员且年龄偏大，学校学习期间特许得以成婚，于是新娘来校走访新郎，完成新婚之夜，我们大喜过望。记得临时新房就布置在大礼堂一侧房间，设施十分简陋自不必说，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出钱纷纷送些薄礼和新婚嫁妆，我所在小组送的是一只塘瓷脸盆，同学们大呼小叫目送作为庆贺。第二日蜜月的早上，我们的目光齐刷刷地盯着那礼堂出口，似欲从余同学的脸上找到焕然一新的重生感觉，调侃的笑声时时从四处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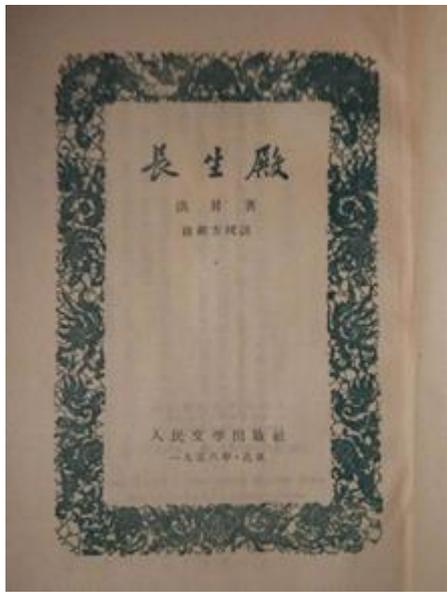
三、我们的讲台

荣幸的是，当时给我们授课的都是学校的精英。中文系曾是个学力雄厚出过不少名师的院系，比如夏承焘先生是闻名全国的词学泰斗，蒋礼鸿、王驾吾、徐步奎先生等在国内学术成就蜚然，文革前就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这些先生除夏不在校之外，先后都为我们亲自上课，且谦和温婉、风度翩翩让人充满崇敬之心。王驾吾老先生上课为我校正名说，中文系是浙大文理学院的班底，无论是历史沿革，还是人文实力，都不在他校之后。教职人员如蔡良骥、郭在贻、吴熊和，陆坚、蔡义江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对学生视如家人和孩子般的平和亲密，则让我们获取知识之余，在人格上与学习能力上也受益非浅。

教学中，留下深刻印象有长歌善吟的刘操南老师，那时约已有五十开外年纪，矮小生动，富有戏剧性变化，其对古典诗词的痴迷和入情无人能及。记得第一次在上其《楚辞》课时，其先自陶醉，二眼低迷，口中说到动情处，便仰其颈部，用极古怪的唱腔开始拖腔吟颂《楚辞》中的帝高扬之苗裔的诗句，将我们这些在文革歌声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一下掉进了雾里云里，弯着腰笑成一片。刘先生逢诗必唱，丝毫不嫌犹豫。另一姓刘的一新老师教现代文学，天生一个瘦高的身躯和满身激情的夸张个性，说话时快速如机枪扫射急不可挡，在上现代文学名家沙汀的三十年代名篇《在其香居茶馆里》时，分析其中小说主角那幺吵吵，表情激越，叽叽喳喳，手舞足蹈，同学干脆把他本人叫为那幺吵吵，笑成一团。教古典文学的邵姓老师，字迹清秀，能在黑板上书出极漂亮的板书，只是让学生大量摘抄他板书上的教学内容，让我们有些烦闷。教写作的汤姓老师，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因住在校园内，在我们眼里是个爱妻模范，常看到他在教学闲暇，带着美丽的老婆在晚餐后悠闲散步，十分幸福。



（图为徐步奎先生《长生殿》校注本）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徐步奎，曾著有古典戏曲名著《牡丹亭》、《长生殿》的专注，是全国知名的戏曲研究大家。我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和内容以一古杂剧为题，专门论及老夫少妻在封建社会的不合理性。当我将其提纲交给他时，他曾含蓄邀我西溪河边小坐，我们一起漫步，他边走边聊建议我稍作内容调整，将老夫少妻之题变一新题目，而我不知老师也有老夫少妻

的难堪经历和劝说的良苦用意，则顽固不化，一再坚持提纲不变。待我将毕业论文最终交付老师定稿时，老师则无比宽容地对论文最终作出良好评价，让我至今对自己的不识时务充满愧疚，对他的正直善良和可贵人品无比钦敬。

四、我们的学业

在文革后第一批考试入学的我们，对学业的勤奋和用心，也是史无前例。入学之后，除了白天认真完成各类授课之外，校园内课余的教室始终人满为患，无数的同学，不管年龄是大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是小，都匍匐在课桌之上，仔细阅读各种书籍、课余资料和学术文本，除了饭堂吃饭，无不放弃休息和假日。晚上教室皆灯火通明，几乎每个同学都有在教室迟迟不肯离去的难忘经历。

那时我们最激动兴奋的还有二件事，一是购书。新华书店出售外国文学名著时，中文系同学常倾巢而出赴外选购，怎么都不辞辛劳。杭大的新华书店，文二街的新华书店，更是大家热衷而不弃不离的亲密场所。当半夜排队和多次往返购得书籍时，大家引吭高歌，兴高采烈，以为一生的幸事，并把购得的书藉象宝贝一样珍藏在自己的书箱里，那怕同窗室友也决不肯轻易出借。二是听讲座。记不清是大一还是大二的哪一年，先是越剧电影红楼梦的名导岑范来中文系讲课，在那个大而无当的大礼堂中，岑导坐在一个小桌旁，风度倜傥，语言叙述极度幽默俏皮，把我们全系的同学听得一愣一愣的，随着他的谈笑风生，大家此起彼伏，忽而低笑，忽而大笑，忽而短笑，忽而长笑，完成了一次我们最不能忘情的文化讲座。而后在学校的剧场中，我们又聆听到了著名戏剧家曹禺的报告。全系百多号人早早到了现场等待，曹禺先生象活佛一般的园胖身材，慈眉善目的笑脸，还有一口极其纯真的京腔，都让我们无比倾倒。他的再婚妻子京剧名伶李玉茹优雅地陪伴他身边，随时为他润嗓倒水，让我们这些年轻学生暗地里奔涌着实心实意的美好祝福。我们多次为曹禺先生精彩论述所沉醉，也为我们能当场目睹二位电影和戏剧大师的个人魅力和风采而折服并荣幸，报告结束后久久不忍离去。

除了学业，课余的生活虽单一也无不孕育着生机和活力。系的校园隔壁紧贴的是一个新迁址过来的国家海洋二所，大兴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土木完成新建筑不久，却对我们这些学生十分友好。因为是穿军服的军人，所里经常在其新操场上由部队放映电影。看电影是我们从来的最大爱好，有电影的夜晚常常有力冲击我们在教室中的学习关注度，在吃过晚饭后，很多人就溜进所里去看免费的电影，所里的门卫则宽容地将我们放入。下午四时以后，则通常是同学体育运动时段。多以打排球为主，校园中会不时响起排球的抛起声和吆喝声，我在这里学会了对排球的发球传球和技能，并强身健体。同学中创办了业余社团，取名扬帆诗社的社团一时搞得风风火火，不少后来我们中有些名气的诗人就是起道于此。记得还有我们一位杨同学，对新闻业务情有独钟，创办了油印小报星期一晨报，一时也让我们大快朵颐。热衷戏剧表演和广播朗诵诗文的陈同学吴同学等则用极佳的礼堂演出和朗诵，为我们的校园生活增添了丰富内容，让我至今难忘。

（2019年6月12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桑榆未晚·夕阳依然多彩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钱晓霞

1977年我参加高考时，那份纠结至今难忘。我想过要当医生、作家、记者，就是没有想过要选择英语作为自己的专业。我在高中时英语并不是强项，虽然常和好朋友一起偷听美国之音的“九百句”。最终选择英语专业是因为我的一个梦（每每说起这个梦，身旁的朋友多是撇嘴表示怀疑，但这是真的），在梦里我随一个代表团到了一个国家，一下飞机我居然啥也听不懂啥也不会说，一着急就醒来了。醒来后的决定就是准备报考英语专业，希望自己将来能做个翻译，走遍天下。

由于家庭的原因，我的高考之路非常曲折，第一次参加体检和口试后被告知政审不合格没有被录取；第二次又差一点与大学失之交臂。后来听说是杭州大学英语系参加招生的老师在一个角落里翻出了我的档案。这对我是个不小的打击。可尽管如此，在杭州大学的岁月成为我难忘的的经历。尤为难忘的是我在同学中交了不少心有灵犀的好朋友，如我的同班同学周黎明、关颖、应亚平等，因为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常在一起讨论文学、艺术、历史等，交流阅读心得。大学本科时印象最深的课程就是张绍儒老师的《欧洲文学史》。我在高中时就读了大量的欧洲文学名著译本，到了大学又开始啃英语原著，但通过张老师的课，我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似的阅读才有了比较明晰的构架。

英语专业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但这个精彩世界大都还是间接地通过文字、绘画、映像所展示的，同时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教书生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涯，这期间虽去过澳大利亚、美国和奥地利学习或工作，然而，一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真的很穷，二是因为学习和工作压力使得自己无暇顾及其他，除了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和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几乎没有外出旅游过，可从此心里有了一个情结，很想哪天能够在不同的国家潇洒走一趟。

这个情结直到退休后才得以慢慢地解开。退休前要应付生存问题：教课、搞研究、评职称、养家、陪伴孩子，退休后这些负担就全卸下了。早年的愿景开始萌动：去看世界。星转斗移，现在的中国与30、40年前大不相同了，国人出国旅游已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只要身体健康，又没有养家的负担，可以说走就走。掐指数来，从2010年至今，我已经走过了20多个国家，多数是在在欧洲。这里又要提到张绍儒老师的《欧洲文学史》课程对我产生的影响以及当年的同学不断提供给我的知识补养，如关颖对美术和音乐作品的见解、周黎明对戏剧和影视作品的评论以及应亚平在诗歌和音乐方面的造诣。所以，每到一个国家，我都会刻意去看一看曾经读过的作品里描写过的场景，去应证电影里、绘画中以及戏剧里的出现的景致或典故。

我大都是跟团旅游。其实自由行或团队游分不出所谓优劣，因人而异吧。有人喜欢到一个国家自己慢慢游，深度体验当地的生活。而我更喜欢“按图索骥”，先列出一个清单，去哪里？想看什么？再去寻找合适的行程。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有机会和条件出境旅游时，大都已过知天命之年，若要看世界，余生已没有有足够的时间来慢慢体验异国风情了。现在选择旅游产品就像超市选货一样，可以在某个旅游平台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一般一个国家会有十几甚至几十条不同的行程。我在决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定去哪儿之前，都要做一番功课的，会阅读相关的书籍，会看BBC或National Geography制作的英文纪录片，会去阅读别人的游记，会写攻略。选择行程时，景点是第一考虑要素，价格是第二位的。

我很幸运，几乎每次出游都有情趣相投的好友相伴，尤其是79级的几位学妹，她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不错的建树，现在退休了或快退休了，都希望用“行走世界”来丰富和着色自己的“晚年”。因为大家来自同一个专业，兴趣爱好又比较相近，因而在旅途中常会就某个国家的文学、建筑、历史、



宗教、艺术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论。曾听说过一句嘲笑中国游客的顺口溜：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家忘掉。但这绝不是我们。我们的出游体验不仅非常欢愉，而且知晓丰富，行万里路犹如读万卷书。

我们赶上国家的开放时期已近而立之年，为了谋求

事业和照顾家庭历经辛劳浮沉，直到退休后才看到海阔天空。虽已年过花甲，但桑榆未晚，夕阳依然多彩。

事业的开放时期已近而立之年，为了谋求

杭大人足迹

史晋川文集（第一卷：经济理论与思想史）

序言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史晋川

回顾自己近 40 年来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经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可以说是入门时最早开始接触到的经济学。

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并在国内接受教育的一代人，我们这些学者最早接受的经济学理论知识，自然是作为当时国家意识形态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记得少年时代，正值“文革”爆发，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上乱糟糟的，学校也都在停课闹革命，无书可读，于是在家里翻箱倒柜胡乱找书，最早见到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就是父亲书柜中苏联学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政治经济学辞典》。在杭州第二中学上高中时，班主任邵思忠先生是教政治课的老师，曾在年级里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小组，指导我们读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文章。尽管读得很认真，可也谈不上有多少认识体会，但确实在心里埋下了一点点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的种子。高中毕业后，我主动报名上山下乡，作为知识青年赴广阔天地插队落户三年，去农村时也带了几本哲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书籍，日常干农活之余或农闲时节，也会抓紧时间读读书。

1978年年初，恢复高考进入大学后，我先读政治学专业，后转入经济学专业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必修课程，上课时发下来的教科书就是徐禾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这是一本当时非常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同学们都学得刻苦用功。从大学二年级到三年级，在上《资本论》课程期间，我曾经非常认真地捧着三卷本《资本论》通读了两遍，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论》，又从头到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三卷本）和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三册）。大学读书期间，为了更好地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经常去杭州中山中路的旧书店淘一些仅供内部参考的白皮书来读，例如比利时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下卷），就是在那时读的。此外，那个时候也读了一些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教科书，例如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明兹教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时读后就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事隔多年，我在新华书店看到明兹教授的著作《现代政治经济学》时，倍感亲切，毫不犹豫地就买了一本回家。

进入大三下半个学期后，我的学习兴趣开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地转向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现在想来当时主要是受了三位教授的影响。第一位是浙江商业专科学校的金家麟教授，他来杭州大学经济学系开设有关商品学的专题讲座，讲课内容涉及效用、边际效用和消费者选择行为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经济学概念，令人耳目一新。第二位是复旦大学宋承先教授，当时应邀来杭州大学经济学系为研究生开设“西方经济学”系列讲座，我去蹭了几次课，又托人弄到了油印讲义，听后读后，宛如进入了一座新的经济学理论殿堂，激发起极大的学习兴趣。第三位是本系的蒋自强教授，曾师从王亚南教授，他为本科生开设的“经济思想史”课程，从古希腊经济思想一直讲到19世纪的经济学边际革命，令人大开眼界。自此，我打定了主意要去考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生，一心想拜宋承先教授为师，学习和研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这是当时研究生专业设置中，属于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其中一个研究方向名称，也就是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当年，国内大学里专门从事国外经济学说教学研究的教授屈指可数，其中辽宁大学的宋则行先生（20世纪40年代研究生毕业于剑桥大学）被称为“北宋”，复旦大学的宋承先先生（20世纪40年代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则被称为“南宋”，由此可见两位先生当时在学子心中的学术地位。此后在大学的一年多时间里，我除了补习高等数学知识外，读得最多（也是反复读）的书就是这么几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1981年前只有内部出版发行的第十版英文影印本，后来出版发行了高鸿业先生翻译的中文版）、宋承先教授的《西方经济学讲义》（三册）、陈岱逊先生为会长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的《国外经济学说讲座》（内部讲义60讲），以及许涤新先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其中专门设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同时也读了埃里克·罗尔的《经济思想史》等一些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和教科书。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产阶级经济学的演变》。1981年年底，临近大学毕业时，我幸运地收到了期盼已久的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读研究生的近三年时间中，在宋承先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宋先生亲自为研究生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现代经济理论专题”课程，同时还要求我们尽量去数学系选修“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和“线性代数”等数学课程。当时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虽然还没有正式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但是，宋先生还是为研究生推荐了美籍华人经济学家蒋中一（Alpha C. Chiang）教授的《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中文影印本），指导我们专业的研究生学习，培养研究生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

研究生专业基础课程学习中，除了读各种指定教材外，宋先生还要求研究生阅读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名著，例如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课程学习中，就要求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克莱因的《凯恩斯的革命》、G. 阿克利的《宏观经济理论》等等。记得在“现代经济理论专题”研讨课的学习中，宋先生在主持经济增长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等专题的课堂讨论时，不仅要求研究生阅读哈罗德、多玛、李特尔、鲍莫尔等经济学家的经典著作，还让师兄许强（后赴美国留学获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帮我们去校图书馆复印《经济学文献杂志》和《经济学杂志》中有关经济理论专题近十年研究进展的综述性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文献（survey），要求认真阅读。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在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有关现代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方面的训练，应该说在国内大学中还是比较系统和相对领先的，为我们这些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经济学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

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写的第一篇比较规范的经济学位论文，也可以说是经济思想史的习作，是研究瑞典经济学家维克赛尔经济思想的，这是一篇上宏观经济学课程时提交的学期论文。宋先生在讲述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时，提到了维克赛尔宏观经济思想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比较，当时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连续几个月泡在复旦大学文科教师阅览室，认真研读了维克赛尔的《利息与价格》等著作，同时也研读了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的《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米尔达尔的《货币均衡论》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物价与生产》，还尽量去找了一些有关瑞典学派的研究文献来扩大阅读范围，最后撰写了一篇有关维克赛尔的货币和累积过程理论的论文。1986年，我在杭州大学教书时，协助蒋自强教授编写《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这部教材时，就以当年的这篇有关维克赛尔经济思想的论文为基础，撰写了“瑞典学派”这一章中瑞典学派理论渊源的内容。这篇论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直至1999年浙江大学为中青年学者出版论文集，才收入《经济理性与经济学家的使命》这本书中。

1983年底，研究生学习的第二年快结束时，开始进入了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阶段。在宋先生的指导下，我最终选择了新剑桥学派奠基人之一的彼罗·斯拉法作为毕业论文选题来进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行研究。研究斯拉法的经济思想，一定会涉及斯拉法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两个剑桥之争”）和斯拉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价值转型问题”）。由于我当时自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算比较熟悉，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也读过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盐泽由典的《数理经济学基础》（这是一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数量经济学著作）和英国经济学家米克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等书，同时在经济增长理论专题研讨课中，也比较认真地读了萨缪尔森和罗宾逊夫人等人关于“总量生产函数”争论的部分文献，所以，就选择以“斯拉法革命”为题撰写硕士论文。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除宋先生给予了精心指导外，我还得到了巫宝山先生、宋则行先生、胡代光先生和厉以宁先生等学界前辈的许多帮助，多次聆听了诸位前辈学者的当面教诲，受益良多。回想起当年老先生们对年轻学子敞开家门的热情款待和谆谆教诲，自己现在作为大学教师，也当了研究生导师，相比之下真的都感觉到有些惭愧。由于当年国内大学中读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人数甚少，所以我还记得同一届的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郭熙保，当时在谭崇台先生的指导下，毕业论文的选题也是研究斯拉法经济思想。我完成《“斯拉法革命”——斯拉法理论体系及其影响初探》这篇硕士论文的撰写后，在陈彪如先生的主持下，通过了毕业答辩。后来，又以这篇硕士论文为基础，通过进一步拓展研究，派生出三项研究成果：一是在协助蒋自强教授编写《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时，我在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文献进行研究，扩充有关内容撰写了“新剑桥学派”一章。二是经过进一步整理和修改后，将论文中有关介绍斯拉法理论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部分内容，改写成《斯拉法与〈用商品生产商品〉》一文，被收录进宋承先教授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一书。三是将这篇论文中有关斯拉法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较研究的内容单独抽出来后，扩充撰写了《马克思的价值转型问题与斯拉法的“标准体系”》一文。此外，由于在撰写硕士论文期间阅读了大量文献，觉得其中有一些文献很有研究价值，值得翻译介绍到国内来，于是我就和吴剑敏师弟（后赴美国留学获布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合作翻译了英国经济学家杨·斯蒂德曼的 *Marx after Sraffa* 一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90年出版，中文版的书名为《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时至今日，我时不时地还能在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献中，看到有学者在引用这部译著。去年，曾有一位国内经济学家在一篇批判斯蒂德曼的文章中，指出这部译著的中文书名的译法用词存在问题，大致意思是现在的译著书名，掩盖了斯蒂德曼借助斯拉法理论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险恶用心。但我至今坚持认为，这部译著的中文书名翻译用词应该还算是比较中性准确的。

在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我还曾经专门有一段时间研究过瓦尔拉斯的经济思想。1984年年底，我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杭州大学经济学系任教。由于系里指定给我的第一门课的教学任务是为本科生上“经济思想史”，这在当年是一门经济学系的重要课程，课时安排为完整一学年的两个学期，要从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思想一直讲到凯恩斯革命。根据当时大学培养青年教师的规定，系里指派蒋自强教授作为我的教学指导老师。蒋老师除了指导我备课外，也经常来课堂听课，提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出各种意见来帮我改进教学方法。蒋老师在一次教学指导谈话中说，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基石，提出要专门集中一段时间研究瓦尔拉斯经济思想，然后写一篇介绍评论文章。于是我去图书馆复印了英文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用了大半年时间认真反复阅读，期间也请教过樊纲（他当时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朱绍文先生指导下读博士，他的硕士毕业论文选题是瓦尔拉斯经济思想研究）和我的本科同学张旭昆（他读过非常多的经济思想史著作），最后于1986年完成了《里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述评》这篇长文。这篇论文最初的标题是《里昂·瓦尔拉斯》。

从1985年至1987年，我连续三年开设“经济思想史”课程，由于备课要写教学讲义，在那几年阅读了十多部经济思想方面的重要著作和经典教材，也阅读了上百篇有关国内外学者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至今仍然比较有印象的三部著作是：（1）美国经济学家S.温特拉布主编的《现代经济思想》（1977年）；（2）匈牙利经济学家A.马蒂亚什的《现代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1985年）；（3）美国社会科学家D.贝尔和I.克里斯托尔主编的《经济理论的危机》（1981年）。当初我曾打算把前两部著作翻译成中文，试译了几章后感到工作量太大，无法独自完成，只能中途作罢。第三部著作后来由陈彪如教授和宋承先教授组织翻译出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我曾多次阅读这本著作，印象最为深刻的是K. J.阿罗撰写的第九章《经济学中的实际量值和名义量值》，文中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的理论观点及严密的论证，真的给人一种“一语点醒梦中人”的感觉。

1988年，我协助蒋自强教授编写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完稿后，最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我在1986年7月起担任了杭州大学经济学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并于1987年年底开始主持全系行政工作。在此期间，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现为教育部）开启了高校财经政法类专业的教学体系改革探索（有关当时国内高校经济学专业教学体系改革的启动过程，可以参阅我发表在厦门大学《经济资料译丛》2015年第3期的文章《一九八八：成都会议——全国高校经济学专业深化改革讨论会追记》），杭州大学经济学系也进一步推进深化本科生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改革的一项具体内容，就是把西方经济学分拆成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同时相应减少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的课时，我自己的教学重心也随之转向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再担任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主讲老师。可是，由于从复旦大学读研究生起一直到进杭州大学教书的七年时间里，我阅读了大量有关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文献，除了写硕士论文时研究了斯拉法，后来开设经济思想史课程初期也只是研究了瓦尔拉斯，总觉得在经济思想史方面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工作没有做完，心有不甘。想来想去，就花了一年多时间又陆陆续续把各种经济学流派及经济思想做了一番比较研读，结合国内改革开放后经济学理论研究动态，撰写了《经济理论的“破”与“立”要掌握度》，发表在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胡培兆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问题》（1991年第1期）上，并在此基础上，第二年申请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改革经济理论与混合经济理论的比较研究”，这是我申请到的第一个国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过与张法荣副教授一年多的合作研究，完成了《比较经济理论分析》一书，1993年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我个人感觉，这部著作是对我自己当时学习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一个还算比较满意的总结。并且，我自己认为这项研究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所以，编文集时就把这本著作的六章正文内容收录进了这部文集的第一卷，也就是本书的第一篇。

经济思想史的学习、教学和研究，除了增加有关经济学科发展的历史知识和了解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的演化脉络，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就是在经济研究过程中培养起了重视经济学文献阅读的意识。随着个人年龄和学术经历的增长，对前辈学者们经常教导年轻学子要“厚积薄发”，有了更多的和更深一层的体会：对于年轻的经济学者来说，阅读文献即为“厚积”之正途。在近20年期间，我一直坚持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一年级新生开设“经济学文献选读”课程，反复讲授阅读文献有三大功用：一是增加学科知识，拓展研究视野；二是把握理论脉络，了解前沿进展；三是掌握研究方法，有助于理论创新。

1986年的秋天，我和同事张旭昆老师赴武汉大学参加国家教委社科司财经政法处召开的经济管理类部编教材工作会议，会后返程时乘轮船沿江下行。俩人在欣赏长江两岸风光时，也时常聊起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中需要加强学生阅读经济学文献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的问题，你一言，我一语，凭记忆草拟了一份我俩认为比较重要的经济学文献中文书单。据我所知，在当年国内经济学界的年轻学者中，张旭昆是极少数或个别已经把从古希腊思想家到凯恩斯的当时所有中译本经济学著作都通读过一遍的人，所以文献阅读书单主要拜旭昆兄的功力拟成。前几年，张旭昆教授在花甲之年还独自编著了《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两大卷共计156万字，经济思想史的功力由此可见一斑。当时回到学校后，我很快交代系资料室主任购买了一批经济学专业图书，其中一部分是当时台湾“中央银行”研究室组织翻译的现代经济学丛书，图书入馆后的借阅利用率非常高。1993年，在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的资助下，我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访学一年，对经济学研究中文文献的掌握和利用，有了更深的认识。第二年回国后，我召开系务会议讨论决定，拨出专门的图书资料经费，由系资料室去陆续复印了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Critical Writings in Economics* 和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Critical Writings in Financial Economics*，前者共计160种有300多册，后者共计12种有30多册。1998年秋“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后，重新组建了经济学院，并开始招收第一届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我当时兼任浙江大学经济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主持制订了经济学院博士生研究生的培养计划，其中一条重要的规定是：博士研究生在提出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申请时，必须撰写一份两万字左右篇幅的相关论文选题的研究文献综述，连同开题报告一起提交给学院研究生科，然后经过送校外专家匿名评审并取得平均良好或以上的分数后，方能获得撰写博士学位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论文的资格。这一新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中有关文献阅读和撰写文献综述的规定，旨在促使学院的博士生指导教授和博士研究生重视经济学研究的文献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学术研究中的闭门造车和低水平重复研究。这对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以及对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使得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在此后短短的十年中就迅速跻身于国内一流经济学院的行列。

记得在2003年春季，我曾邀请杨小凯教授来浙江大学讲学和休息疗养，其间与他有过多多次随意交谈，也经常会说到经济研究的文献阅读。杨小凯教授认为，当时国内很多经济学者在做研究时不重视查阅文献，对相关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和前沿理论不熟悉，因此他反复强调阅读文献对经济研究的重要性。杨小凯教授还对当时张五常教授声称其做研究主要靠了解真实世界并不读文献的说法表示担忧，担心会对学生产生不必要的误导。每当说起此事，他都会很认真地告诉同学们，张五常教授当年读博士写论文时，是阅读了大量经济学文献的，有着非常深厚的经济学知识积累，这是他后来在经济研究中取得傲人成就不可或缺的理论铺垫。第二年，杨小凯教授把他的这些有关阅读文献的看法做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写了一篇文章《国内经济学者要重视经济学文献》，发表在《南方周末》。我个人认为，杨小凯教授的真知灼见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我指导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有三位学生，其中潘士远同学在大学和硕士研究生期间所学的专业都是数学，经济学的理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基础相对薄弱。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前两年多时间里，他刻苦认真地阅读了数百篇现代经济增长的英文文献，经过对文献进一步地仔细梳理，撰写出了数万字的长篇文献综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文献综述》，后经过我们共同讨论修改定稿，发表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期刊《经济学（季刊）》上。这是我自己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所撰写的第一篇符合现代经济学研究规范的文献综述。所以，我也将此文收录进这部文集的第一卷。这篇综述文章发表后，当时就得到了杨小凯、巫和懋、文贯中等多位教授很高的评价，林毅夫教授也非常高兴地接受潘士远作为研究助理到北京大学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后来又推荐他去耶鲁大学经济学系深造两年。正如汪丁丁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学 2002 年》一书的“前言”中所说：

这篇综述文章，我觉得也是近年来罕见的对经济增长新理论和旧理论的纷繁文献的全面整理。如作者所称，这些文献发表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90 年代之间，可谓“浩如烟海”。对已有文献的清理，我始终认为，是当代学术的基础。我们培养一名博士生（例如这篇综述的第一作者），未必真的要求他（她）做出具有原创性的论文，尽管这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对博士、硕士，甚至学士所规定的要求。中国经济学家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就痛切地认识到了中国经济学研究难以摆脱的“低水平重复制作”的状况。造成这一状况的诸多因素里面，当然包括在市场大潮冲击下所发生的学术道德的沦落和治学风格的浮躁。但是，也不能忽略中国学术传统自乾嘉以来，尤其是因“西风东渐”而式微的整体失落。在传统的创造性转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化过程中，系统地清理中西思想学术遗产，对传统演化的方向，即把握创新的思想资源，至关重要。

在这篇文献综述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俩在好几天中花费 20 多个小时逐字逐句修改完论文，将稿件投到《经济学（季刊）》编辑部后，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不料 3 个多月后，编辑部寄来了匿名审稿人的审稿意见书。两位匿名审稿人在充分肯定这是一篇高水平文献综述的同时，也都提出了进一步补充修改完善的要求。其中有一位匿名审稿人要求作者进一步阅读有关新兴古典经济学的 10 多篇涉及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文献，着实吓了我们一跳。由于国内一时找不齐这些文献，潘士远连夜给杨小凯教授发邮件求助。真的要感谢杨小凯教授，第二天就用电子邮件将所需研究文献发来。然后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里，潘士远又非常认真地阅读了这批文献，对论文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在我的印象中，阅读了这批新的文献后，又经过仔细梳理归纳，最后补充进综述的内容仅是一个自然段，大约 350 字。

坦率地说，在我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近 20 年期间，每当指导学生阅读文献和撰写文献综述时，或是在修改文献综述过程中，我都会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当初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年代，而且非常享受这种指导学生阅读文献和梳理归纳的过程。这部文集第一卷所收录的文章中，就有四篇论文是与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合作完成的文献综述。当然，现在国内大学的经济学院在培养博士研究生时，对文献阅读的要求大多都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了，都会要求博士研究生阅读和掌握能够反映有关研究领域前沿进展的文献。相比之下，我们当年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了解各个经济学流派和学习经济思想史来阅读文献，主要原因是当时处于相对比较封闭的社会和学术环境，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与国外学术界严重脱节，同时也无法及时获得国际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文献。当然，研究经济思想史时，读文献一般都是从古读到今，而现在做经济理论或经验研究，则大都是根据研究选题，先从最前沿的文献阅读入手，然后视研究进展及需要，再向前追溯做进一步的文献阅读，两者在文献阅读思路还是有些不同的，区别在于厚古薄今与薄古厚今。

除了重视文献阅读外，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也加深了我对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收录在这部文集第一卷中的两篇文章《经济学家与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学研究中的主题与方法》，就是我自己多年来对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的一些理论思考。在前一篇论文中，我对经济学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特征及功能做出了自己的概括和阐述；在后一篇论文中，我努力思考并试图回答经济学分析框架为何能够扩展为人类行为分析框架的问题。我的大致看法是，主流经济学有关消费者理论研究框架的“三部曲”——偏好、约束、选择，可以从学理层面做进一步的抽象及提升，把偏好抽象为“人想做什么”的问题，把约束抽象为“人能做什么”的问题，把选择抽象为结合考虑偏好和约束后“人最好做什么”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中，人们时常会看到“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身影，经济学不断地“入侵”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经济学的这种“帝国主义扩张”，所恃者不外乎是经济学家基于经济学的偏好、约束、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择这一研究框架，所构建起来的“人想做什么”、“人能做什么”、“人最好做什么”的这样一种人类行为分析基本框架。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面对组成社会和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要能够合理地解释人的行为方式及内在逻辑，进而去深入研究社会现象及揭示其背后的规律。所以，基于经济学所构建的人类行为分析基本框架，贯穿着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主线，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分析人类行为的思维框架，这也正是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目前暂时所缺乏的。这一点也算是自己通过学习经济思想史，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独立思考后获得的一点小小的心得。

作为文集第一卷的序言，还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在这部文集第一卷中所收录的18篇文章，基本上保持了当初撰写和发表时的原貌，只是对极少数的文字（主要是错别字和缺失的文字以及年份表述文字）有一些修改和补正；如果是对原来文章的标题上的文字有所修改，会在脚注中做出相应的说明。同时，对于每篇收录文章的最初撰写或发表的年份，学术期刊转载和曾经收录进其他论文集的情况，以及合作撰写文章的合作者及作者署名排序，也都会在脚注中加以说明。

最后，我要真诚地感谢我从大学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的三位导师：蒋自强教授、宋承先教授和伍伯麟教授，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三位先生都是我终生的导师。同时，我还要对这部文集第一卷中所收录的部分合作撰写文章的共同作者表示深深的谢意，他（她）们是张法荣副教授、潘士远教授、刘青博士、邵桂荣博士、任晓猛博士和张育浩研究员，感谢他（她）们在合作研究工作中的辛勤付出。此外，我还要特别感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吴伟伟编辑和姚嘉编辑，以及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叶楠老师和张一帆老师，感谢她们在本卷文集的文章整理和编辑过程中的辛勤工作。

当然，倘若本书存在缺点和错误，将由我本人负责，同时也欢迎读者和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2017年12月于杭州九月森林家中）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史晋川文集（第二卷：中国经济与宏观经济）

序言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史晋川

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学者，从小接受的就是长大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教育，成长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曾经有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社会生活阅历，步入大学又恰逢国家迈入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对于经济学的理解，在骨子里就摆脱不了经世济民的思维定式。

1977 年恢复高考后，我当时考入的是杭州大学政治学系，入学后起初并未确定具体的专业方向。到大二下半学期时，学校决定将政治学系一拆为二，分别组建经济学系和哲学系，并设立了政治经济学专业和哲学专业，让每一位同学自己选择专业。1978 年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加上当时《1976—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正在热火朝天地实施，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等等，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我选择了转入经济学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可以说，想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研究中国经济，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一份绵薄之力，就是自己当年选择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初衷。此外，长期的家庭教育也是影响我当时选读专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我父亲在部队里和转业到地方上后，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从事政治思想工作，早年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政治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学院学习过，转业地方后又历经“四清”和“文革”等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所以在他眼里，政治学、哲学之类的学科根本谈不上是个专业，政治经济学还勉强算得上有点专业性，而只有像我母亲所从事的医务工作才称得上是正儿八经的专业。

1982年年初，从杭州大学经济学系本科毕业后，我考入了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经济思想史专业，在宋承先教授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专业研究方向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主要是学习和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后（也即“政治经济学”演变为“经济学”后）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理论，或者说，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是研究斯拉法的经济理论。斯拉法是英籍意裔经济学家，长期工作和生活在美国剑桥大学，主要从事李嘉图全集的编撰工作，同时又是新剑桥学派经济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自然就多读了一些有关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的著述，例如罗宾逊夫人、卡尔多、帕西内蒂等人的著作和论文，尤其是花了一番功夫读了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与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两个剑桥之争”的部分主要论战文章，对总量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理论有了一些知识积累，同时也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

1984年10月，我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撰写后，在准备论文答辩期间，书就读得更杂一点了。当时，正好与我同寝室的符钢战同学（也是由宋承先教授指导的和我同一届的硕士研究生，后赴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也刚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波兰籍的著名经济学家卡莱斯基（又译卡莱茨基）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卡莱斯基的经济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和新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卡莱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推导出了类似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且是具有动态性质的宏观经济理论，所以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非常推崇卡莱斯基，在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也吸收了许多卡莱斯基的经济思想。卡莱斯基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两者都受到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影响，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加的影响作用。由于硕士论文研究内容的关联性，我和符钢战同学的交流自然就比较多一些，并且在他的推荐下，我当时就去读了卡莱斯基《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的经济增长文选》的英文影印本。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促使我明确了研究生毕业后自己的研究方向选择，即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就是中国经济增长。

1984年12月，在通过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后等待毕业分配的一段时间里，我进一步搜集、阅读、梳理了一些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开始着手撰写《国民经济增长总量模型分析》一文，这可以说是我研究生毕业后独立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时自主选题和独自撰写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翌年，经过几次修改后定稿，投稿给了《经济研究》编辑部，并且非常顺利地被录用了，发表在1985年第九期的《经济研究》杂志上。记得在1986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新新饭店，召开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讨会。会议期间，当时的《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朱铁臻研究员看到我时，先是有点惊讶地说：“史晋川你这么年轻，难怪我们编辑部的同志都不知道你。”我在同朱老师的交谈中得知，这篇文章发表前在编辑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部讨论时是有些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国内学者写的有关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章，大多是以马克思的两大生产部类（资本品与消费品生产部门）理论及社会扩大再生产公式为基础的，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尤其是卡莱斯基的经济增长理论，了解得比较少，也不太熟悉。此外，这篇稿子的文字篇幅也长了一点，有12000多字。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也是，当年每一期《经济研究》的篇幅可能也就是现在的三分之一左右，要录用刊登一篇无名小辈写的长篇论文，确实是一件需要编辑部下点决心的事情。好在那时已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解放思想、突破禁锢的伟大改革年代！

《国民经济增长总量模型分析》以卡莱斯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模型为基础，基于国民收入核算的物质平衡体系（MPS）的统计指标，构建包含了10个变量参数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总量模型。总量模型中决定经济增长的变量参数为三组，分别涉及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及积累基金中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的比例，消费倾向、储蓄与银行信贷，以及企业的折旧基金。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国民收入的用途分配方面，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央政府根据“按计划和有比例”的原则，直接调控国民收入中用于社会再生产的积累基金，扣除积累基金后的国民收入才是分配给个人的消费基金，但消费基金中会有一部分被个人储蓄起来，然后通过银行转化为投资，同时企业拥有的折旧基金也可以用于再生产。所以，我当时所构造的经济增长总量模型，实际上也就是吸取了卡莱斯基和新剑桥学派的卡尔多、帕西内蒂等人重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影响作用的思想，把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储蓄率及储蓄额，分解成了由国家、个人、企业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来决定的三个部分：积累基金、个人储蓄和企业折旧基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国民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论文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国内学者的讨论，后来有学者认为这一经济增长模型是“国内第一个吸收了西方经济学做出来的比较完整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并将这一经济增长模型作为国内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的“投资派”代表性模型。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通货膨胀问题开始日益突显。1987年年底，我向当时自己任教的杭州大学新设立的“青年教师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申请了一个研究课题——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问题研究，获批后得到了学校科研处资助的1000元课题研究经费。1988年5月，我带着课题的初步研究成果《收入、投资—储蓄与通货膨胀》一文，参加了由《经济研究》和《中青年经济论坛》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宏观经济理论研讨会”。在南开大学谊园开会期间，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陈昕先生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再三鼓励我尽快抓紧写一本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问题的学术著作。南开会议结束后，《经济研究》编辑部又发来了稿件录用通知，要在1988年的第6期《经济研究》上发表我的论文。这自然又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于是，我回到杭州后，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集中精力研究通货膨胀问题，写出《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导论》的初稿。然后，我携稿赴沪听取了陈昕总编辑和上海三联书店编辑们的修改意见，在1989年5月份完成了全书的补充和修改，当年11月份《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导论》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发行。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先生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写道：“就系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中通货膨胀问题的学术专著来说，史晋川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通货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膨胀导论》在我国还是第一本。”2014年，这部著作在25年后，又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刊印发行。有关这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的著作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及学界评价，我在所撰写的“再版前言”中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从1988年至1998年，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研究领域，我前后发表了10余篇学术论文，还出版了2部学术著作，一部是与罗卫东教授合著的《经济增长与反通货膨胀的国际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另一部是《经济增长模式与通货膨胀机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我在复旦大学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与长期反通货膨胀政策》[《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这篇论文，可以说是在国内较早地研究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与通货膨胀发生机理的关系，并提出了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来实施长期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建议。

由于我本人的经济学研究兴趣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访学回国后就开始逐渐地转向了法律经济学领域，但前一个时期的研究惯性仍在持续，因而我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研究领域还在招收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所以，在1998年之后，我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同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合作研究的成果。其中，在经济增长研究领域的主要合作者是潘士远博士、金戈博士、战明华博士、任晓猛博士和黄良浩博士研究生；在要素价格与要素配置扭曲及工业部门绩效和技术效率研究领域，主要合作者有王争博士、赵自芳博士、张海洋博士、王宁博士，以及罗德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明教授和郑京海教授；在对外贸易与汇率制度研究领域，主要合作者有沈国兵博士、郎金焕博士和马俊英博士。坦率地说，倘若没有这些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及其他合作教授，仅凭我个人的知识存量和研究精力，是不可能同时在研究法律经济学的同时，持续做有关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的研究并发表学术论文的。尽管近年来，我本人几乎已经离开了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这一研究领域，但令人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当年的博士研究生在这十几年中都已经成长起来了，其中浙江大学的潘士远教授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领域、复旦大学的沈国兵教授在对外贸易与汇率制度研究领域、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王争教授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领域、浙江财经大学的金戈教授在公共部门、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研究领域，都已经成长为在国内经济学界有一定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并正在大步地迈向国际学术界。

回顾自己在中国宏观经济及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研究领域所做的工作，尽管后来也在继续不断学习，充实自己，努力去学习了解和包括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内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和一些新的计量经济方法，但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对我自己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卡莱斯基和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当10多年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国内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时，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转变中国经济的总需求结构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把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出口、投资、消费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把拉动力量从以外需为主转变为以内需为主。在这一宏观经济大背景下，10年前国家又出台了《劳动法》，继而又引起了《劳动法》的实施对国内制造业及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的利弊大讨论。坦率地说，我本人一直是比较赞成《劳动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法》的出台及实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判断《劳动法》的实施效果时，受到了卡莱斯基经济理论的影响。当年在复旦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同一师门的符钢战同学经常同我谈卡莱斯基的经济思想，记得有一次谈到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收入与开支问题，符钢战告诉我说卡莱斯基有一句名言：劳动者的收入就是开支，资本家的开支就是收入。我当时理解卡莱斯基这句话的意思是：劳动者的收入是工资，劳动者的开支大头是消费，劳动者量入为出，有收入才会有消费；但对于资本家来说，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资本家开支出去的钱，大头是投资，而资本家的收入是投资带来的利润，所以，资本家开支得多收入才会多，也就是更多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利润。卡莱斯基的这句名言，几十年来都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所以，在国内经济学界讨论《劳动法》的利弊时，我在浏览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献时，不知不觉地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想法：在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中，工资仅仅是企业产品的成本，而在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中，工资不仅仅是产品的成本，同时也是对产品的需求，或者说工资代表了产品的购买力。回过神来仔细一想，这完全是当年烙在脑子里的卡莱斯基思想的变种，当然肯定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消费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研究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有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于1997年编撰的《中青年经济学人》一书，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共有58位。我在书中自己撰写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角色》一文中写道：“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尽量用科学的语言（如数学）来建立起体制—行为—变量的框架。”我在总结自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己的研究工作体会时说：“在史晋川写的一些有关宏观经济运行问题的论文中，或是在一些著作的章节中，他总是试图通过建立一些基本的经济模型，来把握各类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再来分析支配着这些变量的经济主体的行为，然后再去揭示制约着这些经济主体行为的体制因素，从而力求在总体上把握住经济的运行机制。”（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编《中青年经济学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本卷文集中所收录的第一篇论文《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写于1992年，全文被收录在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我的市场经济观》一书中，反映了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全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认识。我认为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来看，中国革命的成功得益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发展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重新正确认识了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代及国际环境中对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态度与自身的定位。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了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关键问题。同样的道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功，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政党如何看待在原本传统意识形态中向来被视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从而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解决共产党如何来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和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了努力奋斗的方向。坦率地说，我当时还有另外一个观点，由于受时代所限，没有写在这篇文章中。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全可以进一步引申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制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制衡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中，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2012年年初，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由中央政研室郑必坚副主任和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带队的中央调研组来浙江调研，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同志主持的座谈会上，我很直率地谈了自己的上述观点，并建议党的十八大后能从党内民主着手，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制衡制度。

言归正传，最后回到我的个人文集本身再说几句。这部文集的第二卷，主题是中国经济与宏观经济，所收录的论文大都是有关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问题的研究成果。本卷文集的第一篇，收录了5篇论文，其中4篇写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中期，最后一篇完成于7年前，是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大攻关项目的中期研究成果之一，主题是研究通过总需求结构的调整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本卷文集的第二篇，收录了7篇论文，各篇论文完成的时间跨度有近30年，主要是研究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问题。本卷文集的第三篇，收录了8篇论文，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市场扭曲及产业与技术效率问题，大都是近10年完成的研究成果。本卷文集的第四篇，收录了4篇论文，除汇率制度那篇发表时间比较早，其他3篇都是近年完成的研究成果，主要研究内容涉及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问题。由于本卷文集的篇幅有限，所以在上述研究领域中，我个人和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与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学术著作，教科书和其他一些主要学术论文，在本卷文集的附录中尽可能都列出来了。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收录在本卷文集中的部分论文曾被收录在我撰写或主编的著作中，其中也有的论文是本卷附录里的著作和教科书中的有关章节内容。当然，所有收录在本卷文集中的论文，首次公开发表的学术期刊或公开出版的著作和教材的出版时间，包括论文的共同作者姓名及作者署名排序，都会在每篇论文中加以标注说明。

最后，我要深深地感谢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3位指导老师蒋自强教授、宋承先教授和伍柏麟教授，感谢各位恩师给予的教诲和对我的培养。同时，也要感谢收录本卷文集中论文的所有合作者，感谢他们在研究工作中的辛勤努力及提供的帮助。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吴伟伟编辑、姚嘉博士和陈逸行，以及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的叶楠老师和张一帆老师，感谢她们在本卷文集的文章整理和编辑过程中的辛苦付出。当然，对于本卷文集存在的不足之处甚至可能的错误，本人理应本着文责自负的态度，欢迎各位学界同仁和读者不吝赐教。

（2018年1月于杭州九月森林家）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中文课里侃大山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周晓康

假期里看了“大山侃大山”的单口秀，这回可真是送上门来的活材料！这学期刚开学的第一周，我在每个班上都特意介绍了大山和他这次在墨尔本喜剧节的表演，专门讲了他家三兄弟联名“大笨蛋”的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也学了一个地道的中国笑话，以及“侃大山”的这一特殊表达。足够用来给这些小老外励志的啦！

由此也想到，中文课里用一些真实的、鲜活的语料，不仅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习兴趣，而且也有助于开拓学生的眼界，了解语言使用中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语境，给他们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和记忆，哪天在合适的场合或跟说母语的中国朋友聊起来，也能脱口而出用上几句，“立竿见影”，那该多有意思啊！

那节课，从5年级到8年级，每个人都听得专心致志，聚精会神，时不时爆发出一阵由衷的赞叹和笑声；每个人都认真真地记了笔记，写下了“大山侃大山”这个连中国人都不一定想得到的、令母语者都拍案叫绝的幽默语句和可以用于自嘲或开玩笑的“大笨蛋”一词。在西方文化中，“蛋”是褒义词，绝对不会和“笨”字组合。对这些老外学生来说，蛋（egg）象征着生命，是要尽情歌颂的，如Easter eggs, 复活节的巧克力蛋，哪会跟愚蠢、愚笨相关联呢？所以大山用“大笨蛋”形容他们兄弟仨，这个玩笑可是开得太大了，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当然，我也赶紧跟大家解释，只有自信的人才敢于自嘲，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自己说自己大笨蛋，就不是大笨蛋。说明你有自知之明。可别随便叫别人大笨蛋哦，除非是最亲近的朋友或家人，在某种特定的场合里。这下就把语言使用的社会意义和语用条件也交代清楚了。相信他们也不敢随便用了，否则会得罪人的 - offensive!

相比之下，“侃大山”这一词组较难解释，也较难让老外们理解。首先得解释“侃”的含义，像是“说”，又不完全是“说”或仅仅是“说”，于是就得引进与“说”的比较，“侃”比“说”的含义更丰富、微妙。“侃”带有一种随便的、开玩笑般的、轻松愉快的“夸夸其谈”、“口若悬河”的表现，“侃”者通常知之甚多，见多识广，关心国内外大事，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针砭时弊，评头论足等等。而“大山”则是个比喻，意思是说的话跟山那么大，有点儿像“吹牛”，是不是？英语怎么说？boast!大家一听都乐了！在中国，人们通常都说北京人侃大山，为什么？因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北京人处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消息灵通，反应敏感，因此很多话题都跟政治、时事、社会变革相关。而且北京人的普通话都是最标准的，说起来带着儿化音，说得溜溜的，让外地人洗耳恭听，羡慕不已！这个加拿大人大山说的也是一口京腔，没有半点儿洋腔洋调，连说母语的中国人都不得不佩服他！很多中国南方人的发音还不如他呢，如 zh ch shi 和 z c s 不分，前鼻音和后鼻音也分不清。

瞧，这节课从两个小小的语言点引出了这么一大堆的文化现象和内容，反映出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名人轶事。这不是“涨”知识是什么？最后几分钟，我们还观看了网上的大山单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口秀节目（有英文版和带英文字幕的），把大家看得目瞪口呆，神飞色舞 - WOW，老外说汉语，笑语连篇！

下课铃响了，大家还不愿离开！几个学生争相给我看自己的课堂笔记，一边嬉笑地叫着：“大笨蛋”！我想，学生们在这节课里所学到的语言、文化知识恐怕在其它所有的教科书里一辈子都碰不到的，考试也考不到的，但却又是让他们学得最开心、最有趣，并留给他们印象最深，最难忘的一课！

侃大山

中文课里侃大山，
一字一句尽欢颜。
轻松愉快学汉语，
笑话连篇乐无限。
幽默风趣大笨蛋，
语言文化本同源。

——《晓康歌谣》又一首

（2017年5月7日于伊丽莎白山庄）

补注：

开学至今，一学期又快结束。每到期末，我都会让学生们给我一点反馈，尤其是小学部的5-6年级，他们下学期要学法语了，对中文的体验也暂告段落。这两节课里，学生们一致肯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定的这学期中文课里的一大亮点就是那个大山侃大山，让他们铭记不忘！大家忍不住都笑出声来！也让我既有点儿出乎意料（毕竟只有一节课，甚至半节课的内容，微乎其微），而又在意料之中，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对他们来说，是个全新的、有趣的见识和体验，独一无二哦！这也验证了什么样的学习是最有效的。

（2017年6月1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大山侃大山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周晓康

4月15日，正逢西方的复活节长周末，喜闻当年在北大进修、校友一场的加拿大汉语达人大山应邀前来参加墨尔本一年一度的国际喜剧节 - International Comedy Festival，主演全程用中文演讲的脱口秀。

也是澳洲国际喜剧节第一次破例让中文的脱口秀登上墨尔本最经典的剧院舞台，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真的让海外华人为之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于是我们几位中文老师相约，一起去看了“大山侃大山”在墨尔本的最后一场演出。

虽说这已是第三场演出，但剧场里依然观众云集，座无虚席。整场演出，大山用他那字正腔圆、抑扬顿挫的标准普通话，妙语连珠，脱口而出，幽默风趣，才华横溢，赢得了全场笑声不断，掌声雷动，群情欢腾！

这个大山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标准汉语，而且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状，了如指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比如那个被他称之为“传递式”的送礼，我们自己又未尝没有经历过？尤其让人钦佩的是这位老外对中国当代的网络、网红比我们知之更多，他居然能用地道的网络语言，针砭时弊，入木三分，淋漓尽致，令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他的那几张历史性图片的对比，也很有新闻价值，从他的祖上来中国的考察和工作，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运动员入场他那半分钟的露脸，以及和姚明的合照，都让人大开眼界。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他还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用快板自敲自打地来了一段他自己改写的《学雷锋》！这可是一个真正的中国通啊！

二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看完大山的精彩表演，不能不让人感慨他的执着与坚持，他的努力与付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这几个中文老师也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动力：让我们的学生向大山学习！做一个真正的中国通！

特此提笔，赋小诗一首，向大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赞大山

墨村喜剧节，
大山侃大山。
笑看兄弟仁，
联名“大笨蛋”。
老外说中文，
国人尽汗颜。
妙语脱口出，
全场掌声满。
东西方交流，
能者多贡献！

——《晓康歌谣》外一首

（2017年4月16日）

注：“大笨蛋”原为“大山”、Ben（Benjamin之简称）和Dan（Daniel之简称）三个名字合在一起之总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校友活动

外语系 78 级同学相聚玉泉和植物园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邱建华



2019年6月7日78级外语系同学相聚在玉泉和植物园

后排左起：戴光华、承维琦、丁菊花、王蓓、郑惠忠、
金秋芬、谭菲

前排左起：刘翠英、俞玲、傅建华、邱建华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物理系 77 级相聚杭州

—杭州大学物理系 77 级 魏子青



物理系 77 级 2019 年 6 月 21 日相聚杭州

后排左起：

宣成、沈为民、任路平、宋晨路、魏子青、刘宪钊、盛乐天

前排左起：

华丁生、陆小春、陆夫人盛蕾、张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杭大校友相聚母校西溪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闫兵、傅建华



（2019年6月28日）

后排：1. 沈华；2. 李亚君；3. 钟留群；4. 任平；5. 白锡加；6. 方巍；7. 李啸风；8. 刘加庚；9. 沈加红；

中间排左起：1. 任若芝；2. 俞玲；3. 唐月凤 4. 伍志萍；5. 赵红；6. 陈一平；7. 闫兵；8. 陆璇辉

前排左起：孙奕蓉、卫岭、傅建华、周晓康、邱建华



第一排左起：
卫岭，陈一平

第二排左起：
陆璇辉，赵红，傅建华，
沈华，钟留群，任若芝

第三排左起：
李亚君，任平，陈雪源

欢聚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红

三十八年聚首，欢声笑语沸天。
大师学者满屋，美女帅哥比肩。
外语令俺红眼，中文是吾心愿。
生化物理数学，个个文辞璀璨。
卫兵远道而来，一平裙裾翩翩。
亚君分发校徽，钟女签名留念。
拍照柯肩搭背，老宋频频发酸。
最是康姐可乐，讲话之后不见。
人生如此难得，共度美好秋天。

怀念师长

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朱生豪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卫岭

朱生豪，中国译莎第一人，是英语专业学生和老师心中的一座丰碑和永恒。他曾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杭州大学前身）中国文学系和英语系，1933年大学毕业。我们上大学时，就对这个响亮的名字充满了敬佩。昨日端午节，我们部分杭大校友作为崇敬者，在朱生豪先生大学同窗好友任铭善先生之子任平教授的带领下，访问了朱生豪故居。朱先生之子亲自为我们做了详细的讲解并与我们深入交谈。

从交谈中我们了解到，这位译莎巨匠从未到过莎士比亚的故乡 Stratford-on-Avon，南未超越钱塘江，北未到过扬子江，然而他的莎剧翻译却风格独特，神形兼备，译文质量和特色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所公认。朱生豪是于1936年春着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凭借自己深厚的英文功底，把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得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他打破了英国牛津版按照写作年代编排的次序，而将其分为喜剧、悲剧、史剧、杂剧4类，自成体系。在短暂的32年的生命中（1912-1944），他克服了战乱、贫困及肺结核的折磨，仅凭着《牛津字典》和《英汉四用辞典》字典，以其惊人的毅力翻译了莎剧31部。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他辗转流徙，贫病交加，仍坚持翻译，先后译有莎剧31种，后因劳累过度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患肺病早逝。病逝前，他的肺结核已扩散到全身。那时肺病药非常昂贵，而且很少。全家五口人都靠他的稿费生活，战火毁了他的译稿，而重译是没有稿费的。朱生豪生病后，他的妻子宋清如靠做针线话补贴家用。朱生豪硬是把自己给累死的。临死前他还说，就是累死也要把莎剧译完。他真是死不瞑目啊！

“诗侣莎魂”的宋清如在朱先生死后整理、出版了他的三十一部一百八十万字手稿，终于完成了他生前的遗愿。

我们在扼腕痛惜这位天才翻译家英年早逝的同时，也深深地被他们夫妇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所打动。了不起的朱生豪和宋清如，了不起的之江人！

我们的大学语文老师吴洁敏夫妇写了《朱生豪传》，传记于1992年搬上了荧屏，一直在央视播放，影响至今。

最后我们一行人在朱生豪故居前与他的儿子合影留念。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睿恩新·感怀包师情缘】

—杭州大学数学系82级 徐涌金

青葱岁月师恩沐。
同苦乐、精勤文曲。
似亲人、互诉衷肠，四合院、喜迎东旭。

笑貌音容晔煜。
思再现、却凭书录。
话无余、吐露心声，聚无憾、黄龙瑞福。

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兰溪诸葛中学复习班复习，七位任课教师中就有数理化英四科老师毕业于杭州大学，他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静心教书，潜心育人，既是经师更是人师，是影响我们终生的恩师，班主任包瑞田老师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包瑞田老师和爱人王兰香老师都是杭州大学数学系1973届校友。包老师后来担任诸葛中学校长，兰溪市教育局局长、政协副主席、副市长，金华市文物管理局局长。2000年5月31日包老师和王老师因车祸不幸英年早逝，噩耗传来，大家悲痛欲绝，省内外数十位学生赶赴兰溪为包老师和王老师守灵送行。2018年5月，海内外六十多位学生齐聚“包师情缘”微信群，共同追忆包老师和王老师，在此基础上编辑形成《包师情缘——追忆恩师文稿集》并付梓成书，值此文集发布之际，特作词纪念之。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魂兮归来——痛悼丁冠之老师

—杭州大学历史系78级 黄朴民

我多年来养成了熬夜的习惯，2010年3月9日早晨7点15分，我和往常大多数日子一样，还在睡梦之中，手机铃声的响起使我猛然惊醒。

迷迷糊糊中，睡眠惺忪的我接通了手机，那头传来了老同学晓毅教授抑制着悲痛的声音：朴民，你星期天去过济南吧，见了丁老师吧？我回答：去过了，星期天下午到医院探望了丁老师，他精神挺好的……。晓毅打断我的回话：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丁老师昨天傍晚去世了。是在做肺部穿刺活检时发生意外，大出血，抢救无效而逝的。

听到这个噩耗，我的心就像被撕碎了似的，我怅然若失，潸然泪下，痛楚、惊愕、悲怆、绝望，各种复杂的情感混糅在一起，压得自己几乎喘不过气来。原来，人生能有这样的意外，前天下午刚见过面的老师，昨天竟和我们阴阳永隔！生命可是如此的脆弱，一个莫可名状的小小例行性病理检查，居然使原本谈笑风生、蔼然可亲的长者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溘然长逝！

冥冥之中，难道真的有一双无形的巨手在操控着我们的一切？近年来，我内心深处滋长了越来越强烈的怀旧与恋旧情绪。这种刻骨铭心的依恋，这种无处不在的焦灼，经常让我下意识产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于是，我比以前更加珍惜那份亲情、友情，找回本色的自我，舍得放下手头的工作，留时间给自己的长辈、自己的朋友。正因为如此，我会自费远涉重洋，飞往英伦三岛，就是为了探望已届耄耋之年的姑妈；会不在乎通讯费用的贵贱，时不时地打长途电话给自己的师长，就是为了单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纯地致以问候报个平安。我这么做的动机非常简单，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尽可能使自己的生命中少留一点遗憾。

这次3月7日的济南之行，同样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的选择。

1988年在山东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我北上京都谋生，迄今已有二十二年，期间，我回济南已不计其数，但绝大多数都是行色匆匆，不遑宁居。很少专门回母校探望自己的师长。但这一次却不同，我是为了专程看望师母和丁老师而动身去济南的。这也要感谢我的妻子，她看我近段时间来老是回忆我在山大的学习与生活经历，老是念叨对师母郑老师和丁老师的思念，就建议我趁近日里相对有时间，赶紧去一趟。

说走就走，我就买了火车票，于3月6日傍晚到了济南。行前，我曾和同学、《文史哲》杂志主编W教授联系过，已得悉丁老师住院治疗的消息。所以，对这次行程预作了规划安排：6日晚与齐鲁书社的朋友、李兴斌编审会合，共进晚餐，当夜就宿于书社附近的出版大酒店。7日上午，我拜望师母郑宜秀老师；中午，由W教授安排并作东，在山东大学校内的学人大厦餐厅聚会。午餐后，我去医院探望丁老师。傍晚从济南动身返回北京。

虽说来去匆匆，但行程安排得很紧凑，颇具效率。我也将这安排向在清华大学执教的晓毅兄作了通报。他当时听说丁老师住院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他前几天才和丁老师通过电话，虽知丁老师身体近况不是太好，但却未闻丁老师有住院的考虑，晓毅让我见丁老师时代他问候致意。在电话里，晓毅还提及，他计划明年在山大搞次活动，庆贺丁老师八十寿诞，同时出一本祝寿文集，他嘱我届时要参加，我说，这是当然的。

到济南后，我的活动按预先的规划循序顺利进行。7日中午聚会后，W教授安排他的一名博士生驾车带我和同学、山东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副院长李平生教授前往山大第二附属医院探望丁老师。

怕打扰丁老师午后正常休息，我们是下午三点进入病区见丁老师的。当时丁老师正在输液，见我们到了，他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和我们聊天叙话。因为他之前已收到晓毅打到医院的电话，告诉了他我要到医院探望他的消息。所以，见了我们尽管很高兴，但并不显得十分激动。在我看来，他虽较几年前略为苍老，但基本样子并无大的变化。精神状态很好，气色不错，情绪乐观，谈笑风生，幽默自然。

在简单询问了病情之后，我们之间的话题就很自然地转到了对以往的回忆。我特别提到他质朴宽厚的人格力量对我的感召与影响。其中一个细节我始终铭感于心。有一年，他到北京出席国际儒联大会，下榻于北京站对面的全国妇联交流中心。我听说他来到北京，就打电话给他，表示当晚想到他下榻处拜访他。他表示欢迎。

当晚我就过去了。我发现其他会议代表都不在宾馆，只有丁老师一人在房间等候我前去。我就向丁老师打听：怎么宾馆里如此安静？丁老师淡淡一笑，解释说：今晚会议上组织全体代表到宾馆隔壁的长安大戏院观看京剧演出，我要等你来访，所以一人留在了宾馆。我听后感到的十分不安，我知道丁老师最大的文化爱好就是听京戏，是我的造访，使他错失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于是我忙不迭地说：丁老师，您怎么不在电话里说明这个情况呢？我可以改日来呀！丁老师笑着讲：我知道你很忙，专门抽个时间不容易。你既然可以大老远跑来看我，我难道就不能牺牲一次看京戏的机会。

我回忆完这个细节后，靠坐在病床上的丁老师禁不住露出慈祥的笑容。他接过我的话茬说：时间都过去了这么久，你还记得这样的小事，你真是有心人。这次我住院，最大的感悟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是两条：一是身体最重要，一是亲情友情最重要。我说，老师，您说得对，我不在乎自己在学业上的成就大小，只在乎自己做人是否合格。我能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努力以您为我自己的楷模。我知道，这方面我比起老师您，可差得远了。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接着，我又谈到晓毅师兄明年拟为丁老师祝寿的计划。丁老师讲：我不让晓毅操办这事，没必要嘛。我说，丁老师，这是学生们的一点心意，您就别阻拦了，让晓毅去安排，届时师兄兄弟们也正好聚会一次，没有这个机会，大家可很难聚在一起。至于我自己，一定要专程回济南参加。丁老师说：那到时候我在山大欢迎你。

我和平生兄在丁老师病房大约待了近一个小时，怕过多交谈太消耗他的精力与体力，在下午4时左右，我们恋恋不舍向丁老师告辞道别。丁老师让他陪床的二公子代他送我们到电梯口。在迈出病房门的时候，我再一次回头向病房内望去，只见丁老师也正在注视着我，见我回头，他微笑着向我点头示意，我心里一阵感动，遂大步离去。殊不知，这竟然是我和丁老师最后一次的目光交流，它像烙印一样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直到永远永远……

说起来，我和丁老师也真是有缘。

当年，我从杭州大学报考山大王仲萃先生的博士生，是丁老师作为导师组成员出面回答我的咨询事宜。当我考博初试通过后，是丁老师来信询问我毕业后是否有留山大任教的思想准备，当时我为了跻身于博士生行列，很干脆给了肯定的答复，但最终未能信守承诺，跑到北京混了。丁老师手持我的“服辩”，却丝毫不曾为难我，这种大度宽容，令我折服，也让我始终怀有一份愧怍。若非有缘，岂能容我出尔反尔？

到山大参加博士生入学复试，具体主持者也是丁老师，当时我的表现并不佳，尤其是将“如何在思想史研究中贯彻逻辑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一题答砸了，丁老师判卷，高抬贵手，放我过关，否则我今天还不知在哪儿混呢？若非有缘，安得使我化险为夷？

在山大就读博士期间，我和晓毅、化民三人的副导师为葛懋春、丁冠之教授。当时葛老师任历史系主任，特别忙碌，所以平时我们更多地让丁老师费心，丁老师对我们也是谆谆善诱，多方提携，我的一篇较重头的论文《“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就是在读期间承蒙他关爱，在他任主编的《文史哲》杂志上发表的，它成了我后来进入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筹码。若非有缘，哪能让我这样的平庸之辈进入学术圈内混够年头？

当然，最不可思议的是，就如鬼使神差似的，我会临时起意，专程跑一趟济南，能在他意外去世之前和他见上一面。若不是我妻子的催促、我自己的渴望，而拖延几天后再去济南，那就什么都晚了，那就会后悔莫及。若非有缘，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如同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一般？

但倘若时光可以倒流，可以不出那种诡异荒诞的意外，可以避免这类刻骨铭心的悲恸。我宁愿不要这份善缘！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魂兮归来！

敬爱的丁老师，请您安息吧！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怀念沈文倬先生

——杭州大学古籍所 84 研 王魁伟

沈文倬先生（1917—2009）早年曾从前清翰林院编修，湖北存古学堂经学总教吴县曹元弼先生专攻“三礼”之学。1947年，前国立编译馆在顾颉刚先生主持下开展经籍整理，先生以专治礼学被破格聘任为该馆副编审。解放后曾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任编目部副主任，《中国丛书综录》编辑组组长。1963年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工作，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是当时我国唯一“先秦礼制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1994年经国家人事部批准为首批暂不退休教授（终身教授）。沈先生的经学研究，尤其是“三礼学”研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具有广泛的影响，顾颉刚先生称其为“当今治礼经之第一人”。

据倪士毅先生所编《中国目录学史》，“解放后，上海图书馆编印的《中国丛书综录》是一部空前的丛书目录（该录所收丛书 2797 种），它给我国七百多年来的丛书和一百八十年来来的丛书目录作了一次总结。这是汇集全国四十一个图书馆所藏丛书的联合目录。也是我国目前丛书目录中最完备的一种。这部《中国丛书综录》，对科学研究工作者因目求书，节省搜采时间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是当前最好的一部丛书目录。”评价颇高，其实这也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而主持这一工作的正是沈文倬先生，其学术贡献善莫大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1984年，我考入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班，沈先生给我们讲授“广校雠学”。据当年听课笔记，其内容既“广”且“深”，如讲“校勘学应注意哪些学问？”即胪列了“姓氏、年代、目录、版本、辑佚、辨伪、避讳、文字、音韵、训诂、古器物、考古、考据及官爵制度、历史编纂、沿革地理和经史笺注”等，所涉不可谓不广；沈先生强调“不博览不足以言学”、“读书要得法”、“读书方法：古顺着读，今逆着读”，先生结合古文献和古文字讲解某些古代礼制的来龙去脉等，不可谓不深。先生谓“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贡献在于断代，若不断代，则不能用作史料。”此说甚确。



1986年毕业前夕，我到沈先生家辞行。先生题词留念：“孟子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赵岐注云：“学问所以求之，此语极精。盖谓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然则，维仁与礼，亦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放心章为《孟子》精义所在，当熟复之。魁伟王君，负笈虎林，执摯于昭通姜先生之门。时予亦在省学任教，得相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切磋焉。于其北归也，举斯语以赠。一九八六年七月，梅雨兼旬，校书方竟一章，书此。松林下士沈文倬蓓闇氏识。”其时，先生正在做（清）焦循《孟子正义》的校点工作，此书作为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之一，已于1987年出版。先生谓“放心章为《孟子》精义所在，当熟复之。”对此，当年我并不能完全领会其精神，即使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其实也还是似懂非懂。此“放心章”出至《孟子·告子上》，原文为：“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杨伯峻《孟子译注》译文：“孟子说：‘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放弃了那条正路而不走，丧失了那善良之心而不晓得去找，可悲得很呀！一个人，有鸡和狗走失了，便晓得去寻找，有善良之心丧失了，却不晓得去寻求。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那丧失的善良之心找回来罢了。’”这是对《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较为权威和通俗的解释，这也是沈先生谆谆教诲“放心章为《孟子》精义所在，当熟复之。”的原因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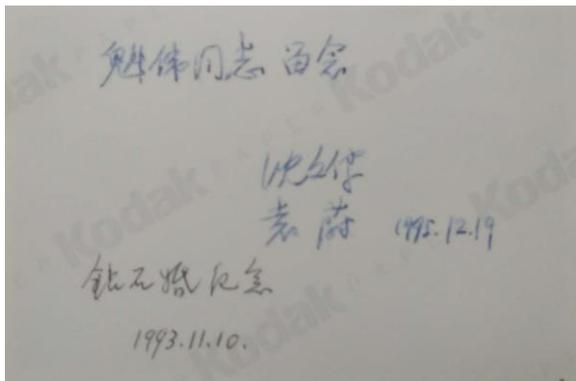


1995年12月，姜亮夫先生仙逝，噩耗传来，我即赴杭奔丧。在此期间，曾去拜访过沈先生。此次先生送我一一张他和师母的合照，其背面写有：“魁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伟同志留念 沈文
倬 袁蔚 1995 12
19 ”及“钻石婚纪
念 1993 11 10”。
得此我深感荣幸！

2009年10月
21日，先生在上海
寓所逝世，享年93
岁。我因故未能赴
沪奔丧，与先生告别而深以为憾！



怀念倪士毅先生

—杭州大学古籍所84研 王魁伟

倪士毅先生（1919—2018）是宋史、浙江地方史和中国目录学史专家，原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百岁世纪老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读研究生班，应姜亮夫先生聘请，倪先生给我们讲授“中国目录学史”课，先生谦和儒雅，仙风道骨，至今难忘。

所用教材《中国目录学史》是倪先生1985年编著，我注意到封面落款写着“暨南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而内页目录上方却又标明“杭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倪士毅编著”的字样，令人不解，这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1984年我考研时报考的是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但发榜前古籍所方面千里迢迢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我是否愿意到暨南大学读研，由于当时我对暨大一无所知（甚至都不知道暨大在广州），便婉拒了。事后得知，那年暨大历史系陈乐素先生曾委托杭大方面代招两名研究生，由于我基础课选考的是“中国通史”，可能成绩尚可，于是我就成为被推选的对象。杭大和暨大到底有何渊源？此事在我心中一直是个未解之谜。近日友生马千里君见告：陈乐素先生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曾在浙大和杭大工作过。“1942年香港沦陷，（陈乐素）入贵州遵义，应聘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此时浙大流亡到遵义）“新中国成立后，陈乐素奉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参与接管浙江大学。1952年改革学制，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既指导研究生。‘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安徽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五七干校’劳动，后被迫退休，辗转回到杭州，仍专心治史，继续编著《宋史艺文志考证》。打倒‘四人帮’后回杭州大学，恢复教席。后调任广东暨南大学教授兼宋史研究室主任、古籍研究所名誉所长。”（此据百度网）由上述陈乐素先生的简历可以看到杭大和暨大不寻常的校际关系，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杭大历史系的倪士毅先生所编《中国目录学史》教材，落款为“暨大历史系”的原因。

我在杭读研期间曾写过一篇小文章，题目是：“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投给了四川成都的《文史杂志》，刊登在该刊1987年第3期上（此文现在网上可以看到，但看不到作者的名字）。此文的撰写与听倪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课不无关系，所受启发和影响不言而喻。当然这也与我此前的一次买书经历有关，大约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后，我曾在沈阳古旧书店买到过一部线装书《輶轩语》，是光绪四年秋七月敏德堂潘刊本，一函两册，售价8角。《輶轩语》和《书目答问》是姊妹篇，前者讲治学方法，后者讲治学门径。倪先生在其《中国目录学史》第十章近代目录学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中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撰《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二书。《輶轩语》的内容是教育学生立身处世（语行）、治学方法（语学）和科举时文的做法（语文）等，现在已没有参考价值，但《书目答问》一书，是回答学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是指导读书的方法，虽然是为了应科举用的，但至今还有参考价值。”其实，《輶轩语》中“语学”部分，即讲治学方法的内容也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对于今天的文史研习者仍有借鉴意义。例如“注重根柢之学”，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为学忌分门户”及“厚今薄古，今胜于古”等，此即我写“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一文的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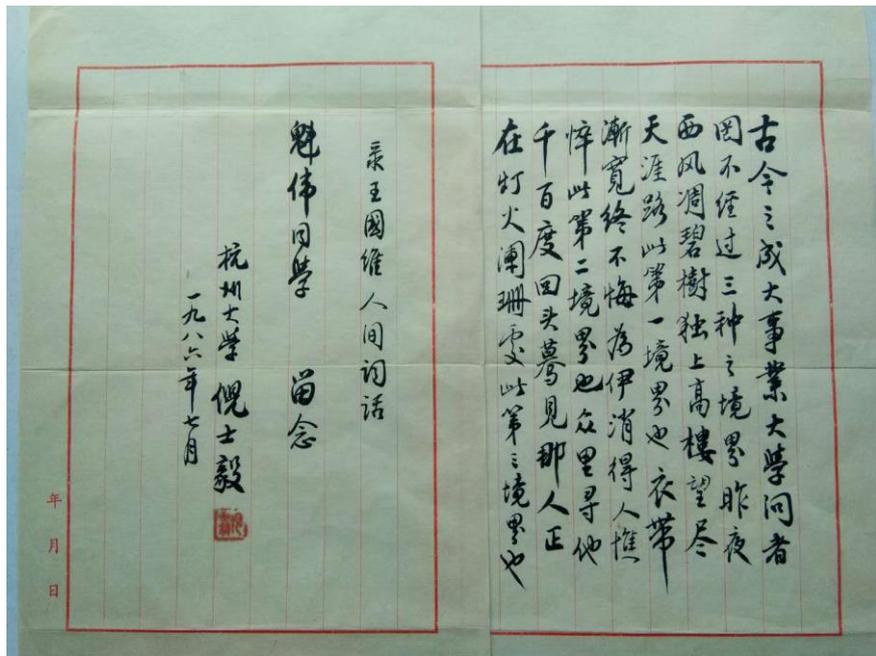
记得大约在1985年深秋时节，即《中国目录学史》结课后，倪先生曾带领我们一行到位于宁波的“天一阁”参访，这是一次难忘的访学经历。“天一阁”是明代著名藏书楼，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共抄成七部，分七地收藏，所建藏书楼均仿自“天一阁”。建于沈阳故宫里的“文溯阁”即其一，惜今已书去楼空（书今藏甘肃兰州，是当年为战备之需而临时存放在兰州的，如今甘肃方面已不肯物归原主，还投巨资为“文溯阁”四库全书在黄河北岸山上修建一座现代化的藏书楼，形制还是仿天一阁，而且已成为甘肃的“镇省之宝”）。



1986年毕业前夕，我请倪先生题字留念。先生写了王国维先生那段著名的三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录王国维人间词话 魁伟同学 留念杭州大学 倪士毅 一九八六年七月”，后钤有“倪士毅”篆文印章。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重读百岁老人饱含深情和厚望的墨宝，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1989年新年过后，我收到倪先生寄自杭州的贺卡：“魁伟同学：年片已收到，谢谢。您近来工作如何、不胜悬念。我已退休，但身体粗安，请勿念。祝您新春健康！倪士毅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此时倪先生已步入古稀之年，此后先生又活了三十年，2018年以百岁高龄仙逝。仁者寿！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译海拾贝

【七律·翻译偶得】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叶子南

言语不同意境通，
情深却在未言中。
心随文路思潮涌，
笔走龙蛇浩气冲。
总在毫端求句美，
也从心底叹词穷。
流年世态须深悟，
悟到深时句自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Travelin' Thru 《风雨兼程》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叶子南

这首《风雨兼程》（Travelin' Thru）是电影 Transamerica 中的主题歌。影片讲述了一位变性人和儿子一起旅行的故事，电影的主题是自我发现，自我认识。这首歌由著名乡村音乐歌手多莉·帕顿（Dolly Parton）创作并演出，在奥斯卡奖、金球奖、葛莱美奖上被提名为最佳歌曲。歌曲题目 Travelin' Thru 源自英语的一个成语（travel through），表达在旅程中经历各种恶劣天气状况，一般比喻旅程艰难困苦。这个译文主要是书面阅读版，没有照顾吟唱的需求。若为吟唱翻译，则需要考虑到句子长短等其他因素，那样的译文可能会与这个译文完全不同。原歌词中有些重复的地方，这里已删除，但有实际意思的文字均予保留。

Travelin' Thru 《风雨兼程》

叶子南译

Well, I can't tell you where I'm going
I'm not sure of where I've been
But I know I must keep travelin'
Till my road comes to an end

I'm out here on my journey
Trying to make the most of it
I'm a puzzle I must figure out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Where all my pieces fit

Like a poor wayfaring stranger 1
That they speak about in song
I'm just a weary pilgrim
Trying to find what feels like home

Well, that is no one can tell me
Am I doomed to ever roam
I'm just travelin' travelin' travelin'
I'm just travelin' on.

Questions I have many
Answers but a few
We're here to learn the spirit burns
To learn the greater truth

We've all been crucified
And they nailed Jesus to the tree
And when I'm born again
You're gonna see a change in me

God made me for a reason
And nothing is in vain
Redemption comes in many shapes
With many kinds of pain

Oh, sweet Jesus if you're out there
Keep me ever close to you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As I'm stumbling tumbling
As I'm traveling through

Oh sometimes the road gets rugged
And it's hard to travelin' on
But hold in to each other
We don't have to work alone

When everything is broken
We can mend it if we try
We can make the world a difference
If we want to we can filly 2.

Good-bye you little children
Good-night you handsome men
Farewell to all you ladies
And to all who knew me when3...

And I hope I'll see ya down the road
You meant more than I knew
As I'm travelin' travelin' travelin' travelin' travelin' through
Drifting like a floating boat

And roaming like the wind
Oh give me some direction lord
Let me lean on you
As I'm travelin' travelin' through

Like the poor wayfaring stranger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That they speak about in song
I'm just like a weary pilgrim
Tryin' to find my own way home

Oh, sweet Jesus if you're out there
Keep me ever close to you
As I'm travelin' travelin' travelin' through
Ooh-ooh-ooh-ooh travelin' through.

我不能告诉你要去何方
也不记得到过哪些地方
但我知道必须行走天涯
直到路之尽头再无前方

我正在旅途之上
将苦辣酸甜尽尝
人生是积木一套
我要把每一块都安放妥当

像陌路上穷困的行者
人们以歌将他吟唱
我也如困顿的朝圣者
寻找家园把心安放

无人能告诉我
是否注定要飘泊四方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只是行走天涯
我只是志在前方

人生的疑问一大箩筐
答案却难得遇上
在尘世要让精神发光
求更大的真理永不彷徨

我们都被钉在十字架上
如耶稣钉在那棵树上
待来日复活重生
我将不再是依旧模样

上帝造我决非虚妄
任何创造都不是白忙
但赎罪未必千篇一律
痛苦却是各有炎凉

基督啊，你若不离不弃
就请把我紧抱不放
因为我正步履踉跄
因为我正风雨兼程在路上

有时道路坎坷多障
前行似艰难的远航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但你我当同舟共济
苦难不必一人扛

若一切都已破碎
我们仍可修补疗伤
我们能让世界大不一样
志在蓝天就能飞翔

再见，天真的孩子
晚安，俊帅的儿郎
别了，所有的姑娘
别了，你我回首一路相逢一场

但愿来日能再重聚
你们于我价值无双
因为我正风雨兼程在路上
流浪如水上的孤舟

飘泊似风吹四方
主啊，请你给我方向
让我靠在你的肩上
因为我正风雨兼程在路上

像陌路上穷困的行者
人们以歌将他吟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也如困顿的朝圣者
寻找自己的家园把心安放

基督啊，你若不离不弃
就请把我紧抱不放
因为我正风雨兼程在路上
啊，因为我正风雨兼程在路上

注：

1. 这句源自美国民间宗教音乐的歌词，歌词大意是人生历经困苦，仍不懈前行。
2. 这个就是 fly 的变体词。
3. 这个疑是成语 way back when 的缩略形式，表示能唤起你回忆的过往岁月。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穿越时空—从小城到小城 —简评汉译本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叶子南

青少年时期，我生活在江南小城绍兴。我念初中的学校坐落在城南岔开主街的一条小街上。那不是一条普通的小街，它与历史名人连在一起，离学校几百米处就是秋瑾故居。多少次我在这历史名巷中徘徊，多少次莎士比亚的名句在我的心中回荡。有一次，街上秋风萧瑟，落叶满地，社会革命的热闹场面已曲终人散，少年陷入了下一步如何走的窘境，而如何走又不是自己能做的决定，可偏偏心中却存着“伟大的事业”，于是《哈姆雷特》的名句便拨动了我的心弦：

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朱生豪译）自那以后，生活中有随波逐流的懦夫身影，也有逆流而上的赤热光彩。岁月蹉跎，一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

五十多年后，再读正坤寄来的几个莎剧文本，那小域名巷中的感受又一次涌上心头。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的问世，实在是件令人鼓舞的文化大事，我作为读者心情无比激动。自朱生豪离世到现在，华夏大地风起云涌，痛苦、欢乐、低沉、激越，数十载的光荣与梦想都给汉语注入了新的生机，虽然文字一脉相承，但半个多世纪社会的起伏跌宕，已默默地融化在方块字排列的语言中，从遣词造句，到句式安排，乃至习语隐喻的使用，都和朱生豪的民国文字有了差异。面对这一全新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语境，朱生豪那辈人的译本已显出不足之处，为让莎士比亚打动当代读者的心，一个适合当下读者的新译本是不可缺少的。

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似乎肩负起了这个任务。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全集译者大多数年龄在五六十岁以上，他们的语言既有传统的印记，也有当代的气息，因此他们更能实践“古语从新、时语从旧”这种行文的追求。在网络语言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需要拿出货真价实的汉语文本，让年轻一辈有机会读后长叹，原来还有这样让人阅之舒畅、读之感动的文字。时下手机阅读取代纸质文本，人工智能抢占翻译领地，一时间不少人大感迷茫，还真以为有朝一日，按一下键盘就能让一篇感人肺腑的文字跃然纸上。但是，人工智能虽在实用文本领域稍有作为，在打动人心方面，却难有建树，未来也不会有质的进步，原因很简单，本质上人是不可取代的。读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使我更坚信文人的这支笔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取代的，不信你读下面这些句子：

苟活，还是轻生？此问愁煞人。
莫道是苦海无涯，但操戈奋进，
终赢得一片清平；或默对逆境，
忍受它箭石交攻，敢问，
两番选择，何为上乘？
（辜正坤译《哈姆雷特》）

这样的文字机器能模仿吗？当然不能。之所以不能，是因为表面上看，译者在取舍一个词一个音时选项是有限的，比如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那个著名的 To be or not to be，多少年来尝试攻克这句的译者无数，译文何止三两，哪还有异军突起空间？但一句“苟活，还是轻生”却如长空的一声雁唳，使读者耳目一新。之所以新译仍可迭出，是因为本质上，艺术翻译取舍完全不受定义条理规范，落笔时译者心灵的一个意外颤抖，都可能抖出一个崭新的文字乾坤，一个新韵、一个新词，就能使几秒钟前刚梳理出的思路改道偏航，结果选词造句的拿捏掂量就可能在无限的意外中变得无法估量。

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能为新时代的读者输送养料，还体现在它选择了诗体。莎剧历来有诗体和散文体之别，影响最大的朱生豪译本和梁实秋译本都是散文体。但是莎剧原剧是以诗体呈现的，所以最忠实原作形式的译本应该还是诗体。尽管也有人尝试过用诗体翻译莎剧，如卞之琳、孙大雨、朱文振、杨烈的译本都是诗体，但那些都是远离当代的译本，加之各自都有不同的弱点，时代呼唤一个新诗体译本的出现。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正是回应这一呼唤的尝试。

但在选择了诗体后，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并未千篇一律，在诗体的大前提下，不同的译者在具体的处理上也能各自精彩，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本身也是多元的。比如辜正坤翻译的十四行诗就没有死守原诗的韵律，而是用了更适合汉语读者的韵式。我曾在教学时用过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 66 首，台湾大学陈次云教授把这首十四行诗的形式在译文中反映得惟妙惟肖：

厌倦了这一切，我求安息的死：

例如，看见有德的生来做乞丐，
又缺德的丝毫不愁锦衣玉食，
又赤诚的心惨遭背信戕害，
又荣誉被无耻地私相授受，
又处子的贞操被横加污辱，
又真正的完美却含冤蒙垢，
又力量被蹇滞的势力废除，
又艺术结舌於当局的淫威，
又愚昧，冒充淹博，驾御天聪，
又简明的真理误称为童駮，
又被俘掳的至善侍候元凶。
厌倦了这一切，我愿舍此长辞，
只是我一死，我爱人形单影只。
（转引自《摸象》）

我们不得不折服于译者在反映原诗语音形式时所作的努力。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押韵格式（ababcdcdefefgg）。陈译不折不扣地在译文中把押韵的特征都移植过来了，译者甚至把原诗开头的 And 也用“又”加以对应，几乎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这是莎氏十四行诗技术层面的高超复原！可是我读后却未感受到诗对我心灵的冲击。格律音韵是形式美的要素，而诗歌的形式美主要在音美，但音不可孤芳自赏，一定要作用在人心上才有共鸣，恰如回音壁，声激昂，唤起情激荡，音哭诉，引出泪千行，没有一个接应你的主体，诗的音美也只能是孤高傲世、独守空房。但回音壁的质地不同，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对冲击过来的音韵反应也不一样，结果原文中慷慨激昂的音韵未必就一定能在译文读者心中唤起回响。读汉语长大的人心里那堵“回音壁”和英美人的不同，是用不同材料做成的，沉积着语言历史文化，因此我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特殊的押韵格式无动于衷，而背离原诗一韵到底的押韵方式反而令我心有感动：

难耐不平事，何如悄然去泉台：
休说是天才，偏生作乞丐，
人道是草包，偏把金银戴，
说什么信与义，眼见无人睬，
道什么荣与辱，全是瞎安排，
少女童贞可怜遭横暴，
堂堂正义无端受掩埋，
跛腿权势反弄残了搵台汉，
墨客骚人官府门前口难开，
蠢驴们偏挂着指迷释惑教授招牌，
多少真话错唤作愚鲁痴呆，
善恶易位，小人反受大人拜。

不平，难耐，索不如一死化纤埃，
待去也，又怎好让爱人独守空阶？

（辜正坤译）

这个译文打动我的是诗的艺术元素。我不可能仅仅被形式牵着走，我还需要一些能轻轻按摩我心灵的东西。上面这个译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文就有那种很难让我完全讲清楚的元素，它是音韵，是词语，是互文的联想，是历史的沉淀，有的甚至并不附着在任何有形的语言载体上。在译文的激发与引导下，社会的不公、命运的作弄、人世的嘲讽都像过电影一样在我这个读者眼前掠过，与我人生的经历相碰撞，进而带出共鸣。有人也许会说，那十四行诗呢？那莎翁的押韵格式呢？译文读起来更像是在读中国的词曲，使人联想起《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哪儿还有莎士比亚的身影？这些疑问都是合理的，所以我认为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是多元莎士比亚世界中的一个山峰，我们鼓励不同的读者去寻找不同的山峰，欣赏不同的译文。但就我来说，我不是莎士比亚专家，只是一个普通读者。作为读者，我只想让我感动，而我深信我是能被感动的，因为莎士比亚触及的问题都带有普世意义，他能打动不同时空里的读者。为此，莎士比亚作品的译者就应该着眼于这种普世意义的传递，而不是计较于音律细节上的机械对等。那种象牙塔中探索莎剧艺术幽径，把玩形式特征的译本，应该有它们自己的粉丝。但我更希望欣赏这种接地气的译文，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当年就是为普通人写的，是俗人消遣的剧目，而非雅士把玩的精品。为了消遣，我并不那么执迷于形式的机械对应。我希望让译文唤起读者的共鸣，因此就愿意给归化更大的空间，让更多文艺消遣的元素充盈译文，这样诗作读起来才不象翻译，正如钱钟书所言，“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林纾的翻译》）

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还为我们开了一个重讲外国故事的好头。时下流行把中国的故事讲出去，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去

做的大事业。但是我们是否也应该关注一下“讲进来”这一头呢？新的故事当然需要译介，但已经讲过的旧故事是否也需要再讲一遍？很多经典译作由于出版年代久远，不论是理解还是表达都有再来一次的必要。不少译作是在国门半开，甚至完全锁国的环境下翻译出来的，译者虽尽了最大努力，但因条件限制，在原文的理解上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至于表达，前面已经讲过，新时代的读者也急切需要新时代的译本，来打动他们的心。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已远离了那个仍留给我淡淡乡愁的小城，生活工作在万里之外的另一个小城了。“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半个世纪的岁月在宏观风雷激荡，微观纤尘不惊中已成过往。时代变了，中国变了，世界也变了，但是不变的是那个“人间喜剧”，新的哈姆雷特，新的李尔王，新的威尼斯商人，新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又会登场，于是新的情仇恩怨，新的忘恩负义，新的尔虞我诈，新的忠贞不渝也将在我们眼前重现。莎士比亚的一出出戏剧也将和《桃花扇》《长生殿》《窦娥冤》等交相辉映，继续感动我们这些芸芸众生。

我在蒙特雷海边的小城遥想大洋对面那座江南小城中的历史名巷，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文字又一次穿越时空撞响了我的心空，不过这一回震撼我心胸的不是缓缓道来的散文，而是节奏铿锵的诗行：

前瞻后顾使我们全成懦夫，
于是，本色天然的决断决行，
罩上了一层思想的惨淡余阴，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诸多待举的宏图大业，竟因此
付之东流，失掉行动的名分。
（辜正坤译）

我的胸中是否仍有五十年前哈姆雷特似的“宏图大业”？
答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仍有激情，仍能被莎士比亚感动，
仍能带着快乐与阳光去走完眼前的迢迢行程！
祝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应运而生！

（2017年12月7日）

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袂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RSC）共同推出的最新、最权威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2016年出版）。在总结分析朱生豪、梁实秋、方平等旧译本的翻译经验与教训后推出的这个译本，是一个真正的全新的诗体译本，标志着中国的散文化《莎士比亚全集》走向了货真价实的诗体莎士比亚全集。这是一个英汉对照译本，全部的译文文本都附了行码，因此，读者可以经由任何一行汉译而在两分钟之内找到英语原文。译者阵容强大，主译者由辜正坤、彭镜禧、许渊冲、曹明伦、傅浩、罗选民、孟凡君、覃学岚、刁克利等二十三位译者组成，历时五年才完成全集的翻译。

莎士比亚原文：

Tired with all these, for restful death I cry:
As, to behold desert a beggar born,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And needy nothing trimmed in jollity,
And purest faith unhappily forsworn,
And gilded honour shamefully misplaced,
And maiden virtue rudely strumpeted,
And right perfection wrongfully disgraced,
And strength by limping sway disabled,
And art made tongue-tied by authority,
And folly, doctor-like, controlling skill,
And simple truth miscalled simplicity,
And captive good attending captain ill.
Tired with all these, from these would I be gone,
Save that to die I leave my love alone.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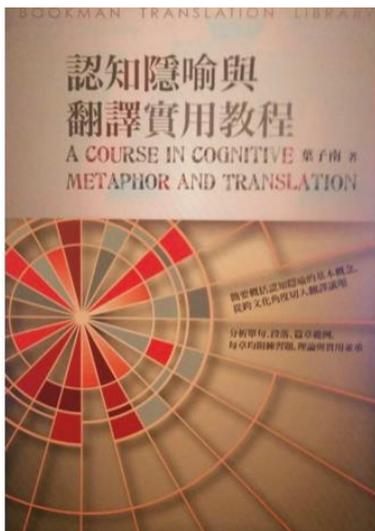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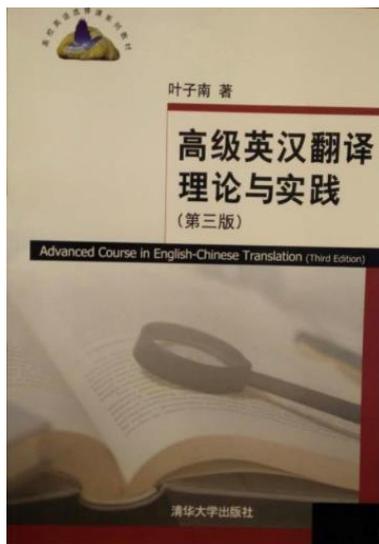
叶子南，浙江绍兴人。1977年考入杭州大学外语系，1982年获英国语言和文学学士学位。后在美国加州太平洋大学获英语教学硕士学位。曾在杭州大学教授英汉翻译课，现任教于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MIIS）高级翻译语言学院。早年从事大量科技翻译工作，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是应用翻译理论和翻译教学。著有《英汉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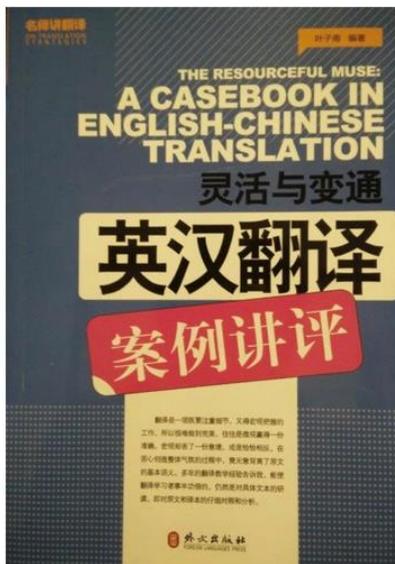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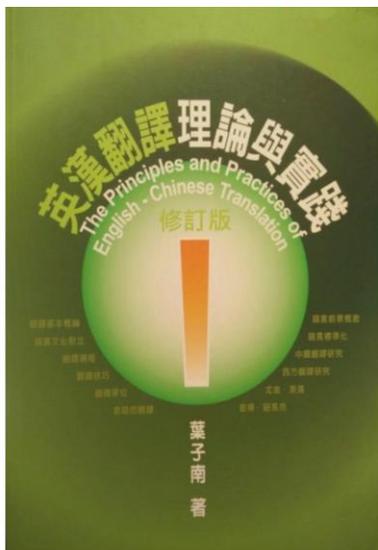
译·注·评》（清华版）、《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清华版）、《英汉翻译对话录》（北大版）、《灵活与变通：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汉翻译案例讲评》（外文社版）、《认知隐喻与翻译实用教程》（北大版、台北书林版）、Introduction to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纽约版、台北书林版、外研社版，与人合著）。其中《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多年来一直是很多高校翻译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此外，叶教授是“翻译名师讲评系列”丛书的主编，长期为《中国翻译》“翻译自学之友”专栏撰稿，并一直为中国外文局翻译培训班和中国译协全国高校翻译教师培训班讲课。他还是北外翻译研究杂志《翻译界》的编委和《英语世界》杂志的顾问。

主要著作封面：





联合国翻译随笔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唐可青

没想到，从事翻译工作已经三十余年，在这职场变化万千的时代，也算是难得的“从一而终”了！

校友孙淦钊请我写一篇关于翻译的文章，说实在，我在这一行干得越久，就越是觉得翻译是不可能之事——mission impossible。我们能做到让相互语言不通的人大致了解对方的意思，不至于完全会错意而大动干戈，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至于生活习惯、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立场观点不同所带来的对语言内在含义的理解和表达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沟通上的障碍，并不是翻译所能消除的。毕竟，语言只是人类通过舌头、声音和符号进行表达的一种形式而已，即便有诗歌小说、文言白话，即便是用同一种语言，有意无意的误解、曲解还是常常发生。要不怎么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如果没有从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的意愿，那么，无论如何翻译，都只能是鸡同鸭讲。下面就给大家讲几则鸡同鸭讲的故事。

一、“你”还是“您”，这是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汉字“你”下面加了个“心”字，就变成了“您”，用于对长辈或身份地位更高的人的尊称，至少在书面语里面是这样用的。但南方方言里“你”“您”不分，正因为如此，当年在北京求学时，南方同学对老教授直接以“你”相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称，北京同学听到后惊呼无礼，吓得我们连连道歉，痛下决心再也不能造次。

然而，盎格鲁萨克森民族似乎并没有华夏民族那么讲究礼节，他们只有一个字来指称对方，那就是“you”，而且，连单复数都省了，这倒是便宜了学英语的人（少背一个单词也是好的），却想不到会给翻译带来意外的麻烦。在翻译联合国时，“you”到底应该译成“你”还是“您”？这倒是一个问题。最后，为了免去由翻译决定使用“您”的人的级别这一艰难的抉择，便统一规定凡遇到“you”一律译成“你”，管他是大使阁下还是女王陛下。估计老北京听了要晕过去了！

可是，英语里的这种套近乎，在法语里却是万万使不得的。在法语里，除了尊重，“vous”代表的更是一种距离感；至于什么时候可以从“vous”改称“tu”，那可是一门高深的社交学问，我至今尚未掌握。为了保险起见，我对人尽量以“vous”相称，或像不愿叫人的小孩一样，尽量回避使用“您/你”，直到对方先用其中之一，我跟着用就是了。即便如此，我发现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对方上次用了“tu”，今天怎么又用“vous”了？难道我们的关系变了？这可真让人挠头啊！

“你和您”，这个曾经让普希金浮想联翩、心潮澎湃的一字之差，还在继续困扰着芸芸众生，尤其是非母语人士……

二、为了男女平等，请使用 inclusive language

对于这个，我还没找到很好的译法，如果有谁知道，请告诉我一声，这可是联合国正在力推的一件大事。简单地说，就是传统语言中存在太多的对女性不平等的表述，比如说，用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他们”代表“他们+她们”。这个在中文里问题还不是太大，毕竟“她”是受西方语言影响后来造出来字，我们完全可以弃之不用。古书里面一律只用“他”，连动物器具都一视同仁，我们的老祖先也算是男女平等的先驱了（虽然有些女字旁的字带有贬义，我们姑且暂不予理论）。

英语的问题也不大，无非是第三人称单数有所区分，加一条斜杠，用 he/she、his/her 对付一下也就过去了。可是到了法语那里，问题就大了。浪漫的法兰西人把所有名词都拟人化，并且规定不是阴性就是阳性（没有第三性别）。这下好了，记一个单词还要记住他/她的词性，就好像见到一个人除了要知道他/她的名字外，还要记住是男是女，这样下次就不会搞错了。但天下万物有多少，每一个都分阴阳男女？并且好像也没什么规律可循，这也太为难人了！比如说，*personne*（人）是阴性，“*animal*”（动物）是阳性（这个可以有），但凭什么“*hache*”（斧头）是阴性，而“*collier*”（项链）是阳性，你能想象，举着一把软绵绵的斧子，戴着一根硬邦邦的项链，是种什么感觉，完全无厘头嘛！最糟糕的是，当法国人说“请他/她把他/她给他/她”的时候，你肯定被绕晕了！

因为法国人执意要在语言中贯彻“男女有别”，所以他们对所有职业的称呼都有阴性阳性的区别。这种情况在英语中保留的已经不多，我能想到的就是“*actor/actress*”，“*master/mistress*”，“*waiter/waitress*”。可在法语里面，用了阴性似乎就少了一份尊重，所以法国有一位女部长宁愿被称作“*le ministre*”，而不是“*la ministre*”！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好了，为了强调性别平等，本来句式就长的法语现在变得更加啰嗦了。比如说，“他们”当然不能包括全部男女，而要用政治正确的“他们/她们”或“她们/他们”。而“大家好”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得说成“Bonjour à toutes et tous”，直译就是“女大家和男大家好”！感谢老祖宗，至少我们如今不需要遭这种罪！

三、Multilingualism —— 联合国的“国策”

联合国自成立伊始，便奉行“多语”政策。“官方语言”从一开始的五种——中、英、法、西、俄，到后来又加上阿拉伯语，成为六种。也就是说，所有联合国的正式文件，包括公约条约之类的法律文书，都必须有六种版本，而且具有同等效力。当然，在具体工作中，如果都要这么运作，也太麻烦了。所以，在这六种官方语言中，英语法语又被定为“工作语言”，即用于日常行政的语言，如起草邮件、发送通知、填写表格等等。

虽说各种语言生而平等，但总是有的语言比别的更加平等，比如说英语，几乎是处于“一语独大”的地位，即便曾经的“lingua franca”法语也难以望其项背。而中、阿、俄更是被归入“exotic languages”——奇异的语言，好像懂得这些语言是一件多么奇异的事似的。由于预算上的压力，“multilingualism”也时不时受到一些英语国家的质疑，弄得联大只好专门通过一项决议，重申这一“国策”，这样我们的工作总算是暂时无虞。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不过，真正让我看到“multilingualism”在实际中践行的，却是在瑞士。瑞士——一个常住人口不及杭州的蕞尔小国，却有四种“国语”，其中三种是“官方语言”，在瑞士联邦全国行政管理中享有同等的地位。于是乎，所有的官方文件和网站，所有的法律文书，所有的使用说明，都必须有德、法、意这三种文字，真不知道在有 Google Translate 之前，瑞士得有一支多么庞大的翻译队伍啊！

不过，不用担心，瑞士人个个都是语言高手。除了在学校要学三种语言之外，在家里再讲其他语言，或者甚至跟妈妈讲一种语言，跟爸爸讲另外一种语言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弄得我在他们面前都不敢随便暴露我做翻译的身份，因为我的语言能力跟他们比，简直是弱！爆！了！

四、Where are you from?

估计这是每一个出国的人首先并不断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像每天进入各种系统开始工作前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一样，但这却是最让我为难的一个问题。当人问你“Where are you from”的时候，恐怕不是要知道你刚坐了哪班飞机从哪里过来，而是要知道你是哪里人。刚出国的时候，这个问题还好回答，我是中国人，我从中国来，没有什么悬念。但慢慢地，这个回答好像没有那么肯定，那么理直气壮了。是的，我在中国出生长大，我的祖先都是中国人，但我已经入了外国籍，虽然我还有着一颗中国心和一个中国胃，但我还能称自己是中国人吗？或者，我除了一颗中国心和一个中国胃之外，多年后居然还保留着一张中国护照（虽然我在国内连身份证都没有），但我并不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是刚下飞机从中国来，有人问起来，“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而我却答非所问，这该如何是好？

于是，我只好含糊其辞，说一个最近的居住地，希望能支吾过去。可有时候偏碰上寻根刨底的主，非要问你：“I mean, where are you from ORIGINALLY?”天哪，难道这是移民局查身份，还是填写美国签证申请，我要把我居住过的国家、停留过的港湾，我的学历履历统统给你报一遍吗？再说了，你/您真心有时间有兴趣听我这么说一通吗？

所以，异乡的朋友，“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联合国：技术与翻译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蔡力坚

最近三十年是技术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三十年。1989年我参加联合国工作时，没有电脑，更没有互联网，笔译是用圆珠笔写的，纸张是我们“远古”时代沿用下来的方格纸，术语写在卡片上，卡片放在卡片箱里，按字母编排。这种操作方式自从联合国 1945 年成立之日一直沿用下来，没有改变过。我想翻译这种操作方式在联合国成立前的数百年里不也是如此？

到了九十年代初，情况开始变化，个人电脑走进了百姓家，也走进了联合国办公室，但那时的电脑很笨，基本上只能用于效率低下的文字处理，还经常死机，中文输入使用高度 user-unfriendly 的五笔字型。当时对翻译来说，用圆珠笔写与用笨拙的中文输入软件打字，在速度上没有区别，所以许多人并不愿意放弃传统老办法。后来出现了叫“下里巴人”的拼音输入法，略略增加了电脑的吸引力。电脑的一个比较好的用途是取代卡片箱查阅术语，使用了当时的先辈数据库 dBase（后不久用 MS Access 取代），倒是增加了极大的便利，对于术语的调阅可谓一个“小革命”。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互联网问世了，我们当时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也许纯粹是出于好奇，对互联网的发展高度关注，注视着互联网的每一步发展，在互联网的“恐龙”年代，网络只能展示静止的信息，但我们觉得很新鲜，很好玩，使用 HTML，只用 Notepad 或 WordPad 敲打（编辑软件尚待问世，Dreamweaver 几年后才出笼）。接着，原始的互动功能在互联网出现了，使用 Perl 语言，随后，ASP、PHP、cold fusion 等相继出现，再下去新花样更加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实在无法再步步紧跟了，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做我们的翻译，这种事情留

给计算机专业的人去做吧！互动功能的应用带来了更多的方便，查数据库不再需要坐到专用的电脑前面，坐在自己的办公室、甚至坐在家里都可以查询。

到了二十一世纪，网络更加发达，给翻译带来了各种便利，除了查询资料的便利外，还能远程协作，远程操作。给翻译带来一个最大的实惠是能更多的兼顾家庭，可惜我们错过了这个时光，九十年代我们的小孩在幼儿园或中小学读书时，需要照顾的事情多，而当时不能远程工作，为了照顾家庭，只能请假，也就是得动用自己的法定休假日。幸好联合国给的休假天数还算比较大方，一年有30天，但这仍然是不够的，得精打细算。相比之下，现在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真是幸运不少，随时可以在家上班，远程通勤，工作家庭两不误。

在二十一世纪，翻译软件不断出现，包括所谓的翻译辅助（CAT）工具，如宣扬最广泛、号称功能强大的 Trados 等等。这些工具其实用途有限，主要取决于有多少东西可以回收重用（recycle），如果手头的文件没有多少内容与以前有过的文件相同，那么这些软件实际上是派不上用场的。目前的机器翻译（MT）工具用途也仍然有限，无论有人如何吹牛，对于高端翻译而言，人是无法取代的。在联合国译员中，也有人鼓吹软件之万能，但实际上这些人自己之所以效率质量低下，原因就在于不重视人的作用，而过分依赖技术工具，同时也低估了这些工具的干扰作用。

翻译是一种古老的活动，做好翻译所需的基本要素几千年来没有变，这些要素独立于技术发展而存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语言的掌握。这种基础我们不要轻视，别以为很简单，实际上只有通过像我们当年在杭大时那样的学习或下类似的功夫才能掌握。现在许多学校喜欢讲空话，讲大话，开设了五花八门听起来让人肃然起敬的课程，而实际上是废话一堆。结果是：在学习条件空前改善的今天，在教育资源空前丰富的今天，一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且丧失了“杭大精神”（或类似于杭大的精神），教育质量便每况愈下。

作者简介：



蔡力坚，2016年至今，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教授。

1989年至2015年，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先后担任协理翻译、翻译、译审、编辑组长、规划专员、高级译审(Senior Reviser)）。

1986-1989年，外交部（国际司三秘、驻日内瓦代表团随员）。

著作：

《汉英翻译二十讲》，商务印书馆，预定2019年出版。

“砖头”与“水泥”，《中国翻译》，2019（01）。

“翻译效果对等”，《中国翻译》，2018（05）

《商务翻译：译·评·注》（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

“自然过渡的重要性”，《中国翻译》，2018（03）。

“对仗结构的处理”，《中国翻译》，2018（01）。

“如何看待公文翻译的准确性？”《中国翻译》，2017（06）。

“模糊性应对策略”，《中国翻译》，2017（04）。

“文学翻译中注意细节的重要性”，《中国翻译》，2017（03）。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中国关键词》英译实践探微（合著），《中国翻译》，2017（02）。

“房地产术语翻译的概念对等”，《中国翻译》，2017（01）。

“字面含义与语境含义”，《中国翻译》，2016（06）。

《公文翻译：译·评·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行文连贯的重要性”，《中国翻译》，2016（04）。

“翻译的选词”，《中国翻译》，2016（01）。

“政府公文英译浅析”，《中国翻译》，2015（06）。

“经典概念的翻译”，《中国翻译》，2015（05）。

“尽量保留原文风味”，《中国翻译》，2015（02）。

“衔接方式在翻译中的使用”，《中国翻译》，2015（01）。

“社会题材的翻译”，《中国翻译》，2014（06）。

《翻译研修实用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翻译离不开再创作”，《中国翻译》2013（06）。

“以钱钟书翻译论为出发点谈翻译”，《中国翻译》2013（02）。

“脱胎换骨·再现实意”，《中国翻译》2012（06）。

“如何做好联合国的笔译工作”，《中国翻译》2012（03）。

“英汉翻译实践中的词义误区”，《中国翻译》2012（01）。

《英汉实意翻译》，外文出版社，2011年。

“英语隐喻的汉译”，《翻译通讯》1986（06）。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主要著作封面：



蔡力坚 毕业于杭州大学外语系、北京外国语学院联合国际班，自1989年以来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先后担任口译、笔译、译审、编辑组长、高级官员、高级译审。

ISBN 978-7-301-23326-0
9 787301 233260 >
定价：43.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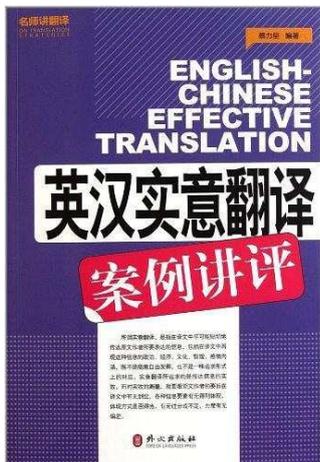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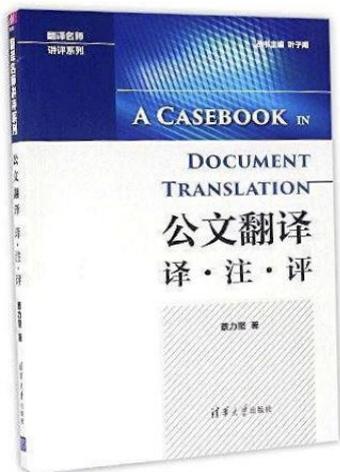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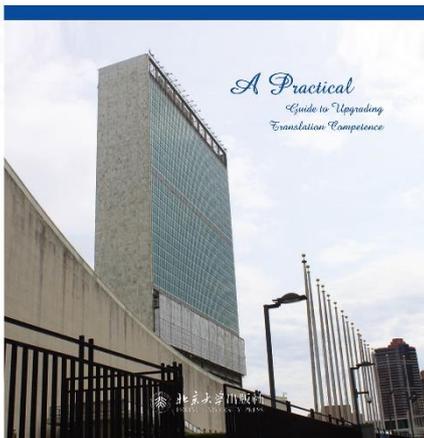
— A Practical Guide to Upgrad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
翻译研修实用手册

蔡力坚◎著

翻译研修实用手册

蔡力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白梔花 - 玛莎·阿隆斯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郑达华译

我十二岁生日那天，花店给我家送来了一枝白梔花，也不知是谁送的。打那以后，年年生日都有一枝白梔花送到我家。既没卡片，也没纸条，打电话去花店询问，也是白费力气，花店说赠花者用现钱支付，没留下姓名。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就不再想弄清送花者的身份了。白梔花外面包着一层层粉红色的柔软薄纸，显得洁白无瑕，魅力四射；它的美丽和芬芳令我心旷神怡。

不过，我肚里从来没停止想像那位赠花者。有时我浮想连翩，觉得此人一定不同凡响，令人激动，但又羞怯腼腆或生性怪异，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这种时候，我想入非非，无比快乐。豆蔻年华的我，心里总是乐滋滋地认为送花者是我喜爱的男孩，或是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暗恋者。

我妈妈时常为我的遐想提供素材。她会问我，是不是为谁做了特别的好事，那人可能不留名地以此回报。她还会说，“有几次你在附近骑车时，看到邻居载着一车的货物和孩子回家，就会去帮她拿东西，或管好孩子不让他们乱跑。或许，那个神秘的赠花者就是街对面的老头，你常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帮他去取屋前信箱的邮件，这样他就用不着自己冒险走下结冰的台阶。”

我母亲一个劲地培养我对白梔花的想象。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富有创造力。她也希望我们都感悟到自己受到怜惜和珍爱，这种怜爱不仅仅来自她，而是来自整个世界。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十七岁那年，我为一个男孩伤透了心。我们见最后一面的那个晚上，我痛哭流涕，一直哭到入睡。一觉醒来，已是早上，一眼看到镜子上用口红写着一行字：“牢记此话，假神离去，真神将至。”妈妈把爱默森的这句诗写在镜子上。我一直保留这行词，常常思考它的含义。后来，受伤的心终于愈合，我用玻璃清洁剂清除它。妈妈也就知道一切又恢复正常。

然而，母亲却无法治愈有些伤害。我中学毕业前一个月，父亲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我一开始悲痛万分，后来百感交织，恐惧无助，怀疑一切，甚至极度气愤，全都涌上心头。气的是，父亲再也不能参加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些事。我对将要来临的毕业典礼、毕业班演出以及毕业舞会都感到兴趣索然，这些事我已做了精心准备，向往已久。我原计划外出旅游，可现在考虑呆在学校上课，觉得这样安全些。

母亲自己虽也痛不欲生，可不愿看到我失去这些重要的事。父亲临死前的那天，她和我一起去商店选购舞会服。我们选了一件吸人眼球的连衣裙，那是一件由一码码红白蓝瑞士薄纱拼制而成的连衣裙。穿上它，我觉得自己像《乱世佳人》中的斯佳丽，只是不太合身。第二天，父亲一去世，我把那件连衣裙忘得一干二净。

母亲可没忘。舞会的前一天，连衣裙已准备妥当，只等我穿上，且尺寸已按我的身材做了改动。它庄重地沿沙发的靠背上拖挂下来，宛如一件艺术品，优美别致地展现在我眼前。也许，我并不在乎有没有新衣服，可母亲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她总是把孩子们的所思所想挂在心头。她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世界能产生奇迹，她还让我们得到美的感受，即使在逆境中也不例外。

的确，母亲希望她的孩子将自己视为白梔花：优美可爱、坚强正直、洁白无瑕，透着魅力，可能还稍带一点神秘气息。二十二岁那年，我结了婚。十天后母亲与世长辞。打那以后，白梔花就不再送来了。

（原文选自《Soup for the Woman's Soul》by Jack Canfield, et 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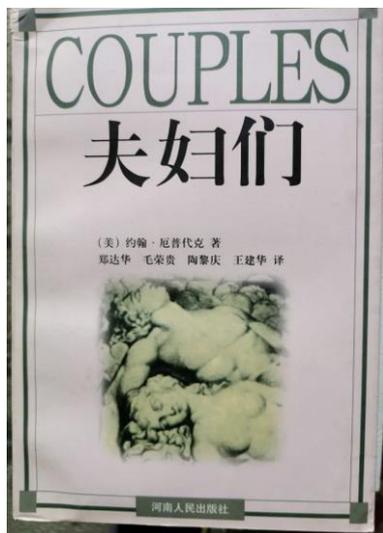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郑达华，杭大外语系 77 级，87 年获硕士学位，96-97 学年赴美蒙大拿大学访学。现为浙大外语学院教授。研究生期间就在《译林》、《文化娱乐》、《浙江青年》等期刊上发表 7 篇中短篇译作。最后学年开始翻译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的长篇小说 *Women in Love*，紧接着又翻译了他的另一部力作 *The Lost Girl*。现已先后在 10 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近二十部译著，累计字数达 300 多万。另有 15 部原创长篇小说和编译及编著，另有两部文学评论专著，字数近 300 万。曾在《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人大复印资料》及《浙江大学报》上发表 10 多篇翻译研究和外国文学评论的论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作者主要译著封面：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输棋歌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王之光译

我会输棋。
虽然我讨厌失败
因为所求是胜局，
我会输，
输棋是我的道路，我的门户。
这是我的方法，我的衣服，我的皮肤。
我要喝下我的败局，如喝咖啡。
我会吃了我的败局，是家常便饭。
不会输棋先，我就赢不了。
赢了以后，会再次输，输赢肯定是如影随形，
不过，不管我输多少，不会比世界棋王输棋多。
也许输棋是因为对手强。
也许输棋是因为学无止境。
也许输棋是因为是人都得输...
但最重要的是，我输棋是因为我选择下棋。
既然道路已选定。
我就不能输棋！

附原英文诗：

I first, and after I win, I'll lose again as sure as night follows day,
And still, no matter how much I play, I cannot lose as much as the
world's best players have lost.
Perhaps I lose because my opponents are better.
Perhaps I lose because there is more to learn.
Perhaps I lose because I am human...
But most of all, I lose because I choose to play.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I have chosen my path.
I cannot lose.

—美国围棋协会会长 Andrew Okun 作

Wherewithal, Wherefore and Wherein 所以、所由与所安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王之光 同声传译稿

“历史与现实——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To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istory and Reality -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China Academy of Art

许江 Xu Jiang

2011年10月22日 October 22, 2011

文化遗产保护是个大课题。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s a big issue. 郑巨欣让我发个言，这方面我确不是专家，怕讲不好。 The moderator asked that I made a statement, but I am really not an expert in this area, I'm afraid I might fail to live up to your expectations. 但这个大课题，又是“文化匹夫、人人有责”，不好推脱。 But the big issue is the "cultural everyman's, or everybody's business", too important to shirk off. 只好勉为其难，在这里谈谈我对文化遗产的看法。 Had to bite the bullet, hereby I will talk about my views 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If inappropriate, I stand criticized.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们经常发问，何为物质文化遗产，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We often ask, what is the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ere i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我们对之作了很多划分，归出若干个种类。We made a lot of classification, into a number of categories. 但依着这种分类，我们又往往有按图索骥之感。However,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classification, we often have a sense of Looking for a noble steed with the aid of the picture. That's Chinese idiom for clinging to the dogma. 那图像总是无法追上好马的线索。That picture always fails to show the clue for a good horse. 这种分类总让我们顾此失彼，抓不到问题的实质。This classification renders us at a total loss, not able to grasp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今年夏天，我和几位老师到黑龙江，偶然经过老东北的一个小镇，叫横道河子。Last summer, several teachers and I went to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came to a northeast town by chance, called Hengdao Riverside. 当年这里是东亚铁路的枢纽，如今小镇已冷落。This used to be the railway hub of East Asia, now the town has been neglected. 我们在丛生的杂草中找到了火车车库建筑。Among clusters of weeds we find the train garage building. 老车库形似风琴，外墙却若西式老建筑。The old garage was in the shape of an organ, but looked like a western old building from outside the walls. 内部老墙斑脱，铁柱叠错。Within, the old wall was peeled off and iron pillars were crisscrossed. “冷水洗火红砖白，电光煮日穹顶黑”，令人遥想当年火车车头在此水火交淬的壮烈！“Cool water washed fire bricks white, /Welding light cooking the daylight into a black dome,” it reminded us the days when locomotives were heroically hardened in this fire and water quenching! 仔细看，此建筑已属省级的文保建筑，但耸立一旁的广告牌上又赫然绘制着巨大的车库改造蓝图。A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careful look showed that this building is already a protected construction as a cultural relic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but a billboard poster stood on the side of the blueprint for renovating the huge garage. 按照蓝图的愿景，车库外形将保存，但内里却修葺一新，只将那老皮换却新袄，一派时尚打扮。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lueprint, the garage appearance would be saved, but it would be actually renovated, changing the old skin for a new jacket, but it was a fashionable dress. 如此改造方案，令人担心！ This reform program, it is worrying! 这件事让我们看到遗产保护的两种困境：一种是未受重视的颓损，一种是重视不当的破坏。 This shows us the two plights in heritage protection: one is decaying losses of neglect, and the other destruction of improper attention. 这个百年车库正处在两者之间的飘摇之中。 The centenary garage is swaying between the two options. 荒弃让我们揪心，原态与所谓的活化的冲突更让我们揪心。 Abandonment worried us, but the conflict of the original state with the so-called activation made us more worried. 历史文化遗存的命此多舛，直令我们揪心不已！ The miserable fate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lics has kept us worried for good!

这个亲眼所见，让我更深地意识到：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The sight under our own eyes made me more deeply aware that the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一座建筑与这座建筑的历史及其表情，一尊龙泉青瓷与青瓷的烧造技艺，一把古琴与古琴谱的操持与演绎，一本武学秘籍与它的秘传……那文化的遗存既是一种物，又是一种更为深刻而生动的存在，这种存在让我们看到“物”——这一存在者的活的开启。 A building and the building's history and its expression, a Longquan celadon and celadon firing techniques, an ancient guqin and the manage and deduction of the sheet music of the lyre, an esoteric

martial art script and its esoteric relics ... It is a material thing, but also a more profound and vivid presence, which show us that there are "objects" - the existence of inspiration of those living on. 一方面，这“物”不是象征，不是隐喻，而是真实的遗存；另一方面，这种遗存的开启是让遗存活转过来，让曾经的历史在当下发生。 On the one hand, this "thing" is not a symbol, not a metaphor, but true remains; on the other, the inspiration of these means to revive them, so what once occurred in history will happen at present. 在这里，物质与非物相互楔入，每个物质文化遗产中都包蕴着非物质文化的内涵，每个非物质遗产又都将跬积而成各种形态的物质遗存。 Here, the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are wedged into each other, when each packet of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entails the influence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meaning, while each non-material heritage is accumulated to form a variety of forms of material remains.

于是，我想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意义绝不在于所谓物质与非物质的指认与分类，更在于认清这个“物”及其在历史上的生动存在，并尽可能地将它及其曾经的或者依然活着的上下游关系、那生动的“造化之链”一道加以保存维护。 So, I think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ts significance lies not in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but in recognition of this "thing" and its vivid presence in history, and we should preserve it as much as possible together with that vivid "chain of creation," and the past or present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lationship. 任何造物都有其造化之链。 Any creature has its chain of creation, which refers to the allelopathy of the specific creation to its background, to otherness, and to human beings under the specific natural and traditional living conditions. 造化之链是指特定的自然和传统生存条件之下，特定造物与背景、与他物、与人的相生相克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幽蔓的长链，使得造物各

有其历史的深度，造物的背后是人的生活方式。 The long-chain of relationship quietly spreads, providing the creature with its own historical depth, and behind it the human life. 看起来我们是在保存一种“物”，实质上是在保存这种“物”的存在方式。 It seems we are trying the preservation of a "thing", in essence, it is the preservation of this "material" existence. 保存苏州园林，是要保存一种山水园林家居的独特存在的方式；保存青瓷精品，是要保存青瓷烧制技艺及其与中国人相依存的生活方式；保存一把古琴，是要保存古韵清音及其古雅的风致气度；保存一部武学秘籍，是要保存武学真谛、武侠境界。 To preserve Suzhou gardens, we save one kind of landscape garden and home in a unique way of existence; to preserve fine celadon, we keep the celadon firing techniques to save the Chinese people's way of life with celadon; to preserve a guqin, is to save the voiceless rhythm and quaint wind of tolerance; to preserve a martial art script is to save the martial essence of martial arts. 每一个文化遗产，都如若一个神必的邮包。 Every cultural heritage is like a mystical parcel, which has its closed static part. 这邮包有其封闭的静态的部分，这正是包含历史原本含量、而我们要通过法规来加以严格保存的部分；这邮包又有其开放的动态的部分，这正是我们努力以积极的方式让其活化在现实生活之中的部分。 This contains the original content of the history, which we have to adopt regulations to strictly preserve; the parcel has this open dynamic part, which is the part we actively activate in real life.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探入这个邮包，去感受第一手的文化遗存，辨识往昔的精神地图，努力还原其原貌原态。 Each of us can probe into the parcel, to feel first-hand the cultural relics, to identify the map of the spirit of the past, to restore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he original state. 同时又可以打开邮包，让历史与当下反复往返，生发出某种继承与创造合一的时代转化。 You can also open the parcel,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so that history exchanges with the current era, creating a temporal transformation combining inheritance and creation.

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中国的特殊的解释学内涵。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s related to China's special hermeneutical content. 这个内涵既包含历史学、文物学、建筑学的专门知识，又满含着还原造化之链、实现其当下发生的使命与胸壑；这个内涵既指向那个嵌在岁月深处的、扑朔难定的历史的、静态的既成之物，又指向因不同时代而变换角度的、随机而发、变化不居的活态的将成之物。 The content includes both the history, heritage, architecture expertise, and the mission and sentiment to restore the chain of creation and achieve its current generation; this points to both the content of the de facto fulfillment embedded in the depths of the years, puzzling history, static thing, and points to the thing to be, changing due to different times, random and fickle, activated thing. 孔子《论语·为政》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既要“视其所以”，真正了解“怎么回事”；又要“观其所由”，追问“何以会这样”；更要“察其所安”，体察其生生不息的“相安之所”，考察变化之中的“造化之链”的诸种关系，回答“如何活在今天”的现实课题。 Analects of Confucius said, "See what a man does, mark his motives, and examine in what things he rests. How can a man conceal his character? How can a man conceal his character?" In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we should not only "See what a man does", and really understand its "wherewithal"; we should also see its "wherefore", asking "its motives"; we should further observe its "place of rest", to find its habitat in endless existence in peace. We must find the relationships in the chain of creation in constant change, to answer the real problem of "how to live today". 文化遗产保护实质上是要保存外在的样态（所以），追索历史的因由（所由），由此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来洞察民族的内心所求与相牵连的造化之链（所安）。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s to save the external state (wherewithal), to trace the history of the cause-effect (wherefore), which is to seek insight into the nation's heart with the chain of creation involved (wherein). 我想，这正是我们讨论和研究文化遗产的真正目的。I think this is the real purpose why we discuss and study cultural heritage.

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在《夜雨寄北》中，以民歌风味，遥想未来对今日往昔的回忆。Tang Dynasty poet Li Shangyin in "Letter Home in Night Rain" envisioned the future retrospect of today and past in folk flavor.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今天，当我们进行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确知遗存所曾经经历的“巴山夜雨”呢？"When we trim the candle at the western window, / We will discuss the night rain in Bashan Mountains." Today, when we conducted the study and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can we ascertain the "night rain" experienced by the relics of the past? 当我们跋涉历史、进行相关历史对话的时候，能否寄情于那种承受民族命运的相安之所呢？When we have our journey of the history, and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dialogue, can we be focused on the place of rest withstanding the destiny of the n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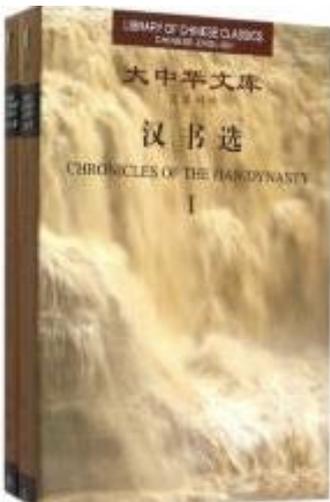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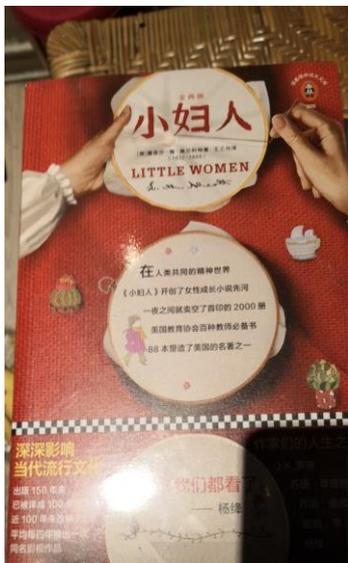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王之光，1977年考入杭州大学外语系，1982年获英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现为浙江大学教授，长期从事文学和文化翻译教学与实践，已经

出版的有《大科学家拉尔夫》、《发条橙》、《索多玛的120天》、《小妇人》、《还乡》、《完美的真空》、《圣经故事》、《法国电影》、《回潮》、《鼠族》、《意大利电影》、《物种起源》、《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国家威胁——中情局谍战亲历》、《老人与海》、《瓦尔登湖第二》、《山楂树下》三部曲等，还参加和主持一批汉译英作品，《汉字五千年》、《此生难舍是非洲》、《舌尖上的主权》、《解读中国干部制度》、《中国单身女性调查》、《台湾简史》、《拯救三江源》、《蚁族》、《谷牧回忆录》、《台湾问题论文集》、《中国梦什么梦》、《中华人民共和国简明历史读本》、《中美关系史》、《中国的绿色发展》等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主要著作封面：



论法律文本的静态对等翻译

—杭州大学外语系 74 级 李克兴

1. 引言

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无论有无翻译理论意识，他在着手执行一项翻译任务之前，都会初步选定完成这项任务的基本策略。芬兰学者 Jääskeläinen 把翻译策略分为总体策略（global strategies）和局部策略（local strategies）两种，前者指运用于整个翻译任务的策略（如对译文的风格的考虑、对读者群的假设等），后者则集中于翻译中更为具体的操作（如寻找合适的词汇等等）（李德超 2005）。虽然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很难严格区分，而且多有重叠之处，但大体说来，翻译方法比较具体，翻译策略比较笼统，总体策略倾向于宏观，局部策略则较为微观。本文讨论的是总体策略，不涉及微观的词汇处理或转换的方法问题。

传统上，翻译策略有以下几种：（1）逐字对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2）字面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3）语意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4）传意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5）编译（Free translation），以及（6）改写（Adaptation）（周兆祥）。比较新的策略有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异化翻译或归化翻译、目的论或功能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在翻译界尚有诸多争议的翻译策略理论，如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又细分为“抵抗式翻译”、“症状阅读”和“妄用式忠实”诸种翻译策略）（封一函），豪斯（House）的显性翻译及隐性翻译说，图里的描述性翻译（主要用于翻译研究），勒菲弗尔（Lefevere）以及以 Jean Delisle 为代表的巴黎翻译学派的“翻译-重写说”，等等。本文只将比较流行以及与法律翻译有较密切关系的翻译策略纳入讨论范围。

2. 法律翻译的目的

法律翻译策略的确立与源法律文本制定的目标有着直接和必然的关系，任何策略的制定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那个目标服务的。从宏观上讲，一个国家或政府制订法律条文主要目的是为了某种司法或治国理念。立法的目的是如此，执法的目的是如此，司法的目的也是如此。从微观上讲，法律文本的制定在许多情形下是为了传意，即把立法者/统治者或法律文本制作人的意旨或意图传达给有关人士：让民众知法守法，当触犯或违反有关法律或规定时，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处；让当事人明白在一定的法律框架或条件下他有什么样的权利和利益，为了享有这些权益，他应尽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没有尽到有关的责任和义务，他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受到何种处罚。就这类法律文本的译本而言，它的目标或功能与源语文本也应该是完全相同的。译本的理想境界是将源语法律文本的作者（立法者或法律文本起草人）写入文本的每一个意图不折不扣地传达给译本的使用者，把源文本中的所有信息从质到量到型（风格和格式）都精确而充分地表述出来，使译本的信息与源本的信息尽可能完全对等，从而使译本发挥与源法律文本尽可能相同的功能，以便产生与源文本尽可能相同的法律效力。这就是法律翻译的目的。这个目的适用于以双语立法的国家与地区（如加拿大、香港）；也同样适用于仅把译本作为执法或司法参照依据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只有使用尽可能相同的执法依据和司法准则，才有可能将法律纠纷降之最低，才有可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司法公正。

那么，能够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是什么？换言之，什么是法律翻译的最佳策略？笔者首先对各种相关的主要翻译策略展开简短的讨论。

3. 相关策略讨论

3.1 为什么不可以是动态或功能对等策略？

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是尤金·奈达翻译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一生写过数十本有关翻译理论和语言学方面的论着，一般人们能记得的就是他发明的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以及形式对等等少数几个概念。动态对等是他早期提出的翻译原则，功能对等是他在晚年为了避免人们误解“动态”而对该术语所作的小小改动。两个概念本质上是一致的。动态或功能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语篇对等；以及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 2000:67），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化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再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其实，奈达这四个方面的对等，原本对法律翻译也颇为适用。但动态对等的原则在实际应用时，无论奈达本人还是后辈的诠释者，都在“动态”上大做文章，都过于强调译文的文化交流这一侧面。为了创造出符合源语语义同时又能体现源语文化特色的译作，遵循这一原则的译者，甚至包括尤金·奈达本人在内，往往都只能舍弃形式的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源文的形式而达到再现源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

在阐述动态对等的概念时，尤金·奈达（Nida 1964:142-160）从其本人的圣经翻译实践中提取了一个非常经典、在中国翻译界几乎众所周知的例子：《新约·罗马人》中保罗对罗马信徒们说了一句话，原文是希腊文，“钦定本”的译法是“Greet one another with a holy kiss.”（请你们以圣吻互相致意）。什么是“圣吻”？现代人莫名其“妙”。故奈达建议将该句翻译成“Give one another a hearty handshake all around.”（请你们亲切地互相握手致意），并认为这是

“完全的动态对等”的翻译。在翻译实践中，根据动态对等的原则或者按照动态对等的翻译策略，spring up like mushroom，不可以翻译成“雨后蘑菇”，而只能翻译成“雨后春笋”；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要翻译成“一箭双雕”而不是“一石两鸟”。总之，奈达提出的“词汇对等”无论其本人还是他人在实际操作中总是被演绎成用不同文化中广义上语义对等的不同词语去取代，源语中的许多重要词素在译文中往往会荡然无存，这一点只要用回译 (back-translation) 的方法加以检验，立刻会彰显出来。这在文学、宗教、新闻、旅游资料以及其他普通文类的翻译中，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目的语中对等词汇所起的指代功能与前者的是相同的，而且往往由于有了这样的替代，译文的归化程度才会提高，可读性则会随之增加。但是，在法律文本的翻译中，这几乎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法律翻译的最高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尽一切可能、全方位地忠实于原文——这种忠实往往需要落实到文本中所用的所有实词以及语言形式的层面。倘若源法律文本中有“鸟”和“石头”的概念出现，译文文本中无论如何不允许用“雕”和“箭”去取代，而以动态对等作为翻译原则或策略追求的就是这种文化上的妙合。所以，动态对等，以及类似的灵活对等或大而化之的意译、活译、“化境”等概念，均非适用于法律翻译。

3.2 为什么不可以是异化或归化翻译策略？

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最早可追溯到施莱尔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813年发表的《论翻译的方法》一文 (Schulte 1992)。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以鲁迅为首的中国文化人曾对这两个翻译概念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之后直到1995年，当韦努提讨论译者的隐性问题时，才正式将异

化和归化作为两种翻译策略提了出来。从本质上讲，这两个概念与传统的宽泛意义上的直译和意译没有太多差异。

的确，法律译本的语言往往非常异化。任何仔细读过香港514部法律中文译本其中一部或一章的读者，都会颇有同感。但异化并非是对法律文本翻译的要求，也不是理想译本应有的特质。只要法律文本的译文能发挥与源法律文本对等的功能，无论是异化的翻译还是归化的翻译，都是可以接受的。尽管事实上绝大部分法律文本的译本在内容表达、句式结构和语言风格上都比较异化或西化（就英译中而言），但我们并不排斥用归化语言形式表达一些典型的法律概念和内容，也不排斥在同一个法律文本的译本中有归化和异化并存的译法。例如在下列的法官判词中：

The statutory conspiracy as defined by section 159A makes it an offence only if it is an agreement to commit a crime. The new law decriminalizes controversial offences such as conspiracy to commit a tort and conspiracy to corrupt public morals or to outrage public decency, but retains the offence of conspiracy to defraud. 第159A条所界定的法定串谋罪，订明只有在各方达成协议干犯刑事罪行的情况下，才会构成串谋罪。新法律将具争议性的罪行，如串谋作出侵权行为，以及串谋作出有伤风化或惊世骇俗的行为非刑事化，但仍然保留串谋欺诈罪。（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2000年第3号判案书）

总体上讲，以上译本语言是相当异化的，但其中某些词语，其译法却颇为归化。如“有伤风化”、“惊世骇俗”等，都是汉语中道地的成语式词汇。如果我们采用异化的方式来翻译文内的这两个法律概念，译文应该是“败坏公共道德”、“触怒公众体面”，但这样的表述不但会使这两个短语语焉不详，而且也不够简洁，其与原文的功能对等程度也未必高于上述译文

中的归化译法，尤其是读者对“触怒公众体面”一词的理解会与原文“outrage public decency”的深层语义有较大偏差。

从大量的成功的法律翻译实践来看，归化式的法律文本比较少见。凡属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的译文，无论属于哪一个文类，其语言都是相当归化的。既然我们否定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对于法律翻译的适用性，我们同样不可以接受归化作为法律翻译的主流策略。但正如上例所述，我们并不排斥法律文本中包含部分归化的译法。如果从具体的或微观的翻译方法角度而论，紧扣原文文意的异化翻译方法的确可以出产精确度更高的译文文本。不过，就英译汉而言，异化文本往往句子冗长、结构复杂，可读性差，文意不容易为读者所理解。但凡在翻译中采用归化策略的，一般都是为了迎合目的语大众读者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而这在法律文本的翻译中往往没有必要，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律文本的读者不是一般民众，而是专业的法律工作者。他们需要的是咬文嚼字式的精确表达的法律概念或条文。不需要什么行云流水般的雅致文字，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见过哪一种法律文本是用行云流水般的语言写成的。所以归化翻译策略，对于法律翻译也是不适用的。

总之，归化和异化均非是适用于法律翻译的策略。但在具体翻译作业中，只要译文表达精确、忠实于原文，传达了原文作者的每一个写作意图，能发挥与原文对等的法律功能，不论是归化还是异化的方法都可以使用。故此，我们与其将归化或异化看成是策略，不如看成是策略之下一层面的翻译方法。所以，异化和归化作为法律翻译的策略，不能成立；但作为方法，则它可与适用的策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译者尽可放心地酌情使用。

3.3 为什么不可以采用“目的论”功能主义翻译策略？

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发现，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即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在追求某种目标或结果，不过他指出每个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生活。与此一脉相承的德国功能主义理论中的目的论的首要命题也是人类的一切有意识的行为都是有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类可以不择手段。依此类推：翻译活动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为了达成翻译目的，译者可以使用任何策略和方法——这就是翻译理论中目的论功能主义的真髓。这一套翻译理论的创始人赖斯（Reiss）和维米尔（Vermeer）表示，他们提出的目的论（Skopostheorie）是适用于所有文本的通用翻译理论），维米尔甚至直接表示他们的理论完全可以应用于法律文本的翻译（李德凤：97）。其理论的支持者意大利 Bologna 大学教授 Garzone 也专文论述了目的论功能主义理论对法律翻译的适用性：“There can be no doubt, however, that on the whole in legal translation a functional approach is not only viable, but recommendable as well effective in consideration of its comprehensiveness and flexibility. ... Thus, if one single unifying principle to guide the choices of legal translators is to be set out, a functional model seems to be the only viable alternative, mainly on account of its high level of abstraction.” (Garzone 2000)。在 Garzone 看来，由于目的论的功能主义的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综合性和灵活性，所以它可以涵盖一切翻译原则和策略。其实，一种理论如果如此具有包容性，它就演变成了没有任何特殊意义或功用的真理式废话。果真如此，我们翻译领域的一切方法之上一层面的理论探索都是多余的、徒劳的。在翻译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凡是搞理论的往往都认为他们发明的或认可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如果把他们的理论应用到一

个他们不熟悉的领域，其理论上的破绽就会像常识性错误一样显而易见。例如，该理论的发明人赖斯和维米尔提出了六条规则：1. 译文由其目的决定；2. 译文在目的语文化和语言中传达信息，该信息与原文化和语言中传达的信息相关；3. 译文传达的信息，不可以清晰地译回原文；4. 译文必须内部连贯；5. 译文必须与原文连贯；6. 上述五条规则按等级排列，目的规则统摄其他规则。(Reiss & Vermeer: 119)很显然，这样的理论是要用一般来涵盖特殊、以全体来统摄所有个体，忽略了事物的特殊性和个体的独特性，这是哲学上“通用理论”(general theories)的一贯主张。这种理论与钻牛角尖的“以偏概全”或“以全盖偏”的观点一样，是哲学上的一种极端主义，尤其不利于应用理论的发展。此外，该理论的本身也经不起推敲或实际检验：其中的第二条规则，即译文的“信息与原文化和语言中传达的信息相关”，对法律翻译而言，显然是行外人士的泛泛之谈：如果法律译本中所传达的信息仅仅跟源文本相关而不是等同，那么这类译本绝对不可能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充其量只能作为参考资料而已。再且，目的论的第三条规则，即译文的信息不可清晰回译(back translation)，显然也与法律翻译的实践不相符。回译规则，不但对于法律翻译，即使对一些要求比较严格的社科领域作批量用途的文件（如量表、调查问卷题目等）的翻译，都是适用的。精确的翻译往往需要用清晰的回译文本跟原文核对；有时候为了确保译文的对等质量，甚至还需要有不同译者的多重回译，这已经是翻译实践领域的常识。由此可见，该理论发明人及其追随者都是一些没有认真从事过法律或严格文类翻译实践的人士。

但从翻译原则这一宏观视角来看，目的论这个大道理对许多（并不是所有）文类的翻译来说不无道理：各类翻译都有其不同的目的，为了实现不同的目的，译者应采用相应的策略

（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但把目的论本身当作法律翻译策略来用，十分容易误导译者，而且也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

3.4 语义翻译或传意翻译作为法律翻译策略的局限性

如同动态或功能对等翻译概念之与奈达的理论一样，传意/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与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是纽马克翻译理论的核心概念。纽马克运用布勒的功能语言理论，即语言的三大功能：1) 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2) 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3) 感染功能（vocative function）。他根据文本的不同功能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忠于作者、充分表达作者原意的叫做“语义翻译”，而忠于读者，便于读者接受的叫“传意/交际翻译”。他认为“传意/交际翻译试图为译语读者创造出与源语读者所获得的尽可能接近的效果”。（申雨平2002：81）它与“动态对等”的宗旨一样，注重译文读者的反应、译文的顺畅，实际效果与原文内容发生冲突时，内容让位于效果；而语义翻译是“在目标语语言结构和语义许可的范围内，把原作者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准确地再现出来”。（同上）它注重的是译文是否忠实于原作，把原文内容、信息置于第一位，必要时可牺牲实际效果而尽可能译出原文内容。（华静2007：55）

该两种翻译策略对于法律翻译来说，正好处于不尴不尬的状态：传意或交际翻译与动态对等策略一样，虽然也注重译文的效果——这是法律翻译所必需的，但它过于强调译文读者的反应和译文的顺畅；为了达到宏观上的传意或交际目的，采用这一翻译策略时可以牺牲语义——这在法律翻译上是不允许的，也没有这个必要性：法律翻译不需要过于强调译文的顺畅，不需要过于注重读者的反应，因为译文的主流读者是法律专家，没有必要把法律文本译得如行云流水。再说，法律文本无论是原

文还是译文，都是用来推敲和研读的，不是用来欣赏的。任何需要精确表述的复杂概念都不可能用简单、顺畅、地道或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加以表达。所以，传意或交际翻译策略，对法律翻译适用性非常有限。

语义翻译初看起来，似乎是为法律翻译度身订造的，因为法律译本不但要忠实于原作，要把原文的内容、信息置放在第一位，而且连原文的语言结构在翻译时也都考虑到了；但遗憾的是根据其定义，语义翻译策略为了“语义”可以牺牲实际效果——这一点在法律翻译中是绝对不允许的：无论是一款法律条文，还是一条合约规定，按照源文本和译文本执行的实际效果必须是一致的，否则，译文是失败的，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况且，纽马克在发展他的语义翻译和传意/交际翻译理论时原本也没有将法律翻译这个文类考虑在内。在阐释这两类翻译所适用的文本类型时，纽马克罗列了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文本类型，但唯独没有法律文本（李德凤 2007：54）——这可能与他本人翻译实践的局限性有一定关系。在中国以外，任何一个翻译理论家的理论都跟其本人在学科领域的长期实践有密切关系。就像尤金·奈达，他的动态对等学说跟他几十年从事宗教翻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种理论，无论功能多么强大，要应用到一个较为特殊的、相关度非常有限的不同领域，不经过较大改造和重新论证，似乎不太可能。所以，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放弃将纽马克的语义翻译理论作为法律翻译的策略。

以上审察的各种流行翻译策略对法律翻译似乎都有缺陷。故此，我们有必要发明一种更有包容性、针对性和适用性的专用翻译策略。笔者根据其长期从事法律文本翻译实践以及探索各种实用文类翻译策略的经验积累，经过冷静的反省、反复的推敲以及与多种其他翻译策略的比较和权衡，发现静态对等倒是一个极为合适的可用于法律翻译的策略概念。以下是对该策略的详细论述。

4. 法律翻译的静态对等策略的原理

什么是静态对等翻译？究竟它与法律翻译是一种什么关系？

静态对等是本文提出的相对于翻译理论中的动态对等的一个概念。静态对等翻译虽然与直译或语义翻译相似，但是它并不等同于直译或语义翻译，更不等同于“死译”。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比直译或语义翻译更丰富、更宽泛但又更严格。真正的静态对等的译本要求深层意思、表层意思、语言结构、风格、格式与原文的这些方面完全对等，还要求译文最大程度地再现原文作者的每一个写作意图。不管读者是谁，凡具备相应的双语水准、熟悉法律语言或法律条文基本的表述方法，他在读到法律译文的句子时，马上可以想到原文的句型或结构，想到原文句子中所用的所有主要词素（即句子中的最小单位）。就某些包含较复杂概念的句子而言，读者即使不能确切地想到原文中所用的词汇，但也能想到表示相同概念的其他同义词；即使不能想到原文的原有句式或表达方式，但至少也能想到一种功能相等的替代句式。我们以一个人们最熟悉的谚语的翻译来说明静态对等的概念：我们可以将“All roads lead to Rome”翻译成(1)“条条大道通罗马”、(2)“所有的道路都通往罗马”；也可以翻译成(3)“殊途同归”或“百川归大海”，等等。但只有译文(1)、(2)属于静态对等的范畴，任何具有相应双语水准的人士在读到该两句时都能想到原有英谚中的主要词素，都可以将该两句回译成相同的英文句子，尽管“all”可能被“every”、“road”可能被“way”、“lead”可能被“link/connect to”所取代，但这些译法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在静态上都是对等的；而用句子(3)、(4)去翻译谚语All roads lead to Rome，则属于意译、归化式或动态式的译法，将其精确回译成原文的可能性极低。

我们再以一个典型法律句子的翻译为例：“任何人籍恐吓、恫吓或以其他手段诱使证人或一方当事人不在仲裁处聆讯中

作证，即属犯罪。”（《香港法律》第453章）译文可以是：

a. Any person who by threats, persuasion or otherwise induces a witness or a party not to give evidence in any hearing before the Adjudication Board commits an offence. 也可以是：b. Where a person induces a witness or a party not to give evidence in any hearing before the Adjudication Arbitration Board by threat, persuasion or otherwise, he commits an offence. 还可以是：c. If a person induces a witness or a party not to give evidence in any hearing before the Adjudication Board by threat, persuasion or other means, he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这三个句子句型不同、表达方式有差异（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译法），但其深层语义是相同的，与原汉语文本要表达的实际语义都是对等的，其句式都属于英文法律类文体的常用句式，其选词风格（即语域）也符合法律类文体的要求。如果按照这些译本去执法，其法律功能或效力也与原文本没有任何实质差异。

总之，法律文本的译文与源文的对等是极为严格的，是全方位的，但却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更不是灵活的。只有这样的译文才经得起回译的考验，才会在回译中做到不走样。而以动态对等策略出产的译本，不同译者制作的译本几乎一定是不同的，译者目的语水准越高，其译本与源本的语义差异可能越大；而在静态对等翻译中，无论译者是谁，只要他们能真正理解源语的语义，只要他们具有相应的目的语表达能力（包括在法律专业方面的表述能力），利用该策略制作的译文文本都将惊人的相似；而译者的双语语言和法律知识水准越高，译本与源本的逼真度就越高，译本所能产生的法律功能或效力与源本的越相同。如果有译本会产生与源法律文本不尽相同的法

律功能和效力，那么无论这个译本与源本有多相似（不是相等或相同），也不论译本语言有多优美、流畅，它一定是废本。而动态对等策略用于法律翻译最容易出产这样的废本。静态对等用于法律翻译，最有可能出产与源文具有相同法律功能或效力的真本。

5. 静态对等的条件

法律翻译之所以需要静态对等而不是动态对等，之所以能够做到静态对等，是由于法律文本的特殊使命和法律语言自身的特点为其提出并提供了一系列特别的要求或条件。其中已经验明的要求或条件分别是：

5.1 静态的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文书是由训练有素的律师、法官和其他司法专家按照一定格式、模式或范本撰写的，在表达思想、叙述事实、说明法理、订立职责、规定奖惩等方面均比其他类型的著作在措辞上更加严谨，语义上更加确切：“...that opposing themselves to ‘the inherent vagueness of language’, lawyers make many attempts at precision of expression...The lawyer must be more precise in his writing than almost anyone else.”（陈忠诚 2006）故此，在法律语言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其他文类，尤其是文学作品中那些常用的修辞手段（翻译时往往需要用动态对等的策略去处理），如夸张、比喻、双关、拟人、顶针、对仗、押韵、俗语、谚语、俚语、方言、暗语、歇后语等等，在法律文本中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法律语言基本上是全静态的。理所当然：翻译静态的语言需要静态的翻译策略。

5.2 严格的翻译原则：法律翻译的最高原则是完全忠实于源文，其操作性的解读是要让译文达到精确的程度，（李克兴 2007：43-65）即不折不扣地译出原作者的每一个写作意图。忠实于源文与译文精确永远有不可割裂的关系，没有源文参照

就无精确可言。再由于法律文本中重复出现的法律概念或专门术语数量大，这些概念或术语表述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译文的质量。翻译这类概念或术语时，用完全相同的词汇而不是用同义词或近义词去表述，更有可能使译文达到精确的水准。故此，法律翻译的第二条操作原则是在译文中用同一词语表达同一法律概念或思想（同一性原则），并要求译文中法律术语的译法与同一法律体系内的有关管辖法律（即上位法）中该术语的表达法（如有）保持一致（一致性原则）。（同上）法律语篇翻译中对法律词汇（甚至句型结构）的同一性和一致性的表述要求，更使法律译本从形式到内容都趋于刻板化和模式化，从而为静态翻译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5.3 单一的读者群：绝大部分普通文类的读者“层次”参差，译者往往会因读者“众口难调”而陷入翻译的困境。故此，动态对等或交际翻译等灵活处理原文的翻译策略应运而生。该类策略主张：对原语的表达形式要根据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或欣赏习惯以及其他可利用的语言资源状况作灵活的改变；动态对等策略还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刻关注译语读者在阅读译文时是否有与源语读者在阅读原文时有相同的反应。而法律源本和译本的读者群都比较单一：两种文本主要都是为法律专业人士而制作（所以无论在哪个国家，普通民众要真正读懂法律往往都有较大困难）。这样一来，译者除了源本，可以“六亲不认”：只要把源本中所有的主要词素（尤其是法律术语和其他实词）、句子中反映原作者写作意图的原始语义和语言结构、写作风格甚至格式，在译文中以最忠实、最对等的方式表述出来，翻译的任务就已圆满完成。这个任务也只有静态对等的翻译策略才能做得到或做得最好。

5.4 文本的信息型：主流法律文本的译本都是具有权威性的信息型文本。即使源法律文本带有呼唤型文本成分（Vocative Text），（朱志瑜 2004）但由于法律翻译精确化

对等的原则使然，译文文本不像广告或宣传类文本的译文那样仍然肩负呼唤或感染读者的使命。况且，除少数几个推行双语立法、不同文本的法律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的国家或地区以外（如香港），绝大部分国家的法律译本都只具有高度的参考价值（如中国官方公布的法律译本）。一旦因文本差异而发生法律纠纷，作准的仍然是源法律文本。法律译本的功能是尽可能准确地提供一个准据法的依据。因此，只要法律译文与源文信息和风格对等，与源文在语义上没有歧义，译文的使命就已经完成。译者没有必要去刻意追求（如以目的论功能主义策略统辖下的各种非常手段）译文的呼唤作用或感染效果。所以，不管源法律文本蕴含的呼唤型文本成分有多少，翻译时都必须按信息型文本处理，即把原文的所有语义信息在译文中充分地、精确地传递出来。对于这类具有权威性的信息型文本来说，理想境界的译本与源文本的信息从质到量到型（风格和格式）都应该是完全对等的。如果某个法律语篇有多个译本，不管这些译本是由同一译者或不同译者完成的，它们的内容都应该是完全相同的，即其中包含的信息的质、量和型应该是相同的，否则各方就会因各执其辞或各行其是而乱套。要达到这种全方位的等质、等量和等型，最理想的翻译手段应该是机械性的，译本中不应该掺杂译者的任何个人情感或其所偏好的语言风格。从理论上讲，有朝一日机器（电脑）中储存的对等信息量达到充足的水准，转换的技术达到专业人士认可的水准，法律翻译是可以机器完成的。因此，从这一点上讲，法律翻译应该是静态对等的翻译。

5.5 语言的模式化和格式化：法律语言虽然复杂，但句式比较单调，语言趋于模式化和格式化。绝大部分概念完整的法律句子都包含三个要素：条件、法律主体和法律行为。（李克兴 2008）如中国《民法通则》，总共有 156 条法律条文，304 个完整的句子，其中 152 个句子包含一个条件，在其英文译本

中可以找到 152 个用“if”（150 个）和“where”（2 个）引导的条件句。这一类句型结构模式化的语言在翻译时最适合作静态处理。除句型结构之外，大量的法律文本都是按照一定格式写成的。对于源文本这类格式，译者也不可以作任何灵活的更变，不可以如文学翻译家那样，可以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翻译成流行的七律诗，或者散文诗，而且译者还可以振振有词。为此，我们提供一段可供对比的双语法律文本（汉语版本为香港立法机构认可的真确版），以演示和例证法律文本格式上的静态模式。例如：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Part—

(a) an instrument is false if it purports to have been—

(i) made in the form in which it is made by a person who did

not in fact make it that form;

(ii) made in the form in which it is made on the authority of a

person who did not in fact authorize its making in that form;

(iii) made in terms in which it is made by a person who did not

in fact make it in those terms;

(iv) made in terms in which it is made on the authority of a

person who did not in fact authorize its making on those terms;

(v) altered in any respect by a person who did not in fact alter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it in that respect;

(vi) altered in any respect on the authority of any person who

did not in fact authorize its alteration in that respect;

(vii)...

就本部而言——

(a) 任何文书如有以下情况，即属虚假——

(i) 该文书是以某种式样制成，并看来是由某人以该式样制成，

但事实上该人并无以该式样制造该文书；

(ii) 该文书是以某种式样制成，并看来是获某人授权以该式样制造，

但事实上该人并无授权以该式样制造该文书；

(iii) 该文书是按某些条款制成，但事实上该人并无按该等条款

制造该文书；

(iv) 该文书是按某些条款制成，并看来是获某人授权按该等

条款制造，但事实上该人并无授权按该等条款制造该文书；

(v) 该文书看来曾由某人在某些方面予以更改，但事实上该人

并无在该方面予以更改；

(vi) 该文书看来是获某人授权在某方面予以更改，但事实上该人

并无在某方面予以更改；

(vii)... (Hong Kong Law Cap 200 : Crimes Ordinance, Section 69)

由上文可见，译文跟源文的格式一模一样，甚至连语句标签、标点符号都没有任何更变。如果允许对格式作出适当更变，那么译文文本就违反了法律翻译精确化的第一原则和术语、格式同一化的第二原则；（李克兴 1997：176-202）其次，当译文读者在有需要查阅源文时，也就难以甚至无法将法律译文与浩繁叠卷的法律源文本作出并列比较。

总之，就法律文书的静态对等译本的效力而言，按照译文本执行的法律行为与按照源文本执行的法律行为要如出一辙。译本所具有的法律效力必须与源本的完全相同。要做到这一点，在操作层面的切入点是必须在译文中最大程度地再现源法律文本作者（包括立法者/法官/律师等）的每一个写作/立法意图，把源文本中的所有信息从质到量到型都精确而静态地表达出来，使译本的信息与源本的信息完全对等。

6. 结语

主流法律文本的译本都是具权威性的信息型文本。理想境界的法律译本与源文本应该从信息、语义、句式、格式、风格上都是对等的，译本所能发挥的法律功能和所具有的法律效力也应该与源文本完全相同。要取得这诸多方面的对等，只有静态对等的策略才可能做到。静态对等的译本有可能滤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常会掺杂进去的个人情感或语言风格，并且最有可能克服译入语语言和文化上固有的偏见（时常因动态或灵活的翻译策略而不自觉地带入译文）。为了追求法律翻译的这一境界，笔者在比较、应用、分析并否定翻译理论领域现有的各主要相关策略对法律翻译的适用性的同时，根据法律文本的特殊使命要求和特殊的文体特征，提出并论证了静态对等翻译的策略。

在执行静态对等翻译策略时，译者操作的切入点是用规范的目的语再现源法律文本作者的每一个写作意图，使译文语篇

在信息含量、深层意思、表层意思、语句结构、语域风格、句段格式等方面与原文尽可能地完全对等。为了确保译文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文，译者最好在译文完成之后用回译的方式进行检验，修复那些因为动态或灵活的翻译策略而使译文难以回译成原文的词句。

参考文献

注释：

Garzone,G.(pdf files).2000. Legal Translation and Functional Approach: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J].

<http://www.tradulex.org/Actes 2000/Garzone.pdf>

Nida, E., 1964.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 Leiden: Brill.

Reiss, K. & H.J. Vermeer, 1984. 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 Tübingen: Niemeyer.

Schulte, R. & Biguenet, J.(eds.).1992. Schleiermacher, F.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1813), Theories of Translation[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陈忠诚，2006，《法苑译谭》，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封一函，2006，论劳伦斯·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策略[J]，《文艺研究》（3）。

郭建中，2000，《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华静，2007，文本类型、语言功能与影视台词翻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J]，Sino-US English Teaching, Volume 4, No.8 (Serial No.44)，ISSN1539-8072, USA。

李德超，2005，TAPs 翻译过程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1）。

李德凤，2007，《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2007。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李克兴，2007，《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克兴，1997，论法律翻译的原则[J]，《翻译季刊》（1）：176-202。

李克兴，2008，法律英语条件句的写作和翻译[J]，《中国翻译》（4）：71-77。

申雨平，2002，《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周兆祥，翻译策略是怎么一回事[J]。《周兆祥的绿色世界：翻译与人生》，<http://hk.myblog.yahoo.com/simonchauhk/article?mid=748>。

朱志瑜，2004，类型与策略：功能主义的翻译类型学[J]，《中国翻译》（3）：3-9。



作者簡介：

李克兴，197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外语系，同年留校任教，1984年评为教育心理讲师。现为浙江外国语学院英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法律翻译和写作、英文合同翻译和写作、应用翻译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早年由浙大公派赴美国留学，分别在印第安那大学和UCLA获得理科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曾在洛杉矶独立经营翻译公司9年，在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大学、港大、恒生大学任教30年，教授比较教育、法律翻译、应用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翻译、新闻媒体翻译等十余门跨学科领域的课程，并成功带出多名法律翻译和应用翻译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翻译》以及国内外心理学、教育学等权威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50 篇，长期以来是中国翻译家协会全国高校翻译专业师资培训课程的专家培训师，是《法律翻译 译. 注. 评一名师系列》、《高级合同写作与翻译》、《高级法律翻译与写作》、《英汉法律翻译案例讲评》、《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广告翻译理论与实践》、《法律文本与法律翻译》等 10 部专著的独立作者，是数以千计的商业翻译项目的译者和定稿人。

论英文法律文本中古旧词的使用原则 —兼评中国法律译本中滥用古旧词的现象

—杭州大学外语系 74 级 李克兴

一、引言

如果将 30 年前的中国法律译本同较近期的法律译文作一客观比较，任何有识之士都会觉察到中国近年在法律翻译实践中所取得的长足进步：情态动词用得更加规范，选词更加庄重，文体更加法律，译本中使用的句型更加与国际接轨：基本采用了接近母语为英语的主要国家法律文本的常规写法或所使用的流行句式，等等。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令人忧虑的倾向，即滥用古旧词。有些权威学者甚至还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译文大张旗鼓地来推广该类古旧词和冷僻词的使用。（陈忠诚：2008）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 2006 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英文译本，来阐释什么叫滥用古旧词的情况，以及探讨古旧词的使用原则。

二、中国法律译本中古旧词的使用情况

从以下公司法的一个条文的翻译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当今法律翻译已经出现崇尚以至滥用古旧词的现象：

第一百五十四条 本法所称公司债券，是指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
Article 154 Company bonds referred to herein means a form of security which is issued by a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legally prescribed procedure, and which provides that the principal thereof and interest thereon shall be paid at specified times. The issue of

company bonds sha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set forth by the Securitie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在一个由 38 个单词组成的普通句子里，居然用了 3 个古旧副词——这在同类的英美法律条文中都是比较罕见的。在整部公司法的译本中，我们发现传统法律文件中常用的以 here 以及 there 为词根或由其衍生而成的古旧副词的使用频率已经有相当高的比例。其中 hereof 和 thereof 各使用了 12 次；herein 17 次；herewith 5 次；hereby 1 次；therein 4 次；thereby 2 次；thereon 6 次；therefrom 1 次；therefor 2 次；以及 provided that 3 次。仅是由 here 以及 there 衍生出来的古旧副词在整个 19,236 词的公司法译本（2006 出版）中已使用了 50 次。使用的古旧副词数量之大、词形之多变，与国外同类文本相比也都属罕见。而与国内以前翻译的法律文件相比，如与同属民法体系的法律、但却是 20 多年前（1987 出版）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译本（共 9,303 个词）相比，公司法中所用的古旧副词的比例更是惊人。整部《民法通则》的译本中仅仅使用了一个 whereby，一个 thereby，三个 therefrom，总共 5 个。读者在阅读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制作的中国法律译本时，根本不会注意到译文里有典型的“师爷文风”（即 legalese 或 lawyerism）。

不过，我们必须同时承认：在公司法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较准确地从语法和惯用法角度把握住了古旧付词的应用。笔者对公司法译本中所使用的 50 多个古旧副词逐个进行了考察，误用的只是属于极个别的形象（只有一个）：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Article 21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ctual controllers, directors, supervisors or senior officers of a company shall not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affiliations with others in an attempt to harm the company's interests and, where any losses are incurred in violation hereof, shall be liable for compensation.

以上译文中的古旧词“hereof”属于误用或滥用：在英文法律文本中，以“here”为词根的古旧词，只跟该法律文本的自体有关系，不能用来指代其中某个条款，如果该文本是法律，那么“hereof”指的是“of this law”；“hereby”指的是“by this law”。例如：第九十九条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Article 99 The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of a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is composed of all shareholders. The general meeting of shareholders is the company's organ of authority, and shall exercise its authorities in accordance herewith. 该段译文最后部分出现的古旧词，指的是“with this Law”。虽然“in accordance herewith”这样突兀的用法在美英的法律中都不常见，但从语法、惯用法或逻辑上分析，这种用法都无可指责：既然“hereof”等于“of this law”，那么“in accordance herewith”就等于“in accordance with this Law”——所以，该词的这种用法符合语法和惯例。

在上文 Article 21 条译文中，如果译者要“一意孤行”地创造师爷文体，也只能用“thereof”。只有以 there 为词根的古旧词，才可用来指代该古旧词出现之前、同一个法律或合约条文中某一个相关、而作者又不想让其在下文重复出现的词汇或短语。例如在下文分析中将会出现的例句中—Article

206 Where the company engages in any business activities unrelated to the liquidation, it shall be warned by the company registration authority and its income derived therefrom shall be confiscated. 一其中古旧词的用法从文法和惯用法上都是无可挑剔的，它指代的是该词之前的短语词“from engaging in any business activities unrelated to the liquidation”，即“从从事与清盘无关的商业活动中”所获得的收入。

就现代法律文本中的古旧词而言，使用的标准是什么？在什么样情况才是得当的使用？在什么样情况是滥用？对待古旧词的使用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些都是法律写作和翻译中非常重要的议题。前两者涉及到作者或译者的语言素养或作文水平问题。后两个问题反映的是作者或译者的文风、对当代法律语言发展动向的敏感度以及对语言使用对象的态度问题。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年的中国法律译本的译者对以上问题的认识均存在较大误区。笔者在此不想直接回答古旧词是否应该使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以及用得是否得体等问题，笔者在此要为法律文本的作者和译者提出几个需要接受的原则；如果接受这些原则，那么以上问题就自然有了正确的答案。倘若有人持有不同观点，希望提出商榷意见，以便为从事法律翻译实践的人士提供一个更成熟的作业指南或规范。

三、古旧词的使用原则

第一，简明作文原则：每一个国家的法律语言都是这个国家最正式、最规范的语言。原则上讲，用精确的词语表达明晰的法律概念，是法律语言最重要的特点以及对其最基本的要求。为此目的，写者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使用典雅而构造复杂的传统法律语言。但是，法律写作的目的是“传意”（communicate），因为“...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be

informed in language which they can understand, of benefits to which they are entitled, and obligations which are imposed on them. This is only fair. It is part of the rule of law ...” (Fung & Watson-Brown, 1994:13) 要把立法人或统治者的意志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人民,从而使人民知法守法,作为其传播媒介的法律语言必须精确、简明、清晰、易懂。

“法律如果写得不清楚,就会变成陷阱。”(同上:12)同样,如果法律条文翻译得不清晰,含糊其词,模棱两可,这种法律条文不但会无法执行,甚至也可能成为陷阱,即便原文不是陷阱,没有陷阱,译文也会使之成为陷阱,成为理解的陷阱。而要使法律文章写得清晰,译得清晰,未必一定要使用复杂的语法时态和句型结构;恰恰相反,“……最简单的英文是最佳的立法用语”。(同上:12) Alison Russell 在论述法律英语写作时指出:“句子要简短。长词应避免。只要能将意思说明白,不用一个多余的词。”(同上:12)当然,提倡使用简明的语言,在当今语言环境中,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普通民众已经不熟悉、平时极少会接触得到、甚至在普通中级字典中都找不到解释或例句的古旧词。就如在中国当今的语言环境下,我们不能在流行的官方语言中继续使用“子曰诗云”、“之乎者也”的道理一样。

译者需要注意到:用简明英文写作法律文件、尤其是涉及普罗大众的法律文件,有百利而无一害。在过去数十年间,英语世界的普通民众由于读不懂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保单、信用卡或商业贷款(如房屋按揭、汽车贷款)条款等等,对法律英文的传统写作风格深恶痛绝。美、英、加、澳州、新西兰等国家的教育家、政治家、立法机构也都在顺应民意,提倡“简明英文运动”。美国政府在尼克松、卡特以及克林顿等总统执政期间均提倡过简明英语运动。克林顿政府甚至还专门颁发行命令

来推行“简明英语运动”。虽然，实行简明英文写作仍然阻力重重（来自已经习惯该套写作风格或持有不同理念的老一辈的法律写手——主要为律师），但作为现代和未来法律英文文件的制作者，我们不应与简明英文运动背道而驰，至少不应为不良文风推波助澜，推广简明英文写作毕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具体说来，它有如下好处（Baldwin, 1999）：

1. 任何读者都较容易读懂用简明语言写成的法律文件；
2. 阅读的速度更快；理解更准确，确定所需信息的位置和获取信息的速度更快；
3. 任何读者，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更喜欢简明的语言，不希望用复杂艰涩的文字去表达可以用简明语言就能表达清楚的事物；
4. 用简明语言写作，词不达意或出错的机会较少；
5. 用简明语言写成的法律文件容易更新（语言风格上较容易保持一致）；以及
6. 能用简明语言写作法律文件的人员容易培养，因此，制作该类文本的成本也较低。

就以上第四至第六点而言，中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的翻译最能说明问题：虽然《民法通则》的翻译团队是由国内法律翻译界顶尖的专业人士或资深的专家组成的，他们不但精通法律和翻译，而且还似乎对英文中与法律有关的拉丁词和其他古旧词颇有研究。他们将该条——“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翻译成：“A mentally ill person who is unable to account

for his own conduct shall be a person having no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and shall be represented in civil activities by his agent ad litem. A mentally ill person who is unable to fully account for his own conduct shall be a person with limited capacity for civil conduct and may engage in civil activities appropriate to his mental health; in other civil activities, he shall be represented by his agent ad litem or participate with the consent of his agent ad litem”。

译文中所用的三个“agent ad litem”，看上去高深莫测，读12年英文绝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接触过，读者初初也可能不会对译者渊博的法律知识肃然起敬。其实该词用在这里是貌合神离，词不达意。它确切意思是“诉讼代理”。根据该条文的上下文，“法定代理人”未必要去打官司，因此，一个现代的简明英文字“legal agent”或“legal representatives”就可以准确、清晰地译出原文的原意。由此可见，在当今的英文文本中使用年代相隔久远的古旧词，作者或译者犯错的机会就会急剧增加，因为现代人必然没有古人使用其古语时的那种语感。

但是，提倡简明语言并不等于要用小学生的语言来书写法律文件。法律语言的繁简程度、风格倾向可以、也应当“因人而异”。换句话说，法律文书的语言除总体上要求简明外，还要方便不同层次读者的理解，适合他们的阅读习惯，文体要为不同读者群所认可。在这一前提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下文的第二原则。

第二，读者理解和认可原则：任何文件的写作或翻译都有目标读者群的假设，法律文件也毫无例外。如果写出或译出句子或所用的表达方式不能为目标读者群所接受、或为难读者（需要读者重复阅读或反复推敲才能理解），这类写法或译法

或表达法就是“不良文风”。法律文书的主要读者群有的是法律专业人士（如法官、律师），有的是普通民众。所以，对哪些词、句式或表达方式可以用或不可以用，不必有统一的规定，译者或作者应根据假设的读者群自行判断确定，胜任的写者也必须具备这种能力。但没有规定，并不等于不需要指引。

总体上讲，文本的主要读者群是专业人士的，其语言可以复杂一些，用语可以行话一些，行文可以更加简约古雅一些，可以间或使用一些行内人士所“喜闻乐见”的“文言”辞汇，也就是说他们熟悉的行话式词汇或句型未必不可以使用（但也未必要把它滥用成一种典型的师爷风格）；但针对普罗大众或者读者群比较混和的文件，如普通法律条文、一般商业性法律文件，就没有必要使用那些会给主流读者造成理解困惑的句型、词汇（行话）或写作风格。但是，即使是为那些理解该类古旧词没有任何困难的专业人士写作或翻译，其使用也应该符合以下的用词经济原则。

第三，用词经济原则：在英文法律句子中，当使用一个古旧词能帮助省略至少三个或以上的普通词汇时，这个古旧词的使用才是经济的，因为古旧词本身就是由一个副词和一个介词构成的复合词，为了省却一个普通词而用一个由两个词构成的复合长词去取代，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在以下情况下，该段原文中的后两个古旧词的使用是得不偿失的：

例1. All samples submitted for consideration must be collected by unsuccessful Tenderers within 7 days after the expiry of the validity date mentioned in the relevant clauses hereof. If at the expiration of such seven days no arrangements have been made with the University for the collection of the samples, the Tenderers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given up all title

thereto and the University may dispose of the same as it thinks fit without being responsible to the Tenderers in respect thereof. (a) 为投标而提交的所有样品，必须在在本招标书有关条款中提及的有效期过后的7天内由未中标者取回。如果在所述的7天期限过后，投标人仍未与大学作出取回样品的安排，投标人应被视作已放弃对其样品的全部所有权，大学可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处理该样品而毋须为此对投标人负责。（来自香港某大学财务处招标文件）

用上述第一条原则衡量，该标书英文版的这一段的写作是失败的，其文风是典型的师爷文风：没有考虑到文本的阅读对象一根据标书的内容，这显然是为那些给大学提供各种物资的供应商制作的投标书，目的是方便他们投标，即告知他们如何投标、如何提供样品以及大学如何处置样品。这些投标商不可能带着律师或专门聘用律师去投标。因此，标书的句子没有必要写得如此冗长，更没有必要如此频繁地使用本文讨论的古旧词。

但如果其阅读对象是法律专业人士，就文内的三个古旧词而论，其用法都非常专业；不过其中两个用得十分不经济，而且会明显地增加读者的认知或解读负担。用得比较经济的是第一个古旧词“hereof”，它指代的是“of this Tender Invitation”，因为这个文件名称较长，一个简短的“hereof”可以避免重复三个词。第二个“thereto”可用“to the samples”来取代，实质上只省去一个“the”；第三个“in respect of thereof”，完全可以用“for the disposal”去替代；用了这个古旧词，不但没有使文句变得更加简洁，反而使专业人士都会感到困惑：碰到这样的内容，无论读者是谁，他都需要根据上下文、调动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去仔细推敲和解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读“of”之后的实质内容；而用“for the disposal”，言简意赅，一语破的。

在下例中，古旧词 *thereof* 的使用是经济的、合理的，可以接受的：If any business, institution, member of a profession or calling, or any department or agency of government, in the regular course of business or activity has kept or recorded any memorandum, writing, entry, print, representation or combination thereof, of any act, transaction, occurrence, or event, and in the regular course of business has caused any or all of the same to be recorded, copied, or reproduced by any photographic, photostatic, microfilm, micro-card, miniature photographic, or other process which accurately reproduces or forms a durable medium for so reproducing the original, the original may be destroyed in the regular course of business unless its preservation is required by law. (U.S. Code collection 1732)

虽然该段美国法典写得非常啰嗦，有很多“小心眼的”或咬文嚼字式的重复表述，但就其中的古旧词的使用而言，它至少是符合经济原则的。例如，在上文，如果不用该古旧词“*thereof*”，作者就得重复“any memorandum, writing, entry, print, representation”，那么这个句子的这一部分的表述就应该是：“If any business...has kept or recorded any memorandum, writing, entry, print, representation or combination of the said memorandum, writing, entry, print, representation of any act, transaction,

occurrence, or event...”，这样的句子，真有点不堪卒读，句子结构上也有点不堪重负。使用一个后置的古旧词“thereof”，可以让该句变得“言简意赅”。再说，该类法典的读者群显然是法律专业人士，他们已经习惯这类表述方式，故该古旧词的使用无可指责。

客观地说，在公司法的翻译中，用得经济、得体的古旧词不是没有：Article 206 Where the company engages in any business activities unrelated to the liquidation, it shall be warned by the company registration authority and its income derived therefrom shall be confiscated.

上文的“therefrom”虽然没有提倡使用的必要（因为其读者群比较混和一包括一般的公司高级职员、会计、资产管理人以及专业的律师等各行人士），但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省去了“from engaging in any business activities unrelated to the liquidation”这么一个冗长的短语。但按照普通英文的表达方式，该句应重写成“Where the company engages in any business activities unrelated to the liquidation, it shall be warned by the company registration authority and its income derived from engaging in any business activities unrelated to the liquidation shall be confiscated.”，它的意思才完整、正确、清晰。但在如此简短的句子中（就法律句子而言），词汇重复似乎较多，句子表述也不够简洁。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原译本中该古旧词的法，毕竟它符合古旧词使用的经济原则，而且它与整部法律译本的风格是一致的。笔者在此只是就事论事，无意去改变整个译本的风格。

另外，公司法第九十四条译文中所用的古旧词也可以说是符合经济原则的：

第九十四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着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发起人补足其差额；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 Article 94 ...Where the actual value of the non-currency property contributi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is found to b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e amount prescribed in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the company, the sponsor making such contribution shall make up the balance and other sponsors shall bear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therefor.

在中文版的条文中，根据上下文，“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意思明明白白，文法或惯用法上也都无可挑剔。但英文译本中“other sponsors shall bear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是一个不完整的句子。根据英文作文惯用法，该句一定要写成“sb. shall bear... liability for sth.”。如果要完整地表达上文的意思并且使之符合英文的语法和惯用法，该句应该这样表述：“...other sponsors shall bear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for allowing the said sponsor to make insufficient contribution.”而用一个“therefor”居然可以帮助省下“allowing the said sponsor to make insufficient contribution”等8个字。所以，只有在这种以及类似情形下，在法律英文中使用冷僻的、以“here”、“there”为词根的古旧词才是“得可偿失”的决定——不过，其假设的读者群还得是法律工作者或其他高水准的专业人士。

第四，用词可重复原则：由上文的各个例句可见，使用以“here”与“there”为词根的古旧词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有助于避免句子中有关词汇或成分的重复出现，使用古旧词可以使

行文变得简洁。因此，习惯使用这类古旧词的作者或译者很可能会从这一实用角度振振有词地为其行为辩护。其实，这一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衡量法律文本写作或翻译的第一标准是表述精确，而词汇重复是达成精确表述的必要手段：

“...exactness often demands repeating the same term to express the same idea. Where that is true, never be afraid of using the same word over and over again. Many more sentences are spoiled by trying to avoid repetition than by repetition.”（陈忠诚，1998）

就现代法律英文写作而言，为了达成精确表述，准确传递信息以及便于读者确切理解信息，重复上文已用过的词汇或有关内容，适当牺牲仅仅为师爷们所衷爱的复古式文风未尝不可。再说，任何其他行业的写作，如科技写作，根本不用这类古旧词和复古文风同样都可以达成精确表述的目标，难道唯独法律内容的表述离开这类词或风格就一筹莫展或“斯文扫地”？说穿了，在法律文本中不用古旧词无非在表达上需要重复使用一些词语罢了，除了某些怀旧的文体学家可能会觉得有这种重复用词的文章不够古雅之外，别无任何不妥。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一个概念是：词汇重复、表述重复已经是现代法律文本写作的无可诟病的规范，任何可以达成法律思想或概念精确表述的修辞手段或措辞风格都可登大雅之堂，不必忌讳是使用古旧词还是重复词。至于究竟应该采用古旧词，还是以重复词汇的方式去达成精确表述，则要权衡利弊得失。如果文本的读者以普通民众为主，则以重复词汇的表述方式为妥；即便其主要读者是法律专业人士，也应该将文本中的古旧词降至最低、减至最少的程度，不应该故意创造一个排外的特权式的小众语言。总之，在当今时代，古旧词的使用失大于得，弊大于利。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公司法译本的分析以及与国外类似法律文本和国内早期法律译本的对比，清楚地发现当今中国法律翻译已经进入一个崇尚和滥用（并非误用）古旧词的误区。虽然从表面上看或者对法律专业人士而言，中国当今法律翻译中古旧词的使用情况并不算严重，有人甚至会认为这是法律翻译人员专业水准提高的标志，所以这种语言风格在近期的法律译本中正越演越烈。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种不良文风，其倾向与当今英文法律语言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为了正本清源、明辨是非，笔者在此为古旧词的使用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一，简明作文原则；二，读者理解和认可原则；三，用词经济原则；以及四，用词可重复原则。简明作文是当今法律语言发展的大势所趋，任何违背这一趋势的风格是与读者为逆，与时代脱节，是作者和译者食古不化或不明“世道”的表现；简明作文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弊。但是在具体作业时，行文简繁、风格雅俗应以目标读者理解和认可为依归，不应不顾对象而盲目追求统一的作文风格。法律文本中古旧词的使用主要是要符合用词经济的原则：为节约一个普通词而使用一个古旧词，是得不偿失的行为。最后一条原则强调法律文本中的表述不怕重复，重复使用先前已经使用过的词汇或短语是提升法律文本表述精确度的一个值得提倡的措施。总之，在当今时代的英文法律文本的写作中，要慎用或尽可能少用古旧词。

参考文献：

[1] Fung, Y.F. The Template--A Guide for the Analysis of Complex Legislation [M], Spring & Watson-Brown, A. 1994.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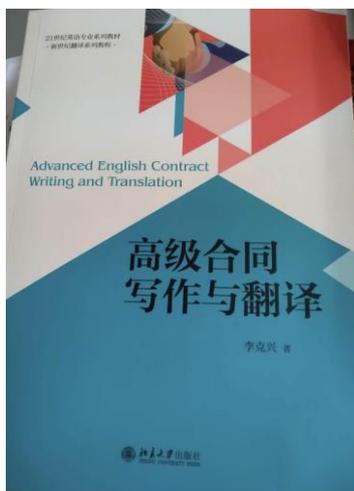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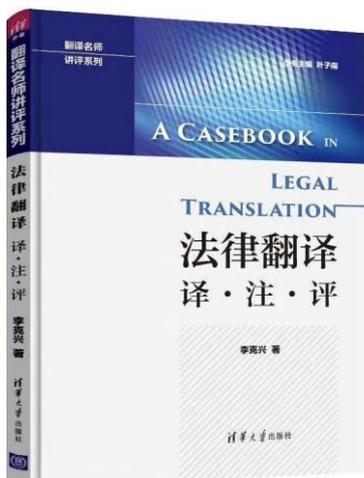
[2] Baldwin, C. Plain language and the document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Lamplighter Press. 1999.

[3] U.S. Code collection: § 1732. Record made in regular course of business; photographic copies;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28/usc_sec_28_00001732----000-.html. accessed on February 8, 2010.

[4] 陈忠诚. 《民法通则》AAA译本评析[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5] 陈忠诚. 《法窗译话》[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主要作品封面:





译诗是一次冒险的恋爱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 汪剑钊

谈及诗的翻译，我不由得想起了瓦雷里关于“纯诗”的著名论述，每个诗人在内心都潜伏着一个对“纯诗”的追求，但在写作过程中，他可以无限地逼近这个目标，却不可能最终抵达。译诗也与之非常相似，其情形有点儿像竞技运动中的跳高。译者对译文的每一次修订都在提高译文的质量，类似于比赛过程中一次次加高的标竿刻度，但每一次都不可能真正与原文找齐。经验告诉我们，在由原文向译文的转换过程中，不论多么优秀的译者，不论他的水平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最后都逃脱不了跳高运动员式的命运——被迫面对一个自己终究跳不过的高度。说实话，那一刻，所有的译者恐怕都会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永远在推着巨石上山的西绪弗斯。因此，有人说翻译是一种失败的艺术，也有人说翻译是一种遗憾的艺术。

这似乎印证了弗罗斯特的话：“诗就是那在翻译中失去了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事实，好的诗歌应该是经受住了翻译之考验的作品，亦即“诗就是在翻译后留存下来的东西”；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但丁的《神曲》，乃至《圣经》中的《雅歌》何以能流传千古，成为享誉世界的不可朽名著，毕竟，绝大多数的读者在品读和欣赏它们时都借助了译文，而不是通过希腊文、意大利文和希伯来文。所以，前述令人沮丧的那一个现实，也同样隐伏了新的希望，它对译者的智力和耐力发出了挑战，同时也给了他一个证明自身的机会。因此，我要说，巴比伦塔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坍塌，诚然宣示了人类必须正视的局限，但也从另一个侧面为人类的自我实现、自我提升提供了契机，失去了巴比伦塔的人类依然热切地渴盼交流，而且达成了文化史上数不胜数的交流。就某种意义上来讲，译者（以及他所欲抵达的目标语）和原文，就像一对自小成长环境各不相同的男女，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性，受着不同的文化滋养，拥有不同的思维表达方式，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爱（或创造，在文字上体现为诗），走到一起。或许是日久生情，或许因媒妁之言的撮合，或许出自美好的邂逅，由初次的相识，到随后的相知，乃至最后的两情相悦，末了成就一段令人艳羡的姻缘。译诗和恋爱的相仿佛，在于都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辛苦寻找，最终只有真诚的相爱者才有机会携手进入婚姻的殿堂，开始一个新生命的孕育与生产。译诗的整个过程，有快乐，也有痛苦，而且正如绝大多数婚姻一样，也会出现在坚持中的妥协与磨合，其中有放弃和修补，有纠结和快慰，也有畅行和停滞，结果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失败的教训。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译诗是一种特殊的创造，它绝不是“克隆”，更不是原封不动的重现和复制。最后的译文应是父精母血结合后诞生的一个孩子。这个新生儿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而是有着父母各种遗传基因的另一个，它在容貌、性格上与父母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却绝不是等同，它的智力和体魄既可能强于父母，也可能弱于父母，在与后者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保持了自身独异的存在。此外，译诗并不是总能收获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宁馨儿”，而在翻译过程中出自诸般原因而中断的一些例子，实际也与生命孕育过程中的夭折极为相似。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因此，我说，译诗就是一次恋爱，有时甚至是一次不无冒险的恋爱。我这么说，实际就把译者放在了恋爱者的位置上，这个比喻或许仍有不贴切的地方（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确有其相近的地方。因此，翻译诗歌的译者就必须做好自己的功课，准备好玫瑰花与巧克力，写好自己的情书，为此需要扩展自己的视野，多多阅读，多多练笔，像提炼镭似的锤炼自己的语言能力，提高对象语和目标语的感受能力，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个健康的孩子。



作者简介：

汪剑钊，
1963年10月
出生于浙江省
湖州市。先后
毕业于杭州大
学和武汉大学，
获外国诗歌史
研究方向硕士
和中国新诗史

研究方向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出版有著译《中俄文字之交》《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阿赫玛托娃传》《诗歌的乌鸦时代》《比永远多一秒》《汪剑钊诗选》《俄罗斯黄金时代诗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曼杰什坦姆诗全集》《茨维塔耶娃诗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等数十种。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俄罗斯黄金时代诗十家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 汪剑钊

一、维雅泽姆斯基

维雅泽姆斯基（Пётр Андреевич Вяземский, 1792-1878），出生于莫斯科一个有世袭封邑的公爵家庭。曾就读于彼得堡的师范学院附属寄宿学校，后聘请莫斯科大学教授在家授课。曾参加 1812 年的卫国战争。曾担任驻波兰华沙的外交官，但因同情波兰和革命者被解送回国。他与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的私交甚好，其写景诗别具一格，在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中表现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怜悯，流露了一定的平民色彩。晚年在沙俄政府担任要职，思想趋于保守。

我们进入老年的生命

我们进入老年的生命——是一件破旧的长袍：
穿在身上觉得有些羞惭，扔掉又有点可惜；
我们与它长期相处，亲如手足兄弟；
无法翻新修补，也无法改变我们的关系。

我们随岁月而衰老，它也跟着一起衰老；
我们的生命凌乱参差，它也同样凌乱参差，
它身上浸透了黑色的汁液，墨迹斑斑，
但我们看重这些斑点，比所有的花纹更加珍视；

上面有羽毛笔的幼藁，在它的根部
生长着我们明亮的欢乐或云彩的憔悴，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有我们所有的意念，有我们所有的秘密，
传递着所有的往事，所有的忏悔。

生命中留下了已逝之物的遗迹：
上面烙刻着哀怨和责备，
静卧着痛苦和灾难的影子，
但这影子秘密地蕴含了忧郁的柔媚。

它收藏着故事，里面有对亲人的怀念，
存活着对已逝存在的深切记忆，
哪怕在夕阳西下的时刻，我们
依然铭记清新的早晨，正午的光亮与暑气。

有时，我还喜欢这衰迈的生命，
即便它已有残损，出现了可悲的转向，
我精心呵护这件葆有爱情和荣誉的长袍，
犹如战士珍惜他被子弹洞穿的战袍。

（1875-1877）

二、雷列耶夫

雷列耶夫（Кондрат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Рылеев，1795-1826），出生于彼得堡一个小贵族家庭。曾在彼得堡第一武备学校学习。参加过1812年的卫国战争。雷列耶夫曾参与组织“北方协会”等秘密社团，成为激进派领袖。1825年12月，发动起义失败被逮捕。次年7月被判处绞刑。他主张诗歌应有充实的社会意义和思想，其诗歌充满革命的激情，有很强的浪漫主义特征，“公民”和“自由”是最醒目的主题，对后世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他的一部分涉及亲情的作品也展现了侠骨柔肠的情怀。

回忆（哀歌）
——献给H·M·雷列耶娃

在你的记忆中是否还在描画
如此快速地消逝的青春时光，——
多丽达，那时我们忘掉了所有人，
贪婪地享受爱情和生命的甜蜜？……
你是否还在亲切聆听蜿蜒的小溪
发出含糊不清的咿呀儿语，——
聆听绿色的森林，幼嫩枝条的喧响，
树叶儿窃窃私语的颤栗？——
那里，唯有我们满怀一腔柔情，
安静地坐在枝叶茂密的柳树下：
茫茫黑夜张开自己朦胧的雾幔，
鸟儿的啼啭也已沉寂，在远方消失，
一轮新月探出云彩向下张望，
淙淙作响的溪水在夜色中闪烁……
月亮披洒银色的光亮，
照耀我们，多丽达，趁黑夜，
某种来自天堂的东西
为大地带来你迷人的妩媚：
娓娓的交谈随即中断，
两颗心因为欣悦而痉挛，
嘴唇贴紧嘴唇，目光淹没目光，
甜蜜的叹息一个接一个飞翔。
我不知道，还有谁亲密如你，
但我绝不会忘掉美妙的过去：
那给我慰藉、给我甜蜜的幻想，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青年时代的疯狂、忧伤和空虚；
这默默无言的愉悦与欢情
让我觉得如此亲切，仿佛紫罗兰
吐露的芬芳，仿佛美本身给出的初吻。
（1823？）

三、米雅特列夫

米雅特列夫（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Мятлев，1796-1844），出生于彼得堡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自幼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家庭接受的教育。曾参加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退役后在政府部门工作。他很早就显示出对诗歌的兴趣，但迟至1834年才出版第一本诗集。米雅特列夫为人机智、幽默，其作品带有一定的沙龙文化特征，语言活泼、生动，富于想象力。其诗歌曾得到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维雅泽姆斯基和莱蒙托夫的赞赏。此外，他还是一名出色的小说家，出版过长篇小说《库尔久科娃夫人在国外的印象与纪事》，有较大的影响，曾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

俄罗斯的雪落在巴黎

太棒了，俄罗斯的雪，太棒了！
谢谢你，你在这里飘落，
仿佛母语的一个单词，
你对一颗俄罗斯的心说出。

一颗炽热的心因此被点燃，
燃起对神圣祖国的热爱，
就此，一个迷人的幻想
在胸中愉快地翻腾起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开始想念故乡的草原，
呼吸祖国冬天的气息，
发自肺腑地画十字祝福，
祈盼可以马上瞅一眼家园。

可你却逐渐在溶化，无论怎样
都不能把你与霞光一起保存。
不，这里的生活不适合你和我：
我们的生活在祖国，我的乡亲！
（1839）

四、巴拉廷斯基

巴拉廷斯基（Евгений Абрамович Баратынский，1800-1844），十九世纪出色的抒情哲理诗人。出生于坦波夫省一个贵族家庭。少年时进入彼得堡贵族子弟学校学习，但因犯有过失而被开除，作为列兵而被编入禁卫军团。此事对他一生影响甚大，其创作上沉郁、伤感的诗风在一定程度上与之有关。退役后，他长期游历于西欧，与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圣马丁、乔治桑等多有接触。1844年，病逝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他擅长描写自然风景，将饱满的激情纳入“冷静的理智”中，形成了独特的戏剧性冲突，其诗句音韵和谐、美妙，用词简练、准确。

永远是思想

永远是思想，思想！可怜的词语艺术家！
哦，思想的祭司！你没有恍惚出神的时刻；
还是那样，还是，还是人，还是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生命与死亡，赤裸裸的真理，
刀具，风琴，画笔！被感性事物吸引的人
是幸福的，但千万不要越过这个界限！
在尘世的节庆中，他感到了醉意！
但在你的面前，犹如面对出鞘的利剑，
思想，你是锐光！尘世的生活黯然失色。
（1840）

五、丘特切夫

丘特切夫（Фёдор Иванович Тютчев，1803-1873），俄罗斯哲理诗最重要的代表，有“抒情的哲学家”之美誉。出生于奥尔洛夫省一个世袭贵族的家庭。1818年，考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大学毕业后到外交部任职，不久被委派到德国，在巴伐利亚、都灵和慕尼黑等地生活了二十多年。在那里，他与诗人海涅和哲学家谢林交往甚密，深受后者的先验论唯心主义思想和德国浪漫美学的影响。丘特切夫非常善于将抽象的哲理寓于诗意的形象，在情感的抒发中阐述对生活的思考，自然与爱情是他钟爱的两大主题，其创作中显露的早期象征主义特征尤为后来的诗人推崇，被誉为“第一流的诗歌天才”、“俄罗斯诗坛上不可多得的卓越现象”。

在初秋的节令中

在初秋的节令中，存在
这样一些短暂而神奇的光阴——
整个白昼恍如水晶似的清朗，
甚至连黄昏也是一片辉煌……

强健的镰刀闲逛，麦穗落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而今已经一片空旷——四下光裸，
唯有蜘蛛伸展细长的游丝，
在闲暇的犁沟里闪烁。

空气清旷，也不再有了鸟鸣，
而冬天最初的风暴仍然遥远——
唯有纯净而温暖的蔚蓝
流淌在休憩的田野……

（1857）

六、别涅季克托夫

别涅季克托夫（Владими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недиктов，1807-1873），出生于彼得堡。在贵族武备学校接受教育，在校期间开始写诗。毕业后进入禁卫军服役，参加过1831年的俄波战争。退役后进入财政部任职，曾担任银行行长，直到1858年退休。别涅季克托夫的诗注重形式，想象诡谲，用词出人意料，敢于打破韵律上的陈规束缚，得到茹科夫斯基、屠格涅夫和丘特切夫等文坛名人的赞赏。1835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随即成为贵族沙龙中的宠儿，不少贵妇人以能背诵他的作品为荣，竞相请他为自己的纪念册题诗。不过，由于受到别林斯基的偏见性的批评影响，他的诗歌地位并没能获得应有的承认。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的探索性价值才被认识到，这与一部分形式主义理论家，如托马舍夫斯基、金兹堡等的推助有密切的关系。论及俄罗斯文学的建设，他在翻译方面的成就也不可忽视，曾译过歌德、席勒、莎士比亚、拜伦、雨果、戈蒂耶、密茨凯维奇等人的作品，不少译作被当作了经典译本。此外，别涅季克托夫对高等数学和天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

沉思

当我挂着一丝老人的微笑
阅读我在黄金时代写下的著作，
当我尚且年轻，——一只严厉的手
准备更改和删除另一些事物，——
我制止了自己，突然问道：
我是否有权利来修改这些线条？
有时，我觉得，这私有之物
并不属于我，“卖弄聪明”罢了，
我不应该用偶然飞来的诗行
果断地一挥，灭绝年轻的罪衍，
不应该用专断的方式来掌控
炽热的火焰和充满情欲的韵脚。
有时，你带着疑心察看四周，
搜寻着作者，——够了，这是我吗？
不！这是他写的。让那个来自
过去时光、朦胧远方的他来回答！
我那只大胆的手触及的是陌生人？
不！我甚至不寒而栗地寻思：
在这一行被遗忘的古老句子下方，
我为什么要署上自己的名字？
（1850年代）

七、格列科夫

格列科夫（Николай Порфирьевич Греков，1810-1866）出生于图拉省（另一说为莫斯科）一个军官家庭。格列科夫的生平资料留存下来的很少。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他早期主要从事翻译活动，曾翻译卡尔德隆、歌

德、拜伦、拉马丁等西欧诗人和作家的作品。他的诗歌创作也浸润着感伤主义的情调，推崇“纯艺术”理论，其用词考究精致，形象鲜明，富于旋律感，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秋天的标志

一片黄叶在葱绿的树木中掠过；
在金色田野上，镰刀结束了劳作；
远处，如茵的草坪上泛起一片淡红，
蓊郁的花园里悬挂着成熟的果实。

极目远眺，到处是秋天的标志：
在那阳光下，蜘蛛亮晶晶的张开蛛网，
草垛时隐时现，花揪树垂下果实，
飘动一串串红色的缨络，越过围墙。

松脆的谷茬地犹如耸立的鬃毛，
秋播的幼苗恰似碧玉在闪烁，
干燥房冒着轻烟，蓝色的池塘上空，
晨雾缭绕，仿佛白色的亚麻布。

装货的大车整天嘎吱响，远处，
在整齐的连接下，打谷场发出回响，
一大群白鹤在高空飞翔而过，
时而在苍穹之下互相引颈鸣唱。

别了，温暖晴朗的日子，花的时辰，
稠李树吐露着芬芳，霞光灿烂的时辰，
在夜的黑暗中，启明星肆意玩耍的时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歌吟、恋爱，幻想纷扰不休的时辰！

但我喜爱秋天：它令我爱怜。哪怕
这秋天消除了春天一切的魔力；
它蕴含着令人魅惑的独特的忧愁，
让灵魂着迷，喜爱，施予绵绵柔意。

我也喜爱一片片灰色的云朵，
我也喜爱在空中疾速地旋转的叶子，
还有那徐徐拂动的淡白色阳光，
仿佛临终的美人唇际露出一丝笑意。
（1855）

八、费特

费特（Афанаси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 Фет，1820-1892），俄罗斯纯艺术派诗人最出色的代表。原姓申欣，出生于奥尔洛夫省的一个地主家庭。母亲是德国人。1840年，费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展示了最初的艺术探索，赢得了文学界的注目。1844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他从军来到南方。期间，与《现代人》杂志有密切的联系。他认为，美是诗歌写作的最高准则，艺术是纯粹的、非功利的，因此，应该关心永恒的主题，而不需要过多地关心现实生活。在具体的写作上，他善于捕捉瞬间的印象，细致、准确地描绘人的内心世界，意境空灵、优雅，音韵和谐、优美。他的创作尤以风景诗最为人称道，以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内蕴而备受列夫·托尔斯泰的推崇。

只要我一看到你的笑意

只要我一看到你的笑意，
或者发现你清朗的眼眉，——
就会唱起恋歌，但并不对你，
而是因为你百看不厌的美。

人们在议论，无论晨昏，
那歌手都在歌唱，不知疲倦，
对着她那芬芳的摇篮，
仿佛夜莺对着玫瑰而啼啭。

但花园年轻的女王不发一言，
仪容中有高贵的纯洁闪耀：
只有歌才需要美的存在，
而美啊，连歌都不需要。
(1873)

九、谢尔皮纳

谢尔皮纳（Николай Фёдорович Щербина，1821-1869），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母亲有希腊血统，这令他对古希腊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写作上也多呈现拟古之风，崇尚快乐与美，纯理性主义地对待世界和自然。曾将自己的原创诗集命名为《希腊诗歌》和《新希腊诗歌》。他的作品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引起较大的反响，车尔尼雪夫斯基曾予以高度的评价，同时也指出其在主题上的局限。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如果我的爱情惊扰了你的幸福

如果我的爱情惊扰了你的幸福，
请把它忘记……没必要再爱我！
我为过去的同情向你表示感谢，——
我也将为你的幸福继续活着。

我该上路了……请你告诉我，难道
不是你在我头上搭起爱情的小屋，
让我这个漂泊者拥有一个容身的场所，
我的灵魂可以得到休息，可以客居？……

我们在热恋中和在冷却中都不自由：
我永远都不会去责备你的变心……
不！感情与思想一样，永在变动中燃烧，
感情也有自己的序列和自己的年轮……

但我担心的是，你一对天堂的眼睛
因为我而被泪水弄得模糊不清……
我感到幸福的是，你已将我忘记，
我感到幸福的是，我还不曾忘记你！

（1843）

十、迈科夫

迈科夫（Аполло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айков，1821-1897），俄罗斯纯艺术派诗人的重要的代表。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父亲是著名画家，科学院院士。少年时期便显露出非凡的诗画才能。大学毕业后，曾任职于沙皇政府的财政部。1841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得到了别林斯基的赏识，称为“俄罗斯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他非常推崇和喜爱古希腊罗马文学，创作了一部分具有古风性质的诗歌。在他的心目中，理智是软弱的，需要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找到创作的分寸感。他的风景诗带有印象主义的画面感，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远古的尸骨

我颤栗不已地望着
这根另一世纪的尸骨……
等着我们的是同样的命运：
人类的时代终将消失……

我们荣誉的喧嚣也会沉寂；
关于人类的传说也会消亡；
理智引为强大和骄傲的一切，
不可能进入另一种创造。

仿佛一颗冷冰冰的星星，
或者一座已经熄灭的火山，
地球滑过海洋般的天空，
仿佛一艘空空如也的海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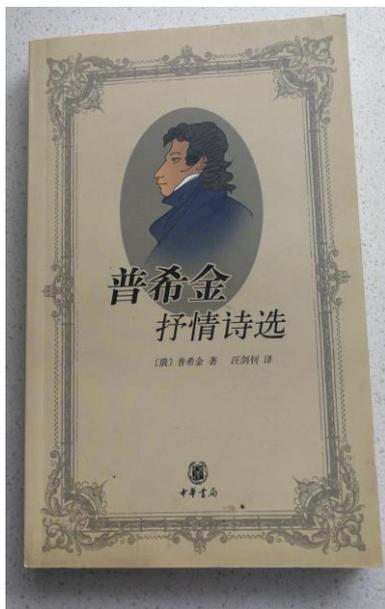
在世界各地流转和漂泊，
匆忙飞行的精神
君临我们城市的骨架上，
仿佛坐落不会出声的花岗岩……

理智就这样向我们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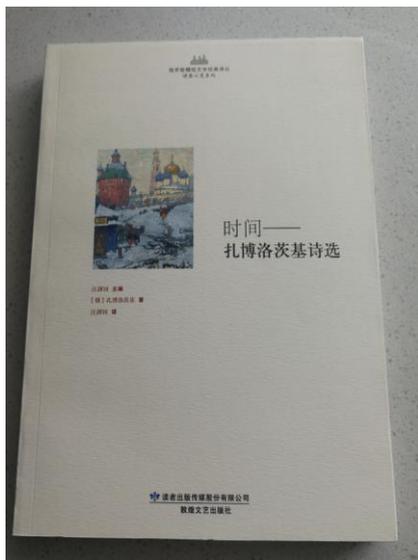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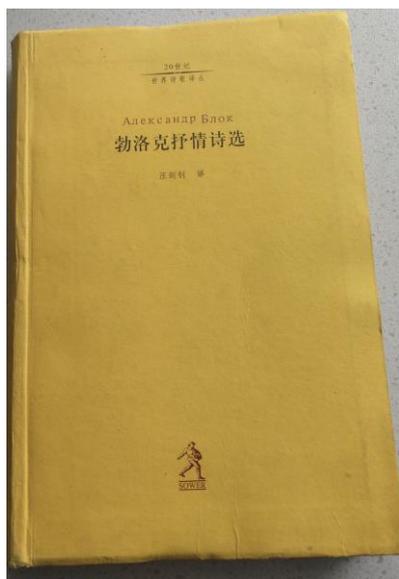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生存的奥秘，……但心在狂跳，
隐匿着胆怯的希望——
或许，骄傲的它，出了差错！
1857

主要著作封面：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游记

难忘的埃塞尔比亚之行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吴磊

2012年9月初，又一次远行的第一站是美国，和离家6年的儿子和媳妇短暂团聚后，中秋之日登上美国的 Washington DC 机场直飞埃塞俄比亚。儿子很不情愿我此次出行，反复劝说取消行程，要不是太平洋彼岸的老爸劝儿子就此打住，他早就偷偷把我换成回国的机票了。

埃塞航空公司是一家飞行历史比中国还久的老牌公司，空姐很漂亮，因很多非洲国家都要去哪里转机，飞机几乎是满座。我和一位美国女摄影师同座，当中座位空着，两人聊聊天，轮流打个盹，还算舒服。看着前排坐位满满，中间被夹住的那位胖先生汗流浹背的样子，不免有点偷着乐。

飞机在首都 Addis Ababa 着落，踏上了有 3000 多年历史，从未被殖民过的非洲第二大国，人类祖先 Lucy 就静静地躺着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当时感觉时间仿佛穿梭回到了 30 多年前的我的祖国，很多情景是如此相似。这里有一亿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靠天吃饭，技术落后。一路上看到了总统府豪宅，非盟总部大楼，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军队，宾馆门口安检设备；一路上停满的中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国制造重型卡车，一排排在建的公寓楼；一路上更看到的是杂乱的街道，漫天的飞扬的黄土，一路上还看到驮着水的毛驴，牵着去出售的羊群。一路上到处可以看到的是刚刚去世的55岁的领导人梅莱斯·泽纳维巨幅画像。

我工作的公司是嘉兴人投资建造的，全部的厂房，设备，机器，供电，供水设施都是我们老板自己从嘉兴租船，定仓，装上远洋轮，先卸在吉布提港，再用卡车运到现场，亲自蹲在那里，一天一天地搭起厂房，安装设备，开动起一条一条流水线，生产出一批一批的合格产品。

我的日常工作是：第一，每天上班时老板布置工作的英语翻译，然后有埃方人员翻译成当地语言，然后我再把反馈过来的英语翻译成中文。第二，去车间查看工作情况，我们中方的技术人员都会用肢体语言或眼神，手把手地教当地工人，不需要复杂的翻译过程。有次我在车间碰上了一头牛，搞得鸡飞狗跳，赶快组织人员把牛赶出车间，赶回它闯入的河边小路。第三，40分钟车程去首都 Addis Ababa，找桉树。桉树是瑞典援助埃塞的项目，满山遍野的桉树给曾经砍光了树的山坡上了盖上绿绿的植被，为当地人供应了电线杆和柴火。而桉树是我们工厂最需要的原材料，如果能找到长期供应商，简直就是挖到了一座金山。第四，找市场；我们拿着建筑模板样品，一家一家公司去登门拜访，送样，为公司的销售打开了一扇一扇的大门。第五，招聘人员，每次公布了招聘公告，几百号人就拥挤在工厂大门口，要分成几批面试，我们中方的老总乐的合不上嘴，这里的员工好年轻，工资好便宜，人员好多多。那时，我们嘉兴已经开始了用工荒。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的宿舍，这里最好的房间之一，窗口常常看到牛和一群狗在闲逛。埃塞在赤道上，没有四季，只有雨季旱季。早晚长袖，中午40度酷暑，晚上蚊子多多，躲进蚊帐，盖上被子才可入睡。深夜，屋顶上是鸟们跑来跑去的急促的脚步声。值班的门卫配枪巡逻，必定裹上毛毯御寒。

那时的埃塞人真的很穷，上班需要翻山越岭，晚上回家太晚，路上会遇到狼群。他们饭盒里带的主食是“injera”，用当地的植物苔麸和面粉混合发酵后制成，因此会略带一股馊掉的酸味。饭店也有这种食物供应，但是，一定用手抓着吃，有次，我企图用刀叉吃，被他们及时发现被阻止了，原因不知道。

每天工厂下班后，就会打开大门，让当地人来取加工剩下的废料。于是就会出现人山人海的情景，每家妈妈带上所有的孩子，每人背上一个尽可能多装的大包裹，步履踉跄地走出大门，有时孩子会跌倒在地，爬起来赶紧拾起大包追上远去的妈妈和兄弟姐妹，这也许是他们全家必须的柴禾，捡一点，省一点，省一点。我们自己的工人师傅看到此番情景，很是心酸，总是会赶上前去扶起孩子，帮上一把，嘴里还会年年叨叨，“当心啊，当心啊”，眼角上挂着泪水，恐怕是想起了远方家中的妻子儿女。

但是，我们的埃塞女工人每日清晨会穿上干净衣服，打扮的漂漂亮亮，精精神神地步入工厂；我们的埃塞男工人，总要早一点赶到工厂，在场地上用老板从中国带给他们的足球，好好地踢上一场，技术可是了得；而我们管理人员都要排队站在门口，和每个人碰碰肩膀，打打招呼，这是当地的习俗。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他们大部分信东正教，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所有的宗教假日，工厂都要放假，而他们每周末都会换上笔挺的西装，打上领带，去教堂做礼拜。大概从凌晨4点左右，我们都会听到来自教堂的钟声和祷告声，在山谷中回响，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至今还记得是一位埃塞女律师，很年轻，很漂亮。我们约在 Addis Ababa 的咖啡店里谈我们的案子。情行十分紧急，那天晚上在寝室只听到几声巨响，所有窗户的玻璃都纷纷碎落，然后骂声，吵闹声连天响，对方带着枪，而我们的保安也是配枪的，一旦反生冲突，那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对方扬言要停电停水，这可是太严重的后果。女律师静静地听完了陈诉，看完了所有的材料，从容地说，“打官司，告他们欺诈，我们一定赢”。官司在异国他乡的埃塞打赢了，我们工厂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护，感谢这位年轻的埃塞女律师，在埃塞有这样杰出的女中豪杰！

至今还记得这位一起工作的埃塞同事，他高高大大，脸上挂着害羞的神情。我们一起翻译，一起找原材料，一起跑市场，一起处理工伤事故，一起招聘新工人。有时也会在一起闲聊，他大学毕业，原先在海关工作，也是他们国家的安全人员。他最大的理想是能到美国去留学深造，最大的愿望是学好中文，最大的目标是在10年后成为富人。我离开埃塞的那天晚上，他一定坚持去机场送行，很是不舍，因为我是唯一能够用同一种语言和他交流的中国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更难忘临别之时，同事们给我开的欢送会，心中有几分不舍，心中更有无尽的牵挂。我的父老乡亲，因为你们的吃苦，因为你们的耐劳，因为你们的坚守，才有了今日埃塞的辉煌。感谢我的祖国，我们终于摆脱了贫穷。

祝福埃塞人，去实现你们的梦想，不再贫穷，不再牵着毛驴，陆续搬进那一套套建好的公寓房。

难忘的埃塞之行。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巴尔干日记之一：塞萨洛尼基

—杭州大学经济系77级 曾骅

一直想去巴尔干半岛看看，这个在历史上纷争不断战火四起的地区激起我的好奇。正好朋友文平霓花抛出了大巴尔干游计划，我和老头想都没想就报名了。5月11日晚，我们一行12人踏上了旅途。



因为签证地的缘故，我们从希腊进入巴尔干。飞行了将近15小时后，到达希腊北部最大的港市塞萨洛尼基。这是个中国游客不太知道也很少光顾的城市，但却是希腊第二大经济、文化中心，东南欧的主要交通枢纽，它以拥有大量的拜占庭建筑杰作而闻名。

塞城最吸引我的是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希腊建筑遗址。这些遗址淹没在拔地而起的现代建筑中，有的只剩下断垣残壁或墙基。著名的伽列里乌斯大理石结构拱门就杵立在闹市区的一群高楼间隙中，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无法将它单独剥离出来。它身上保留着4世纪的砖，但底部大理石柱脚刻着的图案已经模糊，看不清具体的内容。一只鸽子飞来，停在柱脚的大理石镶边上，让人柔软的心底增添一丝沧桑的古意，但四周过往的喧闹又迅速抑制了这种宁静的怀旧感觉。拱门不远还有几处古建筑遗迹，据说原先是宫殿，如今只能凭游人自己去想象它当年的辉煌了。

古遗迹残损的状况与这座城市动荡的历史有很大关系。塞萨洛尼基曾经是古代马其顿王国的京城。马其顿王国衰落以后，它于公元前168年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城市，罗马帝国衰落以后，蛮族一再入侵。1387年，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塞城。一战期间，塞城的大部分被法国驻军引起的一场火灾事故所摧毁。二战期间，塞萨洛尼基又被德国占领，遭受同盟国炸弹的严重

损坏，加之两次巴尔干战争，有这些古迹保留下来，已属相当不错了。

圣德米特里教堂坐落在一个极不起眼的街道边，红砖的外墙也不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华丽，但它的地窖却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建筑水平目瞪口呆。这座5世纪的建筑是为了纪念塞萨洛尼基的守护圣徒而建造的。大约公元303年，一个名叫德米特里的罗马士兵因不肯背弃基督教被伽勒里乌斯皇帝勒令处死，那个时期，基督教时常遭到罗马政府的迫害。可历史就是如此多变，仅仅十年，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让基督教从地下走到了地上，50年后，基督教更是一改被追杀的境地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宗教。德米特里的灵魂一定会为这个结果雀跃欢呼！一定会为他坚持信仰而骄傲！



七世纪建造的圣索菲亚教堂体现了罗马到拜占庭影响之下的变化，是塞萨洛尼基第一座建造了圆屋顶的建筑。圆顶穹庐是拜占庭建筑的重要特征。

圣索菲亚大教堂完工时，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曾写道：教堂的穹顶看起来好像没有基座，仿佛是靠一条金链悬挂在天堂上。依靠四根柱子，把圆顶直接建在方形的房子上，是古希腊人对人类建筑史的重大改写，它是那样的精彩，精美和精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它让我很自然地想起历史书中有关古希腊人与几何学关系的描述。在古希腊人眼里，几何学是个简单、优雅、逻辑的系统，非常赏心。他们不仅用最简洁的语言定义点、线、面、圆，更重要的是将几何学作为引导人类认知宇宙本质的一个途径。当我们被眼前形形色色、丰富多样的世界吸引，所有事物都随机漫无章法地出现时，希腊人相信，多元样貌的背后必然有种像几何学一样简单、规律、有逻辑的原理在支撑。我想，这种隐藏在希腊人骨子里与现代化极为默契的思维方式不就是一种科学精神吗？尽管古希腊文明后来被历史中断，但今天我们追踪哲学、艺术、文学、数学、科学、医学以及政治思想等世界文明源头时，不是还会回到古希腊吗？



塞萨洛尼基的古城堡和白塔一定要去看的。古城堡在山上，它曾经是古代的防御工事。如今城堡内的建筑大都垮

塌了，但高高的城墙依然气宇轩昂。墙外是狭窄的街道、古朴的房屋，蔚蓝的大海，这里是眺望塞萨洛尼基美丽景观最佳地，也是游人晒着太阳聊着心事的好地方，而我在这片因战争打造的遗迹里读到了和平安详的渴望。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白塔在海边，是塞萨洛尼基的标志性建筑。我没觉得白塔有什么特别壮观的地方，它的出名大概与它承载着 1826 年奥斯曼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在这里下令处决全体苏丹禁卫军士兵，1913 年希腊人占领城市后又将塔刷白以抹掉这段血腥历史的史实相关。

不过我很喜欢白塔身前的海景和身后的亚里士多德广场。那是一个充满活泼、年轻、浪漫又有些混乱气息的地方，走在其间有一种自由自在放荡无忌的感觉。

好在下榻的酒店离得不远，晚饭后散步，我又去了那里，次日清晨，我又去了那里。当阳光将停泊在海面上的轮船涂上金光，当闲坐在海边铁栓上的女孩向我投来迷人微笑时，我在有限的时间里享受到了这座城市带给我的快乐。我知道，塞萨洛尼基也在用它特有的方式默默地教我去理解它深刻而又微妙的魅力。

（2019年6月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巴尔干日记之二：奥赫里德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曾骅

从塞萨洛尼基开车向西偏北不到一小时，就来到希腊和马其顿边界。很远便能看到两国的国旗迎风飘扬，旁边还竖着傲慢的欧盟会旗。这个看似风光的场景背后却有纷争。希腊对这个从前南盟分离出来的邻国取名“马其顿”极为反对，希腊认为马其顿是地理概念，其范围包括了希腊北部地区，而希腊确实有个区域也叫马其顿！希腊猜疑马其顿如此取名有其它用意，于是在马其顿要求加入欧盟和北约一事上实行了一票否决。最终马其顿被迫改名“北马其顿”。据说当时的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对此十分愤慨，说：“我不会签署这个改名的协议”。可现实不由你，如今海关飘扬的已是北马其顿的国旗了。

过境继续前行，我们被沿途美景吸引。远处雪山银光闪闪，近处村庄鲜花盛开。一小时后，我们来到巴尔顿南部的奥赫里德。



奥赫里德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公元前 353 年，它第一次被希腊文献记录为“阳光之城”，因为奥赫里德一年之中约有 230 天阳光明

媚。可我们的运气偏偏那么糟糕，当我们来到奥赫里德湖时，乌云和大雨慷慨地拥抱了我们。

雨中的奥赫里德湖水气朦胧弥漫。它深邃的幽蓝色湖水曾给拜占庭湿壁画艺术家们丰富的灵感，如今变得和天空一样灰白阴暗，它苍翠的连绵青山、层叠的红顶小屋、肃穆的尖顶教堂曾让无数观光客为之倾倒，如今也黯然失色混沌一片。我们躲进游船里，隔着玻璃向外张望，只看见雨水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滑落的轨迹。

游船开动了。先往上游走一段，然后掉头再往下走一段。我走进驾驶室，看见船长拿起扩音器开始讲解。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因导游事先介绍过，知道他在介绍对面山头上那个有着白色护栏的屋子，那是铁托的一处行宫，不过他一生只来此住过一次。船长的解说中反复提到 1991 这个年份，这是马其顿从前南盟独立出来的时间。我很想知道船长是站在什么立场来介绍这一历史的，毕竟这个地方从古就存在着与种族灭绝战争相关的民族仇恨，战后大塞尔维亚的想法、巴尔干半岛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又在新国家建构上产生不同诉求和利益要求，因此当地人如何看待那段历史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旅行者很想了解的事情，而他们在解说中的用词、情绪、立场会给旅行者的判断提供更为真实的依据。可惜我没能如愿，因为我把英语忘的光光。

带着遗憾下船，我们走入奥赫里德老城。1980 年奥赫里德老城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它因一度拥有 365 座教堂，教徒们一年中可以每天去不同的教堂祈祷而被称为“巴尔干的耶路撒冷”。我们穿过狭窄的小巷，掠过咖啡店、手工艺品店，慢慢向坡上走去，渐渐地，一座依山傍水的老城完整地出现在我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们面前。辽阔的湖水，悠闲的小船，掩映在葱葱绿荫中的红顶房子，峭壁上造型优美的教堂，挂着雨花闪着光的石头围墙，自由飞翔的海鸥，山道尽头就是圣约翰教堂，这间炫目的教堂极为朴素优雅，难怪中世纪以来，修道士们都喜欢在这里做灵修....，一切美得像一幅画。



穿过一片山林，看见山顶上有座古城堡，城堡上飘扬着鲜艳的马其顿国旗。伙伴没有选择进堡，我在进门处的拐角爬上几档石阶，对管理员说：“Just take one photo.”他无奈地看着我拍完照片，又很有责任地监督我离开，我觉得自己有点无赖。

雨有了一个短暂的停歇。我们晃悠悠地闲逛着下山。在城堡脚下发现一个被一片民居包围着的古罗马剧场遗址，残存的半圆形石阶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延伸开来，让人觉得它规模不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小。这好像是 2000 多年前贵族们行乐的看台，而我，就站在角斗士厮杀的位置上。心惊肉跳起来，我仿佛看见观众挥舞拳头大声呼喊的疯狂，耳边也传来角斗士血腥挣扎的哀鸣！



从山上下
来又回到湖边。
西边的云层撕
开一丝缝隙透
出了光亮。奥
赫里德湖退去
了朦胧，变得
异常清爽。

奥赫里德
湖还有一个稀

奇之处，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湖，湖内现存着同 5000 万年前第三纪生物几乎一样的生物。数量繁多的蜗牛亦为湖内一大特产，种类多至 53 种（世界上现查明的种类有 70 种），而且多属远古家族。对于全球生物学家来说，奥赫里德湖是圣湖。但科学家也担忧，随着游客增多，奥赫里斯湖内生物会面临危机。想到世界上可以和远古生态自觉拉手的古湖几乎没有了，我在心里祝福奥赫里德能原始地长寿。

当晚下榻的酒店在湖更为原始的一端。我在夜幕来临前和次日晨光初泄时两次来到湖边，湖边芦苇轻轻摇曳，木桩沉默杵立，一片宁静。风儿吹来，湖水荡起涟漪，漫过湖滩粗砺发出轻微的声音，像一曲低吟的歌。

（2019年6月12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巴尔干日记之三：斯科普里的新城和老城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曾骅

奥赫里德向东北不远就是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优美的瓦尔达尔河穿城而过，把这座城市分成两半，北岸是老城赛尔，南岸是新区辛塔尔。一座古石桥舒坦地跨过河流连接了新老两城。古桥是十五世纪奥斯曼帝国时期建造的，有 12 个漂亮的半圆形拱门，是斯科普里的标志。



走在新城，第一印象是现代、大气、艺术，尤其是满城的雕像。在马其顿广场周边，走不出二十步，你便会邂逅一位神采奕奕的雕像人物，而每位人物都会用不同的姿态带给你不同的感受，或是昂首向天的英气，或是执缰纵马的骄横，或是执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矛持盾的拼命，或是沉思无语的典雅……，在瞬间变化的感受中，你仿佛穿越了时空，听到许多沉淀在历史尘埃里的故事。



离古石桥不远有座新桥，连接着艺术和考古博物馆，桥两侧站立着各个时代艺术家的雕像，每个雕像下都用当地文字标明了人物的生卒年月和名字。我看不懂，只能从雕像更为具体的细节进行判断。比如拿羽毛笔的可能是作家，用调色板的一定是画家，书本上刻有五线谱的无疑是音乐家，捧着书本苦思的大概是哲学家……。马其顿人用这种方式诉说着它辉煌的历史，将奋斗的精神注入现实生活，同时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浓郁的文化艺术气息。

我在马其顿广场中心久久注视亚历山大大帝的巨大雕像。他振臂向前挥着出鞘的剑，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战马铁蹄飞跃，按耐不住想踏平一切的欲望，底座的铠甲战士众星拱月，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旁边还有一头雄性狮雕，它就像亚历山大的化身。短短13年，亚历山大统一希腊、横扫中东、占领埃及、荡平波斯、大军开到了印度河流域，创造了当时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帝国，古希腊文明因此得到广泛传播，这不可阻挡的气势不就像一头没有了天敌的雄狮吗？马其顿人用这组雕像表现对他的崇拜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很遗憾，这座雕像没有标明亚历山大的名字。因为亚历山大也是希腊人的英雄！希腊人不允许马其顿将他占为己有！我又一次感受到马其顿的隐忍。隐忍有时是强者的策略，但更多时是弱者的无奈，马其顿作为经济、军事实力都十分有限的小国恐怕也只能如此做。我为马其顿抱屈了。不过顺着亚历山大剑指的方向，我看见中国“华为”和美国“可口可乐”两个巨大广告牌并列立在高楼上，红色的华为楼狗格外醒目，抱屈的情绪顿时一扫而空，华为不是在与世界强国进行不妥协的较量吗？中国人真得强硬起来了！

跨过石桥，我们走入老城。老城有斯科普里最古老的巴洛

克风格客栈，进去没看见旅客，但生活还在这里继续。有三个小哥正围坐在堂前，像在密谈啥事；厅堂后面的小屋开了个小小的裁缝铺，师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傅正忙碌着他的作品，看见我，温和地和我打招呼，他的笑脸带我走进了上世纪的一个电影桥段。

老城有土耳其浴室，听说里面每个浴池上空都有一个圆型屋顶，所以从外面看，房子顶部像扣上了大大小小的圆锅盆，数一数有 13 个之多。只是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去那洗浴。



老城有穆斯塔法帕夏清真寺。它建于 15 世纪，2011 年由土耳其政府资助进行了修复，尖尖的圆塔有着冲天的神气。不少穆斯林去那追求心灵的抚慰。按伊斯兰教的习俗，我包上头巾赤脚进入里面，席地而坐，想静静感受朝圣的气氛。大厅宽敞简朴，没有过多的装饰，但仍热觉得很精美。一个穆斯林跪在大厅一角虔诚地祷告，旁边还坐着一排人。我看见祷告的人站起来离开后，坐着的第一人上前又跪下了。难道那是个忏悔的地方？伊斯兰教也像基督教一样可以向主忏悔赎罪？感叹巴尔干半岛一直是基督世界和伊斯兰争斗的焦点。几百年的争斗，双方都留下了抹不去的宗教民俗遗迹，也不自觉地影响到对方。

老城最吸引人的是旧巴扎。天又下雨了，我们打着伞穿过老城的旧巴扎回酒店。旧巴扎保存着一些中世纪的店铺，店铺一家挨一家挤在一起有点杂乱，门面涂上了鲜艳的色彩，有的向外搭出了棚。古老的石板路泛着光，传递出老欧洲的经典，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走在上面坑洼光滑，别有意味。旧巴扎的居民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居多，不时可见蒙面女客和大胡子男士走过，一家店铺的年轻店员玩起扳手腕，一个卖冰激凌的大胡子帅哥和朋友说着话，眼光却不时地飘向店外，造房子的小哥快乐地探出头和我打招呼，远处传来穆斯林的祷告歌声，带着几丝悲凉。这里不怎么整洁，溅起的水渍在我裤管上留下泥巴，但我还是很喜欢旧巴扎的这种散漫随意又带点神秘色彩的氛围，它很真实、很温暖、也很动人。

老城边上还有凯勒古城堡。它建在一个小山坡上，是公元六世纪拜占庭时期的产物，曾是中世纪最精致的城堡，如今已尽显沧桑，历史完全凝固在了这里。站在石灰岩和石灰华石砌垒的城堡上，斯科普里尽收眼底，对面山上那个“十字”也变得清清楚楚，它每条边长都相等，是东正教的十字。

回到酒店，意犹未尽。我站在窗前，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突然感到斯科普的新老城特别有意思，在现代的新城里你可以追溯久远的历史，回到过去；在传统的旧城里你又可以体验真实的生活，感悟当下。这种传统与现代活生生的交融极为奇妙，游客似乎在瞬间死去活来地经历了千年，生命在此产生了永恒的能量。我觉得这也是这座城市所拥有的魅力。

（2019年6月14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巴尔干日记之四：里拉修道院的故事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曾骅

保加利亚有一句老话：“不来里拉修道院，就相当于没来过保加利亚。”可见里拉修道院对保加利亚非同凡响的重要意义。它被保加利亚誉为“民族精神的堡垒”，是保加利亚最引以为骄傲的地方。



史料记载了里拉修道院诞生的故事。公元 10 世纪，有个叫伊万·里奥斯基的修士不满现状来到里拉隐修，他在山洞安家，清苦生活，传教释义，助人为乐，治病行善。很快他的美誉传遍整个里拉山脉，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的修士慕名而来。他们视伊万为圣人，和他一样关怀穷苦大众，鄙视王公贵族。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伊万去世后，他的学生和教众们在山洞边修建了里拉修道院，他的遗物成为圣物，他曾经修道的那个山洞成了圣地。

世界上有很多著名遗址在建筑之初是没有思想的，但里拉修道院从砌下第一块石开始，就寓意着对某种价值观的认同。它赞美那些将穷人利益放在心上，慈悲行善默默奉献的人和行为。

当然，里拉修道院成为保加利亚人心中的“麦加”，并不因为这个开端，而是这里曾兴起过一个著名的文学流派，这个流派保存了保加利亚民族文化的火种。14-19世纪，保加利亚经历了约5个世纪的异族统治。这是个十分漫长窒息的年代，五百年，即便放任自流，也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香港不过百年，台湾不过七十年，有些人不是连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了吗？何况当时土耳其统治者在保加利亚建立了一套军事封建性质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实行民族歧视、文化同化政策，强迫居民改信伊斯兰教，许多东正教教堂被迫改为清真寺。里拉修道院因深处大山幸免于难。也因此，它后来逐渐成为保加利亚人的学术活动中心，里拉的修士、学者们用保加利亚语言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作品充满了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修士弗拉迪斯拉夫撰写的《里拉纪事》，详细记述了公元1469年伊万·里奥斯基圣骨迁移的全过程，而这一活动在当时是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异族统治的无声示威。作者以悲壮的笔触诉说了人民在异族统治下的悲惨处境，表达了内心强烈的爱国情怀。渐渐地，在里拉，一个保加利亚民族文化创作的文学流派悄然崛起，它像黑暗里的一盏灯，照亮了保加利亚人枯萎的心，它像高山上的一线泉，把保加利亚人与泉水源头的祖先们紧紧相连。民族文化旗帜在保加利亚人心中飘扬。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里拉修道院作为这个文学流派的产生地，自然成为了保加利亚人的精神堡垒，它是民族自觉的象征！

满怀对里拉修道院的崇敬，我们来到它的跟前。只见它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山坳里，四周被茂盛树林包围。阳光洒在林子里，林子里的树木显出美丽的轮廓，为里拉修道院增添了肃穆宁静。

修道院由5幢首尾相连的楼房围成，气势恢弘，红白相间的回廊拱门精美细腻。走进院子，只见圣母升天大教堂立于院子中央，里面圣壁金碧辉煌，烛光绽放着眩目的光芒。墙上幅幅湿壁画生动讲述着圣经故事，建筑的上半部和屋顶画里是圣人，天使，善人们进入天堂宁静而富足的生活，建筑下半部则是冥府里的魔鬼手持鞭子惩罚坠进地狱罪人的情景。这些画都出自名家大师，画技惟妙令人惊叹。我在心里感叹里拉这种简单明了的传教释义方法，它让任何一个短文少字的信徒都可以从画中学习圣经，明辨善恶，规正行为。这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修行明道之院啊！难怪历史上有那么多修士聚集于此，难怪它得到保加利亚人的倾心维护。奥斯曼统治期间，里拉修道院曾被焚烧三次，每次都是保加利亚人送石送料才得以恢复原貌。

如今这座历史悠久的教堂年事已高，出于保护，教堂的半空中、拱门的上方都有很多用于加固的钢筋，纵横交错的成为美景的遮挡物，但这不正反映出保加利亚人对里拉修道院精心呵护吗？我想，他们要保护的不仅仅是一座建筑，而是他们认可的植根于心的体现本民族特点的无形的东西。

里拉修道院珍藏了许多文物，比如保加利亚第一台地球仪，历代修士使用过的圣物，它还有一个图书馆，收藏了13-14世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纪修士的大量手稿和1万多册书籍。真是不容易啊，那么多次战争，它竟然留住了这些宝贝。不过我没有看到这些宝贝，通往2楼以上的地方都被绳子拦住了。我在底层及周围游荡了三圈，总想找出更多的东西去加深对它的认识。一条长椅上有位老者静静地坐着，从我进去到离开，他都没有动过，他在想什么？这里一定有他牵挂或钟爱的。一位父亲带着他的孩子徘徊在院子里，父亲想通过里拉告诉孩子什么？又一个参观团队涌进门来，不是中国人，是欧洲人，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想在这里追寻这个民族的过往？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这里？

去过里拉修道院，我才体会到“不到里拉修道院相当于没到保加利亚”这句话的内涵。确实，在里拉，我才如此形象地看到这个国家曾经的辉煌和屈辱，看到这个民族崇仰的理念和不屈的精神，看到民族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延续有多重要。所以一定不要盲目地否定自己的历史和传统，那里有金子！

今天这个国家和中国一样在奋进，里拉小镇的安逸和平预示着这个民族的善良。他们应该成为我们前进路上的朋友。

我觉得自己没白来。

（2019年6月16日）

巴尔干日记之五：索菲亚和大特尔诺沃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曾骅

所有人都会佩服我们的神速，只用一天时间就跑了保加利亚两个首都，还穿越了千年。其实我并不喜欢这种近似疯狂的打卡旅游。

索菲亚是保加利亚现在的首都。这个城市有着让人难以相信的大起大落历史。公元前 339 年，马其顿国王曾摧毁过这个城市。公元前 29 年，它又被罗马帝国占领。477 年它因匈人入侵被毁，成为废墟长达一个世纪。拜占庭时期它得以重建，后又有了近两个世纪的繁华，但 1382 年，它又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经历了近 5 个世纪的异族统治，直到俄土战争后保加利亚独立。它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地方，二千多年来，它不是被这个摧毁就是被那个占领，中间只有很少的时间由自己说了算。

不过也正是这个原因，它成为一座多元文化交融、多种风格并存的城市。都说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在这座城市中，你可以从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奥斯曼风格的建筑中读到它沧

桑的历史。

你可以从总统府后面的圣乔治教堂读到古罗马的历史。这座索菲亚最古老的教堂是为纪念圣乔治而建立的。圣乔治是公元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世纪罗马帝国骑兵军官，因阻止基督教徒受迫害而被杀，年仅43岁，公元494年由罗马天主教教皇格拉修一世封圣。

你可以从圣索菲亚教堂了解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宗教限制政策。帝国当局严格限制教堂的地面高度，建造者只能向下挖掘，使教堂处于半地下状态。



你还可以从拜占庭风格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看到保加利亚与俄罗斯的历史渊源以及他们的巧匠们木雕、石制浅浮雕的精湛技艺。这座东正教教堂是为纪念涅夫斯基建造的。涅夫斯基是十三世纪俄罗斯人的英雄，曾打败瑞典人和德意志骑士团对俄罗斯的进犯，在蒙古帝国横扫欧亚的铁骑前，维持了俄罗斯的统一。这个俄罗斯英雄应该和保加利亚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为什么索菲亚有纪念他的教堂？同一宗教可能有点关联，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1547年东正教追封涅夫斯基为圣徒。但俄土战争后俄罗斯人将保加利亚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才是真正的原因。

俄土战争后，大量俄罗斯人移居索菲亚，他们带去了俄罗斯文明，索菲亚的尼古拉教堂就是他们建造的。老远就能看到它金灿灿的圆顶。

此外，在市中心主干道两边，还有伊斯兰教清真寺、犹太教会堂、天主教堂，后现代风格的基督新教教堂等等，如果你了解一点与这些教堂相关的历史，你便可以理解这个民族在文化碰撞中所生发的有关坚守、妥协、撕裂、抗争、无奈、变异等情感的合理性。

当然，享受这些杰作是要有充分时间的。而我恰好没有时间。我多么想在这种多样性的存在中寻找彼此的关联和影响，文化的传播与交融是太有意思的课题。可是我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一扇弹簧门前，知道门里有奇妙，兴奋地推开门，还来不及伸头细看，门就被无情地弹回来关上了。匆匆的脚步，浅浅的观望，什么都没留下深刻的印象。倒是拔地而起的现代建筑，一眼就让我觉得这个城市看上去真的是应了它那句“成长，但不老”的座右铭（It grows, but does not age）。

离开索菲亚，我们马不停蹄赶去大特尔诺沃。大特尔诺沃是保加利亚的古代的首都。十二世纪末，保加利亚贵族阿森兄弟在特尔诺沃组织武装脱离拜占庭帝国统治，创建新王国，并定都于此。它在中世纪是巴尔干半岛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君士坦丁堡。

特尔诺沃城地势险要，古城就坐落在查雷维茨山和特拉佩济察山两座山上，扬特拉河蜿蜒其间。如今古城堡遗址只剩下



查雷维茨山上的皇宫、厚墙和塔楼，但居高临下的气势依然能让人想象冷兵器时代战斗的辉煌、惨烈场面。

与冷峻的城堡相对的是山下隐藏在一片绿荫中的大特尔诺沃镇如诗如画的生活。我们就住在镇上，酒店的窗外是迷人的古堡美景，出门是小镇蜿蜒于山坡的手工艺商铺一条街。沿坡道向上一直走、一直走，满眼都是艺术的色彩，传统的诱惑，不会有疲倦的感觉。空气中飘来咖啡的浓香，还有巧克力甜甜的味道，好想坐在那个木头人身边细细品尝一杯，轻松闲散的情调似乎与这个小镇更协调。可惜没有钱，当地不使用欧元。在马其顿我们就发现欧元用不了，虽然欧盟的旗帜在那飘扬。想起不久前看到一篇澳洲人写的历史文章，说西欧人并不认为巴尔干地区的东欧人是真正的欧洲人，因为他们对欧洲工业文明毫无贡献，他们是一群粗俗的乡巴佬。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站的住脚，但从欧元使用的现实来看，东欧人要真正融入以西欧为核心的欧共同体好像还有待时日。

入夜，古堡亮灯了。奔波了一天的我已没有气力去欣赏。次日清晨，大雾笼罩了古堡。

（2019年6月19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巴尔干日记之六：人民宫前的思绪

—杭州大学经济系77级 曾骅



在人民宫广场，我看到了那座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庞大建筑，它的外表像前苏联的很多建筑一样方正、庄重、宏伟。导游说那是齐奥塞斯库的遗作，里面的装潢极为精美奢华。我默默地注视着它，并未觉的它有多特殊，中国类似的建筑不少。倒是人民宫前那座不起眼的立式时钟，它记录的虽然是当下的时间，却轻而易举地将我带到1989年那个令人唏嘘不已的年代。

就是那年冬天的一个阴霾日子里，齐奥塞斯库为控制蒂米索拉动乱的影响在全国蔓延，在党中央大厦阳台上发表演讲，他以为他的激情能像以往一样打动人心，但演讲被一声“打倒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齐奥塞斯库”的口号打断了，历史震惊地停格了几秒，随即便发生不可阻挡的逆转，愤怒的咆哮淹没了一切，人民领袖瞬间变成国家公敌，6天后，他和他的妻子在逃亡途中被逮捕并被秘密处决。我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惊愕、疑惑的心情，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我在党中央大厦前看到了齐奥塞斯库演讲的那个阳台，不大，阳台后壁有一块写了字的蓝色广告布，不知是前一次活动留下的还是又要举行什么活动刚悬挂的。台下广场上，金字塔光亮闪闪，周围人来人往，无论匆匆的、还是缓缓的，都没有人特别注意那个阳台，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难道历史就这样翻篇了？

我不关心齐奥塞斯库的功过评说，太多的资料显示那段历史给罗马尼亚人带去的骄傲和痛苦。但我还是觉得人们应该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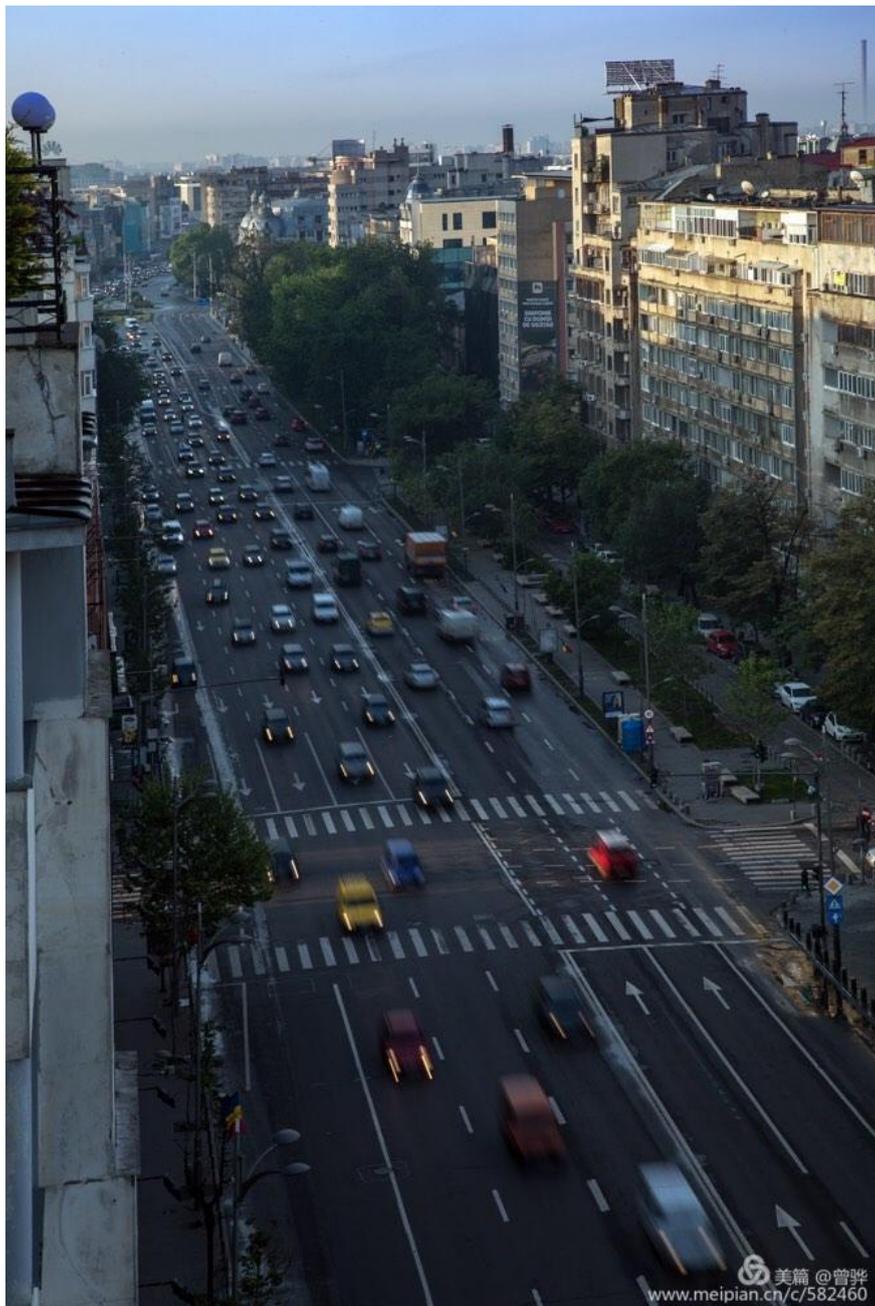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白究竟是什么让一个曾为国家民族做出许多贡献的风云人物瞬间丢了脑袋？他的悲剧到底给我们留下什么？

罗马尼亚政变后第一任总统伊利埃斯库在《二十年后的反思》一文中说引发 89 年社会大动乱的原因有二：一是与民主大相径庭的专制集权主义体制对政治、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控制损害了支撑共产主义理论的政治思想基础；二是缺乏灵活性的僵化的经济制度无法对应 20 世纪下半叶的飞速发展，让国民无法获得优质的生活。伊利埃斯库在这里把矛头直接指向个人独裁的专制制度，其分析还是有道理的。经济发展本来就需灵活性，随经济发展产生的中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也更需民主和自由，对社会生活的过度控制恰恰与这种需求格格不入，就像架在火上的高压锅被堵死了排气口会爆炸一样，当通向灵活和自由的所有路径都堵死后，绝望、痛苦和愤怒会在封闭的空间里不断成长，最终积聚成难以想象风暴集中爆发。不过，有多少当权者会将小老百姓的情绪当回事呢？会在它微不足道时就从源头上花气力将它消除呢？中国百姓中“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一种情绪吧，很多年了，仇富也是一种情绪，也很多年了，此刻我心里也有一种失望的情绪在膨胀。

看看下图，当汽车闪着车灯远远奔来，你不觉得畅通也是很美的景吗？哪怕它处于黑暗中！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在布加勒斯特一个普通公墓里看见齐奥塞斯库的墓冢。生前的华贵和死后的简陋形成鲜明的对比。暗红色大理石墓碑上刻着他和他妻子的名字，没有生平介绍，也没有这个国家一般人死后墓前所立的十字架。碑前有几簇未完全枯萎的鲜花，看得出有人前来祭奠过。网络上说今天在罗马尼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剧变后不断走颓的经济和追求

西方民主幻想的破灭开始怀念齐奥塞斯库时代，以致于当年最不得人心的人民宫已被认为是这个国家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建筑，还有“罗马尼亚共产党”在消失了20多年后也在罗政坛重新出现。不过，我觉得这种情绪与其说是在肯定过去，倒不如说是在否定今天。

好了，不去想那些沉重的事。我甩甩脑袋，抛开思绪，走进布加勒斯特中心大街。这个城市的建筑有着欧洲皇家风格的高贵典雅，几百年的石块马路乌黑沉重，坑洼不平，留下大雨过后的积水，尖尖的屋顶印在积水里靛出迷人的身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通往文化休憩公园的广场上，竖立着古老的凯旋门，最初是木制的，后来改为石头的，和巴黎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它象征着罗马尼亚独立的辉煌。



有年头古建筑不时地从现代建筑中冒出头，送来久远的问候，刚想和它搭讪，被“得得”的马蹄声打断了，定睛一看，竟是停在面前的小汽车，一辆接一辆，连接成龙，前方怕是又堵车了。又看见华有的广告牌了，心中为它祈福。扭头找不到同伴了，原来他们一眨眼钻进了那个有中世纪装饰的地下中餐厅，惊愕差点丢失了自己！

离开布加勒斯特时，我不再纠结那个时代的往事。很多年过去了，世界早不是原来那个模样，就让记忆随时光流逝了吧。

（2019年6月29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记多伦多杭州同乡会的一次活动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徐川

素未谋面但神交已久的学长向我介绍了多伦多杭州同乡会和它在 6 月 16 日举办的一次野步活动。在报名接龙中我报上了两个名，既可与校友见面又能在北美听听乡音叙叙乡谊，他乡遇故知不啻也是人生一大乐趣。

6 月 16 日上午天气晴朗，蓝天白云，阳光灿烂。而这之前多伦多天气基本雨天为主，我一直担忧天不作美，早晨的阳光一扫我心中的疑虑。我早早设好了 GPS，从我住的密西沙加去活动地点约 66 公里，开车大约 45 分钟。

野步地点在西蒙公园，距多伦多北部约 15 分钟车程。公园在离开大路里面的一条私密小道内，园口小亭内一个少女在收五元停车费，她问我参加什么聚会，我说是中国人聚会，她手指指右边。我们停好车下来，见到有一位中年女子从远处走来，我用杭州方言与她打招呼，她说你的杭州话很标准。此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用家乡话寻找同乡的美妙。

从停车场望去：左侧后边亭棚里有许多黑人在忙烧烤食物，与我们平行的是一排平房，附近有排球场，远处也有供聚会的亭棚；身体的右侧大片草地，后面是树林。从城郊处突然来到一个绿草如茵的私密的公园，不由得让人心旷神怡，这正如公园介绍文字所说的 Get away from it all, 用中文译过来说就是远离尘嚣，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吧。

走近树林边的亭棚，已经有七八个烧烤炉子由义工在烤肉了，亭子里面还有很多义工坐着在用小竹签串起切好的肉，还有人把从 Cosco 买来的烤鸡分开切成小块，大约有七八合烤鸡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吧，边上地上还放着很多大西瓜。据说义工约有30来人。烤炉边上一大长排桌子上放满了各种食物，塑料勺具、勺巾纸和白色的塑料叉子。义工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准备食材和烹饪，BBQ特有的肉香味不时飘来，撩拨勾起人的食欲。

附近的人或坐或站，三五成群地在聊天，乒乓球迷则进球馆一显身手。在我的周围泛起一片乡音，和浓郁的乡情。昨天肯定是我在北美这里遇上最多的杭州同乡，听到和讲过最多家乡的方言的日子。

我从公园办公室问人要了一份公园的简介。原来这是一家名叫麦格纳国际公司为职工提供娱乐活动场所。该集团有几家上市公司，是全球第三大的汽车配件公司，列入世界500强。据介绍2007年销售额达223亿美元，员工73,000人，北美、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有224家工厂，宝马、奔驰、大众、奥迪、通用、福特、标志和雪铁龙都是它的客户。公园免费对员工开放，但必须事先预定，有乒乓、排球、游泳、滑雪、垒球等运动项目设施，占地95英亩（一英亩等于4050平方米）。

聚勺约11点半开始，有位女性使用扩音器，用杭州话讲用勺规定，人人手拿一次性的勺具排队轮流走到放食物的桌前等义工分发食物，食品有冰虾、烤肉、烤鸡翅、烤牛肉、烤红薯、烤玉米、香蕉和羊角面包。

我们边上有电商在搭桌做广告，摆放着矿泉水和可乐，供大家免费饮用。电商可网上购买生鲜、百货，50元起送，两个小时送货到家。国内大行其道的电商终于也有华人企业在加拿大开拓市场了，我想只要方便、快捷和安全，总会有市场的。

和我俩一桌的是陈旭明同学和校友一家三口。边吃边聊，拉近了校友间的距离，美食美景和愉悦的心情，真是其乐融融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也。吃完又是一轮分配食物，第三轮则是分发各式凉菜、西瓜和蛋糕。岁后的项目是拍集体照。有些人还在球馆挥拍，有些则坐在远处的橙子上悠闲自得。在相机前人人听从指挥，在按动快门的一瞬间，大家留下了各自的笑靥和快乐的模样。

陈同学要早点走，因为下午她还有 Open house 的工作。我在学长的热心介绍下结识了几位校友，有杭大电脑专业、有浙大芯片专业的校友，还有一位老学长原是医大外办主任，凑巧正好是我初中同学李崇涛的领导，都在校外办工作。因为路远我们下午三时提前与大家惜惜分手道别。

回家路上我想同乡会理事会的领导，为筹备这次约 150 人的大型活动花费了很多时间心血、精力以及金钱，这么多义工付出了很多热心和热情，这都是这次完美活动的保证和必要条件。怀着感激和兴奋，我回到了密市，心中开心的涟漪久久不能平静。

在 Costco 加油和购物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徐川

昨天下午我去 Costco 买点东西顺便加油。一直以来都说 Costco 加油便宜五分到一毛，昨天加油站是 1.21 一升，Costco 是 1.159，便宜五分一升。Costco 的加油站一直很忙，加油的人多。反正我们退休以后时间不值钱，排点队算什么呢？不过去 Costco 加油有人喜欢有人不愿意认为油品差。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不是专业人士很难作出判断，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见怪不怪了。

加油站很大，有三排加油设施，每排左边右边可同时供六辆汽车加油。我前面只有四辆汽车，我的油箱在右边，我等在第一队。很快前面有个女人在喊我，过去一看第一个空着，我马上开过去。因为没加过以前还特地问了朋友的女儿，说是先插 Costco 卡，再插 Master 的银行卡就可以了。我看边上有个肤色黑的工作人员，把他叫来指导自己，果然先插卡然后再插信用卡，再把加油枪插入油箱口，在 115 和 127 的油牌上一点，扣下枪的板机就可以了。一共加了 70 多元。

停好车进店去买东西。我早上吃了一小个烧卖，中午几勺玉米糊糊早饿了，先去买个热狗吃。热狗一元五一个，多年来未涨价，公司要涨大家反对，Costco 只能作罢。1.5 元买一个热狗和一杯饮料，饮料随意喝任意加，纸巾纸、塑料刀叉和西红柿酱、黄芥末酱和酸黄瓜酱随你用。如果在公园或外面一根热狗卖 2.5 或 3.5 加元还不带饮料。饮料有四种我却加了 Diet 百事可乐。没糖或少糖就不好喝了。我后来喝完后又加了普通的百事可乐，好喝！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自从1985年第一次去美国加拿大出差一个月后就喜欢上了可口可乐了。90年代在黄龙饭店的大堂里，加冰的可口可乐真是好喝。上世纪去上海希尔顿酒店见客人一小瓶可口可乐居然收费70元人民币；那时公司在白天鹅附近的林业大厦边上的酒吧里请海关人员，一杯可乐也70元，这是公司驾驶员告诉我的，他说时还咂舌。我在店里想买木屑和肥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周有卖，现在要去Home Depot买。我们采购了花生、苹果、酸奶、烤鸡、合装小西红柿、合装面包等。后两样东西我们这里没有买过，想想自己年龄也大了，对自己好一点。

Costco是连锁仓储式自助式大卖场，采购量大又便宜，同时价格又实惠便宜，质量又好，但是同样一种东西选项不多，它的方法就是用量大来压低采购价格。据说Costco每年的利润不到100亿，而这基本上大部分是由会员卡贡献的。据说它的前身是1976年在加州成立的Price club。我上世纪在洛杉矶去过Price Club后期来就听不到了，原来是与Costco合并了。现在它是美国第二大的连锁仓储式卖场，现在全世界有581家店，销售额为779亿美元，公司的销售策略是毛利不超过百分之十。它因价廉质优因而受到广大的中产阶层消费者的青睐。

（2019年6月29日）

青海行

—杭州大学物理系 77 级 魏子青

5月24号，飞机直飞西宁，开始了第三次青海旅程。青海曾旅行过两次，比较大的景点基本跑过了，这次算是拾遗补缺，主要目的地是玉树及周边。我们是到当地包车的，刘师傅是我们第一次去青海的包车司机，一回生二回熟，也算是老朋友了。刘师傅开车稳健，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人也很好，坐他的车子可以放心。

飞机晚点一小时，刘师傅先拉我们去吃午饭，避开那些旅游网红店，找的是当地人认为经济实惠的饭馆，手抓羊肉非常不错。饭毕立即出发，西宁已来过多次，计划中来回不做停留。出城上公路，直奔第一个景点“拉脊山”。

拉脊山去年来过，因是必经之路，所以停留一下。拉脊山是祁连山系隆起的一个支脉，就像被拉起的脊梁，横亘于西宁南面，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分界线。山名是藏语的音译，意思是“鹰飞不过去的地方”。这个山上以前有很多杂拉鸡栖息，所以民间又称“拉鸡山”。拉脊山垭口海拔米 3820 米，有一座世界最大的拉则叫宗喀拉则。在青藏地区，人们对山水自然的崇拜由来已久，藏人认为那些对部族有功勋的先祖之灵应寄住在山水之中并保护子孙后代，为了祭祀、供奉这些神灵而修建的城堡或宫殿称为“拉则”。去年拉则还要门票，今年已经免费进了。

告别拉脊山，去到首日目的地贵德。贵德县处于黄河上游，此处的口号叫做：“天下黄河贵德清”。黄河上的大桥也叫做“黄河清大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贵德城里有一个古镇保护区域，有土城墙围起来，保留了古镇风貌，但是要门票，所以很少人进去。

第二天游览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出贵德镇沿黄河往下游走，一路看尽黄河风光。

坎布拉景区以坎布拉湖为中心，湖水如翡翠般碧绿清澈，周围都是红色陡峭的丹霞地貌峰林，远处是白色的雪山，非常壮观。坎布拉湖又叫李家峡水库，处于黄河干流，位于龙羊峡水库、拉西瓦水库下游，刘家峡水库上游，是黄河上游水电梯级开发中的第三级大型水电站，也是第二个高峡平湖。在车上看到了在建设中的李家峡水电站。

第三天从贵德出发去大武，大武属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卿县，一路上也有漂亮的丹霞风景。

途经拉加镇，这是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的一个文明古渡，为九曲黄河第一曲。这里是青海南部的交通要道，果洛地区的牧民到贵德、湟中、西宁等地的必经之路，是青南各地的贸易集散交易点，加之盛产砂金，被牧民称为“拉加从兰木”（即拉加商道）。拉加寺（全称拉加扎喜江乃林），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由拉江巴格西鄂赛尔主持修建，“拉加”系藏语译音，指四不象即麋鹿。在寺里，没有看到麋鹿，倒是有许多山羊在寺庙里自由自在的闲逛。寺庙建在山上，可以俯瞰拉加镇全景和黄河桥，还有黄河第一拐，即黄河经过加拉镇的S型大拐弯。

晚上宿大武。第四天一早起来，发现昨晚大武下过雪了，车上有积雪，天气很冷。今天行程的是重头戏是阿尼玛卿雪山。从大武出发去阿尼玛卿路很不好走，因为去的人不多，也没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路况的最新消息，为节约时间和安全考虑，商量后决定走高速，据说有一个口子可以下去到山脚下。

上了高速才知道，阿尼玛卿出口只是个预留的出口，并没有开通，只能到时候看情况了。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绝对是超前的，西北地区前几年还不见踪影的高速公路，现在已陆续通车，比如这条G0615德玛高速，以后会一直通到新疆。

西北地区的高速公路，和我们内地的高速不一样，一个是空，车辆很少，原因是高速和普通省道、国道平行，里程上不占优势，又西北地大人稀，走普通公路车也很少，没有很大的区别。另外，高速出口很少，也没有什么服务区加油站，上去了就下不来了。所以后来我们都是走低速，可以随意欣赏风景，停车拍照。

好在高速上车很少，我们经常可以在预留的缓冲带停一下，拍一些照片。

天气不是很好，阴沉沉的，所以雪山顶部都隐藏在云层里面，拍的照片不理想。

阿尼玛卿是一座神山，是昆仑山系支脉，和西藏的冈仁波齐、云南的梅里雪山和玉树的尕朵觉悟并称为藏传佛教四大神山。

阿尼玛卿山，藏语意为“祖父大玛神之山”，山势最高部分位于玛沁县西部，北西-南东走向，又称玛积雪山，有海拔超过5000米之高峰18座，发育现代冰川30条。最高峰藏名玛卿岗日，海拔6282米。“阿尼”藏语意为先祖老翁，并含有美丽心房、幸福或博大之意。“玛卿”藏语意为黄河源头最大的山，也有雄伟壮观之意，当地藏族认为阿尼玛卿雪峰是“博卡瓦间贡”的二十一座神圣雪山中一座，是九位开天辟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造化神中排行第四位的斯巴侨贝拉格，是主宰山河大地威力无比，神通广大的山神。

藏族对神深信不疑，阿尼玛卿峰有如此大的神威，自然成为朝拜之地，每逢藏历的“羊年”或者神门（尼果）、雪门，岗果隔开之年，朝拜的人们携带简单的行装、灶具和食物，绕山朝拜一周，尽了虔诚膜拜之心意，达到消除罪孽，灵魂升天的目的。转山一周，徒步一般要花七、八天时间，沿途条件很艰苦。

阿尼玛卿雪山地区动、植物资源丰富，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这里有成片成片的松、柏、桦、杉、黑刺等林木，林间栖息有白唇鹿、獐、雪豹、黄羊、岩羊、雪鸡等数十种珍稀野生动物，盛产冬虫夏草、雪莲、大黄等名贵药材。

高速公路到了阿尼玛卿出口并不能下去，只能在路边停车拍了几张照片，天气不理想，山顶总是躲在云后面。继续往前走，经过一个隧道后有一个掉头的匝道，将车停下后，人从高速的一个破口下到雪山边上。

一直往山脚走，遇到了冰川融化后行成的小河，一时过不去，只能沿河往上走，找到了一个比较窄的地方过河，终于来到雪山冰川脚下。由于不敢在高速上停留太久，没时间再往上走了，只能拍了几张照片留念。

告别阿尼玛卿，继续前行，从G0615转到G0613，中午从花石峡镇下高速。G0613是与国道G214平行的高速，此后的行程，基本是走214国道。

G214起点为青海西宁，终点为云南景洪，是西北地区一条南北向的要道。G214西宁至芒康段又称青康公路，青康公路在青海境内的走向，与“唐蕃古道”大体一致，自古以来就是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流传着许多公主和亲、甥舅会盟、茶马互市等动人故事。公路联结海南、果洛、玉树3个藏族自治州，翻越日月山、河卡山、鄂拉山、姜路岭、巴颜喀拉山、雁口山等十多座大山；跨越黄河、长江、澜沧江天堑，沿线地形复杂，气候高寒，被人们视为险道畏途。

在花石峡午饭后，打算去东给措纳湖。冬给措纳湖水来自阿尼玛卿，身处黄河源区，如此高的出身，湖水却不选择汇入黄河，而是雪中送炭般的流入柴达木盆地，孕育出珍贵的绿洲文明。东给措纳湖与其秀美齐名的是它著名的红草滩，在浓重秋色来袭时，以帕米尔蒿草为优势植被的湖边草甸立刻华丽变身为连片抢眼的红草滩，景色美不胜收，可以媲美稻城桑堆的红草滩。东给措纳湖距青康公路花石峡站24公里，虽然已经在国家AAA景区的行列，但在两湖一碑的大名掩盖下大隐于野。这个湖司机也没有去过，所以他也跃跃欲试，想完成一次新的体验。

G0613可以去东给措纳湖，但是没有出口，据网上有驴友介绍，高速有破口可以下去。问题是下去后如何回来？假如你绕不到对面，或者绕到对面上不了高速，那就没有办法回来销卡，如果重新上高速，前面最近的出口大约在250公里以外，问高速收费站怎么去湖区，居然一问三不知！网上信息也很少，大多是前几年去的人写的。没有可能走高速，只能走低速了，问了饭店老板，说有一条沿着高速的土路可以走，只是路况很差。沿G214开了十几公里路来到G0613高速交汇处，公路上有一块路牌，箭头指示往左去冬给措纳湖，确实也有一个口子可以下去，但是走了一段后路就断了，在附近兜兜转转找了很多时候，再也没有出路可寻。可是公路上的指示牌又是那么明

确，实在是误导人啊！我们分析，原先应该是有一条路可以走的，很可能是修高速把这条路覆盖了，真的叫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路牌也没有人修改，高速收费处也是一问三不知，相对内地来说，西北地区很多地方还有待追赶。

浪费了很多汽油和时间，也没有办法，只能返回花石峡，然后从花石峡赶玛多县住宿。玛多是第二次来了，和几年前相比变化不大，有一个格萨尔王纪念公园可以看看。

格萨尔王在藏族的传说里是莲花生大士的化身，一生戎马，扬善抑恶，宏扬佛法，传播文化，成为藏族人民引以为豪的旷世英雄。格萨尔王生于公元1038年，歿于公元1119年。一生降妖伏魔，除暴安良，南征北战，统一了大小150多个部落，岭国领土始归一统。

玛多，藏语意“黄河的源头”，也称“千湖之县”。但即便拥有如此震撼的自然景色，玛多的旅游业也不是很热。毕竟这里海拔超过4000米，恶劣的气候，稀少的人烟，多数人到了这里都会有严重的高反症状。

第五天行程的重点是尕朵觉悟神山，一路上也有很多风景：首先遇到的是星星海地区。地图上看到四个大型湖泊，自西向东分别为：龙日阿错（咸）、阿涌尕玛错（淡）、阿涌吾儿玛措（淡）、阿涌该玛措（淡），而实际上在这不大的盆地里，竟星罗棋布着数以百计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湖泊，大的有几百平方米，小的仅几平方米，这些湖泊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碧光粼粼，宛如夜空中闪烁的星星。沿公路边的大湖是阿涌尕玛错，有一块刻有星星海三字的石头。

一路上路边可以看到很多的野生动物：野兔、狐狸、豚鼠、野鸭、黄羊、鹰、雁、草地鼠和野驴等，可惜没有看到狼。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坡上有很多采冬虫夏草的藏民，玉树地区是产虫草的地方，许多小镇都有虫草交易集市。据说学生还有虫草假，类似于我们内地的双抢假吧？

车到清水河镇午饭，然后换走省道 S308，经过大约 80 公里，翻过一座大山后到达扎朵镇，然后左拐进入一条小道。小路一边是山一边是河，基本上只能单车通行，大概再行 20 公里左右，见到了指示牌：尕朵觉悟神山。

此处已到达路的尽头，有一个小的祭坛，主峰在云层后面，隐隐约约。西北本是干旱之地，但是今年雨水比较多。看山真的要碰运气的，这次出行阴雨天气多，很多高山都不肯露出真容。假如天气好，蓝天衬映皑皑雪峰，那才漂亮。

尕朵觉悟藏语又称“觉悟夏尕”，意为“白圣客”，位于青海玉树州称多县扎朵镇，由主峰及几十座环绕的山峰组成。尕朵觉悟神山根据史料和佛教经典记载为藏区八大神山之中最为有名气和威望的四大名山之一。尕朵觉悟雪山其主峰山势雄伟、险峻，海拔 5395 米，平均海拔 4900 米。整个尕朵觉悟是由一系列千姿百态的山峰组成的群山体，它以独特的自然景观、浓郁的佛教色彩和渊源的历史古韵，蜚声雪域、享誉八方，与我国峨眉山、普陀山、五台山、鸡足山等名山相提并论。藏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活佛，尕朵觉悟脚下的活佛叫做热萨仁波切。

信仰藏教的人，一生必有转山的经历。转山的过程于信仰是一次灵魂的洗涤。尕朵觉悟转山分三种，大转约需 8—10 天，但只有最后的两天才能看到主峰；中转约需 2—4 天，全程徒步约 55 公里，有较长路段可以通车，完全需要徒步路段约 25 公里；顶转只需要 1 天，但路程比较危险，曾多次出现事故。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告别朵朵觉悟原路返回，沿路风光不错。沿小路的那条河，河水湍急泛黄，水量还比较大。回来后查看地图，发现这条河兜兜转转，最后汇入通天河、金沙江，最终就是长江了。

路上去藏民家买牦牛奶和酸奶，迎接我们的是三条狗，见到陌生人后狂吠，要不是拴着链子，绝对有危险。在藏民家里遇见两位年轻的觉姆，交谈比较困难，她们汉语勉强可以听懂，但是讲不好。藏民对寺庙里的喇嘛和觉姆都非常尊重，如果遇到他们游方到来家中，都会热情款待。我们也因此沾光了，主人拿出奶茶和饼子请大家吃。

从藏民家出来，沿 S308 回到清水河，由于白天没有抓紧时间，此时已近晚上 8 点钟了。按原计划，当天应该赶到玉树的，还有近 150 公里路程，虽然西北地区晚上天黑要 9 点以后，我们还是想尽量不走夜路。商量后决定赶到歇武镇过夜，清水河到歇武大约 90 多公里，走 214 国道，预计顺利的话可以在 9 点半左右到。

开始趁天还亮，尽量开得快点，约 80 码的速度。谁知开出一段路后，天气开始变坏，下起了小雨，天很快暗下来。此时不得不放慢速度，在藏区开车，最怕是不小心压死藏民的牛羊狗什么的，那会被漫天要价赔偿的。雨越下越大，雨丝在车灯照耀下非常密集，随后又下起了雪，并伴随着电闪雷鸣！此时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一直开着大灯，把雨刷刷得最快，放慢速度开。国道上一片漆黑，此时我们很后悔没有走高速了，并行的高速上至少还有一点灯光，也不用顾虑对面或边上的车、人和动物。还好刘师傅技术和经验不错，我们也一直跟他说不急不急慢点开。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终于在大约 10 点半左右到了歇武镇，赶快找住宿、吃饭。这一天是在路上时间最长，也是最累的一天，赶快抓紧时间睡觉。

第二天清晨天气晴好，歇武镇用早餐：酸奶，羊肉粉汤，饼子。

歇武到玉树大约 50 公里不到点，从第六天开始，我们会进入到目的地玉树市周边的游览进程。

玉树藏族自治州，青海省辖自治州，藏语意为“遗址”，是青海省第一个、中国第二个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北临昆仑山脉和巴颜喀拉山脉，南望唐古拉山系，东接川西高山峡谷，西连藏北高原，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全州平均海拔 4400 米以上，最高峰布喀达板峰，海拔 6860 米，最低处金沙江水面，海拔 3335 米，大部分地区海拔在 4000—5000 米之间。

我们首先来到通天河畔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纪念碑。三江源头地区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天然湿地分布区，素有“中华水塔”之称。长江、黄河、澜沧江均发源于青海玉树境内，这三条大河的源头相距很近。三江源区境内可可西里山及唐古拉山脉横贯其间，这些山普遍在海拔 5000~6000 米左右，高大山脉的雪线以上分布有终年不化的积雪，雪山冰川广布，是中国冰川集中分布地之一，河流密布，湖泊、沼泽众多，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湿地类型最丰富的地区。

纪念碑有围墙圈起来，平时是锁着的，有一批公务人员来参观，跟进去拍了几张照。出了围墙，无意中看到一个指示牌，顺着园区有一条小路走下去，绕到通天河边上，找到了一座坟墓，这是长江第一漂牺牲者尧茂书的安葬之处。这个位置非常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僻静，估计平时少有人来，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他遇难之处？至少也是长眠在他为之为之献身的长江边上了吧。

墓碑背后的字迹已经斑驳，仔细辨认能勉强看清：

帝尧后裔 乐山茂书 庚寅己卯 世添一虎 供职交大 神往
长江 立志征服 异邦欲动 炎黄子孙 岂甘落伍 漂流先锋 非我
莫属 劲风逆流 巨浪如扑 独面狼群 时搏浪谷 全国支持 民众
欢呼 精神巍巍 不惧险阻 金沙触礁 魂归千古 唤起国人 勇对
万物 壮士英魂 光耀华土 三十载后 中流砥柱 有风之队 重搏
险途 扬我国威 振我民族 洋洋中华 何止茂书 承前启后 永不
停步 复兴之梦 引领奔赴

文笔一般，不过很能表达对漂流英雄的敬意了。告别此地，过通天河大桥，天又下起雨来。

通天河源远流长，全长800公里。长江发源地的沱沱河与当曲汇合后称为通天河，流经玉树州在结古镇与巴塘河汇合，以下始称金沙江。通天河的名声，主要来源于《西游记》。相传，唐僧忘记了老龟的嘱托，老龟把唐僧一行掀下河去，上岸后他们在此晾晒过经卷，谁知经卷上的字都印在石头上了。通天河晒经台就在路边，河岸下面有块大石头就是晒经石了

通天河是浑浊的黄水，巴塘河却是清水，青黄相接后，初始还有一道分界线，慢慢地融合，因为通天河水量大，逐渐就变成一色浑水了。

沿巴塘河上行，逐渐进入玉树市区了，首先到达的是新寨嘉那玛尼城。占地有两个足球场大小的新寨玛尼城，南部是新寨寺，其他各个方向均用玛尼石堆成墙，高处挂有经幡。玛尼堆东侧有八座白塔和巨大的转经筒，另外一面几乎全是雕有佛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像和经文的玛尼石。藏区有大大小小的玛尼堆，这么大规模的首次看到，绝对被震撼到了！信仰的力量确实很大啊。

玛尼堆藏语称“多崩”，意为“10万经石”。新寨玛尼城历经300多年的日积月累，据说有各种玛尼石25亿块之多！这些经石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大的如同桌面，小的仅如鸡蛋。上面均镌刻着佛像或经文，最常见的是藏文六字箴言。尤为珍贵的是几万块刻有律法、历算、艺术论述和各种佛像的玛尼石精品，有的将整套的佛经完整地刻在很多块石头上，甚至包括封底、封面，组成一套套“经书”。据说玛尼石上刻的经文有近200亿字，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第一石刻图书馆”了。每年农历十二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来自西藏、四川、青海的藏族同胞就在玛尼堆旁相聚，或转玛尼堆，或送玛尼石，尔后围绕着玛尼堆跳舞。

新寨生活着很多石刻艺人，他们在这玛尼城脚下，用祖传的手艺虔诚地雕刻，为自己累积善业，也为众生祈祷。来到这里的人有时会买上几块玛尼石，许上心愿，然后放在玛尼墙上，这些许过愿的石头是有灵性的，不能随便拿走。每天都有很多手摇经轮的藏民围着玛尼城转经，每转动一次经筒，就等于念了一遍里面的经文。

告别玛尼城，去结古寺。结古寺是玉树市内最大的寺庙，藏语称“结古顿珠楞”，意为“结古义成洲”。结古寺建筑宏伟、寺僧众多、文物丰富，在藏区闻名遐迩。整个寺院依山势而建，殿堂僧舍错落有致，远望似多层楼阁耸立，主体建筑为“都文桑舟嘉措”经堂。此外，讲经院、大昭殿、弥勒殿、嘉那和文保活佛院等都规模较大，且各具特色。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据介绍，经堂和殿堂内主供释迦牟尼佛、莲花生大士、吉祥天女、宝帐怙主、旃檀木雕度母和西藏萨迦五祖等各类铜制镏金和优质木雕佛像 3400 多尊。珍藏有《甘珠尔》和《丹珠尔》等各种经典近万卷。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大多数殿都不开门，不知道什么原因。

结古寺原是苯教的寺院，后来改宗噶举派。到了明代，结古寺变为萨迦派寺院。结古寺历史上出过许多高僧，最出名的大概要数一世嘉那活佛了，嘉那年轻时曾在印度、锡金、西藏、以及峨眉山、五台山、打箭炉等处游历修行，精通汉文等多种语言。新寨玛尼城也是嘉那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嘉那多才多艺，开创了被称为“多项求卓”的 100 多种舞蹈，玉树地区成为著名的藏族歌舞之乡即源于此。

结古寺建在山上，是俯瞰玉树城区的好地方。2010 年玉树 7.1 级大地震，造成至少 2698 人遇难，270 人失踪。据说当时遇难的藏民需要天葬，天葬师都忙不过来了，秃鹫也吃不下了，政府号召火葬，以防疾病蔓延。玉树市所在地结古镇，当地居民的房屋 90% 都倒塌了，整个自治区受灾人数达到 20 万人。经过灾后重建，现在玉树已经是一片新城了，除了保留的一小片地震遗址，已经看不到一点地震的影子。

第 7 天游览文成公主庙和勒巴沟：

开始误以为文成公主庙是供奉文成公主的，其实不然，这里主供的是大日如来佛。文成公主庙又叫“加萨公主庙”，如今是青海玉树唐蕃古道的重要文化遗存之一。寺庙很小，游客稀少，但十分古老，位于一条大峡谷（勒巴沟）中，两边的山脉不见边际，矗立在青藏高原的蓝天下。庙坐北朝南，面临溪流，依崖而建，设计巧妙。庙门旁有一碑石，记载了文成公主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庙修建的历史。庙内殿堂正上方的岩壁上凿刻有九尊浮雕佛像，居中的主佛像便是大日如来了。如来佛像高7.3米，神态栩栩如生，端庄慈祥。

脱鞋进入庙里后，有个年青喇嘛对我微笑示意，为表示礼貌我也趋前打招呼。他示意我伸出左手，用一个铜壶倒了一点水在我手心，说这是佛像下面涌出的圣水，让我喝下，然后再倒一点水让我抹在头顶，说这水喝了能延年益寿，也可以保养皮肤、眼睛。我问他关于文成公主庙的来历，他介绍说，文成公主进藏时，在勒巴沟停留数月，在此地岩壁上刻画了九尊巨幅佛像，因香火旺盛，后人又依崖修了庙。这位喇嘛可能觉得自己介绍的不够好，用手机叫来了另一位带眼镜的喇嘛，可能是他们这里最有学问的金牌讲师吧，为我详细讲解了文成公主庙的历史和现况，还热情地带我去看建筑外面山崖上的石刻。如此一对一的热心服务是以前从来没有享受到的，是不是我和这个庙有点缘分？心里顿时有点受宠若惊的好感。

文成公主亲笔在佛像右侧的岩石壁上，用汉字楷写了16行颂词，古藏文的发明者吞米桑布扎在左侧写了18行“尕恰”（即说明），可惜这些珍贵的手迹，大都被风雨剥蚀得残缺不全，难以辨认了。

文成公主在勒巴沟住下以后，曾亲率工匠、世人在沟内的悬崖峭壁上浮雕凿刻了各种佛像、大小佛塔和重要经文等数十处。文成公主走后，远近的僧侣和善男信女，纷纷来勒巴沟观看，膜拜，很多人还信照公主的做法，在岩崖上凿刻佛像和经文，久而久之，使勒巴沟的大部分岩石和石头都被人们刻上了佛像和经文。勒巴沟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外，有很多处石刻岩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画。勒巴沟内蓊郁的草木，也难以掩盖住由岩画和不可胜数、遍布沟内的嘛呢石刻散发出来的古老气息。

勒巴沟：藏语意为“美丽沟”。这里自然风光神奇迷人，一头沟口是历史文化古迹文成公主庙，另一头是通天河，沟内有十多处岩画，勒巴沟岩画主要以佛像、菩萨、香客、瑞兽等为主。勒巴沟风景很好，有很多玉树人开车带着帐篷来烧烤、露营的。

离开勒巴沟回到市里，时间尚早，顺便去了玉树博物馆参观，更加全面的了解玉树。

第八天开始返程回西宁，一路上还是翻山越岭，风雪交替。玉树地区的特点，一是海拔高，平均达到 4400 左右，所以有高原反应的人不建议前去。一路经过的几个垭口，都在 4400 米以上，最高的是巴彥喀拉山口，海拔有 4800 多米。玉树地区的第二个特点是气候寒冷、多变：一会儿开太阳，一会儿就下雨下雪，下雪的时候甚至会打雷。已经接近 6 月份了，还动不动下雪，早上最低可以接近 0 度左右，所以要备足防寒衣服。西北地区，吃饭以面食为主，牛羊肉品质好，蔬菜比较贵，饭店也有米饭供应，但是必须要用压力锅烧，否则会夹生的。6 月 1 日顺利结束了 9 天的西北行程，晚班飞机返杭。

（2019年6月25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御街寻梦：杭州逸事（一）

—杭州大学经济系77级 赵红

前些天在清泰街办完事，去中山路南宋御街逛了一大圈。御街，顾名思义是皇帝佬儿走的路，南宋御街说的是当年南宋皇帝一行每季一次从皇宫走去家庙祭祀的道路。当年的皇室家庙位于现今望湖宾馆到杭十四中这一带，旧称“西大街”。早年西大街人车稀少，尽头处是著名的“小车桥”，即民国时期的陆军监狱，解放后是浙江省第二监狱。儿时经过这一带，四周久经风霜的石灰外墙已然发黑，围墙特别的高，仰起头来，只见高大的围墙上间或露出凄黄的梧桐叶。在老底子杭州人的口头禅里，小车桥是监狱的别称，老杭州无人不晓。大人教育小孩说，“小辰光霎好（小时候不学好），大了进小车桥”，吓唬小孩就说，“再吵，把你关到小车桥！”，邻人吵架，比较恶毒的诅咒之一就是咒对方进“小车桥”。

中山路由中山北路、中路、南路三段组成，是老杭城最为繁华的商业街，红顶商人《胡雪岩》作者高阳笔下，活灵活现地还原了这条街道的诸多容貌，阅读时仿佛身临其境，观街巷车马，听人声鼎沸。近十多年来为配合杭州历史文化建设，大挖中山路之古史，恢复街巷历史旧貌。修缮后的御街及老建筑大都集中在中山南路和与此相接的中山中路。

兴冲冲走去，中山路和西湖大道交界处有一组真人大小的人物群像，塑的是中山路上一家四世同堂的人物，当年钱江晚报还登过这个大家庭的故事，去年该家族某成员卷入民间融资风波出逃国外，雕像群成了群体事件场所，现被一人多高的木栅栏封了起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过西湖大道的街口就是南宋御街精华段，走在街上，驻足打量，木梁结构的古街建筑嵌着时尚店家，石凿路面两边潺潺流水中插着芦竹，虽知这已是今人想像的原汁古味，但异样感让人耳目一新。御街一号是一栋建于1883年的4层洋房，现在开了一家餐馆，修缮后的老建筑颇具气派。洋楼原是“万源绸庄”，创办人是一位叫陈丽生的宁波慈溪人，这家老字号该是杭州甚或江南丝绸业兴盛的一处佐证。洋楼对面便是1929年开张的“亨达利”钟表店旧址，年头虽晚些，但一直在此经营达60多年，九十年代初期才迁至解放路浣纱路口。

“亨达利”是我父母老一辈杭州人信奉的老牌子。

1946年，时任GMD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主任的我爷爷，不愿再打内战，卸甲归田，带着全家老少移居杭州，在中山路的最南端复兴街附近，盖了两幢私房安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运动不断，私房常有被收缴的风险，终于在WG后期，除了自住的一栋，另一栋被政府收缴后，补偿得款千余元，父亲的兄弟姐妹们人均分到两百余元。父母亲兴冲冲跑到“亨达利”，花了120多元，买了一只当时最为时髦的上海产“梅花”牌全钢手表。我参加工作后，父母亲把手表给了我，可没戴几天，在一次出差金华时入住市府招待所，在公用洗手间洗脸时将手表退下放在水池边，洗完脸竟忘了拿，顾自回房间，再想起来慌忙去找，手表已经不翼而飞。我爷爷的老宅纪念品就这么消失了。我自己的第一只进口“RADA”女表也是在“亨达利”买的，小巧精美。上世纪九十年代，手表电池必须由“亨达利”通过上海从瑞士进口，别无分店。记得小小电池每换一次要480元，加上换原装表带，几年下来，这些配件花的钱早就超过手表本身的价钱。近年，我为图省事，干脆就在浙大玉泉校区对门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小钟表店换电池，店主拍胸脯甩过来的话掷地有声：你放心，绝对正宗进口！我是放心，可15元的电池最多也就用一年。



著名回教寺堂凤凰寺（2019年5月摄）

迷糊：这和我见过的阿訇形象不同啊。四十年多前，婆婆家住的杭州肉类联合加工厂家属宿舍大院，我先生同学的父亲就是一位阿訇，高大肥胖的身材，不善言谈，夏天常和邻人一起在院子里乘凉，赤着膊打着扇子。每天下午厂里屠宰车间杀牛宰

多走几步，便是“凤凰寺”，国内四大著名回教寺堂之一。好奇进入观望，暮色中透着四周干净，两进后便见祈祷大厅，铺着一地圆蒲，左前角落七八个回教徒在阿訇带领下朗声诵经，心下感慨在这周遭利来熙攘、灯红酒绿的环境中，居然还有人在此静心祷告，同时望着衣着入时的年轻阿訇心里有点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羊前，这位阿訇大伯穿戴整齐，口念经文先祷告一番，未经他祷告宰杀的牛羊肉，是不准进入杭城清真餐馆的。

出寺后继续前行，只见地面下挖了约两米深一大坑，三四米见方，展示考古发掘出的不同历史时期道路遗迹，细看坑内，里面依深到浅标有“北宋道路”、“南宋御街”、“元代大街”、“民国石路”等，足见历史是一层层迭将上去，甚觉发瘁，尤宋时御道的“香糕砖”令人思绪发散。香糕是儿时的一种较好糕点，扑克牌大小，一公分左右厚，初时杭城还买不着，父亲常托人去产地绍兴买，带回家分给我们兄妹吃。如今

各式糕点多得琳琅满目，吃不过来，然香糕亦已绝迹，连打字电脑都不会联想跳出这词，如今年轻一辈应是不知了。

这就到了御街即中山中路与河坊街的四叉路口，两边店家皆是古有招牌。“景阳观”、“宓大昌烟店”、“楼外楼”“万隆火腿庄”等，许多高阳《胡雪岩》书中的店名街名，让人亲切。

“景阳观”创立于1907年，经营各种风味酱菜酱料，有“东咸西酸、南辣北甜”之美誉，是当时全国四大酱菜店之一，其最有名的“双插瓜”，就是南方人称的酱瓜，成为那时贡品，走红京城。幼时我家住现在省府东面的环西新村，一应生活用品都去附近武林门购买，“景阳观”便是常去之处，圆洞门进去后下走两三级台阶，巨大的



酱菜老号景阳观
(2019年5月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石板地面，黑幽幽的挑高店堂，阴凉空阔，我要踮起脚，举起酱油瓶才能放到高高的柜台上，伙计用竹子做的舀勺，麻利地舀起酱油“呼呼”倒进瓶口上的漏斗里。“景阳观”使我想起纽约的“国际腌菜节”，当时以为是各国人头攒动，产品琳琅满目，周末一家人兴冲冲地赶到纽约下城，哪里啊，稀稀落落的帐篷摊位，摆放着各式腌制的瓜菜，味道远不及“景阳观”酱菜。

此处必须多说几句“宓大昌”烟店，不仅因为是旧时名号，更因我对它有着亲戚般的熟稔——该号创始人后裔的女儿郭小姐，是我初中同学，保持了50年友谊的闺蜜，“宓大昌”是我俩常聊的话题。

“宓大昌”由浙江慈溪人宓宝城开设于清嘉庆年间，以产销旱烟出名，成为杭城“五杭”之一的“杭烟”，是驰名全国的“杭烟”鼻祖。“宓大昌”兴盛时，有工人500余人，购销渠道遍布全国，是时我外祖父亦在江苏灌云开有烟店，产品同样行销全国，没准两号还有业务联系，我和郭小姐的友谊冥冥中似有渊源。1915年，宓大昌旱烟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铜奖。解放后烟店公私合营，十六年前该店老房子以885万元拍卖。初中时我常去郭家玩，郭妈妈是大家闺秀，烧出来的饭菜特别好吃，我常在她家蹭饭。郭妈妈大名宓斐霞，有时会讲些宓家旧事。事实上，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始，战乱连连，生意萎缩，加之同业恶性竞争、宓氏子孙众多，累年下来，宏大家财已分耗殆尽。WG爆发时，造反派以为宓家名镇一方必藏万贯，嚷嚷着纠集一大帮人冲进郭小姐家里抄家，但出乎意料的竟只抄出几件字画。祖宗耗尽心血积累的财产未能如愿加以传承，不得不说是件憾事，但时移事易，宓家资产所剩无几的状况反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而保得全家平安。当年郭小姐家还是有着大户人家气派，老式洋房的客厅里，一水的红木家具，做工考究，暗中发亮，可惜郭小姐尚无古董概念，后来搬家时竟悉数扔掉了事。幸好慈溪老家还保有宓家宅院和祠堂，见证宓家的兴衰，否则曾经的老字号就这么淹入历史长河，只是传说了。

此地河坊街早于中山路，站在街口，会使人联想到纽约中国城的勿街 Mott Street，靠近 Canal Street 的转弯街口那种黑暗氤氲的古旧味，比此地通向鼓楼的弯道还要像旧时的鼓楼。想想也怪，旧时此地不复存在，要寻访它的原味，需跑到万里之隔的彼地。



中国美院设计作品《九墙》
（2019年5月摄）

再往前走，大井巷口左边，是美院设计装饰的“石库门”，将以前老墙门面和一些用品如28寸男式自行车、学生水壶、铝制饭盒、小竹椅等半嵌入墙，静静的旧时生活便生动起来。早知如此，那时就把这些物件留着，到现在

也是古物了，但当时怎会有此时的打算和心情，很多东西楞是要经年之后才透出值得琢磨的味道，就像古董的“包浆”。

十几年前来时，大井巷还是一副老底子的模样，夏日午后的寂寥和炎热，大部分住家已搬走，少数几户仍旧坚守着，门里门外贴着“还我居住权、还我生存权”的标语。官民博弈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拆迁斗争已成过去，物是人非已完全掩盖在建筑的新颜中，尚有些空空的门板房等待着商家入驻。身边蹿出一个男子灵活的身影，潜进一个门洞，我跟着往里张望了下，漆黑蜡乌，一点声都没有。罢了，回到光明中吧。

这条创意街最大的特点是将古今中西搭在一块，不管你如何错愕，它已然如此存在。一家丝绸蜡染店，门口坐一老媪，头巾围裙，一问是桐乡来的，操着一口桐乡话边做边向我介绍手缫生丝，见她熟练地将煮熟的蚕茧剥开，拿出蛹虫，将整张茧丝顺着弯曲的细竹拉成一张薄薄的丝网，决不会断。

回想年轻刚入职的头几年，本姑便是中国银行的省丝绸公司信贷员，常走访杭嘉湖地区的国营缫丝厂，那都是机器缫丝，如今国营厂家光景不再。从没见过这等手工，真真正正的实货。我饶有兴致地与老妇攀谈，她顺溜的操作和质朴的装束言谈是店里最好的招牌，向她道别时我竟然有些不舍。

人渐渐多了起来，不觉得闹。脑子里想起上世纪初外国人拍摄的中山路坊巷的旧照片，绸布店和大襟衣衫就这么定格在画面中留了下来。当年市井的日常生活，这味道气息拽到现在，变成现代城市的品质品味。想想也是，我们如今的生活，后人不知会作何感想。

再回西湖大道，告别彼时的时光，时钟倏然回到公元2019年5月的一个夜晚，人影绰绰，车水马龙。

（2019年6月5日杭州小和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纽约琐记之三：上班路上

—杭州大学经济系77级 赵红

纽约市的马路，南北向称 Avenue（大道），东西向叫 Street（街道），从一条大道行走至另一条大道大约需要几分钟，街道之间则要近好多，两条街多是一幢建筑（block）之隔。纽约人说某某地方在几个街区之外，就说 blocks away。我在纽约工作期间，每天上班从家里到公司，由西向东横穿4条大道，走过时代广场、百老汇剧院区、电玩城（Radio City）、洛克菲勒中心、五大道等著名地标，行走约二十分钟。一条街像是一柱多棱镜，折射出纽约这一世界大苹果的几许斑斓和喧闹。

通常早上八点半出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街道两旁高大的行道树，我很喜欢这种北美常见的叫做 Bradford Pear 的白梨花树，在早春清澈的阳光下，绽放出白绿相间的清雅花朵，一蓬蓬、一簇簇昂首向上，恣意怒放；放眼望去，一排排密实的树枝伸向天空，像灿烂的素色礼花，刹那间驱散最后一丝困意，激起心中对生命和时空的永恒之感。这种树只开花不结果，先开花后长叶，花期不长，一个多点星期，会像樱花般纷纷扬扬落满一地，迷人的春天随之浪漫地降临。

街边常坐着一位布衣老太，脚下是细碎花瓣，只要不是雨雪天，她定然每早会出现。见到我便微笑颌首，仿佛洞穿一切。有时会突然来一句：“You! Beautiful!” 让人一早心情悦然。

紧挨老太座椅的是一间小礼品店，店主是一头发花白的巴基斯坦“年轻老头”，我们一家人私下称他“Mr. two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babies”。我刚到此地，与儿子上街路过同他点头致意几次后，“老头”有一次突然拦住儿子不让他走，当时搞不清他啥意思，未曾想他上来就猛地一顿夸赞，然后问我有几个孩子，得知我只有一个儿子后，他居然指着我的肚皮十分不解甚至有点生气的样子说：“你那么健壮，为什么不多生几个孩子，为什么？”见我们哈哈地笑，他换了一付严肃的面孔：“你应该多生几个孩子，最起码两个！”之后每次见到我就伸出两根手指大声说着“two babies! two babies!”

这位巴基斯坦人和老太的家境都不富裕，除了低微收入，每月还靠政府发的食品券（food stamp）补贴生活。老太是欧洲移民后裔，尽管一介布衣，步履蹒跚，但举手投足不失优雅和尊严。几年后，我任期即将结束的一天，背驮着一大包几成新的被褥衣物，想去不远的慈善团体救世军（Salvation Army）地区总部捐赠，出门见着老太，问我你干啥咧？我同她说了后，她故意沉着脸说：你跑那么远，还不如给我！我一想也是啊，就悉数将衣被留给了她。

举步穿行的第一条马路是宽阔的八大道。纽约为防堵车，早就实行了单向行驶，隔壁的九大道由北往南方向，八大道便是由南向北行驶。红灯一转绿灯，车流便刷刷地从眼前掠过，出租车在哪儿都一样生猛，不同的是纽约黄色出租车在路两边都能应召停下。

说到红灯，眼下我的右手边就是纽约典型的红*灯*区。从这条街到下一条整整一个街区，但严格规定在街区西面临街部分，超出一点也不行。这要回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与这条街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垂直的 42 街乌烟瘴气，贩毒卖淫等犯罪活动几近失控，影响了纽约市旅游收入，更严重损害大都会形象。

1993年朱利安尼当选市长后，铁腕打击犯罪，整肃社会风气，将整条街上的色*情商店全部赶到现在这边的街区，总体面积大为缩减。几年后纽约犯罪率大幅下降，旅游人数急剧上升。这些店根据色*情商品多寡，定级从 X—XXXX 不等，标在门口显眼处，但每家店不得少于 60% 的正规刊物及音像制品。另外还有一些店，门口写着 peep 等字样，类似旧时的西洋镜，在投币口投入 25 美分，就可以通过面前的格子朝里面看真人表演，投币越多看的时间越长。商家到了晚上或周末，门人卖力吆喝，霓虹灯光怪陆离，音乐炸耳，纸醉金迷。我们经常走过，从未细看。一天我突发好奇，壮胆进入一家音像制品店，看看这庞大产业到底经营些啥东西。店员见这么个红区妇女干部模样的人进来，略微愣了一下，旋即像其他店家一样，神态自若地问道：“May I help you?”我心虚地答道只是随便看看。但没过两分钟，便被店里周遭环境的异样感逼得仓皇逃了出来。

返回正道。穿过八大道便是百老汇大道，右边不远处就是号称“世界十字路口”的时代广场。说是广场，其实就是个大一点的多路交叉口。因聚集了数十家商场和剧院，抓人眼球的巨幅广告，滚动播放的巨屏电视和眼花缭乱的各式霓虹灯，吸引了世人目光，更是国际知名公司的必争之地。那几年间，我国的“三九胃泰”公司巨幅广告一直矗立在广场最高点，但鲜有人知其是干什么的。我曾拜律师同事海伦所赐，一起登入美国广播公司著名主播、传奇人物芭芭拉·沃尔斯特的演播室参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加晚宴。演播室坐落广场中心，从落地窗向外看去，整个广场一览无余，外面的一切喧闹化为眼前无声的缤纷闪烁，唯有室内的轻声交谈和觥筹交错。有一细节至今想来造次：我取好餐食，见边上有一个柜台，便就身倚坐上去，与同伴聊开了天。不一会儿，一位男士过来说：“对不起，这是芭芭拉主播主持节目的演播台。”我赶紧挪开身，再看背景及摆设，可不是！这位芭芭拉，知道她有名，不知她这么有名：美国电视界第一位女主播、一生12次获艾美奖，采访过尼克松之后的所有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以及无数外国政要…，显赫经历一大堆。

时代广场每天游人如织，热闹非凡，给人以热情欢乐的感官刺激。曾经有一段时间，广场中心每天都有位健硕牛仔，底裤上标有“naked cowboy（裸体牛仔）”字样，一年四季风雪无阻，脚蹬牛仔靴头戴牛仔帽，一把吉他腰间挎，边弹边唱娱乐游客。牛仔大名伯克，原是普通艺人，听友人建议，一脱成名，引得无数辣妹辣妈甚至辣奶投怀送抱，拍照留念，牛仔形象已成广场一景。屈指算来，牛仔至今已近耄耋，不知现在是否依然？

脚下的百老汇大道，Broadway，原意为“宽阔的街”，是纵贯曼哈顿岛的南北向道路，路两端分布着众多剧院，集中上演美国顶尖戏剧和音乐剧，“百老汇”因此成了美国现代歌舞艺术，乃至娱乐业的代名词，成为纽约支柱产业之一。中城这段是著名的theater district，剧院区，集中了二、三十家最顶级剧院，每晚上演当季最流行剧目。附近有一条餐馆街restaurant row，每晚八点之前坐满了盛装打扮的食客，一到八点左右餐馆几乎空堂，全都去看戏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纽约是创业者的天堂，更是成千上万艺术家的逐鹿战场。无数青年艺术家呕心沥血，激烈竞争后最初冒头的实验性或先锋作品能在下城，或称“外外百老汇（off-off-broadway）”的小剧场演出已属不易，这当中之优秀者则可进入更北的四十多街，或称“外百老汇（off-broadway）”的剧场演出，再其中经典的商业化剧目才万里挑一得以登上44街至53街的百老汇舞台。有些热门剧目一演就是几十年。外派工作的后两年，儿子去了外州读书，闲暇时我便和同事D夫人相约看剧。D夫人白天订好票，晚饭后两人穿红着绿奔向剧场，竟然将当时的剧目看了个遍。一天晚上正看音乐剧《阿依达》，我们坐在第一排，灯光下演员唱歌对话时飞溅的唾沫星子都一清二楚。一群青年演员正卖力地舞动跳着，突然间男主角一个转身旋到坐在我边上的D夫人面前，欲将几乎趴在台前的D夫人的手拉起亲吻，D夫人楞了一下，马上本能地将手缩了回来，男主角又



美国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命名的剧院
（摄于2003年）

示意她伸出手去，D夫人红着脸更是往回缩，男主角终又旋回剧情。全场观众见之，“哗~”地乐得哄堂大笑，气氛顿时热烈。

七大道在此路段和百老汇并成一道，因此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了百老汇便是六大道，每年圣诞季从十一月初，各大机构门前就开始装点，门口站着救世军装扮的圣诞老人摇铃募捐，圣诞气氛就从这一大道开始浓郁起来。左前方是著名的电玩城 Radio City，圣诞节前夕都会上演欢乐喜庆的大腿舞，一排排女孩阳光灿烂健康律动，说是大腿舞，但无色情意。一天晚上下班走到此地，忽然间所有行人仿佛钉在原地，全都不动，正诧异时，又突然“呼啦啦”向后跑去，快速消失了，我以为出了什么事，吓得本能地躲到了一个路人身后，少顷问道：“What’s happened?” “Nothing, just ‘flash’.” 当时不明白什么是“flash”，第二天问了同事才知叫“快闪”，一种行为艺术。

一路上行走，常会遇到名人明星。一天刚走至此，只见前面宾馆门口出来一高大男子，西装革履，帅气逼人，正诧异其精致的脸部线条和五官，随后又出来一位高个老太，定睛一看：哈哈，这不就是电影《哈利波特》里饰演猫教授的英国演员玛吉·史密斯夫人么！她可不简单，早年与劳伦斯·奥利弗合演《奥赛罗》，后出演了如《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修女也疯狂》等知名电影，奥斯卡等各大奖项拿到手软，已入选世界电影名人馆。男子见夫人出来，恭敬得体地将她迎进路边的一辆加长迎宾车，原来是她的保镖兼随从，难怪了！

同样这家宾馆，有一次路过时，不经意扫了一位正出门的女士一眼，中等个子，外表朴实像邻家大姐，面色发灰发暗，再细看，哦，杰妮弗·洛佩慈，全没了银幕上的光彩，但柳腰翘臀依然。还曾遇见过《修女也疯狂》里的黑人演员乌比·戈德堡，梳着她经典的无数小辫爆炸头；歌唱家惠特尼·休斯顿，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那时还没怎么瘦；《欲望都市》里饰演四位女主的同性恋朋友演员。那时《欲望都市》红极一时，四大主人公的故事被人津津乐道。为此我曾经问过老美同事：美国人或者纽约人是这样生活的吗？一天换一个情人？同事回答说：美国人是有这么浪漫，但没有风流到一天换一个情人，那是电影剧情需要。一般来讲，美国青年在结婚之前大都会普遍的约会和交友，充分了解别人的情感，体验和生活。但开始与一个人约会时，极少会脚踏两只船或几只船，否则就是“cheating”，骗子，而一个人如果有了这外号，一般在圈子里声名狼藉，很难再混下去，当然也不乏这类人。许多老美40岁之后，人生成熟，工作安定，会认真寻找一个可以共同生活的人组成家庭。相对来讲，美国的家庭结构牢固得多，尤其是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下班回去就是妻儿老小共享天伦，要私下请客也是约好时间请全家，像我这样独自一人到外面应酬的情况不多。

最开心的一次是路过一家餐馆，门口拥满了金发性感女子，对着餐馆里面大声喊叫：“乔治！乔治！”朝里面一看，天呐，乔治·克鲁尼，我最喜欢的男星！面容英俊完美，帅气无人能比，但没有荧幕上那么高大，身着蓝色西装，不知是腼腆还是长相，红着脸向疯狂的女粉丝们致意。我围观了一会儿，饱了眼福就离开。

遇到的最重要的政治名人就是希拉里，2003年7月的一天，她的自传《活着的历史》在五大道交口的书店 Barnes & Noble 首度签名发售，总体阵势比她丈夫前总统克林顿前两年售书要小得多。



希拉里从巴尼书店边门出来（摄于2003年）

克林顿售书那天，好家伙！粉丝里三层外三层，将整个建筑从五大道的书店到六大道围了三四圈。上班时我先是问了六大道的人，你们在干什么？回答说克林顿签名售书。我又问你们什么时候来的？他们答清早五点。向前走了一段，我又问人什么时候来的？他们答昨晚十二点。直到书店门口，排队的人说他们昨天上午八点左右就来了，到当天九点书店开门，他们整整排了24小时。书店开门时，最前面的人一个个向前扑倒，实在太过疲乏。那天希拉里售书，不长的队伍排在门口，每人手上带有纸手环，分批进门，凭手环买书，并获希拉里当场签名，但不许拍照。我当天刚吃好吃午饭拎着相机出门，正遇希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里签名售书完毕从边门出来，我就拍下了她向人群挥手的那一刻。早知道也应该买一本，上 eBay 定有好价钱。



洛克菲勒中心 CNN 现场直播
（摄于 2003 年）

紧挨于此的洛克菲勒中心，每天早上 CNN 在此实况转播辩论会音乐会等等，主播声和观众欢呼此起彼伏。我只驻足看过惠特妮·休斯顿和瑞奇·马丁的音乐会，因为太过嘈杂，而且急着上班就离开了。洛克菲勒中心各种展览、会议连续不断，使得此地成为舆论和关注的中心。圣诞前夕，全美最大的圣诞树装饰起来，连同和她垂直

的五大道橱窗展，构成了纽约圣诞装饰链，也遮盖了一年的矛盾与纷乱。

五大道，著名的购物大街，全球所有的头牌商品都可找到。Saks Fifth Avenue，萨克斯百货公司，我曾经好几次陪同国内来的领导和同事在此购物，之后再回来，领班见到我就眉开眼笑。五大道有些店需着正装才能进去，比如靠近中央公园边上的 Bergdorf Goodman，一家经营高端时尚品牌的奢华百货公司。那天我们几个特地换了正装进去浏览。贵宾室沙发上坐着一个老太太，形容枯槁，精干巴瘦的手腕上一串串的金钻手镯，气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喘吁吁地抬起傲慢的头，边上是四、五个年轻金发女子恭敬备至，点头哈腰地为其服务。



Saks 百货公司圣诞橱窗秀
（摄于2003年）

终于到达公司的大楼，常在公司边上的餐馆买早餐。纽约有很多类似格局的餐馆，前面卖鸡蛋、面包、牛奶等各式早点，后面是一排排的自助餐点。每次进店，我都会点一个贝狗，一种筋道可口的以色列面包，两个煎鸡蛋、两片西式火腿，然后一切两半，分两天吃。有个英俊高大的店员总是微笑着，迅速为我准备。久而久之，每当我踏进这家店不用开口，他就高声叫道：“two eggs and ham, cut!”

忙碌的一天过去了，只要不加班，走出公司通常是落晚七、八点。望着周遭高楼里的华灯绽放，吸一口新鲜空气，我脑海里首先浮想起的总是这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2019年5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

父亲节专栏

1. 散文·随笔

父亲回乡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史晋川

（一）

父亲到了古稀之年，思乡之情越来越强烈。那时，每当回家看望俩老时，父亲总会似乎不经意地说上几句：“上次带你回老家还是文化大革命，有 30 年了吧？”听多了，我自然明白了父亲的心思。

1998 年夏天，我和赵红陪着俩老，带着儿子和从美国回来度暑假的外甥，拖着六七只大旅行箱，踏上了回乡之路。太原武宿机场下了飞机，全家驱车直奔武乡县。一路上父亲同两个孙子外孙一样兴奋，不停地念叨着当年家乡的往事。途经武乡县王家峪村，全家下车参观八路军总部，父亲俨然一副导游的模样，东指指西点点：“这可是当年朱总司令、刘师长和邓政委指挥我们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地方。”进入韩北乡地界后，行近枣林角村，父亲的话少了起来，渐渐的沉默了，只是一动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不动地盯着车窗外，看着那片熟悉的黄土沟壑，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父亲想起了他的童年、少年的时光，想起了家中的亲人.....

父亲想起了老父亲，想起了1942年的严冬，想起了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老父亲，躺在山崖下的黄土沟里，眉毛和胡子上挂着冰碴.....

父亲想起了老母亲，想起了1952年的严冬，想起了在上甘岭战壕中接到大哥的家书，告诉他老母亲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还在挂念着离家当兵吃粮的小儿子.....

（二）

第二天清早，全家坐在窑洞前园子的枣树下，喝了小米粥，吃了枣泥糕，在堂兄俩口子的陪伴下，去祭拜我爷爷。

爷爷的坟地在村后山坡上，倘若不是那颗孤零零的老槐树，很难找到完全淹没在荒草中的土坟。父亲说：老家的风俗，就是要让先人的土坟最后慢慢地荒芜下去直至消失。乖乖哟，俺的祖先真了不起，深谙天人合一之道，早就有先进的黄土高坡生态文明理念。

爬了几里山路，来到了附近一个小村庄的端华八叔（堂叔）家。八叔在1939年同父亲一起入党，1949年当区委书记的他不肯南下去福建任县委副书记，被开除党籍，在老家当了一辈子农民。八叔读过两年私塾，主持韩北史家的族谱修订大业，打开樟木箱，捧出族谱，翻到我爷爷史彤信这一支的那几页，族谱上俺的姓名居然不是史晋川，而是“史贵糜”，众人哈哈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大笑。八叔一本正经的对我说：你是贵字辈，不管你在外叫个啥，回老家就叫史贵糜！

一大家子人进了八叔家的大窑洞，喝茶吃枣啃瓜子，欢声笑语从窑洞可以传出村口。过一会儿，只见一位老大爷拄着拐棍儿，颤颤悠悠进了窑洞，我正起身让座，突然听到老人喊父亲：“三大爷，你回来了？”母亲、赵红和我惊讶之时，父亲仔细瞧了那位大爷一阵子，脸色变得十分痛苦的样子。老人说：“三大爷，你知道我是个谁吗？”父亲点了点头。老人接着说：“当年哦大哥是你带出去当八路的，三十年前你回乡告诉说他 1945 年在林县打鬼子牺牲了，你能告诉哦大哥埋在哪个地方嘛！哦今年七十多了，再不去把大哥找回来埋在祖坟地里，大哥就一个人回不来家了。”父亲完全沉默无语，大滴的泪水挂在脸上，窑洞里一片寂静……

（三）

喝了汾酒，吃了莜面栲栳糕，一行人告别八叔八婶，去贵木哥（俺二伯伯的儿子）家。父亲的亲兄弟三人中，二伯伯最早去世。1960年，二伯伯在大饥荒中病逝，隔年二婶改嫁后也连饿带病撒手走了，临终前把两个9岁、2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托付给孩子们舅舅收养。舅舅当年同父亲一起参军，在战场上被日本鬼子的歪把子轻机枪打断了一条胳膊，靠微薄的残疾军人津贴生活，根本无力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从1961年起，父亲担负起三位侄辈的生活费，每人每年360斤口粮钱，夏冬季各一套新衣服，直到他（她）们长大成人。堂姐在家照顾小妹妹，贵木哥跟着舅舅给生产队放羊，一家人艰苦度日。八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十年代初，贵木哥娶妻，没过上几天好日子，新婚妻子病亡。几年后，贵木哥又娶了个寡妇，未曾想到去煤矿拾煤渣时，又出意外被火车撞死了。四里八乡都传贵木哥命里克妻，从此贵木哥打光棍孤身一人。

父亲背着手走进贵木哥家那口旧窑洞，只看了一眼就转身出来，绷着个脸大声说：“小川！以后要对你贵木哥负责到底，给他养老送终！”赵红在旁边马上表态：“爸爸，您放心！”

今年初，父亲祭日周年，贵木哥来杭州，一天中午在母亲家吃饭，见他老往碗里夹肉，我打趣他：“二哥好胃口啊！”贵木哥有点不好意思，只顾低头吃饭。我问他：“你在家天天有肉吃吗？”“每次去集上割2斤肉吃半个月。”赵红接着话说：“让晋川每个月多给你一百块钱，可你只能买肉吃哦，不要去买烟抽。”

出了贵木哥家残破的院子，我侄女向莉（俺大伯伯的小孙女）一个劲地拉着她三大爷，说让去她教书的小学校。一行人走了小半晌，眼见前方有一排低矮的土坯房，要不是屋前有一块操场模样的空地，没人会想到那是一所小学。教室里没有电灯，昏暗的光线中，十几张课桌椅，一看就是用了几十年的旧物件，桌子面板上都可以看到一棱棱凹凸不平的槽，讲台下垫着土砖，小木盒子里的粉笔没有一截是超过半寸长的。跟着爷爷（外公）进教室的孙辈小哥俩，瞧着眼前的景象，一脸的惊讶。过了会儿，父亲开口问向莉：“你就在这儿教书？”向莉点了下头，父亲又问：“一个月开多少工资？”“三十块钱。”“够活人吗？”“嘿嘿……”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两天后，离开老家去机场的路上，一路都未作声的父亲，用商量的口吻同母亲说：“把向莉带回杭州去吧？”母亲闻言，侧身看着我和赵红，我俩赶紧说：“可以可以，没问题。”小哥俩一听，立马欢呼雀跃：“向莉姐姐要来杭州啰！”

（四）

这一段说的是父亲从老家回到杭州后的故事。

向莉来到杭州后，住在爷爷奶奶家，兴奋了一阵子，有点想家了，一段时间里，做啥事都打不起精神，学裁缝没兴趣，学打字又说看不懂外文字符，天天懒觉睡到日照屁股。每天起床后，还要爷爷奶奶给准备早餐，自己成天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剧。

母亲川妹子脾气直性子，训了好几次小孙女，有一次把她给训哭了，吵着想回老家。父亲心疼小孙女，于是同母亲起了争执。争执升级，以至于父亲宣布他去世后要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小孙女，母亲一听气坏了，抄起电话让我回家。一进家门，俩老争相告状，数落对方的不是，一个说她对老家的人不好，一个说他太娇惯小孩子。俺先劝了母亲：“你是大学生，跟一个只读了两年书的初小生计较个啥，是不是？”回头又劝父亲：“华国锋整不过邓小平，山西人斗不过四川人，从中央到地方都一样，你跟妈妈吵个啥？”顺带批评父亲几句：“你说话不能太伤妈妈心。再说了，你们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本来就有妈妈的一半，要给谁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呀！”父亲盯着我，突然起身，喉咙梆梆响扔出一句：“你想要啊?!”我马上高声回过去：“我什么时候想要过了?!”父亲停歇了一会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儿，突然又来一句：“我的存折是不是都放在你家里？”“是啊，怎么啦？”父亲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现在就回家去，把我的存折拿回来都还给我！”我当时愣在那里，傻傻地不知所措。母亲见状笑了，出来打圆场跟父亲说：“让小川明天去拿存折来还我们吧？”父亲大吼一声：“不行，现在就去给我拿回来！”……

向莉慢慢适应了城市生活，后来去我表姐工作的杭州电信局食堂打工，从清洁工做起，学会了面点制作，考出了面点师执照。手艺见长，向莉辞职出来在家里附近菜场租了一个摊位，专卖山西手工水饺，生意火的不得了，还从山西老家叫了亲戚来杭州帮忙包饺子。如今，向莉早已结婚成家，在杭州有两套房子，还有一辆客货两用车，儿子也上了小学。

一年到头，父母亲家和我家的水饺都是向莉供应的。去年初，父亲去世时，向莉在爷爷遗像前长跪不起，失声痛哭……

父亲去世一年多了，可总是感到父亲还在身边，心里常会冒出一个念头：当一个人同自己的父亲共同生活了六十一年，父亲就不会离开了，只不过是同父亲相处的方式改变了……

柿子红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秋风吹红树叶，天气渐渐变凉，到了柿子上市的季节。亚洲超市里常见的是扁圆形的柿子，叫做水柿。买一箱回来慢慢吃，开始是硬的，脆脆的甘甜象吃富士苹果。一时吃不完的几天后开始渐渐变软，我就索性等它软透了再吃，甜味更浓。

这种柿子和我在国内吃的柿子不一样。记得小时候吃的柿子都是红透了，熟透了，软透了，入口即化，蜜甜蜜甜的。那时光没冰箱，是买多少吃多少。现在可以多买些，放进冷冻箱冰冻，等到冬天暖气太热口干舌燥时拿出来解了冻，呼噜呼噜吃下去，想必是爽透了。

柿子生得金红圆润，又谐音“事”和“世”，不少画家常画柿寄情，表达“事事顺心”、“世世如意”的美好愿望。齐白石就以柿子为题材画过不少画。

他的《六柿图》是竹篮里放六个柿子，颜色由青渐渐变黄，纯憨天真，朴素中透着雅致，是两者完美的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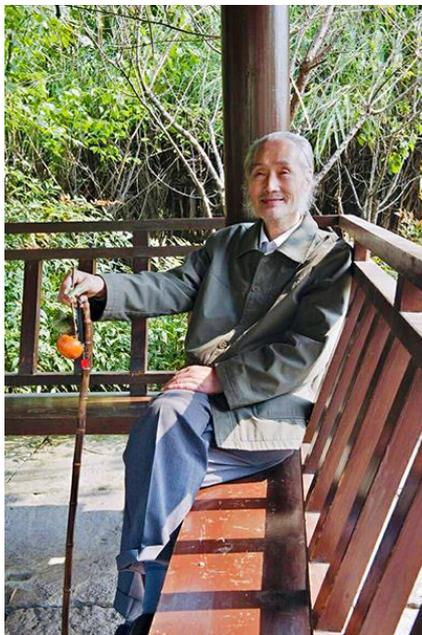
我这张《盘里的六个柿子》照片里的大盘子中间是寥寥几笔画出的公鸡母鸡，天真纯朴：六个柿子围着胖胖的公鸡母鸡，它们瞬间从单纯的水果上升为给视觉带来美感的艺术品。它们的颜色有深有浅，最红的那只正好与红鸡冠呼应，引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领着其它柿子和盘子产生自然和谐的轻松与喜悦。

我的电子相册里有父亲母亲手拿柿子的照片，那是2009年我回国时拍的。当时西溪火柿节刚结束，父母和弟弟带我去游玩西溪湿地，那时一期刚完工游人还不多，诺大的湿地静悄悄地似乎只有我们四个人。十月的太阳暖暖地照着，路旁柿子树上还挂着些个晚熟的柿子，在阳光的照射下呈半透明状，它们是大自然留给燕雀飞鸟的粮食。树下草丛里零落着掉下来的柿子，父亲拾起一个带枝叶的拿在手里，那柿子象一团耀眼的小火球，随着父亲的脚步一晃一晃地沿着溪边移动。



照片上父亲手里那一点红柿子活泼了整个画面：父亲母亲在红柿子点缀下的微笑是那么和蔼自然。亲爱的父亲母亲，愿你们的晚年如同红红的柿子：柿柿如意！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父亲节话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我的父亲比较严肃，很少看到他微笑。现在年纪大了，反倒看到他微笑的时候多了。可能以前比较忙，忙的时候通常想不到微笑，也没什么好微笑的。现在不忙了，有时间微笑了。微笑的时候通常是我们做子女的去看望他们的时候。

能够回忆起来的父亲的一次亲切微笑大约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画面感很强：他在陪我打乒乓球。但不是在正规的乒乓房，而在家里。也没有乒乓桌，只是在外间的地板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小乒乓桌。线条画得很直，甚至可以说标准。我想这一定是父亲画的，这种严谨符合他一贯的工作作风。我想没有用饭桌或其他东西代替乒乓桌可能因为我的个子还够不着。

他站在平面的乒乓桌的那一端，脸上挂着令我终身难忘的那种很平和的微笑。这个微笑里我想有父爱，有做父亲的责任，也有准备为孩子付出的那份耐心。

我后来乒乓球大有长进，也许与父亲的那一次启蒙有关。

现在我自己也当父亲了，而且已当了很多年。我从自己对父亲的微笑的渴望里，明白我的孩子也一定需要我的微笑。于是我自己有了这个要求，虽然不是很容易，但我一直在努力，要求自己尽可能地做得比我的父亲好。当然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比我做得还要好。

谨以此祝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老爸走了，走在春暖花开的时节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吴磊

2018年3月29日中午，因脑部，肺部恶性肿瘤，住院治疗8个多月之后去世，享年93岁。

老爸，生于1926年5月11日。四五年离开江苏盐城鉴湖的老家来到嘉兴，那年他19岁，从此再也没回过自己的老家。在他的回忆里，先是老家有很大的房子，有兄弟姐妹6人，有芦苇荡，有螃蟹，有私塾里朗朗的读书声，然后背井离乡，坐着小船千山万水一路寻去，在嘉兴城登了岸。

他和我妈妈沈如镜相知相爱在这座小城。他们在一起经历3年内战的动荡，失业，金圆券等等我们这代人无法想象的改朝换代，走进了1949年。

后来他随着我妈妈搬进了老家，在那里经历着岁月的风风雨雨，哺育我们成长，同时照顾老人，还要给苦难中的亲朋好友种种帮忙。

90岁的老爸常常念叨3件骄傲之事：

骄傲之一：40年的工作

一九六二年他当上了粮食专管员，30年风里来，雨里去，东栅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都叫他“老吴”。主要工作管住农民的粮食，把该收的都要收上来，当然也不能饿死人，于是实在青黄不接时，还得把收上来的粮食借给种粮人。最得意之作是引进了外地的水浮莲种在家家户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户的水塘里，让猪们能吃上饱饭，让农民的口袋里多几个卖猪的银子。

骄傲之二：60年的“有叔”

初见有叔在上海，交大的高材生，和和气气地请老爸到红房子吃西餐。再见有叔在天津，此时的他是中共地下党先进分子，准备进京，告诉老爸赶快回家，时局已乱。三见有叔，他已是华北电力设计院的院长，回家乡投资毛衫厂，请老妈老爸前去管理。又见有叔，他家重修祖坟，恢复他爷爷嘉兴名人沈曾值的故居，老爸鞍前马后，立下汗马功劳。前日，有叔嘉兴叶落会根之日，他太太特地托我选了和老爸一模一样的骨灰盒，以慰两位先人60年之情谊。

骄傲之三：永远的爱妻

1995年起，妈妈的记性渐差，每况愈下。期间由老爸日日夜夜的陪伴照料。现在院子里每一朵盛开的鲜花都会插在妈妈的照片前，因为妈妈爱花....

安息吧，老爸！老爸，你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爬山虎！

我们无法想象你的老家什么模样，我们也无法想象七十多年前你在小船上漂流的情形，我们更无法想象你们这一代经受过苦难。但你用93年爬山虎般的人生告诉我们：爱工作、爱家人、爱朋友。

有一块小小的土壤，就要播下种子，就要精心耕耘，就要留给子孙后代满园春色。

和父亲下象棋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对父爱，一直没有用文字来表白过。今天，终于有机会让我坐下来，写一写与父亲下象棋的文字。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位棋迷。父亲年轻时是我们当地一家水力发电厂的技术师傅。上个世纪七八年代，工作之余，下象棋便成了父亲主要的休闲方式。父亲的棋艺不错，在水电厂和周边公社方圆几十里内都算得上一个强手。我小时候就喜欢趴在他们的棋桌上看他们下棋。闲的时候和几个叔叔拿着小板凳在树荫下、在桌凳上下象棋。叔叔们总会对我说：“你的爸爸又赢啦，下得真好！”那会我特别自豪，也特别崇拜父亲，特别想学习象棋。父亲看到我喜欢象棋，就开始教我。十来岁的我就成了他的象棋“弟子”。从教我认棋，到记忆“象飞田字马行日，炮子隔子打翻车”。让我懂得下棋规则以后，他最先教我的一招是“双炮叠将”。父亲开始故意让我用双炮叠将赢棋的时候，他笑了。说：“你会下了，将来会赢我的。”

开始与父亲下棋时，父亲让车马炮，后来让双马，到让马，让三先，让二先，直至让先。至今与我下棋，他依然保持着让先的习惯。

我与父亲走的大多是传统的路子。如：“仙人指路”“当头炮屏风马”“飞象局”等。偶尔，父亲也突出奇招，拿出“铁滑车”之类民间邪路子。面对他的邪路子棋路，我常不知如何应对。上世纪 70 年代，他要养活我们姐弟三人，生活负担很重。他自己很少买书。但他还是买下了《象棋》杂志，空时不时对照书本与棋盘复盘研究。谈起杨官璘、谢侠逊、胡荣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华、吕钦等象棋大师的事迹也是如数家珍。还常常摆街头江湖残局叫我一起研究。

我下棋水平提高后，父亲的批评就多了起来。特别是当我无谓失子，被他一把抓住吃掉时，他总是不留情面地批评我粗心，而且不让我悔棋。他自制了一副棋盘，上写他的毛笔字：“观棋不语真君子，下棋不悔大丈夫。”

1980年，我考上了杭州大学中文系。我的同室同学马凯堂也是位棋迷。我们常常下棋。当时比我小两岁的马晓春已经是名满天下，他和棋圣聂卫平一起引领了国内围棋的整个80年代。马晓春之兄马晓明当年就读杭州大学，在杭大办了一个棋社。马凯堂是马晓明的中学同学。马凯堂常与马晓明一起切磋棋艺。马晓明围棋、象棋均不错，在当时的杭大都属大伽级人物了。我则经常与马凯堂下棋。也学会了围棋，但是下得更多的还是象棋。后来，我在杭州书店里看到了象棋古谱《适情雅趣》，2.80元一本。当时我的助学金共17.5元。我还是咬牙买下了这本书。之后又买了《象棋指要》《橘梅新编》等棋谱。一有空就打谱复谱不止。在杭大，书没读多少，棋倒是没少下。

此后放假回家，再与父亲下棋。父亲表示：“你的棋力长进很快。现在与我棋逢对手了。”得知我在杭大依然喜欢下棋时，他提醒我说：“下棋只是玩玩的，不要误了读书呢！”但是，我喜欢下棋还真是误了读书，以至于我至今对诗词格律一窍不通。今天，孙淦钊师姐约我写个小令，我都不敢答应，愧为中文专业毕业啊！

参加工作后，与父亲下棋的机会少了起来。父亲依然乐在其中。他的棋盘永远是干干净净的。那盘圆木象棋不知下了多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少年了。一次，我看到一副高档的水晶象棋，化了1000元买下了，送他作为一个礼物。但是，他下几盘，觉得不习惯，还是用上了以前的那一副。

我与父亲下棋的很多年来，总是输得多。即使是赢了，一局下来，我也是损兵折将，非常勉强。他总是为我分析为什么会输。我的棋艺也在父亲的指导下不断提高。

父亲的棋友随着生活的变化不断在变化。令人欣喜的是，父亲依然对象棋痴情不减，每天还是要下上几盘。他在楚河汉界里找到了无穷的乐趣。近几年，老骆是父亲最好的棋友。他们棋逢对手，往往一下就是几个小时。老骆已患癌症多年，但是一下棋就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两位老人下棋很认真。为比出胜负，他们每次都拿出一张纸把胜负的纪录用“正”是纪录下来。我去探望父亲时，如果成绩好时，他常常把那张“战报”递给我看。一副老顽童的样子。老骆也不服输，笑着对我说：“你爸今天又是手下败将啊！只好把你这个救兵搬来了。”这时，父亲也会幽默地来一句：“老骆，你的棋其实不用我出面下，我的儿子对付你一下就行了。”于是，老骆便也哈哈大笑：“这话也真是说对了！哈哈！”

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忍不住大乐说：“好！那我今天就从骆师傅那里赢几盘了。”骆师傅棋艺论实力已不如我，但是我也往往不敢多赢，总是出几招缓着，装作自己竭尽全力，依然不得不输的模样，结果是引得骆师傅得意大笑。就这样，象棋给父亲和他的棋友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岁月易老。而今，父亲已是耄耋之年。这几年，父亲下棋也有了犯浑的时候。有时，他举棋不定，走着走着，就没了棋路。有时候，他还会将我的车拿着追杀我的人马。有时，他下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了明显的漏着，我就对他说：“爸，你这样下是明显在让我一个子，没有必要了吧？”于是，让他体面地悔一步棋，结果就让他赢了。接着，我便听到父亲爽朗的笑。我说：“爸你能赢我这是我最高兴的事，说明你的脑子一点不比年轻人差啊！”他这时就会羞涩地笑着说：“现在下不过你了，是你让着的呢！”

象棋依旧是父亲最大的兴趣爱好。对父亲来说，这不仅是兴趣，更是一种信仰，他把下棋当作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父亲和棋就像是一对挚友，父亲在下棋时是和棋在真正地交谈。光阴如梭，白驹过隙。我从开始学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50年了。这几年，我把父母从乡下迁到城里，每周我至少去探望他一次，与他下盘棋。下象棋成为我和父亲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棋是不善言辞的父亲和我最好的交流方式，象棋是父亲和我的回忆，象棋更是父亲心中的那份永远要我体会的情怀。

与父亲下棋，让我明白许多棋局背后的人生道理。父亲在下棋的时候，似乎漫不经心说，却常常是讲出了做人的道理：“不要光想着进攻，要注意防守。”“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些象棋实战中的哲理，对我的读书生活和工作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与父亲相处的时光，是那么开心快乐，我将永远珍藏这些回忆，愿陪您一直下棋。

行文至此，忽然发现已写得太长了，就此打住。麻烦孙师姐斧正。我要与老父亲下象棋去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和父亲卖豆芽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孙淦钊

一九四七年，父亲从中央警官学院毕业了。经母亲同宗叔叔的介绍，在南京一个警局谋得一个见习的职位。可是工作不久，却患了结核病，奶奶便让他辞职回老家休养。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谁知这一病，不仅使他免戴历史反革命、黑五类的帽子，也让我有机会被省重点中学录取，而后能有合格的政审条件被杭州大学外语系录取，直至有了今天的人生。

话说回来，虽然如此，父亲再也不能当警官了。织布、文书、农场、砖瓦厂，为谋生养家，什么工作不能做？

1960年代初，是吃糠咽野菜时期，单位精简，父亲也失业了。我们一家五口外加四个老人，光靠母亲当教师的微薄工资，显然难以糊口。

有一天，只见父亲不知从哪里拖来了一个直径一米多大的木桶，放在台阶上，在桶底楔了碗口大的洞子，用毛巾塞住洞口，然后在桶底放了一层厚厚的稻草，用砖头把桶底的后方垫高，让洞口这头斜向台阶下方，以便排水。接着，他从水井里提来几桶水，淋在稻草上。

大钢精锅里早在头一天就浸了好几斤绿豆，父亲用勺子把膨胀了的绿豆捞起来，撒在大木桶的稻草上。我和弟弟也学着爸爸，七手八脚地往锅里捞起绿豆，撒在稻草上。接着，父亲带我们在绿豆上又浇了很多很多的水后，小心翼翼地盖上一层稻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自此，连续几天，父亲每隔三、四个小时就往桶里洒水，半夜也不例外。每天父亲浇水时，我们就踮着脚，双手拉着桶沿，拨开稻草往里看，只见豆芽一点点地破壳、一点点地萌芽。

及至第六天，掀开上面的这层稻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竟是一整桶二寸见长的乳白晶亮的豆芽！

这哪儿是豆芽，这是我们全家人的希望！从撒下绿豆、洒上水的那刻起。

江南的雨天，是迷人的。幼时外祖父让我猜的谜语“远看象银盅，近看肚里空，何人（把它）翻个仰，赏银千万两”，谜底就是大雨下到积水上而激起的大水泡。

那天，滂沱大雨，倾盆而下。那一片片汪洋上，雨点激起了千百个银盅。

父亲挑着两篓白嫩饱满的豆芽，赤着脚在前面踩着水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一手拿着秤子，另一手拿着小竹篮子，卷着裤腿，赤着脚跟在后面一步步的碎跑，溅起了一朵朵的水花。

箬帽难以遮大雨。只见父亲的下半身已经全湿透了；再看看自己，裤子上的水，淅淅沥沥地往下滴，也已分不出是淋湿的水，还是正下着的雨水了！

片刻，我们来到了方一仁大药店的对街。这是县城里最中心、最热闹的地方。

父亲弯腰放下担子，掀开其中一个篓子上盖着的稻草，半圆形上露出了雪白诱人的豆芽。

没等我们吆喝“卖豆芽哦”，就有人站在我们“摊子”的前面了。

我赶紧拉下箬帽遮住脸……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有人问：“多少钱一斤？”

父亲答道，“四分一斤，一角三斤！”

“来二斤！”

父亲一手拿着秤子，另一只手往篓子里小心翼翼地一把把抓出豆芽，放到小竹篮子里。我也学着父亲，两只小手轻轻地挖出豆芽，一把把捧着，一点点地加进小竹篮子里，直到父亲手里钩着小竹篮子的秤杆子的尾巴往上翘了才住手。

雨还是滂沱地下着，行人三三两两。但是驻足在“摊”前的“顾客”还是络绎不绝。

篓子里的豆芽一把把地减少，湿漉漉的纸币和亮晶晶的角子，却在一点点地增加。不到半晌功夫，两篓豆芽就卖完了！数了数纸币和角子，竟有二元多！减去买绿豆的本钱，尽赚二元呢。这笔钱，可以买二十多斤的大米呢！真正喜出望外！

雨，继续下着。我挽着水淋淋的裤腿，赤着双脚，踩着父亲打起的水花，一手拿着秤子、一手拎着装着湿漉漉的纸币和亮晶晶的角子的小竹篮子，在一片一片汪洋的千百个银盘中，飞步回家！

在家里等着我们父女的，是母亲，是弟妹，是亲人，还有那萌豆芽的大木桶…，

（2019年6月1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永远的父亲—思念父亲杨招棣

—杭州大学化学系77级 杨芳莘

父亲悄悄地走了。

2018年元旦时，我和父亲在远隔大洋的电话上相约，春节我一定争取回去看你……

可是父亲却无法承受过度的治疗，就在电话约定后的第五天，走了。

最后告别时，看着父亲安详的面容，难忍的眼泪，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死离别撕心裂肺的人生滋味。没想到最后一年未能见上父亲和失去最后的父女交谈，这成了我永久的心痛和遗憾……大半年过去了，我没有一天不想念父亲，始终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一、父亲是严父

父亲出身书香门第，祖祖辈辈笔墨为生。

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就要求很严，琴棋书画缺一不可。性格上又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敷衍了事。父亲常常提到他的同事朋友，邻居老师和当初的邻居小朋友，谁做学问最厉害，谁是哪一学科的专家，谁谁谁学习特别棒，连谁谁谁烹调特别好也被列入学习的榜样……他总是在饭桌上时时提醒我们有欠缺和需要提高的方方面面。母亲有时会在小事上袒护我们，但在这个时候，却是坚决站在父亲这一边。

成长过程中父亲也许很少表扬我们以防我们骄傲。父亲样样优质要求，我们觉得总也达不到他满意的要求。我们兄弟姐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妹间会悄悄比较各自的笔记，发现父亲给我们设立了不同的榜样。这份用心，只有当自己有了孩子时，才真切地体会到。从小，父亲让我们练书法，如果发现有不满意的字，他会让你再练无数遍，直到他满意了。父亲也时常让我们练写诗词。如果一字词不达意，他绝不让你逃避去睡觉。当母亲有时不免袒护我们，父亲总会说我母亲会搞群众关系，没有原则。我们说父亲是专制，可是父亲却说：“你们敢在我面前说专制，说明我并不是专制……”。

二、父亲是慈父

父亲对我们的爱无处不在。

父亲在文革中被惩罚调到杭州大学化学系工作，周末，他需要住在大楼值班。有一天晚上他带上二姐和我去值班。我在黑暗的大楼走廊里看到“太平间”，直接把我惊吓哭了。

父亲听到哭声赶过来哈哈大笑：“这是天平室”。然后轻声细语的安慰我：“不要害怕死亡，鬼是不存在的”，又告诉我这里有很珍贵的实验室可以为人类创造很多奇妙的东西。记得小学时，因为能够把一首唐诗用毛笔字默写下来，父亲就骑自行车带上我去学校的路上顺便在松木场停下来给我买了一根油条，让我悄悄兴奋了一个星期。我不知道这根唯我独享的油条穿越半个世纪的时间从记忆中浮现出来，姐弟们当初知道后不知会怎么调排我。

父亲热爱人文历史，博览群书，又是个感性的人，对我们生活和事业中的每一个进步他都会用一首小诗来表达他的鼓励。我和弟弟远隔重洋在美学习工作约 30 年。我的两个姐姐也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多年在香港和美国工作创业。他经常以诗歌音乐或琴声来表达他和母亲对我们的思念。他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对同事朋友般的情结对我们是一种无形的激励和影响。

三、父亲是伯乐

父亲对他多年工作或支持过的杭州大学，杭州市委，省侨办，绿城，茶文化都怀有独特的情感。他会在电话中常常告诉我我熟悉的杭州大学，浙江大学老师们，他过去学生的成就，如何帮助杭州市建立各种博物馆，强化和美化城市，绿城足球队各种信息。对绿城足球队绝对报喜不报忧。有一年他还特意把一本浙江大学教授志寄给我。坚持在我收到后要和他通话，听他一一解释，好像他对每个教授的研究领域都了如指掌。

父亲对我有极大影响的一个方面是他对周围聪明才智的敏感。他总会循循善诱让这些有才智的人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有时他觉得还没有人尽其才，就干脆化非凡的努力把他们从天南海北调入他所在或周围相关的机构。当然这也出于他的本位主义，总想把他所在的地方能最大程度的提高。小时候在家，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来家请教如何事业上进一步发展。比如在杭大历史系，他会去北京名校把专家教授调入历史系。过去在老道古桥新村住，地方不大。他们的谈话多少听到些，但并不知道他的用意。告别会上听到历史系老教授说，感激父亲引进人才，让历史系增强了独立思考的学术气氛，从此步入全国性学科。到了市里工作，他更是文化教育艺术各界让各界人才充分发挥才能。特别让我惊讶的是今年三月去旧金山参加美国最大的高等教育年会。当我听了 Roma Linda 医科大学的副校长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的报告后，隐隐让我回忆起当年父亲在杭州市帮助建立邵一夫医院时，好像常常提到帮助联系美国 Roma Linda 医学院的协助。当我见到校长时，他马上回忆到当初有个杨先生，Mr. Yang，对邵一夫医院的建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我提到邵一夫医院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还是一所很有信誉的好医院。校长感到很欣慰，他对我说邵一夫医院的成功也是他对办医学院能对普及传播现代医学治疗更多的病人理想的实现。他真诚表示对我父亲失去的遗憾，他还坚持说，如果你们有纪念你父亲的活动，我一定争取去参加，或派代表去。这真让我感到父亲无处不在。他的核心价值就是对知识的尊重和对才华的欣赏。

四、父亲是学者

父亲从小受良好的人文历史熏陶，又生性好奇勤学。他不盲目接受知识，总要自己查根问底研究细节。他总是告诉我们：学问学问就是要不断学习和询问。在家里，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方步在思索问题。家里人都觉得父亲记忆力强过目不忘。母亲却观察到：其实你爸爸的好记性还是原于他对知识学问锲而不舍，不断重复思索。父亲让我们小时候学诗词，他不但要求我们记住诗词，还要我们复述诗词的背景和意思。父亲对书法的爱好也是进入他的血液中。

夏承焘老教授也是父亲非常欣赏和关心的教授。他们时常以很独特的方式交流。父亲很喜欢他的诗词，有时情绪好也会对上几首。我和夏老的孙女夏哲明是学军中学初中同班同学。我们每天一起上学，课后我经常在她们家玩。有时父亲写了诗词，就让我带过去给夏老，然后夏老审阅后又让我带回诗词给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父亲。调皮的我还时常模仿夏老用温州腔念父亲的诗或词。我可以一字不差的用夏老的温州腔调把父亲的诗词读给他听，但我并不懂其意。搞得父亲听不懂，让我别卖关子了，赶紧把字条拿出来。如果我现在能记得住那些诗词该有多好！

由于行政事务的繁忙，他很少有整块时间泼墨挥毫。但我们时常看到他边走路边用手在空中笔画，他说他在心练。前些年，父亲来美国短期看望我们。他总是要让我带他去哈佛东亚图书馆，普林斯顿和宾州大学图书馆整天阅读在国内看不到的历史书，还让我陪他去费城中国城的新华书店买书法笔墨整体联系书法吟诗。两年前我搬家到加州，许多用品都被处理了。但我还留着他的笔墨想着父亲下次来还可以用。父亲从未停止书法的练习进步，真正的学无止境。直到他去世前几周，他还在医院里用笔墨书法。

父亲不仅仅钟爱人文历史。记得在杭大化学系读书时，周末回家他会询问最近化学行业有什么新发现，同时他一定要你把细节解释清楚。父亲留苏回来带回收音机，德国的相机和放大器等。他都亲手实践，还自己放大洗印照片。有一次大姨妈从长春来访，全家陪着她坐人工划船游西湖。父亲让大家在船上做各种造型拍照。我们不断向划船女工借划桨，女船工相当生气，因为我们不会划，把船都划到相反方向了。

回到家后，全家人疲惫不堪都躺倒了。父亲却在被筒里摸索折腾取胶卷……然后父亲向我们郑重宣布：“胶卷根本没装上！”

有一年父亲来美看望我们姐弟后回国，原来的老同事何静方第一晚就约父母一起晚餐。给父亲去电话问他们是否在聊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去老同事一起的时光。在旁的母亲回答说：“他们哪里在聊过去？而是各自拿出 iPad 在比较谁做的摄影编辑更先进。”父亲在老年大学还是很认真的摄影学员。他会经常把他的作业或项目作品发给我，当有时打不开时，父亲就开始责问：“你的软件太落后了，赶紧升级吧！”

五、父亲的宽容豁达

父亲的宽容豁达也是罕见的。他为人师表精心育人。但难得的是有些曾经在文革中对他野蛮体罚的学生或职工，父亲非但不记仇，相反文革后还提拔了其中几个。同事都很惊讶。他却说，“我看重能力，当时是环境导致，并不是他们诚心之举。”后来一位同事工作很成功，他感激的每次来家里都是叫着“老首长”。父亲对我们姐妹从小要求很严。但他对第三代却非常宽容豁达。他让孙子辈“胡作非为”，经常带他们去吃麦当劳，肯塔基放开吃，不记数量。孩子们能随便骑在他身上。我们都说他把孩子们宠坏了。他却哈哈大笑：“教育是你们父母的责任，我只和第三代玩和享受，不负有教育责任。”母亲就在旁说，你爸爸与第三代的群众关系好。他还对小孩们说：“你们若进了最好的大学外公奖励你们大红包。”我儿子想一想摇摇头说：“那我拿不了大红包，因为我可能进不了最好的学校。”外公随即讨好：“不是最好学校也行。”我们都说，“外公怎么也不坚持一下，给外孙一些压力。”他在孙子辈面前很有亲和力，没有原则可坚持。

六、父亲的多才多艺，乐观为人

父亲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充满激情与能量。父亲是一个讲究生活质量的人，他穿着质量要求并不高，但他的棉质衣服都要很讲究的熨烫得平平的。小时候，电烫斗还比较落后，没有喷雾的。他就用嘴喷雾后再熨。后来家里人谁要熨衣服都由他来，因为他嫌别人喷雾太不均匀。记得前几年回杭，80来岁的老父亲尽管平时在家早已不熨衣服，但他还坚持要在家里给我熨衣服，真是浓浓的父爱。文革时期很少有家庭会一起出去度假。有一天父亲告诉我和弟弟准备去嘉兴，我想当然去看一大会址的船。没想到，到了那里父亲就给我们讲园林和一些碑林的历史。我有些纳闷，就问：“爸爸，伟大的船在哪里啊？”后来才知道那是苏州，不敢公开，怕去苏州被认为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父亲喜欢文学戏剧和音乐。他和母亲对各种戏剧都有特殊的爱好，因为他俩对许多剧本内容和词句了如指掌。父亲从二胡到钢琴都会来几下，他情绪好时就会好好给我们演奏一番。《彩云追月》是他的最爱。

前几天，偶然听到这钢琴与长笛合奏，我顿时眼泪直流，让我觉得我就如彩云却追着父亲这遥远的月亮，想去与父亲道别……

七、父亲是教育家

我们家原来住道古桥新村二栋。住在老门牌三幢的是原杭大党委副书记高培明伯伯，也是经常过来和父亲谈学校的事，总有好多事要探讨和处理。印象很深的是，住在前面楼的老干部魏佑功老伯（原中文系总支书记）也是父亲的好朋友，以后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他去丝绸工学院任书记。每天早上专车来接他前，他一定会到我家和父亲聊上半到一个小时。似乎他每天的计划都要和父亲商量一下。连对面楼后来搬来的杭大电工陈元龙师傅家也因为我们家是黄岩人经常有橘子，他们家孩子生病也就会直接来我家要一些橘子（归功于我母亲的善良）。当年杭大副校长林淡秋伯伯、党委书记焦梦晓伯伯、朱红妈妈（尤新兰）、陈立校长、周恂钧教授，王承绪老教授都会不时来找父亲交谈。从小就觉得父亲是大家的主心骨。宿舍里不少远近邻居大大小小的事都会来找父亲商谈……以后父亲调到杭大历史系任书记，又任学校教务处长。这样我们家就更变得门庭若市。一个不变的主题是教学与科研。经常听到有老师来谈论有些教学优秀的但缺乏论文的教师，职称评定有挑战……有人疑问大学教授做研究的真正职能等等。父亲鼓励这些教授在不断提高教学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升研究学术的水平。他常以教育学的角度去解释如何使教学最优化，掌握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平衡，他总是提醒教授带入课堂的知识应该超越于书本知识，让学生终身受益……父亲不管每天人来人往非常繁忙，晚上睡觉前总要读书看报到深夜。我们家的灯总是宿舍每天最晚关的。

父亲去杭大工作对我后来选择读化学和药学有直接的关系。尽管父亲文革中似乎被惩罚到化学系工作。父亲不懂任何化学，但他对化学家所能创造的奇迹非常好奇。这也是我后来选择读化学系的原因。父亲对前沿学科的了解和热爱精神对我后来步入药学和医学的交叉学科领域也受到不少影响。我在美国东部大学学习和工作30年，两年前北加州医科大学希望我来此大学任职。母亲和家里人都担忧我放弃近30年在东部的良好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础，却要去西部从新开始挑战的工作。但父亲还是鼓励我，认为如果我觉得新的工作可以更大的发挥自己的学业和工作经验对医学教育有更大的推进影响作用，那就可以考虑接受这个挑战。父亲过去每次来美国看我们都会到我学习工作或实验室的地方详细参观，了解学校的各种部门和结构。他对教育的关心和兴趣是由衷的。同学有时会取笑我：“从哈佛医学院最强的药学研究室毕业不去大药业赚大钱，却去大学做教书匠。”父亲却鼓励我，“我们并不是用金钱来判断你的成功。”父亲去年（2017）11月20日在微信上给我留下最后的话是祝贺我女儿被哈佛附属医院录取做实习生。他激励外孙女要利用这样难得名医指导学习的机会为医疗的进步努力贡献。

父亲对现代医学也是特别关注。即便在病房里的日子，他也还是在不断学习。父亲对更完美的医疗技术的渴望是对我这医学教育者的激励和鞭策。

虽然父亲已经远去，但我生活中的时时刻刻，点点滴滴都让我感受到父亲的关爱……

亲爱的爸爸，你在我心中永驻。

（2018年9月22日于美国加州首府）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忆父亲二三事

—杭州大学经济系77级 赵红

父亲大名“之邦”，很是叫得响亮，颇有泱泱大国气势，可却是个性格单纯，思维简单，文静儒雅的书生。

最早的记忆始于我家的第一个住址—杭州环城西路环城新村。当时那一带建筑很少，几幢两层楼房已算醒目，西面是马路，大片的菜地，城河和省府大楼。三年困难时期，兄妹三人常围坐在爸爸身边，听他讲肉包子的故事：有一年发大水，一户人家被汹涌的洪水逼得四处逃难，突然，他们发现水里漂来一只很大很大的肉包子，于是一家人立刻爬上包子，坐在里面尽情地吃，吃了好几天，吃出一个门来，又过段时间吃出个窗来。能遮风避雨又能大饱口福的肉包子着实满足了我们幼小脑袋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爸爸年逾古稀后经常住院，我隔三差五为爸爸带去新鲜出锅的新丰包子。包子成为爸爸在医院里的最爱，有包子吃就意味着女儿来探望；仿佛是早年故事的回声，包子又成了聊以慰藉的精神食粮。

读小学时搬家至一幢两层老洋房内，对爸爸的记忆逐渐增多。爸爸单纯乐观，时而也浪漫，周末回家兴致来了会清清嗓门唱起歌，唱得最多的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和“马儿啊，你慢些走”，后一首歌起头时，爸爸往往要“马（ma）—，马（ma）—……”好两次，逗得家人开心大笑。家里有个小歌本，扉页上是爸爸的题句：让旋律优美的歌声驱赶掉劳动带来的疲劳而享受生活的乐趣吧。小歌本和爸爸的题词还都是繁体字，带着它特有的年代风格和爸爸当年丰富生活的印记，每当翻看，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不禁莞尔。另一本《外国歌曲选》，我年少时学唱舒伯特的《小夜曲》、《菩提树》、《鳟鱼》等歌曲均源于此，在那郁闷年代给了我几多心灵安慰。二十年前，在天津的一次会议晚宴上，北京的总行同事起哄，于是由在场的天津轻音乐团伴奏，我演唱了一首舒伯特的《小夜曲》：我的歌声穿过黑夜向你轻轻飞去～。可惜经年下来，小歌本已不知所踪。

爸爸天生幽默，有几句话成为我们幼时著名的口头禅，一是“一般尚可”，爸爸眼里很好的人和事才称得上“一般尚可”，而且说了这四个字他自己已经憋不住要大笑；二是常学我们讲杭州话：“得止涅”，意即（事情）还说不定呢。每次说完同样辅以大笑。糖已经是甜的了，他要画蛇添足地说成“甜糖”，同样，盐就是“咸盐”，说完在与我们的对视中哈哈大笑。吃饭时有带鱼，菜碗里最后只剩几个鱼头，爸爸正色对大家说：“其实，（带鱼的）鲜味都跑到鱼头上去了。”我们又觉得很好笑，之后凡是吃到带鱼，大家一边揶揄着学说爸爸的话，一边相互假意推让鱼头。

由于祖父曾经是旧军人，爸爸年纪轻轻就被下放到杭州近郊的大观山农场。那些年，爸爸经常从农场带东西回家。牛板油熬成熟牛油，放在一个淡红的小搪瓷脸盆结成一个白色的半圆形，在我们兄妹好奇的注视下，爸爸将脸盆加热，取出半圆形牛油。之后几天，就能吃到香喷喷的红烧牛油番薯粉丝，粉丝在牛油和酱油的包裹下弹性十足，香糯可口。逢年过节，爸爸经常带回大块猪肉和其他副食，也将浓浓的年味带进家——爸爸可以在家多休息几天了。最让我们兄妹高兴的是爸爸带来的水蜜桃，每年夏天，少时几篮子，多则几箩筐。有一次，爸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爸挑着一担水果在家门前的小路口歇脚，路人见他一顶旧草帽半遮晒得黧黑的脸，加之穿着朴素，以为是进城卖桃的农民，竟上前拣桃问价。现如今，每当我在商场货架上看见水蜜桃，便觉得仿佛都是产自父亲当年下放的农场。

周日下午送爸爸回农场是我最不情愿的事。出家门向北走，到武林门长途汽车站，爸爸就会坐上开往郊区的车，这时我每每有阴天的感觉，情绪非常低落。为了安慰我，爸爸总是想办法给我点什么，最初是一分钱。我读安吉路小学一二年级时一分钱可买一包咸金枣，两片山楂，三片梅片。因为是爸爸给的，心里特别的珍惜。几十年后，当我在父亲病床边回忆起这一细节，记忆似乎已经流失的爸爸，感到不可思议，歪着头疑惑地边笑边问我：“我怎么会只给你一分钱？一分钱够用什么？”之后，爸爸给的钱增加了100%，一分钱成了两分钱。

送爸爸还送出了六个柿子的故事。那次是玉弟担当送别任务，到了武林门爸爸买了六只柿子嘱玉弟带回，三兄妹人均两只。玉弟没等到家，先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一份三下五除二吃了，不料不吃尤可，一吃却钩起了他肚里的馋虫，盘算着还可吃掉一个，剩下三个正好每人一个，于是又吃掉一个。三个中再吃一个，反正是自己的那份。面对剩下的两只，玉弟犹豫间，美味的诱惑很快占了上风，吃掉一个，最后看看剩下的一个也没必要再留，干脆全部消灭，就当没有这回事，于是，六个柿子全部进了玉弟的肚子，抹抹嘴巴回家了。几周之后爸爸回来说起，大家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成为日后多年饭后茶余的笑资。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落实政策，省里把爸爸调回杭州工作。考虑爸爸是解放前的老大学生，组织上安排他到浙江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业干部学校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其时，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人才，爸爸以最大的热情和饱满的精力投入教学工作，教授《社会主义经济物价学》，同时担任《浙江商业》的编辑部主任，整天从早忙到晚，加班很迟才回家。由于条理清晰，口齿清楚，加上一口标准普通话，风趣的谈吐、详实的资料、丰富的经历，以及优雅的讲台风度，爸爸的授课总是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同时也获得同事和学校领导的尊重。一次爸爸在上大课时侃侃而谈，不由口沫四溅，突然发现身下掉落一个白色物体，细看竟然是一粒牙齿。再一摸才知道是自己讲的太投入，太劲道，竟然使门牙崩落，尚不自知，一时间成为该校美谈。多年后，一次与爸爸的老同事、浙江工商大学金家麟教授聊起当时省内物价学研究领域的学者，金老竖起大拇指说：“你爸爸算一个！”

兄妹们常拿爸爸说笑的另一件事就是，当年每去餐馆吃饭，他都要将菜肴的价格一笔一划记在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子上，就连在国外餐厅吃饭也如此。前些年在整理爸爸日记时，发现许多有关物价方面的数据资料，工整小楷，丰富翔实。2005年，爸爸赴美探望我和弟弟，姐弟俩陪着爸爸外出吃饭。刚落座，跑堂生拿来菜单，爸爸伸手抓起一本，玉弟见状笑言：“您还看得懂英文吗？”爸爸一脸的正经开口说：“当年我在上海大厦大学读书那会儿，英文成绩还不错的！”紧接着来了一句：

“Father、mother 敬稟者，

儿在学堂读 book，

这是爸爸年轻时就常说的民国时期学生的顺口溜，后两句应该是：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门门功课都 good,
唯有 English 不及格。”

姐弟俩大笑，又问爸爸：“您现在还把菜价都记下来吗？”
爸爸居然回答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价格早都随行就市了，计划经济的那套价格理论顶个屁用。不记了！”

（2019年6月16日父亲节写于杭州小和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探亲记：婆家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一别杭州三十载。思乡之情，与日俱增。近二十年来，几乎每年仲夏，我都会与先生回杭州探亲。随着我爹妈乘鹤西去，我心情很糟。记得 2013 年，我想偷懒。当先生通告婆婆，他一人回杭时，电话里的嗓门提高了：“雪梅不回，你也别来了”。先生忙说明，可是机票买好了。婆婆跟着幽默：“那么，退票费，我出。”原来，每年公婆想见的海外游子，也包括我。今年，我想回家，可是没这机会了，因为公婆俩先后也仙逝了。

每次探亲，我乖乖住婆家。松木场干休所，有车队，门诊所，食堂。日常生活，节日活动，大小会议，所里一一不敢怠慢。每次跨洋抵达杭州，虽然很累，还是挺激动的。接机的司机小李，开口就说：“首长和奶奶高兴着呢，一边等你们，一边看电视”。的确，电视节目，是公婆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只是近几年回家，觉得电视机音量调得一年比一年大了。出了机场，军车一路绿灯，直奔婆家。

每次应门的是公公，平时笑声不多的他，这一会总是笑脸相迎。说起公公，他的家族可追溯到苏州钱氏。当年钱家这棵独苗，七岁的他，还稀罕奶妈的乳汁。抗战期间，在中学老师的影响下，他参加了新四军。唯恐牵连家族，他改名换姓。解放后，公公没有认祖归宗，而让儿女都随了母姓。苏州费家弄钱家的老宅，政府曾要他回去认领继承，可他放弃了。老爷子写一手漂亮的正楷字，曾参与编写战役学教材和军史。浙江的地形，他了如指掌，人称省军区的“活地图”。离休后，他本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想学一门乐器，写一本自传，但都未如愿以偿。也许，那是因为他迷上了武打小说。比如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说，他每一本都有收藏。公公的养生之道，首屈一指。他一早一晚，练习气功，从未间断。另外，他每天绕松木场疾走一圈，步速之快，我等不及。钓鱼，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每周的钓鱼比赛，他大多得第一，将战利品氧气伺候，养在鱼盆里。餐桌上的这道美味，他只欣赏不品尝。老爷子饮食节制，定时开饭，定量用餐，如果好心的婆婆为他多加一勺可口的菜，他都会甩脸子，跟她急。晚年的他滴酒不沾，总是第一个离开餐桌。餐毕，他洗罢自己的碗筷，将其放置固定的地方，然后玩起平板电脑。

婆婆，每次一见我们进门，就张口大笑，腹式呼吸，高八度的颤音，与宋祖英高音有一拼。接着，睁大双眸，上下打量她宝贝儿子，用嵊县普通话嚷嚷：“哎呀，瘦得像活生（猴子）”。解放初，她告别嵊县中学，参军读护校，成了浙江省军区门诊所的军花。据昔日门诊所所长爆料，有时一到下班时分，门诊所二楼会传来浪漫的口琴声，吹奏者正是咱公公，等待伊人下班。公公好静，可婆婆喜欢热闹。自从杭州卫生局退休后，她乐意担当家属委员会主任，组织大合唱，交谊舞，诗歌朗诵。当年，她有孙子承欢膝下，哼着越剧小调，逗着幼孙玩，那个开心。晚年的婆婆，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和院内的阿姨一起晒太阳、聊家常、说笑话。然而，乐呵呵的婆婆，却被骨质酥松折磨了二十多年，每天骨痛难以入睡，行走靠拐棍，最后只能坐轮椅。佩服婆婆，始终把一张笑脸，留给家人。她常说：“哭是一天，笑也是一天”。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呢，每次回到婆家，趁机过上三周舒坦日子。公公一早七点起身，食堂走一趟，买好我们各自选择的早点。大约八点，婆婆缓缓步出卧室，坐上她的太师椅，便开始指挥阿姨准备家宴。我一个甩手掌柜，早受宠于娘家，不谙厨艺，对此，公婆早已领略。除了用餐，我一般躲在书房里，当然是忙于手头不断的工作。就我这德行，公婆对我一直视为己出。公公劝我别老工作狂，还叮嘱先生照顾好我。我久久思念已故的父母，对此，婆婆很担心，时常掏心掏肺对我说：“自己的身体最要紧”。在大院里，每当我走出婆家的大楼，一眼就可瞧见我的娘家。但是，现在的我，无论去娘家还是婆家，都已无法感受到那份温暖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父爱如山

—杭州大学外语系84级 郑莉青

明天又是父亲节。想起父亲，心里总是暖暖的：都说严父慈母，但我有一个世界上最慈祥最好脾气的父亲。

父亲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父亲只念了小学便辍学去给资本家打工当学徒，但他小时候酷爱读书，写的一手的好字，说起中国古代文学更是如数家珍。即使是现在，我无论遇到什么生僻的汉字问父亲，他总是知道。那时夏天的时候，父亲厂里的工人和家属们经常会围着听他说三国或水浒的故事。而父亲也从来不摆领导的架子，对他们的提问总是有问必答。

我是家里的小女儿，大哥大我11岁，加上我小时候属于那种品学兼优的乖乖女，所以父母特别宠爱我。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打骂过我，妈妈脾气比较急，说话语气稍微重一点我就吓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了，这时爸爸就会说妈妈：“有话慢慢说给她听啊，这么急干什么。”那个年代家里生活比较拮据，哪天如果吃鸡那可是让人垂涎三尺的生活大改善了。每当此时，我便凑在爸爸跟前，看着爸爸杀鸡，爸爸就故意逗我：“阿青不喜欢吃鸡的，我知道的。”我听了很生气。鸡快烧熟的时候，整幢宿舍楼都可以闻到我家厨房里飘出的鸡的香气，我早就馋得直流口水了。爸爸先夹了一块，咬掉上面的我不喜欢吃的鸡皮，然后给我尝尝咸淡如何，我故意翘着嘴巴：“不吃！你不是说我不喜欢吃鸡的吗？”爸爸这时总是好脾气地哄我：“知道我们阿青最喜欢吃鸡了，吃吧，爸爸已经把鸡皮咬掉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快，哎哟，我夹不住了，要掉下来了！”我这才迫不及待美滋滋地张大嘴巴。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离家蛮远的，要坐江南小河里的那种轮船上学。爸爸每天清晨5点不到就起来用电炉给我烧稀饭，烧好后盛好了放在装了凉水的脸盆里晾着，然后叫醒我，自己才又继续睡觉。我们高中同学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爸爸的，因为那时我们住校，他经常会给我送好吃的过来，有时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上课了，他便悄无声息地进来把东西塞进我课桌就走了。有一次另一个家长在上课的时候进来给儿子送东西让化学老师给训斥了一通，我就告诉爸爸以后上课时间不要进教室了，老师要骂的，而且我也觉得很难为情。那天英语期末考试，我最轻松的一门课，老早就做好了试卷，只是觉得不好意思太早交卷，就一直拖着磨着，看差不多时间了才交卷。走出教室，却看到爸爸站在门外。原来他是来帮我拿被子回家的，已经等了我整整2个小时了。想着自己在考场里百无聊赖地磨洋工的时候父亲伫立在寒风中一分一秒地等待的无聊和劳累，我心里难过极了，而爸爸只是轻描淡写地笑笑说没事。

大学和研究生，我在杭州大学外语系连读。大二时有邻居来出差，我父母托她带了一纸箱好吃的东西，在送她到校大门的路上，她终于没忍住，告诉我父亲住院了，胃出血。我印象中的父亲是不倒的父亲，他怎么可能会住院呢？从校大门到宿舍大概只有300米的距离，我一路强忍着涌上喉咙的哽咽回到寝室，同学见了都着急地问我怎么了，我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我彻底失声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结了婚，有了儿子，一直是父母过来帮我带着，直到儿子3岁上幼儿园。儿子印象中的爷爷（儿子小时候开始一直习惯了称外公为爷爷）永远笑呵呵的，什么事都不会让他生气，除了做饭炒菜，就是抱着他到处走，帮他修理玩具，无所不能，以致于儿子手指破了也要说“爷爷修”。

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除了那次胃出血），倒是母亲，一直体弱多病，多年来父亲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母亲生命的最后五年大部分时间在住院，最后两年更是全部在医院病床上度过，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父亲在病床旁搭了一张折叠式竹床，衣不解带地24小时无微不至的照顾。母亲整整两年没有下过病床，父亲定时给她按摩擦洗，身上没有一块褥疮，护士都称这是奇迹。在我们的坚持下，父亲终于请了护工帮忙照顾母亲，但他就是不放心，还是以病房为家，24小时事必躬亲，没两个月护工就被父亲辞退了。母亲最后一年开始神智不清，称父亲为“妈”，有时夜里需要起来十多次，并极度依赖父亲，连进ICU看不到老伴就大叫，父亲因此得到特殊默许进去一直陪同。父亲的无微不至和任劳任怨，感动了所有病友和医护人员。他在ICU给母亲喂饭时被护士拍了照片放在朋友圈，称“全城最恩爱的老伴”。我二嫂的妹妹看到了朋友圈我们才知道。两年的极度辛劳和缺乏睡眠，父亲的身体比原来差了好多，背也弯了，膝盖肿的像馒头，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他总是笑说这是老毛病，住院也没用。每次打电话，他总是笑着说，没事，我们都好的，你放心吧，照顾好自己。连得了带状疱疹，直到好了才告诉我.....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今年清明节回家给母亲上坟前，我带老爸和哥哥坐邮轮去日本游玩。说起老爸过去几年的辛苦，我们都很心疼，而老爸欣慰地笑言：至少，你妈没有受过苦.....

这就是我的父亲，仁爱、宽厚、慈祥、乐观。每次从电话里听到他漫溢着疼爱的声音，我仿佛有回到了饱受宠爱的幸福童年。今天晚上，父亲那边就已经是父亲节了，我想贴着话筒轻轻地说：“爸，父亲节快乐！下辈子我还想做您的女儿.....”

（2019年6月18日修改）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亦儒亦医六十载-追忆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 80 级 李芍

2015年7月1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相信，敬爱的父亲已永远离我们而去。一切恍如梦中！亲爱的父亲，您在天国一切安好！想到今后的日子再也没有父亲，再也不能躬前尽孝，我心如刀割，悲痛无以复加，遗憾难以释怀。父恩如山，父爱似海，岁月有垠，思念无涯！父亲您从未与我们分离……

一、父亲的生平

先父李珍，字霖子，号草园主人。原温州市医学情报研究所所长，温州百草园创始人，《浙南本草》主编。连任三届市政协委员兼市政协秘书长，2011年当选为浙江省中医文化研究会副会长，2015年光荣入选“浙江省农工60周年60名优秀共产党员”。父亲一生潜心于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研究，致力于中医药人文的挖掘与弘扬，通过组织学术研讨会，撰稿媒体宣传，出版学术专著等形式为挖掘与弘扬陈无择、叶适、李阶等诸多温州历史名人及永嘉学派、瑞安利济医学堂等医派不遗余力建言献策躬亲践行。作为市政协杂志特约撰稿人，父亲为助推温州文史资料的抢救与保护而不懈努力，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上世纪六十年代，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按照温州地委领导的指示，创办了“温州百草园”，主编了《浙南本草》，培养了大批基层医生。参加创办了温州市卫生干校及温州市卫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生职校，创建了温州市医学情报研究所。发表论文 80 余篇及整理出版《岐黄用意》等著作 15 本，出版了《温州之路与卫生改革》、《温籍医药学家论文集》及《中国抗生素医学文摘》，创办了中西医合刊的《温州新医药》及《中医特色和现代化》等杂志。晚年尤其对陈无择及其病因学说的探究、《中医病因学说研究百家论》的编著成书更是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该书是父亲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病因学说研究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不想书尚在排版，父亲却已驾鹤西去，令人扼腕。

天若有情天亦老。父亲无怨无悔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医药文化事业。晚年他仍笔耕不辍，踌躇满志，计划再出五本书，资料都已在收集中。不料，天不假年，夙愿未能实现。

二、小圆桌的记忆

——见证了父亲坚强豁达，助人为乐，精湛医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家有张小圆桌，虽然黄漆都已有些斑驳，但作用非凡。它既是饭桌又是父亲的诊桌，更是全家的学习办公桌。那时我们姐弟三人正上初中，每天放学回家，就翘首期盼着父亲下班。巷弄口刚一出现父亲推着自行车的身影，我们就欢呼雀跃着奔去，一边高喊着：爸爸，爸爸！一边抢着接过父亲的自行车。而父亲总会变戏法似的，从他那散发着书香的手提包里变出糖果或糕点，分给迫不及待的我们。然后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边吃边听父亲讲述一天的新闻及趣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时而也会参与讨论，发表各自的看法，感到无比的温馨与快乐。印象中这是我们孩提时期一天最期待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时刻。时至今日，此情此景常常不经意间浮现我们脑海，唤醒记忆中父亲的印象，感受父亲的温暖。期间偶尔也会聊起1957年父亲被错划右派时的往事，父亲的描述总是充满幽默风趣，举重若轻。我时常惊叹父亲的坚毅与豁达，无论生活怎样艰难，环境多么艰苦，父亲总能以智慧与才识化解，苦中作乐！父亲的言行潜移默化，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带给我们永远是满满的正能量！

晚饭后，一家五口就着一盏40瓦的白炽灯围坐在小桌旁：父亲阅书撰稿，母亲批文备课，姐弟三人读书作业，场景温暖充实！父亲在学习方面对我们要求甚严，极注重言传身教。每天要求我们完成家庭作业外，还要各练一张毛笔字与钢笔字，读一篇文章，然后交父母批改评比。父亲经常教诲我们：做人要真诚，学习要踏实，容不得半点虚假。80年代初，伴着这张普通的书桌，秉承诚实笃学的家风，我们姐弟三人先后考入大学，一时成为亲朋友邻传诵的一段佳话。……前年我搬入新办公楼，父亲挥毫赠我一幅墨宝“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如今它就挂在我办公室墙上，时时激励我学无止境，不断前行。

周末，就着这张诊桌，父亲以他的精湛医术带给许多患者及其家庭希望与快乐。父亲医术高明，乐于助人。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永嘉江北某地，有些不孕不育妇女经父亲中药调理后喜得贵子。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每个周日的早晨我都从梦乡中被吵醒，推窗一看，房前道坦黑压压站满了人，母亲带着女儿、丈夫携着媳妇、婆婆陪着儿媳……。父亲总是还来不及吃早饭，就被涌入的病人团团围住。直到吃中饭，那张饭桌还腾不出来。记忆中周日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午餐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的，早已习以为常。有些家庭喜得孩子后，特意担着“六样”登门感谢，跪谢父亲挽救了他们的家庭。朴实的村民总是以他们最真挚的方式表达对父亲医德医术的敬意。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在一本全国医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有关治疗肺结核的论文，全国各地患者的询诊信件象雪片式的寄来，父亲不厌其烦，非常认真仔细负责地一一给予诊断并开出药方寄出，不计分文报酬。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父亲去世当天，家里正布置灵堂，一位病人过来找父亲看病，得知情况，泪流满面，叩拜后久久不愿离去。至今，仍还有许多不知情的病人来电来人询诊。这就是我亲爱的父亲，一生悬壶济世，助人无数。

三、书房的回忆

——见证了父亲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
诚实笃学的家训家风

九十年代，父母乔迁上陡门。父亲拥有了两间专用的书房，满满四大书柜的藏书涵盖了医学、哲学、经史、文学、历史、书法等；电脑、激光打印机、iPhone、iPad等电子办公设备一应俱全。从此，父亲的学术探究之路更加忙碌充实，硕果累累。父亲重修了《浙南本草》，编写了《岐黄用意》，出版了《草园足迹》，编著了《中医病因学说研究百家论》《李阶》等等，发表了50余篇文章。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父亲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重修《浙南本草》期间，为补充本草照片，全家动员，陪他遍访群山。经常为拍一张更满意的照片，父亲不厌其烦的反复去寻找去拍摄，我们有时不理解，但父亲总是坚守一贯的作风，学术上永远追求更好。在编著《中医病因学说研究百家论》过程中，为求每篇“草园学记”准确严谨，父亲总是反复研读每篇论文，经常夜半起床披衣写下灵感；为求文字准确无误，父亲不畏寒暑、拖着水肿的双脚，每篇文章都三至文印社，反复仔细推敲才最终定稿；为考证陈无择身世，父亲不顾八十高龄，不辞辛劳两下乐清、九至青田景宁两县，探迹寻据，访贤觅谱，并撰文《著名南宋医家陈无择身世新考》，考证了陈无择生前一直在永嘉（今温州）著书行医的史实。父亲虽然年逾古稀，但思维敏捷，观念超群，亲朋好友诸事都会找他商量，他总是尽心尽力。生前他还是温州叶同仁堂博物馆顾问，经常与温州叶同仁堂、红欣花木场等负责人商议重建百草园，发挥浙南本草资源优势，助推中医药发展。父亲治学严谨的学风，精益求精的精神，废寝忘食的态度，乐于助人的品德，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3年父亲因白内障做了手术，术后不到一周，便又坐到书桌前写文章了，家人劝也没用。他总是说：“人活着，不看书不写作，有什么意思。”随着视力下降，父亲的字越写越小，但字迹依然非常工整。父亲不会烟酒，写作时，喜欢放一颗花生米在嘴里抿着，一边眯着眼睛酝酿构思，灵感一至，提笔一气呵成，很少改动，甚是令人钦佩。父亲乐于接受新事物，为了熟练使用电脑、iPad，孙辈们周末的探访，成了他争分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秒学习的时间。父亲的好学与钻研精神给孙辈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父亲博学多才，涉猎广泛。闲暇之余喜欢吟诗作赋，与朋友唱和，互抒情怀，留下很多诗句。父亲去世后，温州市诗词学会的诗友特以“草园主人”为题和诗九首来悼念他。父亲的笔墨功底也颇深，富有特色，无论在哪里，一眼便能辨出他的字迹。父亲年轻时曾临摹过颜、柳、赵、欧阳四大名家书法，博采众长，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我曾跟父亲开过玩笑：“爸，您的字如果进行一番炒作，不会亚于国内一流书法家。”父亲笑笑：“书法主要修身养性，如果文化都充满了铜臭，也就失去了文化的本意。”平时友人约墨，父亲甚少推辞，总是欣然应允，因此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墨宝，百年名店“延生堂”字匾就是父亲所书。而我自己则未留存几幅他的字，成了终身的遗憾。父亲生前还是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常客，对金石篆刻情有独钟。《浙南本草》出版后，他又专门出版了一本《浙南本草印谱》，使医学与传统文化相得益彰，凸显了父亲独特的文化品位。

父亲的一生，是潜心学术的一生，是悬壶济世的一生，是豁达睿智的一生。点滴回忆，无法承载我的怀念，只言片语，无法寄托我的哀思。

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爽朗十足的声音，伏案笔耕的背影，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现如今，衣柜里仍挂着他的衣服，书桌上仍摆放着他的电脑、iPad，书架上仍码着他的藏书，墙上仍挂着他的墨宝，院子里仍盛开着他拾辍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的花草……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温馨！而今皆成回忆！

亲爱的父亲，您离去后的365天，我们没有一天不想您，没有一天不念您。每当想您念您的时候，我们会听听您那段模仿划龙舟号子的录音，或许真是天意，这段去年端午节无意间被外孙女宜瓯录下的录音，陪伴我们度过那段悲恸欲绝的日子，您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再次赋予我们坚强与力量。亲爱的父亲，每天的早晚八点，您生前服药的提醒闹钟会一如既往准时响起。我们不愿删掉，让它时时提醒：父亲仍然与我们在一起！让思念伴随钟声天长地久！

敬爱的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2016年7月1日；原载2016年7月3日温州日报，标题为新拟。）

我的父亲

—杭州大学物理系 80 级 朱锦涛

我的父亲朱补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整天与土地打交道，面朝黑土，背负青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几乎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了。然而父亲除了农民的特点外，也兼具一些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可以说他是农民中的知识分子。我们是在他的农民加知识分子的双重精神教育下逐步成长起来的。

一、出生贫寒 嗜好读书

我的曾祖父是一位聪明勤奋的农民，很会持家，积了不少家产。我家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算是村里的小康之家。可是我的祖父不太争气，嗜赌成性，不仅将祖母随嫁的金银首饰赔个精光，还欠了不少债。等到兄弟分家时，曾祖父将大部分的家产分给了大儿子，而将所有的债务分给了我祖父。所以当我父亲出生时，家里一贫如洗。我祖父也知道读书的种种好处，也送我父亲上学。然而从八岁到十四岁，父亲断断续续只读了三年私塾。父亲学习优异，通常是先生先教会父亲，然而再由父亲去教别的孩子。可是贫穷不断地折磨着家庭，迫使父亲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辍学。辍学成了父亲童年的痛苦记忆。然而三年的私塾也唤醒了父亲对知识的渴望。我要读书成为父亲童年的梦想，也是一种心灵的痛苦挣扎。国运不济，民能有望乎？十四岁那年，父亲别被祖父送去嘉兴新篁木行当学徒，后又转去上海朱泾协丰木行当徒工，以此养家糊口。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父亲的人生命运。1952年，父亲工作的协丰木行转去上海办建丰化工厂，这样父亲也去了上海。1955年公私合营，上海建丰化工厂并入上海试剂厂。从1952年开始，上海市文化局为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举办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职工业余学校。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为每一位职工提供了平等上学的机会。嗜好读书的父亲从此便真正开启了他的新的读书生涯。通过考试确认他的文化程度为小学三年级。因此他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读起一直读到大学二年级，整整读了十个春秋，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白天工作，晚上读书，有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这样的生活自然是十分辛苦的。然而因为他曾经失去过，因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几十年后，每当父亲与我们聊起这段经历时，总是有说不出的喜悦之情。他从来没有觉得过苦。他始终觉得这是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因此，从心底里父亲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是新生的人民政府给了他上学的机会。因为工作是化工，所以父亲读大学时自然就选择化学专业。当时政府正在考虑将从职工业余大学生中选拔优秀生到正规大学继续深造。他的化学教授多次跟父亲提起此事。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那么凭成绩父亲无疑是首选的学生。然而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决策失误，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国家动员大批工人下放到农村去生产粮食，支援农业第一线，号召工人阶级要勇于为国家挑担子。父亲原本不在上海试剂厂的下放名单里，然而出于对党和政府的热爱，父亲放弃了每月80多元的高薪（连同月度、季度奖金约100元）主动报名回到农村。这样父亲就又回归到了他的原始点，再次成了农民。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书是父亲最好的伴侣。父亲从上海回到农村时带了几大箱子的书回来，农忙之余，常常捧卷夜读。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开展所谓的破四旧运动，烧旧书是其中的重要项目。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民大多不认字。像父亲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在我们当地农村就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日子都不好过。父亲同样难逃厄运。造反派虽然没有抄我家，但通知父亲烧书。这样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几大箱书除了极少数的几本父亲藏在泥墙间得以幸存外，其它的全部化为灰烬。烧书也就成了父亲心中永远的痛。

父亲对书本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可以说对我们起到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我要读书也成了我哥和我小时候的人生追求。当然这也是父亲对我们的希冀和寄托。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高中毕业生是极其罕见的，农村的孩子大多只读几年小学就辍学了。这既是农民经济困难的结果，也与读书无用论密切相关。文革开始后，全国大中小学停课。但一旦复课后，父亲便立马让我哥上学。没有我父亲对读书的重视，那么我哥的人生道路就要改写了，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的法学家。

二、尊老爱幼 言传身教

父亲是从平湖农村出去的上海工人。他的身上流淌着农民的血。他是喝家乡的水长大的，因而对家乡的父老乡亲充满了爱。父亲总是教育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而热爱自己的国家首先要热爱自己的家乡。一个不爱家乡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的。父亲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也是这样做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由于我爷爷并不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自从父亲十四岁离家打工开始，父亲就成了我们整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他平时省吃俭用，每个月将剩余的工资收入全部给家里。即使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他坚决摒弃农村的习惯，不与父母分家。当时我的叔叔和姑妈都未成家。我叔叔和姑妈结婚的费用都是由父亲承担的。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国民经济极其困难。这既是中国近代历史累积的结果，也有当时天灾人祸的因素。那时农民要吃一颗糖都不容易。虽然父亲要养活全家七口人，但父亲每次从上海回来，总是要买许多糖果分给村里的老人和孩子。父亲气量大，我的母亲气量也大。母亲对于父亲的善行总是百分之百的支持。即使个别父母曾经帮助过的村民后来因为一点琐事而对父母心生芥蒂，父母都能宽以待之。因此父母在我们的村里可谓德高望重，是很受人尊重的。

我的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二姐四岁时被别的小孩推倒在水泥船里导致脑震荡，由此引发癫痫和肾脏病。从此除了农活外，父亲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救治二姐的疾病上，我们家的经济因此坠入了谷底。我虽然比我二姐小两岁，但父亲却要求五六岁的我体谅和照顾二姐。父亲虽然对我们其他的子女发过许多次的火，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二姐发过脾气。父亲总是对我说，你二姐生病很苦，你要懂得她的痛苦，千万不要让二姐不高兴。从父亲那里我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同情弱者。我们现在都讲同情弱势群体。其实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同情弱势群体应该从家庭做起。尊老爱幼其实就是同情保护弱势群体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对于我们这些子女，父亲无疑是个好父亲，而对于祖母，父亲无疑是个好儿子。说起祖母，我不能不提我的母亲。母亲贤惠温顺，对祖母很孝敬，几十年如一日。祖母出生于光绪年间，体弱多病，能活到九十高龄，与父母的悉心照顾是分不开的。因为家境贫寒，偶尔进城父母即使无法买水果或糕点给我们几个孩子吃，但父母一定会给祖母买。每次祖母将水果让我们几个孩子吃，我们都不要，因为父母总是教育我们说，奶奶年纪大了，吃得很苦，一定要把好吃的让给奶奶。父母对祖母的孝敬在我们村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

三、热爱祖国 学以致用

1961年父亲回乡时，厂里许诺三年后让他重新回去。可是1964年国民经济极度困难。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打乱了一切。这个原本的诺言没法兑现。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是父亲心灵极其痛苦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在上海学的化学知识无用武之地。知识的荒芜无疑是对他最大的折磨。因此当1976年上海试剂厂重新派他去江苏泰县（今泰州）办化工厂时，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江苏泰州的经济自然比不上杭嘉湖平原，与家乡的生活相比，苏北的生活自然比较清苦，而且又远离亲人。但这样的工作毕竟可以用上学过的知识。为了办好化工厂，父亲又重新复习了大学时学过的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课程。从1975年到1983年，父亲在泰州整整工作了近八个年头，为苏北经济的发展尽了一份力。

父亲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虽然他最希望的是学以致用，然而有违他的价值观的事情坚决不做。文革开始时，造反派要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父亲去大队抄写大字报，因为父亲的毛笔字写得不错。与农业劳动相比，抄写大字报这样的活自然比较轻松，多少是个文字活。但父亲从内心十分讨厌文革期间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父亲对那些受到肉体摧残的老中医、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十分同情，因此没过多久父亲终于找了一个借口辞掉了这份差使。父亲后来回忆说，丧天害理的事不能做，虽然农业劳动很辛苦，但干着心安。

四、拓宽视野 学无止境

2001年厉以宁教授在美国纽约接见北大校友时作了一个有关教育的简短而精彩的演讲。他讲了教育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教学生学一些知识。第二个层次是教学生学会一套学习方法。第三个层次是教学生学一种新的思维，开阔一种新的视野。教育与学习犹如钱币的两个面。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讲，这也是学习的三个层次即学知识、学方法和学思维。第二个层次之所以比第一个高，是因为当你学会了一套学习的方法时，你也就掌握了一把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而第三个层次是教育和学习的最高层次。当你开阔了眼界，掌握了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世界的思维方式，你的人生境界就不一样了。你才能摆脱中国社会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狭隘，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思考人生和社会，投入到变革的时代洪流中。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主要属于后两个层次的教育。虽然按照父亲的文化程度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足以当一名高中的化学老师，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我小学到高中几乎从来没有教过我一个字，更没有教过我一道数学题或化学题。这里有两方面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客观原因。一方面，由于我二姐长期生病，父亲生产劳动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如何救治二姐的疾病上。另一方面，我读初中和高中时，父亲在江苏泰州办化工厂。因此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主要体现在后两个层次上。父亲有超强的记忆力，几十年前读过的许多唐诗依然记得，甚至看过的如《青春之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长篇小说中的一些片段都能背诵。《红楼梦》是我的最爱，我读过三遍。而父亲五十多岁才有机会阅读且只读过一遍，但父亲对《红楼梦》的许多故事的细节描写仍然比我熟悉。虽然父亲记忆力非凡，但他坚决反对死记硬背，他强调理解基础上的记忆。另外父亲非常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他认为基础打扎实了，以后学习就容易了。父亲不大赞成在家给孩子补课。他认为如果一个孩子有能力在学校学好，那么家长就用不着在家开小灶，否则孩子的自由时间太少。一个优秀的学生应该有更多的自由的支配时间去满足他们的兴趣爱好。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不是学得很好，那父母也不要在家逼得太紧，否则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发展，关键是要找出原因。父亲认为父母的责任在于端正孩子的学习态度。只要学习态度好，即使孩子书没读好，父母也不要责怪，因为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特长有不同。我非常赞成父亲的这个做法。父亲以前是这样对待我的，所以我也这样对待我的两个女儿。我的两个女儿分别在美国的高中和小学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大女儿现在高中一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三）的写作水平基本上已经达到美国普通大学生的水平，这是我的美国同事的评价。小女儿六岁开始写诗歌，七岁开始写小说，今年十岁已经写了近两百页的诗歌和小说了。凡是读过我女儿作品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都夸她写得好。但这完全靠她们自己。我从不给她们补课。我只是关心和引导。

我个人觉得父亲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对我们眼界和思路的开阔。我的童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的中国很封闭，既无电话，更无电视，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十分有限。记得我小时候下雨天父亲不出工时，常常与我哥或邻居讲起他在上海读书时的故事和情景。父亲对他读大学时的教授非常崇拜，每当讲起他的教授的谈吐和风度时，真有点眉飞色舞的神态，有时还会模仿几句。这些在当时的农村小学不可能听到的故事对我童年的心灵触动很大。我因此便油然而生出一种对大学的憧憬之情。此外父亲还常常讲起大上海的繁华，使我从小对上海很向往。能去上海一趟就成了我童年时的一个梦。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理想与现实相距甚远时，人的心灵就会挣扎，就会痛苦。从小学三年级至五年级是我童年最痛苦的时期，一方面父亲开阔了我的思想和视野。另一方面现实与理想差距太遥远。我小学三年级时就对北京大学产生了无限的向往，而上北大对于我这样一个连饭也吃不饱的农村孩子简直是天方夜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当时的情形那是再恰当不过了。记得一九七五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跟我父亲说：“阿爸，看来我以后是没有机会上大学了。”父亲跟我说：“毛主席说过，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政策也许会变。如果以后改考试录取，你就有机会。”后来的变化证明父亲是对的。我这一生最佩服父亲的其实就是他独到的眼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1977年中国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动乱后终于迎来了郭沫若先生所说的“科学的春天”。久旱逢甘霖，枯木又逢春。全国人民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读书考大学的热潮。父亲每次从泰州写信回来总是鼓励我好好读书，要我懂得“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我也开始发奋，开始学父亲年轻时的挑灯夜战。后来我有一首《长相思忆童年》记述当年读书时的情景：“稻儿青，草儿青。阡陌茂竹鸡犬鸣。幽幽旧石平。夜露冷，月色明。读罢推门赏气清。东方日又新。”

父亲对我们的学业要求很高。在我没有考上大学时，他希望并鼓励我考大学。但当我考上了大学，他又跟我说考上大学没有什么了不起，全国大学生多得是。他总是教育我为人要谦虚，处世要踏实。他常用毛主席“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话来教育我。大学毕业时，父亲跟我说大学毕业是学习的开始而不是终结。一个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他希望我步我哥的后尘考研究生。等我硕士毕业后，他又希望我读博士。父亲就是这样这样一个永不满足的农民。

父亲对我们的道德要求很严。我们小时候虽然很穷，但他决不允许我们去摘别人家树上的一个果子。当我长大后，他常与我进行思想交流。他认为男人的一生有两道坎。一是“财”，二是“色”。他总是跟我说：“只要你一不贪财二不贪色，我就放心了。”

五、质朴的心 无私的爱

就像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父亲对我们子女的爱是无私的。父亲总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成就子女的追求。

记得小时候，农村经济十分困难。我们每日三餐都是米粥，而米粥中又掺杂了大量的南瓜或红（白）薯。我小时候的胃口很差，吃不下南瓜或红薯。父亲和母亲不得不每餐将我碗中的南瓜或红薯拿走，再把他们碗里的米粒给我。如果这样的日子只有一两天自然是易过的，可一年四季如此，这是何等的艰难。2005年，当我回想起这段往事时，写了一首《如梦令 慈母》以记之：“起早挥锄劳苦，深夜浆洗缝补。米粒留儿男，日日南瓜白薯。慈母，慈母，往事撕心裂腑。”这一首小令我是写母亲对我们的爱，但父亲何尝不是如此深深地爱着我们呢。

1990年我哥在耶鲁大学读书。他需要母亲去帮他领孩子。父亲立马同意。母亲一去美国就是八年。八年期间父亲作为一位老人独自在农村生活。内心的孤独是难以言表的。可父亲对自己的孤独在子女面前从未有过丝毫的流露。每次通信总是说：“我一切都好，请你们放心！”

我自1995年来美国直到2008年才第一次回国。这自然有许多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01年后美国因反恐而收紧了签证。另外我如果回国按当时美国的规定必须在北京办签证，比较麻烦。父亲知道我的种种困难后，还是那句老话：“我一切都好，请你们放心！”父亲和母亲历来是十分疼爱我的。我知道他们非常地想念我，然而人生有时有许多的无奈。我曾经写过一首《长相思 思念》以记述父母和我之间的无限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思念之情：“独山青，报本新。花草蛩声皆是情。凄凄游子心。父声梗，母泪盈。几度盼归却未成。梦中笛又鸣。”

我的父亲是一位非常平凡的人。他既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无炳彪史册的学说。他仅仅是几亿中国农民中的一份子。他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满头的银发记下了岁月的无情，一脸的皱纹刻下了他人生的沧桑，一双粗糙的手载下了他与土地打交道的艰辛。然而他依然强健的体魄和笔直的身躯象征着他与命运抗争的坚毅与不屈。他象天下所有的农民兄弟一样，有一颗真挚质朴的心。他热爱大地，也热爱自己的孩子。对于我的父亲，还有我的母亲我充满着无限的感激，是父亲和母亲的无私成就了我们几位子女的今天。然而身处异国他乡，我是不可能给予他们我作为一位儿子应该给予的爱。我只能以一点文字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深深的挚爱和歉疚。这里我用2008年时写的一首词《西江月 爹妈》聊寄情怀：“年少胸吞云梦，身孤渡海无家。而今漂泊向天涯，梦到九龙山下。一十四年北美，八千里路爹妈。难全孝道总心麻，华尔街头牵挂。”

（2013年4月于美国纽约）

也忆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 79 级 蔡小平

（一）

我对父亲的记忆是比较模糊而简单。他离世已经 30 多年，我还没有写过如何有关他的回忆文字。而母亲走了的 4 年里，我写了她的悼文及回忆小文。原因大概是母亲时不时来到我的梦中，背景一般都是灰浅色的，她说话的声音会悄悄地入耳，循环地呼唤我，写她是我一些思绪的反馈。

近来在群里看到大量纪念父亲节的文章，诗词和图片，我开始搜索自己父亲的故事，这就有了夜有所想。父亲居然也出现在梦里，还是彩色的梦。他在微笑，这是我比较少见的。我思忖，他不是去世了吗？噢，看他是活着的。一开心，醒了。

父亲 8 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出海到温州沿海打渔时被台风带走了。一个远房亲戚是小镇上的富人，也姓蔡，没有孩子，就收养了他。他的命运开始改变，读到小学毕业，在那时已经是不错的学历，所以他后来当上了小学老师。

学校里有共党的活动，不久他就被赤化，喝鸡血酒盟誓，成了地下党。白天是穿长卦的教书先生，晚上则是穿黑衣的蒙面强盗。当然他们说这是收集革命经费的一个方法。可能这辈子他最出格的事是带人去打劫自己地主养父的家。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当这帮蒙面劫匪深夜完了事，一个接一个从窗口跳出去时，我爸黑衣背影的瞬间，被我妈一眼认出。我妈 15 岁嫁到蔡家门，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两家联姻是教友的关系。封建年代婚姻多数由家长决定。我爸在人多的时候喜欢说话，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他说第一次见到我妈是在洞房里。他撩开蚊帐，看见我妈缩在一个角落，瑟瑟发抖。

我父亲及其他一些革命者后来去参军，离开了家乡，部分原因是他们不被乡亲们待见，特别是劫了自己和亲戚家的人。但是不管他退伍到了那里，家庭的地主成分改变不了，虽然还在党里，属于阶级异己分子，这都限制了他的仕途发展。

我对父亲的认知是从7,8岁时他的一顿皮带抽打开始的。我由外婆带大，脾气很坏，我的几个舅舅和邻居叔叔们对我是恨之入骨，真想打我，但是不敢，有外婆宠着。当我爸从杭州过来看我的时候，他们就向他告状，诉说我的种种恶作剧。恶行之一是喜欢拔腿毛。街坊邻居的男人们腿上的毛所剩无几了。夏天他们不怕蚊子，就怕睡着的时候被我拔毛。我爸表示不信，几人卷上裤子，只见腿上毛发稀稀拉拉。“这还是新长出来的。前些日子没有毛，别人没看脸会以为是女人的腿呢。”再看看另外几个男人，腿上的毛是东一缀西一缀，像是没有拔干净毛的鸭屁股。“哎，这孩子。”我爸信了。他想了想有了个主意，要给大伙儿一个交代。

一天外婆不在，我又当街发泼，赖在地上不起来，是因为大人不肯买我要的东西。“起不起来？”“好啊！”他解下裤子上的皮带，头尾叠成在一起，雨点搬地打下来，我一愣吃了几十鞭子，痛极了，就在地上滚来滚去，就是不起来。后来我发现自己参加大学体操队的比赛时，成绩最好的是地上规定动作，从小就在马路上翻来覆去，鞭子抽我身，爸爸只会汗淋漓。

他抽着抽着，不见有人来劝解，心想这小子一定是人人讨厌，不打不足以平民愤了。其实他心里是希望有人来呵停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这时他的裤子由于没有皮带的约束开始松动下滑，这种裤型上大下小适合所有人的腰围。腰身一叠像包粽子差不多，没了粽绳，馅自然要露。临界线似乎要到了。“好了好了，别打了！”一个看热闹的女邻居捂着半个脸，终于有人开了口。

（二）

我是8岁到杭州与父母一起生活，因为听不懂普通话和杭州话，过了一年的语言关，9岁才上了小学。换了生活环境并没有改变多少我的顽劣性，倒是我爸稍微改变了对我的惩戒方法，他和我娘联手行动，想来个棍棒下面出孝子。

一天课间，班里我们几个人拿出皮弹弓朝比较弱小的金国荣射去。很快金就捂着眼睛哭喊起来。有一颗打在他的眼睛下一点的脸上，因为是大家一起齐射，不知道这一着是谁射中的。班长胡志高过来在地上随便捡起一粒子弹验证，宣布是出自我的弹药库。没有目击者，他也没有检验弹道轨迹就做了葫芦判官，很多冤假错案就是这么来的。不过我隐约感到，是在我射出我的那发子弹后他马上捂住脸的。

中午，家门外嘈杂声起。接着，传来打门和叫喊声，“出来！出来！”我爸去应门，看见国荣红肿的左眼和面部，“你儿子把他打成这样子。”他妈妈说。“又不是我打的！”我挤出门外说。“滚进去！”他飞起一脚正踢到我的屁股尾骨上。我踉跄跌倒屋里，这边厢，娘把门一关，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拿起鸡毛掸子，雨点般地挥落下来。我在地上爬了几圈，顺势钻进大床下面，这是我的防空洞，谁怕你这个？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好，好！看我怎样治你！”她在床的两边守候，声东击西，冷不丁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拿起早已经准备好的缝纫针，在我手心上猛扎起来。

那边厢，父亲在门外好生劝解同学母子俩，一遍遍道歉，保证会好好惩罚我。“里面马上要上演红岩渣滓洞刑罚了，”他朝屋里指指。

钻心的疼痛如电流一阵阵袭来，但是我就是不讨饶。伸出另一只手，“不痛，不痛，来扎这里！”我娘一听眼泪顿时迸出，咬咬牙又往我右手心扎下去。“没有血！没有血！”我把双手猛地摩擦地上，“再扎！来！”看着两只灰尘夹着鲜血的小手心，“天呐，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啊！”十指连心，母子连心，我娘大哭着走了出去。“蔡师母，他讨饶就算了，”她领着国荣走了。

学校老师也不大喜欢我，到我5年级下半年我终于光荣地戴了红领巾，那时已经称为红小兵，这可能是班里最后一名被批准的少先队员了。那天，我爸十分高兴，奖赏我2只童子尿泡鸡蛋，连那个上门通知我好消息的断案葫芦班长也有份。

父亲虽然是小学文化水平，却也喜爱书法，稍有古文功夫。我妈对他是比较欣赏的，常常有意无意地拔高他。比如，“你爸是属小龙的。”“他是高小文化。”嘿！明明是属蛇，明明是小学程度嘛。不过经常是有人请他写写弄弄的，他是来者不拒，乐此不疲，但是有时由此出些麻烦和尴尬的事来。

一日，同事拿来一只小木箱子。他老婆，两个孩子在69年那次特大洪灾中被冲走，尸骨和财产荡然无存，仅有这只木箱捞到成为遗物。他要写一个小文置于灵堂，作永久纪念。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老爸略加思索，在白布上提毛笔沾墨写道：

爱妻黄玉华，时年 43；小女陈娇燕，19，及末子陈坤泉，16，不幸于西元 1969 年 7 月 5 日，于浙江桐庐南煲大队，遭遇特大洪灾。洪水滔天，滚滚而下，合溪边数个村庄 800 余村民，219 人卷走，尸骨不存。此小木箱经波涛汹涌，富春江里漂流数日，捞起，乃我家之唯一遗物。呜呼！悲哉；惜呼！痛哉。此生不逢时！天灾乎，人祸乎，黑暗世道也。吾生净毁于一旦，生不如死也。

愿亲人天上安息，来生相聚。

是为誌。

孤夫独父陈德明泣诉

父亲写完颇为满意。他的字有些小名气，人们来悼念，安慰之余，也欣赏他的笔法。也有好事之人则读出文中内容不对头，上报革委会，定性为反攻倒算的变天帐，攻击优越的社会主义大好形势，与当时“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宣传唱反调。他们被揪出去斗了一阵子。

尽管他已经靠边站，单位里还是利用他的书法特长搞宣传活动。一天要在大门口的墙上写上“谨慎驾驶 安全第一”，八个一米见方的标语字体。省货运公司位于武林门热闹地方，就是离现在的杭州百货大楼对面不远，紧挨着武林学校的那一块。

父亲以魏碑体书写完了八个大字，有点满意，不过再看一些，感到那个“一”字，不够协调，好像是布局问题。因为“一”字笔画太少，难写，难放置。重写了几次，看热闹的都说可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了，他还是不大满意。于是他索性把“一”字擦了，空着。慢慢斜着后退着，斟酌着，边退边念，边念边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他手拿着刷子已经退到了最左面的厕所墙边。往后继续退，想远一些看得全面。这时众人见他一只后腿一软，另一脚踩在化粪池没有盖紧的盖子边沿上，盖子翻翘，人失去平衡，书法家如自由落体，坠入了茅坑里。当他被人拖上来时，大家发现他手中还纂着那把刷子，不过脸上被刷子划出了长长的一道红漆。

“老蔡，这个‘一’字不是写在你的脸上吗？”一个同事过来打趣道。“滚你的！”“快去冲洗啦，你现在是人臭，字香！不过安全还是要第一的。”

（三）

父亲老家是浙江温州沿海的渔村。他父亲遇台风不归后被过继给镇上一个地主老财做儿子，但是他和老家渔村的亲人一直保持亲情关系。解放后家乡不断有人来杭州看病，我家是临时接待站。一个接一个的乡亲经过检查，确诊，手术就把很多疑难杂病治愈了，这使省城医院的名声大振。

一日父亲的亲哥哥和弟弟二人，挑着担子，里面装的是海鲜和特产，来到我家。哥哥说有胸口痛的毛病，弟弟则称肝胆长期有问题，乡下的医生没办法，需要杭州的专家治理。我是第一次见大伯，堂妹和小叔，只见大伯面色红润，声音洪亮，行动敏捷。小叔却脸色蜡黄，病得不轻的样子。二人都是第一次来杭州，约好看完病后要好好游一下西湖，乡亲们羡慕着呢。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父亲安排弟弟到市一医院做肝胆手术，由外科主任林肇南医生主刀（林乃青同学父亲）。哥哥去了当时心血科最有名的浙一医院住院，不久要做心脏手术。

小叔经过第一次手术后的一星期做第二次手术，术后不久离世。大伯则死在了术台上。两人去世相差一天时间。

父亲急忙电报通知乡下的亲人这个噩耗，惊愕之余亲人们嘱咐一定把两具尸体运回去按当地风俗习惯土葬，绝对不要火化。杭州城区规定火化是唯一的殡葬方式，要用汽车偷运尸体出杭州去温州方向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钱塘江大桥关卡，这由蔡永祥所在部队把守。

第一步是到医院停尸间偷出死人再装车。在夜半三更时父亲和我顺利地从小叔的病房抬出了小叔。可是到了浙一医院就犯难了，因为半夜里电梯不开，大伯在4楼，要从窄小的木楼梯抬下来不容易。父亲说，你去把“群老头”叫来帮一下忙。“群老头”是许群同学的绰号。我骑车去敲许群家的门时已经凌晨两点左右。我不懂事，我老汉也不懂事，这个时间段，这种事情怎么能让人帮忙的？当他全家坐起身来，听闻是去抬死人一定以为在梦中了。群坐不住已经躺倒，朝里面困了。他脑子可能是一片空白，没有戴眼镜时眼前一切都是没没黑的，他的一只腿偶尔抽动一下，像昆虫扮假死样时漏出了破绽。

他父母毕竟是书香人家出身，文化教养高，也极给我面子，首先表达慰问之意，让我不要着急。他妈看许群半昏迷的熊相，没有问他去不去抬人，直接问他的弟弟敢不敢。弟弟许亮身体结实，全家就他不戴眼镜，穿好衣服，爽朗地只说了一个字：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和许亮吃力地抬着大伯来到了3楼的楼道转弯口。大伯一只鞋子掉落到一楼，响声引来了寻夜的保安。“什么情况？”“同志，这个病人已经昏迷，需要转院。您请！”父亲递上一支烟。像似他以前经过伪军城门时的打点动作，“老总，行行好。没什么孝敬的，这点铜板您买包茶叶喝。”把货车加以隐蔽，他们上路了。

闲言少叙。自从两个活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同时被运回掩埋，我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接待过乡亲们到杭州治病。

父亲另一个爱好是钓鱼。他的鱼友叫老蒋。他们每次出去都是不会落空的，因为钓不到时候，就到市场里买一条回家。逃走的鱼总是个头大得见头不见尾，听到这，我娘会啧啧称奇，可惜得直心疼。问他到底鱼有多大，他双手分开，从半米长慢慢往里缩小，到不足半尺长还不能收住。

一个清晨，我也与两个钓鱼佬出发到蒋村去钓鱼，即现在的西溪湿地一带。那里河系发达，遍布池塘，鱼类丰富，村民也很友好。老蒋伯是那里人，熟悉地形和人脉。他骑车在前带路，父亲据中，我殿后。

经过一家村民家的门前，冷不丁地窜出一条大黄狗来，它放过领头的蒋伯，像是认识他一样，猛地扑向父亲，他的车一下就被撞翻，人倒在地上几米远，大狗不由分说一口咬在他的小腿肚上，顿时血从四个牙印中流出。“哎呀，不好意思啊，它的老公刚去世，脾气不好。我要教训教训它了。”狗主人过来说道。父亲忍痛往回骑，准备去打狂犬疫苗。当时打这种疫苗确实非常痛苦，要用很粗的针，半路上，他一听将受这么痛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苦的疗程，心里发虚，踏不动车了。老蒋说，“狂犬病就是疯狗病，不是疯狗就没有病。可以不打就不打。我们回去问一下狗主人，同时观察一下它是不是疯狗。”

我们决定往回骑，找狗主人问清情况。“那个房子在哪里？”“好像就在附近。”三人寻寻觅觅，打探着那狗的栖身之地。这时几乎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它又来了个突然袭击。这次我们都是站立推着自行车，狗一下冲过来，我和老蒋惊慌扔了车，撒腿躲避。俺老汉小腿受伤行动不便，便以车为武器，坚守阵地。那狗撕牙裂嘴，汪汪狂吼。老爸拼命摇晃车子兜圈子，撞击恶狗，那厮开始上跳下窜，左右攻击，不达目的不罢休。老爸渐渐体力不支，一不留神被自己的车压在身上。可惜他那只没被咬过的腿却露在车轮保护之外，成了大黄狗攻击目标。

没有文化真可怕，老蒋的馊主意很好笑。事实上被动物咬或者抓坏一定要去打狂犬疫苗。好在现在的注射和其他的一样简单。而我父亲时期的方法很恐怖：用给老猪娘催胎的针筒，从肚挤里打大剂量，打一个疗程。

初中时我开始懂事，但是还有打架的事发生。初二时曾经和李村春后来和高木根干过。班主任祝老师问我怎么办，我说我站着让他打回来，不还手。“不行，我不让你们打来打去。”我爸告诉祝老师，这小子不怕打，还是让他在班里作检查更好。因为我发现他爱面子，自尊心强，特别在女同学面前人模狗样的。老师采纳了爸爸的建议。

知子莫如父。自从在班上用蚊子声音作了检讨后，我觉得丢了颜面，从此一蹶不振。成绩下降很多。初二英语考试得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18分，还是瞎蒙来的。于是父亲给我请来他的同事朱伯伯来教我英语，并使我喜欢上英语，同时和他的儿子学木工。到了高中我竟成了英语课代表。

梦，越做越长，越做越清晰。梦断开了，再睡时又能接上，如同连续剧。他又来了，这次是背影，是他吗？彩色的梦。

（2019年6月16日多伦多）

2. 近体诗·现代诗

【七绝·棋乐】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姜群星

读伊建新“和父亲下象棋”（见本栏散文）有感。

（一）

韩信将兵多益善，项王垓下舍其频。
佳人美酒浑不爱，划界操盘布阵图。

（二）

汉界楚河鏖战急，昏天黑地运筹枯。
观棋不语真君子，落子无悔大丈夫。

（三）

千载无分今与古，育儿便教作生徒。
为师既定堂前父，棋乐陶陶老不孤。

（2019年6月7日，仄起平水韵七虞）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父亲在那明亮的屋子里

—杭州大学旅游系87级 邹晏

写下几十年的日记本
如一册册影集往前翻动着
这是父亲人生最亮的点点滴滴
也是给予我和妹妹某种有言的步履
这里有油盐酱醋、家长里短
也有女儿们的面包、自由和爱情
一小截墨水的高度令我沸腾
父亲在写。继续在写……
笔与灯依自由意志，缀合起夜与昼

每一个词语里都有我们流逝的日子
写。不是在喧闹的人世
而是在静寂的纸上
多么宽长、多么悠远的叙述
像激浦东大街那条长长的路
像老宅屋顶上的云絮

有一刻，我几乎读懂了那一本本日记
隐藏一寸寸茧的情结
心灵在世间寻到了可靠的继承人
凭借血液，重负终将得以运载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看，父亲戴着老花眼镜又开始
他日复一日的记录
多好啊！一遍遍
父亲在那明亮的屋子里

（2019年6月16日父亲节）

石头

——写在父亲节前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谢为群

石头，
哪家门前都有。
很少被人留意，
却一直坚守。
没有抱怨，
从不记仇。
作为庭院的点缀，
四季的寂寞，
默默忍受。
作为茅屋的基石，
忍辱负重，
即便满身污垢。
不是它没有伤痛，
不是它没有忧愁，
只是它不愿开口。
不是它不热情，
不是它不温柔，
而是四周太冷漠，
世间太丑陋。
不是它不想发光，
不是它不想金碧辉煌，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而是它知道，
它要做的事还没做够。
即便默默无闻
一辈子，
即便辛辛苦苦
累一生，
荣辱埋心头。
把岁月
纹在身上，
把尊严
刻在无言中，
把预言，
留在废墟里。
未来
正是靠它造就！

（2019年6月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父爱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

都说

父爱如山

爱的那么崇高

爱的那么壮丽

都说

父爱如水

爱的那么清澈

爱的那么纯净

都说

父爱如歌

爱的那么委婉

爱的那么动听

都说

父爱如诗

爱的那么细润

爱的那么委婉

都说

父爱如画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爱的那么灿烂
爱的那么多彩

都说
父爱如风
爱的那么飞扬
爱的那么彭拜

都说
父爱如海
爱的那么深邃
爱的那么浩瀚

我说
父爱如天
爱的那么无痕
爱的那么无限

弈棋

—杭州大学中文系80级 伊建新

幼年学棋时，
父亲让子行。
纵使让我车马炮，
毕竟棋艺肤浅勉强赢。

今夜对弈时，
我让父亲行。
别时相对忽无语，
惊现父亲赢棋双泪倾。

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81级 汪剑钊

四月，竟然飘起了雪花，
仿佛冬天要找回遗失已久的一张便签，
在群芳争艳、众人沉醉的间隙，
开始随波逐流的怀念，
这是江南嬉春、北方继续忍受苦寒的时光。

父亲，你走了，
没有一声招呼，没有一个交代，
像受到惊吓的鸽子一样胆怯，或者卑微。
我，无法知道你的去向，
正如从来不曾明白你的来历，
我甚至无法判断你是否真的一走了之。
曾经辉煌的家谱已被时间的辣手撕得粉碎，
最薄脆的一页被碾成了粉末。

你走了，但我大腿上的胎记依然存在，
青色，仿佛有前世的淤血积存。

父亲，你与世界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决斗，
那并非勇敢、鲁莽和高傲，
实际是出于内心兔子式的懦弱，
你曾经是一名有为的青年，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一间茅屋的顶梁柱，一个边缘的中心，
你遭受过背叛，也欺骗过世人，
在无数的重击下，你跌倒，站起，又跌倒……

有时，无意间拽一下我的衣领，
致命的趑趄令我的记忆至今仍在摇晃。

是的，你永不服输，
总是执拗地要和世界赌上一把，
但命运总是爱出你的老千，
你无奈地变成大轮盘中滚动的一粒小骰子，
屡败屡战呵，抵押掉爱情和友谊，
毁损了荣誉和好名声，
最终输光了自己……

十年了，我记忆犹新的是你掉落的门牙，
额际比沟壑更深的皱纹，
你佝偻的脊背，稀疏而灰白的头发，
你被深夜梦魇所刺激的惊叫……

那叫声比瘸腿丧家犬的哀嚎更为凄厉，
恰似绝望深渊的一个回声……

你纯属偶然创造了一个倔强的生命，
混搭一段贫困的历史，省略
天真与自信，并且意外地植入不自觉的谦卑。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童年，你是我背脊上沉重的耻辱，
我一直羞于谈论自己的长辈，
甚至不堪说起“阿爸”这个称呼。
而今，你已断然走出云水模糊的视线，
逸出人间消息的边界，
不再是亲友们热衷谈论的话题，
十年了，最后一次争吵
将永久的遗憾留给了你不肖的儿子……

清明已过，白色和紫色的丁香花开放，
残忍的春光最无奈的季节，
父亲，我的父亲，亲爱的阿爸，
但愿你只是一次失踪，
那样，你和我或许还有和解的机会。

（2018年4月10日）

继父

—杭州大学外语系81级 汪剑钊

是的，我们没有血缘，
但我们喝过来自同一条河流的活命水，
亲情的液体早已融进我们的血管……
除了感恩，没有别的容器可以容纳。

死亡犹如潮水，涌来，卷走……
大海也有鲜花怒放，汹涌，并不结果。
一个亲人，又一个……离去……
我竭力阻止，但功亏似乎总在一篔，
死亡总能滑出痛苦的警戒线，
数千里的奔波只是在一寸寸镂刻悲伤的空心球，
痛苦锁紧的心脏摆脱不了被嘲弄的结果，
我听到的只是双眼紧闭的沉默，
灼热的泪水无法烤暖逐渐冷却的双手，
哽咽不能增强你脉搏的跳动……

曾经以为，母亲不会老，父亲不会死，
浩荡的河水不会枯干，巍峨的山峰不会塌陷，
死亡不可能霸占蓬勃的一切；
但狄兰·托马斯已被恐怖的谶语带走，
让时间跌了一个大跟头……
而今，妈妈的黑发只是在白发丛中穿行，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父亲的笑容惟有记忆方可重现。
哦，来自泥土的肉体终将归于沉默的大地，
灵魂这自由的天使飞向虚空。
是的，你来过这个世界，
又那么匆忙地离开，
留给儿女们刻骨的遗憾和铭心的忧伤。

时序比风更快地掠过大地的身體，
今年的冬天比冬至日更早抵达多愁善感的靈魂，
死亡，是的，死亡
是魔性的王者……面对扫荡一切的狂潮，
除了坚强，没有别的堤岸。

（2014年12月11日）

3. 词·曲

【安公子·遥思先府君】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

先父在抗日战争期间入读西迁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自 1958 年杭州大学建校后，即在化学系执教至古稀之年退休，又返聘工作了六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杭大人。

2019 年适逢慈父冥诞 100 周年。籍父亲节之机，试填一词聊表幼女缅怀之情。

父爱铭心暖。
幽明两隔犹相伴。
曾挽臂黄龙曲径，畅聊西湖畔。
攀保俶、晨光沐浴风轻软。
登六和、秦望层林隼。
两番北美聚，嘻逐童孙步健。

君毕生求善。
温良俭让殊勤勉。
护李培桃半世纪，领军科研赶。
乐伏案、孜孜月探孤灯盏。
事杭大、历久精诚献。
客旅人间路，期盼天家重见。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浣溪沙·念父恩】

—杭州大学外语系79研 葛藤

一曲悲歌肠断时。
慈亲竟自鹤归西。
万重离恨陡凄凄。

别梦依依恩泽在，德馨荡荡后昆思。
我生犹叹孝行迟。

【睿恩新·梦父远归】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任平

西溪一树映云镜，花似泪，逝波凝哽。
傲霜天，不苟言同，吟清调，抒情真性。

梦里翩翩此景，凭笑语、笔端星靛。
盼儿曹，放眼春红，更展翅，江天万顷。

（2019年6月12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八节长欢·三暑黄昏忆当初】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六月十六日成为民间的父亲节，还是近年来的事吧？记得77年三暑某日黄昏，父亲步行十里来看望还在务农准备高考的小儿子，感动了好一阵子，至今记忆犹新。

三暑黄昏。
乱云垂野，雾霭柴门。
清癯瘦骨影，闲步踏烟尘。
村头风里雨丝斜，陌路边、疏叶孤椿。
十里来探小子，佳话新闻。

而今鬓发披银。
难忘记、当初行路艰辛。
风雨送沧桑，雷电闪、狂风肆虐惊魂。
清暑热，天地暗、一泻倾盆。
残烟烛、朦胧徒壁，心长嘱咐行云。

（2019年6月16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望远行·枯木赞】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写在父亲节前。

草卉凋零落叶魂。

枯木已无春。

暖风开地焕然新。

终会断尘根。

迟暮色，影苍凉。

不求千代飘香。

浪平空净更安详。

身直挺腰韵飞扬。

耸拔立天柱，地久气恒长。

注：

词林正韵。前段第六部平韵，后段第二部平韵。韦庄体。

（2019年6月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眉峰碧·不老松】

—杭州大学数学系77级 周遇春

致敬父亲节。

笑对天怒时，淡定崖危处。
雨急风横仍从容，坐看烟云渡。

但将万难尝，方为千秋赋。
遍阅凡尘更澹泊，愈享斜阳暮。

（2019年6月8日）

【一寸金·梦里山河】

—杭州大学数学系77级 周遇春

余少时，曾就读于天台县山河中学三年。此校历史悠久，内小溪穿流而过，夹岸桃柳。木构校舍颇具古韵。校外绿野葱葱，龙山高耸，始丰溪源远流长。课余，常与在此从教的父亲登山临水，领略乡村风光。如今回顾，实乃余最快乐无忧之时。值父亲节谨以词记之：

郁郁葱葱，梦里山河正初夏。

问学处，絮柳轻飏，冷水叮咚，静静桃林曲榭。

麦浪围书院，龙岗翠，沁香沃野。

尤难忘，碧玉长桥，始丰溪畔景如画。

往事如花，悠悠岁月，多情可留下？

甚记得，暇日登高，遥看锦霞东上，探幽岩罅。

池岸观鱼乐，同喜悦，更添素雅。

匆匆逝，年少光阴，此际存佳话。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喝火令·思椿庭】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陈雯

父亲节填词以表达远方女儿对父亲的爱和思念。《思椿庭》是对儿时情景的回忆和如今的思父之情。

膝上听童话，肩头看彩云。
踏青垂钓乐天伦。
回望大椿香溢，高耸庇清纯。

北岳摩天碧，西湖酿酒淳。
举杯遥祝老家君。
料得离情，料得路途尘。
料得雁书程远，独有念频频。

（词林正韵第六部）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忆王孙·夕阳流韵】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陈雯

父亲节填词以表达远方女儿对父亲的爱和思念。《夕阳流韵》是家父画像：须髯飘飘，爱犬相随，养花弄草，下下围棋，玩玩微信。

夕阳流韵润长空，鹤发长髯松下风。
黑白奇谋花草丛。
犬随翁，骀背童心与我通。

（词林正韵第一部）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忆故人·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级 金秋芬

父亲离开我已整整50年。他的离去是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因家贫，父亲没读几年书，寄希望他的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他常对我说，你要考上大学，我砸锅卖铁都供你读书，父爱如山，永远铭记在心。遇上文革，68年夏天父亲劳累过度病倒了，却逢医生都打倒，牛鬼蛇牌游行，两派武斗，医院里没医生值班，我们眼睁睁看着他离去，哭得泪人似的。父亲很年青，他真的不舍，真的不舍离开我们，离开这世界，他要看着我考上大学。我看到他眼角挂着泪水，心都碎了，这一幕永远嵌在我心里。在这50年里我没写过纪念父亲的文字，只把刻骨相思深深地埋在心里。这次父亲节，我再一次流泪，写下《忆故人·父亲》来纪念他，怀念他。

忆故人姿，暗垂痛眼肝肠断。
依依无处梦难寻，山隔天遥远。
恨是情深不传。
满目泪，阴阳阻限。
记怀教诲，父爱盈盈，相思做伴。
笑貌音容，夜阑逗乐孩童恋。
勤耕书跃进龙门，极尽平生款。
怎奈风狂雨乱？
路何方，光阴慨叹。
万花开后，借得春意，遂成遗愿。

（2019年6月11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望蓬莱·念先父】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胡雪梅

金樽伴，军旅毕生狂。
言若长卿崇盛典，行如鹏举贵恒常。
胡燕醉丹香。

乘鹤去，霁景耀天堂。
才梦夫人倾一盏，又思儿女闯三方。
仙界念苏杭。

注：

嵌入慈父名。
词林正韵第二部欧阳修体

（2019年6月1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情久长·忆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刘榕

父虽永逝，音容笑貌常浮起。
信主义、目标坚定，诚实求是。
狂风横雨夜，险丧命、危难临头不死。
立忠志、勤勤恳恳，恪守成规，崇孝敬、严修己。

无愧于心，坦荡家人喜。
爱子女、启蒙开导，晓喻言理。
悠悠岁月，从难返、唯把时光印记。
鹤辞去、犹如在世，眷语萦萦，斯陋室、温馨矣。

（2019年6月16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鹤冲天·忆吾父】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吴磊

鸳湖碧岛，荷艳兰裙秀。
醉落寞吴郎，莲塘候。
蝶戏莺羽展，携玉手，钟情厚。树下尝菱藕。
六旬同伴，膝下稚孙笑逗。

春来又去年华守，爱妻芳陨落，哀愁久。
老父长叹息，栽菡萏，清明又、驾鹤西去骤。
依栏颔望，女儿泪湿衫袖。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玉人歌·父亲在天堂】

—杭州大学外语系84级 陈中英

蓬莱境。

世界大同声，如杉魁影。

漫山茫野，快意任驰骋。

阿兹海默陈年散，健硕身材硬。

坐同餐、青菜红罗，互相尽兴。

心总似明镜。

义肝侠衷肠，性情直耿。

故事经纶，炯炯目憧憬。

风云烟雨胸怀广，厚道平生咏。

袖风清、笑看人间万景。

注：

嵌入了父亲大名。

（2019年6月12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瑶台第一层·父亲节缅怀慈父】

—杭州大学数学系82级 徐涌金

少小离家，凭胆识、开张一片天。
赤拳空手，辛勤劳动，家谱新篇。
变迁于不惑，职业转、挑战艰难。
好心态，笑对人生事，辞世安然。

循环。

庆云深处，殿堂秀耸幻亭轩。
雾烟缭绕，浓茶香茗，婺剧连翩。
线装书阅览，醉悦眠、难得悠闲。
赛神仙。
父亲心欢畅，孝子怡颜。

注：父亲徐华东于1924年11月26日出生于义乌县佛堂镇新店村，是南宋政治家、理学家徐侨第廿三代裔孙，1939年离开家乡外出谋生，赤手空拳沿义乌江、婺江走到兰溪，在一家手工作坊当学徒，解放后公私合营在兰溪县诸葛供销社工作，1962年响应国家号召精简退职到诸葛公社诸葛大队务农，2009年1月2日下午2点因天寒地冻，受凉感觉不适，次日凌晨3点仙逝，终年85岁，可谓有福之人。父亲生前有胆识、有情怀、有骨气、有爱心、有担当，爱好吸土烟、喝浓茶、赏婺剧、看古典小说，值此父亲节即将来临之际，祈愿父亲在天堂安息，享受快乐仙生！

（2019年6月8日）

【长相思慢·来生缘】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

汉水流长，巴山陡障，千里飞落秦川。
天明皓月雨润，丰盈南郑，富庶桑田。
几度金盃，赴高台点将，号令轩辕。
社稷兴安，立鸿明、五教求贤。

八千里风云。久日飘摇苦觅，壮志难言。
之江有意，情系西湖，举子欣欢。
春华雪夜，玉皇山、花港河湾。
笑言随、和解疑惑，常留父爱无边。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清平乐·念】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

仲夏和暖。
念似爹陪伴。
风雨相游西溪岸。
还是嘻嘻湖畔。

鹤驾悲憾难眠。
和言笑貌依然。
两袖清风意远。
留得傲骨还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跨金銮·忆父】

—杭州大学物理系78级 王齐杭

西风竞，太峰耸立秦川。
汉江源、丰滋陕楚，富盈万亩桑田。
几金銮、帝王伟业，将台高祖令轩辕。
威震河山，四方平复，定神州社稷长延。
会南郑、相依繁衍，七子敬无间。
从儒圣、心修五教，乡学求贤。

下滇渝、飘摇不驻，浪愁云雨巴山。
闯关东、弱单寡助，未成鸿志话凄然。
运系江南，游离千里，孤舟野渡抵临安。
梦聚首、春秋雪夜，携子共贫寒。
诗书画、慈颜善诱，英貌如鲜。

（2019年6月1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千秋岁·祭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81级 王骏

祭碑时节。
慈父长辞别。
正当巨首齐腰折。
广场悲泪洒，浩气穹天接。
亲去也，八旬赞贬如烟灭。

笃信东风热。
毁誉凭谁说？
崇主义，焉言佛。
刚直岩中树，傲俗通身骨。
临诀嘱，清明主席书无缺。

注：

(1) 2010年10月1日10时，正当领袖率众朝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三鞠躬时，父亲仙逝。天意乎？

(2) 父亲遗言，每逢清明上坟时，不烧香点烛放鞭炮，只在墓前供毛选五卷、鲜花一束。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梦游仙·父爱难报】

—杭州大学物理系77级 魏子青

当时忆，春色暖心头。
慈父怜儿情少露，
祥音盈屋笑常柔。
如梦眼前浮。

西水逝，欲挽也难留。
红烛芯灰人一世，
老蚕丝尽草三秋。
思报不能酬。

（欧阳修体）

【瑶台第一层·父辈路】

—杭州大学物理系77级 魏子青

倭寇长驱，逃难走、孤随小学堂。
道途颠沛，西行一路，书不抛荒。
个增年级长，智识升、心碎流亡。
考高校，入医科同济，渝为前方。

新阳。

寒窗修毕，喜迎来大地重光。
弃医从教，培森栽树，杏李芬芳。
遂成家立业，岁月好、西子钱塘。
意难偿。
执回乡之愿，已是黄粱。

注：

父亲抗日战争时期随国立小学逃难，一路逃一路上学，直至逃到重庆陪都，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入同济医学院学医，解放后到浙医大教书，一直到去世都未回过家乡，是为终生遗憾。此词嵌父亲名字，以致父亲节怀念。

【沁园春·父】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朱小明

人父初初，婴儿呀呀，手舞足弹。
纵呱呱半夜，闻声奋兴；鸣鼾正昼，梦语开颜。
无义螟蛉，何亲螺赢，不养而生为那般？
请任我，且衔绳牛步，束带孺牵。

坐看相似眉间，自零涕感恩香火传。
试静教心智，摆盘对弈；动增体魄，放棹投竿。
今已成家，方来立业，空守驼翁斑鬓繁。
仍能饭，笑毋须兔药，可得椿年。

注：

- 1、初初：刚开始
- 2、诗经：螟蛉有子，螺赢负之。古人误认为螺赢养螟蛉为己子。
- 3、孺子牛；《左传·哀公六年》中记载的一个典故：齐景公有个庶子名叫荼，齐景公非常疼爱他。有一次齐景公和荼在一起嬉戏，齐景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口里衔根绳子，让荼牵着走。不料，儿子不小心跌倒，把齐景公的牙齿拉折了。
- 4、投竿：投钓竿于水。谓垂钓。
- 5、能饭：谓饭量极大。语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
- 6、兔药：仙药。
- 7、椿年：为祝人长寿之词。

【壶山好·爹未老】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朱小明

（一）

爹未老，晨起日常时。
一日无茶须得病，三餐有酒不求医。
小菜佐深杯。

（二）

爹未老，气壮马嘶风。
长笑野游时练嗓，高歌宴聚正挺胸。
声起响洪钟。

（三）

爹未老，弃杖戏孙儿。
少小曾经逞狡勇，年高依旧爱顽皮。
鹤发逐童骑。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乌夜啼·思父】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林超英

夜深林树成崧。
现云龙。
犹似园丁慈父、续师风？

别妻女。
鹤轩去。
建新功。
又见百花春雨、籓园红。

注：

为嵌名词

1. 先父林鹤轩（1925-2011，曾在浙江教育厅工作，后主要在温州中学任教。
2. 籓园：这里特指温州中学。籓园坐落在温州中学校园内，系 1912 年为纪念孙诒让大师而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千秋岁·焉乞天公恤】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孙淦钊

写“我和父亲卖豆芽”（见本栏文章）有感。

桶中绿豆，粒粒皆希望，生机充溢。
大雨滂沱街坎坷，步履维艰何陌？
牵手贤妻，携儿带女，岂似探戈奕。
空樽邀月，共倾杯里苦涩。

汉水东逝滔滔，波汹堪渡，惆怅无终逸。
滚滚江流繁秩越，徒叹棹浆难觅。
逆迎如斯，随波凭去，焉乞天公恤？
涛惊冲岸，碣岩依显镌迹。

（2019年6月13日）

【西平乐·无题】

—杭州大学化学系84研 金友元

与许多人不一样，我的生活中没有父亲的记忆。父亲死于我不懂事前，我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的参与。所以，我写不出“父爱如山”的话。甚至，我从不怀念他，他就是一个陌生人。然而，是他把我带到了这个人世上，值此父亲节，填一词纪实。

梅雨苕溪，树归倦鸟，时刻反复春寒。
雾晕沉阳，栖巢鸡鸭，先人驾鹤长眠。
万事想开身竟去，撇下孺儿老少；迷茫一户家庭，升粮寸缕艰难。
寻址青山绿水，黄土冢、此地空孤棺。

子无严父，朝昏缺诲；妻失贤夫，夤夜心酸。
曾梦想、三餐可饱，新补褴衣，列坐黉堂听课；所学成功，翘首隅行在世间。
揖谢九天，频施惠泽；良友恩师，奖掖提携；再顾桑田，祈庆半世安全。

4. 图片

杨芳莘和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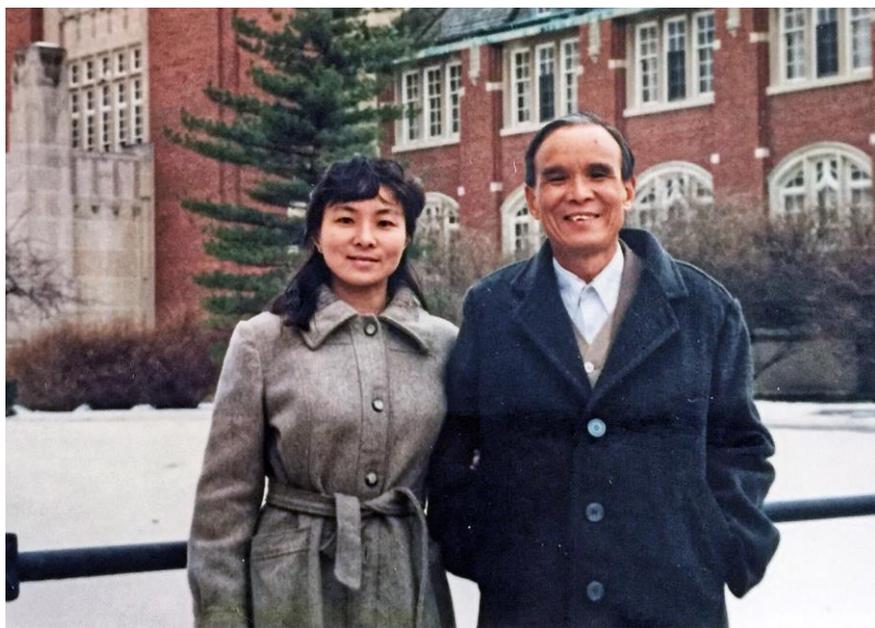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杨芳莘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戚志红和父亲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金友元和父亲

—杭州大学化学系 84 研 金友元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陈雯和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陈雯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吴磊和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吴磊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伊建新和父亲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孙淦钊和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金秋芬和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金秋芬

OCEANSIDE



7月13, 2019



InstaMag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刘榕和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刘榕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邱建华和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邱建华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朱锦涛和父亲

—杭州大学物理系 80 级 朱锦涛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赵红和父亲

—杭州大学经济系 77 级 赵红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史晋川和父亲

—杭州大学经济系77级 史晋川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胡雪梅和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周遇春和父亲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周遇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林超英和父亲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林超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朱小明和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朱小明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王齐杭和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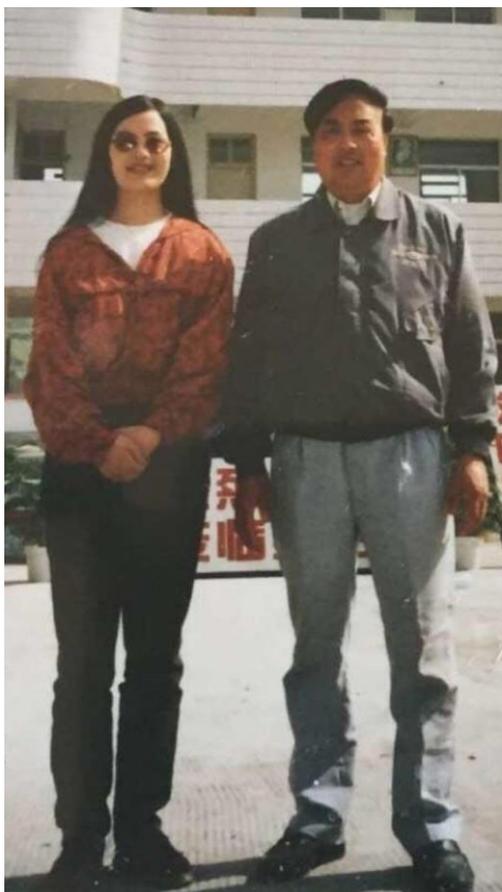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陈中英和父亲

—杭州大学外语系 84 级 陈中英



绘画

临摹宋画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金秋芬

一、花篮图



花篮图 作者宋 李嵩（1166—1242）前塘人（今杭州）三朝画院待诏。

这是一幅极精彩的静物，花篮里山茶，水仙，腊梅等花争奇斗艳，表现技法为重彩，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和韵味。真迹藏于台北故宫。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二、杨柳乳雀图



杨柳乳雀图 宋 佚名

整个画面温馨感人，老麻雀的爱子之情跃然纸上，小麻雀活泼可爱，柳叶，麻雀，感受大自然的美丽。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三、白头丛竹图



白头丛竹图 宋 佚名
宋画经典作品之一。画中一对白头翁休憩于雪后的翠竹上。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四、蝴蝶石榴花



清，马荃花鸟草虫图（一）蝴蝶石榴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五、雀闹枝头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六、安顺富足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油画三幅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陈雯

画笔初执暖风熏，色调如梦丽绫纹。
青柳叶、粉樱芸，自描淡雅俏陈雯。

一、烟雨濛濛华府樱



二、绿丝绒帽子（临摹雷诺阿）



三、葡萄美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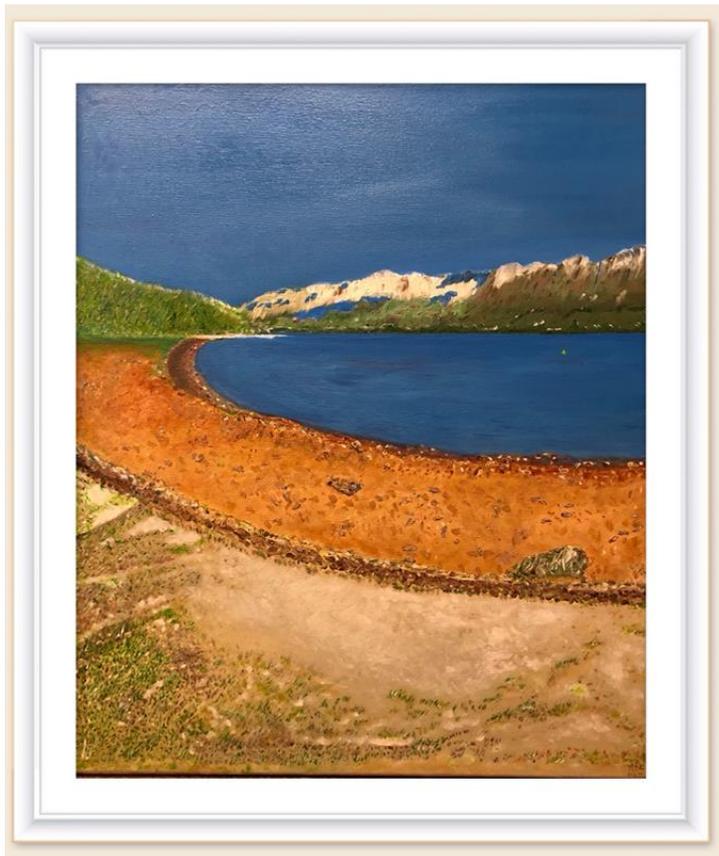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油画三幅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杨艺敏

一、新西兰格林诺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二、鸟趣



三、新西兰冰山下的鲁冰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国画 牧羊狗

—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 任平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国画 河虾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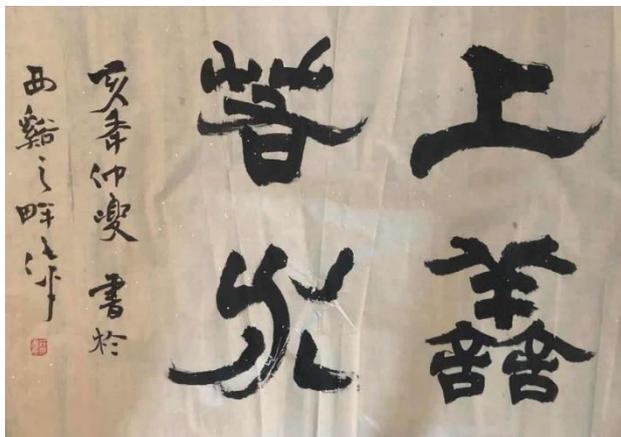
为纪录片题写的片名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任平



上善若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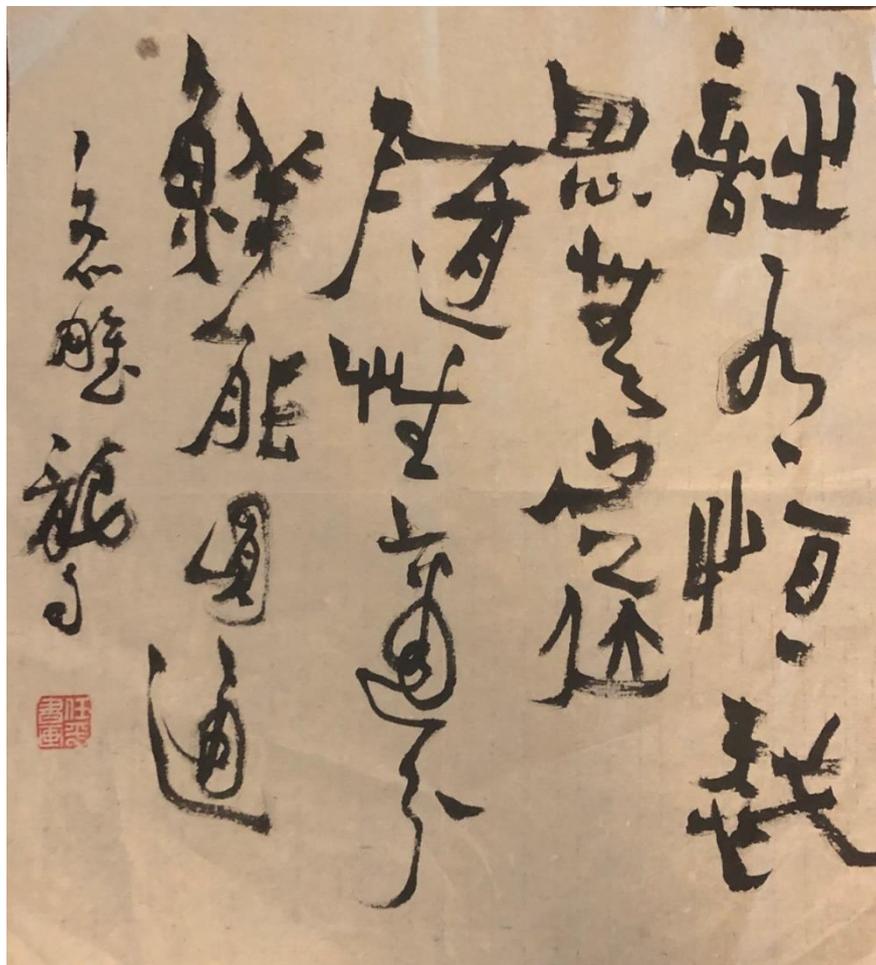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任平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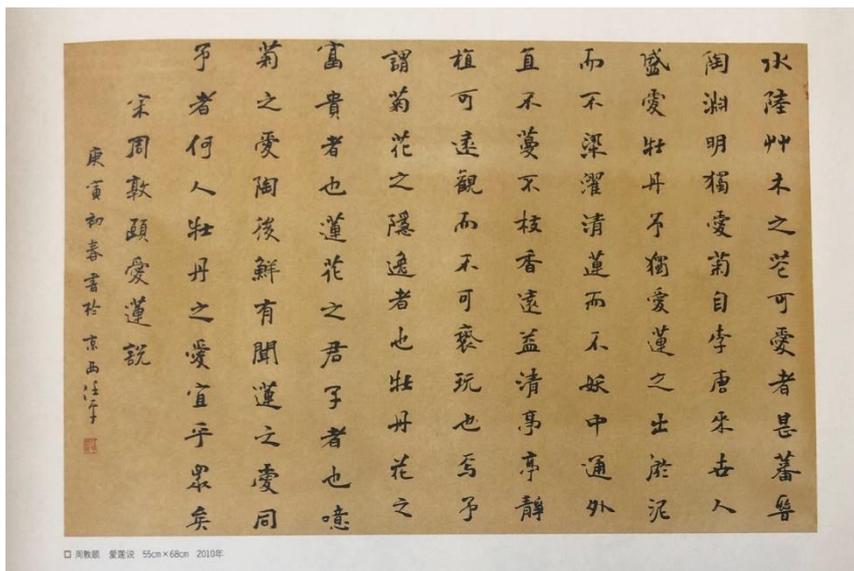
《文心雕龙》摘句

—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 任平



周敦颐《爱莲说》

—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 任平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匾额：远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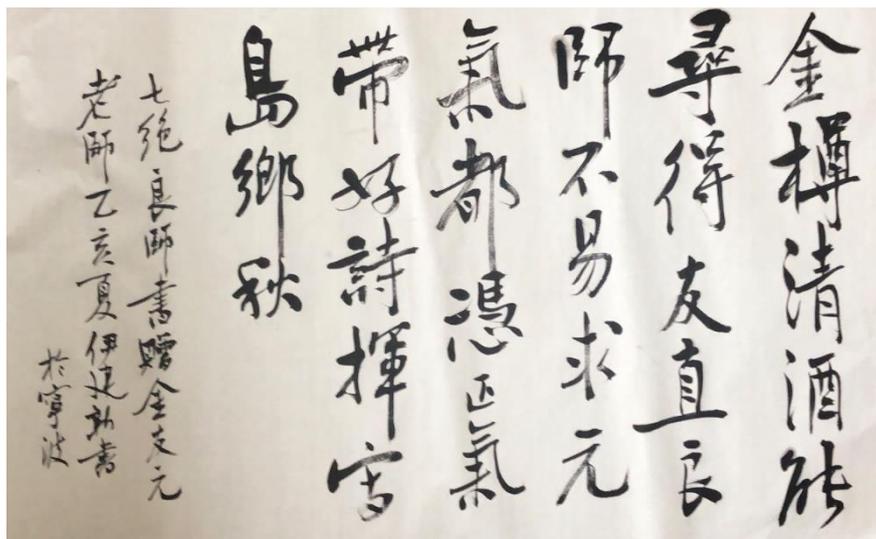
—杭州大学中文系 78 级 任平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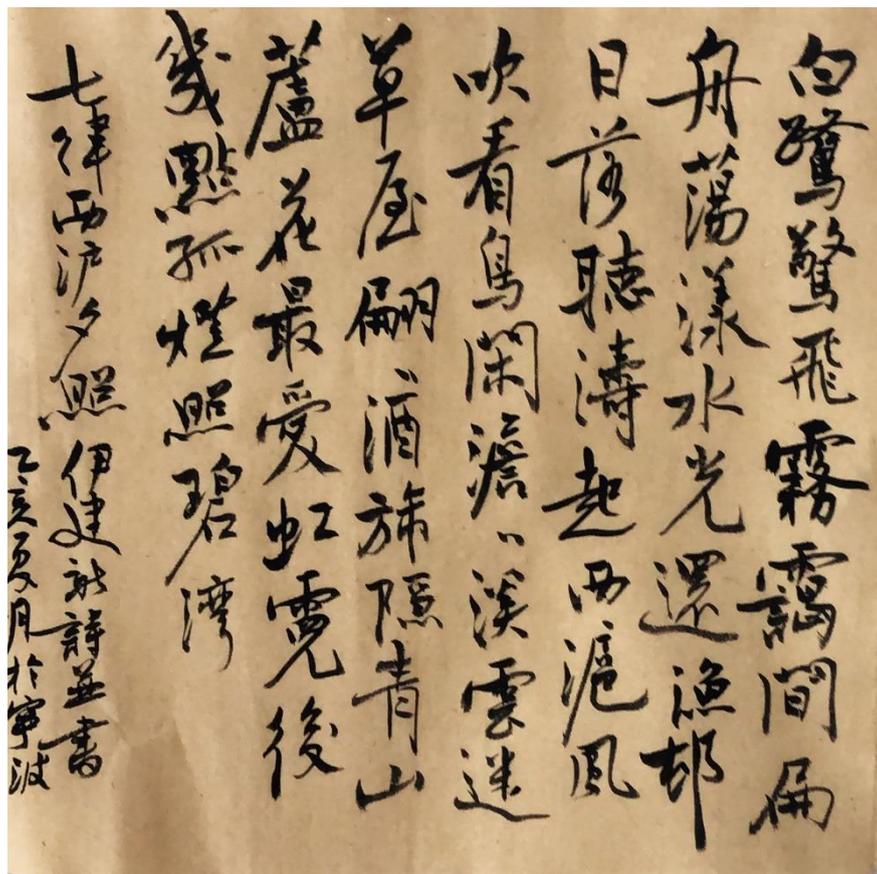
良师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西沪夕照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摄影

雨荷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摄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风荷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摄影



莲蓬所向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摄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雨荷

—杭州大学经济系80级 李健摄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蜂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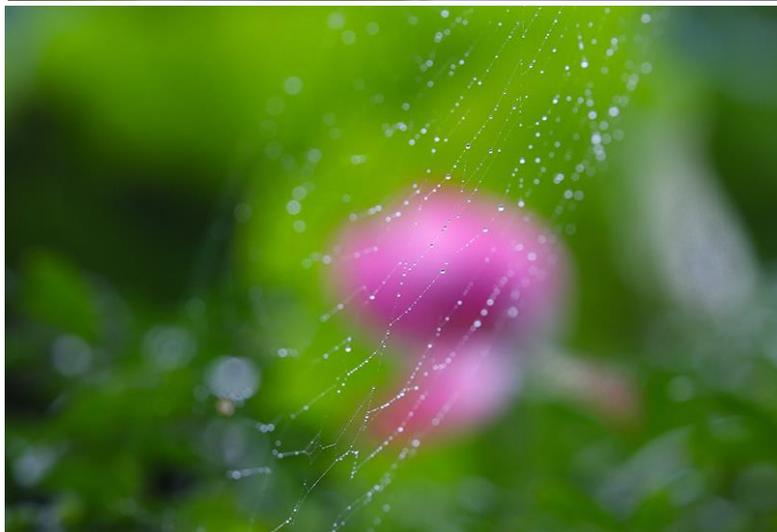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邱建华摄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雨荷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孙奕蓉摄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荷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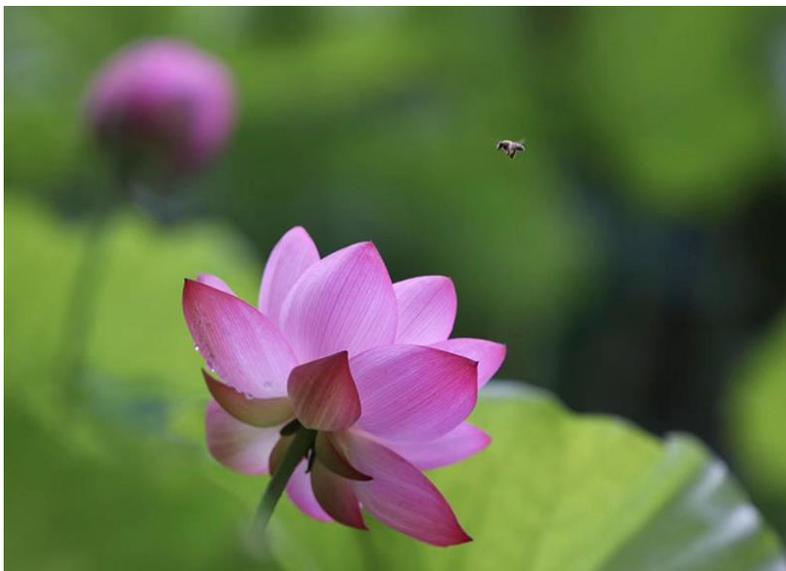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奕蓉摄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蜂荷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奕蓉摄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西湖鸳鸯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奕蓉摄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小小沙丘鹤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温时幸摄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小鹿斑比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温时幸摄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白鹿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温时幸摄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鹤妈雁宝系列之二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温时幸摄影

自【杭大人】月刊6月号刊登“鹤妈雁宝系列之一”，又过了一个月，雁宝鹤宝长大了不少。雁宝身上的黄色乳毛已经褪去，越长越像加拿大雁了。鹤妈对雁宝依然关爱有加，视如己出。



雁宝和鹤妈、鹤爸、鹤弟一起在树林里早餐



雁宝盯着鹤妈嘴上叼着的蚯蚓，不太有胃口的样子。



“还是绿色食品好吃，”雁宝说。



雁宝等着鹤妈从地里挖出来好吃的东西。



雁宝歪着脑袋接鹤妈喂的食物。



鹤宝长得像只鸵鸟，雁宝就活脱是只加拿大雁。



鹤雁一家共进晚餐。



夜幕降临了。雁宝用嘴敲敲鹤妈的背脊，说：
“妈咪，床太高，爬不上去！”



第二天一早，鹤宝展翅欲飞，雁宝东施效颦，跃跃欲试。

散文·杂谈

平湖幸有秋月映

—杭州大学中文系78级 任平

西湖十景，各有各的故事，于我而言，平湖秋月算是一个能思古怀旧，借景抒情的境地。

此名取得好，是将西湖这位美人的一种表情勾画出来了。

古人咏西湖，可见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亦可见到“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此皆谓湖之不平，而湖之平，在于水之静，在于气之宁。宁静的西湖，让我们可以慢慢地欣赏她美的细节，雅的情致，体味她包孕的历史、人文。

秋月，是月亮最美的状态，又是最能够引起人们各种遐思的对象。游子，可以望着秋月思念故乡；暮君，可以望着秋月感慨往事；情人，可以望着秋月遥想婵娟；歌者，可以望着秋月放怀吟唱。一轮明月高悬，一湖静水映月，人谓“天下无双”，而正是这双月，构成一幅绝美的图画。秋月有幸，幸得平湖之映！

古人将此处取此名，想来是在湖边度过了无数个月夜，在无数的辗转反侧后回归到了心的宁静，打开窗棂，湖中一片月色，正是性灵的写照！我常常经过昔日的“罗苑”，这座落于平湖秋月的几间小屋，虽然今天旧屋已经翻新，但总觉得当年作为浙江大学教师宿舍时，几位文人的身影犹在，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他们仍旧在这里浅吟低唱，著书作文，夜阑人静时，推开八角楼的窗，吸进一口鲜润的空气，见明月当空，湖光山色静美，哦，平湖幸有秋月映！

孤山像一片绿叶，覆盖在西湖之上，而其东南一带，又是水面极其开阔之地，故而平湖之平，又有开阔之意，这里的人文内涵，同样广博，包孕吴越，包容天下。宋朝的林和靖，梅妻鹤子，不乏道骨仙风；西泠印社在原来一座佛教庙宇的遗址周围，建起了书房雅室；朴学大师俞曲园，在此讲授经学，考究文字；辛亥女杰秋瑾，于绿荫中挺立英姿。浙大西迁贵州湄潭，南迁龙泉芳野，抗战胜利后平湖秋月边的罗苑归属浙大，一部分文科教师在此寓居。之后，西湖艺专，亦即今天中国美术学院和台湾艺术大学的前身，也钟情于这块宝地，浙江大学则以一元租金，将罗苑对面的房舍租给了艺专。当时艺专校长林风眠是否和浙大校长竺可桢饮酒欢言，已经无法考据，但两校的人文交融一直互为辉映却是事实。上世纪六十年代潘天寿决心筹办书法专业，想到的最佳人选就是杭大的陆维钊，而陆先生以前正好是罗苑的居民。这可谓近代高校史上的一段佳话，平湖秋月正是这种佳缘最好的见证。

平湖秋月往西，经过俞园，可以漫步走入西泠印社。印社虽为书画篆刻社团，但金石文字的研究一直是特色之一。于是，近在咫尺的罗苑，成了西泠印社人经常造访之地，而浙大的学者，亦以参访印社为余暇乐事。夏承焘、陆维钊、徐震堃、任铭善均为文学、语言大家，同时亦擅长书画篆刻，与西泠印社的王福庵、韩登安等艺术大家经常互有走动，切磋学问、艺事。夏先生讲诗词题跋，陆先生和徐先生讲碑帖考据，任先生讲文字源流，均对西泠印社当时的学术气氛形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成起了良好作用，而韩登安等先生也以自己的篆刻佳作相赠。沙孟海当时是浙大考古学教授，虽不住在罗苑，但也是穿梭于西泠印社和浙大间的重要人物。

如果提到青白山居，提到文澜阁，则平湖秋月的人文渊源是更有话题了。阮元，一位清代学术史不可忽略的大家，官居浙江巡抚并不是他有众多学术成就的必然因素，从主持编撰《十三经注疏》到撰写书法史上著名的《北碑南帖论》，没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是做不到的。乾隆年间的旷世巨编《四库全书》，七部抄本就有一部在孤山的文澜阁，而清末兵荒马乱之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完整性，仅次于文渊阁，这又要归功于曾任西泠印社社长的张宗祥。张先生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他以洪荒之力，在全国各地借来珍希版本，力图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残缺部分补齐。张先生乃学术巨匠、书法名家，手自抄录数百册古籍外，还邀请浙大等文献学家和书法高手参与抄录，数年之后伟业告成。我在浙大曾带领研究生进入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翻阅文澜阁《四库全书》，那字字珠玑间，仿佛还散发着张先生等前辈手上的余温。

如今，平湖秋月一带更多的景观和文化场所让我们流连忘返，浙江博物馆、西湖美术馆、林社、放鹤亭、篆刻博物馆等等，加上足以让人领略杭州风味美食的楼外楼和山外山分部，恐怕西湖十景中没有哪里能有如此密集的历史文化经典项目了。

平湖幸有秋月映。身为杭州人，尤其是有幸在平湖秋月的罗苑出生的人，我感恩于上天的眷顾，感恩于这片宁静而意味深长的湖面，感恩于这照我心灵的月光。

（2016年10月16日于杭州）

衢中同学会赋

—杭州大学历史系80级 全根先

时维庚午，岁在己亥；衢中同学，于此相会。开盛筵以叙旧，忆同窗之情谊；怀青葱于昔日，叹苍颜于斯时。

巍哉萧山，扼宁绍之咽喉；古今名邑，扬人文于九州。控三江要津，万里风波行舟；展宏图壮举，钱江潮头畅游。陵谷竞秀，平川莽莽；襟江带湖，裔裔皇皇。登西山之峰巅兮，情萧然而自放；观钱江之波涛兮，志凌云而气朗。

帆扬四海，乘风破浪；鹰击长空，放飞梦想。青出于蓝，笃学而德泽馨香；饮水思源，感怀而慷慨激扬。

伟哉衢中，桃李不言。为人师表，诲而无倦；朝耕暮耘，抱瓮灌园。播火传薪，路途漫漫；才高行厚，宁静致远。莘莘学子，精英辈见。十年寒窗，勤学苦练；修德敬业，兀兀穷年。含辛茹苦，创业维艰；及锋而试，通古达变。

沧海横流，契若金兰；负气含灵，凤舞龙盘。岁月如歌，执手相看泪花闪；海角天涯，心照神交惜前缘。志常在今，青山不老，历四十载峥嵘岁月而自强不息；情堪续兮，斗转星移，经五大洲风霜雨雪而行侠好义。

嗟乎！人生易老，青春难回；光阴荏苒，时不我待。离别四十年来相会，诚吾等同学人生之盛事，岂可无片言只语存之以为纪念乎？在下冥顽不才，既无似火之激情，更乏生花之妙笔，不期唾玉咳珠，惟求设言托意，铭诸肺腑，故勉而作小诗一首以记之。诗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人生如寄知何有，凤鹤飞升薄昊天。
过隙光阴惊梦寐，等闲往事渺风烟。

世间阅尽丹心在，俗务抛除道为先。
云海千山迎旭日，低吟浅唱赛神仙。

注：

本文为2019年6月22日萧山三中即原衙前中学79级三班、四班同学会而作。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汉字：文化自信的伟大基石

—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全根先 王永明

一种符号，万千个方块，穿越了五千年时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奔腾不息。这种符号，带着历史的印记——陶符甲骨、篆隶楷宋，几千年来，记录了太平盛世，描绘了战火硝烟，承载着中华智慧，傲视着全世界蛮荒至文明的各种文化，彰显着十四亿华夏儿女豪情满怀的文化自信。

这就是汉字，是中华民族雄浑豪迈、生生不息灵性之结晶，是与一切西方语言文字迥然不同而内涵深邃的“文化魔方”。今天，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汉字，人们的大脑中就会立刻闪现出一个伟大的国度——中国！汉字是中华民族胎记和文化基石，爱汉字就是爱中华。肯定汉字、颂扬汉字、学用汉字，为汉字扬名树威，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自信与责任。

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华文化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和智慧的结晶，“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汉字作为汉语的最重要的交流手段，作为记录汉语信息的载体和传媒，在汉民族和以汉民族为中心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中，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①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华文化。

汉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五大文字发源地之一，其余四大文字发源地的文字，即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钉头字、尼罗河流域古埃及的圣书字、美洲的玛

雅文字，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印度梵文也早已不是社会通用的文字，唯独中国的汉字“长生不老”。

汉字记录并凝结了中华文化，被誉为中华文化的“活化石”。通过研究汉字，人们可以了解中国先民的生产与生活图景。汉字作为中华文化最主要的载体，承载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诉求，至今仍然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之最强大又无可替代的纽带。

《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春秋时期，孔子编定《诗》《书》《礼》《易》《乐》《春秋》为“六经”；经史子集、诸子百家、诗词歌赋，《楚辞》《史记》《九章算术》《资治通鉴》《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红楼梦》……世界文明史上这些不朽的巅峰之作，莫不是用汉字写成。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曾说，“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我们看欧洲的文艺复兴，不同国族的人们以方音的缘故，各自发展自己的文字，造成一种双语混杂的杂种语言，终于使拉丁文架空而死亡。文字语言化的后果，其害有如此者；汉字不走言语化道路，所以至今屹立于世界，成为一大奇迹”。②

尽管中国各地的方言比欧洲各国的语言差异更大，可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不是“表音”文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才得以畅行无阻。关于这一点，也许我们应当感谢两千年前的“车同轨，书同文”。自古以来，汉字作为一条统一而又惟一的生命线，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中华各民族的语言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

化、器物文化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有着共同“汉字血统”的大一统、大和谐的中华大家庭。

汉字是中华民族统一的最厚重的文化基石。失去汉字，中华民族将失去自己最深层、最根本的文化基因。从文化的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主要是汉字文化的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汉字与其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汉字是记录中华文化的符号系统，几千年来还发展出了一门独特的书法艺术，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与精神追求。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中写道：“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从一笔一画到结构章法，无不流露出书法家的情感与个性。或直或曲，或浓或淡，或实或虚，或舒展或凝重，或气势宏大，或朴拙雄浑，千变万化，奥妙无穷。每一个字、每一幅书法作品，都寄托着不同时代、不同书法家的情感诉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一大特色。

汉字是维系祖国统一的文化基因

作为记录中华文化的载体与媒介，汉字一直是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大一统”的思想就是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在中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分裂与战乱，必然会有“大一统”的呼声与局面出现。而国家的统一，不仅依赖于政治与军事力量，更依赖于文化的统一、思想的统一。而文化的统一、思想的统一，其不可或缺的纽带，便是文字的统一。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文字，行之数千年，所以糅合种种异分子之国民而统一之者，最有力焉。”③

文字对于国家统一的重要性，中国古人早就有所认识，周宣王时太史所作《史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字书。秦朝建立以后，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说文解字·序》）以秦国原有的文字小篆为基础，实行“书同文”，从而结束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序》）的纷乱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正如美国小说《飘》（又译《乱世佳人》）的译者傅东华 1940 年在《书同文考》一文中所说，秦朝“同文之举，正所以继往开来，而首定我中华民族二千年来文化政治统一之基础，其功不在禹下”。嗣后，汉承秦制，继续推行“书同文”政策。随着汉隶的出现（即“隶变”），汉字走上了规范的“方块字”发展轨道。

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图形符号。从汉朝到现在，不管历朝各地如何读音，汉字的构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宋代印刷术发达以后，汉字的字形基本固定下来，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是维护国家统一之最恒久、最深刻、最强大的力量。

汉字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汉字是世界文明史上最长寿同时又最具活力的文字。以汉字为主要载体的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类文明史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并深刻地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等许多周边国家的历史，形成了“汉字文化圈”。正如安子介先生所说：“在世界上百多种文字中，汉字对人类文明起了促进作用，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④

汉字是联合国的六大工作文字之一，联合国设有中文处，电脑出现以后，一直使用中国人发明的“五笔字型”输入汉字，这一技术在海外华文报业、出版业广为应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国内的“国学热”与国际上的“中华文化热”交相激荡。目前，全世界已有三千多所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孔子学院遍及五大洲。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断上升，仅日本学习汉语的人数就达200万人，韩国也有超过50万人学习汉语。

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如今，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明确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⑤文化自信的基础与根本，就来自于“老而不朽”的汉字。汉字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爱汉字、用汉字，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师范大学，看望教师学生时讲道：“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所谓“去中国化”，必然要“去中国文化”；“去中国文化”，必然要“去汉字化”。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⑥如何才能“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千条万条，最基本、最重要的只有一条，那就是要提升文化自信、文字自信，要理直气壮地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汉字、歌颂汉字、学习汉字、应用汉字。

学校教育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因此，我们要以汉字与汉字文化的学习为“抓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进教学，让青少年的头脑中嵌进中华文化的基因，并代代相传。这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最切实际而有效的途径。

汉字进入信息时代焕发青春光彩

上世纪七十年代，与西文迥然有别的汉字能否进入信息时代，曾经是一个举世关注的科技难题。然而，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乏勇往直前的创新精神，这个问题早已迎刃而解。

由中国工程院倡议主办，经我国 95 名院士推荐评定的“20 世纪中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于 2001 年 12 月 21 日揭晓，在 25 项重大成就的排行榜上，排在首位的是体现国家硬实力的“两弹一星”，排在第二位的是体现国家软实力的“汉字信息处理和印刷技术革命”。相关资料显示，为第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二项重大科技成就作出重要贡献的包括：王选领导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王永民发明的五笔字型为代表的高效“形码”汉字输入技术（2008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发明奖）。这两项重大工程技术成就的推广应用，使我国突破了汉字难以进入计算机的“瓶颈”，使汉字进入信息时代并焕发青春光彩。

中央电视台热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收视率空前之高。这可以说明：全国人民不仅热爱汉字，并且密切关注汉字的现状和应用。

科学研究和应用实践早已证明，汉字在信息处理及网络应用中的效能，一点儿也不落后于英文，甚至在输入速度和文字识别等方面，还超过了英文。毫无疑问，汉字是优秀的文字，是在信息社会里完全可以与西方文字同步前行的文字。

当前，用电脑处理汉字，是我国一切文字工作者最主要的日常工作方式。要想让汉字“活起来”，当然就必须把汉字“打出来”。尤其是古籍里的文字，也必须能够“打出来”。不能进入电脑的文字，难以存活；只有打出来，汉字才能真正“活起来”。

归根到底，汉字是“图形文字”，数万个汉字各不相同，仅仅在于“字形”。这就必须使用“一字一码”的、按“字形”编码的“形码”输入法，才能让汉字“输进去，活起来”。国家标准（大字符集）有27533个汉字，而“拼音”通常只能“输入”常用的几千个字，大多数字不认识或念不准，便无法输入，恐怕是难以“活起来”的。所以，只有普及“形码”输入，汉字才能够“都活起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爱汉字就是爱中华文化。古籍里的汉字都要“活起来”，那么，当下的汉字呢？当然是必须活得更好。汉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伟大基石，必须要不断强化、不断巩固。我们要让汉字融入高科技，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号召国人爱汉字、学汉字、把书写在古籍里的汉字打出来，要成为时尚，要成为全民的基本涵养和情操，以此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迎接汉字的春天，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原载人民论坛网2017年10月13日；作者王永明为王码五笔字型发明人；作者全根先为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注释：

①鲁毅：《汉字：中华文明的历史丰碑》，《光明日报》，2007年4月6日。

②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74页。

③梁启超：《国文语原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0页。

④李敏生：《安子介论汉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汉字文化》，1996年第1期。

⑤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

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3页。

过年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胡波

一、儿时过年

儿时过年，虽算不上最丰盛，但是最期盼的。

一想到马上要去鼓楼边上的外婆家，心里老是惦记那几件一定要做的事情。一件事是去新宫桥河边摆摊那里买火药子和鞭炮。第二件事是顺着陡峭的木梯爬上布满灰尘的阁楼，翻腾每一个角落旮旯，看看还有没有舅舅们小时候留下的香烟壳儿和玻璃弹子（其实年年搜翻，乐此不疲）。第三件事是外婆的年夜饭，她做的三鲜汤和虾鱼露鸡是我的最爱。

后来鼓楼拆了、老人去世了，再后来外婆家十五奎巷的老房子也拆了。但儿时的这三件事确成了永远的记忆和回味。

二、下乡时过年

那时候，我和我在杭州的家人都盼着过年。

我期盼的自然是希望早点回家与亲人团聚。家人期盼除了团聚之外，还指望我从农村背点“农副产品”回去，以弥补家中年货不足。在那计划经济、生活用品都需要凭票供应的年代，蛋、禽、鱼、肉、菜油这些都是稀缺商品，全家人还指望着我能带点回去下锅呢！

每到年前，知青纷纷回城，南星桥轮船码头尤其繁忙。沿富春江两岸的知青为节省盘缠多数搭乘江轮返杭。他们手提肩挑各式各样农副产品，你推我揉从轮船上蜂拥而下，自成一一道风景。现今大家非常熟悉一到春节有个“返乡潮”。殊不知，40多年前的春节还有一个知青“返城潮”呢，不过规模小得多。

三、非洲过年

非洲过年是需要一点冒险精神的，那里获取做年夜饭的食材不容易。

援外工程项目每个员工都分给一块“自留地”种蔬菜，所以工地食堂蔬菜从来不愁。各种禽肉类也不缺，独缺鱼。可是中国人“无鱼不成席”呀，过年怎么能没有鱼，必须想办法。离驻地不远有一条内河，工人们决定去那里碰碰运气。

捕捉工具就是施工用的雷管炸药。哗蹦哗蹦，随着水中几声闷响，不管河中有没有生猛动物，也顾不上有没有人提醒哑炮，大伙争先恐后扎入水中开始捞鱼。不多久就装满了好几麻袋个体数斤重的河鱼。

看官可能好奇，咋有这等好事？！此事要感谢当地部落老乡了，由于他们尚处在刀耕火种的年代，不谙织网捕鱼，这才成就了我们过年过节的美餐。

（作者注：作者记述的是发生在35年前的事实，绝非为炸鱼行动背书。）

四、法国过年

说到吃，在法国的日子几乎天天过大年。

90年代初去法国接受培训，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农历新年。除夕夜那顿饭在哪里吃的、吃什么一点没记忆了，只记得那里中晚餐每顿都是三道，而且从不重复，如同天天享受过年大餐。

因为是法国政府出的经费，法方接待公司给我们安排在公司所在地、新开发区的中央餐厅就餐，每人一卡，吃喝不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限，刷卡结帐。第一次步入装潢如此漂亮、菜肴甜点如此丰盛的餐厅，真的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

法国人的饮食让我们大开眼界，法国人的习俗有时确实让我们颇为费解。我们一行尤为不能理解的是法国人似乎视每天的午餐为正餐，许多公司员工中餐也同样 three courses 一道不少。同事们习惯围坐一桌，美酒一杯，侃侃而谈，下午上班如同虚设。从此领教了法兰西人的饮食文化和他们的散漫习性。

人说法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我只从他们那里接受了 chocolate croissant 和各式口味的 cheese，一直喜欢至今。

五、澳洲过年

澳洲过年，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过法。

起先是蹭饭吃，朋友、同学、老乡家都是好去处。有时间，烧个卤菜带去；没时间，去的路上买袋水果。而后是图热闹，自从有了自己的住宅后，开始入乡随俗。过年大餐一般围绕 BBQ 灶台展开，呼朋唤友，一来让小朋友们开心，二来也是活络乡情，广结人缘。再后来，子女长大，自己也到了“三高”不期而至之年，不知什么时候起 BBQ 炉已被封存，过年喧闹熙攘的场面早已不再。到如今，过年时连自家人也是离多聚少，夫妻两人不得不轮流回国，陪伴父母的风烛残年。

（写于2018年2月，修订于2019年6月）

两张照片引发的回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胡波

看到有人在“杭大人”微群里贴出两张林徽因的旧照，突然勾起了对 35 年前一段往事的回忆。

八十年代初在西非塞拉利昂援外。有段时间常驻首都弗里敦城（Freetown）生活比较单调，闲来无事四处找书来消遣。驻当地大使馆文化处有好些中国图书，对所有人开放，免费索取。除了国情介绍、宣传类之外，也有不少文学书籍，主要是中国古典名著和当代作家的翻译作品。虽没有多问，从文化处工作人员办公室内外到处堆满书籍这点判断，估计当地读者并不多。不过这也符合一般规律，总要生活的基本需求满足后才能有“精神”追求。工作人员见我找书看，示意我随意拿。他顺手抄起一套最厚的给我，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英文版《红楼梦》（三卷本）。我当时竟然没有领情，不是我嫌他不够“慷慨”，而是我实在对此不感兴趣。此类书我在国内就可以读，何必在此！我想看在国内看不到的书。

一天串门至在经参处任职的朋友小 B 房间，意外在他床头柜上发现一本费正清写的 Chinabound - A Fifty Year Memoir（1982）。我眼睛刷的亮了起来。费正清英文名 John King Fairbank，其大名即使在中国也是如雷贯耳，美国首屈一指的汉学家。这是一本刚刚出版的他的回忆录。

我迫不及待打开书阅读起来。文字、图片无不深深吸引我。当我恳求朋友看完后一定借我，他不肯。我怕他以为我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这么厚的书一下子读不完，便向他发誓以最短时间阅后归还。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常驻使馆经参处料理施工材料入关手续，日常工作基本自己说了算，的确有大把时间。他看我如此执着，道出了不情愿的缘由。原来这本书是小B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秘密借来的，怕丢失或损坏后事情不好交代。

看在同是77级学友的份上，他终于同意借给我。没记错的话，从头看到尾我花了一个通宵。

说实话，这么久远前发生的事，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和情节现在都模糊了。唯独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费老对他在华先后相识、相交的两对中国神仙眷侣的回忆。一对是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另一对是龚澎和乔冠华。读者不难从费老的字里行间感受到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与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跨越国界知识精英间的惺惺相惜、还有处在动荡年代那群年青人内心炽热的理想主义。这些感受，也许今天重读没那么强烈，但是在30多年前还甚为封闭的年代则完全不同。

在此之前，我在国内从未听说过林徽因和龚澎。经过费老在他回忆录中带有感情色彩的描写，加上多幅照片的衬托，两位民国时期才华横溢、魅力四射女子跃然纸上，让一个年青读者难以忘怀。

多年之后，每当看到国内媒体对林徽因其人其事的关注和热议，并且经久不衰，我都会心一笑，对自己说：理解，我是过来人，比你们早了30年。

（写于2019年5月6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Yoshimoto 蒙难记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胡波

八十年代在国内单位工作期间一项重要任务是负责来华专家的接待和管理。这项工作很有意思，由于属于首批世行贷款的国内重点项目，经常可以接触到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其中有工程师、经济\财务专家、环境评估专家、项目管理专家。他们都是经过世行的程序严格甄选出来的各国精英，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并且通过与他们的共事，不知不觉中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增长了见识。

Yoshimoto 是我接触过诸多来华专家中的一位。

他没到任之前我仔细阅读过他的“履历”，至今仍然记得：Yoshimoto 全名 George Yoshimoto, 日裔美国人、资深土木工程师、电厂厂房结构专家。长期任职于位于加州的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

到任之后，中方对他的印象不错，虽然从技术角度说他以往的工作经验与目前要求的工作稍稍有所偏离，但 Yoshimoto 先生工作勤勉、待人谦卑，尤其是他愿意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和技术 know-how 无保留的传授给中方同事，颇得大家的赞许。

Yoshimoto 在新的工作环境中感受到了中方对他的尊重。这里的人情世故、工作氛围也使他感到舒适、放松。工作之余，他游览了杭州的名胜古迹，还参观了王星记、张小泉，买了许多杭州特产作为礼品准备带回美国赠送给同事。

但所有这一切在不久的一天嘎然而止。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那天，我们突然接到下榻宾馆的电话，说我们单位的 Yoshimoto 先生，在卧室里昏迷不醒，疑似中风。这事非常突然，也容不得我们多想，只好一边安排急救，一边报告先生的雇主单位 Morrison-Knudsen Engineers（当年全球最大的工程顾问公司，位于美国旧金山 - 作者注）事发情况。国内涉外人员从做事的第一天起就牢牢灌输一个思想“外事无小事”。我们在采取进一步措施之前毫无疑问要征求美方的意见和同意。性命关天，岂敢有半点闪失。

很快对方就有了反馈，两项要点：第一，公司对所有派驻在海外员工都保了健康和安全险，正安排 International SOS Assistance 的救援专机从香港直飞杭州（八十年代末这家国际医疗\安全救援公司在整个远东地区只有两个基地 - 新加坡和香港。而今，仅在中国内地就有三处 - 作者注），让我们做好准备。第二，Yoshimoto 先生单身，无妻无嗣，父母也已离世，仅剩一弟兄在南韩美军服役。作为一名现役中级军官不可能，也不允许离职前往一个共产国家。公司也不打算另派人员专程来华处理此事。因此必须接回美国本土实施抢救和治疗。在此之前需将昏迷的 Yoshimoto 运至香港，进行越洋转运前的评估和处理。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二三十年前欧美人对中国的医疗水平和医疗条件是缺乏信任的。诊断他们不放心，实施治疗则更不用谈了。虽然省里集中了最好的医疗资源，并解释了及时抢救治疗的重要性，但美方坚持要求送往香港作诊断处理。

按理美方承担了由此引起后果的责任，我们应该可以松口气，其实不然。此次参与境外飞机空中救援行动不要说我

们接待单位是首次，连省里也是第一次经历。八十年代末，国门初开刚满十年，人们的观念远没有像现在一样开放，与境外交往仍受制于诸多限制。涉及到内地空域对境外飞机开放在当时认为是一桩非常重大的事情。空中管制牵涉到民航、国防，还有航线途径的地方政府。除此之外还牵涉到机上境外人员的入境申报程序，层层汇报、层层批示不必可少。我记得那段日子整天花在打听批复程序的最新进展上，根本无暇兼顾 Yoshimoto 的病情。最后不知道报到了哪一位中央领导那里终于批了下来，空中救援行动按计划进行。意外之中，此事在浙江省里开了一个先河。

当这架载着处于昏迷状态的 Yoshimoto 的小型喷气救援专机呼啸冲向天空，飞离笕桥机场时，我和我的同事，还有陪护的中方医疗团队同时舒了口气。对我们接待单位而言，谢天谢地，专家能活着出境；对中方抢救团队而言，荣幸之至，他们对患者的善后处置非常得当，获得随机海外医生的高度认可。作者久居国外后方才知道，中国医生的接诊病人远超外国医生，诊断能力和技术水平丝毫不亚于国外同行。

对于 Yoshimoto 的这场突如其来的病祸，事后我跟我的同事私下谈论时都觉得有点蹊跷。由于我跟专家接触最为频繁、情况也掌握最多，疑团自然比别人更多一层。

先生来华前我曾仔细研读过他们公司发来的“履历”。他在这家公司属于入职不久的新雇员。来华后，我察觉他与其他专家组成员之间有些嫌隙。这从两个方面看得出来，首先是新老员工之间的隔阂；其次我曾听闻他的同事对他在华行事作风有所微言，主要是针对向中方传授技术 know-how，还有移交参考图纸的分寸上有不同看法。我当时认为这无非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是公司内部人事间的 politics，或者两个不同公司间文化上的差异，没往更深处想。后来自己在国外咨询公司呆过才逐渐体会到这里面也有对知识产权的认识问题。

就在出事前几天，Yoshimoto 公司老板远东之行途中在杭州停留数日。根据事先安排此行是例行工作视察，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听专家组另一位成员说，离开杭州前老板专门找了 Yoshimoto 单独长谈。谈什么不得而知，是否与同事反映的情况有关也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老板走之后，先生天天晚上喝酒至酩酊大醉。出事那天晚上也是处于这个状态。嗜酒是心血管疾病患者之大忌，这点谁都明白。

顺带介绍一下 Yoshimoto 公司的这位老板。Richard Cohen，犹太人。在上海租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上世纪五十年初随最后一批在华犹太居民飘洋过海去了美国。在横渡太平洋的轮船上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担任公司总裁前曾领导过世界第一大水电站巴西伊泰普水电枢纽的建设，作风强悍、能力过人。精明，是他给我的最大印象。硕大的脑袋上几根头发依稀可见，厚实的镜片遮挡不住一双狡黠的眼睛，如果有什么情况发生在他周围是难以逃脱的。

Yoshimoto 先生以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方式匆匆离开了杭州，他原先存放在我办公室里的几盒张小泉礼品剪刀也来不及带走。每次见到，我总会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重返工作岗位。我最后一次从新到任的专家那里打听到的消息是他已从旧金山的一家医院转移到护理所，需 24 小时专人照顾，成了名符其实的植物人。

（写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烧泡饭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夏超

同学《泡饭》一文勾起了我对文革艰难生活的回忆。那时我们住在嘉兴解放路螺蛳浜底的农校宿舍里。记得在北风呼啸的冬天大清早，耳闻着丝丝穿过青砖破瓦缝隙渗入寒舍的风声，眷恋着温暖的被窝大吼一声“起来！”便裹紧着冰冷的棉袄，脚套着好不容易勾到的布鞋快速来到墙角边。一边口中“丝——丝——”地倒吸着冷气，一边手忙脚乱地掀开煤油炉，屏心静气地一根根点燃起歪歪扭扭且散发着浓烈煤油味的灯芯，把提前准备好的、放有冷水冷饭块的铝锅摆放在煤油炉上，之后便扔掉衣服和布鞋又急忙返回到温暖的被窝。哎，这一场快节奏的“战斗”，只为能在早晨吃上一碗冒着热气的泡饭，甚至是满锅夹杂着黑糊糊烧焦饭粒的泡饭。啊——，那种艰辛，那种美味和眷恋，是现在年轻的一代人所无法体验和感知的。

脱险后的感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夏超

午饭后照例在南湖周边散步，今天我选择了在西南湖边的放鹤洲杂草丛深的土路上疾走。深入洲中放眼四望，才发现这里面积巨大，树木繁多，偶有坟冢。为抄近路，我意欲穿过一片宽大的树林区向腹地进发。然而刚走了几步，一根黄色警示带便突然横在了我的眼前。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前面既无施工，也没深沟，仅是一片空地宽大、腐叶覆盖的林中幽静。我深感这根黄带子被栓在这里毫无意义！为此，我一边哼着小调，一边无视它兴冲冲地闯入林中。大概走了三分之一的路，我突然一脚陷入沼泽。当时还以为自己是在康庄大道上昂首阔步呢！此刻泥浆直达小腿肚上，实在难以脱身。想想自己已是年近花甲的老头了，实在不好意思呼喊正在远处湖边钓鱼的人来救我。冷静下来后，我小心翼翼地且巧妙地拔出了右脚。

“啊呀！咋办呢？”此刻我定神四望，才发现自己真正陷入了窘境，无法离开这片沼泽地！甚至连脚都无处可放，因为四边腐叶下面都是松软的成片泥浆沼泽地。哎，今天我该如何脱险呢？冥思苦想后我终于得出了结论：移动时双脚必须像蛙跳！且脚掌必须十分准确地跳入每根间隔树干的根部位置，因为那里的土块相对硬朗，且尽可能捡拾粗树枝铺垫在前方，之后我便心惊肉跳地开始尝试脱险。此刻我真担心自己又会一脚下去陷入泥潭！经过几次迂回曲折的努力，途中虽又陷入两次泥浆，但终得脱险。此刻我真正体会到了当年红军战士长征过草地时的危险和艰难。在为自己庆幸的同时，我感悟出了一个道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纪律和规矩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且怀有敬畏之心。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难道不都应该是如此吗？我们不应该为求一己私利或方便而怀有侥幸心理，哪怕是面对被栓在少有人迹的树林中的一根黄带子！

我画植物染——洋苏木

—杭州大学生物系 86 级 钟留群

这么回想起来，我实在是太不求甚解了。

不说中学了，就整个大学和后来任教的几十年时间里，我不断地接触到苏木精这个词。苏木精-伊红染色法是制作生物组织切片时使用最广泛的染色法，其中的苏木精是碱性

染液，能让核酸染上紫蓝色，于是染色后细胞核就清晰可辨了。

可是，直到这一次查资料，才知道苏木精来自热带植物洋苏木，是在洋苏木褐色或紫褐色的心材里含有的色素，可以从它的干枝中用乙醚浸制出来。

洋苏木的心材入药，活血祛瘀、消肿止痛，所以可以很方便地从



云实科苏木属乔木。

喜欢在热带生长。开花时节小花密集成花序，象金黄色鸡冠子。

木材和树皮中富含苏木精，是优秀的染料。中学生物课里看过的动植物切片常用它染色。不同的酸碱度还会让苏木精变色。

一图读懂洋苏木

药房买到。心材呈现红黄色，但它的水溶液颜色会随 pH 值变化：酸性条件下为红色，pH5.0 了就棕黄色，中性条件时为紫色，碱性条件下为蓝色。所以，古代把它水萃取后染红、染紫衣物，生物制片里它负责染蓝细胞核，制作蓝墨水时也会用到它，所以也管它叫墨水树。

洋苏木原产中南美洲，现在在广东、云南、台湾等地都有引种成功。和它亲缘关系比较近的有凤凰木以及香港区旗上的那朵花——洋紫荆，反正花儿都很漂亮。

近亲 1——凤凰木

近亲 2——洋紫荆

洋苏木的树枝弯曲而多刺。叶是偶数羽状复叶，也就是小叶是成双成对的，最前端不会有孤立的一片小叶。纸质的小叶基部略略有点偏斜，叶的顶端凹陷成一个小缺口，叶脉整整齐齐的，看起来像个心形的小芭蕉扇，叶面亮绿。

初夏是它开花季节。它的花很小，但是密集成总状花序后像个金黄色的大毛刷。每一朵小花都属于蝶形花冠，蝶形花冠很典型的比如蚕豆，按说花瓣差异挺大的，但洋苏木和它的近亲们的花瓣看起来都比较整齐，5 瓣基本相同。

它的果实像个很扁平的豆荚，顶端一侧还有个尖尖的突起，像鸟的喙。荚果坚硬，成熟时候会变成红棕色。

多年来无比熟悉的染液苏木精，从未想到过竟然会是来自一株会开花的树。而除了我熟悉的蓝紫色，染衣的时候，它还会由粉到红、由红到紫地制造深深浅浅的颜色。

这个你习以为常的世界，其实很非常。一驻足，便惊艳。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的伯公朱佩华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徐川

祖父的哥哥称伯公、伯祖父，北方口语中喊大爷爷。朱佩华，字晚香，是我祖父同母异父的哥哥。曾祖母寡居后 35 岁带着朱佩华嫁入徐家，又生了三兄弟，我祖父排行第二。因为在多伦多度夏手边没有资料，下文所述全凭记忆，甚憾。当然随着长辈作古有些人事永远不会知道了。

我父亲生于 1926 年，他五岁时祖母辞世，葬于龙游城外鸡鸣山上，时年 79。据此推算他祖母应生于 1857 年。据说他祖母六岁时因藏在床下，人小而避过刺来的红樱枪。洪杨兵乱龙游，人口大减，战后从周边移民龙游，有江西广丰、常山、绍兴等地，曾祖父据说经族人介绍从常山南门移居到龙游的。曾祖父比曾祖母小十岁。伯公朱佩华 1948 年 70 多岁作古，推算起来应该出生在 1877 年前。因为清时女子十几岁出阁，算来曾祖母二十岁前产子，就是 1877 年前。如果 1948 年伯公他已 70 多岁，那么他一定会在这之前出生。

朱佩华，清朝拔贡。中国的科举制自隋文帝始 1906 年正式废除，实行了 1000 多年。1905 年 9 月 2 日袁世凯联名张之洞上书清庭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次年遂停止。屈指算来伯公那时大约 30 来岁，正风华正茂，一下子被断了前途。明清科举考试由下而上有县试（2 月），由知县主持；府试（4 月），由知府主持；院试又分岁科两试，由学政主持。学政为期三年，到任当年举行岁试（8 月），通过后即为生员、庠生（俗称秀才）。岁试如果在省城附近的府、州生员

则在省城考，如果距省会远则学路下去巡回考试。第二年举行科试，岁试成绩优秀的生员才能参加科试。这两种考试就称岁科两试或岁科考试。取为生员后在府学、州学或县学习，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和训导及学政）监督考核。生员按成绩分三等：1）廩膳生员（公费生），明代每月补助米六升，清代改为每年发廩饩银四两。廩生必须有人具结保证书，保证身家清白及无冒名顶替之弊。廩生生员有名额限制；2）增广生员（扩招生），也有名额限制，无待遇，为候补廩生员；3）新入学的称附学生员，属于增广生员的预备。生员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升降。生员可参加乡试。院试后是省城的乡试，产试每三年一考，因为在秋天进行，又叫秋闱。考中称举人，具备做官的资格了全国每次录取 300 名。会试：乡试后第二年春天在京城举行，由皇帝派出主考官和副考官，考取者称贡士。最后是殿试，主考官为天子，考中称进士，分三甲：一甲仅三名，称进士及第，二甲称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科举考试到了廩膳生员这里又有另外一条路叫贡生，把府学州学和县学优秀的廩膳生员选拔出来贡献给皇帝，进入北京国子监念书，贡生分六种：1）岁贡：2-3 年里由地方视年资深的廩生从各府学、州学和县学里挑出，如小说家蒲松龄 72 岁才成岁贡；2）恩贡：逢国家大典庆典时在岁贡之外再加一次进贡的清代又增加了先贤的后裔，如孔子后裔；3）副贡：参加乡试落选举人，但成绩尚可；4）优贡：学政任期三年届满时择优录取；5）例贡：清中叶开始实行，不经过考试而是援例捐纳入监的；6）拔贡：从 1742 年起，经过总督、巡抚和学政三院会考，按操行、成绩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双优送入京城参加朝考，由礼部主持。合格后分级录用，一等授七品京官或知县，二、三等授外省知县或本省教授。每12年（酉年）考一次，名额为每府学两名，州学、县学一名，而且相对要求年龄轻，容貌端正。所以在六贡中，拔贡最为人称道。当了贡生理论上可以当官了，如蒲松龄由于入岁贡而当了儒学训导，即县学的副长官。贡生在地方上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了。贡生可以在家或者在宗祠上挂匾。理论上相当于举人。所以拔贡制和科举制是并行入仕的正途。

我看了浙江最高学府——万松书院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举人或拔贡。科举制度不光是对考生进行知识、文章选拔，更是对考生的身体、意志和后面家庭的财力的考验。

伯公是拔贡出身所以在他的晚年在龙游县里依然名动乡里。伯公与父亲虽是两代人，但年龄差50多，时隔多年，又不是直系亲属，我不知道伯公当时的具体情况，但是一个文盲养父培养出一个县城大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奇迹了。县志载1927年1月北伐前线总指挥白崇禧攻克龙游、兰溪，孙传芳军大败。白总入城受到商会会长和县参议会议长组织的欢迎，白任命伯公为知县。据家里传说由于伯公是前清遗老，不久就被返乡的大学生赶走了。伯公当了知县任命同母异父的弟弟、我的祖父为承发吏。民国承清制，小县的法院事务由知县总揽。承发吏是初级法院的低级人员，但是属吏，进出坐轿子，掌管文书发送和判决的执行及掌管没收的物品。官府有用自己人的习惯，知县之印也由我祖父掌管。我研读过《龙游县志》三遍，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前言中民国闻人余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绍宋在前言中写道，他离京抵龙，伯公建议重编县志；在县志局工作一段时间后伯公又辞了。

我父亲 1948 年衢州师范学校毕业后，由他父亲领着去见伯父，同父异母的哥哥，托他让儿子进一所好学校当教师。我父亲说当时伯公 70 多岁，身体不好躺在床上。没多久父亲进了龙中附小当教员了。可能就是当年伯公辞世了。出殡的队伍在街上行走时，省参议会副议长、著名书画大师余绍宋拦街读祭文，这是文人相敬也是伯公的殊荣。

记得 2009 年《衢州日报》记者赴沪走访乡贤，上海教师学院教授，该教授对记者说要学习朱晚香先生的学问。我在多伦多才知道余绍宋的日记已出版，以后再回国查阅吧。正好也可访找乡贤余绍宋先生的孙子居杭州的余子安先生。顺便说一下伯公的孙女抗战时 16 岁当兵，因为个子高挑，龙游出名的美女，因而在金华被挑选上台发言。抗战八年主浙的是广西军人黄绍竑，后来她被黄的广西心腹，平湖县长娶走。俗话说金平湖，银嘉善，可知平湖县县长历来是当官的肥缺。家父在世时常说，祖父当过县长，孙女又嫁给县长真是家风炽盛。回首家族百 160 年历史，从常山到龙游，从龙游到杭州，再从杭州到多伦多；从县城文盲到省城教师，又到北美留学生，避过了洪杨战乱、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及历史的大波澜，一个家族在历史洪流中如一片扁舟，能够平安顺利生存下来，每一代人都是舵手，也是一个小小的发动机，应该说是幸运的，因为没有文化、没有财力更没有远见卓识，更谈不上事先谋画！祝幸运之神永在！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黄刀在召唤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徐川

最近我一直比较兴奋和激动。照理来说年过六旬已知天命，阅尽人间悲欢离合，应该心如止水，如范公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了。那么你道为何如此？

原来半个月前大学同学定于九月来加旅游，八人从国内出发，一人从德国一人从美国一个来自香港，加拿大也有五个参加其中的一段，在黄刀镇看极光！



邱建华 摄影

有些同学自1982年毕业后就没有聚会过，此次在37年后重聚首不由地有几分激动，分手时二十几岁正处风华正茂，人生之门刚启开，重逢时已是六旬老人，洗净铅华重归家庭，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有些在校四年居然都不认识，因为一则学业繁重，二则我们年级分三个语种和十二个班级，加之我又不好交际。

激动的另一个理由是看极光。加拿大是离北极最近的国家，和世界唯一陆路通往北极的国家。我们此次去的黄刀镇（Yellowknife）是西北地区首府，最大的城市，人口约二万人；而整个西北地区人口只有5.2万人：其中土著人印第安人和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斯基摩人占一半。全地区 117 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 0.03 人，熊比人多！

黄刀镇是世界上纬度最高的城市，离北极圈只有 200 多公里，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城市。1935 年黄刀镇成立，1945 年发现大金矿和钻石矿，1967 年西北地区成立。黄刀镇是著名的观赏极光的城市，2011 年 7 月英国王储威廉王子夫妇曾到处一游。

黄刀镇北纬 62.3 度，系极地城市。一年 260 多天可见极光，如果连续住三晚则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概率可见极光。美国宇航局评黄刀为世界极光最佳观赏之地。此地建有世界唯一的极光追踪天文台。观看极光有三个条件：1) 地处极光圆环之下，2) 北纬 60-70 度，其中最佳为 64 度；3) 极光高度 100-500 公里，而黄刀极光低于 50 公里，似乎触手可及；黄刀镇地势平坦，一切尽收眼底。在这里观赏最佳时间是 8 月中到 9 月底，其次则是 11 月中到 4 月中；一年里只有 6 月和满月除外。

当代科学研究表明，极光产生有三个必备条件：大气、磁场和高能带电粒子。绚丽多彩的极光是天体发光现象，是带电粒子流进入地球磁场，在南、北极的夜空中出现的美丽的光彩，一般来说出现在晚上十点到凌晨二点之间，时间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形状各异，或呈现带状、弧状、放射状和幕状。颜色常见绿色、紫色少见，有时夹杂着蓝色和红色。你想想当你身处极地，在黑魑魑的夜晚眺望天空，闪烁的星光、月光和隐约的银河星光，一切那么神秘好奇，突然天空中出现梦幻之色，一片美丽多彩、移动的极光，有时甚至可以听到伴随着极光而来的声音，你不由得会神情晃忽，几如置身于洪荒之境，远古之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时，你也许会激动，你也许会发呆，你也许想穷尽脑力，摸索、想像其中的奥秘。美轮美奂的天空奇象——一定会是你一生中幸福回忆的一部分。

世界上除了加拿大外，看极光的观赏之地还有美国阿拉斯加，冰岛、格陵兰岛、苏格兰、挪威北部的特罗姆瑟小镇、瑞典阿普兰阿比斯库、芬兰北部小镇鲁斯托、俄国北部科拉半岛和摩尔曼斯克小镇和我国的漠河。朋友，来黄刀看极光吧，这一定会是你的难忘之旅，洗心之行。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们都是读中文系的人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岳耀勇

一年一度，又是高考。在年轻人经历人生第一次重大战役的时刻，我看了一部纪录片《读中文系的人》。看这部片子，纯粹因为片名。因为我是读中文系的人，我儿子也是，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高考文科生几乎都会报考中文系。所以，我想看看，“读中文系的人”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人？此内容因违规，暂无法查看

2015年，台湾电影人拍了两季13部“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系列纪录电影，展示了林海音、余光中、郑愁予、白先勇、洛夫、刘以鬯等台湾知名作家的生活。《读中文系的人》就是其中一部，讲述了台湾大学教授林文月的故事。之所以要选这么一个片名，是因为林文月1977年写过一篇颇为有名的文章，题目就叫“读中文系的人”，后来她又把这个题目做了自己散文集的书名。整部影片平和淡雅，娓娓道来，正如林文月的文风，把身兼作家、学者、翻译家的这位台湾才女活生生地展示在观众面前。

在这篇“读中文系的人”中，林文月讲到，她报考中文系完全是一个意外。“我在文组的一班任班长。负责收集班上同学们的报名表。我们那一班50多个同学中，除了有1人填考哲学系而外，包括我自己在内，全部填报外文系。当时我心中颇不乐，不知是生气大家与我同志趣，还是恼火自己与别人同志趣？于是，我用刀片小心谨慎地刮去了‘外’字，改写为‘中’字。后来，台大发榜，我的名字就出现在中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系的录取者部分。”就这样，这位误打误撞进入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女孩，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翻译家、作家。

那一年，林文月在台湾清华大学演讲时，有两位学生提问：“何以今日文坛上找不到几位中文系出身的人？中文系的人都在做些什么工作呢？”林文月没有想到学生会提这样的问题，一时愕然。回家思考再三后，她提笔写下了这篇文章。她在文章中写道：“我想中文系的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传递我们的传统文化从各个角度和立场，小心翼翼地承担我们的古典文学的保护者，甚至于发扬者。”“从这个角度说来，读中文系的人实在与读其他系科的人一样正昂首阔步着。因为我们虽然钻入古籍之中，却不至于暮气沉沉，我们是一群充满自信与朝气的传统文化之传递者。我们明白自己肩负着神圣而严肃的责任，我们也有弘毅的知识勇气。”

读完这篇文章，看完这部电影，作为一个读中文系的人，我颇为感动。其实，对中文系的质疑，海峡两岸皆然。中文系只是简称，台湾叫“中国文学系”，大陆叫“中国语言文学系”。总体来说，都是学习语言文学的专业。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语言文学可以说没有多大用处。但从文化的眼光来看，语言文学则是至高无上的。从我40多年前的那些导师那里，我感受到语言文学的魅力，于是立志于终身做一个书生，从事文化推广工作。从这部纪录片里，我看到林文月不仅有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功底，而且还翻译了日本经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更是具备优雅的生活情趣，写出了文人菜谱《饮膳札记》，令人叹为观止。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此时，我想起前不久看的两部书。一部是《巨流河》，一部是《应物兄》。前者是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齐邦媛写的自传，后者是描写大陆某大学中文系生活的小说。前者的自恋、傲慢、浅薄，后者的荒唐、虚假、卖弄，都令我十分难受。所以，我明白，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具有学者的风度和学识，并不是所有的文人都珍惜自己的专业和名声。读中文系的人也可以很粗俗，没文化，但这不是语言文学之过，恰恰是他们没有好好学习语言文学之故。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是读中文系的人唯一可以自豪之处。

在那篇“读中文系的人”短文中，林文月说：“希腊人决不会让荷马死去，意大利人绝不会让但丁死去，英国人决不会让莎士比亚死去，德国人绝不会让哥德死去。我们中国人当然也热切希望能产生足以令后代崇敬骄傲的伟大作家；不过，我们同时也有必要让屈原、陶潜、李白、杜甫，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古代的伟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永远活在我们，以及我们子孙的心中。”

读中文系的人，是被中国语言文学浸润透了的人，是最了解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人，当然也是最豁达大度的人。他们是一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传统文化传递者。少了他们，这个世界实在会少很多色彩。

（原载《劳月夜聊》2019年6月8日）

勾践的传奇

—杭州大学历史系 77 级 陈侃章

勾践（？-前 465 年），姒姓，又称莒执，春秋末期越国国君。相传其先祖为无余，其父允常，始称“越王”。越国西与楚国为邻，北与吴国相接，越因与吴结下宿怨，不时互相攻伐。允常死后，勾践即位，始纪年，为越王勾践元年（前 496 年）。

借助于允常亡故、勾践初立，吴王阖闾挥师伐越。吴越两军在携李（今浙江嘉兴）列阵，勾践用死士挑战，三呼至吴阵后自刎。吴军见状十分惊恐，勾践乘机掩袭，吴军大败，致使吴王阖闾受重伤，死于途中。阖闾之子夫差继位，立志报携李之耻，日夜加紧练兵。

勾践闻讯，先发制人，起兵仓促伐吴。夫椒一役，越军溃败，勾践率残部退至会稽山，吴军紧追不舍，将其团团围住。迫于形势，勾践与范蠡、文种商议后，乃卑辞厚礼，忍辱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勾践偕妻、将、臣，入吴为质；他吃粗粮、睡马厩，为吴王牧马劳顿，甚至亲尝其便溺，以博取吴王的彻底信任。

勾践返国后，“苦身焦思，置胆于座，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即“专心思考，把苦胆放在座位附近，无论是坐还是卧，都要舔食苦胆，就连吃饭时也要尝一下苦胆的滋味”），时不时还会说：“汝忘会稽之耻耶？”勾践亲自耕作，“食不加肉，衣不重彩”，还经常卑身下访，求贤问

策，厚遇宾客。那段时间，越国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富民养士，上下一心，同仇敌忾。

勾践十五年春（前482年），吴王夫差率精兵北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新乡），欲争霸主之位，只留下太子与老弱留守吴国。越王勾践闻讯后兵发吴国，次年虏杀吴太子，而后入吴，焚毁姑胥台。吴国快骑向夫差报告消息，由于当时夫差正与诸侯盟会，生怕天下知晓，下令严格保密。盟会完毕后，夫差立即派遣使臣携带厚礼向越国求和。勾践自知无法灭吴，便与吴国再度和平相处。

勾践十九年（前478年），越王再次率兵伐吴，于笠泽（今上海松江，一说太湖）大破吴军。吴军溃败，夫差逃到姑苏山，又派遣使臣前来求和。勾践不忍心，准备应下，但是范蠡坚决不允许，命令鸣鼓进军。吴王夫差羞愤难当，无奈自杀，吴国遂被越国所灭。

勾践能够兴越灭吴，除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卧薪尝胆、坚毅果敢之外，重用、活用范蠡、文种、计然等人也是关键所在。后来，勾践引兵北渡江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号令齐、楚、秦、晋各国皆辅佐周室。周元王赐勾践胙（胙：祭祀时所用的肉），命为诸侯之伯。勾践占有吴地，而后又占据了楚、宋、鲁等国的部分土地，大举分封，并在秣陵（今江苏南京）筑城，封立侯国。后来他又迁移都城至琅琊（今山东临沂），建起观台，周围七里，直望东海。

世传越王勾践其人可与人共患难而不可共享乐，“大名之下，难以久居”，故而范蠡离隐、文种伏剑（以剑自刎）、计然佯狂。勾践三十一年冬（前465年），勾践临终时嘱咐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太子：“吾自禹之后，承允常之德，蒙天灵之祐、神祇之福，从穷越之地，籍楚之前锋，以摧吴王之干戈，跨江涉淮，从晋齐之地，功德巍巍。自致于斯，其可不诚乎？夫霸者之后，难以久立，其慎之哉！”据传勾践墓位于独山（今绍兴城西柯山），如今绍兴尚存勾践小城、越王台、越王峥、日铸岭，诸暨尚存埤中、大阜、句乘、越山、王坟岗、千秋桥、万岁桥等与越国有关的古迹和传说。

无论如何，勾践都是越国一千八百年历史上最享盛誉的一位传奇君王。

（原载《北京晚报》2019年6月9日）

范蠡的行迹

—杭州大学历史系 77 级 陈侃章

范蠡，字少伯，世称范伯，春秋末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是越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当年文种见到范蠡，倾心言道：“东南有霸兆，不如往仕。”二人相伴东游，入越而止。越王与范蠡投缘，畅言数日，遭当朝大夫石买猜忌。范蠡黯然不言，默默而退，优游于楚越之间。文种向勾践进言：“蠡有高世之才，必有负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众之议。”于是勾践敦请范蠡，以师事之。

勾践三年（前 494 年），越王不听范蠡劝诫，执意攻吴，损失惨重，越国残军退守至会稽山麓，范蠡向勾践献“臣服求和”之策。勾践本想让范蠡守国，范蠡对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于是改由文种守国。范蠡向勾践剖明心迹：“辅危主，存亡国，不耻屈厄之难，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与君复仇者，臣之事也。”便随勾践质吴三年。夫差见范蠡忠心能干，甚是赏识，想为己所用，范蠡不卑不亢：“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他还给了夫差体面的台阶，以不绝其念：“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其间，他又向勾践献尝夫差便溺之计，为吴王问病卜疾。在吴期间，范蠡含垢忍辱，隐而不发，屡出良谋，终使吴王释放勾践一行归国。

范蠡返回越国后，与文种合谋强越灭吴，其中在诸暨苕萝山麓觅得美女西施、郑旦，献给吴王夫差是最为后世传颂

的计策之一。勾践七年（前490年），范蠡观天文、卜星相，拟定法条于紫宫，在今绍兴卧龙山下建一座小城作为越国的国都，史称“勾践小城”；而后又建立了与小城毗连的大城，为越国之都的大越城。此外大力发展经济，加强军队建设，使得越国由衰转盛，国力和军力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勾践十九年（前478年），吴越笠泽（今上海松江，一说江苏太湖）之战，吴军大败。

吴王夫差欲演勾践当年会稽旧事，勾践不忍夫差之言凄凄，将许之。范蠡坚决反对，说：“王已属政于执事。”（君王已经把政务委托给我了。）不待勾践多思，即战鼓齐鸣，大举进兵姑苏，遂灭吴国。

灭吴后，范蠡并未陶醉，辞别勾践而去。其时的勾践五味杂陈，难以名状，遂使良工锻铸范蠡金像，置于座侧，以朝夕论政。

范蠡离开越国后，周游齐国，号称“鸱夷子皮”；治产巨万，受任齐相。后又散财弃官，到陶（今山东定陶）生活，再度治产千万，改名“陶朱公”。范蠡在经营上奉行“务完物，无息币”的原则，即一定要保证所经营货物的质量，在营销过程中注意保持资金流转的通畅；他还总结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经济学理论上，范蠡都是实至名归的商界鼻祖，也有人说此套理论是计然传授给范蠡的。

越国故地诸暨曾为范蠡封地。“原长山”被命名为“陶朱山”，建有范相庙、陶朱村、范相坛和范蠡岩、鸱夷井等古迹。北宋名臣范仲淹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时，曾到诸暨实地膜拜，并即席题诗：“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北宋名士吴处厚所撰《陶朱公碑文》更是字字珠玑，传承至今。1987年，诸暨人民政府在陶朱山开辟陶朱公园，将山下之街命名为范蠡路，苕萝山麓重修的西施殿内也有范蠡塑像……在诸暨，范蠡的行迹四处可见，他已成为诸暨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施评价何其多

——杭州大学历史系77级 陈侃章

历朝历代对西施的评价有同有异。如欲纵贯古今、网罗无遗，则力有不逮。下文以对西施评价较多的唐代为例，以引用唐代文人诗词为主，兼及其他，撷取时空的截面，从中窥见世人对于西施的评价。

第一种，西施是红颜薄命的女郎。此说以王维、胡幽贞、施肩吾等人为代表。

王维《西施咏》：“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

胡幽贞《题西施浣纱石》：“徘徊浣纱石，想象浣纱人。碧水澄不流，红颜照之频。自恃绝世姿，岂与众女邻。一朝入紫宫，万古遗芳尘。至今溪边花，不敢娇青春。”

施肩吾《越溪怀古》：“忆昔西施人未求，浣纱曾向此溪头。一朝得侍君王侧，不见玉颜空水流。”

第二种，西施是越国的功臣，吴国的祸水。此说以鱼玄机、李绅、苏拯等人为代表。

鱼玄机《浣纱庙》：“吴越相谋计策多，浣纱神女去相和。一双笑靥才回面，十万精兵尽倒戈。范蠡功成身隐遁，伍胥谏死国消磨。只今诸暨长江畔，空有青山号苎萝。”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李绅《游灵岩》：“越王巧破夫差国，来献黄金重雕刻。西施醉舞花艳倾，妒月娇娥恣妖惑。”

苏拯《西施》：“吴王从骄佚，天产西施出。岂徒伐一人？所希救群物……君王政不修，立地生西子。”

第三种，为西施鸣申不平，辩冤去诬。此说以崔道融、罗隐、陆龟蒙等人为代表。

崔道融《西施滩》：“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

罗隐《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陆龟蒙《吴宫怀古》：“香径长洲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堪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

元代杨维桢对此也持同样的观点：“西眺姑苏，台高见三百里……施、旦祸水果能沼吴之国乎？”而明崇祯年间，绍兴知府王期升在为《苧萝志》作序时评价西施：“越国多才，一女子犹能见奇，与娥江节孝并垂不朽。其称伟丈夫，雄视今古者。”显然，一将功成万骨枯，是武将的成功之路，而西施这一介浣纱女子，后人将其评价为“雄视今古”的“伟丈夫”，这当然是芳名博得百代崇了。

那么吴国的后人又是如何看待西施、郑旦呢？《吴郡志》为南宋范成大修纂，是对苏州有重大影响的专书。范成大是南宋绍兴年间的进士、名臣、文学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千古名句就出自他笔下。他在谈到吴国灭亡之因时，作了引经据典的评述：“越王句践，既以西施、郑旦献夫差。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又饰美女八人，纳太宰嚭。曰：‘子苟能赦越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按：此夫差君臣，皆为美色所蠱，以致破国亡身焉。”明朝后期几位进士出身的诸暨知县王章（武进人）、张夬（镇江人）、路迈（宜兴人）和绍府知府王期升（宜兴人）、宁波府推官李清（句容人）都是江苏人，这些到诸暨、绍兴任职的异乡人，按照过去所说是越国的敌对国家吴人也，吴国之灭与西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弘扬西施功绩，修祠撰志，不遗余力。崇祯六年诸暨知县张夬见苎萝山上西施祠庙荒芜，一片萧瑟，乃慨然感叹：“施岂巾幗中人哉，宜与少伯并杰千古矣！余景之慕之，而怆然于其旧里之萧萧也。为之辟其芜，新其址。峦之石台一座，麓之庐舍三楹。使千载忠魂有所栖止，且以使览胜者车尘马迹得是而暂憩焉耳。至于推而广之，在嗣后之同心者。”吴国后人对西施毫无怨言，满是敬仰之情。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西施除了“美人”这一特征始终不变之外，其余则随时代的变迁、写作手法的翻新以及作者的创作需要而不断取舍。就连她的碑刻画像，也随审美观念的嬗变而演变。准此，我们尽可以仁智各见地欣赏与评判她。

（原载《北京日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屈子的忠诚与高洁： 读《史记：屈原列传》有感

—杭州大学经济系 78 级 罗卫东

公元前 278 年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屈原投汨罗江自尽，时年虚龄 63 岁。

在中国历史上，这一自杀事件可谓震古烁今。

名人自杀，死于自己的理想、信念，或死于自己的人格和个性，古今中外，并不罕见。最著名的应该是古希腊大哲学家亚理士多德，他在自己的弟子和保护人亚历山大大帝死后跳入厄里帕海自杀身亡。而芝诺就因为在自己院子里摔断了一根手指，就认定是神不让他留在人间了，一口气把自己给憋死了。另一位哲学家恩培多哥勒则气恼于自己弄不明白火山爆发的原因，一怒之下纵身跳入艾特纳火山口，在熔岩中化作一缕青烟。古罗马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斯多葛哲学家、演说家塞内卡，曾慷慨激昂地说：“当我决定和生活告别，我就选择死，这如同当我准备出海，我就挑选船只，或当我想定居下来，我就挑选房子一样。”他本人选择了割腕自杀。

是的，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的自杀者中不乏伟大人物在，但其影响能够与屈原相提并论者恐怕没有。

何以如此？！

是因为死者的情操、品行和才华三者兼具，独步天下。

屈原爱国忠君，处事清正，志趣高洁，司马迁誉之为“其文约，其志洁，其行廉”，“正道直行，竭忠尽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在屈原那里，忠与奸、清与浊、洁与污，前者是香草美人，后者是恶木秽草。两者是非判然、黑白分明，人生非此即彼。他天赋异禀，自珍自重，恃才傲物，既有贵胄对于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意识，又有高格文人孤芳自赏的个性，更有士君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道德洁癖。若幸逢有道明君，开张圣听，举贤任能，则可进而申其志，尽其才，竭其能，克己复礼，忠君不惜其命，爱民不遗余力。而若君王昏聩，奸佞横霸，既不能正道直行，又不愿同流合污，则退而独善其身，自珍名节。而若天下至暗，社稷崩坏，进退失据，则决不偷生苟活，宁可抱石沉江，以身饲鱼。即所谓“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作为高尚的理想主义者，纯洁的浪漫主义者，他的人生选择最好地注解了，什么是“不与黑暗和解”这句话的含义。

屈原的自戕实属必然，而他的精神永垂不朽也是必然的！屈原高尚的品性和惊人的才华，激起历代文人强烈的共鸣，引以为效仿的榜样。千秋百代的文人墨客，对于灵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屈原身上，寄托着中国古代文人的全部美好的价值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安邦，吟诗作赋，德、功、言三不朽。生时大节昭昭，隐德铮铮，死后万世景仰，百代流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之谓完美人生。

是故，屈原早已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中国文人生命价值观的升华和化身，是文人共同理想的人格化和总符号。

屈原的精神是中国历代文人心灵之蜂酿出的蜜。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一起来看看古往今来各种人物对屈原的评价吧！

司马迁：“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王逸：“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刘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

李白：“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苏轼：“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

朱熹《楚辞集注》：“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

梁启超：屈原是“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

鲁迅：“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毛泽东：“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闻一多：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冯友兰：“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内容。”

对屈原的赞誉，已不局限于中国，而是超越了国界。

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作为当年全世界纪念的四大名人之一，“屈原是世界性的伟大诗人，是登上了世界文学史上最高峰的人物之一。”

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德林：“屈原诗篇有着固有的民族特色，然而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屈原的思想是全人类的财富。”“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不朽名字，排在中国诗歌、世界语言艺术最优秀的作者的前列。屈原作品是属于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现象，它的伟大和社会意义，越是到后来，便显行越充分、越清楚。”

端午日，让我们祭奠和缅怀这位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人吧！

（原载来英书院 2019年6月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走进大师的内心世界

——陈鼓应先生印象记

——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全根先

在谈到必然与偶然时，哲学家似乎更偏爱必然，有人甚至认为人生只有必然，没有偶然。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一切现象都是必然的；自然界的每一件事物，都是处在某些境况之中，并且照着一定的特性活动的，决不能以任何别的方式来活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爱因斯坦说：“没有侥幸这会事，最偶然的意外，似乎也都有必然性的。”就连中国古代的皇帝——宋太宗赵光（匡）义都留下了这样的诗句：“会有逢时不偶然”。

然而，我的人生体验中，偶然性还是存在的，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总有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现，将你带进意想不到的人生境界。

当然，哲学家可能会说，这里还是必然性在起作用。如果这样，那可能就是千百年来人们长期思考和研究的命运了。我与陈鼓应先生的相识和交往，就是让我感到有点意外的事情。

2016年10月，我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梁涛教授，联系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哲学史家余敦康教授的学生寇方墀老师，我们打算对余先生进行口述史采访。几天后，寇老师说，陈鼓应先生你们是否愿意见一下？我听说以后，当然是喜出望外！11月7日，我与几位同事，约上寇老师，一起到位于北京大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学中关新园的陈先生家里拜访，从此开始了我与陈先生的交往，成了“忘年交”。

我对陈先生的仰慕和认识，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我的专业是先秦思想史，陈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都是我的案头读物。陈先生的注译深入浅出，时有思想火花迸发，使我获益良多。

不过，我对陈先生的深入了解，却是与他认识以后。就在我们去他家拜访后的第二天晚上，我接到了陈先生打来的电话。电话中，我们除了讨论准备口述史访谈的事情，还交流国内外时事和一些学术问题的看法。这样的电话交流，让我感到很亲切，没有年龄或身份上的隔阂。正因为如此，2017年元旦临近时，我像往常一样打算召集一些老朋友聚一下，就想到是否把陈先生邀请来？一天晚上，我拨通了陈先生的电话，跟他说起这个事，没想到，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还问我是否可以带上他的一位助手和学生。这当然没有问题。

1日2日中午，我和内人提前来到预订的魏公村眉州东坡酒楼，等候邀请的客人。没想到，陈先生和他的助手、学生是第一拨到的客人，我们又有较多的时间交谈。席间，陈先生非常健谈，大家都非常喜欢他。

通过多次的个别交往和口述史采访，我对陈先生的了解逐渐深入，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也变得日渐丰满。

陈先生的家乡是福建长汀。长汀旧称汀州，位于福建西部、武夷山南麓，自古为闽、粤、赣三省边陲要冲，被誉为“福建省西大门”。长汀还是客家人聚居的第一座府治城市，有客家人首府之称。那里还有一条江，即汀江，流域森林茂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密、河水清澈，环境优美。听陈先生说，孙中山的祖先从明代起，有四代住在他们那个乡下，是长汀河田乡人，孙中山也是客家人。陈先生还跟我说起家乡的名人，如杨成武将军，我还看到过他俩的合影。

陈先生的名字鼓应，也有故事。他的母亲在厦门鼓浪屿怀的他，“鼓”就源自鼓浪屿，“应”则是家中字辈。陈先生出生于漳州，漳州是他父亲做生意的地方，后来随家人回到长汀。陈先生出生于1935年，那时候国共两党在福建交战，国民党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长汀是苏区的经济中心。陈家属于小地主，是红军斗争的对象，他的父亲又参加了国民党，所以直到红军撤离，开始长征，他们才回到长汀老家。他有记忆，也是从长汀开始。

陈先生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续弦。他大妈过世以后，父亲娶的他母亲。他的同父异兄弟姐妹有四个（有一个领养的），他母亲生的他和他妹妹。小的时候，尽管家庭是小地主，比起普通人家来家境要好些，但是，一到荒年，吃饭也是个问题。他说，那时候，他母亲脸孔总会很忧虑。因为整个村子都姓陈，有的远亲或近亲到他家来，他母亲会给他们做饭吃，而他们自己，早上只能吃番薯，中午吃芋头，晚上才有干饭吃。

小时候的乡下生活，对陈先生来说，回忆起来特别美好。在乡下，经常有一些节日活动，特别热闹。春节自不必说，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鬼节、中秋节、重阳节，都会有很多的活动，有许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天气暖和的时候，小孩子会到河里捉鱼。鬼节时候，他们都会到陈家祠堂，村民们都会聚集到这个地方，纪念自己的祖先。对家乡的美好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回忆，使陈先生走到哪里，都有一种乡愁情结。无论是在台湾还是美国，他一直想，这一生一定要回到小时候的地方去看看。这个意念一直非常强烈。

另外，小的时候，日本飞机经常到他的家乡轰炸，他印象非常深刻。他家尽管是在乡下，已经是比较偏远的地方，日本飞机还是来轰炸。日本飞机从台湾起飞，到福建各地轰炸。陈先生说，第一次警报响，接着是紧急警报，紧急警报响了以后，他妈妈就是一副慌张的脸孔，就“哗”地把他拉出去，逃到一个叫南寨坝的地方，那是河边的一片柿子林，到那里躲起来。等到警报解除，日本飞机走了，他们回去，看到房子在烧，很多尸体，有的还挂在电线杆上，一片战乱景象。这样的记忆，使陈先生有着强烈、深厚的民族意识。他说，1972年到美国，他看到在放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日本侵略者杀了30万人，用卡车一车车地拉尸体，感到特别震撼！

陈先生是1949年随家人来到台湾的，从汕头来到高雄。到台湾，主要是因为他父亲到这里担任木材公司经理，当时是台湾比较大的一家木材公司，与政治无关。这次到台湾来，是他第一次见到大海，正有《庄子》所说“望洋兴叹”的感觉。当时，陈先生已经到上初中的年龄。初来乍到，语言不通。开始是在集集中学，他的同班同学都是台湾人，只有他一人是外省人，但是，很快他就与他们成了朋友。

说起来可能有人不信，陈先生在初中、高中甚至刚上大学时，学习成绩并不出类拔萃。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从小喜欢打篮球，占用了许多学习时间。有一次上体育课，他正在投篮，一个同学过来，对他说：“喂、喂、喂，陈鼓应，你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是不是双手？”他说：“是”。这位同学就跑过去告诉体育老师，说：“老师，老师，陈鼓应是双手。”老师就过来，让他带球上篮。一看他的动作，老师就选他进入校队。其实，那位同学问他是不是“双手”，意思是不是“选手”。初中、高中阶段，陈先生都是校篮球队的。他的高中是在台北二中。1954年，陈先生考入台湾师大，上的是史地系，虽然不是校篮球队的，但是，一直喜欢打篮球，没有好好上过一堂课，每学期都要补考。陈先生说，那时候真荒唐，只觉得念历史好像翻日历一样，没有多大兴趣。这样，本应该上大学三年级的他，以高中文凭重新参加高考，进入台湾大学中文系，以后转入哲学系，从此一生与哲学结下了不懈之缘。

陈先生说，在台湾师大史地系时，他有一个感受，读中国近现代历史，看到好多政治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看他起高楼，又看他楼塌了。因此，他觉得政治人物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历史上的皇帝也是一样，历代皇帝，背过都忘记了，只有几个大思想家、文化人物，给人印象深刻。所以，他对政治人物从来不羡慕、不崇拜。蒋经国当台湾行政院长的時候，曾经找他去谈了两个钟头。陈先生没有见过蒋介石。但是，他的印象是，蒋介石真的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军阀。他比军阀还威风，经常故作神秘，你认为他从这个地方出来，他一下子从那个地方出来，穿一身军装，还戴着白手套。他有一个朋友叫周弘，父亲周一伟，当时是台湾海关署署长。有一次，周弘对他说：“我看到蒋介石的照片，他很威风！”陈先生说：“这个神经病”！

说到这里，有一个小故事。余英时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他的《士与中国文化》，我多年前就读过。一次，余先生听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说蒋经国要接见他，他正在花莲，刚好台风来了，道路不通，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最后是警察用摩托车带他赶到台北。

陈先生进入台大哲学系学习，这一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从此跌荡起伏，从此波澜壮阔。在台大哲学系，一开始他读的是西方哲学，传统哲学都是形上学，读不进去，读完以后好，感觉跟自己的生命没有沟通，都是一些外在的知识，那东西融不到自己的生命里去。然而，一转到了尼采，就读进去了，而且全身的细胞似乎都跃动起来。

对陈先生影响最大的老师，一位是方东美先生，一位是殷海光先生。他们的影响是不同的。方东美先生是安徽桐城人，毕业于金陵大学哲学系，后来又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回国后到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当教授，以后到台湾大学。方先生不苟言笑，书读得很多，学生们都非常崇敬他，同时对他又有点威惧。用陈先生的话说，就是学生经常被他的学问压住，有的被压垮了，在他面前不敢说话。陈先生是经常去找他的学生之一，有时他跟高年级同学一起去。到方先生家，方先生经常开始不太搭话，可是说着说着，他的话闸子就开了，一谈就是两三个钟头。方先生给学生的感觉是有一股学术的尊严，陈先生的毕业论文就是方先生指导的。

不过，对陈先生影响更大的老师，却是殷海光先生。陈先生说，当时台大有很多老师来自北大，殷先生来自西南联大。台大有点像过去的北大，且继承了北大的校风——自由。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下课以后，他们可以天南地北地谈，特别是夜晚，在校园内徘徊、谈天，很有一点像《庄子》中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描写的“鹏程万里”的那种景象，心中有一股冲劲。殷先生经常跟他们讲学术的尊严与独立。聊天的时候，殷先生讲到北洋军阀对知识分子——师爷都是要尊重几分，他觉得蒋石连军阀都不如。殷先生还讲，西南联大时候，在一个大讲堂里面，打着煤油灯，闻一多抽着烟斗，开始讲《九歌》。陈先生说，后来他读《嵇康集》，尤其欣赏嵇康的性格与风度——嵇康将行刑，还弹奏《广陵散》！

殷海光先生是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台大校园里，殷先生宣传自由主义，台湾当局非常注意他的言行。殷先生是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主笔，有几篇文章影响很大，如他讲国民党企图反攻大陆的盖然率等，台湾当局非常忌恨。后来，殷先生被台大解聘，不能讲课了，陈先生也被当作“殷党”，在中国文化大学的教职也被撤掉，同时被解聘的还有殷先生的其他几位学生。陈先生说，殷先生被解聘，主要是因为他批评时政。后来李敖任主编的《文星》、所谓《文星》事件，其实是有些人特意想把殷先生拖进去，他本人没有写什么文章。当时，李敖的文章给殷先生看，殷先生改过；陈先生的文章《失落的自我》等，殷先生也改过，但是，殷先生没有鼓励他们批评现实，他不这样做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李敖也是陈先生的同学。陈先生还讲过一个小故事：大学时，李敖因经济拮据，想从银行贷点钱，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结果陈先生刚买的房子，他的房本李敖借去了，才解决了问题。所以，李敖在一本书中提到，陈鼓应这个人还比较讲义气。不过，他俩在学术观点上是不一致的，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本来，1963年陈先生从台大哲学研究所毕业后，到中国文化大学任教，可以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不料，1966年暑假，台湾当局开始清算“殷党”，陈先生在文化大学的教职被撤，这对于成家不久、孩子尚幼的陈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陈先生只好东奔西走地兼点课，聊以度日。第二年夏天，台大哲学系准备聘请陈先生为讲师，院方已经同意，然而，因为他的名字已经进了校方“安全室”列入的“黑名单”，最后遭到拒绝。

正当陈先生处境艰难时，老朋友金耀基介绍他去见著名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老先生。王云五先生邀请陈先生参加他组织的古籍整理计划，并预支给他一笔当时来说不菲的稿费。这样，他不仅解决了一家的生计问题，而且从此与道家文化，与《老子》《庄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在研究生时候读的《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就是他那些年整理、撰写而成。这是我以前所不知的。

虽然陈先生做的是古籍整理工作，但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就是在这些古籍的整理中也能看得出来。陈先生说，有一次，老朋友王晓波读了他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对他说：“鼓应，你怎么把老子写成党外人士！”还有一次，有一位资深教授见到他，对他说：“你是不是借为《庄子》做注释，以表达你对蒋介石独裁政权的不满？”可见，陈先生虽身为学者，却始终关注现实，嫉恶如仇。

1970年8月，美国政府单方面于驻日本使馆声称：“钓鱼列岛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准备在一年之后将其与冲绳一并归还日本。9月，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声称：“尖阁群岛（即钓鱼列岛）属于日本，日本政府不准备同任何政府讨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其领有权问题。”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公然侵犯，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形成了一场以海外台湾留学生为主的声势浩大的保卫钓鱼岛运动。11月17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台湾留学生率先组织“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表示“反对美日私相授受”，“外抗强权，内争主权”。运动很快传到香港、台湾。1972年12月4日，台大大学论坛社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陈先生在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保钓运动。没想到，陈先生的言论被台湾当局视为踩了“红线”。1973年2月17日，元宵节晚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派人前来传讯陈先生，一下子来了十多个治安人员，以“叛乱嫌疑”罪名，进入陈先生家中搜查。陈先生被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带走，拘留了一天，同时被抓的还有十多名师生。数年之后，陈先生才明白，这是当局预先策划好的一幕捉放闹剧，意在对他施加压力。

暑假过后，台湾当局又勒令台大不得续聘陈鼓应，哲学研究所停止招生一年。陈先生因公开支持“保钓”运动，被禁止出境，并密令任何学校不得聘他任教，不得请他作学术演讲，将他下放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话说回来，这个中心由于收藏了大量大陆出版书刊，正好使陈先生有机会阅读大陆学者的文史哲著作，他的学术研究逐渐转到中国古代哲学方面。那些书籍，还经过伪装，书名或作者用的是台湾警察不会引起怀疑的名字。

从1973年到1979年，陈先生经常是白天闭门读书，晚上出去参加一些文化活动和做人权工作。1976年，他在《夏潮》杂志用不同的笔名，写过三十多篇时论性文章。他与陈映真、王晓波都是《夏潮》的主要作者。这本代表台湾知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分子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反帝民族主义思潮的刊物，于 1979 年 1 月 23 日被时任台北市市长的李登辉下令停刊。

1978 年冬，陈先生参加“中央民意代表”选举，起草了《告中国国民党宣言书》，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12 月 21 日，他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不过，他仍是党外民主运动中的重要一员，他与台中的黄顺兴、高雄的余登发被视为党外“统派”人物。余登发于 1979 年春节前被捕，陈先生和许信良、张俊宏、施明德等也受到严密监视，随时有被抓的危险。

数年以后，在一个晚会上，陈先生遇到《中国时报》创办人、年逾八旬的余纪忠先生。余先生握着他的手说：“鼓应呀，我告诉你当年的一个秘密，1979 年美台断交后，有一次我在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房间聊天，蒋经国忽然进来，手里拿了一份报告，他望着我说：‘你看！陈鼓应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他竟然说，美国第七舰队要滚出台湾海峡！你看看，他怎么会讲这样的话！’我愕了一下，随即回说：‘是不是事实呢？也得查一下，查清楚！’鼓应，你那时候好危险哦！好危险哦！”前几天，陈先生还对我说，当时著名数学家、加州大学教授陈省身先生回到大陆，在大陆有个讲话录音，他的家中就有。台湾当局认为陈省身先生的讲话是替中共做宣传，如果这个录音带被搜出来，按照当时台湾法律，可能要判 7 年。

作为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陈先生曾数次被蒋经国召见。陈先生说，有一次，在松江路救国团的楼上，他与蒋经国见面。见面时，他对蒋经国说：好话你听了很多，我想不用我讲，我讲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我讲真话。他说：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元老重臣的这个政治应该改革。当时贪污腐败为很多人所诟病，老百姓最痛恨警察，知识分子最讨厌特务。像我住在景美，看到警察对街上卖菜的，走过去一脚，就把人家的两个箩筐菜篮子踢掉。还有特务，胡乱抓人，甚至连小孩子都不放过。他讲完以后，蒋经国大约讲了有20分钟。他说，蒋经国讲的话，他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就是觉得败退到台湾，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教育上的失败，没有搞好教育。通过与蒋经国的几次接触，可能对方也知道了他的底细。所以，陈先生觉得，后来蒋批准他出国、有几次没有被抓，或许跟他有点关系。

由于批判社会现实、参加民主运动，陈先生的学术生涯可能与绝大多数学者不同，虽然多有曲折坎坷，却始终达观前行。这一切，可能与他在台大学习经历有关。陈先生说，回忆起来，台大的生活像杜鹃花怒放一样，充满了青春气息。大学时候研究洛克的《人类理解力》，说实话，不懂，然而洛克政治上的基本观念，对他有一些影响。后来，我读尼采，尼采对西方一千多年来的文化传统的批评精神，跟他的那种生命感，对他的思想启蒙起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一生的经历多有波折，但是，尼采的那种“酒神”精神，一直在他的内心深处推动着他往前走。这使他在任何困难面前，从来没有消极过，没有颓废过。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台湾政治形势异常严峻，知识分子会突然沦为“政治囚犯”，甚至连没什么知名度的人，也会因发言不慎而被人告发入狱。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被称为“哑巴的一代”。与此同时，基督教的信仰持续地在台大校园内外传播开来。当时，在陈先生他们这一代青年学

生的心中，世界版图似乎只有两个——台湾和美国，因而流行着这样的口号——“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可以说，那时的台湾几乎沦为美国精神上的次殖民地。陈先生在接触到尼采以后，在尼采的影响下，开始阅读基督教原典《圣经》。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提出“价值转换”与“价值重估”，直陈两千多年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实质与积弊。尼采的一句话瞬间点醒了他——“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于是，尼采的“酒神”精神给予了他一股内在强大的生命驱动力，使他得以冲破白色恐怖与冷战思维的围困与禁闭。

不久，他进入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引导他从不同的角度关照现实，从而对西方意识形态中的极端主义、教条主义与绝对主义进行深入的思考。这种深层的反思，又必然会触及到西方文化的根源——《圣经》。通过对《圣经》的研究，陈先生发现，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具有两面性：一面是“登山讲道”前的所谓“博爱”“宽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一面是“登山讲道”后的破除家庭伦理，“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就是面对自己的母亲，耶稣也冷漠地说道：“妇人，我与你有甚么相干？”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强调不宽容和排他性是基督教继承自希伯来传统的显著特征。罗素还指出，“博爱”与“宽容”，早在基督以前五六百年，中国的老子和印度的佛陀就已用过这样的训喻，但是，实际上基督教徒并没有接受这样的原则。

从尼采转到庄子，这是陈先生学术路程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具体又是怎么发展的呢？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陈先生参加了王云五先生的古籍整理计划，开始注《老子》《庄子》；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现实的触动，使他开始深入地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春秋战国以来直至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借着《老子》《庄子》，陈先生将对现实的关怀与自己的学术人生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人文传统。一个人，如果不能了解自己民族所曾经遭受的苦难和灾难，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底蕴。个体生命也是如此。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陈先生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人生哲理。

比较起来，《老子》与《庄子》，他更喜欢《庄子》。如果说，《老子》是救世之书，要在论治道，兼谈治身；那么，《庄子》则是以治身为本，重视生命的内涵，强调要保持内在精神状态的自得与自适。实际上，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精神”一词就首创于《庄子》。还有，《庄子》一书中，讲“真”的地方多达45次，“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突出了人性的真与美。《庄子》讲“情”的地方更多，“人情”“天情”“道情”，“人情”本于“天情”而源于“道情”。《庄子》讲“情”，开启了中国人性论史上绵延不绝、波澜壮阔的抒情传统。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期诸侯纷争、战事频仍、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环境中，他对昏君乱相及趋炎附势之徒无比憎恶，而对苦难中的平民弱士则寄予了无限同情。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如何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罔罟”的悲剧命运，就成为知识分子思考和忧虑的核心问题。面对不幸的现实，庄子追求“逍遥游”的境界。然而，他表面看起来是悠然自适，内心却充满处世的忧虑感。庄子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对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命运的无比同情，表明他对社会人生有着深切关怀。他要在权力的笼罩下保持人格的独立，保持无欲则刚的心灵和清醒的头脑，避免沦为君主、霸权者一个工具。庄子将人置于广漠的宇宙之中，以此来把握人的存在，使人的精神从现实中升华，以艺术的心灵、审美的目光来观照事物。陈先生以为，庄子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深刻的抗议分子，是中国古代最具有自由性和民主性的哲学家。或许，正是庄子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与人生的达观态度，更让陈先生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吧。

1984年，陈先生回到大陆，受聘于北大哲学系。他回来的主要目的，是搜集五四时期人物思想研究的相关资料。其中，研究国际政治的赵宝煦教授是主要介绍人，当时的校长是丁石孙先生。当时，大陆学界对尼采多有曲解，于是，陈先生在北大讲尼采，带来一股清风。北大图书馆的人告诉他，自从他开了尼采的课以后，书架上尘封了三十多年的有关书籍一下子被借光了。他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先后完成了《尼采哲学的价值重估》和《尼采哲学与庄子哲学的比较研究》两篇论文。后来，他又将以这两篇论文为主，出版了《尼采新论》一书。那时，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学界无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不热切地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并广泛地介绍西方各种思潮，陈先生的著作在当时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

有一件事，让陈先生终身难忘。1985年5月20日，他接到通知，说邓小平要接见他，想听听他的意见。在人民大会堂，他见到了邓小平。陈先生仍然保持着平时的直言风格，讲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学者待遇问题。听了他的话，邓小平很认真地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后来，他又见到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很大的鼓舞。

1997年，台湾大学终于为陈鼓应平反，陈先生再次回到母校任教。退休后，他在台大哲学系及中国文化大学兼课；2003年起，他在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主讲《道家思想研究》科目；2010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座教授”。这些年来，陈先生在学术领域的成果异常丰硕，《陈鼓应著作集》20种正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多年来致力于道家文化研究，他提出的“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其影响日益广泛。

然而，生活中的陈先生有时也不免有为难情绪。他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至今已出版三十余期，作者多是专业领域的知名学者，如第三十期的作者中，除陈先生自己外，有汤一介、李学勤、杜维明、王中江、安乐哲等，但是，在出版经费问题上，他经常会遇到困难，因为出版社方面要求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给予出版资助。数万元人民币，难倒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有时候，我听陈先生谈起这事，内心不无伤感。

陈先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每次我们采访结束，他都会提出，要请我们吃饭。当然，作为晚辈，我们是不会让老先生去结账的，不过，他有时会跑到服务台那边去。跟陈先生一起吃饭，还有一些在我看来有趣的事，就是点菜时，他喜欢跑到一些客人的餐桌前去观望一下，看人家点了什么菜，他参考一下。还有，他对于餐具也比较讲究，特别是每次就餐，喜欢要一点醋。这个醋，最好不要用底浅的碟子来装，要深一点的，可能是怕溅到身上。陈先生对饮食很有节制，他觉得吃得差不多了，即使有好吃的菜上桌，他也不会再吃。可能是这个原因，他身材保持得很好，身体状况也比一般同龄人要好。开饭前或者是饭后，他还会走动走动，上下楼动作非常轻盈。平时在北大校园，他经常骑自行车，去吃早点，经常是骑自行车。这应该算是北大校园的一道风景吧。

陈先生与他的夫人非常恩爱。记得我们第一次采访，访谈开始前，他对我们说，请等两分钟。当时，我也不知他要做什么。他进了卧室。原来，他是给在美国的老伴打个电话，告诉他采访要开始了。还有一次，他老伴来北京了。我们在采访当中，谈到一张照片中的人物，有一人陈先生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他就叫正在对面屋中练瑜伽的老伴出来：“珊珊，珊珊，你来一下！”他老伴就出来，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们，那个人是谁。现在想来，陈夫人其实很不容易，与陈先生风雨同舟，跟着遭受了很多磨难。

陈先生和夫人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女儿我见过，在美国学的医学，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丈夫好像是开啤酒厂的。那年，他女儿一家来北京，我们还一起合影留念。

这些年来，虽然陈先生主要研究道家文化，但是，他并没有局限于道家文化领域，而是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探索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他说，“9·11事件”以后，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就像司马迁所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多在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为此，我们应当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中国的儒、墨、道、法各家，传承数千年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各有其普世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人文的照耀下，老、孔、墨、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的情怀，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以及庄子的艺术人生与“齐物”精神。

中国人的核心观念是“德”与“孝”，“德”是“天人交通”的要素，“孝”则是侧重于面向祖宗的家庭伦理。这是华夏文明人文精神的历史基调。老子自天道论“德”和孔子自人道论“德”等，可以说，这股人文精神的暖流延续千百年而存蓄于每个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散见于中国每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孔子与老子都主张“孝慈”，儒家讲“百善孝为先”，老子讲“建道抱德，子孙以祭祀不辍”，进而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虽然《管子·牧民》与《大学》里的逻辑推进有所不同，但是，其大方向还是修身、齐家。孔子“修己以安百姓”与老子“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民本”思想有相同之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陈先生说，我们要多读《庄子》，它能让人精神上自得其乐。《齐物论》中讲：“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最后，有八个字——“恢诡谲怪，道通为一”。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万物千差万别，人各有不同，各有特殊性，但是，主体之间不要相互排斥，要相互会通，在整体中相互宽容、和睦相处。我们一方面要保持精神的自得其适，另一方面，也要更宽大，像爬山一样，你爬得越高，看到的事物越来越小，这样会让你更轻快一些。

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能从老庄之后找到人生旅程中不断向前的驱动力。

（2019年6月16日北京西郊）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对一首失败之作的解读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余刚

（第一部分）

一、为结构辩解

取名“息壤歌”主要的因缘来自“洪水高一丈，息壤高一丈”这个传说。

那时我正对着一堆长长短短的诗歌一筹莫展。我知道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但如何将它们统一在同一首诗里，是一个难题。

由于息壤这个词汇，我进而去看神出鬼没的《山海经》。一遍浏览下来，我对那些耳熟能详的人名地名及珍禽猛兽有了感觉；二遍下来我对那些神话故事有了更多的亲近感；三遍下来我对《山海经》的平面结构有了巨大的兴趣。这不就是我所需要的结构吗？它是由近及远，一点一点地描述，一个方位一个方位地描述，如果画出来，就是一张远古的地图。所以我就用东夷、南蛮、北狄、西戎来代替。但是，《山海经》一定有一个中心地带，它是什么呢？我在诗中将它设定为息壤。

这可能是个错误。可是息壤是我构思这首诗的触发点，无论如何、哪怕是个很大的错误我也要予以保存。

与此同时，我知道苏东坡写过《息壤诗》。所以我就顺手牵羊，将这首诗的头四句作为我这首诗的四个部分，四个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重奏。以此表明我的这首诗不是一马平川，至少它也有些起伏，就像山峦和丘陵。

当然，我更注意到《山海经》这张地图其实是个拼盘。我也愿意将自己的诗作写成拼盘的样子，并非一定要从东夷写起。

这首诗需要改进，这是一定的。如何改，不是我说了算，还得看我能否真正从《山海经》里能够汲取什么。

我注意到《山海经》，当然不是一天两天了。主要是对一些非正规的学者呕心沥血地在那里考证感到惊讶。同样，在国外也有人按照《圣经》或者古希腊神话在挖掘遗址，据说效果不错。这就说明，神话决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有它的对应物，或者叫参照物。

难道我的诗里也要坐实点什么，这个想法不禁使我惊出一身冷汗。

二、对应

诗歌的妙处之一是有着强烈的内在对应关系。这种整齐的对应古诗中发挥到了极致，至少严格的对仗令人叹为观止。

所以，当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对称理论郑重其事地介绍到这里后，至少他反复阐述的光明与黑暗、太阳与阴影的这种对应关系一直残留在我的脑海里。

但是对应有时也会显得机械，如果一直遵循的话。它最好是若有若无，在意识里残存，如果我们一定要欣赏这个技术或雕虫小技的话。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可它有时候绝对不是雕虫小技。它是巨大的理论支撑，是希腊阿加农神庙所有精华的翻版。

我们讲一柱擎天，是因为我们知道天的下面是地。所以才能擎天。

在这个意义上，我这首《息壤歌》粉墨登场后，我找到了它与《山海经》的联系。那就是，我确实确实写到了很多地方、地名、方位。它们源自我这一年或这十年的写作基点，旅行之诗。

我写到了我的东部的生活，那是我的生活场所和我的故乡，写到了北方、西北和西南，还写到了域外。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我写的也是地理，在地域上也隐含在《山海经》的各个地方。

我稍稍感到满意的是，我在诗中还写到了唐朝，写到了“青瓷”，写到了《道德经》。这些，难道不是我们今人的神话？

破绽还是有的，我本应以荆州为中心，但是，我时不时将其拉回到浙江，那是我对这方土地熟悉的缘故。如果地球是圆的，那上面地方都可以是中心，我就是这么看的。所以有点“乾坤挪移”了，变形了。

三、卡尔·波普尔的语言

我并不是个哲学的天生爱好者。我也不愿意在诗中直通地引用哲学家的语言。可是这次例外了，在波普尔这位科学哲学家的演讲集里，不仅引用，而且不止一次。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可以说，这位哲学家给了我不少的灵感。他的一丝不苟的态度，对任何一个命题的追问或寻求，总是让我惊讶不已。当然，在以前的诗歌写作中，我也引用过福柯们的只言片语，那毕竟是只言片语，并不作为诗歌的动力。可是现在，波普尔似乎成了这首诗的动力之一。可能是他的某些观点打动了我。也可能是他的热情打动了我。

哲学入诗，估计不是个好办法。可我又能怎样呢？头脑空空，总是感到自己毫无作为。

是的，这只是一个例外。尽管他在文中一定要言必称柏拉图，或古希腊的其他哲学家，对于所有的源头弄得清清楚楚，这倒没有什么例外。

所以这个方法，会是我以后写作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自然不包括他的语言，因为这首诗的语言，大部分来自所书写的地方，是大地的赠予。

四、白马湖

这是上半年进行国际救灾演练的一个会议场所。我们早早地进驻。

我并不知道在我曾经生活过的这个县，还有这么大、又这么偏僻的酒店。

在黄昏到来的时候，我沿着湖边走向远处。自己为了这个会议曾经忙碌了半年，一直在杭州和绍兴之间行走，现在终于有一种解脱之感，是轻松下来的时刻。

当我从东面往回走的时候，我才发现酒店的屋顶相当洋派，完全是马鞍形的形状，且线条流畅。在夕阳下山后，乳白色的灯光亮起，那一刻，我被深深地吸引。

以后我又忙碌了几天，还近距离看到从未看到的救灾飞机。当我看到这个大家伙落地后从对面缓缓过来时，我不禁想到它那个国家的一个灾难片，在冰天雪地上，它真能在瞬间起飞？

我总认为那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做作，语言不是松垮就是散漫，就连大名鼎鼎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我也读不下去。可是，那位名叫曼杰斯塔姆的天才改变了我的看法，我从不将酒精与这个人联系在一起，我只是疑惑于他的师承。

就在那个晚上（我想是那个晚上），我想到了为什么叫白马湖？这里并没有什么马匹，更没有什么草场，我上网查了，也看不出所以然来。但我想到了白马非马这个名家的著名命题。我一直为先秦这个时期震撼，为那种巨大的差异所迷惑，也为那时的人们那种创造的使命和动力不解。毕竟没有纸张，更没有电脑，他们要留下什么呢，他们是为了什么呢？他们的那种脑力劳动早已经越过精神的层面，那个时期难道是盛产思想的唯一时期？可我还在这里重复他们的思想，是不是太无聊了？

所以预先设定的诗句就是为了引出“白马非马”的氛围。然后急转直下，写到了自己，自己的生活，在先秦面前，我们或许什么都不是，一直到写这些句子时我什么都不是。是的，我真正觉得自己多余，至少有很多多余的部分。所以我准备捏住空气的脖子。我一直都忘乎所以，其实一无是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还想到不远处的跨湖桥遗址，它尽管表明人类曾经在此活动了好几千年，但对我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就像我一直漠视的南宋皇宫遗址，激动过我，但毕竟没有影响过我。

以马鞍形的形状来引出息壤，是后来一种巧合，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很好的开始。因为息壤在湖北荆门，两者相距太远，而我将它们连在一起有硬拉之嫌。

所以这首诗从哪里开始我并不明白，这应该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白马非马给了我强烈的刺激，无论它被认为是诡辩术，还是逻辑的开始，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胡说八道，把胡说八道说得头头是道，把胡说八道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所以我对学问敬畏，又存疑。因为它们总是有道理，总是可以强词夺理。

可是，如果将白马非马的逻辑放到诗歌里，你立刻可以看到它的妙处。因为诗歌就是非理性的最大受益者，是把不圆弄成圆的方式之一，是胡乱拼接的振振有词者。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内在逻辑必须呈现。不是想说就说，而是深思熟虑地说，并且要能自圆其说。

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的祖先，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胡说八道。

五、重心的偏移

我没有到过湖北，更没有到过荆州。所以我的诗歌的中心，一直偏向杭州。白马湖如此，伍子胥如此，吴山如此。所以下意识地写下：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无端地收集，自1848年以来的热血
也许更早，也许更迟，收集那时以来的气象
各类陈述，消失的方位和蹈海的名字

可是这无端的收集大有讲究，首先想到的是1848年以来的热血，可见我的近代史知识被灌输得够多的，这也是好事，可以充分地领略这段历史的诡异，和事后的诧异。不过在这里多多少少还是留有余地，这余地就是“也许更早，也许更迟”，不予局限，至少我要收集“各类陈述”。而“消失的方位”意味着我已经意识到，我不可能再拿起锄头，到荆州去体验，去耕地劳作。至少要有现场感。是的，因为缺少现场感而惶恐，所以下意识里，我提到了“蹈海”，依然是南宋，南宋的末日景象。这种景象表现在“不应收集”上：

不应收集，杭州郊区的新鲜、城区的旧闻
以及城隍山顶樟树下古人的张皇，树皮的绝收——
那是昌化路上梧桐树的停滞
胡雪岩商人对龚自珍故居的对决
在运河边上对稻米的超越

新闻旧闻不值得一提，关键是“古人的张皇，树皮的绝收”，那是什么呢：昌化路上梧桐树的停滞，胡雪岩商人对龚自珍故居的对决，运河边上对稻米的超越。昌化路，是我在杭州居住的第二个地方，实际上是一条小路，有梧桐树，因为路太小太窄，这树是不可能再长大了。它象征了停滞不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前。而胡雪岩故居和龚自珍故居都在杭州上城区，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道路，只是它们是否有对决还只是冥冥之中的事，我就当它有。运河边的稻米，指我居住的第三个地方，运河边上的稻香园，所谓超越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它只是说，这个地方已经没有稻米了，老杭州消失了。我无法挽留这些，但又希望有所挽留。事实上我认为自己已经挽留了。只不过诗歌只是借道而已，否则这些句子毫无意义。不过我脑海里的意识似乎还在行进：

六经注我的我是月亮放大镜的手柄，意识九分
酒精七分，对跨湖桥遗址的思念五分
自信三分，进篮的感觉一分
这手柄，就像锄头，要埋下些什么
黑夜和李贺的面首，杜鹃的特种声部
不，从伍子胥最后的动作看，大潮并无异动
只有我们这些盲流曾经过问，李煜的小楼声响

好像表达的全是自我，还分了感觉的等级。从九分、七分、五分、三分、一分，透露了感觉的重心依然一点一点在往内心深处偏移，有自我批判、自我泄气的成份。解决的办法当然是有的，那就是重新开始（“要埋下些什么”），最后到达的是一些奇异的不可知的景象，比如“李贺的面首”、“杜鹃的特种声部”。但效果如何呢，估计不佳，伍子胥的最后动作并无异动，李煜的小楼声响只有盲流过问，在比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公望的山居图还要无趣的一幅长卷里，兵强马壮的只是“偶然”。

关于偶然的主题曾经书写过。在我 90 年代末期的《谜一般的马噶尔尼使团》一诗里，最后的落脚点正是偶然。一切发生的都是偶然。这不免有点伤感。

其实这也昭示了很多现象的偶然。我为什么会在一个地方叫白马湖的歇脚，有着很多的偶然因素。几乎可以说出一个曲折的故事来。

重心的转移，有时也明白地表现在时间上。最大的问题当属遗忘。但这遗忘，像传染病一样到处弥漫。我老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是后人在随心所欲地移动前人。就像我们曾经根据判断在移动前人的判断。不可能有人来梳理别人的羽毛，梳理者，估计只能是自己。

这也是这个时代专属的一点小病。价值的判断一直在移动。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在变换，而水下的部分则亘古不变。

六、李贺的面首解

李贺与李白、李商隐在文革期间被称为三李，至少我是从那时才知道的。他在那时的出名，主要是因为“黑云压城城欲摧”这个句子，经常被那时报纸的社论所引用，也写在我们的作文里。

李贺倒骑毛驴四出抄墓碑的事大约是他最为流传的，我则从中读出了他的诗风。现在我明白他的诗为什么那么拗口，不流畅，风格怪异，用字偏僻，这都源自于他的所作所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为。试想一个人老是在荒郊野坟间晃来晃去，他的心情会好吗，他的诗风会阳光吗。

他死于27岁，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

如果说三李中李白的诗是明白易懂的流畅，李商隐的诗是晦涩地流畅，那么李贺的诗则介于两者之间，是浪漫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之间的一种雄心勃勃的不流畅。他的气势巨大，但我总觉其句子有些隔。我想主要是他过世太早，还来不及圆润起来。

《息壤歌》里说到“李贺的面首”，其实是凭空而来的句子。我们都知道李贺没有什么面首，这位勤奋的青年倒骑毛驴的情景，老是使我想到了阮籍嵇康们乘坐一辆马车，任马儿将他们带到不管什么地方，然后仰天长叹，时无英雄，逐使竖子成名。这都是相当有趣的画面，只是李贺的举止缺少一点魏晋名士的风度。所以他的诗，只能看出其勤奋，不能看出其飘逸。

如果说李贺有面首，那么这面首也只能是他自己。可是在他的诗里，那种极具想象力的天赋，还是使人叹服，至少我一直在为他遗憾，他为什么不能讲诗写得再明白一点呢。不过李贺真要写得明白如话，那李贺也不是李贺了，唐朝文学史将是另外一种写法。

李贺的面首，其实是任何人的面首。我们都有驯服的一面。当然我也可以写李贺的诡异，李贺的皈依，但这显然缺少张力。面首二字我认为很妙，可以与他瑰丽的诗风相对照。如果我写“李白的高力士”，这也是有趣的，不过我认为这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里想象的余地很少。如果我写“李商隐的夜雨”，也是可以的，但可能淡如白水，难道不是吗？

世界真的很无聊，要么随波逐流，要么无所事事。当一个巨浪打来，我们担心是否能承受，如果风平浪静，我们又说太静了，总之觉得不能释怀。我是否已经是百足僵虫了呢，我是否真的已经心止水了呢，真的看透了很多东西？所以我想到了李贺，我设想假如他活得不止 27 岁的情景，那时他会做什么，至少不会是个活动家吧？至少还在勤奋吧？

我并不是在张扬自己，我只是借这首《息壤歌》回忆一些东西，表明一些东西。实际上按我的设想，应是一篇小说。现在呢，写到哪算哪。

七、渺小的放大

将渺小放大，这于我是第一次。随着岁月的流失，随着脸庞的越来越陌生，耳根的越来越清静，我深感种种无情，会经常性地碰到。很多戏剧会在我的身边或非身边上演，会在我的眼前旁若无人地上演。上演的决非我们年轻时曾经被感动过的《等待戈多》，是那种象征的、带劲的荒诞戏剧，也不是正大光明的古希腊悲剧，它是一种说不明、道不清的碎片化情节，一种带过，比如一个眼神、一个轻轻的带过、一种看似无意的安排。所以我对此是做好准备的，其实我早在年轻时就作好了准备，原因是，我不是行动派。所以我明白：

只有不断放大放大，只有不停地提及提及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蚂蚁的海洋才会不被忽视，海洋的空旷才为人记起

只有不断地放大，不断地被提及，像我这类多一个不算多、少一个不算少的无足轻重的人才能被偶尔问候和记忆。我其实对很多东西是看明白的，只是看得不够彻底：

在红与黑之间，很难看出两种颜色的显著区别

这显然是在装糊涂，但也是真理，什么是红，什么是黑，还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关键是你给这些词赋予什么样的含义，作出什么样的解释。我在不经意间，也对我的孟浪的行为作出了反思：

一味地动用肾上腺素，固然令人肃然起敬
但早已打发早春和暮春的意外出局

早年在写作时，激情一直在支撑我。那时的诗歌方向感十分不强，不知道节制，总是语言有余，深度不足。但要说是肾上腺素早早地导致了意外出局，这是一种激愤，无须追究。

不过将渺小放大也不是没有目的。我的最终指向，不是我，而是我自以为十分熟悉的淳安县。八十年代中期，我曾经在一艘船上，漫游千岛湖三天，吃住船上，那时千岛湖还没有那么大的名气。我去走访的，是那些后靠移民。他们的生活，应该说比较清苦，除了住的房屋都是清一色的灰白，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印象较深的是每户人家的大门上沿都装有一面镜子，当时不明白是为什么，后面有人告诉我说可能是为了避邪。在淳安县的第二大镇，我看到了半山腰的方腊洞，可惜太高，没有爬上去看看。当然，在我的记忆里，是我们举办的一个培训班，第一天所招待的，居然是“百鱼宴”，也就是将千岛湖的鱼用各式烧法烧起来，可见那时的淳安县县城排岭镇的人还是挺有营销意识的。

我那时很畏惧到千岛湖，主要是坐汽车要七个小时，由于是盘山公路，几乎每次下山晕车，这不是盘山公路的错，而是那位司机喜欢开快车，特别是在下山的时候。

直到我直到杭千高速公路通车以后，才又到千岛湖，流连在几百个山头簇拥的碧水之间。我也看了淳安县老县城的水下考古电视直播，自是感慨万千：

站在梅峰观山，就像李白站立在敬亭山
千岛湖最美的部分，是以前未曾料到的
可是水下的狮城，在湮灭之后的偶然记起
触动的是我的最为尖利的部分：当生活沉没
我有必要在乎徽派的建筑、石墙的斑驳
以及一个甲类县的所有汇总
所谓的美，有时建立的基础无人得知
是背井离乡，是家族脉络的分崩离析
当生活沉没，我有必要在乎徽派的建筑、石墙的斑驳吗？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这是我的心声，说实在的，我还认同这一句：所谓的美，有时建立的基础无人得知。其实我还知道，如果把渺小浓缩，我们根本就理解不到大千世界的那么多奥秘；如果把渺小放大，我们也许真的能理解一些曾经不屑于追究的往事。像我曾经居住过的那个长度有五华里的长街，多少往事在里面湮灭。

八、异质

我到东北，去的最多的省份是辽宁，从丹东、沈阳，一直到大连。在丹东，我目睹了鸭绿江的对岸，在那边度过了两天一夜。这是我最受教育的几天。感到世界上的极端不少。而那些牺牲是否真的值得。在我看来，那些干净的或者强迫人说干净的大街就是一个现成的洗脑机，我们有何羡慕的。这些，其实已经写进一首长诗里，不过，没有张扬。

以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连续到了吉林和黑龙江。在黑龙江，我对林区伊春没有感觉而对哈尔滨兴趣很大。

主要源自它的名声和它某些方面的异国情调。我指的是中央大街一带。我与七八个同伴在夕阳的光照下匆匆找到大名鼎鼎的索菲亚教堂。据说这是远东最大的东正教教堂。因为无法进入，我们只得在其外面流连忘返，细细查看它的构造和外形。是的，有时外形也反映了人类隐秘的欲想无意识的投射，而建筑，无疑是最好的表意符号。

它就像是一只懒洋洋的猛兽，无助地栖息在远东。它一只这么存在，无论你是否意识到。最令人惊异的是，在它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小窗里，突然亮起了昏黄的灯光。十分在意这灯光，它引起了我对北方教堂的想象。

所有这些北方或北方以北的事物，给我的一个印象是，寒冷。当无数的年轻人寻求那些极端事物时，中庸确实比较难能可贵了，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把中庸读成平庸的。现在我比较知道，极端其实并不难，只要冒一股傻气，只要有一点杀气，就可以了。可叹我当时还迷恋于诗歌的极端主义，希望把句子写到极致，不管怎么说，那时年轻。

不希望全民极端，全民极端的后果很严重。问题是，这个浅显的道理谁都明白，可后来呢，依然有极端，极端在这里或那里迷惑、诱惑。我们能讨论什么呢，在这个言辞不流畅的时刻，近代，始终如那只看似懒洋洋的猛兽压在我心头。我想近代的符号很多，有上海，满洲里，哈尔滨。其实我想到的更多是外来的物种，外来物种的神秘性，始终在敲打我们内心的欣喜或恐惧，它们的后果很温和还是很严重，这取决于它所到达的地点。我想我的下一个题材和主题是植物。

我的迷茫是明摆着的：

必要的冷静摆放着，在异国他乡
在可以放肆的地方
这种长期的驻扎，唤醒了抽象的意志
畸形空间清醒的迷茫
一切的外壳权当在九霄云外
当我抱着枪支在雪地比划时
我知道我的影子做着同样的事情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异国他乡，这是说严寒的空隙里
冰封是何等的意味深长
一个士兵，可以从外太空过来
用苍白的目光打量
后印象派画家的星星和月亮
而在现实里，权利没有义务
解释来之不易的荒唐

实际上，我的所谓的沉重还不止于此。我总是遥想的西伯利亚，那种极寒地区，与我们很相干吗，这是两种生存形态。我到过法兰克福，可惜没有到过莱比锡，两者的距离如何，我不得知。我在空中看过伊斯坦布尔，没有发现两大洲连接处的显著不同，波斯普鲁斯海峡的海水同样地蓝。那么外来的物种在一个很不一样的环境里，会怎么样呢，我觉得不可想象。它们与本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天然联系或不联系，两者在互相打量吗，情形很不清晰：

一个随军教堂，冷冷地
注视楚国的礼仪和气象
三闾大夫是在招魂吗
招魂术，温暖了圆顶教堂的心房
有限的清凉，以及数不清的严寒
为最后的皈依，领取四世同堂
老庄终于在行进中被清除
曾经的齐声叫喊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被刺目的光线晃了一晃
你这东方之正，本身慈孤吗
有无被北风镇住，力排众议
建造无所不在的教堂
看不到信徒，但总是有微弱的灯光
在里面神秘照亮
堂而皇之，指向冰凉

在这里，可能我想说的是，教堂是息壤吗，或者说息壤正以教堂的形式出现吗，对此我不能肯定，我甚至不想猜测。那种神秘通常总是很迷人的，我不想说迷人或不迷人，但我的内心总有一点冰凉。这种冰凉屡屡让我的眼睛充满了薄雾，我承认我的视力很不好。

因为它们在北，所以被贴上北狄的标签，希望这种称谓在这里不显得那么突兀。

九、与玻璃制品对视

对于北狄的称谓和它的历史成因及对中原的刺激，依然没有把握。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一个铁屋子里，总有几缕气息飘出，总有断断续续的往来，总有一串或几串脚印，蜿蜒在沙漠地带和繁华都市。我能想到的是威尼斯，想到开封和甘肃一个奇异人群的村庄。当然最直观的地方是西安的大雁塔。

在现代的威尼斯，我目睹了威尼斯商人（或者说商人的马仔）用汉语在吆喝。那是一个玻璃制品作坊，里面精美的

玻璃艺术品栩栩如生，仿佛在述说它自己的前生后世，它自己的传奇。人其实也是玻璃，只不过没有这样晶莹透明，但同属于易碎品。在这个易碎的年代，在这个不那么保险的年代，我停下来与玻璃制品对视，企图看透对方的内心。它有何意义，我这样询问自己，我甚至怀疑自己的行程。当然威尼斯水城最著名的地方当属圣马可广场和曾经的威尼斯共和国留下的奈何桥。在圣马可广场，一个同行者劝我坐在广场上饮一杯啤酒，说此生可能就那么一次，他可能说对了。喝着苦涩的啤酒，看着圣马可大教堂，看着汹涌的人群和地上的鸽子，想到了艾略特所说的“那么多人从桥上涌过”。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可还是历历在目。此外，作为一所濒危的城市，在海水中挣扎的城市，在船上远看过去，其实并不是那么诗意。

从西安出发的唐僧，历尽千辛万苦达到印度，历时十七年后取经返国，主持了设在大雁塔的翻译工坊，可能也是繁华盛唐的一个缩影。所以这种交流，是潜移默化，还是蝴蝶效应，这些都是不可化解之谜，用肉眼无法观察，只能想象是千百条小溪，从不同的地段汇聚到一条不可知的无名之河，这条无名的大河东突西窜，谁知道最终流到哪里，或者曾经停留在什么地方。

所以传统是否一成不变值得推敲，传统也在变，也是一直受到冲击。与其说受到冲击，还不如说是时尚在左右。无非那时不说或不知道时尚而已，就像1966年及稍后几年学生或知青的军装，据说不但流行，还是某种特权的标志（参见某些回忆录）。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那么，从某个版图上斜过来的几行脚印，是否在传统之上留下了印痕，这首先取决于这些脚印的力度，还取决于传统所在之地的土壤是否肥沃，是否适应。我们看到的是，在1968年，不但我们有红卫兵，法国等地也有红卫兵在活动，可见有时并不取决于土壤，而是舆论、局势、热血。

在灾难深重中挺过来的国度，在一个陌生的地段，也会转晕，也会集体无意识。这个集体无意识，一再被证明，然而都是事后。

我觉得我在哈尔滨很无助。这种无助，其实与哈尔滨无关，与我自己无关。说起来这是第二次到哈尔滨，我很期待。但是很累。因为身不由己。我学习的东西，仿佛是反对我自己，可即便是反对自己，我还得学。而且学得还不错。实际上这种错位的东西可能一直伴随了我的一生。好在总算是基本属于和平的年代，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是在战乱中呢，我们有可能这般真诚地追随我们的内心吗？这是我们活在当下的幸与不幸。因为还可以遵循内心。

但是事态都是相对的。在我说这话时，我没有想到，我一直伴随着的卷烟可能要远离我了，因为遭遇了有人预警过的雾霾。

所以，我不时地想到哈尔滨，想到北方，想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北方。因为气候的反常，我不得不认为是：

一个来自过去的驿站，传递着
火种的家乡，火种的旧灰复燃
城市真实地中暑，无可置疑地中暑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所谓的现代派，其实不堪一击
它们的火，忽然成为毒药

仁丹在哪里，人为的虚弱
指向一道旧式风景：忽略了的土壤
知了终于被迫发声
表达的不是愉悦，也不是痛苦
而是夏日树叶的声音

早已经消失的仁丹也出现了，这种后果谁能预料，谁又能正视和负责。这也是我坐在威尼斯的广场上所不能预料的，当时只想到这是座濒危的水城，难道真的能拯救？

十、结合

在自己的诗作里如果说出神来之笔几个字，是不是有点过了？所以还是以结合来命名要好些。但这真的是一本书、一个哲学家和一个地方的故事。这个地方叫作长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地名，是浙江临近江苏、靠近太湖的一个县。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过一二次，还特意坐了一趟从杭州到长广煤矿的小火车。到那边去看了一个无甚特色的福利企业。

而近期这次去，突然了解到，它的发展在湖州市是数一数二的。

当然我们去是为了抗旱。那里好像有点百年不遇的大旱，有的村子只能动用消防车去给他们送水。我们还到了一个三级抽水的地方，首先是一条小河，由于小河的水面较低，只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能用水泵将其抽到一条水渠，然后再把水渠里的水抽送到农田。

当然，最后我们还去看了上游的一个水库，据说那里储藏着长兴的生命之源——最后的生活用水。

就在那几天，我正在看题为《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的波普尔的演讲集。这本书是一个同学推荐，可我放了十多年还未曾翻开一页，为此我深感不安，决定随身携带。这个决定是如此正确，因为它被我带到办公室里，也被我翻开在书房里。现在我还记得看到妙处差点儿要拍案叫绝。我知道我读这本书时进展是如此之慢，但我也知道我在阅读中获得了快感和解放：不仅仅是知识，而是对知识获得的态度，以及波普尔对哲学的那份认真和眷念。

一行文字终于打开了我的思路。“狂热总是邪恶的”。这是波普尔时不时出现的结论之一。也是对暴力和血腥的一种描述。对于经历或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波普尔来说，不愉快的记忆比比皆是。波普尔所要表达的，正是我所感到吃惊的。何况那一刻我正被炎热折磨。所以狂热和炎热、革命和倾盆大雨被结合到了一起。被结合的，还有波普尔行文的节奏，或者说他的哲学的节奏。当然，我的首要任务，是要将白天我走过的地方结合起来，以此让他的哲学他的研究、或者说这首诗落地。要把宏大落到一个小地方，这个地方必须与波普尔对康德的描述对应并契合，最好是有一个过程。而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的是，我去的几个地方正好与波普尔的描述和他文章的几个转折有些暗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这类写法其实我在去浙江的一个县武义时就用过。那是我对应的是中东发生的一件事。在这首长诗里我还再次写到武义，是写我的牛头山之行。之后我似乎还写了浙江的丽水，东北、西南，甚至写到了北美和中美洲，以及伊斯坦布尔。我想，这就是与《山海经》的一种结合。《山海经》在的脑海里，似乎是将一颗石子投到水中、然后沿着波纹渐渐扩散的写法。然而在这种一成不变的写法中，中间还穿插了一些神话故事、神话人物，所以我想我也应该写到历史，以产生一些纵深感。

总之，从结合的角度看，这首写长兴的诗作让我对长兴这个地方产生了兴趣。我开始认识到，小地方有时不小。

十一、诗外的东西

诗外的东西有时可以成为诗的一个部分。

在长诗组建完毕以后，忽然觉得有说不完的话，有一股莫名其妙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说不清楚。但我的内心深处一位是气。

诗歌，哪怕是长诗，需要一气呵成，哪怕我写了几个月的长诗《超现实书》，我知道我那些气其实一直存在。它们有一块我熟悉的、当仁不让的土壤：杭州。我的那些句子其实就是从现在的杭州乃至南宋的杭州冒出来的水蒸气。有时我甚至感到是萧索的秋天冒出来的嫩绿乃至深绿，是葛洪的道观冒出来的飘渺的红雾，而我的使命，就是要抓住这红雾，将其具体化、诗化。我觉得有时我就站在苏东坡的旁边，要说出他未曾说出的话。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而《息壤歌》是一首与《超现实书》（我差一点要将其命名为《南宋的超现实之绿》）完全不同的诗歌。它的诗句既不像李白那样飘逸，又不像杜甫那样苦难深重、忧心忡忡，更不像李商隐那样迷茫无度，它关乎天地，打捞沉淀在历史长河里的枯枝败叶，希望将它们浸泡，将它们晒干，成为一幅旧旧的、可以寻找宝藏的地图。因此这幅地图，必须要有一些碎片，必须要让别人来拼合。

但寻遍全诗，我找不到可以切入的地方。唯一的方式，就是直接用文字表述。这就是一些诗句前面说明字句的来历。我希望它们能成为粘合剂，将章与章、节与节之间连接一下。不过诗外的东西仅仅是这些，还是不够的。我希望它们真正对读者有所触动。我希望它们能够提高一些品质。所以在一个地方，我不得不说：“《山海经》是一本奇书，至今没有人能够真正读懂。这是你我的福音。”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惟其如此，我们才有重新诠释的余地。在另一个地方，我断言：“破坏了《山海经》，相当于重构一本新的《论语》或《道德经》。”这也是我的真实想法，是我将再一次阅读领悟《山海经》的依据所在。但是，我自己比较认可的是这几句矛盾重重的句子：“我就是让自己无拘无束，高高在上，无所事事，不能释怀。”好像是这首诗的宣言，我的宣言。

诗外的东西，我的理解，它必须回来，成为诗的一部分。可以这么说吧。

十二、讨论

十分赞赏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在里面通篇找不到尤利西斯这个人物，标题的命名可谓别出心裁。当然现在

我们明白了，这是一个现代神话。实际上它已经颠覆了神话。我的《息壤歌》本可以不用这个名称，但它关乎这篇作品的主题，所以用了。乍一看是个堵与疏的问题，或者说是手段与方法，但最终的指向应该是神话。息壤二字似乎含义不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它至少是个粘合剂，可以把信口开河、东拉西扯的东西胡乱却又相当精确地堆在一起。我不敢说它环环相扣，因为这是做不到的，但可以做到合并同类项，或者这么表述，可以小小地放荡不羁一下。说到底它就是个多重含义、多重意义的主题，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确定性。我想，我如此喜欢不确定性，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包括明天、人类的前途。

写有包容性的东西，单一的主题肯定会限制思想甚至想象力。同时主题又不是预先设定的，它是通过不断地挖掘而不断地深化。这种深化如果能做到像写《玫瑰的名字》的艾柯那样通过转述而拥有四个层次，那是再好不过了。但在多数时候，我们因为缺少这样那样的原材料甚至学识而做不到，这里当然有个水到渠成的问题，有内在的规律性问题，内在的规律性一直在起作用，无非我们感觉不到而已。所以沿着规律性这条草绳灰线，从各个方位进行摹写和开掘，主题这座荒凉的嘉峪关必定有一面城墙将被打开一个缺口。如果能做到打开一个缺口面前又有一面墙、又有另一面墙挡在面前就更好了，进入之后会很有成就感。

所以有人宣称一生都在写同一本书、同一首诗，我想是在主题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主题的实现当然也很有兵法，虚虚实实，虚晃一枪，放点烟幕，声东击西，草船借箭，暗度

陈仓，三十六计，无用不极。我还是实际一点，用讨论这个词来说明到达的途径较好一些。讨论有几个层面的意思和不同的方式，如探讨，对话，自我的思想斗争，形而上的思考等等。这种不同的方式构成了一个个骨架，而真正成形后应该有血有肉。也就是说，讨论只是一个中间层次，它必须要有一个或几个落脚点。在《息壤歌》这个作品里，讨论了很多问题，但它不是海市蜃楼，而是通过一个个地点实现的。这些地点，有其独特的魅力和内涵，沿着这些独有的事物挖掘出来的东西有助于炫耀或深化主题，有时甚至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些所谓独特的事物其实与我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有关。在诗中的绝大部分地方，我都到过，有过非同寻常的观察和体验。但是，有一个未去过的地方，我虽然早已经知道、十分向往且又始终到达不了的玛雅遗址马楚·比楚我却落笔了，这当然得益于电视的发达，这是因为讨论的需要。我并不想与聂鲁达著名的《马楚·比楚高峰》比高低（怎么好与这个伟大的作品比呢，我不想在这里留下话柄），也不想受他的影响，我只是觉得这个题材适合我所要讨论的问题，那就是活人祭。人类所有的仪式，都有它的必然性，说起来是遗传的因子，其实都反映了人性的某一部分。我惊讶地发现，无论东方西方，某些想法和某些阴暗的做法有很多都如同一辙。在另一个地方，就是欧亚连接处的伊斯坦布尔，我也写了，而且写了两篇。写了它不同的地名，我想也是讨论的需要。另一些地方却是随机性很强，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但最终发现，我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同一的，所有诗句到最后笔锋一转，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都回到了我的出发点。如果以诗中的地名而言，它们不过是前一个地名的转折而已，或者说互为转折。现在已经过了对地名的表层含义感兴趣的时期，早先，我对如驻马店之类的地名是很感兴趣的，不是带上一笔。而今，地名的沉淀引起我的注意，地名也是指南的一种，有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带上了人类生活深深的烙印，所以将其集合，不失为一种明智，或许这是我工作的部门有这块业务带给我的影响吧。

重要的应该是地名下面隐藏的东西，没有这个冰山下隐藏的巨大部分，讨论无法展开，不能很好地进行。而在这里，现场感十分要紧，它是将诗歌拉近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们都是新闻工作者，我们会抓取到它们的特点，当然前提是要到现场。因此这个行万里路并不抽象，也不是旅游二字可以概括的。即使我们到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但我们每一个人看到的事物看到都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构成了讨论的基础。而且冰山下巨大的部分我相信其构成也不是那么单一，它们成形的年代也一定不一样。这就告诉我们，为了使讨论能够顺利展开，让众多的地名排列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不必在同一个年代或同一个时代展开。

讨论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是下意识的，但最终是有意识的。

十三、唐朝

自小读的就是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选本，但真正进入其高妙的意境主要得益于杭大中文系吴熊和老师的授课，他讲到了几重境界（是唐诗本身，不是王国维的境界

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美妙的画境。其时正好又有意象说的兴起，以及传入以庞德为代表的意象主义对中国古诗的推崇和误读（是否来自于袁可嘉主编的几册《现代派作品选》则忘了），所以对唐诗的重新认识是在80年代初期。不过要说对中国古典之美包括唐朝之美的认识则首推《美的历程》，正如对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潮的初步认识首推《理想的冲突》一书。在李泽厚《美的历程》里，记得他描绘唐朝的特征是意气风发、青春作伴、建功立业，构成了唐诗的基础。

明人屠隆有言：“诗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称唐人，何也？则其所托兴者深也，谓其犹有风人之遗也。非独谓其犹有风人之遗也，则其生乎性情者也。”他还说：“《三百篇》博大，博大则诗；汉、魏诗雄浑，雄浑则诗；唐人诗婉壮，婉壮则诗。”唐诗是否可概括为婉壮，可以讨论，但他这里主要讲到了诗的气象，非常值得注意。而这一切，取决于是否性情中人。这个认识，可能要比意境说要好一些，因为意境固然体现了精妙、精致，但过于精妙、精致是否也会失去一些诗意？这大概是格律诗稍逊自由诗一筹的地方。因为它被限制了。但是音韵的精妙还是要追求的，到目前为止，可概括为求之不得。

唐朝的遗址可能很多，如西安、塞北都有，还有浙江的唐诗之路，寒山、拾得的落脚点等。这些都激起了我的一些想象。比如写了10多位唐朝诗人，刻画了他们的形象。比如在诗中专门写到“青春作伴”和“建功立业”。写到寒山和拾得一起打扫院子、一起数天上的星星，“任千年万年从脚下流过”（见拙诗《午夜试笔》）。但这些我感到太理想、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太青春，直到最近一二年到达一个废弃的唐朝金矿，我认为我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当然，如果仅仅是一个废矿，它的潮湿不足以引起更多的想象。问题在于，明朝的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在这里当过县令，据说他就是在这个金矿的所在地遂昌写出《牡丹亭》的。在这个大山里，完全看不出与《牡丹亭》有关的事物，正是这一点让我着迷。正是在这个潜意识的基础上，让所谓的青春荡然无存，让溃败呈现：

久远的变动散落在各个地方
几乎伸手可一把抓住
孔子在衰落的年代里捕获麒麟
银坑山在抽象的斜纹里惊现金矿
注意，那是唐代的金矿，在遂昌的大山里隐藏
那是盛唐的居所吗，还是中唐的渴望

我想，我比较满意的是“孔子在衰落的年代里捕获麒麟”这句，仿佛是飞来之句，仿佛又是随手拈来，将这个隐喻与金子的开掘提炼（炼金术）并列起来，实际上在我的眼里它们就是一回事。孔子听说有人捕获了麒麟是非常悲哀的，他知道他已经完了。而诗中提到的银坑山中的银坑，我以为可以与金矿对仗一下，我写不好诗歌，大约与喜欢这种雕虫小技有关。但诗中我还得不断地强调、强化对唐朝的思念：

唐朝的金子，就是这么在提取
就像唐诗三百首，人人可记忆一二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可它的开采，中止在看似开朗又疑神疑鬼的明代
在那些挖空的地方，不断地挖掘
山脉终于有了一次移动，告知人们
过度相当于在全唐诗的中间拉上一刀
华清池的温泉微微一笑，镇住了空旷的长安
可是，明朝的矿难为何会导致诞生牡丹亭

唐朝和明朝的市井之气，就这样联系起来。但与其说是联系，还不如说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所谓山脉的移动，就是塌方，就是矿难。将矿难与《牡丹亭》联系起来，又是我喜欢的做法，看来我是不可救药了。

我想我的问题在于，这真的是唐朝的做派，唐朝的性情？真的与唐朝有关？好在唐朝可分盛唐、中唐、晚唐，好在崔颢有诗曰：“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十四、典故的运用

用典始终是个问题。在今人周振甫的《诗词例话》里，用典问题似乎有个标准，即用的典必须不“隔”，就是说哪怕读者不知道这个典故却也能读出它的意味才是好的用典方法。也因此，对李商隐的批评就很多了，认为他的晦涩有许多是用典造成的，对他取的成就打了折扣。为其辩护的人则用政治高压、使他不敢直言、只能曲折表达来为他辩解和解脱。所以这本《诗词例话》，可说是我小时候古诗的启蒙书，该书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用典问题和隔与不隔的说法。而且隔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因为我对什么是隔一直捉

摸不定。在与朋友的讨论中，我始终坚持我的作品比较隔，我解决不了，要么失之于太流畅，总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由此我在90年代学会了品味两个词汇，一个是度，第二个是平衡。在苦吟中还要考虑这些问题，真是得不偿失。不过我读《诗词例话》也是有副作用的，就是我欣赏古诗从来都是欣赏有诗眼的部分，而不是全篇。所以我老是说要有警句警句，最好是通篇都是。其实这是读《诗词例话》带给我的一个后果。对了，所谓诗眼，可能也是从这本书上得到的。

但是，对用典的态度，对我来说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在艾略特的杰作《荒原》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里，用典的地方比比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荒原》就是由典故构成的。将典故变成深度写作的杰出手法，这是西人的一大贡献。当然它的深层次，主要是对某个古代神话或史诗的对应，这个对应，能使乔伊斯看似微不足道的写作提高到现代神话、现代史诗的高度。福克纳则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是很愉快地改变了对用典问题的看法。不但改变，我还愿意自创典故。最典型的大约就是我的《我到因卡拉》、《我到托托马》、《我到多伦》、《我到索约索》这一组诗，原本准备写16首，最终只完成了8首。什么“因卡拉”这些地名都是虚构的，比较起来，《因卡拉的事》和《托托玛的飞翔》这两首还算成功，但它们代表的是什么似乎还没有完全解决，我只知道因卡拉是一个国家。而且，我要不要把《格尔尼卡》、《吴道子的画》和《马噶尔尼使团谜一般的使命》算进去，一直犹豫不决。当然他们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地名的西化。这次写了《息壤歌》算是一次清算吧。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在《息壤歌》里我又开始杜撰。不知怎的，我总忘不了鲁迅。在这首诗里，我将他塑造成谷神，称其生长在现代的先秦。当然在诗里没有出现鲁迅的字样，但以“一只病病歪歪的肺”、“函谷关的两棵枣树”进行了暗示。现在好像有人对鲁迅反感，总想千方百计地贬低他，说他只是一个骂骂咧咧的人，不断将他清除。这本身就坐实了鲁迅的话，好像他说过，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他还说过许多话，如果一翻，会发现都对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小品文只是小品文罢了，有何可推崇的。

用典和自造典故当然是两种手法。一种是真实的，有形的，至少是有人知道的；一种是自创的，荒诞的，天马行空的，最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一种方法要慎用，因为缺少一种对应。对应，是伟大作品的诞生地之一。

十五、域外的事物

世界的，还是民族的，这个文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的认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在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之时，要想抵御外来词汇和外来意象，似乎比较困难。有很多东西本来就是相互渗透的，借用的，至少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的确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本民族的思维、传统、意识、意象里，深度挖掘，一再传神，这些都是应有之义。借鉴只是智力的启发，而不应做某种摹拟。我推崇摹拟，我一度认为摹拟是最高等级的写作，但我指的是对事物本身的摹拟，越惟妙惟肖越好。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对事物本身的摹拟，也可理解为神似。但这是放大的神似。当然也可认定是对现实的摹拟。这个时候，我们的思维定势，可能要改一改。在写作中，现实永远是战无不胜的。对历史上的作品，其实我们也是以现实为观照进行一些评价。这就提醒我们，是什么样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是发生的事件，还是民族或国民深层的心理机制？如果要举一个例子，我以为《阿Q正传》里的阿Q是一个抹之不去的文化符号，而这个人物的就可认为是摹拟而成。

问题当然出现在诗中对域外题材的应用上。在这首诗里，有好几篇。我有无必要一定要设法避免？不过我一直以为诗歌是六经注我，不必太在意题材，何况在《山海经》这样特殊的题材条件下。我现在提出来，无非是表达对我自己的怀疑。我对那些模仿的作品其实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哪怕它名气再大。我的怀疑是，我能否更精纯一些，能否不轻易去碰那些域外的、看似讨人喜欢的题材？

中国著名影评人周黎明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周黎明（Raymond Zhou）1962 年出生，1978 年毕业于湖州练市中学，同年考入杭州大学外语系，当时只有十六岁。1982 年于杭州大学外语系毕业，获英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5 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外语系，获硕士学位，主修西方文化；1992 年毕业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哈斯商学院（美国十大商学院之一），获 MBA，主修战略策划和行销。

周黎明现为双语作家、文化评论人、影评人。他常年撰写中英文专栏，包括《看电影》、英文《中国日报》、《名Famous》等报刊。每年撰写并发表中英文文章各百多篇，已出版 21 种著作（至 2018 年底），其中三种英文著作。每年参与电视及网络访谈节目百多个，以及各种论坛、电影节、电视节目及其他文艺领域的座谈和咨询，担任嘉宾、策划或主持。评论的题目涉及电影、电视、戏剧、古典音乐、文学及社会文化，尤以跨越中西文化的内容见长。被《洛杉矶时报》（2012 年 3 月 10 日）称为“中国的罗杰·伊伯特”。

周黎明著有电影类著作十多种，包括涉及社会和文化的“泛影评”集《莎乐美的七层纱》和《你的，大大的坏》，就片论片的“纯影评”集《四面楚歌：周黎明纯影评精选》、《好莱坞现场报道》、《好莱坞名片透视》，研究美国电影业运作的《好莱坞启示录》，囊括 5500 多部影片的电影指南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西片碟中碟：英语片册》、《西片碟中碟：非英语片册》、《华语片碟中碟》三部。

周黎明著有英文著作三种：时事评论集《透视中国》（X-Ray: Examining the China Enigma）和采访集《美哉中国》（China the Beautiful）。《中国电影实用指南2002-2012》（A Practical Guide to Chinese Cinema 2002-2012），本书详细介绍中国电影近年的发展和各种环节，是第一本研究新世纪中国电影的英文著作。

除此，周黎明还从事系列高端采访，包括“三重门”后的韩寒独家专访、进入百大人物榜前夕的章子怡、票房破记录后的姜文等。曾为央视电影频道策划斯皮尔伯格和张艺谋的对话。担任各种电影奖和电影比赛的评委，以及电台、电视台、网站各种电影及文化类节目的评论嘉宾，其中包括每年的奥斯卡直播点评及之前的奥斯卡预测。

每年担任多种文化类论坛的嘉宾。在多家大学举办文化和电影类讲座和座谈。

（本文资料摘录自“百度百科”。）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漫谈六·一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六·一到了，我们想到了什么？想到了儿童。想到了邻家的儿童，还是自家的儿童？我想多半是自家的儿童。年轻的父母想到的是自家的宝贝，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想到的是孙儿或外孙儿。唯独不会想到自己的童年，想到自己曾过过的儿童节，我想。

今天的儿童节对儿童而言，是富有的，但更多的是物质上的富有，估计很少会从精神上的富有去思考。

我曾经度过的儿童节不可能有物质上的富有，好象父母也没有为精神上的富有精心安排过什么活动。

然而我感觉我每次都在内心很隆重地庆祝过儿童节。这个庆祝的仪式是从洗得洁白的白衬衣和洗得同样干干净净的红领巾开始的。虽然这一身其实是每天的标志，但我总感觉那一天的白衬衣和红领巾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一天会有特别的憧憬，有对未来的幻想。我每一个儿童节憧憬的未来都会有一样的蓝天，一样的祥和，一样的美好，和我的白衬衣一样干净，和我的红领巾一样没有杂色。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节与我渐行渐远，但它在我心里依旧美好。看着弟弟妹妹们欢欢喜喜过他们的节日时，我内心与他们一样快乐！

直到进大学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童年幻想的天空可能不会是我未来的天空，可能没有那种喜欢的静谧，没有那种渴望的纯美。

后来，每当儿童节来到时，我有时会在路上望着别家欢欢喜喜蹦蹦跳跳的儿童，想：他们心中的儿童节会与我心中曾经的儿童节有一样的色彩吗？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儿童图书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儿童图书是写给儿童的，是写给儿童的父母的。在孩子还不能读还没有耐心读的时候，孩子的父母会很耐心地和颜悦色地读给孩子们听。

儿童图书大都配图，有的以图为主。无论文还是图，都会是令儿童们爱不释手。但能不能让所有打图书的孩子都欲罢不能呢？这就要看图书是否能真正抓住孩子们的心。

最近去看了一出儿童剧，是根据瑞典儿童作家写的儿童图书改编的。演员都是成年人，个别还上了点年纪。成年人演儿童剧而且是为学龄前儿童写的儿童剧，看似简单容易，但仔细想想还是有难度的。这难度在于要让孩子们看懂听懂。

我注意到那位儿童作家一直坐在小舞台的后台边沿上，一直在观察也坐在舞台上的孩子们的神情。据说她这样连续观察了好几天好多场。我想这大概就是她的图书受孩子们欢迎的缘故吧。

故事很简单，就是孩子们平时生活里经常会发生的小事，小到甚至会让长大的人感觉很无聊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些让成年人很容易忽略的细节变成了一个个“无聊”的故事，让观看的孩子们笑得前仰后翻。

我想起以前看过的几本瑞典儿童图书，好象都有这样的特点，拿一些很“无聊”的东西做文章。这些东西我们通常会觉得没有意义不值得花心思去加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不知道儿童图书应该怎么写，应该些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生活理念会对这样的一些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我想大概没有对错，大概都有道理。

可能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为什么要有儿童图书？儿童图书在儿童眼里是什么东西？儿童图书对儿童的成长起到怎样的作用？起到多大的作用？不同意义的儿童图书对儿童的成长会有不同的意义吗？有没有对已经长大成人的儿童们做过有价值的跟踪调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窗外的风景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搬家了，窗外的风景不一样了。

原先住在底层，窗外的风景大都在平视线上。映入眼帘的大都是来往的车辆和路人，还有闪亮的红绿灯。道路两旁的树木灌丛现在很葱茏，很赏心悦目。但它们挡住了后面的风景。秋冬季节，枯叶落尽后，还是看不清后面的意思。

当然也可抬头仰望，那就比较刻意了。也可俯视，那一定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注意。这种努力虽然可贵，但少了一份随意和轻松，也很难坚持。

现在搬到了五楼，窗外的风景就完全不一样了，与云的距离近了许多。仰望天空是在不经意之中，云的变幻就看得更真切了。由于平视线上也没有多少障碍物，所以看得远了，远处的风景也因此有了大致的轮廓。多了些满足。

我想三楼的窗外风景应该会有些不同。别处的别人家不同楼层和朝向的窗外风景一定也很有特色，一定也有不一样的精彩。

由此推想开去，心胸就开阔了一点。知道要看到更远，就应该登得更高；要看得更多，就应该转换更多的视角。时间长了，就慢慢知道原来自己看到的世界其实很小、很小……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露台的天空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我躺在露台上，打开一把橘红色的遮阳伞，仰望天空。

天空湛蓝，没有一丝白云，像一块巨大无边的蓝布铺展在我的头顶。我想起一部美国的影片，影片里一位年轻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都在搭制的布景里，小镇上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唯独他一人蒙在鼓里……。恍惚间我也生出了这样的不真实的感觉。

渐渐地天空的深处出现了淡淡的、很漂亮的云朵，像油画，油画里有我粉刷一新的白色的露台、我的橘红色的遮阳伞和开出纯白的玫瑰花的绿丛……。一切是那么美好。

云层厚了，渐渐占据大部分的天空了。湛蓝慢慢被挤压到厚厚的云层缝隙之间。依旧很好看，依旧精彩，别样的精彩。

学开过滑翔机、因此懂得一点天象的太太说：明天的天气要变，可能会下雨……

（2019年6月14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鲍勃·迪伦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鲍勃·迪伦我很熟悉，因为我编著过《美国摇滚乐》。鲍勃·迪伦我很陌生，因为我不很懂音乐，不很懂摇滚乐，只知道他是音乐人、流行乐坛的巨星。

我编《美国摇滚乐》是十几年前的事，是为了出版而出版，不是因为我喜欢摇滚而出版。十几年前的事已经淡薄，但鲍勃·迪伦这个名字知道。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个名字，我想听听自己的想法。

鲍勃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一定与文学有沾边的地方，那就是歌词。歌词能获诺奖那一定写得很文学很艺术很有思想。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那为什么会有人质疑，会有那么多人质疑？

我想，虽然鲍勃的歌词很文学很艺术很有思想，但人们记住他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位音乐家，而且因此而闻名；并非以文学家或诗人著称。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质疑是情有可原的。

我的疑惑是：是世界文坛没有够格的诺奖候选人了，还是诺奖想扩大范围？我想不会是前者，村上春树的呼声很高，很高了许多年了。还有许多内心很不服气的作家很努力地盯着这个奖项。难道品味很高的诺奖评委们觉得这个浮躁世界已经产生不出伟大的作家了？

我想应该是后者，是评委们希望不要冷落边缘文学——歌词。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歌词很难文学，一文学就做不到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了，可能不是写不深刻写不文学，实在是为了走大众路线使得歌词流于肤浅了，实在是为了五斗米而不得不写得俗气了。

然而文学艺术不能因为有那么多个“实在”的理由而放弃升华生活的原则。这是个几乎不能兼得的选择。选择向“实在”的理由屈服，就别与文学艺术套近乎。

鲍勃·迪伦的入选是因为评委们发现他没有向低俗低头，没有向平庸献媚；而选择了思考，选择了深刻，选择了思想；因此而与众不同，也因此而被评委们特别注意。

鲍勃·迪伦的获奖似乎在启示人们，任何细微的情愫只要真诚拥抱思考，就有可能发展成十分厚重的东西；任何琐碎的小事只要认真注入思考，就有可能产生意义……

注：

因为歌词很接近诗词，很接近本群很多校友正在尝试的诗词体裁，也因为别的诗词群在谈论他，于是重发这一篇我三年前写的旧作。

帐篷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夏天到了，海岛上的游客多了。度假村也应运而生。有一家度假村紧挨着海边，海边一片平坦的草地，于是这家度假村同时出租帐篷，很受想节约几个钱的年轻人的欢迎，也获得想要几分浪漫的情侣的青睐。

其实，帐篷在瑞典是一种文化，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出游休闲方式，几乎家家都备有帐篷，或大或小。我家就有一个，小的，没敢搭在野外，只在自家小花园里象办家家一样让女儿玩过，我也钻进去感受了一下。

在帐篷里，天地忽然小了许多，没有卧室里的四平八稳的踏实，这感觉主要是对我这样的不见世面胆小谨慎的人而言，对瑞典人来说，这一小方空间，没有拥挤感，倒有几分亲近，尤其是两个人的时候。也许这是为什么恋爱中的年轻人会选择的原因。

帐篷文化大概源于瑞典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大自然是瑞典人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春暖花开，只要阳光足以鼓励人们走出家门，他们就会尽一切可能拥抱大自然，或骑摩托车去广阔的田间兜风，或走进森林听鸟鸣闻花香。帐篷能够使得这种拥抱更持久一点，更尽兴一点。

我在海岛上遇见过一位除了冬天不知去向，其他季节都独自住在帐篷里的年轻人。我不知他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喜欢大自然，为了走进大自然，他愿意放弃一些别的。我听说他爱好音乐，是不是爱好音乐的人都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多一些浪漫？后来他成了岛上音乐节的策划者和组织者。那是他依旧住在帐篷里，依旧很享受的感觉。后来我又在岛上的回收各种分类垃圾的垃圾场见到了他，他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再后来听说他在岛上租上了、也可能买下了一栋房。

今年的夏天如约而至，游客也越来越多。我看到那个靠近海边的度假村又开始出租帐篷了。

我很想哪天租一顶，全家住进去睡一个晚上。

（2019年6月22日）

光脚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一）

客居北京的时候，楼上住着一位新西兰驻华使馆的二秘。她有个六、七岁的女儿与我的女儿后来成为了好朋友，后来常来我家玩。我发现她穿着鞋子来，常常忘了穿着鞋回去。有时甚至光着脚丫子就从十七楼坐电梯来我们家了。我感觉她家教不严，光着脚去邻家做客太随便。

这幢楼里有室内游泳池，我经常陪女儿去游泳。女儿的游泳就是在那儿请教练正儿八经学会的。二秘的女儿也喜欢戏水，因此也常去，但大多数的时候是她外婆陪她来的。之所以说是外婆，因为二秘单身，另外也觉得有点像。

后来我与二秘也有了一些交集。

二秘很忙，要忙秘书的工作。所以工作时间没法陪她女儿。我很空，空得有大把大把时间陪女儿去游泳，去楼下草坪玩。

有一次，应该是双休日，二秘没有秘书工作要忙，于是陪她女儿下楼去地下二层游泳。我依旧责无旁贷地也陪女儿去了。两个女儿在水里玩得风起云涌笑声不断，两个监护人一身泳装却躺在躺椅上很尽责地起着监护人的作用，但有时眼睛也会瞥向对方。

二秘长得很漂亮。我有时想大使馆里的一秘二秘三秘是不是和大公司里的秘书一样，颜值都很高？后来想想是自己想歪了，比如中国驻日本使馆的二秘夏超同志的颜值就很难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恭维了，嘴唇上还有一些细细的显然是游离于皮肤的东西。这与我对秘书这一行的形象相去甚远。

（二）

后来好几个双休日，我都在游泳池边的躺椅上见到二秘。她依旧一身泳装，有时戴一副墨镜。我依旧充分暴露自己的骨瘦如柴。我们依旧尽着监护人的作用。有时我们也下水与各自的女儿玩一会儿，有时一起玩。

后来比较熟了，会聊上几句，很礼貌很得体的那种。她是外交官，懂礼仪；我是暂时离开讲台的老师，懂老师的那套假斯文。

有一个双休日，两个女儿在水里疯够后，二秘临走时问我：“过一会儿，我和女儿一起去你家玩，行吗？”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

我说：“好啊！”说完，觉得不够得体，有点喜形于色的味道，于是补了一句：“欢迎光临。”说完又觉得很假。唉。

半小时后，我家的门铃响了。早已在客厅沙发上等候的我，噌的一下就冲到了门口，然后调整情绪，安装上一个笑脸；再然后就是开门。

她和她的女儿站在门口。她的女儿等不及我们俩说完礼貌得体的互相问候的话，从开启的足够大的门缝里先钻了进去，伴随着一串笑声，我女儿拉着她的手进了她的小房间。

我发现她穿得很凉快。进而发现她居然也光着脚丫子！

（三）

两个女儿在里屋玩，我和她坐在客厅的吧台上喝咖啡。客厅吧台是公寓楼的标配。

我们坐得很近，就是电影里常见的吧台两个邻座的距离，因此得以能近距离的观察，几乎是细致入微的那种。

她纹身，在裸露的胳膊上端，近肩膀处，好像纹的是个汉字，但不认识。我想起了毛利人。我曾翻译过一篇有关毛利人传奇习俗的短篇。我问了她一些有关毛利人的事，她回答了，但我没听清，不是我英语不好，是我心不在焉。

她也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我回答了，她应该听清楚了，因为她的眼睛告诉了我。她的眼睛很美，是一种深邃的美，里面有智慧。

孩子她爸是波兰人，应该是她主动说的。我忽然想起有一次她女儿在楼下草坪上玩的时候，有一个很英俊的大帅哥在一旁伺候。看来英俊不能维持婚姻。

她说，她的任期很快就要结束。我有一点点遗憾，就是一个你刚熟悉、刚习惯了的一个朋友突然要离开你的生活圈了的那种感觉。回新西兰？我问。对，但稍微休整一下，就要去台湾接任……，她稍微迟疑了一下：新西兰驻台北商务处。

（四）

后来我太太的任期也到了。后来我们全家移居了瑞典。但我常常会想起这一对母女，想起她们的那双无拘无束的光脚。我想可能台湾的气候更适合光脚。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带着这样一些飘零的思絮，我开始了在瑞典的全新生活。

那时已经进入夏天。我们住在海岛，于是去沙滩看海的风景和下海看岸上的风景是经常的事。

有一天，下海了。在海上看岸上的风景与在岸上看海的风景感觉不一样。在海里看岸上的风景总有镜头拉远的感觉，沙滩上躺着的和走动的人是那么的渺小。看着沙滩上穿着泳装、光着脚在沙滩上走来走去的人，我想起了那对新西兰母女。

上岸后我也兴奋地在沙滩上走来走去，体验光脚的那份快感。然后就坐在沙滩上穿上鞋，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在我的前面三三两两地走着一些也是刚从海里出来的人。那是一种怎样的悠闲。我忽然发现，前面三三两两走着的大人小孩几乎全都光着脚！我再低头看我脚下的路，感觉不象适合光脚踩在上面。那是一条碎石路，就是车子开过去会发出碾压声响的那种。这是要有一双怎样久经考验的光脚才能如此潇洒自如地走在上面啊！

难道我也来到了一个光脚文化的国度？

（五）

回到家，我没有急于冲澡洗去海水附在皮肤表面的盐分，而是光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体验一把光脚的滋味。凉凉的，爽爽的。但感觉不过瘾，想想刚才在碎石路上光着脚走的大人小孩，觉得自己在客厅光滑的地板上光脚走太小儿科了，难道我的脚底板连六七岁的瑞典孩子都不如？于是我走向露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露台的地板也是木质的，但毛糙了一些，走在上面更能意识到脚的存在。我有了一点信心，“野心”也大了起来，开始走下台阶，踏上石板……

以前在上海也光过脚，进出澡盆的时候，后来是在卫生间进出淋浴隔离室时，但时间都很短，瞬间的感觉。而且从不把这瞬间当作享受，总感觉裸露的脚与裸露的身体几乎同样性质，总是有点慌张地急于遮掩、急于穿上拖鞋。

我现在知道光脚也是可以正大光明的，是可以用来享受的。

我踏上了石板，脚底下的感觉比露台地板更强烈了，有了真切的与天地接触的味道。

踏着石板我走向小花园，踩上了草地。草地的温柔顿时从脚心传遍全身，霎那间有了融入空气的感觉。此时阳光照射在我光着的脚背，温暖开始弥漫。我情不自禁地来回走动，尽情享受草地的爱抚，那份纯真、那份亲切是以前从未感受到的。

我知道虽然自己的上身皮肤已经不能和孩子的细嫩同日而语了，但脚底下的那块很少接触过阳光和坚实的部分还是不能与瑞典那些孩子们经常接受沙滩、草地和碎石洗礼的脚相提并论，就像生活有没有经受过磨练是大不一样的。

我想我磨练大概应该从脚底开始……

（2019年6月25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树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树，很普通，普通到已熟视无睹。

在上海，沿街两边都有树，但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四周林立的是高楼大厦，而不是它们。它们没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在城市里，树也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机会，那是在公园里。公园里的树虽然也很挺拔，有时也很壮观，但总有盆栽的感觉。

到了瑞典，树开始引起我的注意。不是我刻意要去注意它，而是你不可能不注意它，因为瑞典是树的世界，树的天堂。

在瑞典，树是完全有机会崭露头角，因为那儿几乎零高楼。

在天意浑成的大自然里，树可以心情舒畅地挺起胸，高昂起头，自由地做一回自己。

虽然有的树长得很奇特，但正是这份与众不同，凸显了它的个性。

虽然有的树有了残缺，但它们身残志不短，依旧不屈地屹立在那里，令人肃然起敬。

虽然有的树长得十分苍凉，但也因此更显得厚重，留给人们无尽的想象空间。

虽然有的树常年迎风挡雨，不得不弯下忍辱负重的腰，那是为了让身后其他的树站直了身子而做出的牺牲。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树有树的语言的，树的语言是气味，气味相投，才情投意合，才愿意和睦相处。

树是有感情，相互间是愿意倾心交流的，通过树梢，它们相互握手；通过根须，在地下情意绵绵的。

树是人生。

（2017年6月17日）

裸体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一）

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个风华少年，一天，不知哪个朋友送我一张内部电影票。那个年代要看外国影片、要看大众电影院里看不到的影片的通过特殊渠道、在指定电影院里播放。

哪家电影院在我小时候经常去买菜的宁波路上，很不显眼的地方。但对对禁片十分感兴趣的人都知道它。我也早有所耳闻。

看之前不知是什么国家的影片，是什么内容的影片。现在回忆起来，我仍能记得这是一部瑞典影片；但内容已不记得了，不知讲的是什么故事，不过，有些画面记忆犹新！

估计情节发展到要穿插一些合理的细节的时候，镜头把观众拉到了森林里的一个美丽的湖边，一群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全身赤裸，或坐或站，迎向阳光、迎向天地……

这是一幅很美的画面。现在回想起来，犹如裸体艺术群雕。但在那个比较封闭的年代，对一个还不会欣赏裸体艺术群雕的少男来说，他眼睛里看到的只是他一直想看个究竟但从不可能看个明白的真实的女性裸体画面，我能感觉到体内的荷尔蒙有动静。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裸体。

（二）

四十多年后，我居然与瑞典有缘，居然娶了一个与影片里的少女一样美丽动人的瑞典金发碧眼女孩，移居瑞典！感叹无形的命运之手是否早在作某种暗示性的安排？不敢深想，只是对超然的力量顿生敬畏之意！

到了瑞典，我对四十多年前看过的影片有了更感性的认识和理解：

瑞典崇尚自然美，对大自然的美有一种近乎宗教的热爱！我想裸体美在瑞典人的心中也许也是自然美的一种。

夏天，是自然美尽情展露的季节。草木花卉面对热烈的阳光也热情展露自己最性感的一面。瑞典人，尤其是女性更是抓住天赐的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身心非常自由、充分地沉浸在阳光浴之中。

有一次，在海岛度暑假的时候，一家三口去海里游泳。去的时候海滩上早已有许多穿着泳装的游客，男的短裤，女的三点式，孩童们有的是光屁股。在金色的阳光下，北欧人的皮肤几乎与白晃晃的沙同色，远望过去，依旧一片白茫茫，只是有了些动感，有了一些其他色彩的轻描淡写。我这个来自东方的人难免有点兴奋有点大惊小怪。

路过一拨或坐或躺的人群时，我如饥似渴的目光不失时机地往那儿瞥了一眼，忽然感觉上身赤裸、仰天躺着的那位不像是男的，由于他的头部正好被一份打开的杂志盖住，无法从他的头发和面孔作进一步验证。疑惑间我已走过他们身旁，我不能厚颜无耻地回头看，只得求助于太太帮我“取证”，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当然是女的喽”，我太太觉得我问得很可笑。事后想想，觉得自己是很有点可笑。

（三）

去海岛度假是要坐渡轮，不仅人要坐渡轮，车子也要摆渡，如果上岛后想少走一些路的话。

摆渡夏天半小时一班，在海上航行的时间也是约半小时。船比较大，因为要留出十几辆可能要摆渡的车位。因此有三层。我一般上船后会登上最高一层的甲板，可以近观、也可以望远。

有一次上了三层甲板，我注意到右侧有一座半封闭的木制栈桥，一直延伸到很外面的海。半封闭的意思就是它两边有木质的围墙，水平线上是看不到里面的，会以为是木质房屋。但登高望过去是可以看到它是没有“屋”顶的，也就是如果你足够高就可以看到里面足够多的内景。以前我的目光大都只是一扫而过，没太留意。登高时也随意往那儿方向瞥过几眼，但大都里面是空空如也的时候。

这会登高朝那里望时，发现里面有动静，有白晃晃的人体在蠕动。起初也没太留意，但忽然感觉那里面的人裸露的部分好像比海滩上的多，但好像那儿的围墙设计的高度好像正好高到可以让你想入非非的程度。

我不死心，期待着其中的某一个人的疏忽，让我能看个明白探个究竟。但好像他们都商量好似的，没有给我图谋得逞的机会。我有点失望，但转面一想：可能又是我不安分的灵魂在作祟。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悻悻然地把目光移开，悻悻然地走进船舱，回到妻女的身边。但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个栈桥，忍不住问我太太，说了我的疑问。

我太太说：有什么好奇的？不就是一个裸体海泳区域嘛……

（四）

又一年的夏天到了，我们全家决定去意大利度二周的假。大家都很高兴，我更兴奋，因为我以前几乎足不出户，见少识寡。现在有了见多识广的机会自然很开心。

我们先去了佛罗伦萨。为了不虚此行，去之前我做了一些功课，知道那是一座世界艺术史宝库。最有名的是玫瑰大教堂，它的圆顶艺术可谓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

但更令我震撼的却是乌菲兹艺术展览馆，它设在著名的乌菲兹宫，那是1559年建成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建筑。

它原先是统治佛罗伦萨长达三个世纪的“无冕之王”美第奇家族的办公楼。但该家族有收藏艺术品的爱好，更有扶植和保护文化艺术的美好传统。

去了佛罗伦萨不去乌菲兹艺术展览馆参观，等于没去过佛罗伦萨。我不想去了等于没去，于是去了。

馆内收藏了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伦勃朗等诸多世界艺术大师的珍贵作品。藏品多达十多万件。展品主要分两部分：雕塑和绘画。大部分是十三至十八世纪意大利派、佛兰德斯派、德国和法国画派的优秀作品。

（五）

乌菲兹艺术展的雕塑部分设在宽敞的走廊上，一排同样宽敞的玻璃窗使得那儿的展品采光很好，几乎一目了然。

我看展览其实不太有耐心，基本都是走人观花。但那儿的那部分雕塑还是留住了我不少目光，因为很多都是裸体艺术雕塑，都是我以前不曾看到过的。我很震撼文艺复兴时期裸体居然会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主题，全方位地展示和表现！这是我以前在大学时没有认真读好欧洲艺术史这门选修课的缘故，很有可能在上文艺复兴时期这一章节时我“有故”缺席了。早知道四十年后会去意大利，会去佛罗伦萨，我是短短不会缺课的，即便“抱病”也要出席的。可惜我没有预见到。我发现我没有预见到的事情很多。

走近细看了这些堪称世界瑰宝的裸体艺术雕塑，我想，裸体没有我原先以为的那么有神秘色彩，它其实是大自然的本色之一，只是我们自己有色的眼睛没有与它保持足够清醒的距离，人为地为它抹上了它原本不存在的色彩，从而失去了许多可以获得美感的欣赏机会。

我想起一位诗友读了我写的几首牡丹词后告诉我，牡丹花很容易“怀孕”，两种颜色的牡丹种植在一起，下一年或者以后的某一年会生长出两种颜色嫁接的第三种颜色的牡丹。现在原色牡丹已经很罕见了，我们看到的大都是“混血儿”，所以纯种牡丹显得尤为珍贵……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在本文结束写上一笔牡丹，我的潜意识里联想到了什么？裸体的本色美与牡丹的纯色美有联系吗？我还没想清楚。留出一个自由想象的空间吧……

玩具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我记不得小时候父母有没有给我买过玩具。好像没有，因为没有多余的钱。

但我也有玩具。但这些玩具怎么来的，我同样不记得了。但有一点清楚：没花父母的钱。

我玩过玻璃弹，在后弄堂里的石卵小道上，和小伙伴们，玩得开心，也起争执，面红耳赤，就为了一颗玻璃球的输赢。

也玩过滚铁环，一路滚一路心跳，就为了不让它倒。倒了沮丧，很长时间不倒就有了成就感，虽然这个成就不能与北京的二环或六环比，但我开心了。

我还玩过其他玩具。

长大了一点我有了一块乒乓球拍，有了球拍就得有乒乓球，也有了。这套玩具要玩得花钱了。父母出钱，出钱让我开心，看着我开心他们也愉快起来，觉得值。

再大一点我有钱了，我给自己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玩具，一辆自行车。骑着自行车兜风很爽，虽然有点累，但我乐意，爽是能带来快乐的。

再大一点，我买了一个比较豪华的玩具，一间房，虽然不大，足够放一张床，足够一个小家围着餐桌坐，其乐融融。我要的就是融融。

我还买过其他玩具，买过时髦的衣服，穿出去招摇过市了许多回，别人欣赏的目光就是我的快乐。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在瑞典，有不少年轻人会买要考驾照的重型摩托车，与我骑自行车略有不同，我是骑着满上海得跑；他们骑着满世界跑，刺激程度不同，但快乐内涵的一样的。

在瑞典，很多人玩高尔夫。前几天在渡轮上就遇到一位估计已年过半百的女士，身边一辆估计价格不输一辆豪华电动车的高尔夫车。我的意识碎片的灵感就是从她沉思的目光里获得的。

我玩乒乓球肯定消费成本远低于玩高尔夫，但玩的时候的愉快应该是一样的，虽然玩够以后都有可能陷入沉思，不就是为了少一点这样的沉思，她选择了高尔夫，我选择了乒乓球？

我去过一个朋友家，玩了一把他新买的玩具——一栋英式别墅。三层楼，七八间房，外带一个大花园。他很满足，他的满足和我小时候玩玻璃弹赢一颗的满足一样的。

我走在淮海路和南京路上，走在世界其他城市里的大街上，看着橱窗里琳琅满目的“人类玩具”，忽然看明白了世界：

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

（2019年6月30日）

诗论

漫谈对联

—杭州大学化学系 84 研 金友元

近日突发呆兴，有意将有关对联的知识归纳一下。

（一）

什么是对联呢？请看下面两个实例：

其一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其二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上述两组句子应该不陌生。其一出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七十年代末期恢复高考，它常被挂在学校教室的墙上，以激励学生好好读书天天向上。其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二原为明朝解缙所作。后被某位伟人应用到文章里，用来讽刺那些不学无术而又自以为是的草包莽汉。

这种长短一致两两对应的句子就是对联。对联，又名对子，是中华文化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为什么呢？这就得从汉语的独特性说起。

汉语是种一字一义的象形文字，具有产生对联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这与拼音文字大不一样。世界各国的拼音文字没有字的概念，只有字母不等的词汇，因而虽也可能有诗，但却形成不了对联。

正因为对联在世界文学界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就应弘扬光大。历史上，古代至近代的科举教育中，对子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然而，白话文的兴起，对子被排除在课堂教学以外，已成明日黄花。纵然如此，经过千百年来的文化沉积，对联在中国文学史上仍然璀璨夺目。

综上所述，对联是一种文学性和实用性相统一的艺术。据考证，这种艺术形式始生于唐代，宋元间得到发展，至明清而大盛，历久不衰。而且，对联与律诗似有传承，前者极有可能就源于后者。有个成语叫“吟诗作对”，形象地描述了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

众所周知，律诗有八句四联。第二第三两联分称颌联颈联，要求对仗，或称对偶。

何谓对仗？就单字和词组而言，大对小，天对地，风花对雪月，数字对数字，颜色对颜色等等。用单字或词组作诗而言，则有工对，意对，借对，流水对，合掌对等等五花八门的内容。

虽脱胎于律诗，但对联也有其自己的下列几个特点：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特点一，对联有两句，也仅有两句，称为上联下联；

特点二，字数可长可短。理论上讲，最短只要两字就可成联，最长则不限。比方，历史上就有人作过上联下联共计一千一百一十二个字的超长联；

特点三，对联不需押韵，至少不押同部韵。讲究一些的也只押叶韵。

那么，对联有些什么基本要求呢？有下列四条原则：

原则一，上下等长。上下联必须字数一样，断句一致。这个原则没有例外；

原则二，平仄相间。即上联为平声者，下联的相同位置为仄音。反之亦然。但这一原则并不十分严格，有些场合可变通；

原则三，虚实相应。古代叫“实对实，虚对虚”。现代更具体化：名词对名词，副词对副词，叠音对叠音。这个原则不可通融；

原则四，意思连贯。相对于上述三个硬性原则，这第四个原则比较软性。各人理解不同，执行时可有些弹性。一般说来，力求对联在形式上和意思上尽可能保持一致。

（二）

世上林林总总的对联，如何区分呢？大致上可按用途、位置、形式等等来粗略地分门别类。

第一类，用途对。这类对联大多都有实际用途，一般可分为春联，喜联，丧联，行业联等等。

春联最常见，也最通俗。且基本上年年更换。如另一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有《元日》诗云：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但是，春联的主要内容乃贺节和祈福，不需要太多文学色彩。因此，每年更换的春联大多老调重弹，新瓶装旧酒，因此不说也罢。

喜联都是些祝寿、庆生、庆婚、恭喜升官发财等。这些都是人生喜事，对联作者不免说些吉利祝福之语，内容枯燥，千篇一律，难登文学殿堂。如果不出奇招，此类对联乏善可陈。但是，凡事必有意外，记得有一副庆婚联倒是新颖别致：

上联

龙骨一根：退烧、止痒、生津。

下联

陈皮两片：消肿、解渴、化痰。

新郎姓龙，新娘姓陈，两人都是中医。龙骨、陈皮本是两味中药，又嵌了这对新人的姓，构思巧妙。但是，这以后的量词却赋予了这副对联一些新的含义。最有趣是：这两味中药的药效又暗合人体功能？更绝的是还有个横幅：一夜见效。呵呵，解释到此为止。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哀联相比喜联则完全不同。哀悼死者，对联作者不宜在对联中加有任何戏谑成份。要总结死者的一生成就，必须认真对待。比方说，八几年去龙驹坞送别一位数学老师，见到下列一副挽联。

上联

为 X Y Z 送脱卿命。

下联

叫 W F S 依靠何人。

这副对联中英文结合，且天衣无缝，简述了逝者身前身后事。数学老师，天天与 XYZ 这些未知数打交道，他这一走，妻子（Wife），父亲（Father），和儿子（Son）就艰难困苦了。

如果嫌上副挽联较俗，那来副雅的。下副对联涉及到两位儒将：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位同为晚清的中兴大臣，却有着恩怨交错的相互关系。曾国藩年长也早逝，左宗棠不拘前嫌，千里之外送来一副挽联：

上联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下联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这副挽联，直叙胸襟，毫不隐晦。上联颂扬逝者的功绩，下联也不回避两人间的齟齬，颇有惺惺相惜之意。左宗棠原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于曾国藩的门下，后期虽与曾一样出将入相，但毕竟难忘当年的提携之恩。感恩之心，尽在这挽联中：相期无负平生！

行业联其实就是某一行业的广告形式。一副好对联可说明本行业的性质和特点，以此来吸引顾客。石达开虽在太平天国建国后贵为翼王，但年轻时却是位剃头匠，他在店外自撰对联一副：

上联

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

下联

及锋而试，看老子手段如何？

这对联大气磅礴，诙谐幽默。既叙述了行业特征，又抒发了宏图大志，一副好联！不过，石达开后来发迹，其军旅生涯中就不再是剃头发，而是割头颅了！他们一生中不知杀害了多少人命，真乃“一将功成万骨枯”！

第二类，位置对。以对联张贴的位置来看，大致可分为门联、楹联、和中堂联等。

门联和中堂联十分雷同，一般都是两竖一横的配置。区别只在：前者贴在门两边；而后者贴在堂前壁上，通常在一幅中堂画两侧。这两类对联常见于千家万户，如大门上的春联就是其中一项。春联一年一换，但是，有些门联和中堂联也有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比如说，大户人家的牌楼门联一旦形成，就可能不轻易更换。我们老金家祠堂屋的大门边的一副对联：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上联

无冠纓，无商贾，创业便富足。

下联

有田亩，有稻桑，守成则温馨。

横幅：

耕读人家。

这副对联刻在石上，在岁月的冲击下，早已斑驳陆离。也不知是金家哪代老祖宗的手书？笔划苍劲有力，寓意隽永深远，至少经历了两三百年。

与门联中堂联不同，楹联多数见于宗教场所，名胜古迹，寝陵废园等地，且大多无横幅。如灵隐寺外弥陀佛前的这副楹联：

上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下联

慈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严格说来，这副对联并不工整。在上下联同一位置有两个之字，本是对联中的大忌。然而，这尊袒胸露乳的菩萨向来为信徒们所喜爱，这幅对联把其亲民形象描绘得唯妙唯肖。

杭州西湖有座西泠桥，桥北堍边有座苏小小墓，墓上覆有一亭，亭四边满是楹联，但都是些附弄风雅的狎伎之作，有些肉麻当有趣。如：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上联

几辈英雄拜倒石榴裙下。

下联

六朝金粉尚留抔土堇中。

以上这副对联虽工整，然而内容太颓废！事实上，并不是每个男人都会拜倒在这位美人跟前，比方说，近在咫尺的打虎英雄武二郎就不会。这些主旨为无病呻吟的对联，我虽读过但少去记忆，更不偏好。我最为推崇的是被称为“西湖三杰”各自祠前的几多楹联。

明朝宰相于谦，本就是杭州人，他的墓在杨公堤浴鹄湾里。于谦生前公正梗直，嫉恶如仇。死后，有人用八个字给他撰写了一副对联，言简意赅，概括了他的秉性：

上联

血不曾冷。

下联

风孰与高？

于谦的风骨之高尽人皆知，“风孰与高”这四字极其精确地注释了他的这首《焚石灰诗》：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粉骨碎身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宋朝抗金名将岳飞的墓在岳庙。这事家喻户晓，无需赘言。岳庙的山门前后、殿堂内外自有不少名家楹联，但最为传神的为下一副，既称赞了岳武穆的尽忠保国胸怀，也朝跪到在地的秦桧等四个铁像狠狠踹了一脚：

上联

青山有幸埋忠骨。

下联

白铁无辜铸佞臣。

西湖第三杰叫张苍水，明末人。他的墓与我余杭老乡章太炎比邻而居，都在太子湾里。相对于前面二杰的楹联，他祠中的一幅楹联就比较长。这副对联强烈赞扬他杀身成仁义无反顾的事迹：

上联

慷慨捐躯，从容殉节，书生膺重寄，凭赤手以迴天。当年翼鲁通滇，海圆梦金銮，溅血表两间正气。

下联

壮怀裂发，义愤填胸，缪力竟无功，缅同心于异代。相与友于师岳，湖山埋铁骨，鼎足成千古完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上述对联够长了吧？但是，与滇池大观楼长联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云南的这副长联，为清朝孙髯翁所作，共一百八十个字：

上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帙，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下联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不知道这里有几位与我一样，还没读完这长联头就有点晕？不过，晕归晕，既被称为“古今第一长联”，必定有其独到之处！那么，我们来好好来欣赏一下！这副长联就像一轴恢宏的画卷，画卷一展开，滇池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典章一览无遗！此长联可不是浪得虚名，那是真正做得好！从内容上看，上联专讲地貌，下联着重掌故，大开大合，浑然天成。从创作技法来看，对仗工整，意思连贯。“东”“西”“北”“南”对“汉”“唐”“宋”“元”，“四”“万”“九”“三”对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几”“半”“两”“一”，无处不工，无处不精！全联那么长，竟无一字相同，难能可贵！

第三类，形式对。所谓的形式，即指某个对联的特色。一些对联以意境为主，而另一些则沉缅于以文字技巧。依我看来，光侧重于一个方面的对联相对容易对一些，只有两方面结合的对联才比较难，有些结合地特别好的就被称为“千古绝对”。

形式对种类繁多，总数汗牛充栋，如，叠字对，回文对，嵌名对，复字对，音韵对，等等，不胜枚举。限于篇幅，只能挑选几种特别有意思的介绍一番。

甲，偏旁对。这类对子中每个字或部分字都是同偏旁的，或者有特别含义偏旁的。

如：客寄寒寓寂寞宿。全为“宀”盖；又如：浩渺渭河灌沙漠。全是“氵”旁。这类上联有点像文字游戏，大多意境牵强，花点时间不难对出。但是，有特殊含义的却难对，如：

上联

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

这个上联中，前四字全是双王头，合成八个大王。那么下联就必须也要找具有同类偏旁的四个字。这个对联难度较高，几百年都无人对得工整。直到有位能人对以：

下联

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肚肠。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琴瑟琵琶”对“魑魅魍魉”；“八大王”对“四小鬼”；“一般”对“各自”；“头面对”对“肚肠”。无懈可击！但依我之见，还称不上那么十全十美。上联中的“琵琶”原是一种乐器名，两字不可分拆，与下联的“魑魍”两字完全可拆还是不同。但是，仅两字不太吻合只是小疵。一般认为，这对已为绝对，下联一出，世上无人为这个对子再努力了。

然而，一个仅有五个字的上联却极其难对，几百年来无人对得工整，至今悬而未决。请看：

上联
烟锁池塘柳。

很容易，是不是？这上联意境不错，但这是江南水乡随处可见的景色，有何难哉？且慢夸海口！事实上，这个对子的难度不是一点点，而是极难！多难？

讲个小故事：有位考官要对所有考生排名，其中有两位比较杰出，难分伯仲。究竟取哪位为第一呢？不易决断。考官决定用“烟锁池塘柳”来试试。第一位考生瞄了一眼，就说对不出，走了。第二位考生思索良久，几次下笔几次缩回，也说对不出，走了。考官毫不犹豫把第一名给了第一位考生。旁人不忿，可考官认为：高才者一看就知道这个对子无解！

仔细审题后才发现，这个对子中含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偏旁。意欲对齐这个对子，必须也具有这五行偏旁；或者另辟蹊径，用其它具有“五”这个数字的题材，如方位和古乐？

这种不拘一格的对句方式也有例可遁。比方说，有个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上联
三才天地人。

曾经也是绝对。由于上联后三字是三项独立事件，那么，下联的后三字必须也是三项独立事件。因此，工整下联的首句也需用“三”字来表达。但是，上联已用了这个“三”字，下联就再也不能用了。不过，最难也难不住大才者如苏东坡，他对以

下联
四诗风雅颂。

一举解决了这个难题。四诗确实只包括风雅颂三类，但“雅”中又分“大雅”和“小雅”，所以得名四诗。

遗憾的是：苏东坡是宋朝人，无法穿越到明朝来对这个“烟锁池塘柳”。苏东坡虽没对过，但世上有才的人很多，所以有许多许多对子问世。选几个对得比较出色的下联列出：如对以五行的

下联
炮镇海城楼。

对以五个方向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下联
冀粟陈献忠。

对以五音的

下联
旨功爵与商。

我不说大家也能看出来，这几个下联有的生硬僵化，有的
龇牙咧嘴，完全为对子而对，无多少神韵可言，算不上好对。
换言之，到目前为止，这个对子还没有绝对，只能依仗后来人。
各位如有心试试？好！但注意以下几条：平仄；合掌；意境。
预祝好运！

乙，谐音对。这类对联有个特色，即联中的单个字或者词
组有谐音关系。

据说，上文提到过的解缙与一位当朝权臣曾当面对过下列
一副对子：

上联
二猿断木深山中，小狷狝焉敢对锯？
下联
一马陷足污泥内，老畜生怎能出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权臣的上联末字“锯”谐音“句”字，本极能对。解缙聪颖，他在下联中谐音“蹄”为“题”字，对得非常工整，权臣一时语塞。

这类对联中，有许多还没有绝对。比较典型的是下面两例：

上联

烟沿艳檐烟燕眼。

和

上联

近世进士尽是近视。

各位又想跃跃欲试？勇气可嘉！再祝好运气！

丙，拆字联。或称合字联。此类对联纯属文字游戏，玩的是奇淫异巧，本不足道，如：

上联

此木为柴山山出。

下联

因火成烟夕夕多。

然而，也有一些文字与情趣两者俱佳的对子。再讲一个小故事：

很久以前，有个落魄秀才常去一家饭庄讨些残羹冷饭。老板自己读过书，同情秀才的处境，但想出个对子来考考他的才学：

上联
八刀分米粉。

这上联是个非常精致的叠字游戏，来源于饭庄的日常生活。“八刀”两字合成“分”字，“分”字加“米”字又成“粉”字。显然，好的下联也必须符合这个套路。

不料，秀才对不出，从此他不敢再去蹭食。但是，他不是无才，而是这对子实在太难。几年以后，他新科高中，骑马听见梵钟敲响，灵光一现，下联立成：

下联：
千里重金锤。

这下联妙在何处，不用我再絮叨了吧？

（三）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好上联来源于生活，好下联也来源于生活。光靠闭门造车，生搬硬凑，很难对出好对子！要成绝对，不仅仅要有才，还得有一定的机缘巧合！

然而，来源于生活的对子固然极好，但此等好事可遇不可求，可能多年也碰不上一次两次。丰富的人生经历大有裨益，但绝大多数时间，对对子主要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纵然仅是纸上谈兵，也得按一定步骤：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第一步，必须先审题，完全领会上联所含有的明意和隐意，才能有的放矢；

第二步，按照平仄相间与虚实相应等原则拟出初胚；

第三步，精练成定稿。

上面讲的是如何对下联。如果换位思考一下，该如何出上联？一般先遵循下列几条：

第一条，言之有物。即有一定意境，切忌胡编乱造；

第二条，平仄相间。既然对联来自律诗，那么，律诗的某些规则应适用于对联，如禁止三平尾，三仄尾等；

第三条，尽量仄起平收。但这个不严格，平起仄收的事例比比皆是；

第四条，难度适中。既让别人经过思考能对出而增加信心，但也不能让别人很容易对出而失去情趣。

举个我自己的例子？

离我家不远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有三绝：奇树、怪石、星空。那边干燥，天高云淡，夜晚的星空格外清澈明亮。去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曾在公园内看到一位妙龄少女，坐在奇树边的大石上仰望星空。据此，我即刻触发灵感，口出一上联：晴夜深深，望二八佳人望星星。

同行者中有数位诗词达人，见上联有趣，便纷纷寻觅下联。这上联看似容易实则难，大家虽七嘴八舌热情高涨，但一下对不上，各自就寝。翌晨，一位仁兄趋近说，昨夜没得好睡，尽想着如何找个好下联。这上联太不容易对出，必须降低一点难度。他建议三点：

第一点，改“望”为“看”；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第二点，去掉“二八”；

第三点，改“星星”为“星空”，或者“明月”。

认真考虑了他的建议后，我对第三点有过踌躇，但坚决不改第二点，只同意改第五字的“望”为“看”。我认为：这样一来，下联的难度已经骤降，再多加改动就会失去许多意味。

为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原上联中的“望”是个感官动词，是用人身上的眼睛这个器官。根据“虚实对应”的原则，下联的工对也只能是个感官动词。如，可以用脑子“思”或“想”，用耳朵“听”或“闻”，用鼻子“闻”或“嗅”，用嘴巴“吃”或“说”，用手“摸”，用脚“踏”等。进一步，“望”是个仄音，根据平仄相间的原则，下联的同位字应该是个平声。这样一来，因为上面所列的感官动词多数是仄音，不能再用，致使难度陡增。如今改成“看”，就好多了。“看”是个可平可仄的中性字，下联的同位字也变得可平可仄，选择余地就大多了。然而，第十字的“望”却不能改成“看”，一是意思不够确切；二是下联有可能成三仄尾。

改过以后的上联和其平仄变成：

晴夜深深，看二八佳人望星星。

平仄平平，中仄仄平平仄平平。

如果完全工对，下联的平仄该是：

仄平仄仄，中平平仄仄平仄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已经提到过，对联从律诗脱胎而来，因此也就保留一些律诗的规范。如同“一三五不论”，对联中奇数字的平仄也不那么严格，但偶数字不能随便！

那么，这个上联的难点在哪儿呢？一共两点：

第一点，“二八”。这个二八并不是纯粹两个数字，而是表达年龄。不是二十八岁，而是依据中国古代惯例，做乘法，即二八一十六，十六岁。那么，下联也得用去掉乘法后的另外三个四则运算（加减除）来对，才最工。而且，上联的二八为仄仄，那么下联宜用为平平的两个数目字。但所有数字中，只有“三”和“千”为平声！

第二点，“星星”。上联的“星星”是天体。那么，好的下联也宜用天地日月等来对才比较工整。然而，这里是叠音，其它天体同样用叠音来表达的并不太多。

试着在多处征求过下联，但一直没有特别中意的。比较好的是下面这个：

雾晨漫漫，想花甲老汉思公公。

然而，这远远还不是绝对。“雾晨漫漫”对“晴夜深深”，工整无比。“想”对“看”，“老汉”对“佳人”，“思”对“望”，也都中规中式。问题还在这两处难点上。“花甲”对“二八”，只能算是凑合，两者都隐约表示年龄。但是，“公公”对“星星”却不行。民间虽有称太阳为“太阳公公”的，但毕竟不够正式。更要紧的是：“公公”是平平，这里要仄仄！

回过头来再想想，如果当时将上联改成这样：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晴夜深深，看二八佳人望明月。

那么，下联可为

雾晨漫漫，思花甲老汉想艳阳。

对联就大致成了。这个叠字“星星”就是强烈挑战！

求大家相助，不想让这上联成绝对。呵呵！

短暂做个总结：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块瑰玉，对联兼有实用性和趣味性。然而，无论是出上联还是对下联，都要求有一定的文学功底。不等同于灯谜那样随意，对联有自己的要求与规范。一副众人都认可的好对联，有些需要机缘，但更多的要经过千锤百炼。在对对联的过程中，人们虽竭尽心力，但乐在其中！

以一阙小令结束，调寄《字字锦》：

煌煌帙料层叠层。
汉语文明荣上荣。
春秋阡陌评又评。
对联荟萃精益精。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诠释理论的奇妙 ——评论余刚的诗歌《废话记》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李智华

月余连绵的阴雨淅淅沥沥实在令人心烦，百般无奈之中突然发现余刚的一首长诗《废话记》，诗甫一开始就抓住了我的眼，球，乃至读到下面这几行，不禁眼前一亮：

“多少天没有见到月亮了
不需要用数学知识

如果见到太阳也这么难
打消研究夸父的念头吧”

莞尔一笑之后，因朦胧细雨生成的心头阴霾被一扫而空，只能由衷感叹诗人缜密的思维能够体会到常人不太注意的细节。但问题是，要想完全地了解这首《废话记》全诗，或他的其他高格调作品，确实费力。或许从最古老的文学理论诠释学（Hermeneutics）入手是个办法。

诠释学的核心是要解决最为实际的阅读问题，即如何理解文本（text）的真意。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诠释学是专门针对圣经（Bible）的理解而设。到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海德格尔等文学批评家把诠释学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海德格尔，提出了诠释循环理论（Hermeneutics Circle）。简单说就是读者从接触文本开始（阅读），就用已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知的主观知识来诠释第一个文字或第一串文字，从而形成对文本的第一个认知，完成第一个诠释循环；然后开始阅读第二个文字或第二串文字，从而形成对文本的第二个认知，完成第二个循环；如此周而复之，直到读者完成对整个文本的阅读，文本的理解模式就此建立。

伽达默尔则建立了读者阅读与作为历史的文本沟通模式。他认为当读者宣称读懂了（完成了诠释循环）文本时，这个宣称本身含有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对读者来说可能还发现了历史真实和由此产生的意义。这个过程也就是姚斯（Hans Robert Jauss）说的社会和历史对评论评价的接受过程，也就是作品在社会和历史中被读者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

一、《废话记》的诠释循环理论解释

《废话记》刚开始，就给习惯于传统思维的读者设置了一个难题：

“我的眼界高于眼界的倍数
高于古都的发条和青铜鼎
我以已翻开的扑倒的书脊
琉璃黄的书脊，背诵古训
——《废话之都》”

作为全诗的序，顺手拈来，只用一个逗号，却丝毫不担心读者读得懂或读不懂。何以见得？因为此君的诗一向无拘无束，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或者他稍知诠释学大师海德格尔的理论？即读者会自动生成对所谓文本的理解和认知。笔者自思许多读者对诸如两个“眼界”、“古都的发条”、“琉璃黄的书脊”，乃至对“扑到的书籍”的表征（象征意义，symbolism）都会有许多困顿（阅读中的停顿由此而来，思考也由此而来），最终一定会把目光收于最后一行，看似不经意的“废话之都”。此时此地，请千万不要小看深藏不露且不苟言笑的这位诗人，就这短短五行诗，里面暗藏了机关。笔者坦承刚开始阅读时，也经历了不懂和困惑，如两个“眼界”的关系，等等。但是，作为一个专业训练者，我的思维意识自动地运用了诠释学原理来探索该文本的真谛，恍然大悟：其实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多次诠释循环。

笔者经过多轮次的循环诠释大致理解了该序言，也理解了两个“眼界”的本意（denotation）和内涵（connotation）。他竟能如此别出心裁用“已翻开的扑倒的书脊”联想到“琉璃黄的书脊”从而带出“琉璃黄”的隐喻，在我的眼中，那一本本“扑倒的书脊”就是那一排排金碧辉煌的琉璃瓦古代皇宫建筑。序言的最后一行不露痕迹地落到了“废话之都”这个终极目的地。对于“废话之都”，我的诠释也不知道循环了多少次，经过无数次沟通（negotiation），我的脑电波终于找到了归属，即《红楼梦》中著名的格言，“满纸荒唐言，都言作者痴”，此实乃该诗取名为《废话记》的真意所在。就此，《废话记》序言的任务对我这样一个读者来说完美收官。但是，这个收官却开启了后面一连串的诠释循环。以下是非常突兀的第一句和四个句子构成的第一章：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有人问寡人今天在哪里
我说居住在时间的瓷片里

其实不在时间里居住才棒
沙漏算计别人又被别人算计”

在这样一个章节里面，《废话记》勾画出了“大漠孤烟直”一样广阔的大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时空交错，人物关系复杂（寡人和我），完整（想象中的“as it were”）和部分（瓷片）并行，平面空间（瓷片）和人物（我）的“居住”关系确立。总说诗人的想象是不可琢磨的，出其不意的，别出心裁的，无边无际的，对诗作者来说在《废话记》里面这样的想象比比皆是，对读者而言俯首可得。能把时间的任何一个跨度琢磨成“瓷片”也只有诗人们可以做到。更有甚者，诗人心有未甘，在读者还未摆脱和“时间的瓷片”纠缠时（不是量子纠缠），又在读者对文本诠释的意念里面多了一层意思，“其实不在时间里居住才棒 沙漏算计别人又被别人算计”，只有这样的不断蔓延开去的想象才能够使想象成为一种对想象的突破，才能使有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头痛不已的三维空间终于度到了新的空间——四维空间，即，用诗人的语言来说就是不在“时间里居住”的空间。尽管如此，诗人还要追加一句，“沙漏算计别人又被别人算计”。却原来，明喻“沙漏”，作为看得到摸得着的“时间”（X轴）也被“我”找到了克星（四维空间）。在这里诗的文学性（literary）、诗性（Poetic）和美感（beauty）淋漓尽致地在余刚诗的语（langue）和言（parole）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中尽显无疑：不仅张力无限（“其实不在时间里居住才棒”），而且本身又是充满矛盾的美（“寡人”和“我”）。这就是齐扎克所推崇的 J. L. 奥斯汀（J. L. Austin）在《语言行为理论》（Speech Action Theory）中所断言的那样，兼具做言（performative）和叙言（constative），以及语言学家杜克罗克（Ducrot）阐述的表属性语言（predicate）和与之关联的期望（desire）。无论如何，于我，这一段对《废话记》第一章的分析和感悟是诠释循环实实在在的结果。每一个循环都是对这个章节更进一步的认知（as it were），最后才达到对这个章节的理解和阐释。

这样一个诠释循环是笔者作为读者对《废话记》第一章理解的过程诠释的过程。无疑，这是一个充分享受的过程，因为诠释循环本身就是一种对美的追求。用笔者的话说，在许多时候，特别是在欣赏一幅如画的诗作时，所有诠释循环就是一杯可供慢慢咀嚼和品尝内容、形式的鸡尾酒。有谁不愿意在任何一首几乎美到令人瞠目结舌的诗作前面驻足停留呢？

《废话记》除序言外具有 38 个章节。在以后的章节中，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在诗人的悉心安排之下，张弛有致，挥洒自如，高潮迭出。用索绪尔符号学（semiotics）理论来表达就是高潮往往会上升到“语”（langue）的高度（Synchrony），然后又出现一些“言”（Parole）的章节用以孕育（diachrony）下一个高潮。整个诗篇就像用语（langue）言（Parole）组成的海洋一样，浪有巅峰（synchrony），谷（diachrony）有漩涡。笔者认为整首诗歌在形式（structure）上大致可作以下的结构（plot）分析。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第一章到第九章是第一个板块（笔者会在后面做重点阅读分析）。

第十章到十七章又是另一个板块（以中国历史和地理来解说（narrating）当下红朝的社会动态，如用“千万颗枣子在一起呐喊”隐喻在一个巨大社会中数以亿计的芸芸众生，虽然渺小却不失时代特色，红色，红枣是也。

第十八章到第二十一章为第三个板块，在这个段落中，诗人把目光转向了中原以外的大千世界，纵横于世界历史，披靡于地域政治。耐人寻味的是余刚在结构上居然用红色来做结构性的连贯，即，从中国革命根据地山东特产红枣，然而一跃跳到了泰国温和的红衫军。

第二十二章到第三十一章，淋漓尽致地对历史和时事做了点评，且以蚂蚁和庄子打滚作结。

第三十二章到第三十八章是第四个板块，也是该文本《废话记》的核心段落，主要是诗人在此隐约地揭示了该诗作的主题（Subjective matter），正因为是隐隐约约，所以笔者也不能说已经找到了该文本的主题，就请读者对该作品主题作一个自己的定义吧。

大凡好的作品一定留有足够的空间让读者自由想象，这一点在主题的定义上也是一样。

以下是笔者对第一章到第九章，即第一个板块的重点分析。无疑一到八章是对第九章高潮的准备和铺排，内中以时间为 X 轴线（diachrony）从而涉及“人”这个永恒的文学主题，从“人”到社会，进而到自然山川，最后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诗人用他的笔锋轻轻一转就点出了尼采这样一个哲学界的混世魔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王，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先驱，他不仅大胆宣判“上帝已死”，而且又同样大胆地期望英雄（一个新的上帝）的出现。其实就笔者而言，有关尼采的评论已是隶属于Y轴，属于康德所提倡的超然（transcendental）范畴了（按照尼采等人的说法，X轴可视为人间的声音，Y轴则属于上帝的声音，亦即这里所说的超然）。这个范畴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话来说当属于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我们平常人只能感觉到，但是是摸不着抓不住的。诗人同样大胆地把尼采拿来为《废话记》下一个段落作了铺垫。这个铺垫的关键是我们的诗人和我们中许多人一样在冥冥（unconscious）中的等待：

“所以无意识无目的
将折磨尼采，悲剧海龟似的诞生

成为一个个外来的物种
花痴将不得不寻找它的克星”

好一个“外来的物种”！对我来说和尼采联系起来，这个物种不是尼采所等待的“英雄”（新的上帝）又是谁呢？先不说尼采与生俱来的作为“人”这个物种的局限性，他虽然宣判了“上帝已死”，但同时还在迎接新的上帝（超人superman），不管他是希特勒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人！这就是诗人在这里所指出的“无意识无目的”（人的局限）的尼采被折磨的“悲剧”。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现在让我们来迎接这绝妙的第四行吧，“花痴将不得不寻找它的克星”。此时此地，诗人一跃变成了哲人和预言家，他已然看到了五代上帝，以及这五代上帝在人类历史延绵中一代一代的更新（upgrade, Metamorphosis）。具体来说，综合马克思和后尼采时代纳粹的观点，即，1. 上帝（God），2. 物（拜物 Fetish，隶属马克思主义），3. 超人（Superman，希特勒，隶属纳粹主义），4. 余刚在此诗里提到的“外来物种”，和 5. 余刚在《废话记》里面所宣称的“克星”。笔者只有在这里对着《废话记》呆呆地惊叹，做望洋兴叹状：能预测五代上帝的人是何方神圣？！

虽然是《废话记》的第一段，但已是精彩纷呈。下面笔者干脆摘引《废话记》中的几行诗句，请各位自行诠释诠释和循环循环吧；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对照对照前面笔者阐述的诠释大师们的理论，看看这些理论是否可行：

“有人问古人去到哪里
群山不语只是像缺牙的儿童笑笑

所有的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我也顺势很艰难地不知道”

（第二章：笔者感叹人类本不比其他动物更高贵或更聪明）

“世界在哪里
眼睛试着朝向任何地方，感到都不真实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唯一可以确定的
高贵的世界不知道自己”

（第三章：有点哲学意味，又似乎没有）

“看到皇族和非皇族的内涵被奴役
总觉得在哪里似曾相识

当石榴看到有人在为奴役辩护
会不会惊讶得连牙齿也爆裂”

（第五章：人际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

“多少天没有见到月亮了
不需要用数学知识了吧

如果见到太阳也这么难
打消研究夸父的念头吧”

（第七章：不仅具有哲理性，而且是杭州 2019 年春节前后连续阴雨绵绵月余的真实写照。前面已经提到，也只有诗人能够想到用月亮的隐去来明喻（metonymic））

最后是高潮：

“一道灵光划过之后，空气忽然明白
我们只不过想要漫步在历史之外”

（第九章：部份 好一道灵光，好一个超然（transcendental）和发生于 Y 轴范畴的灵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用灵光作为高潮具有极大的预示作用，这位诗人加哲人似乎用“空气忽然明白”想给我们凡人（mortal）做一些预示。那会是什么呢？

二、色彩的循环和典故的研究

两个例子。其一：

《废话记》集中写了三个颜色，即，黄和红和褐（其间也提到了黑色）。前面已经比较详尽地论述了黄和红这两个颜色。在这里，我只想用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的历史和读者观念融入理论来做一个探讨。先回到序言中第一次提到“琉璃黄的书脊”。对于我来说，对着这些“琉璃黄的书脊”，我马上感到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不言自明，黄色，尤其是琉璃黄在中国的文化里代表了什么。由此，我自然而然诠释了连绵不绝的巍峨的皇宫。但是随着《废话记》进入正题（subjective matter），我们看到了“石榴”（深红色），看到了“褐色和红色”，看到了“一棵枣子”和“千万颗枣子”（褐色和红色）。然后，诗人的笔锋一转，写了以下佳句：

“黄色的海星在晴天里比较醒目
但在晦暗的语境里就不那么显眼了

走出这样的日子是否要假以时日
就算是走投无路，也还有无路前的思索和开掘”
（第二十三章）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这里，《废话记》的色彩又回归到了黄色，整个诗篇的色彩线条以黄色，红色（褐色和黑色），再用黄色贯穿。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对这个色彩的认知是一个完完整整的诠释循环过程。用迦达默尔的理论来说，虽然我能够理解第一个“琉璃黄的书脊”的“黄”预示着皇宫皇家和充满怀旧感（nostalgic）的封建社会，那是因为在我的意识里面已经存有了这个认知（as it were）；同时，不得不否认在我的思维里面（conscious）一定也保存有对红色的概念，红色的江山社稷、红旗、红色海洋、红色政党，甚至这几年尘嚣甚上风行于世的中国结。我第一个诠释循环就是这样完成的；也就是说是这样一个融合（merge）促使我达到对《废话记》的完整诠释。需要指出的是，用海德格尔的观点来说，在我对诗中第一个“黄色”的理解（as it were）本来就融入了对历史背景的黄色和主观意识中红色的成分。及至到了，

“褐色和红色，最近的研究
对着一颗枣子我居然如此无奈

是因为千万颗枣子在一起呐喊
还是早已判决众人世世代代为奴”
（第十二章）

“褐色和红色，山东之行的顶峰
一马平川的魁梧和记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似乎在接住肉色的骨头
又似乎在假人之手在制作高速的人间地狱”
（第十三章）

“从红色想到了红衫军，曾经不可一世
据说他们是香米的制造者，他们也制造街头的风景

想到了欧洲和英国皇室的暮气沉沉
他们是受益于俾斯麦又被同一个人摧毁吗”
（第十八章）

以及其他许多关乎红色的描述，诸如，“石榴”，等，我的诠释一定带有刚才所描绘的融入（merge），即，具有对历史印记的黄色和现代派红色的认知（preconception）。比较具有诠释学挑战意味的是最后《废话记》中黄色的回归对我意识（conscious）的冲击：“黄色的海星……在晦暗的语境里就不那么显眼了”，乃至“就算是走投无路，也还有无路前的思索和开掘”。在这一章里，最为称颂的是任何一个读者会对诸如“晦暗的语境”所指为何提出疑问以及对“走投无路”的因果关系进行探讨。经过这样的探讨，如此这般，诠释理论就大功告成了，因为诠释学理论就是要读者对内容有所停顿并进行必要的思考，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循环（circularity），最后完成所谓的诠释循环。

又：《废话记》，其实还有提到了黑色，但是笔者就不在这里对黑色做过多的诠释了。

第二个例子：

“相对于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作为不大
差点印证爱尔兰诗人叶芝的预言”

（第二十八章）

对于笔者来说，所谓叶芝的预言那是一头雾水全然不知。用易哲的理论来说就是文本和读者的主观距离太远，没有办法爆出火花。所以我只有做一些必要的研究，及至发现，余刚所说的“预言”很可能是“寓言”，进而很可能是叶芝诗的灵魂——神秘主义和怀疑主义的——代名词。但是，笔者的观点（reader's horizon）和诗人余刚及文本的观点（historical horizon）在这里虽然有了一点感觉（chemistry），但是仍旧没有找到融合（merge）的基础。请各位别急，奇妙的诠释学理论已经通过迦达默尔给我们提供了解决此类困顿（困难）的良方。殊不知，迦达默尔非常详细地阐述了所谓的误读原理（prejudice）。这位诠释学大师从词源学出发提出误读并不是现代人才持的特有偏见，而是一个历史现象，具有预先判断（pre-judgment）的意思，甚至现代法庭都在使用这个词作为先期判决。以此推类，迦达默尔提出了好误读原理（good prejudice）和坏误读原理（bad prejudice）；具体来说，好误读原理就是当发生阅读障碍时，就像此时笔者对“叶芝的预言”的理解发生困惑，我的好的误读原理不失时机地进场救驾来了。笔者意识到对于这样一个困惑，最好的办法就是到叶芝的作品中去找答案。这个寻找答案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的过程就是循环诠释的过程。而坏误读原理就是不经过研究只利用读者有限度的认知（preconception）误读误解文本。在这里，笔者运用好误读原理的方法，几经循环，终于找到了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写于1919年的《基督重临》这首不朽之作。正值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叶芝对当时的现状失望至极，无论是“沙漠上愤怒的鸟群”和“旋转的雄鹰”都“失去了重心”，此时此地，就算叶芝再伟大再有远见，如“猛兽”般不安——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懒洋洋地倒向圣地来投生？”（请注意这句是以问号做结束的，也就是说，整篇诗作就是以问号做结束的。）

在此，诗人敏锐地察觉了二十一世纪（本世纪）和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的不同，并且具有讽刺意味地在《废话记》里面断言“二十一世纪的头二十年”“相对于二十世纪”“作为不大”。以此推断，叶芝在二十世纪头二十年没有在《基督重临》中达成的愿望可能会在二十一世纪达成（基督重临）。敬请各位且慢作以上那样的推断：请大家再仔细看看这首诗作的最后一句以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那可是明白无误的问号（？）啊！很显然，叶芝一以贯之的世界观（神秘主义和怀疑主义）没有被悲观的《基督重临》所打败。笔者回想到以前接触过的一些叶芝晚年的诗（出自于叶芝诗集《灵视》），笔者认为叶芝还是叶芝，所以他大胆地在这首《基督重临》的最后动用了问号。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废话记》里面的诗句吧。所谓“差点印证爱尔兰诗人叶芝的预言”也和余刚这首诗内容、结构，甚至能够感受到的主题是绝对对称（symmetry）的。对于这个在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这首《废话记》中已经预测过五代上帝的作者来说，诗人是不会回到传统的上帝和上帝之子基督的年代的。也许比叶芝更为决绝，他在这里的语言是仅用两个字“差点”，那也许比问号更直截了当。

如此这般，笔者对这段诗文的诠释在循环中又找到了答案，也就是笔者自诩的找到了煤气炉点火成功的最佳距离。至此，有关这个“叶芝的预言”的诠释循环大功告成。

三、结论：最好的诠释是作品本身

请允许笔者直截了当吧：

“他可以使人哄堂大笑，但却根本没有改变城内城外
就像放任居住在隐形城堡的化身博士，说能

他自己的能，早已在笑声中灰飞烟灭
或许成为安史之乱的又一次虚惊”

（第二十三章）

又要坦白承认，对于这个诗文中那个“他”，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夸张地说，经过“多少次”的诠释循环，我还是不得其解。作为作者的好朋友和同窗，我可以直接问余刚到底这个“他”所指为何人或为何物。但是几经考虑，我还是没有问。这个“他”已经涉及到了另外两个文学理论了，即，弗洛伊德的文学心理学和齐扎克的无厘头细节（blot）理论。总之，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关这个“他”，我们还是让作者余刚保留一点他作为作者的私人领地吧。可能他不愿告诉读者，抑或可能这个“他”是他，余刚，故意设在那里一个无厘头细节（blot）。这个他，又把全篇带回到扑朔迷离至中，“他”是谁？新的上帝？一个人类的失败者、迷离者？还是别的什么。这就把这首扑朔迷离的诗带到了一个新地方，一个更美的地方，这也许超出诠释理论的范畴。这里的美，是可以评判的，但更多的，是不能也不应评判。它只能兀自溢出，只能在循环中感受。

而在“他”之外还有更多的诗句需要解释：

不是陶渊明式的，当然也不能说是阮籍
总而言之海德格尔的才气和生平比较生硬
（第三十二章）

要粉碎那种掠夺的文明
更不要那种碾压式的文明
（第三十五章）

那种高贵的骑士圆桌会议只是臆想
如果一切都要看死者的眼色
（第三十七章）

不要试图把花园打造成围墙式
这个秘密不可马上说出
（第三十八章）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这里比较有意思的是诗人直接写到“海德格尔的才气和生平比较生硬”，似乎在说他对海德格尔的理论有期待，但不满足。

的确，即使在诠释学内部，诠释学大师们就有不同的观点。迦达默尔欣赏古典主义，他认为读者（其实就是他本人）和文本（包括作家）之间的沟通要有一个“共有领地”，而古典主义是最有效的“沟通”，也最易使读者找到这个“共有领地”，从而完成诠释循环的壮举。那么，《废话记》是古典主义的吗？我们真的找到了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共有领地”了吗？诠释学理论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是否应再次回溯到弗洛伊德，并最终指向齐扎克？不过话应该说回来，最好的解释应是作品本身。在这里，希望作者不断努力，写出新的杰出的诗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词，别是一家的风情

—杭州大学外语系81级 汪剑钊

词，最初是配合燕乐而创作的歌辞。刘熙载《艺概》称：“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故又名“曲子词”。它播种于隋，萌芽于唐，敷衍于五代，繁盛于北宋，烜赫于南宋，散漫于金元，寥落于明，重放于清。历一千余年的兴亡盛衰，由原来的蕞尔小邦蔚然而成泱泱大国，其名家名作，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给。此次，选评《千家词》，拟在纵向上寻绎词史的流变轨迹，在横向上反映各代殊异的风貌特点，令读者一编在手，而能尽览各方胜景，在怡情养性以外，得智性的启迪和良知的觉悟。

如前所述，词的发生，最早可以追溯到隋朝。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战乱不断的局面。伴随着和平的出现和经济的复苏，文化也呈现了兴盛的可能，具体到诗歌艺术的发展，当时出现了“倚声填词”的现象。在统治者的鼓励下，教坊音乐十分流行，有一批文人，根据协律的要求，吸收了古乐府诗和民间谣曲的特点，创造出最初附庸于音乐的曲子词。这些作品应该是我们今天所见的词之雏形，可惜由于隋朝国运短暂，烽火骤起，并没有能够流传下来，仅留下了一些词调名，如《水调》、《河传》、《杨柳枝》、《安公子》等。

唐代是中国文化旅程中一个重要的驿站，作为人类精神最敏锐的触角之一的诗歌，在这个阶段达到它的高峰期，其诗体和韵律逐渐定型，形成以五言和七言为主的诗律。诗歌的这种定型化，一方面标志着中国诗歌已经走出了它最初的探索阶段，

进入了成熟期；另一方面，它也暗含着进一步突破的新期待，在“齐言”体之外冀求以长短句式来达到抒情言志的可能。新的探索承继着有隋以来的脉络，首先在民间进行着，教坊乐工在一种自发的状态下，按照乐谱填写歌辞。盛唐以后，文人的介入，使词摆脱了音乐的约束，逐渐自立门户，为诗歌提供了一种新的样式。天才诗人李白的尝试，为词的勃兴起了拓开先河的作用，刘禹锡、白居易、张志和随后推波助澜，一种崭新的诗体，自此便由暗流而浮出了陆地。

从词的发展史来看，晚唐与五代是它的形成期。在中晚唐诗人中，温庭筠不同于偶一染指的刘、白诸人，他是第一个于填词下大力的人。他的词继承晚唐绮靡的风气而来，多写闺情，其用辞香艳秾丽，造境幽密婉约。年代稍晚于温庭筠而崛起的词人是韦庄，他曾长期游历江南，受到清丽自然的吴歌之熏陶，在创作上追求明快疏朗的风格，而且善于化用口语入词，对矫正一味浮艳的词风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后蜀赵崇祚以温韦二人为鼻祖，选承其余波的十八家词，合为《花间集》，对这一阶段词的成就进行了及时的总结。这标志着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正式确立。而后，宋人便奉《花间集》为词的正宗，作词论词也常以“花间”为准绳。五代词除西蜀这一中心以外，还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南唐，它的代表人物是冯延巳、李璟、李煜，而以后者成就最高。王国维《人间词话》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亡国”的命运，加上李煜的才情，构成了词史流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词便越出了宫廷和教坊的应歌而作之囿限，重新进入抒情言志的正常途径。

词进入宋代，可以说是到了它的收获期。不过，宋初词坛沿袭着花间、南唐的遗风，晏殊、欧阳修、晏几道在体制上仍以小令为主，其主题也大多是抒写离别、相思之情，其超过前人的地方，主要在于善用清丽的辞句，构成情景交融的意境，在表达上更为含蓄蕴藉。柳永的出现，标志着宋词具有了独立的品性，他大量创作慢词，突破了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为细致地描写、铺张地叙事和酣畅地抒情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柳永对宋词的贡献不仅在于词调的创格上，而且还在内容上也进行了革新，其特出的一点便是打破了士大夫的偏见，引入“市井新声”，拓宽了词所表现的领域，在雅词和俚词之间找到了一个新的结合点，因而深受大众喜爱，据称，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张先是与柳永同时而齐名的词人，他在创作上既如晏、欧一般多作小令，又如柳永那样创制慢曲，是宋词成长期中一位“适得其中”的人物。

北宋文坛上，苏轼是一位全才型的革新家，其诗、文均有很高的造诣，而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词格、词情和词境的全面性开拓，胡寅在《酒边词》的序文中称：“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后人以东坡词的“横放杰出”，奉为“豪放派”之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豪放”固然是东坡词的主要特色，但不能概括它的全貌，其不少作品亦属婉约清丽一路，因此，“刚健含婀娜”或许更能说明东坡词的成就所在。苏轼以后的主要词人是秦观、贺铸和黄庭坚。秦、贺二人继承了东坡词深婉韶秀的一面，又远绍花间、南唐遗风，进一步丰富了婉约词一路，少游词艳而不俗，方回词柔中有刚。黄庭坚

在词史上的地位一直不太稳固，褒之者谓其词“唐诸人不逮也”，毁之者则斥曰“直是门外汉”，这恐怕与其作品的水平参差不齐有关。

苏门以外，周邦彦是北宋词坛极有影响力的人物，前人认为其“集词之大成”。他曾任大晟乐府的提举官，妙解音律，精于词法。且能博采众长，自出机杼，为词的音律规范化起了关键性作用，被南宋婉约派诸词人奉为惟一典范，比作“词中老杜”。身逢南北宋交替之际的李清照是一位承上启下的大词人，其作品以靖康之变为界，展现了两种不同的风景。她早年多写深闺闲愁，境界较狭窄，南渡以后，则多抒发伤乱忧生的感喟，于婉约中透露出豪放的气息。尤为难得的是，李清照还是第一篇系统论述词体特点的文章《词论》的作者，其“别是一家”之说，指出了诗与词的分野，极有见地。

南宋词坛异军突起的辛弃疾有“巨龙”之称，他的创作代表着爱国词的最高成就。俞平伯先生在《唐宋词选释》中有评：“向来苏辛并称，但苏辛并非完全一路。东坡的词如行云流水，若不经意，而气体高妙，在本集大体匀称。稼轩的词乱跑野马，非无法度，奔放驰骤的极其奔放驰骤，细腻熨贴的又极其细腻熨贴，表面上似乎不一致”。是为中肯之论。稼轩一生以英雄许人，亦以英雄自许，其词如其人，渗透着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高亢、沉郁、悲壮，而一部分词作又能摧刚为柔，不废婉丽，显示出侠骨柔肠的风貌。与辛弃疾同时或稍晚的重要词人则有陆游、陈亮、张孝祥、刘过、刘克庄等，他们或为友军，或成羽翼，彼此声气相通，相与揖让，使以豪放为主调的爱国词派一时蔚为壮观。

婉约词衍于南宋，其最负盛名者首推姜夔。他的词与周邦彦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却有因有革，能于“软媚”和“秾丽”之外，别出“清空”和“骚雅”之趣。白石词多咏物，但绝不滞于物，常能给人以峭拔空灵之感，所谓“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史达祖是当时与姜夔并称的词人，所走亦是婉约一路，其词轻盈绰约、奇秀清逸，且长于冶炼辞句，故而亦能在群雄并逐的格局中放一异彩。姜、史以后，吴文英是又一位重要的词人。吴词向以晦涩幽邃著称，后人有谓其“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亦有称其“佳者如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两相参酌，大致可以反映出他刻意追求朦胧美的苦心。

宋末，词风的传承上仍呈现二派分流的面貌。刘辰翁、文天祥发扬苏、辛弃疾、沉雄一面，多作壮词。刘辰翁虽间有轻灵婉丽的小令，但其骨干气息不失豪宕；文天祥词与诗一样，俱显露出慷慨激昂、刚直忠毅的风骨，深为后人仰慕。宋末的婉约派词人主要有周密、王沂孙和张炎。周密曾编《绝妙好词》，对各家词作耙梳抉剔，荟萃精品近四百首，与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并称选录南宋词的双璧。周密词格律谨严，字句优美，其作品宋亡以前多清雅婉丽，入元之后则漾入苍凉意绪。王沂孙是咏物词的高手，他与史达祖为词而词的作风不同，常托物寄兴，于隐约其辞中寓含故国之思，其风格多哀感缠绵，纡曲忠厚。张炎为南宋初中兴名将张俊的六世孙，以一豪族贵胄，历家国之巨变，其词不免多苍凉激楚之感。他的词承袭周邦彦和姜夔，人谓其“无二家所短而兼所长”，可见推崇备至，其写景状物之作空灵流畅，感时抚事之作则凄恻冷隽，

流风所及，达于清代浙西词派。在这三家以外，尚有介于辛派和姜派之间的一位重要词人蒋捷，他的词作中既有柔婉妍倩的小令，亦有沉郁悲壮的慢词，但由于其驾驭能力尚不到圆熟流转的程度，部分作品或流于纤巧，或病于粗率，未能取得一流作家的地位。

按照传统的历史分期观点，金朝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断代标志，它是由女真族在我国北部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与南宋相对峙的政权。女真政权以武功立国，长期处于戎马倥偬、争战不已的动荡之中，其生活反映到词里，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格调，清朗、苍凉、悲怆、伉爽。金源初期的词人大多为宋朝使臣，被强自留用不予遣返，如吴激、蔡松年等，他们身处忧患，多悲咽之声。中叶以后，词风宗苏、辛，部分作家颇能得清放旷逸之致。代表金词最高成就是元好问。遗山生逢末世，饱经离乱，时代的悲剧和个人的身世之感，反映到他的词中，便形成了一种低回沉郁，亦浑雅博大的气象，其作品即使求诸两宋名家，亦不多见，堪称金词的上驷。

词至元明，呈现散漫寥落的弱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元灭宋金以后，破坏了中原的农业经济，因祸得福的是，城市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却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样，代表着市民趣味的戏曲也应运崛起，成为一代文学之标帜。词的主流地位顺势丧失，当时较有才情的作家，往往把主要精力投入戏曲的创作，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不过，毕竟它去宋未远，流风尚存，仍有不少可取之处。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当时出现了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如契丹的耶律楚材，高丽族的李齐贤，蒙古族的萨都刺，均有不俗的成绩，而以后者为最。萨都刺作词学东

坡，清旷雄奇，名重一时。张翥也是元代著名的词人，其风格近婉约一路。

明朝实行极端的君主专制，重用宦官，广布特务，推行八股取士，竭力禁锢人们的思想。处此高压控制之下，早、中期的词坛，自然显出一派萧条的景象。迨至明末，时代与民族的危机震撼着当时每个人的心胸。爱国志士陈子龙，是去陈弊吐新声的第一人，他的词，风格悲劲苍凉，词藻清丽韶秀，对清代词风影响很大。另一位抗清义士王夫之，是一名在哲学、史学、天文、地理学和文学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的奇才，他的词作芳悱缠绵，沉着道上，是疗治此前纤靡浮艳的词风之良药。

清康乾之世，国力强盛，社会也比较安定，学术和文艺的发展都受到一定的鼓励，清词也因此而有复兴的契机。一时人材辈出，流派纷呈，其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多如繁星。清初词坛的名家有陈维崧。陈维崧少负才名，但一生落拓。他的词尊苏、辛，其笔力精悍，用辞雄爽，有目空四海之概。与陈维崧词风相近者有曹贞吉，其词主独创，反摹拟，兼雄浑与工丽于一体。他们创立的词派即阳羨派。当时与陈维崧并驾齐驱、别开一派的是朱彝尊，他主张以姜、张的雅淳来矫正苏、辛的直白，其宗旨一时和者甚众，形成以清空、婉约为主格的浙西派，领导词坛数十年，其声势几遍天下。纳兰性德是游离于当时各大派别的一位满族词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官一等侍卫，为人敦古谊、重然诺，为清初团结汉族知识分子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惜英年早逝，未能充分发挥其才情。他的词宗南唐，风格清新俊逸、蕴藉自然，颇多感伤情调，尤以追念亡妻卢氏的悼亡词最称绝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晚清以来，外患愈亟，内忧频仍，国势摇摇欲坠。一批有识志士蒿目时艰，不能不思发奋振作，他们大多把一腔忠愤幽怨之气泄诸词中，这就使得清末民初的词坛流荡着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激情。文廷式、郑文焯、况周颐和朱祖谋俱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递嬗之际的著名词家，他们念怀国运，感叹身世，其词作或峭劲，或哀感，或轻灵，或重拙，无不折射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即令一部分咏叹风花雪月的词作，也大多别有寄托。在世纪之交的众多词人中间，王国维有着特殊的魅力，作为一名思想家，他深受叔本华、尼采等德国生命哲学的影响，确立了“人间苦”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落实到他的创作中，便自然地转向对人类生存之悲剧性的表现。可以说，王国维的人间词是以词这种赓续了千余年的古老形式传达现代意识的一次不无裨益的尝试，值得我们给予必要的重视。

最后，对本书的选评作几点说明。

本编取材，以作品的艺术性为主要标准，兼顾其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影响，力求能较为全面、深入地体现词这一特殊的诗歌品种在艺术发展上的脉络。

作品原文，坊间各本有异，本编择善而从，酌加说明，不作烦琐考证。

注释以引证典事，疏通词意为主，简要为旨，力戒枝蔓。

评点与赏析为导读之用，避免嚼饭与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适当收录重要的评语与轶闻，以供参考。

本编不是一部断代词选，而是沿循词的发生、发展、衰落，乃至复兴的脉络，对其进行总结性的择录。因此，时间跨度大，涉及作家作品多，但为篇幅所限，每每在名家齐集、精品荟萃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的词苑中感到取舍之难，却又不得不在较长时间的踌躇、彷徨之后忍痛割爱，及至编成，又不无遗珠之憾。其不妥和缺失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教，以俟他日订正。

本编是一部“踩在巨人肩膀上”的词选，在注释和评析过程中，对前人和时贤的成果心得多有采撷，恕未能一一点明，谨在此表示深挚的感谢。

编者注：

本文系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新编绘图本华夏千家词》序言。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浅谈近体诗词和现代诗的异同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关于对诗词的理解，普通老百姓与入门的写诗人是有区别的。而写诗人里面也还是可以再分的：职业的和业余的。

我作为老百姓的时候，以为字数整齐排列，就是诗；后来觉得，只要不断分行也是诗。还有一个鉴别是诗还是不是诗的“标准”，就是：看不懂就是诗；看得懂的就是“闲话”。

入门后，也写了一阵子后，慢慢有了心得。

我感觉近体诗或词是工笔画，需要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地画，这样的画即便是画照片，也是有其“形式”美的。而现代诗就是国画，就是大写意的水彩画。

近体诗或词里隐喻暗喻指代（典故）比较多，这是它不能大众化的缘故之一，看不懂而放弃阅读欣赏的人很多很多，我是其中一个。

中国古体近体诗为何喜欢用隐喻暗喻指代呢？因为有些话明说是要杀头的。大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诗人喜欢借用咏花草山水星月来抒怀的缘故吧。

现代人写现代诗虽然在某一历史时期也有被杀头的风险，也有悲剧发生，但总体上来讲，比古代犯上的风险要小得多。所以现代诗现在大多用很特别的意象直抒胸怀，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顾忌了。

于是浪漫主义的春天到来了。用音乐发展史来表述也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古典音乐有点像格律诗词，有严格的曲式、和声、复调要求。比如奏鸣曲、小夜曲、诙谐曲、狂想曲、交响曲都有自己约定俗成的规则，外行人听不出，内行人读谱就能分清。

这些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必定会束缚思想的自由表达，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典音乐大师会在音乐思想的表达和音乐曲式规则之间痛苦挣扎的缘故。孟德尔松是当然的古典主义音乐家，但他的音乐里已经有浪漫主义的萌芽在蠢蠢欲动；贝多芬被称之为最后的古典主义，但他的一些作品里已经有明显的反规则的东西了。

之后社会有了自由表达的呼声，而且越来越强烈，于是浪漫主义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如果说格律诗词是古典主义，那自由体诗就应该是诗界的浪漫主义了。

但古典主义没有因为浪漫主义的铺天盖地涌来而退出历史舞台，或者自动消失，而是以一个艺术形式永恒地存留在音乐史上，这也是为何至今我们仍能欣赏到那些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为何国内许多音乐学院的师生仍然以能写出一部交响曲为傲。这是一个里程碑。

但它的辉煌和成就也不能掩盖它的局限性。浪漫主义就是为了解决它的局限性而诞生的；就像新诗、自由体诗就是为了打破格律诗词的规则，自闯一片天地而向我们走来的。

浪漫主义不是终点，还在继续发展。

时势造英雄，也造艺术英才。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困惑，人民心中有许多疑惑，有很多郁积需要通过呐喊来发泄，不然会生病、会以另一种形式死去。于是出现了德彪西的印象派音乐、勋伯格的序列音乐等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流行音乐也迎合了这种趋势，从古典味十足的爵士乐，到歇斯底里的摇滚乐，从垃圾音乐，到车库音乐等等，简直可以说无奇不有。

在崇尚个性化的浪漫主义大旗下，现代诗其实还可以分成许多流派，有的非常小众。这本群的王自亮、汪剑钊、余刚等一定更有心得。

还有，作者想表达的诗意有时会有诗意本身的形式要求。我记得柏辽兹对乐思和形式的统一有过这样的表述。也就是说，有的诗意只能用自由体的现代诗来表达，有的用格律诗词来表达更美。我之所以有时写写自由体诗，有时写写格律诗词，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其实是在寻找更能表达自己意思的形式。我们可以试试，把自己写过的格律诗词和自由体诗在形式上互换一下。我估计互换以后就惨不忍睹了。我试过，不行。

说到这里，其实应该明白，这其实就是个青菜萝卜阳春白雪的区别，是各取所好，各享其乐的人生选择。

俺属于麻将打累了，换换脑，改成写打油诗了。但打油诗也写得不如“黄狗。”

浅谈近体诗与现代诗之区别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看见诸位资深诗人讨论现代诗和格律诗，受益匪浅。我从2018年开始涉足格律诗词，以前只是得空写点散文和散文诗。一年多来竟也写了不少格律诗。人们说写格律诗是“带着镣铐跳舞”，有道理：在死板的规则之下要写出赏心悦耳的诗句，但也正是这死板的条条框框赋予了近体诗的音律之美。

今天我想把现代诗和格律诗作个比较。我的感觉是现代诗是“大脚女人”，格律诗是“小脚女人”，我用这两个词都不带贬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人群中，她们都是美丽的。

文学和音乐绘画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并有各种流派，并不因为新的流派兴起而摈弃老的流派。经典是难以超越的，只能欣赏学习，尽量接近经典，创造自己的品牌。巴赫没有被超越，可是我们迎来了莫扎特，贝多芬……。达芬奇，提香没有被超越，可是我们迎来了莫耐，凡高……。央视的诗词大会是引发近两年来人们对格律诗词兴趣的重要因素，但真正能写出高质量格律诗词的恐怕屈指可数。但只要这个势头继续下去，谁说不会出好诗呢？我们群里就有很好的格律诗词诗人。我自己也是在这里学习的格律诗词。

现代诗有人会认为容易写，以为把句子分行就行。错！用日常语言写出诗意并非易事。我朋友圈有个九零后，他是伊沙（我不太了解此人）的得意门生。我最早是从这个九零后那里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解到一些先锋派诗歌的。记得去年我曾抄了一首野猪什么的诗到杭大人群里，笑话那不像诗，现在的我肯定不会这样认为了。

不同体裁的产生流传都有它的原因。创新总是在不断产生，能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那就看是否被大众所接受。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中，格律诗（唐诗宋词）永远有它的辉煌存在，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试着写（诗词大会效应）。更符合现代生活的现代诗，包括各种流派，也确实有不少好诗。很欣赏群里几位先锋派诗人的诗作！

回到我开头的比喻，近体诗像穿着金丝银缕绣花鞋的三寸金莲，只有绣花鞋能配。现代诗的天足可以穿平底布鞋，高跟皮鞋，或夹趾拖鞋（flip flop）。

诗，贵在诗意，难在用辞。至于使用哪种体裁，那就由作者的兴趣和能力而定。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的【西湖·本意】是怎样写成的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陈雯

日前被拉进一个女子诗群，进群的介绍是：“词牌【西河】又名【西湖】，归你写，”孙姐说。“就依你这微信头像，写一首。”我的头像背景是六月西湖，荷香似从画面溢出。

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词牌，岂肯答应？但这位学姐遵老师之意不由分说，把这词牌摊派到我名下。话说这位老师，化学专业研究生学位，多年来对宋词研究彼深，我就是去年在大群里听课了他的填词讲习班而开始填词的。现在入群之见面礼不收有失体面，没办法，被赶着鸭子上架。找到词谱一看，是首长调！一百零五个字（我第一眼没看清楚，赶紧去叫苦：“一百五十个字！开玩笑呀？我可写不出！”学姐说：“不是一百五十，是一百零五个字。”）原来我被吓得眼都花了。

我以前填过一些词，都是短调，最长的也只是五六十个字中调。又去讨价还价要换首短的。不行！老师拿出权威：“雨文什么才？这是小菜一碟！”学姐跟着唱和。哎，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既然推不掉，那就写吧。但并不急着下笔。头天晚上我开始构思。西湖蕴涵着古今往来多少文化精华，众多文人雅士为她吟诗作赋，留下千古名句。沿着湖边走一圈，亭台楼阁的楹联就是一堂中文系泛读课，几堂精读课的内容了。断桥上的白娘子和许仙，湖边苏小小的墓，万松书院里的梁山伯和祝英台……这些都是优美的题材，但不是我现在特别想写的题材。

还是写景！咏西湖山水的经典诗句早就溶进了我的血液，杨万里苏轼白居易的名句在我舌尖上跳舞。苏东坡白居易不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留下了“淡妆浓抹总相宜”，“绿杨阴里白沙堤”这样的千古名句，还实实在在地在任上为治理西湖出了大力，苏堤是西湖的腰带，白堤是西湖的裙边。春天苏堤上柳绿桃红，秋天白堤上梧桐艳黄，把西湖这颗明珠装点得妖娆多姿。难怪白居易会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写景甚好，可又不甘心只写自然景色。儿时听父亲讲故事，其中西湖是一颗明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跳出在我脑海里要我写入词中。好吧，民间故事也要写入。至此，我基本有了词的内容，时间也近半夜，便去睡了，一夜无话。

次日下午开始研究词谱，随后动笔。上片第一句“西湖美”。一上来就直接点题，也呼应词牌名，乃是整首词的灵魂，点睛之句。接下来展开描写西湖的美。从起源讲起，民间传说带来远古的呼唤带来神话的梦境，西湖山清水秀跃上画面。我还是很听学姐话的，微信头像的背景~杨万里描绘的西湖六月荷花必须入词，既然我在画面里，顺带在词里藏了自己的名。

中片进一步从唐诗宋词里汲取养分，苏轼柳永相继入词，献出他们的名句。晴天雨天春季秋季，西子容颜多变化，但千变万化总是个美！

下片收尾至关重要，我不甘心只做一个旁观者，虽为女子但心高胆大，历代诗人已经穿越时空在词中向我微笑，我就在三潭印明月的西子湖上向他们发出邀请，相聚画舫，把酒吟诗，继写西湖美篇。

然后就是格律上的推敲炼字。此词用的是正体，上片六句四仄韵，中片七句四仄韵，下片六句四仄韵。词林正韵第三部韵。

【西湖·本意】就这样写成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学词点滴

—杭州大学外语系 79 研 葛藤

都说写格律诗词是戴着镣铐跳舞。我不会跳舞，却喜欢研究那副限制跳舞的镣铐。

以前有朋友问我，学近体格律诗词，从哪里入手是最好的捷径？

我以一个自学者的理解，往往会告诉说，先学七绝。七绝上两句写景下两句抒情。等会写七绝后，当中再插入两幅对联，当然要合上格律押韵，这就成了七律。同理，反过来，如果要理解古人写的七律的中心思想，只要把当中两幅对子抽掉，比如毛泽东的：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七言会了后，只要斩去七言的头两个字，就成了五绝五律，比如李白的：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砍去头上的两字，就成了五绝：

香炉生紫烟，
瀑布挂前川。
直下三千尺，
银河落九天。

等熟悉了七言五言的镣铐后，就可以试试摸索一下长短句的镣铐了。

有人把词又称为长短句，这确实是与诗在表面形式上最明显的区别。

我现在就站在这个门槛前。

我通篇粗粗翻阅了《宋词一万首》发现了有关词镣铐的一个有意思的特点。

由于在词形成之前，中国古体诗近体诗，都是以四言、五言、七言为主要诗歌载体的，所以，在宋词中，尽管有各种长度的长短句，四、五、七言仍是每首词的骨干载体。一言、二言、三言只是起点缀作用，可能是为了词中声律唱韵的需要，做停顿、转折、启领、收宫、甚至点睛的作用。六言在古诗中出现不多，因此做宋词的主要句子框架不多，可能跟它句式节奏单调，且有点意犹未尽有点关系。

这样分析下来，对于已经熟悉了七言和斩去头的五言的对词的入门者来说，就找到一条捷径了：先从词牌中以七言为主的入手，再找五言的，然后找七言、五言互为掺杂的。估计慢慢熟悉后，再摸索四言句、然后三言句。可以发现其中四言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的节奏是两个两言拼成的。所以六言句节奏比较简单，要么是三个二言、要么是二个三言的节奏。至于一言和二言句，几乎可以忽略。

有了这个思路，我找出了以下以七言句为主的词牌，对熟悉了七绝的会特别的亲切：

浣溪沙，及其变体 负心期 频载酒 醉中真

鹧鸪天，及其变体 吹柳絮

木兰花，及其变体 东邻妙

渔家傲，及其变体 吴门柳 游仙咏

定风波，及其变体 卷春空

清平调引，

渔夫词，

蝶恋花，

玉楼春，

天仙子，

瑞鹧鸪，

舞春风，

凤棲梧，

夜渡娘，

七娘子，

忆王孙，

清江曲，

思越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五言句为主的有：

生查子

卜算子

南乡子

七五言混句的有：

临江仙

菩萨蛮

江楼会

武陵春

丑奴儿

应该还有很多，够学一阵子了。

最有意思的是仄收韵的玉楼春。在七言格律诗里，玉楼村的律，算是折腰体，只要意不相连，就算出律。所以折腰体在词牌里找到了庇护所。

（2019年6月2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现代诗的转型：创造性及其阅读障碍

—杭州大学外语系81级 汪剑钊

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的讲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从当初的一名诗歌青年，直到人届中年的现在，一直还保持着对诗歌的这份热爱。如果没有诗歌，我的人生也许会走另外一条道路。因为诗歌的存在，我对于生活始终抱着某种热情，觉得活着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无论我痛苦的时候，或者高兴的时候，都能找到某种表达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

那么，之所以选中《现代诗的转型：创造性及其阅读障碍》这个题目，原因在于，很多人对诗歌，特别是对现代诗，经常会抱怨读不懂，或者觉得没什么意思，我自己在平时也经常被人问及这个问题。它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今天，我把自己的思考做一个交流。另外，今天在座的，有几位是老朋友，特别没有想到的是叶朗老师会来，这令我有点诚惶诚恐。叶老师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仰慕的大学者，他的《中国美学史》是一部皇皇巨著，我曾认真地拜读过，还有其他一些美学文章，都是我经常在学习的。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孔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他的话很有道理，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诗歌，没有一点诗性的情怀，可能连话也不一定说得好。就我自己的日常经验，我发现，有诗歌修养的人跟没诗歌修养的人，他们在跟人的交往、言谈上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差异。有诗歌修养的人一般比较注意待人接物的方式，特别在说话的措辞上较有分寸，也更能够给人一种亲和力。作家林语堂对诗歌也推崇备至，他曾这样说：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几乎认为，假如没有诗歌——生活习惯的诗和可见于文字的诗，——中国人就无法幸存至今。”在他看来，“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和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动，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俭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我本人非常认可这个看法，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诗歌就是帮助人以艺术的标准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我在自己的微信有一段作为个性签名的话，“人可以一行诗都不写，但不能活得一点诗意都没有”，我觉得，做人写不写诗真的不太重要，但是你必须活得有诗意，让你的生活充满一种美好的东西，或者说一种善的东西。

刚才说到我们的诗歌的传统，据我自己初步的考证和认识，诗应该早于语言的诞生，或至少是与语言差不多同时诞生的。在《诗经》之前，我们的经史子集中已能找到一些诗歌的片段。例如大家在 PPT 上看到的这句话，“候人兮猗”，它就出自《吕氏春秋·秋音初篇》。这句话很短，但是包含了极为重要的一种情感。大禹治水，经常不着家，据说曾经三过家门而不入，这自然让作为妻子的女娇等得很心焦，于是她发出了一声感叹“候人兮猗”。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那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句歌词，“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句发自肺腑的感叹之语一般也被看成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情歌。

那么由诗歌到诗人，我想说，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负有自己的使命的。我理解的这个使命就是，诗人所为就是在人间完成上帝未竟的事业，通过语言之水洗去尘世的污迹，让人逐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步摆脱他（她）的动物性，走向完美的人性。通俗一点说诗就是要人“活得像个人样”。在此意义上，诗歌就是衡量人性的一种终极性的尺度。诗歌的意义就蕴藏于人性，诗是人性最完美的体现。作为读者来说，人们也可以通过诗歌看到最美好的人性。我认为，诗人不应该是一个职业，所以诗歌也不可能养家糊口，纵观诗歌的历史，迄今为止也没有哪一个人能够靠诗歌来养家糊口，包括李白杜甫也没有，国外的诗人也是同样如此，很多诗人都是存身于各行各业，并不是靠写诗来谋求生计。诗不能成为一个职业，而不能用来养家糊口。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在很多人看来，这件事不能养家糊口，可能就没用，但恰恰就是这种没用，诗歌这种无用性、无功利，保证了诗歌的高贵品质。如果它真成了某种职业，就完全可能被一种功利性所束缚，其精神的层面自然就会降低一些，其实诗歌的无功利是要服务于人类的最大功利，是人类文明最弥足珍贵的结晶。

诗歌的意义是这样，那么人们通常还会追问“什么是诗歌”？对此我也做了一点功课，包括查了一些辞典，它们都对诗歌做了一定的解释，比如《现代汉语词典》就说，它是“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辞源》的答案是“有韵律可歌咏的一种文体。”由此大家就会发现辞典里面的诗歌定义多少有点干巴巴，人们读了这样的定义实际对“诗歌是什么”还是不知道。因为你说它是一种体裁也好，或者说有韵律的文体也好，我同样可以指出，有韵律的，有节奏的东西，未必就一定是诗歌；有情感的，可能成为诗，但不见得一定是诗歌。与辞典所界定的不一样，也有一些诗人对诗作出了界定。像外国诗人，比如华兹华斯，他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就认为，“诗是一切知识的源泉”，“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柯勒律治则说：“诗之不同于其他种形式的作品，并不在于格律；凡不能感动我们的热情或想象力的，就不是诗。有一个特点是所有真正的诗人所共有的，就是他们写诗是出于内在的本质，不是由任何外界的东西所引起的。”

还有一个日本当代诗人高桥睦郎，这个人也来过咱们北京大学，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曾为他的一本中译诗集的出版举行过研讨会。我最早是在2011年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与他相识的。他有一个关于诗歌的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不知诗歌是什么，所以我写诗。听起来有点故弄玄虚，其实他是把诗歌看作人生探索的一种形式，一种对意义的求索手段。人生存在很多未知的东西，我并不知道，所以我要去探索。科学家用他的专业知识、悟性去探求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未知。对诗人来说，他的探索则借助最习惯使用的一个工具——那就是语言。诗人以文字分行的形式来摸索和追求。

由此来看，诗人跟词典对诗的理解完全不一样，词典多半显得中规中矩，而诗人们的表述则天马行空。中国也有很多诗人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戴望舒给出的定义：“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多多说“诗就是无中生有”，韩东则强调“诗到语言为止”。他们非常看重诗与语言的关系，除了语言之外，诗根本就不存在。

前两天，贵州成立了一个贵州省诗歌协会，正好有一个诗友让我写两句话祝贺一下。我想了一下，觉得光应景式地说什么祝贺协会成立，好像太平淡了一点。后来我想到了一句话，它似乎代表了我对诗歌的看法，“语言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天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赐，诗就是人类对语言的一种感恩”。我们人类，包括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部分动物，都有各自的语言，这种语言的能力应该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恩赐，一种来自天堂的赐予。作为人类的我们写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就是对语言的一种感恩，表达一种感激之情，在运用语言这种礼物的同时用语言来表示一种回馈。关于诗歌，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人持有一种负面的评论，认为现代社会大家都很功利，只讲日常生活，讲物质，诗歌并不被需要。殊不知，这实际已涉及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诗歌智慧的转型。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诗歌的乌鸦时代》，后来被收到一本文集里面，那本书的书名就叫《诗歌的乌鸦时代》。这也是我对于现代诗歌的一个判断。在那篇文章中，我是这么说的，“现代诗是反映现代人的精神和情感的镜子。或许，说它是一面魔镜更为恰切，它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映现着世界的真相。如果说浪漫主义是诗歌的夜莺时代，那么自十九世纪后期滥觞的现代主义以降，便是诗歌的乌鸦时代。置身在一个诗性缺乏的时代，或许最需要的就是诗歌的出现和存在，这正如在荒漠中最需要的是水和绿色一样。诗歌的智慧在当代出现了转型，它已不再仅仅以分行的形式出现，而是渗透于小说、电影、电视、建筑、时装设计等各种艺术门类中，有时甚至还以广告词的面貌出现。”现在，我们姑且承认这个时代的诗性也许有点缺乏，有点儿不足。即便真是这样，诗歌并非不被需要，而恰恰是最需要的东西。诗歌有的时候仍然以分行的方式出现，但更多时候以另外的面貌呈现，今天在座的不少年轻朋友都是学艺术的，我们艺术学院的博士生、硕士生，你们可能在学习自己专业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种体会。那些

诗性的想象，或者某种原本属于诗歌的表达方式被挪用到绘画和舞蹈中来了，加深了你们对于建筑的理解，对于电影、电视的理解。

一个绕不开的重要的话题，就是很多现代诗为什么不好读懂？我也经常被人问到这个问题。这里，我在PPT上梳理了一下，大概主要有这几个原因：1. 现代诗的教育严重滞后，包括审美习惯、艺术观念等问题；2. 诗歌艺术的表达方式难度增加，诗人的艺术手法愈来愈丰富多元；3. 社会的物质化、功利化、娱乐化导致的后果；4. 伴随人们将现代化理解为城市化的失误和技术文明与人文精神的错位；5. 生活的复杂化带来了当代社会人与人关系的隔阂。

先说第一点。在我看来，现代诗的教育在当代是相当滞后的。前几年，我做过一些调查，发现中小学课文里诗歌所占的比重非常小，而在比较小的诗歌比重里，现代诗的比重又更小。通常，一个学期的语文教材里不会超过十首诗歌作品，在这不到十首的作品中，现代诗大概只能占两三首。问题还在于，有时候，占了这两三首篇幅的现代诗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诗，这也是让我有时候想想都会感到很沮丧的一个事情。当然，现代诗的读不懂，还有后面二三四五等理由，包括人们对现代化极为偏颇的理解，也是非常致命的。现代化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科技化和城镇化。现在，也有人提出来一些生态性的意见，认为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城镇化，它更可能是一个拥有现代设施的乡村，可能是一种更具备诗性的生活状态，也在实际上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理想。还有，现代生活的复杂化导致了人跟人之间在交往上的隔阂，相信大家也有所体会，尤其是年长一点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的朋友大概体会要更深。在我的童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相对会更融洽一些，我甚至还有那样的记忆，隔壁邻居家某日做了一点好吃的，就会相互分享。不知道这种情况在目前的乡村是否还存在，但是在城市，这种情况是越来越罕见了。你可能在某栋单元楼里面住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但你的隔壁住户姓什么、干什么，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对此，我并不想做伦理上的判断，界定它们是好是坏。实际上，大概也是各有利弊。最起码从个人隐私的保护来说，这种隔阂还是有好处的，不过人际沟通上肯定是造成了障碍。像以前的那种交往方式，沟通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也存在一个问题，个人的隐私很容易被侵犯，你们家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不需要故意传播，邻居可能就全部都知道。所以它们并不存在孰好孰坏。

就诗歌与时代而言，我不太愿意承认诗歌是一种再现或者反映的观点，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对社会的表现，或者如我曾经说过的，一个灵敏的感应器。从某种意义上说，诗就是应社会、时代而生的一种感应器。时代、社会发生了什么，在诗歌里面会被有所感应，有所回馈。现代社会的生活越来越复杂，诗歌自然就相应地作出了自己的感应，它自然也可能会有复杂的表现。这种复杂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理解造成了障碍。

回到诗歌教育的问题上，我给大家看一些实例，可能年轻的朋友还很难体会。像上面 PPT 上的文字，你们大概都不会有特别的感触。但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就有记忆犹新的感觉。这是我小学一年级的课文，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上到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至于第四、第五课，也不管你家的父母到底是干什么的，反正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你爸爸是工人，为革命做工，妈妈是农民，为革命种田。我们当初在那个时代学习的就是这样的课文。在当时的背景下，语文本身的学习好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正确，有种语文课变成了第二门政治课的感觉。当然，这种情况在后来有所改变，但这种改变其实并不彻底，还是留有尾巴的，它不仅伤害了语文教育，实际也伤害了政治。

（本文为节选，原载于《延河杂志》，2019年5月29日）

古体诗

逗蚁乐（歌行体）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儿童放学归来早，捉蝇诱放泥墙脚。
千张豆腐君自备，鲜肉为君切来了。
哨蚁殷勤为探看，惊见美馐疑不信。
四方转巡无人领，狂兮猛兮力士顶。
路迢负重恨难行，忙晕始报大本营。
大王急急如律令，吹角连营号声紧。
羽林三军倾巢动，气吞如虎长蛇进。
五花绑定战利品，得胜回朝秧歌行。
今宵齐开百桌宴，霓裳艳舞弹冠庆。
饕餮大餐斗酒兴，英雄霸气缸举顶。
皇恩浩荡心相印，天地君亲梦温馨。
忽遇骤雨飞天倾，阴风怒吼卷雷鸣。
车仰马翻大泽地，呼爷喊娘惶逃命。
王师溃败魂甫定，到手肥肉缘何飞？
众童尿墙比高低，天惨云愁风雨急。

（2019年6月9日）

相聚在嘉兴（七言古风）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弹指一挥几度秋，齐聚嘉兴泪花流。
共忆四载春芬芳，忽见两鬓霜染首。
千里相逢一壶茶，万丈友情三杯酒。
过眼滔滔云共雾，得一知己复何求。

紫菜养殖场（七言古风）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白云浮水海茫茫，紫菜沿涂一行行。
南国佳肴叹极品，海边渔镇写诗章。
耕田万亩观霞落，举酒千杯望故乡。
两鬓莫叹霜已染，劝君进酒莫徬徨。

渔村晚归人（七言古风）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芦荻萧萧海泥软，小舟移处岸边浅。
暮云压海天如水，月色临江月似展。
寒意吹人蓑衣薄，重担压我气吁喘。
画家不解渔家苦，却羨渔樵胜冠冕。

渔村夕照（七言古风）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渺渺渔村独木船，苍苍远岸起云烟。
渔家古渡飞归鸟，捕获归来拎海鲜。
渔网一晾垂柳地，残阳半落海鸥天。
一壶浊酒一桌鲜，只羨渔家不羨仙。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闻《杭大人》月刊入藏哥伦比亚大学有感 （七言古风）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忽闻喜讯涕泪流，杭大人刊哥大收。
四顾同窗今何在？一时诗文歌未休。
今日畅饮千杯酒，明朝共写万载秋。
即从杭城入哥城，便下九州向五洲。

近体诗

【七律·“杭大人”群】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放纵心怀肯举觞，相逢意气少年狂。
诗书道义知风骨，著论明经问典藏。
世事沉浮常碰壁，胸怀磊落自清芳。
如今幸有茶樽伴，偶尔吟歌写短章。

【七律·登风篁岭】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经风篁岭上棋盘山。却见到处有题乾隆御笔，也不知真假。想此君在位六十年，御制诗四万首竟没有一首能让人记住，这也堪称是古今一大奇迹，不枉一朝太平天子。遂为一咏：

风篁岭上老龙村，绿染茶山草木深。
石径沿阶连古道，御题随处有涂痕。
一生御咏真天子，四万诗吟暂寄存。
可奈文章辞采逊，半因风度半因君。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七律·怀屈子】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姜群星

端阳佳节亦多情，遥想忠魂感慨生。
屈子岂能趋陋俗，大夫宁可罪公卿。
赋离骚者因传道，投汨罗人为泰平。
时不利兮千载叹，丹心堪慰得垂名。

【七绝·白头青眼】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姜群星

人无阅历头难白，群有婬娟眼易青。
老骥犹怀千里志，梨花一树逐娉婷。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七律·西湖行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朱小明

雨后新晴见翠烟，寻春踏过六桥湾。
一泓湖水吟骚客，几处青山谒往贤。
千载不情憎法海，个时何惧遇蛇仙。
闲闻柳下私私语，又伴痴虫唱岸边。

（新韵八寒）

【七绝·倦心】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麻桑

片片烟云漫似海，天边细数倦鸥归。
客愁满目看残日，半世飘零一布衣。

【七绝·匣中鸣剑】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麻桑

匣中鸣剑难求韵，弄翰翻书又一春。
满院飞花催客老，莫如诗酒学幽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七绝·天地篇】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海空一线成书页，上下翻篇写世间。
解读曾经观地貌，预知来日看天颜。

（平水韵十五删平，2019年5月31日）

【七绝·儿时记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铁环滚过外婆桥，放线河边玩纸鹞。
岁月蹉跎难入梦，村头老井喝三瓢。

【七律·树】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万千灵树仰长空，凤骨龙姿吐彩虹。
曲节错盘根悄语，枝梢舒展叶临风。
山河点缀青衣舞，海岛星罗碧绿宫。
托起鸟巢无尽爱，清新留下不求功。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五绝·灵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万物入诗文，千秋写雨云。
空音天宇得，禅味竹林闻。

（平水韵十二文平，2019年6月4日）

【七律·随思】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云弄天姿光影动，帆移碧海信鸥追。
日斜山后流霞出，月照窗前暮色迟。
径曲廊长声去远，庭幽夜静柳低垂。
自然风景红尘画，孤岛空留堕泪碑。

（平水韵四支平，2019年6月4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七律·上岛】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横空一佛两重天，高挂灯笼卧拨弦。
紫雾升腾连瑞气，龙光直照贯云渊。
飞鸣海燕追青浪，静谧轻波吐白莲。
疑是桃源风景画，原来上岛遇仙缘。

（平水韵一先平，2019年6月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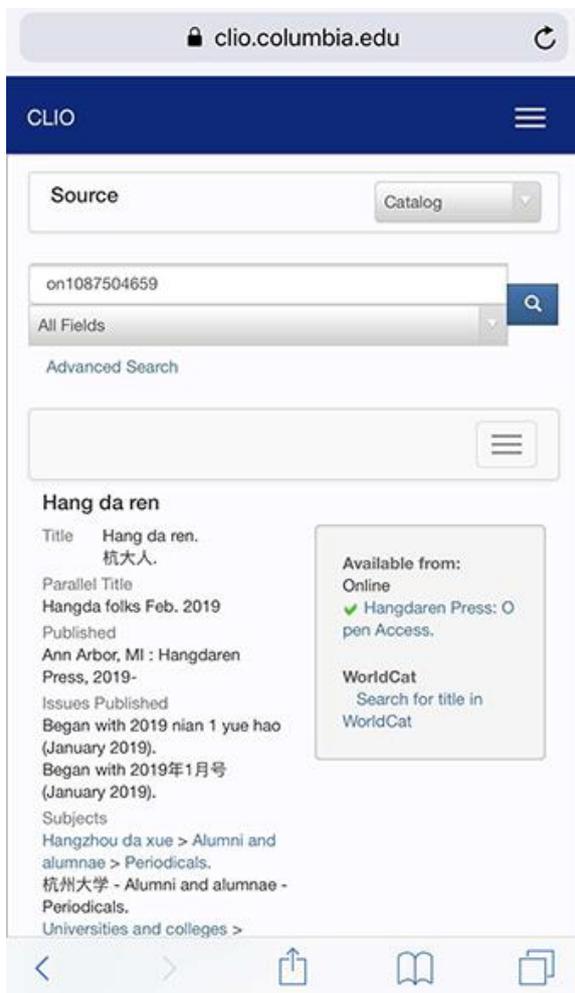
【七绝·祥风送紫霞】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仙宅门前一簇花，云裳玉女悄回家。
莫非彩蝶迎亲聚，还是祥风送紫霞？

（平水韵六麻平，2019年6月8日）

贺【杭大人】月刊入藏哥大系列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七律·喜讯】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姜群星

忽闻喜讯泪花流，杭大人刊哥大收。
四顾同窗应健在，一时诗赋几曾休。
今朝畅饮千杯酒，明日欢歌百岁秋。
放眼寰球西向望，神州典籍美洲留。

【七律·东西无问】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孙淦钊

今闻喜讯泪奔流，杭大人刊哥大收。
四顾同窗庆尚在，频吟诗句絮难休。
今朝痛饮千樽酒，明日轻描万载秋。
即自西湖来纽约，东西无问乃吾洲。

（2019年6月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七律·喜枝头】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

笑闻喜鹊闹枝头，杭大人刊哥大收。
情系文章心永在，缘逢诗韵意非休。
今朝畅饮千杯酒，明日欢歌百岁秋。
放眼寰球四海阔，中华典籍五洲游。

【七律·哥大图书馆收藏杭大人月刊有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朱小明

越洋千鹊落枝头，报告期刊已藏收。
锦绣文章传永世，风骚诗赋自春秋。
将添旧酿斟常满，再作新词唱未休。
但得书楼哥大在，百年后访拾沉钩。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七绝·无题】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周遇春

伊子一吟惊太白，诗仙三咏御风来。
天音绕耳终难去，只为琼花彼岸开。

（2019年6月15日）

【七律·无问东西】

—杭州大学外语系 79 研 葛藤

忽闻喜讯涕双流，杭大人刊哥大收。
四顾同窗应健在，一吟诗赋几曾休。
今朝畅饮千杯酒，明日欢歌百岁秋。
无问西东两相望，神州典籍美洲留。

注：

尾联出句六拗对句五救，为特拗格。

（2019年6月15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咏翠莲桥系列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七绝·又过翠莲桥】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何人又过翠莲桥，往事如烟影未消。
漫忆西溪涵旧恨，依稀梦里认前朝。

【七绝·回首翠莲桥】

—杭州大学外语系 80 级 宋宏亮

行路匆忙赶早朝，偶然回首亦无聊。
当初不解情何物，烟雨迷蒙恨断桥。

【七绝·望君遥】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

夕阳眷顾翠莲桥，虹曲烟波依旧娇。
若有当初情意定，无需长恋望君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七绝·秤砣】

—杭州大学物理系 80 级 朱锦涛

翠莲桥上几回头，碧水依然南北流。
不见当年双立影，秤砣可恨总难浮。

【七绝·同调不同箫】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黄昏落日翠莲桥，风景悄然已换桃。
河畔西溪情义在，相同故事不同箫。

【七绝·翠莲桥】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绿水清波翠莲桥，柳枝飘荡棹轻摇。
当年目睹依依恋，今日聆听众曲谣。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七绝·翠莲桥——和陈雯】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朱小明

又到翠莲香溢桥，迎风曼舞步金摇。
花容如旧人无影，泪眼含思只独谣。

【七绝·翠莲桥】

——杭州大学物理系 77 级 魏子青

翠莲桥上原无事，只怪芳名惹旧痴。
睹景思人人不见，苍天落泪雨如丝。

【七绝·云开雨歇】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 王骏

曾经巢筑翠莲桥，劳燕分飞各自飘。
多少春宵圆旧梦，云开雨歇把眉描。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七绝·金莲旧梦】

—杭州大学数学系 77 级 周遇春

千秋万载翠莲桥，多少情缘难自消。
为盼金莲圆旧梦，诗人唱和竞歌谣。

【五绝·翠莲桥】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徐风赋友规，翠柳咏金师。
莲蒂吟元曲，桥星念恋诗。

【五绝·咏翠莲桥】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燕啭莺啼望古桥，香鬟依柳语含娇。
红情绿意知多少，碧水烟波梦里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词·曲

【夏云峰·倚山偎红】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暗动容。
远峰黛、高山草树葱笼。
香雾翠岚悠转，野色朦胧。
弄春芳馥，蜂蝶绕、乱舞西东。
日喷薄、霞光射远，伴送清风。

俗喧名利常逢。
寸心倦、复归幽谷苍穹。
闲看白云碧水，叶绿花红。
卧谈琴酒，花对酌、风雅诗翁。
但去去、愁怀役损，不惹尘蒙。

（2019年6月2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金盞倒垂莲·桃林约】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风舞桃林，漫芬芳陶醉，朵朵争奇。
酥软琼娥，玉指摘香枝。
半插黛鬟含笑，眼巧媚、浅晕初时。
花颤莲步婷婷，背影迷离。

青丝幽香掠处，恐几分赧愧，蝶转蜂回。
美景良辰，浓淡恰相宜。
一语莫名浮起，又怕是、唐突佳期。
红粉须是香怜，甚个无知。

（2019年6月6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秋兰香·伊人望】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雾袅村幽，烟染屋老，寒巢守望君痴。
田丘荒草白，枝上翠禽稀。
陌阡路、伊展转千回。
尽教青靥顰眉。
向谁说、锦书空寄，唤又无归。

纵是蕊香墙角，也有蝶争飞，日复相随。
隔关山、渺渺杳难依。
飞红水流移。
多少激情，终化成灰。
信几次、东君春报，燕子来时。

（2019年6月3日）

【意难忘·丝雨疏疏】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丝雨疏疏。
忆曲桥碧水，修竹茅庐。
萧郎提剑舞，娥黛抚琴徐。
欢共处、恼烦无。
合璧又联珠。
望夜空、明星皓月，还羨相扶。

雁无音信传书。
几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痴迷伤别地，遥眼盼当初。
肠断事、损颜朱。
怎禁得人虚。
莫回首、红丝错系，衰草归途。

【秋色横空·坐思】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云绕尖峰。
正秋黄减翠，散走西东。
声声数雁南归去，高飞远影朦胧。
丝丝雨，淡淡风。
独坐定、茫然望宇穹。
别却蜂争蝶闹，眼媚唇红。

无意问秋露浓。
昔兰芝庭院，晕月溶溶。
碧瞳剪水唧唧语，惟恐夜短嫌匆。
天涯远，隔万重。
但只愿、香尘来世逢。
念蝶梦庄生，多少事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夜合花·陌上颜】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粉颊飞红，雾鬓流翠，娇如弱柳飘扬。
花开陌上，蝶追七彩柔香。
恰芳草争长。
弄山坡南北春妆。
美人花倚，容光斗射，旖旎风光。

清颜一出惊场。
扫红尘，几回浓黛羞望。
秋波顾盼，勾多少客痴狂。
念楚雨愁肠。
又多少倾举壶觞。
问谁销瘦，天荒地老，独对斜阳。

（2019年6月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浣溪纱慢·绮梦遥】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碧水向北去，津渡兰舟坐。
约游绿岛，桃艳流红火。
花绽百媚，彩翅飞香朵。
鬢影穿林过。
谈笑画中人，动幽情、芳心暗锁。

梦无果。
一夜雨生凉，恨良辰太少，愁苦倍多，绮梦连惊破。
好事不成，烦恼自添个。
莫对伊星座。
世事本随缘，又何妨、苍天笑我。

（2019年6月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过涧歇近·向天然】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春暮。

极目远、天际烟幕低垂，几许潇潇丝雨。释积愆。

静听芳林万籁，一扫烦千绪。

树舞翠，扑送清风洗襟腑。

怅望尘事，客急东西南北路。

蝶争蜂闹，名追利求苦。

但系青山，碧涧流泉，高崖飞瀑，独向云水禅心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汉宫春慢·难回旧时光】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幼读寒窗，最厌烦作业，好喜游娱。
尊师学堂课授，伏案迷糊。
春蛙秋雁，叫声里、岁复荣枯。
闲暇日、裹身泥汗，捉虫逮鸟捞鱼。

半世烟尘梦度，已霜侵瘦损，身老糊涂。
无端流景断忆，磨砚难书。
由衷之乐，如云水、不肯留居。
多少事、欲回过去，却回不到原初。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孤鸾·寄尘外】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远山凝黛。
望草接斜阳，川流东海。
片叶蓬舟，泛水飘零尘外。
渔樵野歌浅唱，问沙鸥、几分怜爱。
昔日烟霞离去，此处依云彩。

念浮生、名利结何解。
恨难觅知音，空说潇洒。
但向幽闲地，远器听天籁。
试看雨倾雪舞，凭谁言、子陵无奈？
蓑笠垂翁独钓，照影今还在。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平湖乐·年何识瘦愁颜】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少年何识瘦愁颜。
羽扇高挥转。
恣意纵横舞风乱。
驾云天。

俗尘万事都尝遍。
黛深红浅，
情伤别恨，
点点叠眉端。

（2019年6月1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解佩令·吟陶令赋归】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春红去也，韶华去也，剩些儿、伤暮是也。
心系南山，野水藤桥烟舍。
鸟幽鸣、赋归淡雅。

花开花谢。日移西下。
望云舒、自个闲野。
爱菊残香，被冷雨骤风吹怕。
旷无寻、把酒共话。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倒垂柳·倚芳亭】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繁花争艳处，倚芳亭、执素手。
赏彩云归晚，望绿水依柳。
月升照影短，树下携时久。
清香熏漏夜，柔情还恨不够。

风催雨骤。
怎把离愁抛脑后。
得意乱魂痴，失意惹形瘦。
红袖翠鬟，颠倒宵与昼。
箏弦幽语，一曲倾壶酒。

（2019年6月1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十二时·无终】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无言相别，无缘鸾凤，无聊心绪。
遥望背后影，翠裙随风舞。

半缕春丝无送处。
更无奈、一帘烟雨。
朦胧了双眼，也迷蒙归路。

（2019年6月1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玲珑玉·幽院春深】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幽院春深，又逢遇、翠绿阴阴。
枝爬蔓引，鸟吟红蕊芳林。
往昔樽前月下，尽清歌弦舞，飘袖鸣琴。
倾心。
依萧郎、斜插玉簪。

岂料天生事变，竟飞花喂水，云断鸿音。
骨瘦香消，问天涯、去处何寻。
休言东风无绪，看墙角、回回上绿，湿漉苔侵。
倚亭望，见巢莺、还啭至今。

（2019年6月21日）

【留客住·望】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翠衫濕。

舉目望、海寬天闊，霧煙遮隱，碧水迢迢莫及。

風卷波濤拍岸，後擁前推，聲聲嘆不息。

茫茫暮色，影無踪、雁鷺共飛南北。

說何益。

又細雨飛空，堆雲蔽日。

別恨幽幽，淚把情絲迷失。

萍寄遠方何處，一片相思，空留人楚惻。

紅顏易老，念生涯、此後與誰朝夕。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一落索·昙花】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金枝玉树花争发。
骨清霜洁。
暗香浮动扑幽帘，
此处景、迷千蝶。

休得芳菲熏歇。
美容如雪。
世间何有几回望，
还祝愿、长无别。

【渔家傲·梦残】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荑指纤纤蛮腰细。
冰肌玉骨凭阑倚。
笑语盈盈招手媚。
望秋水。
铃闹方醒春残寐。

来日光阴还剩几？
鬓霜虚度心无寄。
但带酒壶并笔纸。
花下醉。
诗吟词赋浮香里。

【渔家傲·琴音空寄付】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桃杏争春花满树。
芭蕉分绿荫遮路。
小径通幽情暗许。
依俚语。
莺啼燕啭香尘步。

绮梦琴音空寄付。
钗头凤落今生误。
花好月圆无人诉。
伤心处。
梧桐片片追风舞。

【凤池吟·别却香尘怎开颐】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岭绕闲云，路侵幽草，彩翅掠影斜飞。
忆伊人袖舞，眉舒骨醉，眼闪身迷。
气茂神清，果青薄涩害羞时。
东风解语，斜晖存念，梦永相期。

如驹过隙叹憾，叠意沉纸页，写尽心犀。
望落霞坡赤，袅烟山黛，笑靥无回。
别却香尘，野情风日怎开颐。
装潇洒，坐茅亭、吐臆倾杯。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醉春风·怨】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笑掩芙蓉面，香挥兰芷扇。
罗裳飘舞玉玲珑，
乱。乱。乱。
芳草含羞，宝花生怯，闹莺回转。

折柳留长伴，临池催各散。
蕙风不忍别离情，
怨。怨。怨。
残絮空飞，瘦红漫舞，藕丝难断。

（2019年6月3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钓台词·光阴误】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疏窗漏月清幽照。
几怀昔、魂痴花笑。
少年追梦欲拿云，到身老、烟波渺渺。

笙歌箫舞离愁绕。
恨悠事、咏叹多少。
天公哪会管红尘，怪自个、光阴误了。

（2019年6月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忆柳曲·光阴】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童年总厌天光慢。
从早悠游晚。
青年私语恨时匆。
人约黄昏月柳、沐春风。

中年岁识凡尘苦。
劳悴持家度。
恍然垂白暮秋心。
醉卧南山梦蝶、溯光阴。

（2019年6月23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驻马听·对景伤离】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对景伤离。

恨虚设、柔肠寸断谁知。

花开蝶舞，荷摇鱼戏，刘郎失信归期。

可怜伊，唤奈何、守望魂痴。

千种柔情，付诸流水，一去无回。

闲宵哪堪枕转，烛照孤影相随。

只怨锦笺情浅，鲛泪偷垂。

数载深深别绪，难了幽念箜催。

怕镜晓，绿鬓侵霜，春减红衰。

（2019年6月29日）

【紫玉箫·追昔】

—杭州大学中文系84级 毛宝钺

花落香魂，枝垂青果，又逢阡陌春深。
芳华暗换，去少年狂意，徒有疲心。
念旧缘事，空误了、短暂光阴。
萦回处，该来不来，怅怅于今。

人生寂寞寻酒，休说竹林幽，阮籍狂吟。
红尘饮恨，别惊鸿飞影，玉管鸣音。
倚斜阳暮，云朵逐、万丈流金。
西霞醉，无问鸟归，但抚孤琴。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剔银灯引·归心】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曲水古桥竹户。
鸟儿啭、翠红千树。
闲弄野花，卧听天籁，共伴雾云烟雨。
淡怀雅度。
真似个、仙人般住。

尽看俗喧朝暮。
阴霭滚尘迷路。
蜗角虚名，蝇头小利，竞斗争追愁苦。
几何用处。
百年后、全归了土。

（2019年6月2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缺月挂疏桐·六月六】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去年新填词，明月东山上。
寄去心情随白云，南北凭栏望。

卜算子依然，心底还回荡。
韵味悠长入仲夏，又见星疏朗。

（2019年6月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谢秋娘·五月五】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无须忆，当下晚来风。
听取蛙声城廓外，天青云白月张弓。
层黛入朦胧。

无限意，十味绣囊中。
双叶含香金玉粒，一杯孤饮白头翁。
何日好相逢？

（2019年6月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夏云峰·云路探幽】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赵斌涛

仲夏凉风，清波碧水，一片蛙声入暮。
云烟抹、朦胧远黛，无声润、山野细雨。
绿荫浓、绰约婆娑，入梦境、峡谷山湾村坞。
踏小径通幽，过桥流急，却向东门回顾。

好景当时谁为主？
有雪影枝头，琼花千树。
邀明月、良宵堪惜，照云鬓、韶光休负。
转身间、熟了黄梅，听淅沥新荷，旧情倾诉。
幸天韵悠长，青山有约，一起探微云路。

（2019年5月3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酹江月·月亮湾边思远古】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赵斌涛

一湾碧水，镜中嫦娥面，素颜清泪。
千古奇冤，谁解得、寂寞不甘滋味？
世道无常，人心有变，万象推三易。
伏羲何故？牧羊人露蛇尾。

炼石难补青天，造人无数，不造情人羿。
满纸谎言，遮不住、险恶阴谋心计。
无奈飞归，离愁别绪，烟雨苍茫地。
殷勤吩咐，真情秋望相会。

注：

女娲的母系社会被伏羲的父亲社会替代后，嫦娥只得飞归天上：俯视苍茫大地，芸芸众生，从此争斗不断……，因为伏羲这个牧羊人露着蛇尾巴呢！

（2019年6月1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梦芙蓉·荷风疏雨伞田田】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田田时夏至。
伫婷婷倩影，伞圆妩媚。
鹧鸪听遍，连碧色天际。
拾曾经梦碎。
朦胧青涩迢递。
误了春秋，截风流一段，埋入到深底。

缕缕丝丝雨季。
萌发当年，不负天风意。
素心怀玉，由濯濯梳理。
结依依并蒂。
瑶池楚楚仙子。
照影清波，伴朝朝暮暮，相惜勿忘记。

注：

夏至姤卦，天下有风。

（2019年6月21日）

【二色莲·烟雨风荷】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白鹭展翼，蝴蝶飞吻，青伞遮面。
惠风弱柳，烟雨玉珠盘转。
又见田田弄色，碧翠影、香微波浅。
腮晕脸红初醒，芳心梦怀柔软。

春情未曾了，夏意瑶池满。
芦苇编缱绻。
鹧鸪未息，催得有人魂断。
旧约初心未老，守十里、年年来伴。
风骨气，风流韵、风荷一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菩萨蛮·日月行霄汉】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男儿怀日天高远，宏图还比霞光暖。
家国画中看，山河亦等闲。

有情人缱绻，梦到平沙岸。
霄汉一团圆，大洋共渡船。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上江虹·珊瑚海晚霞】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赵斌涛

又见西阳，霞飞染、彩天画地。
柔媚海、软香铺展，望穿天际。
水里鲛人何处去，岸边帆橹谁收起？
看云光、虹霓照天宫，仙岚气。

无限景，家乡寄。
思绪长，绵绵意。
奈何迢迢远，暮风归霁。
天水一方云雾路，横山千壑音容离。
梦幻心、牵挂到珊瑚，游魂系。

注：

巴新有珊瑚海，晨光霞色梦幻迷离。

（2019年6月23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玉京山·神岩乌鲁鲁】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圣迹神岩旷世奇。
大荒天地影、有谁知？
亿年风雨叹孤凄。
巍然立、岁月刻丰肌。

卧地护民儿。
仰天呼宇宙、绿萋萋。
天荒地老不相离。
斑斓色、朝暮彩霞衣。

注：

乌鲁鲁（Uluru）巨岩又称艾尔斯岩（Ayres Rock）位于澳大利亚大陆的正中央，高 348 米，长 3000 米，基围周长约 8.5 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独块石头。

（2019年6月23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昆明池·仲夏有梦】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赵斌涛

兰渚流香，云松点墨，绿染幽深径曲。
碧水潭、青天镜像，映霞色、芙蓉出浴。
晚徐徐、一片清凉，遍暮野、蛙鼓蛩琴声续。
诉往事情长，久埋心底，就在当年初伏。

处子青衿双璧玉，润意气氤氲，疏林修竹。
秦筝韵、烟山层叠，锦瑟意、流岚云谷。
销魂魄、多少年来，梦度月华霜，无边孤独。
念千万回中，伊人何处？
问了北疆南麓。

（2019年6月23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霓裳中序第一·避暑山中】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萋萋野草色。
处处虫吟声听得。
了断尘嚣都息。
淡云垭口升，凉风初入。
蔽天晦日。
叠嶂峦、围静崖碧。
心安达，疏星几点，探望枕山客。

曾忆。
蛙鸣阡陌。
夏蝉噪、林烟如织。
黄昏循道心迹。
曲径依湾，漱玉流急。
上山山寂寂。
穿峡谷人声不及。
中宵月，大岗悬挂，远古又今夕？

（2019年6月28日）

【木兰花慢·微雨过后水云月】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赵斌涛

沐凉风雨意，二三滴、润心头。
望远岫舒岚，峰峦叠翠，阡陌通幽。
连声鹧鸪遍野，唤谁来拾掇、往年愁？
云月空濛一叶，柳风梳梦行舟。

遨游。

境遇合天无限好，赛瀛洲。
看夜色蓬莱，朦胧九阙，花影西楼。
天门暗香霁雪，对蛙声一片唱平畴。
闲说何时缘起，可知历劫因由？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解语花·雨声梵音】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赵斌涛

飞檐淅沥，画庑堆烟，芭蕉琐窗泪。
水光泛翠。
木鱼急、来把雨声敲碎。
青灯摇曳。
念永日、与风相继。
当下心、何处寻归，空色相通意。

梵音真言揭谛。
渡舟登彼岸，芙蓉出水。
清凉真气。
红尘落、一切全都忘记。
而今以始。
六根摄、莲花境里。
三世情、种下因缘，闲来常回味。

（2019年7月9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雪月交光·悲留空白】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纪念自求安乐死的荷兰少女。

叹珠星陨落，溅起尘埃，蔽云遮日。
震撼神灵，见仙人惊色。
正值芳华，瞬间凋谢，惜阴阳相隔。
天地哀鸣，风雷怒吼，草花疑惑。

面具人人，陷坑处处，豆蔻清纯，恶魔无识。
诱喝迷汤，竟阴谋编织。
分秒煎熬，表情微笑，却玉心丹泣。
自求安乐，终成绝唱，悲留空白。

（2019年6月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金莲绕风楼·铁线莲】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铁线弯缠爬栏栅。
情意重、藤花春溢。
紫冠皇后横空出。
洁清容、润人心泽。

亭台一隅静谧。
摇叶影、青枝纵逸。
缀连凉荫迎茶客。
唠家常、日西天色。

（2019年6月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怨春风·又见铁线莲】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云落心画。
露台几朵横飘出。
昨日紫雾今时白。
一样风光，两种凌空笔。

待茶闲话春秋色。
世人羡慕丹青客。
四季过后芳华惜。
都是曾经，不必悲邻笛。

（2019年6月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女冠子慢·题照】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孤居漏屋。
何处芳心归宿。
裹寒衾。
清泪空流尽，温情梦里寻。
残灯相对视，帕湿独愁吟。
纸窗遮颜悴，又西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醉木犀·如约来】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庭苑牡丹如约来。
缤纷十色瑞光开。
一时恍惚入仙台。

云白团团三月亮，霞红片片满情怀。
欢愉还得用心裁。

（2019年6月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碧牡丹·牡丹与蜜蜂】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妩媚天香色。
风姿绰，红黄白。
对饮庭前，悦目清心情溢。
日丽风和，万物生光泽。
芳华美，水波碧。

已成昔。
淡去春流失。
谁人会来怜惜？
一往情深，独有知己寻觅。
拱绕多时，热吻花心入。
感恩怀，献甘蜜。

（2019年6月1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卷珠帘·再赞红牡丹】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绿意映红更艳丽。
待放含苞，期盼惊天喜。
灿烂笑容菩萨意。
玉丝金绣神仙字。

庭院通幽几处翠。
奇卉开光，悦见丛中媚。
旭日夕阳添色美。
缀恩山水心无悔。

（2019年6月1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迷仙引·心距最远】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观天地。
万物尘埃，独怜心累。
劲舞热歌难说喜。
情奇诡。
即便开颜，却灵魂流泪。
风不悦，还有青云骑。
花卉苦恼，绿叶温柔伴，无离弃。
太阳东起。
移星斗，伊西嫁，月光孤影谁人对？

轨距仅三咫。
眼前景，心千里。
娇嫩花心，脆弱花茎折摧易。
人造境、为悦己。
欲求多，总是生遐思。
追寻美。
向高山、但见春流水。
最难言，深处藏心意。

（2019年6月1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悟黄梁·墙内墙外】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墙内玫瑰向世尘。
野卉仰青云。
不同牵梦不同神。
却共享、醉花春。

都经风雨，都经四季，不一样心魂。
眼前都是出门人。
不必悔、共黄昏。

（2019年6月1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踏歌·声音】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万籁。
汇天音地响歌云海。
想明清、却又难能解。
读微言隐喻听弦外。

世界。
已浊流嘈乱声尘怪。
何知晓、有意传天戒？
叹混淆烟雨风遮盖。

写词作曲露心态。
悲凉意、转化成潇洒。
旋律有阴晴，节奏藏精彩。
希望都是深情爱。

（2019年6月1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瑶台月·月】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周游四海，多少夜，抬头难见明月。
经常渴盼，总是凄雨寒雪。
更多时、朦胧披纱，半遮面、来回隐忽。
不容易，云层叠。
星藏躲，光淹没。
开心露眼，调皮眨睫。

也知道、阴晴圆缺。
气象万变不说绝。
只是不满足，游移飘瞥。
美梦里、舞袖嫦娥，玉兔影、瑶池琼叶。
空悬挂，丁香结。
天地事，云泥别。
虚无放弃，依旧热烈。

（2019年6月12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喜迁莺令·街头景】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红黄白，缀门窗。
蓬荜顿生光。
玫瑰逢值赠清香。
宾客喜登堂。

屋前花，街头景。
更有春阳斜映。
原来愉悦自追寻。
一颗美丽心。

（2019年6月12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阅金经·天上风景】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风景天上有，只须微仰头。
云色千层似水流。
悠。
湛蓝展缎绸。
风丝绣。
世间恒久留。

（2019年6月14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拨棹子·花世界】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春去来。
春去来。
冬雪不归春去来。
忽然见、柳翠花开。
须耐心、会有时间奉献爱。

呈七彩。
鸾凤态。
山水画、白帆扬碧海。
享天喜、不虚尘界。
同唱欢乐颂，生灵犹自在。

（黄庭坚体，2019年6月15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垂丝钓·墨池钓月】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墨池无浪。
任凭风雨淫荡。
尽兴畅游，化笔为浆。
心敞亮。
丑恶难杜挡。
万忧忘。
海阔无可量。

尘烟混沌，空灵意境神往。
驱离魍魉。
换得天清朗。
尺纸情千丈。
新气象。
尽在乾坤掌。

（2019年6月13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红影·蚁生】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庭苑花容悦，玄驹行色匆。
湿气雾凝重，雨云鸟惊弓。
灵魂隐藏苦痛，生命注满忧忡。
宁死不肯依从。
卑微一条虫。

斜出泥石滚，直泻水洪冲。
无形鬼手，难知谁是元凶。
愿随意决定，蒙天恩赐，苦寻洞穴求自容。

（2019年6月15日）

【法驾引导·三色堇】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猫儿脸，猫儿脸，蝴蝶结飞天。
栽满一盆存思念，随风飘入彩云间。
回望已无言。

（2019年6月15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三萼子·蔷薇花】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赏万花奇艳，唯叹蔷薇。
隅角隐，独低徊。
不争春色美，远看蝶蜂追。
隐丛绿，羞露脸，却仙姿。

雨飘细细，风信丝丝。
迟早事，已先知。
恒长无久盛，时节有凋衰。
留清醒，思深远，待云飞。

（王恽孤格，2019年6月21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红窗迥·山梅花赞】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幽绿丛，点点白。
梦见玉乳滴，圣姑恩泽。
明亮苑林一侧。
得天香国色。

无处用心无处景，向问花径路，时闻凤笛？
独为风光深入。
更是寻道出。

（2019年6月2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缙山月·白木香赞】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五瓣玉花奇。
三分月叶依。
庭园风景独其时。
任孤芳自赏，天意悟，心灵静，在东篱。

清风吹过衣飘起，情思忽迷离。
云丝流动欲高飞。
感春秋变幻，无所谓，冲天去，月魂追。

注：

白木香是青藤仔的别称。

（2019年6月2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杏园春·蔷薇花】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金丝玉瓣圆环。
牙盘托座心莲。
长风碧海白帆船。
翠云鬟。

飞琼执伞飘然去，回眸一笑惊天。
为求皇帝一时欢。
散银元。

（2019年6月2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陌上花·同题词】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他乡陌上花开，惊艳不输仙卉。
忍草深交，风雨宇穹恩赐。
鬼神莫测常遭变，早已看轻生死。
坦然归、每日笑迎晨夕，一江春水。

故山行、也见田头白，别样飘摇多事。
只是年轻，更有太多无视。
感知寓意为时晚，凝望深情相对。
到如今、夜夜孤衾空想，枉流清泪。

（2019年6月21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忆闷令·寄情山水】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好客开心难得喜。
闷怀经常事。
人生几次高潮，低谷淤滩泥。

院落栽花卉。
引花香闻识。
种欢乐、四季长青，期寄情山水。

（2019年6月23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粉蝶儿·同饮文酒】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微信圆台，痛饮文酒爽快。
起身吟、一时潇洒。
有欢愉，也感叹，晚霞精彩。
梦依然，虽空绕云天外。

汉字神奇，象形意深澎湃。
寄情怀、答酬天籁。
隔天涯，居海角，同呈风采。
写春秋，岁月共同镌载。

（2019年6月25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潇湘逢故人慢·以诗会友】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薰风吹拂，初听潮水起，海草微摇。

信鸥落平桥。

白鹅静中动，恰似云飘。

空林竹响，鸟欢鸣，感觉歌谣。

五洲荡、鼓声催动，百群客雁冲霄。

千川谷、奔万里，叩心扉，汇成诗意波涛。

握彩笔挥毫。

激情字行间，天地轻描。

铿锵雅美，出丰采、幽笛清箫。

称奇迹、以词会友，八方网上神交。

（王安礼体，2019年6月26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望仙门·开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独游千里叩三门。
渡灵魂。
曾经酒色醉风尘。
怨身根。

开悟人生事，明理不晚求真。
圣乡仙宅拜方神。
拜方神。
回意感天恩。

（晏殊孤格，2019年6月26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夜行船·自由小鸟】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千景万观人造。
难合意、总还烦恼。
东方城堡北欧风，细思量、只留虚表。

今日唯求今日笑。
心中有、自由小鸟。
欲飞月宫戏玉池，又念及、老家土灶。

（2019年6月23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一络索·昙花一现今又见】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昙花一现今又见。

不虚心愿。

与春同享半时欢，别也乐、回头看。

高唱低吟轮转。

路经游玩。

但闻清曲出云山，无悔意、情悠远。

（2019年6月25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女冠子·赞四照花】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红光四照。
恰似一枚荣耀。
有奇姿。
优雅藏形色，风情隐郁菲。

感恩泉水涌，行善惠风来。
花果招翠鸟，引归飞。

（2019年6月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采莲令·赞采莲曲】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听中国音乐学院民乐作曲系朱琳教授为2019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所创作的《采莲》有感：

水安流，莲动烟舟影。
青罗伞、万千摇柄。
背篓采摘笑声传，一片丰收景。
琳琅碧、纯情玉意，时光灿烂，伴姑嬉弄相映。

指拨朱丝，引出喜悦仙人境。
琵琶扣、古筝和应。
地歌天咏，曲线舞、乐思通幽径。
比清照、生辉笔下，兰香梅色，北国凤凰云顶。

（2019年6月25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侍香金童·六一说童年】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有过童年，一抹纯金色。
永远是、蓝天平面画。
雏凤脆鸣迎旭日。
万里祥云，梦中天国。

盼回春返老，青丝更鬓白。
却落得、心尘迷失。
琐碎曾经无记忆。
美丽辉煌，已成经历。

（词林正韵第十七部入韵）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江城子·似花似叶】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似叶非叶半身红。
比丹枫。
隐翠丛。
似花非花、腰系绿衣绒。
融入青山仙雾谷，点线结，似星虹。

（词林正韵第一部平韵，2019年6月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月当厅·北极岛奇遇】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北极岛遇他乡客，琴音别调，勾起同情。
已是夜深，惊见日月天平。
天象显灵绮丽，昼时光、却耀亮三更。
意何在，扪心猜度，隐示神明。

临风感叹贞碑记，百年风、几多吹走无声。
欲问老翁，弹唱纪念曾经？
犹有梦回故乡里，广寒宫上刻瑶鲸。
奇迹出，长虹道，一路伴余生。

（2019年6月11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剪牡丹·牡丹赞】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圣洁云舒，纹丝清润，紫晕几瓣鲜滴。
黄蕊金丝，玉心似丹核。
青蛇曲护仙花，丰姿绝世，一轮绚烂朝日。
青叶春尖，摆摇意迎客。

女皇颐指威赫。
不屈心、贬流京出。
留落洛阳郊，高德雅量凶化为吉。
善良正直获和泽。
富丽华贵，灵气更横溢。
如画。
不禁吟一曲，天香国色。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二色莲·家有双色猫】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动物万种，唯独猫谱，千样萌态。
凤音虎步，身段软柔丰采。
性格多重易变，不确定、超然天外。
常见万般无奈，赢来片时青眯。

尘间食烟火，不屑怀凡界。
来去心脱洒。
睡商入圣，人类下风甘拜。
夜色空蒙独醒，喜简约、单纯精彩。
留念想，温情在，家陪可爱。

（曹勋孤格，2019年6月14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寰海清·游子归】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独坐天边。
看风云路，来去悠闲。
高远不羁放达，无视尘寰。
无人看明白，人明白，心不累、奔涌清泉。

微波浩瀚如烟。
会拍岸、栈桥隐见桅杆。
帆挂星空，直出雾里云间。
伊家石阁望穿眼，一江秋水入银湾。
雁归千里近，日西沉、月孤悬。

（王庭珪孤格，2019年6月23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南乡子·端午暮色】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卫军英

赛龙舟就在小区旁边不远处，每年都差不多。今日只是早晚看了看场子，没有看龙舟竞渡的场面。暮色苍茫之际，喧闹的河边一片宁静，龙舟归去，桥上空余彩旗缤纷。平时很少喝酒，晚间也是今年第一次家中喝酒，一杯红酒竟销魂，但觉不胜酒力。躺在床上填词一首。

落日静无痕。
桥上旌旗舞世尘。
箫鼓竞舟都过尽，黄昏。
斜照空余几片云。

重午自缤纷。
暮色楼头独掩门。
却是伴君闲话处，销魂。
一曲新词酒一樽。

（2019年6月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祝英台近·野运河】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沿运河出余杭大约二十余公里，至桐乡大麻镇。谷歌地图上可见，京杭大运河在此有个分岔。乃寻迹觅踪，远僻村外野径荒陌，却是很见运河本色。意外发现北枕运河有宋代古刹德政禅寺，午间少有人迹更是清幽。穿越田埂至河堤，待觅见运河分岔处，更是欣喜万分。悠悠河水不知阅尽多少沧桑。且填词：

野田风，桑陌路，荒径没丛树。

寂寞苍苔，离岸远青浦。

草深宿鸟惊飞，石阶隐约，向谁问、旧时津渡。

伫立处。

河水分逝茫茫，征帆留不住。

禅影千年，相送竟无语。

又闻梵刹钟声，炉烟一缕，更阅尽、古今风雨。

（2019年6月11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南歌子·新荷初露】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卫军英

年年写荷花词时，恰是学生毕业放飞。曲院有小桥荷友，清妍寂寞野生，夏日朝云生暮雨，涵珠如泪总记旧容颜。

楚楚人无语，珠莹泪眼中。
秋云夏雨沐清风。
记得去年相顾太匆匆。

梦绕湖山路，思连九里松。
可怜新叶忆惊鸿。
独向小桥临水淡妆容。

（2019年6月12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减字木兰花·梅雨夏至】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卫军英

江南梅雨季节，又闻今日节令夏至。凌晨四点多醒来，但觉近来烦扰之事颇多。国是缭乱原不必多想，有些计划也无须考虑。有道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不是子曰吗？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想到此便又觉一身轻松，其时晓色初露，恰朋友作《天不乐令》词，谓我疏远了荷花。因以填此调：

聆窗夜雨。
宿梦醒来人不语。
最是无端。
扰乱心思为恁般。

芙蓉笑我。
六月荷风都错过。
晓色来时。
世事浮云但作词。

（2019年6月20日）

【惜红衣·孤山梦荷】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卫军英

【芙蓉轻梦】姜白石《念奴娇》（闹红一舸）写荷，素喜其小序：余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幽闲，不类人境。秋水且涸。荷叶出地寻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画船，亦一乐也。竭来吴兴，数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因谓湘君，他日赏荷，当做如此之游。是以作孤山梦荷词：

夏雨微烟，孤山絮语，夜阑声寂。

一叶凌波，红蕖映清碧。

芙蓉梦里，还道是、曾经相识

咫尺。素袂随风，问西城词客。

花魂玉魄。轻靥生姿，相依在人侧。

冰肌淡抹月色。最堪惜。

世事且休回顾，但说此时消息。

更晚凉时节，闲约小舟芦笛。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少年游·桃李相赠】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卫军英

刘晶和吴倩两位博士毕业，一位归湘，一位赴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小师妹刘璇已在沪上工作，因出国一起颁发硕士学位证书。学海相逢，师门桃李，临别叮咛作《少年游》相送：

天涯何处不相逢，相聚却匆匆。
春归桃李，夏荷冬雪，秋雨问梧桐。

紫金港湾西溪水，还忆运河风。
岳阳楼上，浦江琴岛，天际看征鸿。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酷相思·端午】

—杭州大学物理系78级 王齐杭

月挂斑衣寒舜水。
夜江处、寻亲涕。
望穿眼、风稀暗不寐。
欲念也、留无意。
欲去也、生无意。

楚水离情投泊坠。
志未已、心殒逝。
问苍昊、忠臣凄苦泪。
人思也、千年祭。
天思也、千年祭。

（2019年6月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梦仙郎·醉荷莲】

—杭州大学物理系78级 王齐杭

梅暑时节，晴雨交错，闷热难耐。柳垂静，庭院深，弯月下，一莲荷花初开，清香淡雅，如仙风拂面，醉入天宫。

骄阳如炬。
新蝉偶语。
空旷野、陌阡梅暑。
风雨过西溪。
潮热困无时。

青柳垂帘池院。
荷莲吐绽。
花月下、暗香浮远。
清雅自悠闲。
安逸醉成仙。

（2019年6月2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渔家傲·石浦开渔节】

—杭州大学物理系78级 王齐杭

每年的九月中旬东海禁鱼期后，象山石浦镇的渔民都会举行传统的开渔节，到时渔民们将粉刷一新的渔船会集在码头，彩帆起舞，锣鼓喧天，撒酒祭祖，感恩苍天！

时辰一到，万炮齐鸣，旌旗飘扬，千船齐发，奔赴东海，场面蔚为壮观。

天阔云曦七彩飞。
波澜水岸海鸥追。
风展锦旗歌舞沸。
开渔喜。
百舸争列扬帆邃。

千里无涯皓月依。
万涛逐浪泪心疲。
冷水饥寒凄雨霁。
终如意。
满舱鳞蟹归途醉。

（杜安世体）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水仙子·风荷】

—杭州大学物理系78级 王齐杭

夜幕降临，丝雨无驻，蛙声篱下，朦胧烟雨水岸，荷花恰似精灵，风摇舞动。

竹烟波月映藓苔。
水绿荷池玉蕾开。
粉英婀娜芙蓉彩。
沁香送满怀。

蛙歌夜伴莲台。
芳姿在。
舞风钗。
风乐欢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芳草·贺新禧】

—杭州大学化学系84研 金友元

闻《杭大诗词》为国家图书馆收录，欣慰甚之。这本诗集凝聚着杭大众位诗人的心血，今日有个好去处，可喜可贺。以《芳草》一厥记之，盖因“人间遍校友，天下多芳草”也。

别西溪，同窗四散，无闻旧日声音。
水流还道古，故园仍浴露，昨非今。
天涯谋稻麦，却不忘、兰蕙情深。
且望那、千山万里，早晚诗吟。

清心！

看风云际会，忆前昔、脚步款款。
仄平宜合律，颈颌需对仗，秉烛常寻。
鬓添几绺白，终何妨、醉意词林。
历数月、胼胝众志，功就成琛。

（2019年6月4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羽仙歌·思索人生】

—杭州大学化学系84研 金友元

闻挚友毛龙外祖母过百岁仙逝，此乃喜丧。然我等已届六
秩，半截入土。闲来思索人生，觅得数句，寄调《羽仙歌》。

活过百岁，终究黄泉路。

何必平生太辛苦？

出娘胎、吮乳学走看书，甫长大，淋雨经风沐露。

煎熬拿学位，人海搜寻，相爱成婚自开户。

耗体能智力、圆镜回眸，却已见、白头数处。

只道明月常照天穹，岂能止光阴暗中流去。

（2019年6月3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双韵子·雀儿赞】

—杭州大学化学系 84 研 金友元

蝉鸣仲夏，鹿呦涧侧，繁衍时遽。
浅珩托出温馨，潜烈日、拦风雨。

经晨露。

过朝暮。

凭谁见、辛勤父母。

为听稚鸟几声，勤养育、同甘苦。

（2019年6月2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宛转曲·对联】

—杭州大学化学系 84 研 金友元

煌煌帙料层叠层。
汉语文明荣上荣。
春秋阡陌评又评。
对联荟萃精益精。

（2019年6月25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逍遥乐·叶璐颂】

—杭州大学化学系84研 金友元

来自温州的校友叶璐，凭借其出色的歌喉，在意大利声誉鹊起，特作此词贺之。

音乐独凭天赋？
数度春秋，佳丽诉情甘苦。
暂别瓯江，负笈杭城，柳叶桃花常顾。
晚风晨雾。
唱云间、雀听莺随，校园幽处。
四载暑寒功，玉渐成璐。

何惧扁舟西渡。
不期群芳嫉妒。
亭亭舞台站，歌一曲、纵音去。
厅堂溢响掌，罗马绕梁三曙。
扬名亚平宁岛，声传千古。

（2019年6月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洞庭春色·春蚁】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朱小明

宝钗兄以歌行体作《逗蚁乐》，读罢抚掌不已，爰附蚁题，戏填一词，以遣余乐也。

乌蚁迎春，新梗红花，老树绿萝。
看雄风赳赳，父兄衔土，雌威竞竞，母女营窠。
路有亡蝇，室无闲汉，闻讯奔冲奋负驮。
归师壮，任喧天干舞，击壤高歌。

宝城堆垒巍峨。
最妙处、开门入旋螺。
更沐恩欣德，怀仁博爱，市朝晏逸，内外宁和。
不惧龙雷，却遭童溲，滚滚当头似泻河。
千年恨，毁大槐安国，痛失南柯！

（2019年6月5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渔歌子·垂钓偶感】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姜群星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今日游兴发，偕友人在富春江畔
周浦垂钓自乐。

渭水吕尚诱直钩。
富春严光醉扁舟。
怀天下，慢王侯。
一竿钓誉范千秋。

（2019年6月1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睿恩新·感怀包师情缘】

—杭州大学数学系82级 徐涌金

青葱岁月师恩沐。

同苦乐、精勤文曲。

似亲人、互诉衷肠，四合院、喜迎东旭。

笑貌音容晔煜。

思再现、却凭书录。

话无余、吐露心声，聚无憾、黄龙瑞福。

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兰溪诸葛中学复习班复习，七位任课教师中就有数理化英四科老师毕业于杭州大学，他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静心教书，潜心育人，既是经师更是人师，是影响我们终生的恩师，班主任包瑞田老师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包瑞田老师和爱人王兰香老师都是杭州大学数学系1973届校友。包老师后来担任诸葛中学校长，兰溪市教育局局长、政协副主席、副市长，金华市文物管理局局长。2000年5月31日包老师和王老师因车祸不幸英年早逝，噩耗传来，大家悲痛欲绝，省内外数十位学生赶赴兰溪为包老师和王老师守灵送行。2018年5月，海内外六十多位学生齐聚“包师情缘”微信群，共同追忆包老师和王老师，在此基础上编辑形成《包师情缘——追忆恩师文稿集》并付梓成书，值此文集发布之际，特作词纪念之。

（2019年6月1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永遇乐·千红万紫在杭大】

—杭州大学中文系80级 伊建新

燕啭莺啼，露沾花湿，同门相逢。
雨想云裳，风思柳絮，望碧湖黛峰。
青梅红了，天涯隅角，互倾学子情浓。
堪嗟昔、高台演讲，大师朗若洪钟。

今观馆客，风流俊杰，各行狮舞玲珑。
浩水流川，文章济世，翩若云上龙。
群英争艳，众星飞灿，笑回往日音容。
人云是、千红万紫，在杭大中。

（2019年6月12日）

【芳草·情深】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别黄门，风流云散，难闻同室鸿音。
梧桐依旧绿，书声犹耳听，梦连心。
何寻杭大影，度春秋、绿鬓霜侵。
群主幸、平台构筑，你唱吾吟。

情深！

看神州四海，遍桃李、竞舞芳襟。
品苏辛李杜，写诗词曲赋，彻夜相斟。
望群星璀璨，共婵娟、照耀词林。
极目远、长河落日，无限知音。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绿蓑令·鱼骨画】

—杭州大学中文系80级 伊建新

静波无痕清见底。
扁舟一叶烟霞里。
细雨沾衣俱不意。
飞鸟至。
钓笠披蓑鱼儿起。

山似卧龙天似水。
水光万顷琉璃翠。
堪笑锦鳞争嬉戏。
忽回视。
惊听鱼骨编渔事。

（2019年6月23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红窗听·藤蔓】

—杭州大学外语系 84 级 陈中英

万种风情溶入目。
人道是、牖红棣绿。
千波青浪含情长，与云天相簇。

一捧幽香谁共馥。
卿知晓、和君曼舞，琴鸣瑟续。
寄情山水，点悠悠心烛。

（2019年6月12日）

咏西湖系列

【西湖·本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西湖美。

曾经王母珠翠。

金龙玉凤守清纯，碧波绿水。

藕花莲叶映雯霞，风梳杨柳衣袂。

望湖楼，孤山寺。

几多诗赋传世？

淡妆浓抹已千年，美人好睡。

晚秋桂子夏新荷，八方骚客陶醉。

逸情和靖放鹤地。

暗香浮、梅妻佳丽。

我欲邀来前辈。

荡舟游、酒暖茶香，怀古一曲悠悠，三潭里。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寿楼春·苦夏】

—杭州大学数学系77级 林超英

天高云无踪。
叹骄阳似火，炎景相同。
缅想西溪求学，夏如蒸笼。
谁见我、飞虫嗡。
汗浸肤、全身斑红。
恼席烫褥烘，凭窗弃榻，祈盼一丝风。

荷花瘦，鸣蝉慵。
恨寻凉没地，憔悴衣松。
几欲黄梁消暑，梦惊成空。
肩有责，吾当冲。
广厦成、遮荫为公。
喜陵谷沧桑，追思昔时情更浓。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西湖路·千年等一回】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吴磊

春风四月娇姿倩。
白裙舞、撩红伞。
许少湖边奇得眷。
花飞尽草，箫声凄怨，恨别残墙院。

菱歌又起双堤间，唤得游人似潮返。
一等千年西子岸。
断桥相接，孤山鹤旋。
鱼乐清波苑。

【西子妆·西湖醉雨】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金秋芬

雨细霭轻，黛痕墨画，一望烟光如雾。
桃花柳叶满长堤，忽临风、翠摇红疏。
溪桥禅趣。
却记得、文人雅句。
泛舟行，荡桨波纹动。
惊飞鸥鹭。

留涟处。
塔影浮沉，殿鼓声落去。
鹤依林士复飞回，契阔盟、爱妻梅树。
孤山寂住。
赋诗记、流传无数。
最消魂，醉看西湖淡素。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西湖明月引·西湖月夜】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 祝静波

断桥残月白堤行。

雨烟凝。

暖风轻。

嫩藕鲜莼，杨柳拂蝉鸣。

花阁楼台依碧水，知味观，品茶香、小曲听。

吴山脚边栖夜莺。

老来依，相拥情。

三潭寂静，船娘渡、白鹭飞惊。

漫步湖滨，叹半世浮萍。

梦醒却归灵隐处，山寺立，悟禅宗、弃俗名。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西湖曲·西湖春】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刘榕

春晓苏堤三月景。
柳绿桃红相衬映。
蝶飞蜂绕百花间，翠树黛山千籁静。

楼榭亭台皆入镜。
片片扁舟波万顷。
登高极目凭栏看，雾锁瀛洲浓淡影。

【西湖月·字魂萦月】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孙淦钊

苍苍夜色朦胧，绰约一山孤，数峰遥屹。
鹊栖翠柳，梨香暗溢，粉荷遮靛。
湖心浮影动，沐薄露、三潭仍碧澈。
涉浅滩、菰叶丛中，几对白鹅嚙啜。

莲娃钓者齐齐，处处觅箫笙，寂寥空郁。
暖风频起，鸳鸯显妒，两情相悦。
苏堤何是短？梦寄处、依依堪咏诀？
水涟静、漪冷如初，字魂萦月。

【西湖春·西子恋】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胡雪梅

故乡远。

最忆白堤行，露荷绿苑。

断桥寄情长，梅园惜花短。

霞光纤柳垂丝舞，南北峰呼唤。

傲群峦、宝石初阳，醉迷湖畔。

西子玉身暖。

秀眸若秋波，笑盈流绚。

仙气氤氲，风韵亦无限。

游人画舫皆离去，保俶依然伴。

倚君吟、千古缠绵眷恋。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向湖边·西湖行】

—杭州大学外语系 84 级 陈中英

步至湖边，思潮萌动，夜色惑繁花魅。
碧水粼粼，近亭台欢会。
挽郎行、情愫悠然，眼眉传意，唇未启身先醉。
牵手徘徊，彩云含妩媚。

念许仙公，未了情人鬼。
谁复镇素子，非雷峰之罪。
山伯英台，蝶飞千年配。
视清风朗月为知己。
休尘俗、将一片冰心永寄。
最美风光，是眼前芳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黄钟乐·春湖】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烟波垂柳醉西湖。
红袂飘飘悠转，莲步软风扶。
羞问路蹊香去远，音容萦绕寸心酥。

桃李春风倾玉壶。
归处弦歌无伴，还梦羨相如。
花落花开时序换，笑颜何觅见当初。

【柳色新·西湖垂柳】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朱玲玲

垂柳成帘透水光。
风吹丝曳晃、响悠扬。
亭台楼榭半遮藏。
形断续、忽隐又开张。

一片碧央央。
绿荫多错落、引鸳鸯。
春来细雨落茫茫。
烟迷漫、神秘幻觉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长相思慢·西湖四月天】

—杭州大学化学系84研 金友元

夙月钱塘，江岚回暖，几所亭阁高敞。
楼台巷陌臻集，豪奢堪比，旧日杭城。
处处闻莺。
见雷峰巍峨，万里云清。
鼓瑟吹笙。
醉东坡、柳七稍惊。

伴诗友同知，散坐花前赏景，听取蛙声。
平湖淡谧，青螭低飞，掠水轻盈。
风荷浅渚，却依稀、芳草萦萦。
夜悄来、披露添酒，桥头静看星明。

【秋夜月·圆缺】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张晓音

婵娟空洁。挂遥穹，抛桂露，绿阴清澈。
晚菊秋丹相悦，暗尘消没。
携云舞，凭栏烛，不言圆缺。
歌起，急管慢弦声切。

波亭离别，锦书繁，何处寄，岁寒难结。
叹息思忧如水，远流无歇。
鬓霜乱，宵不寐，小山梦叠。
曲终，蟾影亮光如雪。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阮郎归·西湖随想】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晚风吹皱一湖光。
碎银洒玉床。
醉衾锦绣卧龙王。
黄昏归月堂。

雾山远，白堤长。
人流入夕阳。
披霞抹彩染衣裳。
其中有老郎。

【月中桂·中秋赏桂】

—杭州大学化学系84研 金友元

暑夏刚过，届中秋淡云，近日贫雨。
芒鞋竹杖，弃一怀心事，重行乡路。
觅山间小住。
满觉陇、馨香绕树。
随意君来去，诗朋酒侣，何用问朝暮？

朦胧已起轻雾。
搭粗条桌椅，良夜共度。
薰风在侧，望上天宫阙，稀星澄宇。
劝嫦娥下界，执素手、交杯饮露。
愿得情长久，携明月清风万古。

友情颂系列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百宜娇·友情颂】

—杭州大学化学系84研 金友元

孙淦钊和金秋芬相知相识近六十年，友情诚笃。这次再在临海故乡相聚，共叙契阔。作《百宜娇》贺之。

婉约灵江，展舒桃渚，迢遰鹿城青筱。
润暖春秋，烁金中夏，橘桔秋高香袅。
东湖绮丽，却未见、渔簑垂钓。
约巾山、徐步水边，伫看双塔并娇。

烟雨里、轻吟浅笑。
花甲倏然过，蕙兰溪耄。
偶遇初笄，效法管鲍，黉序同窗求教。
纵横万里，阔别意、相知多少？
笃诚情、友谊久长，海枯方了！

注：

1. 灵江、桃渚、鹿城都为临海地标。
2. 东湖巾山双塔是临海风景区。
3. 渔簑这句化自周佰梅的诗：曾记淡烟疏雨里，一竿钓缵伴渔簑。

（2019年6月1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金鼎一溪云·重逢】

—杭州大学物理系80级 朱锦涛

宝塔青山立，灵江碧水流。
雨声烟雾锁重楼。
往事思悠悠。

日月心中在，芬芳槛外留。
纵横万里画金秋。
不醉也无由。

（2019年6月21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好女儿·回灵江】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

夏霁清天。

双塔浮山。

曲灵江、水润滋临海，紫阳千古道，醉迷霞客，朱子留缘。

书卷飘香闺苑，春秋夜、共缠绵。

雁分飞、望断西洋月，又聚情未了，嘻游故地，倩影双媛。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百媚娘·友聚】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吴磊

灵水碧波游子。
玉步故堤花季。
百媚睿姿含笑里，素袖淡妆俱美。
久忆芳华风雨泪。
忧乐皆成史。

学府古桥西水。
四载苦修文理。
惜别远行丛岭隔，湖塔梦萦魂系。
绿满蝶飞鸥鹭喜。
今日明霞起。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回波乐·知音】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陈雯

回波尔时孙金，东湖总角情深。
黉门四年难忘，天涯海角知音。

【回波词·丽人】

—杭州大学外语系77级 陈雯

回波尔时密友，夏至聚首雨后。
丽人傍水灵江，倩影粼波俊秀。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庆宣和·为友谊合影】

（张可久孤格）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多少勾肩不为情。
此景分明。
岁月朦胧谊长青。
合影。
合影。

（2019年6月25日）

【庆宣和·靚影】

（和谢为群）

—杭州大学中文系 84 级 毛宝钺

韶岁悠悠逝水驰。
两念灵犀。
玉塔清波照吾归。
不寐，
不寐。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庆宣和·金石情】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朱小明

嬉戏当年豆蔻梢。
去也春韶。
挽手重来旧时桥。
巧笑。
巧笑。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凤栖梧桐·孙金临海会】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朱玲玲

水暖灵江刚入暑。
千里归程，好友东湖聚。
岁月似流思念苦。
别离情意何从诉？

数度求知同教谕。
桃李金师，联袂填词谱。
分手无须凄眼顾。
一轮明月双乡睹。

注：

1. 金师即金友元先生。
2. 一轮明月句化自王昌龄诗：“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2019年7月6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惜奴娇·姊妹情】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刘榕

透迳灵江，丽影双牵手。
岸边游、微风细柳。
昔日同窗，课堂坐、黄园走。
挚友。
逐梦飞、东西各走。

今把家还，再聚首、情深厚。
感缘份、愿人长久。
姊妹多娇，芬香沁、纯如酒。
醴酒。
漫漫路、偕行有偶。

（2019年6月25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人月圆·旧情】

—杭州大学物理系 77 级 魏子青

碧波依旧临双塔，
携手旧同窗。
重温旧梦，犹然旧貌，旧谊绵长。
与君忆旧，笑谈旧事，旧院梨棠。
旧朋常念，前尘旧爱，怀旧时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采桑子·回灵江】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张晓音

雨宵过后灵江好。
宝塔连峰。
湖海烟蒙。
曲岸斜栏尽暖风。

倩妆香旧伊人俏。
桃渚神童。
黉院遥同。
情谊留存鸾影逢。

【金菊对芙蓉·姐妹】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陈中英

榴月灵江，物华天宝，斗牛墟射龙辉。
渡重洋年少，雀跃归兮。
凭阑又见西栖雁，分外喜、相拥偎依。
梓乡欢聚，互滔阔契，鲍管之随。

莫忘命运迷离。忆幼时磨难，扼腕嘘唏。
谁知世道乾坤转。荏苒中、晚景如诗。
丹青妙绘，香词共赋，齐举觞杯。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玉连环·访闺蜜】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胡雪梅

灵江烟翠巾山霁，故乡聚首欢愉。
瑞莲清丽影东湖。
倚风姿雅笑眉舒。

总角嬉游愁麦饼，妙龄衔梦相扶。
寒窗求是出英儒。
遥情临水念而吾。

（2019年6月23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拨不断·姐妹花】

—杭州大学数学系77级 林超英

水茫茫。
是灵江。
沙场姐妹威名仰。
杭大同窗亦老乡。
重逢花甲仍鲜亮。
雅风争唱。

（2019年6月3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一江春水·知己缘】

—杭州大学化学系 77 级 戚志红

约回故里花繁季。
六轶诚知己。
相依倩影衬容媿。
双塔巾山併矗、似当年。

同窗合道如通梦。
琴画诗书共。
大洋分隔亦无忧。
缘若灵江水阔、自长流。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应景乐·本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金秋芬

同回故里。
迢迢灵江，雨细悠远逝。
山无际，文峰塔奇丽。
鹿城留足址。
商贾古道，黛掩烟岚崇岭。
东湖秀娇媚。

携手语难止。
满目绿，倩影亭台，惜短暂聚首，轻舞欣喜。
情谊绵长，虽隔洋外，
书信往来勤，相伴一生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台城路·此情永惜】

—杭州大学外语系78级 孙淦钊

灵江绿水东流去，淘尽璞华无迹。
苔石攀藤，括苍峦叠，危径盘天迴逸。
幞峰静寂。
庙钟绕声萦，塔双如弈。
鹿印伸延，松摇北固与风昵。

四句春翠秋赤，数番幽梦里，乡愁同述。
故地重逢，俚音未改、笑靥芳容何觅？
旧河仍碧。
汐潮卷波澜，籁悠琴瑟。
万物应知，意长情永惜！

注：

危径盘天：典出刘昭禹五律“括苍山”。

幞峰：巾山幞峰寺。

北固：临海北固山。

（2019年6月30日）

现代诗

端午述怀

—杭州大学外语系81级 汪剑钊

纪念日，与一个公务员诗人有关
（或许也没什么关系）。

爻辞曰：“飞龙在天。”

但人们更关心的似乎是米酒、粽子与点赞，
诗歌谦逊地在新闻的边角绽放。

6月6日，来自异国的黑太阳光芒四射，
而早先聚集的乌云并未消散，
那美妙的一瞬意外在汉语中定格，
喀秋莎喜欢的山楂树蜕变成中国的新民歌，
友谊值得期待，但意识的裂缝还在。

五月初五，放飞纸鸢，
在蠢蠢摇动的时节借助兰汤濯洗整个冬天的秽气，
艾蒿的亢奋掩饰了栀子花的忧伤，
手缠五色的彩线只为祛避蛇蝎五毒。
在光年里漂移的卫星终于熬成叙事的月亮。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木片建造的龙舟布满大小不一的铁钉，
船桨如同屈大夫的罗袜，拍出激越的水花，
威武的呐喊掺杂着零散的哄笑声，
但高铁为速度提供新的参照
（和谐号，铁与铁的撞击磨蚀了欸乃的绿意），

钢轨逆行。落花与歌，俱往矣……

（2019年6月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夏至

—杭州大学外语系81级 汪剑钊

夏天难道不是早已来临？
春光追随冬季去到破败的旧营地，
五月脱掉了时间的灰外套，
让一袭黄土地的长裙截为超短的牛仔裤。
雷雨已是频繁光临的不速客，
不时为彩虹举办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庆典。

风继续在流浪，星星
隐约闪烁，恰似一大群漏网的游鱼。
杨梅在透明的白酒瓶里沐浴，
槐花与鸡蛋邂逅于铁锅；
时日静美，让喧闹的紫丁香绽放，
让熟透的石榴花飘落，蜜蜂与蜻蜓比翼齐飞。

父亲节的问候尚未完成，
凉意照例被阻挡在流火的七月之外，
只有捱过暑热才能安静地哼唱丰收的清平乐。
词语飞起，像一只只小蝴蝶
绕着花园嗅闻花的芬芳，
寻找恍如隔世的初恋情人。

关于白夜与红月亮的记忆在马赛克的屏幕上浮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今天，哪怕忧伤，
也必须保持一个明亮的好心情：
在绝望的崖顶，栖停着一只蓝眼的夏至鸟。
希望是一个调皮的小男孩，
顺势把秋天的大梦搬上夏天的窄木床……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真相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 汪剑钊

真相的骸骨被泥土掩埋，
四肢变成树根，与大地的心脏比邻而居，
诽谤与猜测拥挤在橡皮跑道上，
笨拙的推土机在雨中炫耀权力的任性，
而怀疑在大地上悲伤地行走，
无奈地看着贪婪脱去最后一缕遮丑的布条，
跳起傲慢的僵尸舞，
世平与尚平都是不可能的中国梦。
人子被剝去最亮的两颗明珠，
留下纸糊的太阳放射一丝丝虚假的光芒。

什么样的悲伤？什么样的绝望？
连做梦的权利都已放弃？
正义被剝去双脚，不是缺席，
更不是迟到，而是彻底的残废，
清白不过是偶然之树脱落的一枚小果子，
与枯叶同时腐烂。
十六年，操场成为戏台，
遗留的布片成为鸣冤的旗幡。
说是人间的悲剧，但又缺乏崇高的立意，
没有英雄，没有主人公，亮相的
只是一群作为配角的小丑，
上演一出怯懦与残忍共谋的滑稽剧。

（2019年6月23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壮士八百与技术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 汪剑钊

莫非是一种报应？

昔日，秀才总担心遇到大兵，
如今，大兵开始害怕低情商的秀才，
有道是，拿起了狗来丢石头。

技术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在空中飘……

难以前进，也无法落地，
比断线的风筝更轻薄，
比牵拉风筝的线索更强劲，
比神秘的饕餮更恐怖，
吞噬了芬芳的肉体，还觊觎着
嶙峋的精神……

但无论内心焦躁的问者，
无论外表不动声色的答者，
似乎都知道，答案早于问题而诞生，
你啊你，“你懂的”。
我抬头看一眼天，踩一脚地，
马路笔直，阳光灿烂，
而在难以觉察的天际线，
一朵淡淡的云正悄悄地弥散成
一团浓浓的雾……

（2019年6月1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无题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 汪剑钊

石头保持着沉默，
鲜花在六月里开放，
但不要以为这就是自然的真相。
或许，有一天，
鲜花终将变成化石，
而石头会说话，为历史
补充必要的注释。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西湖·秋天的记忆

—杭州大学外语系 81 级 汪剑钊

西湖是一座液体的城市，
随方而圆，随风
成为尘世最柔软的眼泪，
也可以凝结为最坚硬的冰棱，
湖心岛是一枚坚强的肺叶。

一场大雪降临，猝不及防，
喧闹的栖霞岭尚未退却春天新织的绿蓑衣，
仿佛是对这一片水域的证明，
保持固有的沉默只是为了凸显
某种透明的存在。

在天空和大地之间，
雪花翩然飘下，那是一个个纯洁的动词
模仿天鹅，在快乐的语法中跳舞，
让世界获得一种冬天的风度
和羊脂玉的纯洁。

秋天，抒情的声音被赋予黄金的质地，
为了歌颂时间，歌颂悄然逝去而永在的往事……
思想是一道游动的门槛，
历史的脚髁来了又去，去而复来……
传说绝不仅仅是虚构，神话可以创造世界。

十八岁，不停地搥动理想的车铃，
蹬动青春的两只车轮，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把友谊与爱情惬意地挂在自行车的后座，
天空很蓝，一如湖水倒挂的风景，
没有杂质的透明，令画中的纯蓝滋生嫉妒……

弹指间，三十年人事灰飞烟灭，
断桥不断，自有残虹映照，
白堤不白，彩色的游人如织，
清澈的湖水依旧荡漾着月光的余波，
托举淡妆浓抹著称的越女……

今夜，眺望空濛的山色笼罩不孤的孤山，
且把怀旧这壶美酒请出，
伴随飞雪的芬芳，怀抱另一个西湖，
蓦然，一种五味的液体流动，
记忆的脉管开始债张……

（2012年10月20日）

桃花将我一把扯进春天

—杭州大学外语系81级 汪剑钊

墙角，残雪清扫着最后的污迹。
在连翘与迎春花之间，我独自徘徊，
为植物学知识的匮乏而深感羞愧。
冲破海棠与樱花的围剿，桃花

将我一把扯进了春天……阳光下，
花瓣轻落，仿佛亲人相见时
滑出眼眶的泪滴，……而附近的方竹
端坐如初，保持君子常绿的风度。

哦，这是来自诗经的植物，
也曾浸染一泓潭水倒映友情的佳话，
在历史的诋毁中闪烁香艳到朴素的美：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花径，拥挤的行人尚未数尽
蓁蓁的细叶，却比满地的脚印
更早进入衰老；而脚底的一粒尘埃
恢复记忆，想起了绚烂的前生……

（2016年4月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运河小咏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任平

春风沉醉的晚上，
我徜徉在拱宸桥边，
灯火明灭，树影婆娑，
酒楼的欢愉，
龙井茶的清香，
交织着书屋里通宵的灯光。
哦，大运河边的杭州人，
尽情享受这
优雅的时光。

这儿，
曾是皇帝南巡的栖息之地，
也是硝烟四起的战场，
说运河大鼓的老人，
噙着泪水，
歌咏那背水一战的勇士。
那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地方
是一次悲壮的大捷，
是中国人不该忘记的国殇。
这就叫台儿庄。

漫步在，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昔日的运河北头，
文艺范的年轻人，
出入于仿古的店堂。
江南的大米，
曾一船船运到了这里，
北京的南新仓。
南北的戏曲，
也一遍遍在
觥筹交错中回响。

哦，大运河，
你穿起两岸颗颗明珠，
你述说的故事，
还是那么
动人而绵长。

（2018年4月2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风云岁月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任平

带风的年纪
如云的岁月
几十年后去追思
去回味
去寻觅青春的记忆
字里行间的温度
那难忘的画面
只在梦里见
只在兄弟之间说起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春意

—杭州大学中文系77级 任平

谁不想接受春天的问候
谁不想有一个春天的吻

你走在春天的堤岸
你走在春天的风里
湖里的影是摇曳的你
摇曳的柳枝是岸上的你

不要说是昨夜的微曛
那是意想不到的沉醉
四季分明而春意最说不清
说不清的意绪却如此扰人 难忘一生
春风吹散长发飘逸
也吹起白发如高天的云

再干一杯吧朋友
珍惜这如春般温暖的情

（2018年3月）

路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任平

我在路的东头
你在路的西端
桃花盛开的坞
芦花掩映的船

唐诗的马蹄声
苏东坡的酒盏
唉乃一声靠岸
故事就在路边

沉睡总会苏醒
诗意又如从前
一条千年磁带
录下时代新篇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孤独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任平

璀璨的步行街
Guci 和 LV 的橱窗
狡诘地看着路人
温软的手忽然松了
我要哈根达斯！
看着孩子甜甜地吮吸
想起了
童年的自己

宝石山流光溢彩
西泠桥下的荷
美艳已所剩无几
这丝毫不影响
晚风沉醉下
依偎的双影
我匆匆而过
想起遥远的自己

音响是越来越好
舞姿是越跳越亲
金珠玛米和亚克西
张张老树皮般的脸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洋溢着对青春的致意
我驻足欣赏
忘却了
孤独的自己

（2016年8月20日西湖）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诗四首

—杭州大学旅游系87级 邹晏

作者简介：邹晏，曾用笔名：邹宴。出生杭州，现居杭州。高级经济师。浙江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文学刊物、报纸、出版书籍等。入选多种诗歌选本。2015年与女儿徐小舟出版诗歌合集《夜行舟》，获2015年首届世界华语诗歌大会“优秀诗集奖”。2016—2017年参加第36届世界诗人大会（布拉格）、第37届世界诗人大会（蒙古）。

一、梦

梦见谷仓里的婴儿刚生下就开口说话
助产师无须拍击他的脚掌，便发出
阵阵反对派尖锐的哭声

梦见一片驿动的云，滴下一面
镜子反射自身，在狂风的手指斗纹
箕纹间滑过，簇拥燃烧的花瓣

梦见一张平凡的脸，漂亮如奸商的
华丽绸缎，而奔涌的轰鸣网住了地球
阻止着鸟儿左右乱啄

梦见爱情象一条纱巾飞舞着缠住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另一条，淡淡的烟雾，每个夜晚
轻拂着你，黑暗中互赠彼此的切割

梦见纯粹的乙炔，处女地自我在分解
婴儿跳出院墙栅栏，一顶黑色圆帽滚落在草坪
而我从汽车排档里消失

二、霜降

我尽量，不多余地伤感
记取一个简单的慢节奏：秋水长天
霜白无意挟来的思慕：
我的叶子，全心全意枯萎
黄了帘幕
把人世赶入一场盛大的遗忘

踏过浅草与溪流
缘木之鱼游遍南山
我挤在露水里面
一些灯盏和酸痛的骨刺还在等待。你说
因我到来而被赋予新的形体
你淡然的面容，加速了我沉醉的姿态
象鱼鳞一样落下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三、第一次看清部落

夜晚，我们第一次看清部落
炭火炉边，空酒杯成群结队
马灯一个挨着一个，废弃轮胎
像一件机智的艺术品，我将
手插入马格利特的口袋，模仿
某人在错置中天马行空，我承认
我爱每个片段，拆开扭曲的钢架
爬坡撞烂的汽车，从树上掉落的破鸟笼
我数过的每一粒时间，拆开
玻璃屑、声音、女人的爱
男人，电流和木纹的纠缠
像冰川期画室中红色野兽
无数光从炉火和灯盏眼眶中流出
部落的入口对准1968年，我
完整的句子刚刚诞生

四、厄勒布鲁别离辞

厄勒布鲁是瑞典第七大城市，城中古堡林立，我非常喜欢，不忍离开……

昏暗中。花朵在波纹中荡漾了一下
厄勒布鲁那么冷清，不宜轻提别号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甜蜜的历险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
携手而至的美被虫蛀了
在梦里测出的北纬 55 度，跟着时间欺骗我们
落日迟迟不愿进入维纳恩湖
古堡空空荡荡，我们仍要
以同样的速度和距离，平行对话
钢琴师的手指停在一个琴键上
同一个音符始终随着波浪飞奔
穿过湖水的硬度
无休止的风从极地刮来
把我们吹上悬崖
无休止的音符，在眼睛里泛滥
无休止的绿色，与我们说着再见，再见
再见。逆光的石头
再见。逆光的翅膀

（2019年6月17日）

人如粽

—杭州大学物理系 80 级 朱锦涛

正负相生，负负得正。粽子节到了，有感而发。

（一）

人生如粽
最精致的极品是
油光水滑
四角玲珑

（二）

人生如粽
在滚水中烧煮
青涩懵懂泛黄成
世故千重

（三）

人生如粽
纵使芳香四溢
赞誉声浓
也不过是送上祭台前的
最后一躬

（四）

人生如粽
有形的绳索
虽然能捆住我的四肢
但是我的灵魂
依然要像屈子那样
飞向缀满星星的天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童年

—杭州大学物理系 80 级 朱锦涛

六一儿童节到了。祝普天下的小朋友快乐。愿贫穷远离儿童。

我的家乡在江南
鱼米之乡
白乐天魂牵梦绕的江南

记忆画成了我的童年马赛克
焚书的火焰
纷飞的纸灰
南瓜或红薯烧烂的粥汤
映照童稚满脸的失望
几颗可数的米粒
犹如晶莹的珍珠
在汤中闪烁

渴望—
渴望有一碗米饭

奢侈地渴望—
有一小碟油炒的青菜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有一小盘红烧猪肉

再奢侈地渴望一

有一本书

有一个象征未来的万花筒

（2019年6月1日于新泽西）

自由体诗二首：少女

—杭州大学物理系 80 级 朱锦涛

（一）

雾霾

锁住了高山

锁住了漓江江

却锁不住少女的精彩

雾霾

纵使能蒙住少女的眼睛

笼住少女的身材

却蒙不住少女的情怀

当太阳出来

当雾霾散去

这天

这地

这漓江的山水

是属于少女的舞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二）

青山充满绿意
流水一江情意
朦胧勾起了诗意
旗袍衬出了春意
眉梢点点愁意
眼角几缕剑气
笑时犹带含嗔意
问苍茫大地
谁能读懂少女的心意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山里农家乐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邱智勇

山里兴旺的农家乐
山里人创业的后起之秀
凭借绿水青山的生态
坐拥金山银山的利收

清新秀丽的田园风光
恬静闲适的农家风俗
山里农家乐靓如古诗描述
青山郭外斜，绿树村边舍

村景一体的山水画卷
淳朴民风的乡恋乡愁
爽清的空气弥漫山沟
城里的游客乐不思蜀

尝不完的农家美味
饮不尽的佳酿甜酒
还有乡村故事，特色娱乐
汇集成农家乐的新颖感受

远离都市的尘嚣拥堵
住进新型业态的农家旅宿
感悟浓郁简素的乡土气息
体验山川风月的诗意生活

（2019年6月）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城市的林荫道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邱智勇

城市的林荫道
一条街区的绿廊
沿着宽广的马路
支撑伞状的绿幕
阻隔风吹霜打
遮挡日晒雨露

旁边是滚滚不息的车流
两侧是幢幢矗立的高楼
林荫道是一条风景线
美化亮丽城市的街头
它是喧嚣中的一片净土
它是闹市里的一处绿洲

一株株街树
一棵棵挺拔的乔木
绿色屏风，枝叶密茂
护卫城区绿肺的一角
绿色浓郁，爽清养目
放缓城市紧张的节奏

市井繁华蔓延拓扩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林荫道仍在原块坚守
一年四季，生机勃勃
美好惬意，直抵心窝
清风吹过树丛，绿影婆娑
阳光穿过树梢，光影斑驳

林荫道绵延的绿茵
就象含蕴深遂的诗歌
诗意浸染城市的心情
诗意激扬市民的生活
林荫道铺装一路福祉
陪伴路人愉悦走过

（2019年6月19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湄公河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邱智勇

青藏高原雪山的恩养
把你送出滇边境外
一路奔流，一路漂泊
汹涌远去的湄公河，碧绿如带
十八弯的河道，曲折蜿蜒
盘旋在东南亚的深谷群山

美丽如画的湄公河
荡漾在蕉园之间，橡林之外
蓝盈盈的情深，蓝盈盈的流泻
波涛远送云影高山
掠过缅庙，殿寺的金光闪闪
穿过栈楼，佛塔，木棉点缀的河滩

河域宽阔的湄公河
囊括缅老越柬泰
流经金三角的地带
历史上一度波谲云诡
河上的惨案，凶残的毒贩
曾在河道掀起罪恶的波澜

如今湄公河上空，驱散了阴霾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日夜流淌的大河，无比欢快
每一朵浪花都是对纵情点赞
强劲的流水冲洗泥沙的沉积
仿佛从不疲倦，从不慵懒
勤勉的爱河奔赴大洋的抱怀

（2019年5月湄公河游览之感）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石塘人家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邱智勇

以山为屏，以海为环
旖旎的海岛石筑风光
弯弯曲曲的块石街路
层层叠叠的石屋石房

一幅幅以石为材的画卷
雕进大东海的奢望
遍布岛屿的石塘人家
座座恰似美丽的画坊

叠一块石头
就将海山的画苑串汇
挂一张渔网
就把天边的海景收藏

路是石铺，巷是石围
石巷石路古朴粗犷
街路缝隙长出的野草
见证石塘历史的沧桑

屋是石砌，街是石造
石屋石街独具风光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错落有致的低高排序
仿佛幸福的坡度盘旋而上

融天工之巧，集手工之妙
砌满了风俗，磊实了华章
石塘人家山依海傍
每天都迎来第一缕霞光

注：

台州石塘，是中国大陆第一缕阳光首照地，素有“东方巴黎圣母院”之称）

（2019年6月）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夕阳情思

—杭州大学物理系 78 级 王齐杭

仲夏周末，梅雨偶晴，和风送爽。与几个好友相约来到富春江边，茗香农家小舍，凭栏遥望，清风把远处的富春江水挽的波光粼粼，夕阳把眼前的富春江水染的金容华灿，一叶暮舟横渡，心思起微澜……

夕阳洒落在水面
微风轻轻的搅动
把她梳理成缕缕金线
自由飘翔

夕阳洒落在水面
小船悠悠的飘逸
把她揉落成碎碎星斑
激昂闪烁

夕阳是快乐的音符
在金线中游弋
变换出绝妙的和声
空灵飞扬

夕阳是幸福的繁星
在太空中轻语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汇集成柔美的恋歌
真情激荡

于是
他们相识了
他们相爱了
相会在金色的远方……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致——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徐川

你是南国的云，
你是南国的花，
轻盈美妙，鲜艳欲滴，
噢，我的女神我凝视着你。
你是南国的云，
你是南国的花，
我愿化身晨曦，轻抚你全身，
我愿幻化成细雨，
落在你唇上，
温柔而多情。
你是南国的云，
你是南国的雨，
纯净又优美，
牵系着我的心。
我的心如骏马，
热烈又奔放，
我像炉中火为您燃烧，直至灰烬！
你是南国的花，
你是我的爱，
我要把你拥入怀中，
我要与你永远相随，1314！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合溪咏怀

—杭州大学历史系 80 级 陈小林

浙江省长兴合溪原由上游南涧和北涧来水合成，故名。周围之地为昔日岳飞抗金主战场。合溪水库建成后，合溪成了长兴最美的一段河流：水如镜面，绿映蓝天，青山呈黛，百鸟纷飞。秋日白茅似雪，犹如波涛涌岸。是以记之。

人言九寨秀，
我自向合溪。
远观山有色，
近听水无声。

白茅浪涌雪，
野鸭逐水飞。
老牛归欲迟，
不见舫公影。

（原载湖州晚报）

我愿意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夏超

草原广袤一望无际，
我愿意是一匹骏马
驰骋千里。

高山悬崖陡峭险峻，
我愿意是一只山鹰
翱翔天际。

大海浩瀚浪涛涌起，
我愿意是一条蓝鲸
穿梭浪里。

同学诗会情真意切，
我愿意是一首诗歌
高亢响起。

枫叶红了

—杭州大学外语系 78 级 夏超

秋天的风在吹拂，
枫叶在沙沙声中飘落；
片片殷红的枫叶，
瞬间飘荡在山间村落。

在湛蓝的晴空下，
在晶莹流淌的河水中，
枫叶的最后灿烂，
绽放着生命美丽鲜艳。

枫叶是秋天之美，
她不仅为经霜的素红，
不在飘零的寂寞，
而在临风的飒爽无畏。

枫叶的耀眼夺目，
像宝石磨砺光华展现；
我愿做绿叶葱茏，
更为那红叶绚丽欢跃。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叶箏恋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宫商角徵羽，优雅
在弦上起舞

叶儿，禁不住这含蓄引诱
飘落，拥抱
献上金红色的绝唱

（2019年6月19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葡萄美酒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今天完成油画课作业葡萄美酒，吟微诗以记之。英文诗全用小写字母，体现现代形式。

挤捏 发酵
串串紫葡萄
摇身一变
高脚杯中柔情万种
殷红 通透 醉香

ode to wine
by sarah chen

crush and ferment
grapes purple
lost its maiden form
when it reappears in goblets
a sensual lady
smiles invitingly
crimson, opulent, and
irresistible

（2019年6月23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六月船歌

—杭州大学外语系 77 级 陈雯

葱绿大地
野花撒上黄红紫
彩蝶在追逐起舞
微风轻拂翠枝
一叶小舟
在清波里荡漾

船头那女郎
花伞将过滤了的
阳光
洒满她纯白衣裙
梦幻般的笑容
在她嘴角浮动
硕长纤细的脖颈
优雅地微微前倾
在聆听
还是在期盼？
静逸的仲夏
碧绿的六月
大自然
要睡一个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甜甜的午觉
在粼粼波光里
在悠悠风儿中
优美的俄罗斯民歌
带着淡淡忧郁
在柴科夫斯基的音符里
缓缓流动
船歌
轻轻摇晃
把我摇到六月俄罗斯
在白桦树下
静静欣赏
那水 那船
那船中人

注：

《六月船歌》是柴科夫斯基《四季》的第六首，是十二曲中最优美的一首。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弈棋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幼年学棋时，
父亲让子行。
纵使让我车马炮，
毕竟棋艺肤浅勉强赢。

今夜对弈时，
我让父亲行。
别时相对忽无语，
惊现父亲赢棋双泪倾。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贺结金友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别杭大，
风流云散，
难闻同窗旧音。
梧桐依然绿，
书声依稀闻，
若梦境。
我校今何在，
风雨间、
霜染双鬓。
赞时幸、
构筑平台，
你我唱吟。

高兴！
看五洲风云，
携同窗、
共同打拼。
李杜和王孟，
苏辛与纳兰，
彻夜共品。
望群星璀璨，
共婵娟、
照耀词林。
看今朝、
长河落日，
无限光明。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贺杭大人月刊三传捷报 ——杭州大学中文系80级 伊建新

上下千年，
请问谁，
堪称风华绝代？
纵横万里
杭大人
独领一代风骚。
五湖四海磨作墨，
抒写盛世华章。
诗如歌赋
经济历史
字字是珠玑
篇篇心血，
价值能谁估量？

而今追忆杭大，
校园不再，
校友遍五洲。
两鬓斑白心犹热，
都是才俊豪杰。
尽吸西江，
细斟北斗，
万象为宾客。
莫负时幸，
绘就锦绣江山。

竹根雕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竹根雕
当笔操刀，
丑根化为神作。
七分天成
三分技术，
念怎么言破。
钓鱼翁、
雪里卧
心静神怡梦中过。
忘饿。
踏山觅竹籥，
良材一个。

观音佛端坐，
鸟儿飞、
一叶笼烟过。
美人图，
鸟兽花儿种种，
无不相应和。
顺天然、莫错过，
因势施雕莫乱剁。
教课，
学做根雕，
需要推磨。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休闲捕鱼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石浦港里海鸥旋
美人乘上捕鱼船。
驾舱坐
望云烟
乐在其中思前贤

万里渔港万里天
一船仙女一船鲜·
鱼虾宴，味儿溅，
醉宿渔舟做回仙。

晒盐

—杭州大学中文系 80 级 伊建新

骄阳碧海飘云翳，
赤身耙弄行盐地，
大汗淋漓游水里。
飞鸟徙，
夫唱妇随长相倚。
暮色苍茫风浪起，
抬望远山云霞紫，
近看盐田堆雪似。
莫道是，
这般风景真诗意。

扳罾

—杭州大学中文系80级 伊建新

海塘内港烟浩渺，
扳罾坐石趁晨晓。
芦荻萧萧飞海鸟，
鱼罾少，
江乡渔父开怀笑。

一抹斜阳烟雨杳。
鱼儿相邀渔人笑。4
提篓沉沉风日好，
哼歌调，
人生何及这般了。

祭海

—杭州大学中文系80级 伊建新

千里渔港波浩淼。
万人空巷烟飘袅。
鞭炮震天将酒舀。
听长啸，
香高牲肥争抬轿。

海浪滔滔风景好。
渔家殷殷哼渔调。
今日放生何嫌少。
开口笑，
喜看今日渔家傲。

伊人再望吟
——读毛大师与雪梅秋芬诗作有感
——杭州大学中文系80级 伊建新

才赏一片雪，
又赏两岸秋，
西子湖畔漫步，
才女何处有？

独爱西子醉雨
胜似天堂悠游。
人间复何求？
大师群上曰：
断桥寄情长，
梅园惜花短。
来生若得有缘份
再与伊人伴春秋。

西子妆
西子恋
西子雨
西子秋
细雨疏疏伊人望：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杭大两朵金花，
醉雨饮雪心悠悠。
雪梅屹立雪岩，
秋雨洒落金秋。
春意已满湖，
是否来杯酒？
醉迷湖畔仙气氤氲，
当年西子也应羞。

风

—杭州大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不愿显山不愿露水
来去不留痕迹
然而
天地不敢无视它
真真切切的存在
它的变幻莫测
不是矫揉造作的
故弄姿态
而是拥有
比草木更深刻的真性情
细腻感悟
化身云烟
借助波涛
通过枝摇草动
有声无声
有意无意
传递宇宙之语
和风吹拂
是为了安抚
狂风呼啸
是为了唤醒
时急时缓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时有时无
时东时西
都是为了警示
警示天地的无常
无常中的有常
无理中的合理
无情中的深情
然而
无论有情无情
有理无理
有常无常
有声无声
终将
随它而去……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插花

—杭州大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插花
惊艳一时
却在心里
定格一世

（2019年6月15日）

谜面与谜底

—杭州大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人人是个谜
东来是谜面
西去是谜底

（2019年6月15日）

诗

—杭州大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诗
是心语
是蒙拉丽莎的微笑
读懂
需要用心

诗
是风语
瞬间吹过
留下一丝
温暖
或清醒

诗
是云语
悠悠飘过
留下咖啡般的幽香
回味无穷

诗
是焰火
点亮的是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自己昏暗的灵魂
照亮的是
别人沉睡的记忆

诗
是大海
激荡的是
自己的胸怀
感动的是
别人的世界

诗
是高山
能让自己看见
以为看不见的
风景
走近
以为走不近的
神灵

诗
是星空
无论是清朗
还是晦涩
都是可以酿成的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一杯美酒

诗
是花草
是让自己灵魂
无比温柔
和无比坚强的
导师

.....

（2019年6月16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洪水

—杭州大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郁积的愤怒
无法抑制地伤及无辜
听不见绝望的哀嚎
因为已被怒吼淹没
看不见被它划破的伤口
因为魔鬼蒙住了它的双眼
终于获得了一吐为快
也恢复了往日的淑静
看着自己失态留下的痕迹
愧疚
在挖掘机推土机和吊车的低沉悲鸣声中
蜕变成了长时间的思考：
我从哪里来？
我想奔向何方？

（2019年6月1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日光浴

—杭州大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洗去
一个秋天的隐戾
一个冬天的晦气
清除
灵魂里的青苔
思想里的杂草
汲取
日光里的自信
热烈里的勇气
从而拥有
空气的胸怀
大地的博爱

（2019年6月1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爬上果树的玫瑰

—杭州大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爬上果树
不是为了品尝果味
而是为了
借助果树的高度
望向更远的远方

爬上果树
不会陶醉于果香
因为
对自身拥有的清香
足够自信

爬上果树
不是为了攀比
而是为了
留下一道
与众不同的风景

片绿里的一朵白
浮在半空
舞在风中
期待着
最后一次飞扬…

（2019年6月1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酒杯里的落日

—杭州大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夕阳落入酒杯
溅起最后的激情
冲破透明的墙
飞向天边
射出无数条
镶满钻石的金线
刺穿过往的一切坚硬
温柔了假装坚强的心
金色的大海
闪烁着吴刚的目光
平抚着世俗的浮躁

杯壁上依附着
无数滴卑微的灵魂
模糊的视线
遮挡了真实的精彩
扭曲的思维
变成一片茫茫
滑入杯底
自己挖掘的黑洞

期待旭日的光芒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穿透无形的罩笼
引我飞向
无边的希望

.....

（2019年6月1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坐在牡丹花丛中

—杭州大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我搬一张木椅
努力靠近牡丹花丛
我有意坐在其中
图得一点仙气

走近
无论花与人
还是草与石
必定有灵犀
必定读懂了
对方的心

我与牡丹的
亲近
不为沾得它的富贵气
它的高贵
也不在华丽
只为学习
它的天然去雕琢
它的一往情深

我抚摸牡丹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用温柔的目光
只为感恩
感恩它无数次抚慰过
我彷徨的心灵

我赞美牡丹
不仅仅是因为
它有国色天香
更因为赞美本身就是
一张伤口贴
一丸青春灵药
一首安魂曲

.....

（2019年6月1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伞

—杭州大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烈日炎炎
撑起一把遮阳伞
遮挡过度的热情
过分的亲近
会灼伤
不成熟的灵魂
明晃晃的光亮
会使已经迷茫的眼睛
更加迷茫

细雨绵绵时
撑起一把遮雨伞
挡住执意打湿世界的雨水
把烦恼圈出方尺之地

雪花飘落时
撑起一把挡雪伞
拒绝冰凉贴面

狂风暴雨时
为灵魂
撑起一把无形的
无敌伞
护我一路西去

（2019年6月18日）

水

—杭州大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万般柔情
从不表现岩石的强硬
却有万年青藤的韧劲

一潭池塘
说不尽有多少爱意深藏
只有感受不到的麻木
没有滋润不到的神经

一条涧溪低调地流
可流经天南地北
直抵任何荒芜
冲刷害怕阳光的地方
浇醒沉睡千年的魂灵

从来没有浮云的
游移不定
总是朝着既定的方向
一往无前
任何阻挡
只能成为它的风景
更加凸显它的伟大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和迷人的个性

从来没有风的任性

从不东张西望

始终心有所系

它的义无反顾

是对远方的忠诚

是对呼唤的承诺

是对生命的一往情深

（2019年6月21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树叶

—杭州大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树叶要去流浪
在风的劝说下
虽然有点迷茫
树叶要去远方
在风的鼓励下
虽然不知什么地方
树叶也想看看
这个世界究竟长得怎么样
虽然有可能会
空欢喜一场
但它还是想
最后潇洒一把
虽然也知道
要付出后半生的代价
再也无法和风
一起歌唱
再也无法和晨鸟
一起迎接初升的朝阳
也许一路的风光
不及林子里的色彩
也许一路上
只会看到失望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但它还是
决定前往
它知道
一路上会有许多雨水
会有许多意想不到
也许还不如留在树上
或者安分地躺在树的脚下
安静地等待夕阳
给它抹上最后一层金黄
但它还是决定
接受风的盛情
在神往的天空上
与风共舞最后一支曲
虽然知道
狂欢后必定是落寞的神伤
在风感到疲倦的时候
也是它落脚休息的地方

（2018年8月18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送你一个花园

—杭州大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送你一个花园
让你看尽花开花落
花落花开

送你一个花园
让你看清雨水中花木的泪光
泪光中的坦然

送你一个花园
让你见证风声中花木的坚挺
坚挺中的信守

送你一个花园
让你开悟大自然的真相
真相中的禅意

送你一个花园
让你感受静谧中的纯净
纯净中的幸福

送你一个花园
让你享受奇花异草的精彩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精彩中的清醒

送你一个花园
让你倾听四季的对话
对话中的重要标点

送你一个花园
让你的心情有个放飞的时空
时空中能看见另一个自己

送你一个花园
让你灵魂有个安放的天地
天地间有一只无形的凤凰
伴你自由飞翔

我要
送你一个花园

（2019年6月24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意识碎片

—杭州大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意识碎片
是记忆的断流
有源头
没有尽头
断断续续流经灵魂
留下坑坑洼洼
淤泥浸透着过往苦痛和喜悦的
泪水
在模糊的时空里
留下一块块形状各异的
湿地

意识碎片
是一生汇成的泥石流
泻自不同的人生山坡
冲往不确定的方向
流经难以察觉的灵魂缝隙
乘虚而入
冲击最脆弱的
神经末梢
撞击最薄弱的
灵魂防护墙

意识碎片
夹杂着最容易忽略的
人生金矿
混杂在苦难和不幸之中
在巨大的昏暗里
唯有对生命的热爱
才能看见它们微弱的
光亮
唯有智慧
才能挖掘出蕴含其中的
宝藏
唯有感悟到金光
才有可能化为自己的
意志

意识碎片
界限不清
深浅不一
忽隐忽现
唯有看透它们的
本质
才有可能抑制住
它们的肆无忌惮
唯有摸透它们的脾性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才有可能掌控它们的
走向
唯有明白
意识碎片
并非由心生
而是另一个真实的
存在
才有可能找准对象
作出有效反击
唯有清楚
心被意识碎片
左右
才能走出精神的误区
不致于被意识断流
冲入魔鬼的黑洞
才有希望创造出
只属于自己的
灵魂奇迹

（2019年6月27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海底的秘密

—杭州大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海面永远是个假象
无论风平浪静
还是狂风大浪
都是一个表面
都是随世界起舞的
一个应酬
它内心
隐藏着永远猜不透去向的
暗流
隐藏着无数岁月的
沉淀

有的沉淀
慢慢钙化
慢慢成为坚硬
成为阻击暗流的一道屏障
有的慢慢形成槽沟
成为改变暗流方向的
一个弯道口

它的深处
游离着许多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失控的精灵
在天使和魔鬼之间
不断转换身份
转换表情
转换基因
不时浮出海面
露出模糊的
模样
转而又深潜
不知去向
不知躲藏在哪个
被时间遗忘的
角落
不知何时
会突然触碰一下
最柔软的地方
惊醒一个沉睡多年的
梦
以雕刻的精细
再次记录自己的
存在
不肯轻易退出的意志
以各种面目
各种姿态
各种伪装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顽固地表现
最后的终结
和终结的方式
随同它内心的
秘密
也许
永远不为所知
永远无法破译

（2019年6月29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海边的石头

—杭州大外语系 78 级 谢为群

它不知道怎么来到海边
来了
竟站成了一生一世
海浪不知拍打过它多少回
裹夹着铁石心肠的沙粒
一次次撞击着它原本光洁的皮肤
卷起纠缠不清的海带
抽向它裸露的脊梁
毫不留情
毫无商量
它没有屈服
没有倒下

它身上
留下了无数道
时间刻划的伤痕
漫长的阴冷
给了寄生虫
寄生于细微疮口的机会
试图通过改变它们的肤色
抹去它的存在
试图通过占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瓦解它的意志
它没有投降
没有让屈辱
淹没自己
一次次昂起头
露出它的顽强
和对未来的坚信

四季的极端气候
使得它的伤口
好了又烂
烂了又好
留下了历史悲凉的疤痕
隐形在风雨里的
世纪坎坷
用深深的绿苔
记录

（2019年6月3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印象

—杭州大外语系78级 谢为群

墙上长出一整个
春天
屋顶响起一阵生命的
脚步
清风牵出一群欢跃的
白马
空气里有许多舞蹈的
汉字
海面上飘着一张微笑的
五线谱
一朵白玫瑰坐在月亮上
歌唱

（2019年6月30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朱尔斯·居斯塔夫·勒·罗伊《猫》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王自亮

如果有人能画出猫的所有神态，
上帝会即刻现身，向他道贺。
那双猫眼难以形容：漠然还是嘲讽？
眼神改变不代表猫的情绪变化，
仿佛它有多重灵魂，“测不准”。
猫不是狗它没有风格也消除了个性，
猫头鹰不是猫眼睑开阖与数字无关。
夜晚，树叶在空气中簌簌抖动，
只有猫能察觉，但它佯作不知。
墙上的猫不同于棉被里的猫，
它不是环境决定论者，只践踏美景。
对卧室里斑斓的绸缎和拖鞋，
猫习焉不察。它能尊重现状，
只是偶尔捣乱露出前世的顽劣。

猫挥霍时间但不会夸夸其谈，
一些闲愁在院落里获得精选，
目光里只有垂直的中线：饥饿。
主人只是名义的，把“豢养”这个词
从词典上驱逐出境，依法取缔。
冷漠的反义词是热爱与殷勤，
而猫，这伟大的中庸者，处理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即与离的高手，善于制造意外。
猫在奔跑时会突然转身冷笑，
在沉默中匍匐意味着积蓄能量。
伺机不是死寂。它无所用心地挑衅你，
朝你扑来，眼睛的颜色变化莫测，
脚爪轻柔得就像党卫军的靴子陷入地毯。

（2019年6月13日杭州；原载《百科诗派》6月15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伊莎多拉·邓肯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王自亮

（一）

光焰吞没了帕特农神庙，此刻
伊莎多拉·邓肯依然站立——
长时间，她就是那根多立斯式希腊圆柱，
是神庙本身。伊莎多拉
这时丧失了舞蹈的能力。
她不是舞者，而是赤足、宽袍的诗人，
她试图起舞并没有成功。
因为先哲的凝视，一个柏拉图式“全视者”的
注视，她无法起舞如常，如大海，
如蜜蜂与花朵。新的启示来临之前
她不能舞蹈。

（二）

之前，伊莎多拉·邓肯乘坐小渔船，
航行于爱奥尼亚海，如同萨福，任性而赤裸。
在大街上手持桂树枝引领马车
前行，女诗人具备着品达遗风。
何至于此。伊莎多拉干脆跳入亚斯普罗普达玛斯河
接受洗礼，人们不能分辨她的泳姿与舞姿。

之前，伊莎多拉只是边走边舞，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用脚掌，以肌肤与感官，亲历希腊。
迷迭香与琥珀，宁静之姿。
离开河流与悬崖，来到“铁的母亲”之地。

之前，只是目睹阿伽门农的剑刃，一个伟大的幻影：
“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外国的君王
趴在地上张着嘴向我欢呼；
也不要在这路上铺上绒毡引起嫉妒心”。

（三）

光线渐次消退，月亮尚未升起。
伊莎多拉在帕特农神庙伫立了23个世纪。

哦，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空间
互为映衬，狂欢就此开始。
三个小时等于有限的永恒，
伊莎多拉站立着，一动不动——
出神，沉思，无视君王般傲慢的时间。

海在远处，奥林匹斯山离得更远。
心如麋鹿而手臂如桦树枝，
指尖的风，被激情邀约的乳房。

伊莎多拉，就在广场上凝视自己的
影子，开始旋转，心性如热焰。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四）

伊莎多拉觉得，以往就如同一件颜色混杂的衣裳，
此刻正慢慢从她身上脱离。
她觉得自己从未真正活过，
只有在这纯粹的美感时刻。

另一个“我”，透过她的世界之薄纱隐约可见。
伊莎多拉·邓肯就在神的面前
起舞：弯曲的手指，指向所有的方向，
脖子后仰直到不能再后仰，
天空在下降，脊椎如同狂风中的树干。
一个转身，一次返乡的航行，
一个屈膝之姿，就是一个佯谬，
一个跳跃，就是一次对视觉形式的成功逃脱。

伊莎多拉·邓肯，帕特农神庙，舞蹈：
三个共生的事物。

伊莎多拉·邓肯，你是凝视的“前存在”。
律动，身姿，图尼克舞裙，自由的序言。

Isadora Duncan，你名字的
每一个字母都在舞蹈！

（2019年6月1日杭州；原载《百科诗派》6月3日）

百年贝聿铭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王自亮

1、外部，只是“光”这个孤独的演员

光，沿着对角线冲击。四组三角形
分散了光线，就像大军隐入壕堑，紧贴
蓝灰色玻璃幕墙，贯穿以 45 度角斜向装饰线。
立面之魅，源自光的假象，并非攀援，
发光体移位刻画了光的道路。
线条的重叠，由下至上，事关变化，
动感引发上升的错觉：空间与阳光
正以异性的姿势交谈起来。
几何学即美学：此刻，此处。

2、从 2 层到 17 层，虚空金字塔

金黄色时间涌入金融家空间，
全是石材，巨大而不可争辩。
法老，面无表情地仰视不可知，
却时常被欲望的流动性所惊醒。
何物隐藏，又藏于何处？
幻象会成为精神上的障碍与烦恼：
为何头顶上方有一个金字塔
从营业大厅直达第 17 楼的内庭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犹如一把三棱巨剑直指苍穹？
建筑家在一个实体空间中塑出虚负的空间，
金融家如同入时的法老，恍惚于
光与影、俯察与仰视、发散与聚敛之间，
在17楼，一个背影消失了——
有人在神的帮助下，跨出一步
远超飞鸟所及的范围。

3、70层，宴会怎么进行

竹子顶端，阳光正准备自杀。
在第七十楼的顶层大厅，
人，处于中心并不一定危险，因为其高
远离在地面行走的稳妥，悬空之悬，
这座充满上升感的建筑令阳光绝望。

这是举办盛大宴会的场所，
也是独处的场所：两种绞杀是一回事。
“请上座”，请以哭泣的方式请客。
大厅中有张可坐24人的大桌，
翻倍的门徒，累死了达·芬奇。
没有主人的感觉，因为这个宴会厅过于高远，
奢华的上帝与赤足的乞丐，
没有太多区别。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整个第70层就是一个大房间，
高斜的玻璃屋顶显示尺度巨伟。
那个令人焦虑的玻璃厅，阳光与风光，
直接将人们的感觉引进至高层次，
既无维吉尔的慰藉也没有贝阿特丽切的救援。
于是，阳光开始虚拟，风光继续拼接。

4、涌入与逃离

当建筑师面对金融家恳求怎么办？
他所做的一切，是以呼风唤雨的姿态，
诱惑阳光涌入然后逼迫它逃离。
一个伟大的建筑家总是会揭示出
陌生而惊奇的宇宙，既摄黑夜，又施黎明，
并拆除时间的脚手架。

（2019年5月26日杭州）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海、水乡和高原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余刚

1、东海

自从在海岬拉网和垂钓后
便感到海水的欣然：浪花
伴着摇动的船只在自然中呼吸。
清新的空气，如云层漫流
海上人家的盆景是如此别致！
她们相印成趣，仿佛爱琴海上的蓝色
仿佛克里特岛上天使的白色！
那时我已经离开身体的藩篱
就像海鸥在黄昏时分离开海洋。
我回到小岛，我端详冲上沙滩的海浪
我想到了登临。那种冲击
在海岛的每一个地方进行——
全世界都在蔚蓝的包围中。
那时我已经离开身体的藩篱。

2、那个面对沙滩的夜晚

海浪涌动着，但直到近处
才化身白色的浪头，直抵平缓的沙滩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那声响，如雷；那白色，似箭。
我终于成了大海的邻居
终于见识了了大海轻盈的巨大声响
终于和岛屿、沙滩、沙滩上的蝴蝶浑然一体。
我即将出征，但海浪涌起的各个门槛
向我明示，不要走远。
那种在浪中的劳累去年已经尝试
近11月份，在水中挣扎着向前
那种盐分、苦涩、疼痛，巨大的引力……
一个个白色并美丽的门槛
总要跨过几个或十几个
那也是对海洋的微小抗争，是我的一大步。
我最近衰落了吗？像古埃及和古罗马？
不，我的历史学家还没有在此刻诞生
我还在如匈奴般地在旷野上驰骋。
海上的驰骋是另一种，甚至说是深刻的。
我曾经感人至深，如今呢？
那个夜晚，我当获得启示，在内心深处
在海洋从未有过的极其细微的呢喃里。

3、南浔的毛笔工厂

如今难以见到的小工厂忽然见到
手工的、传承了近千年的。
它的一个有用的字是商，其次是元
而它们的用途却在这两个王朝之外。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所谓狼毫的狼在这里获得正解
工艺的复杂几乎把它推向了遗产。
可我们现在会写字吗
我的运笔的姿势从来就没有正确过。
但我忽然觉得我触及了最基本的汉字本质
在简单的笔画背后的复杂性
复杂背后的宽容和抢救。
最大众的变作小众的或稀有的
我不禁想到1968年的意义。
但我也醒悟：南浔的精美庭园
有时会凝注或暂住在一支狼毫里
或者，假如一支狼毫还在
除了1968年缺席，其他的都应还在。
当我走出工厂，我觉得已经被工艺过
杂质被去，笔尖更加纯粹，内心也更加饱满。

4、别了，南浔

那种缓慢的气势还在回廊楼亭
时空被假山和池塘的依偎消耗
也被青石板的海绵消费。曾经的漫步
显得过于轻松，脑中一尘不染
池塘倒影着过去年代的树枝
乌黑的屋檐在白墙之上十面埋伏
白墙和园中的不尽景色隔开了空间。
可它是江南吗，真是江南吗
二十年前，南浔曾经被我读为难寻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就像徐迟曾经被我理解为凌迟。
那里的风花雪月掩不住俨然的豪气。
十年前，我在它的长街徐徐行走
发现它越来越北方化。那一刻我惊讶。
它是江南吗，真是江南吗
南浔这个词，始终在我脑海中神秘和高贵
化作近代史和江南的首选
一种知了声和优雅空气的相间。
别了，别了，至少它已经不是江南的首选
别了，别了，至少它不是荒芜和颓废。
遗忘它吧，因为它忽然走远（但距离可能更近）
在遗忘中，或许会保存它的本意。

5、写于绍兴

早起的世界同时也是晚睡的部落
迟醒的眼睛同时也是大地的镜湖
在平地上不易登高，也不必登高
因为有些高度自己在空气中立起
那是你我的人迹罕至之地。

我总是试图收复陆游的失地
竭力在乌篷船的桨声里倾听北方厮杀的声音
那种由越剧传递的无望
总是带出越王勾践的哮喘声
总是隐藏在鲁镇的乡音里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大禹陵的祭拜，其实是在安抚炊烟
农耕的日子，又在四处喧嚣
没有人愿意在兰亭之后罢手
他们标榜西施，只是为了那条溪沟
我一直站在洗衣的石阶上

我总是品味秋瑾的秋风秋雨
在王金发之后。我总是以黄酒的质地
在笔墨上冒进
我总是在推测蔡元培的学问
是否比他的眼镜平易，在鲁迅之后

现在，绍兴伤了，没有伤痕
因为它不再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模样
我也伤了，因为我不愿倒在黄酒的怀里
不再注视两棵最好的枣树
并且一再地想象乌毡帽

越国无可比拟的王冠
一种形象的保存
可是你不能说绚丽，更不能说平易
也许是平地对山峰的向往
也许与乌篷船彼此呼应

那是一种柔弱
是心灵的农耕，放眼望去
它的失去更加悄无声息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那么，遍地的野草为何全无
画圆的人生生不息

你不能要求古城更多的了
因为近代。所以我总是路过时迷失
总是不由自主地对应
越国的无可比拟的王冠
能保护智慧，可在炎热之下怎么办

6、绍兴

居然没有读出秋瑾的时间表
碰到太少，鉴湖看得太少。
桃花的色泽似乎一样，但又不一样
我不会混淆北京和杭州的不一样。
但今天我发现地铁口的模样
其实和沈园秋色没什么两样。
它们都在盛开后开始漫漫无期
它们都有卡萨布兰卡的后遗症。
大雾弥漫，二次大战即将打响
那城市模样的爵士琴声时续时断。

如果刚从海滩的清纯处归来
我就不应晕船。如果我在绍兴
我就不应对兰亭集序亦步亦趋。
船，船
船的旅馆是日本诗人笔下的荒原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却是我的实证，无尽的悔恨。
那么大禹，请你开放一下汪洋大海吧
就会滋润，就不会变成朽木一堆。
放开一点吧，我们都需要重新开始。

7、高原的一夜

那个鸭嘴兽般的夜和山坳
把我置身在洪荒之中
尽管那白色的木屋
像外来的集装箱一样摆放

我只是其中的货物
且从未认真地填写过目的地
只为呼吸陌生的空气
只为战胜鸭嘴兽的年代

雨夜的漆黑造就了眼睛的干旱
几只巨大的鸵鸟在四周静息
告诉我天际的褐色
是否在本土化后一直飘扬

告诉我时不时横亘的银河
已如一团废纸被丢在一边
那里面闪烁的头影
不是眼皮下垂就是白发险象丛生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告诉我那些试图点亮天空的闪电
是否不是吓唬便是炫耀
就像在打扫物质的友谊
以及生长白色的毒液

像虫子般蜷缩了一夜
照例是灌输的字句落入梦想
我看见闪电在鞭打的同时
也被别的什么在鞭打

横亘的银河在远去时
冒出了缕缕白烟
巨大的鸵鸟一文不值地
屈服于邪恶之下

总是在好听的统治下
延续鸭嘴兽的美貌
延续白云的鸽笼
那一夜也许是仅有的放纵

8、印象

我愿为阿勒泰建造自己的阿勒泰

当然有自己的哈萨克血统和语言
有众多的山脉和孜孜不倦的淘金者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会沿着偏僻的溪流跋山涉水
直到金矿早已被人废弃和迁移

这时布尔津的名字会冒出来
因为喀纳斯的湖水过于清澈和海蓝

直接洗涤我的全身和眼睛
当然还有混浊的语言

当然也要请沙布尔专员不要在意
我要把你的故乡变成另一个阿勒泰

至少没有十分忙碌的士兵
没有能惊动任何一方神圣的矿产

或许我会忽略那些经典的向日葵
但一定保留这个金子般的地名

9、高原植物

西伯利亚冷杉的哲学思考
喜欢向下，下面当然是默默的花岗岩
喀纳斯云杉的质朴目光
却是向上，上面有过剩的光线

俄罗斯情调的白桦树
回族般的白松，以及哈萨克牧人般坚硬的花楸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与珍贵的沙柳汇集在一起
最大的特点是笔直而有间隔地伸向天空

不能认为在占有或抢夺阳光
不能认为这里有对错的判断题
可它们谁都不能包办代替
尤其不能垄断北去的额尔齐斯河

当某一树种垄断山坡或河流
河流就会不由自主地缩短
就像那条表现并不突出的塔里木河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难以控制的哲学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使命：寻找张若虚还未写出的诗行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余刚

探寻伟大诗作是今生的任务
我曾以焦土战术对待这些华北的村庄
因为华北虽大却放不下一张课桌这句话
可以让人悲愤很久。现实是不可纠正和沦陷
我的方法其实简单，只是放大瞳孔
再辅之以遗忘这帖万灵药，再不管用
可以不近情理地将其烧毁，有点像焚书（捎带坑儒）

这个贝壳已无乐子可找，因为沙地的苦楝树长高
在苦楝树下弹琵琶的情景在丰子恺的画中出现
面对一轮弯月，要笑的念头被江水生生压下
难和易的转换十分不易，张若虚显然踌躇满志
但他很快就会笑不出来，因为完全可以视而不见
他的名声其实也算捡来的，光凭可忽视的区区二首
很难在一个中央帝国站住脚
何况还有身心健全的宦官，你不可能在谈笑中出众

我在设想烧去诗行这最为极端的情景
可它们总是不乐意消失，特别在一些逍遥的场所
就像野草碰到春风，一有机会就大放异彩
有时像路灯碰到高跟鞋，它的亮度会骤然增加
它们显然没有料到，在似笑非笑的玩家我这里
会实施焦土政策，因为它们过于印进我的内心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我想一试我的记忆，让它们瞬间高大
然后永远高大，我想尽快完成任务
配合时间，把一些虚假的宫殿先撻一边
（结果发现都大同小异，这是后话）
早先似乎进度很快，现在则无限地慢了
因为对喜马拉雅山脉那一带并不熟悉
只是听说而已，那里当然热热闹闹
但在多大的程度上，它们能够面对历史

我一直预言太聪明不好，但这，比不聪明要好一些
至少不要摆出一付高高在上的架子
多少人擂起了架子鼓，那是要破的
进入紧急状态也不好，那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战战兢兢
就像是高处的知了，总是一个声音
可能的情况，既要把空洞说得实在
又要在非骨子里装崇高，还要你我都说好
这或许有点难，但也不是没有先例
使用语言的暴力就可以，暴力的语言是未来主义的特征

情况在于，人世的犬儒主义盛行
人们无法接纳那些窃窃私语，它们的能量一旦转换
就会滥杀无辜，甚至轻描淡写或口出狂言
然后被文学史编写者接管
不由分说地重现现场，这使我想起那些海啸
尽管把大地荒废了几遍，但生命的特征还是在
恍惚的是，人们不会汲取教训，依然在大地居住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依然在海边游泳，所有这些习俗不会改变
同时还会思考遭遇海啸的可能性，几率多大
这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对海水的防御
移到别的地方，可怕的是把不聪明当作聪明
而且从未有人指出，文学的山乡巨变
和近百年前莎菲女士的日记没有必然联系
金光大道和凤凰涅槃之间似乎也失之毫厘
这是全世界的现象，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倦意
从不刻意隐瞒，所以波特莱尔来得恰到好处
可是我们遭遇的其实是另一番景象
就是条条框框，把幻想当作真实的演义
真实却正在消失，一代代的幻影在飞过
我们总是赘述源头，它总有十万八千里远
但为什么那么快到达身边，等到我们明白时
已为时已晚，有的人终生都不明白
哪一种情形较好，值得樟树失去一些年轮？
我不能设想未来主义是与过去的生活版本连在一起
如果是新的规矩，又无法得到验证
这就让虚构十分为难，旧与旧，显然不行
旧与新，十分别扭，新与新，又在哪儿
在高原地带气都要喘不过来，有何来讲理一说

对于当下这个艺术的难题，白鹭会若无其事
在海滩寻觅食物，知者谓它一向独立，不知者以为孤傲
画纸上的梅兰竹也是了无头绪
好像独立遗世，其实流落到一门手艺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好像问题是前不见古人陈子昂
后不见来者外星人，在美国诗人弗罗斯特那里
他说成是两条路，其实是分叉很多
但猛的一看，漆黑的夜和树林是一样的
倾倒垃圾和打打杀杀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多了一些玄妙的诠释理论
我想在火山上面，庞贝人是不知道的
但如果知道，庞贝人依然会过着日常生活
因为他们被教导，要相信祖训和头领
头领就是心理学家，有时也扮演一下预言家
他们可以让人相信太阳可以暂时被屏蔽
也可以忘记或有意忘记很多事情
但决不会忘了谁说了算，这是自古以来最受困扰的
在某种程度上，简单粗暴，可能更为管用
因为有时需要在瞬间作出惊人的决定
我总是疾呼要大，可大有大的难处
老子说小，可小的话很可能无处说理
总而言之德国人的狂热意外地盖过理性
这才是最为致命的，所以谈奥斯维辛显得过时
但从根本上永不过时，我想，在谈这个问题时把尼采带上
好像有点似是而非，但如果谈英国足球流氓就对了
所以我熟悉的生产队高音喇叭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开放的喇叭花
它们长在田间，开出南瓜花一样的花
只是不会结出实用的南瓜，只会想起用番薯充饥的日子
这也是今天的时尚，在餐桌上不端出一盘五谷丰登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就好像有点愧对这一餐，当所有的人都趋之若鹜
潮流形成了，我想语言和做派也一样
时间在万历十五年留下了可贵的平静
然而没有锦衣卫的准锦衣卫难道不同吗，就像黄昏和傍晚

我的使命是寻觅，张若虚和他的同道在哪里
不理睬是一种放任，理睬是一种怀念
比如黄鹤楼和鹳雀楼，何者外貌更为出众
何者更能上天入地，擦洗我的还俗的眼睛
当然要是李白的摘星一说加入
我会更加迷茫，而不是与文学史拉拉扯扯
那好吧，就从水中的洲际开始
我至少可以去等同，那是我的工作，李白的谦虚
崔颢的无所用心，一切都在汉阳树上停滞
一切都在鹦鹉洲上看清，只要黄鹤楼在
哪怕黄鹤离去，白云空转，我都不会褒贬
只有不老练的老道儿才会恼羞成怒，从含羞草
变成叽叽喳喳的小鸟，才会听从那些不怀好意的声音
那些声音已经出发了几十年，随时准备在某个伤口上落下
我原以为温和是仁慈的同义词，却不料陈霸先曾经在
南方的某地划了一个圈，为霸一方，然后败走
我原以为绿林好汉一怒为红颜，却不料一头栽进了
那些无厘头的话语圈，然后写满了我要反叛
之后心安理得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呼啸在黑白两道
所以围棋的下法迷惑了多少人，倒是象棋
有某种回旋的余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可是总得有人登高一呼，总得捣鼓得人们相信才行
闹剧才能稳稳开场，然后皆大欢喜
不，在那些更高等级的人种中间，恰恰走向相反
他们更愿意甩开一些人影，因为集团的冲锋已经过去
现在空气稀薄，玩点冷清才对
他们看似在走星星的围棋，其实是推杯换盏
所以站在张若虚的立场，最好是隐逸而去
站在文学史的立场，却是无所谓
如果这个地方无话可说，就跳过去
毫无疑问，我辈本是蓬蒿人
本来就不用顾虑时间的绞杀
我的手，向空气打斗，人们说我是乱打一气
这很好，寻觅就应该不拘一格
既可以是喜马拉雅山脉，也可以是马里亚纳海沟
如果不怕晕船的话，你可以跟我出海
虽然我会第一个晕船，但我们的渔船如果不放下渔网
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去跟随
跟随那渐渐远去的白鸥，去眺望
眺望那一望无际，一不小心
会发现大陆就在身后，跟随在后面
这样一个不可能出现的画面，敬请记住
一定要记住

唤醒世界的方式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 余刚

1、随意的表达

世界，一定高于古都的发条和青铜鼎
有时会借用街市的语言
只要所有的沙丁鱼晕头转向
沙丁鱼的罐头就会柔软，在厨房安静。

那么，面团从何时开始具有粘性
泥巴从何时开始失去忆念
文字和言语从何时开始脱离客体
成为记忆一生的语文课。

是的，菜市场的叫卖声一直好于产品
这是人之常情，但扩展到尊贵的领域
成为恍惚一景，这也不是不可能。

黄了的思想才是首选之物，也许只是为了自我炫耀
不，炫耀可能在二几千年前，为了点缀诸侯的英明
只能说这些人过于自信，然后不得不著书立说
那时已经奄奄一息，无法到远处去走亲会友。
无法把空气固定十年二十年，乃至更多
没有用处的，就流传一下，反正总得有东西留下来
反正要把食物腌制，以后会更可口
反正钥匙只要是钥匙，就可以随身带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至于是哪一扇门，以后再说
空气是救命之源，以后一定会好起来。
惰性气体看来惰性十足，像嵇康阮籍在晋朝
与山巨源绝交书似乎耐看
事实上那时竹林已经患脑积水
所有的清谈不会变质，但已经成为惯性
没有什么比两个人的哑谜更加紧张
反正说不出可以翻翻白眼或青睐
反正第二个人说第三个人说已经没有新鲜感
在那时不过给自己充充门面。
唐朝的文学码头到处是客船
把李白弄成白富美，把李商隐伤得够呛
李商隐因此苦练金鸡独立，在巴山夜雨里
好在仓颉不想造出更多的字，以免绯闻更多
那些不可解释的都是绯闻，例如锦瑟无端
例如心有灵犀，例如青鸟殷勤探看
牛李之争不可复述，说多了都是泪。
泪其实是指南针，例如天空之泪
泪其实与风相关，例如风泪眼
风泪眼与沙眼有关，沙眼又与大漠有关
大漠又与沙漏有关，沙漏最终还是与月亮有关
月亮就是温柔的沙漏，所以李白喜欢
那么我们来说说杜甫的痛苦
同样是在四川，月亮怎么就没有照在老杜身上
草堂里的泥菩萨明显不是杜甫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但也不是榕树，那年我走到里面
拉起一把椅子就坐下，准备应付了事
准备与遗忘作斗争，但明显力不从心
发际线明显升高，看得到青城山的表面
复杂的或许是都江堰，我被折服
水流的去向，与各种浮力没有关系
但思想一定是站着的，没有座位
就像不高的香山，枫叶自长自落
而空气又站在何处，为时间护航
接受绿叶的洗刷，当然最后伤心而去。
当然也可为陈子昂叫好，那是在何处
樟树不可能说出，运河也是
流水断断续续，船队叽叽喳喳
总是做些无用的进贡，总是把贡品当作煤山的柴火
那年我无意失火，烧去了精美的火柴
拱桥随后步入西湖，初阳台的公鸡不叫
那年我失去岳王庙，属意雷峰塔的重建
长桥随即不长，断桥顿时不断
葛岭的屏风，手足无措，差点无处摆放。
我假装来到皇城根下，与御街会合
倾听护城河浑浊的声音
观看各类房屋的飞檐，它们总是莫衷一是
总是把不认识的雕塑和怪兽给我们看
关键是，从上古开始，有人信了。
信信诗人也罢了，比如随类赋彩，气韵生动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但是空气的富有与稀薄
不是开玩笑，不知历朝历代谁在按动开关
熟捻空气动力学，看住山谷这空气的港湾
造物主神了，不给鱼类以口头的表达
并且除去过于繁复的记忆
不让花儿有百日红，但允许反复开放
不对南方的竹子实施限制
不对伊春的白桦树予以歧视。
造物主的替代者也神了
身旁总是长着密密的喇叭花
总是有一支长长的路基施工队
以至于脱口说出的都信了（我的身边就是）。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世界，就是云里雾里和不可能
就是随意的表达，表达的随意

2、一天一夜的哲思

离故乡雁荡山不远，却从未踏足
一直在期盼，一直在想象
在这期间，季节的色彩变了几变
深海的沉积物有新的覆盖
小鱼遵循进化的高论变成大鱼，大鱼或有所退化
或游弋到世界的尽头，享受独有的大餐
游泳的姿势假装千姿百态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还可能遇见异域的美人鱼
洞头就是一条美人鱼
在奇异的礁石上不言不语
但是海风在大声呼喊
就像高铁的声音，柔和又不刺耳
一声长啸，可长达几百里
而露出脊背的石斑鱼
一生都沉浸在浪花里，他不到达世界
世界却无时不刻到达这里
洋流的抵达，只有智者领会其意
东海的门户，阳光的度假之地
涉足海洋的开始之地
平凡的船只驶出
极有可能抵达隐秘的狂欢之处
庄子的彩蝶标本，自洽的洞天福地
本来与大陆若接若离，如今却可以自由来去
大风在一个时辰来去
浪涛沉沉拍岸犹如海洋的木鱼
这声音渐渐变细、变小
最后不知向何处散去
大风的尾巴，变成和风微微吹动
在棕榈树的叶间如泥鳅滑过
永远都抓不住一丝风在手里
而我，不想起来
却又早早起来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仿佛为了迎接这为我定制的早晨
并且绕着海山行走
仿佛为了让我不要忘记这个特别的时辰
等同于回到故乡的时辰
等同于记忆特别清晰的时辰

这一天一夜
或许就是分水岭，就是花开花谢
就是大海的依附
就是行走者突然的明白

3、假设：杭州景华中学的一种方式

我在景华中学模仿了景华中学
自任影子校长，邀请一些名人过来晃荡
看看教室、田径场和走道是否足够宽敞
我的学生是全部的汉字
其中不乏身世良好的野孩子
为了调皮可以浪迹到天边
他们决不受我的管辖
我却不能不将他们分班
有时候集合到操场上训话
我知道，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仓颉和段玉裁
只对太阳和酒神膜拜
我却执意要将他们轰散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然后再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神排列
如果不合我意，我会再驱散
在学校里，我就做这么一件事情
如果你觉得不可忍受，可不经任何程序
将我就地罢免，但这所学校还请继续办好
过一段时间，说不定还有人会晃荡过来
但不会有仓颉和段玉裁
新的只有日期

4、无目的长啸式的唤醒

唤醒当今的愚昧是空谈者一大任务
像晋朝的打铁者和竹林坐者一样
极力丰富马车的营养
并置广陵散的难度于不顾
也可把白眼怒睁到露珠一样圆润
月亮一样温柔迷人
那就是当时的网红，不求多
只求长啸的声音够长够远
足以在地狱打开一道裂缝
至于思想，那只是一些药引
至于效用，伟岸的身躯挺拔在刑场已经足够

5、晨语的方式

不可轻言伟大
伟大从来都是后来的事
而为五斗米折腰
似乎很有道理，但不可能是天经地义
只不过天假其手
同时我不认为板块碰撞
就一定产生喜马拉雅的格局
但格局一定是有胆有识的
一定是在地壳的内部当中
不可轻易定论
孤独者自有孤独者的情怀
但孤独本身就是一把利剑
我从未听说荆轲是结伴而行
也从未听说李白是谦谦君子
只要黄鹤楼还在风中
龟山和蛇山就得恭立两旁
并邀请长江尽情流淌

6、晨曲的方式

原来空气可以用榆木脑袋
撞击高墙和树木，小鸟乘势出击
沉思良久地在林间画上一笔

【杭大人】（2019年7月号）

一幅晨画居然如此艰难
屋檐空调的滴水声，代替了沙漏
它原本不该来凑阴天的热闹
我知道这一天不该抹去
但早起的虫儿越来越少
教类似布谷鸟的鸟儿如何言说
我的眼睛趁乱确认公园的石凳不是动物所坐
首先是交给露水，然后是虚位以待
说不定会铺展几张落叶的晨报
小路则漫画成为公园的国界线
虽然这些国家都没有主权
不能打仗，但至少弄一点晨雾像硝烟吧
谁让这个早晨一不小心掉进水里
成为水沟的早餐，谁让我的头发渐白
听见清脆的声响五官就夸张得不行

7、法云村消失的方式

唐朝的遗落，与公款和印章真不相干
清朝的房子清晰可见，黑瓦白墙
一律是鸡犬相闻，村道跌落在晨雾里

无人知晓，却受到灵隐寺清静无为的庇护
俨然是梵钟的一部分，听得到木鱼的响声
曾几何时，唐朝在这里悠然被掏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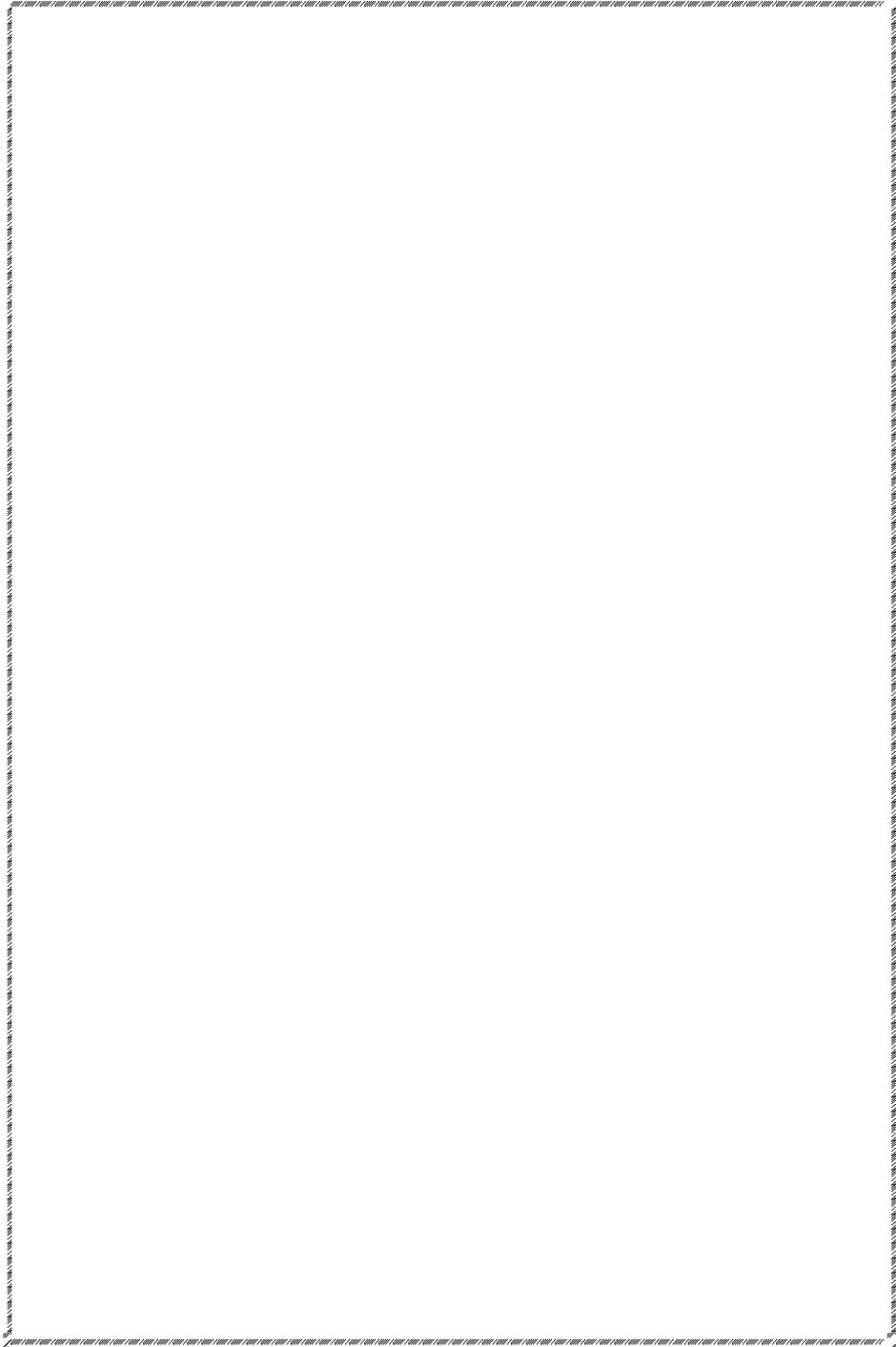
清朝人家也不知何去，是否在白云深处
村落还在，门槛却高于飞来峰
要想深度窥视，几乎就是印度梵语和一线天

外来和尚好念经，一块清静之地
忽然成为更清静的地方，也是飞来
虽然不是华人不得进，却也展示了神秘

原来神秘可以人为建造，原来唐朝可以轻易去掉
原来灵隐寺还有不少剩余价值和边际效应
原来艺术之外可以有这样的魅力

不让接触的，必然产生强烈的好奇心
原来世界是这样创造的，稀奇古怪的
悄悄的、既成事实的、盖过公章的

原来事物是这样创造，奇谈怪论的
刺激的、撒旦的、允诺的、少数人的
谎言的、可以无下限的、奢侈的、不承担后果的



“杭大”在哪里？

——题杭大人出版社

——杭州大学中文系 77 级施建基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路标里。宝石山下，黄龙一脉，文教胜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新村里。道古桥边，历史街区，年轮刻记。

杭大在哪里？在杭大民宿里。古刹钟声，径山深处，心有成蹊。

杭大在哪里？在西溪校园里。求是育英，千钧校训，百年桃李。

杭大在哪里？在万人履历里。饱经岁月，遍走四海，徽证如一。

杭大在哪里？在微信电波里。五洲同频，日夜泉涌，永不消逝。

杭大在哪里？在光影绘画里。青葱翠莲，冰天烈焰，长情醉忆。

——杭大在哪里？在心里，在梦里，在眼里，在远方和诗里……



(国际标准刊号：ISSN 2641-9068)